
馆藏全本
常杰淼 著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一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此书谈武术，门道精通，元元本本；讲武侠，侠肝义胆，精彩入神；述乡土，写北京，如故人话旧，堪令游子断魂。故事迭出，引人入胜；笔致细腻，长而不烦。畅叙勇侠，奇而不诞；驰神武林，足令君子乾乾。昔日问世，曾风靡全国；今日再度面世，风神当不减往年。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一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安祯

（京）新登字160号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常杰淼　著

责任印刷　唐正才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华星计算机公司激光照排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1.75 字数：5401千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3－02076－4/I·192

定价：195元

前　言

侠义小说，繁盛于清代后期。鲁迅先生对侠义小说的兴盛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当时的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很觉得厌气了，而《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就特别快，特别盛。"这是说侠义小说有它特有的美学特点。由于它描写勇侠，赞美粗豪，能满足读者欣赏阳刚、尚武的审美情趣，因而在文学园地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我们今天整理出版一些旧武侠小说的原因。

《雍正剑侠十三部》(原名《雍正剑侠图》) 一书，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武侠小说，原书共41集，1928年出版。最初此书由评书艺人常杰淼在天津市肆演述，后应报社之约，连载报端，最后集印出版。出版后，曾风靡一时，几乎家喻户晓。

作者常杰淼，生平事迹不详。由其友人所作"序言"中，可略知为北京人，早年任侠、嗜酒、练剑术，性格豪爽，以评书为业。1900年"庚子事变"后由京至津，说评书于茶馆，名满津门。由书中第一回开场诗曰："何人引我染风尘，荏苒韶光年旬五，衣冠颠倒辱为荣，放浪形骸玷曾祖……"来看，可知作者祖上曾为达官，后家业破落；又可知作者写此书时年已五十。由此上推，作者盖生于1878年（光绪四年）。

作者叙其书的大旨说："康熙年间，普通小说最多，雍正结交剑侠之事，岂无知者。按原书，当雍正即位，康熙敕封十四子允禵，雍正乃第四太子，圣讳胤祯。当时为熙圣主所不齿，因结交侠客，后文方有二老盗宝匣于乾清殿，删改圣旨，

雍正方有九五之尊，此乃是书之主旨。”这是说，此书主要写雍正结交侠客谋夺皇位之事。这是贯串全书的主线。这种写法并没脱出一般公案武侠小说“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的窠臼。不过这并不能否定此书的价值。我们认为此书在武侠小说中有其独到之处：

其一是：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武侠小说大多是写武林的奇侠异事，慷慨瑰伟，惊心动魄，极富传奇浪漫色彩。这是武侠小说的共同特点。但是，瑰奇而流于荒诞，怪异而流于不经，这又是武侠小说常有的弊病。《雍正剑侠图》一书虽不能说全无此病，但总的说，其特点却是平中见奇，常中见异，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写义侠，如童林、如秋田、侯庭等，虽突出他们超凡绝伦的武艺，但更着重描写他们艰苦卓绝的练艺学武的过程；写他们的惊人行径，也大多符合他们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及思想逻辑。因此所写的故事和打斗场面既合乎情理，令人信服；而又出人意料，使人惊奇。这与一味以惊险奇幻取胜的武侠作品相较，孰优孰劣，是不难判断的。

其二是：内容丰厚，思想朴实。作者在第一回“开场白”中说：“是书以武侠之技，提倡武术之精神，内中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各色言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风花雪月，怪力乱神，由浅入深，无奇不有。是为长篇小说之目的。”正因抱着这样的创作意图，所以作者并不以刻画塑造一二个主要义侠为满足，而是要反映一个时期武林的各种流派，各路英雄丰富多彩的活动，并从而涉及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种行业的生活，向读者展示一幅幅广阔的纷繁多样的社会生活画面。正因如此，所以书中人物层出，故事迭现。每当一个人物出现，作者都要用倒叙方法，对人物的出身经历，所

遭所遇，喜怒哀乐，辛酸苦辣，展开具体的刻划和描写。这种写法当然给全书的整体结构和主线的发展带来缺陷和不利，但所写人物大都有血有肉，而且使全书生活内容显得扎实丰厚，生活气息甚浓。不仅如此，作者创作此书还有更深的用意，即是"提倡武术的精神。"作者通过英雄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一再向读者表明学习锻炼武术的目的：小则健身保家，大则为国效力。武侠的品德和心胸，应是光明磊落，疾恶如仇；扶困济危，赴汤蹈火；维护良善，诛除贪官、恶霸，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安定。这种精神，正是作者"贬佞褒忠"的标准，也是书中各色义侠人物共同的闪光点。当然这与现代的英雄人物的先进思想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它也是旧社会下层人民的较朴素的健康的思想精神。这种思想，在今天对弘扬我国的武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也是有益而无害的。当然其中也有些过时的陈腐观念，如"士为知己者死""忠孝节义"等，读者也应批判的对待。

其三是：此书叙事写人，委曲细致。不但主要人物童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其他十几个英雄人物也都各具面目，不相雷同。至于鲁迅先生说的"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这种笔法更是作者的优长。如写杭州打擂等比武场面，不仅写武打招式，而且穿插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对话，就很富于情趣，令人看而不厌。另外，作者在刻画景物，烘托气氛上也是高手。作者是老北京，对北京的名胜古迹，道路闾里，大街小巷，官府民宅，庙会集市，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娓娓谈来，津津有味，时时向读者展示一幅幅生动的旧时代北京的风俗画面。熟悉北京的读者读到这些会倍感亲切的。当然在艺术表现上，此书也存在着整

体结构松散，叙述冗烦的毛病。这也是不可讳言的。

另外，作者最初把此书命名为《雍正剑侠图》，其含意就是雍正时代武林图谱或义侠英雄群象的意思。而要描绘义侠的英雄群象，没有丰富的见闻和一定时代的积累是很难办到的。就我们所知，写作雍正时代剑侠的作品，在清末民初，就出现了好多部。如《雍正剑侠奇案》、《雍正一百零八侠》、《雍正剑侠传》、《血滴子甘凤池传奇》等，这说明当时在民间和说书艺人中流传着许多雍正剑侠的故事，这样就为作者的创作取材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应该说作者是在这些义侠传说和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含英咀华，融合发挥，才完成这部内容繁富、篇幅浩大的长篇巨制的。不然，那就很奇怪了。可以说，它的成书与烩炙人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有类似之处。不过它还处于"浑金璞玉"的阶段，有待于后人进一步的加工、提炼和提高。从目前出版的读物看来，有的作者正从事这一工作，这是很可喜的。

总之，这是一部生活基础深厚，创作态度严肃的武侠小说，很值得大家一读。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在此新版之际，我们对原书进行了一些整理修订工作。因为原书每集一回，每回文字长达十余万字，且不分段落，没有标点，阅读起来十分费力。因此我们在整理时，依据情节重新划分了章回，编写了回目，进行了分段和标点，并对其中的错讹夺漏的字，以及目前看来不合规范的字，进行了校订。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的限制，错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及专家不吝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二年十月

原序

之一

闻夫精神尚武，侠义峥嵘。勇士不忘在沟壑，宫黝不挫于市朝。养勇者，至于匕首途穷，铁锥亡命，屠狗缚牛之辈，虽云慷慨悲歌，任侠倜傥，而孔子必讥之为暴虎冯河也。按常杰淼君所著《雍正剑侠图》评书，内容以童林为纲，以雍正为目，纯用北平方言，引人悦目赏心。其表白侠客之雍容大度，精神不狂之处，颇能使一般青年好武术者有以为戒。

常君固知武术，且与燕赵著名武术家相友善，以故于拳术一道，讲论高过常人，可称北部评书第一家好手。既应本报聘后，讲演此书，深加考律。其最高点，于各种兵器，形式尺寸名目，井井说出，分毫不爽，可谓空前之作。

书成索序于余，盖常君知余素好剑爱武，同气同仇。余不敢辞，乃濡笔爰写数语于诸序之末。常君其教我。

戊辰小阳月、龙门月楼薛锟序于津门馆次

之二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草莽英雄，山林豪杰，既不能置身于庙堂，复不甘老死于畎亩，每发其抑郁孤愤之气，为社会间鸣不平。古往今来，侠士奇迹，流传于妇孺之口者，已不胜枚举。苟有人以生花之笔，择其武而侠，奇而正者，书以传之，必能廉顽立懦，化弱警惰，洗净我国民萎靡退缩之劣根性。异

日相习成风，群趋于尚武任侠之一途，使外人知我国非病夫之国，吾民非懦弱之民，则此书之有益于社会国家，岂浅鲜哉！

吾友常杰淼君，有鉴于此，慨然著《雍正剑侠图》一书。叙其人则义胆侠心，述其事则义烈慷慨，拳术则少林内宗，剑法则昆吾正派。生龙活虎，悲壮淋漓。自逐日刊登报端，即已纸贵洛阳，今更集而成帙，当必人手一编也。出板伊始，爰弁数言以为序。

戊辰冬月、高城张翕如序

之 三

圣人云：智仁勇，为天下之大德。中国古来，即不少精于技击剑术之流，如越处女之教授剑术，妙手空空儿，俱神出鬼没之好身手。剑仙剑侠，且立有专传，抑岂尽为虚构哉！

上古之谈剑术者，众且繁，近世如武当、少林；讲武功者，有内外家之分。历代人才辈出，如张三丰者，是中国之武士道。在昔已不可轻视。诸如欧西之大力士，日本之大相扑，费多年之苦功，练坚实之筋骨，自视亦自不凡。一日与我国之武士角，辄一击铩羽，当之靡糜。无他，乃外人只知讲外功，恃气力。我国则兼内外气功，统阴阳两极为依归，与外人所研之灵子术又相若焉。

惟是维新以后，科学昌明，我国之武术反日见退步。北平常君杰淼，著《雍正剑侠图》一书，内容多述剑仙遗迹，武当内功，举凡拳术技击，无不阐明详细，足可为中国之武士道显其光荣。我国武术之不讲久矣，人民体育日见脆弱。此书一出，或可移风易俗，一洗从前萎糜之习。将来社会上武

术大兴，种族强盛，是书实与有力焉。

戊辰梅月、古燕何怪石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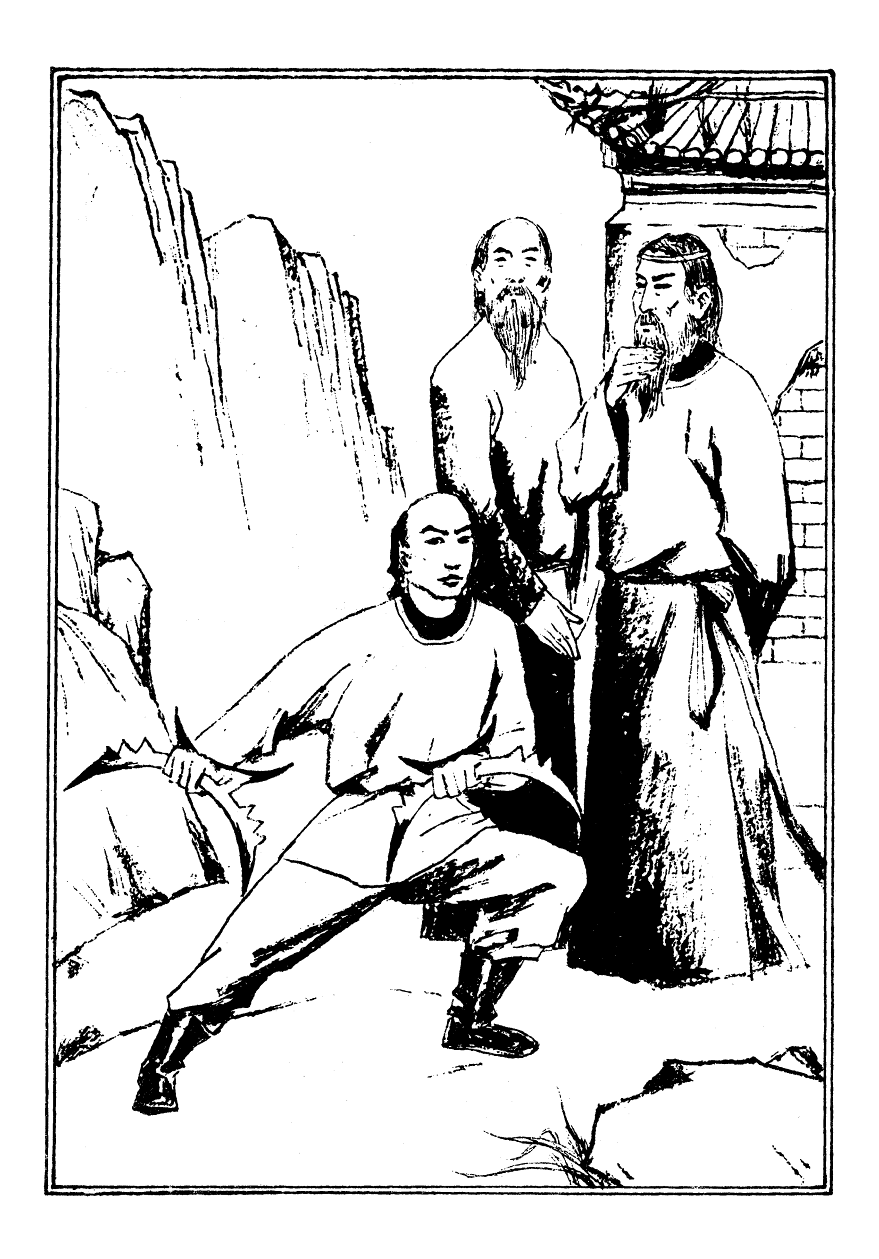
之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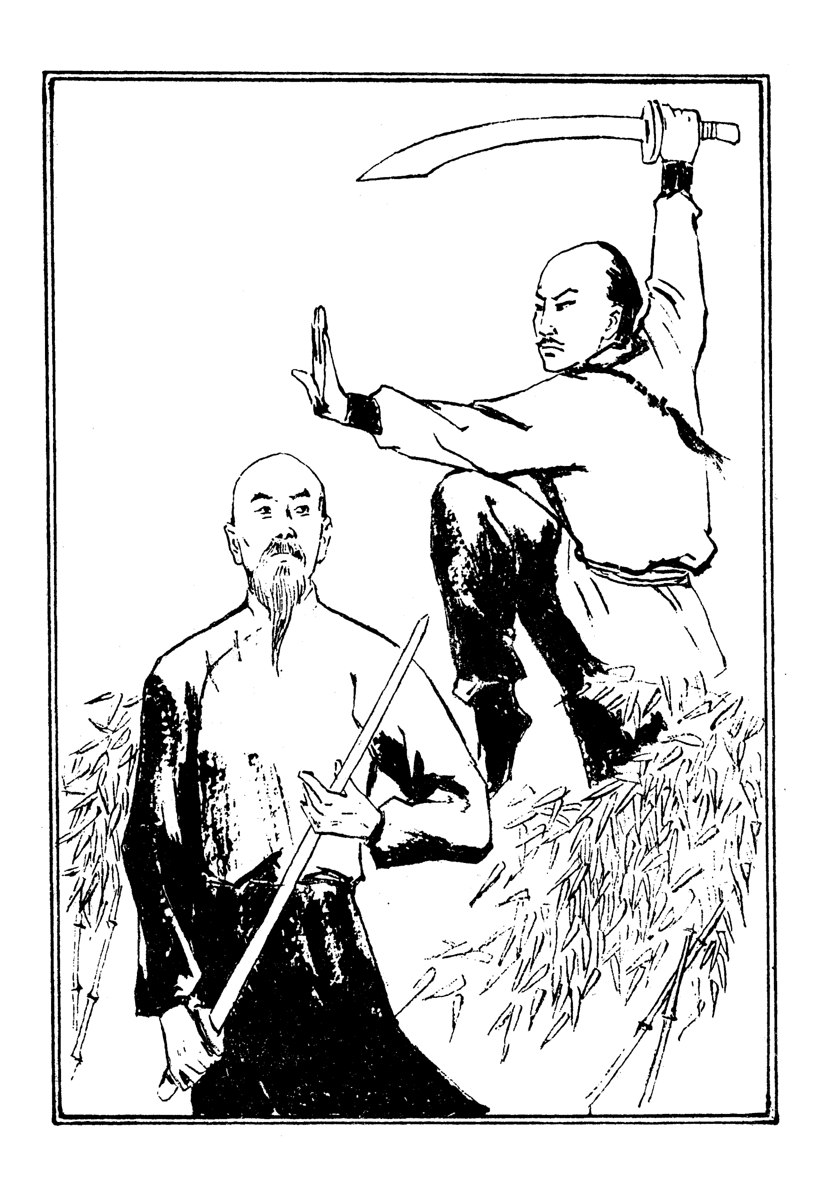
余不文，不敢为序，惟援笔记其实而已。常君杰淼，余之故人也。籍北平，早年好任侠，嗜酒试剑，性颇豪爽，视富贵如浮云，故甘心以评书为业，不苟取人财，洵尘环侠士也。

庚子后，奔燕之津，乃现身说法于市肆。一般英武有名之士辄往亲近之。盖常君好交久敬，虽质衣倾金所不计也。于是常君之名满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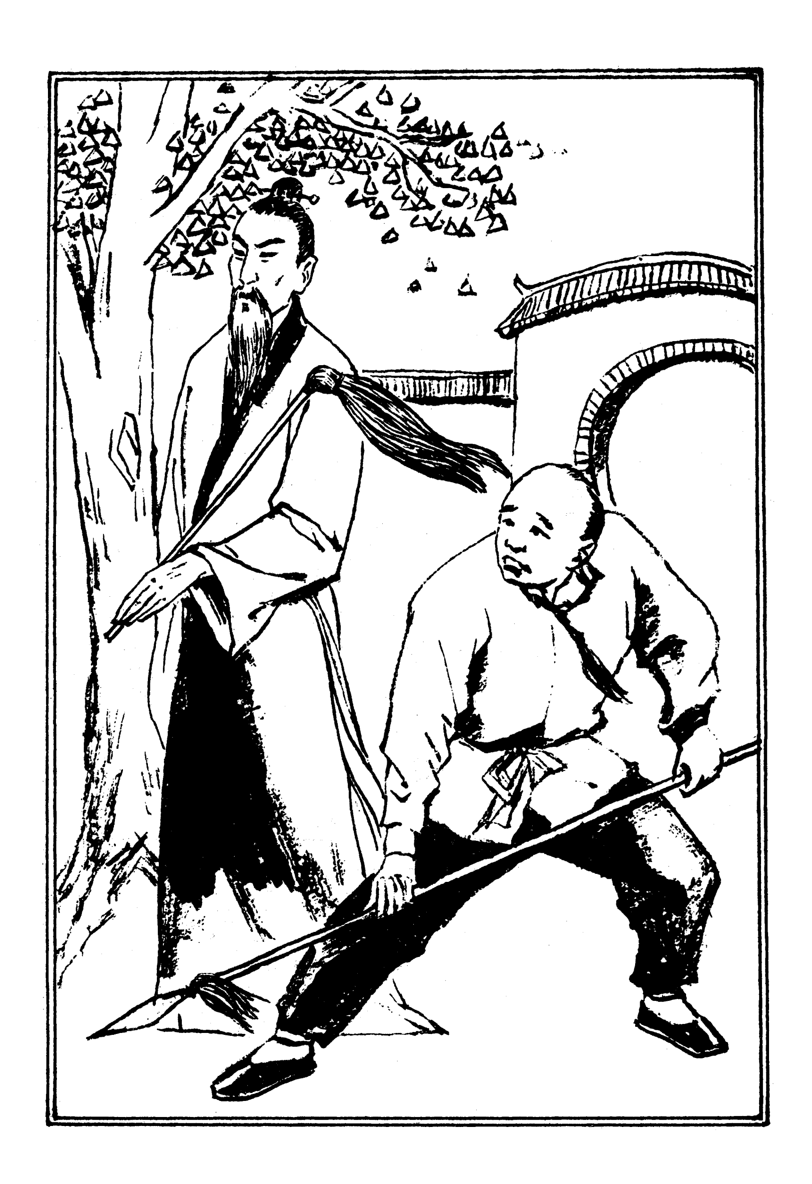
现应本报之聘，所著《雍正剑侠图》一部，取材隽杰可观，且于武术中多加点缀，洵提倡中国武术之良书也。书付剞劂，余乃记其所知于序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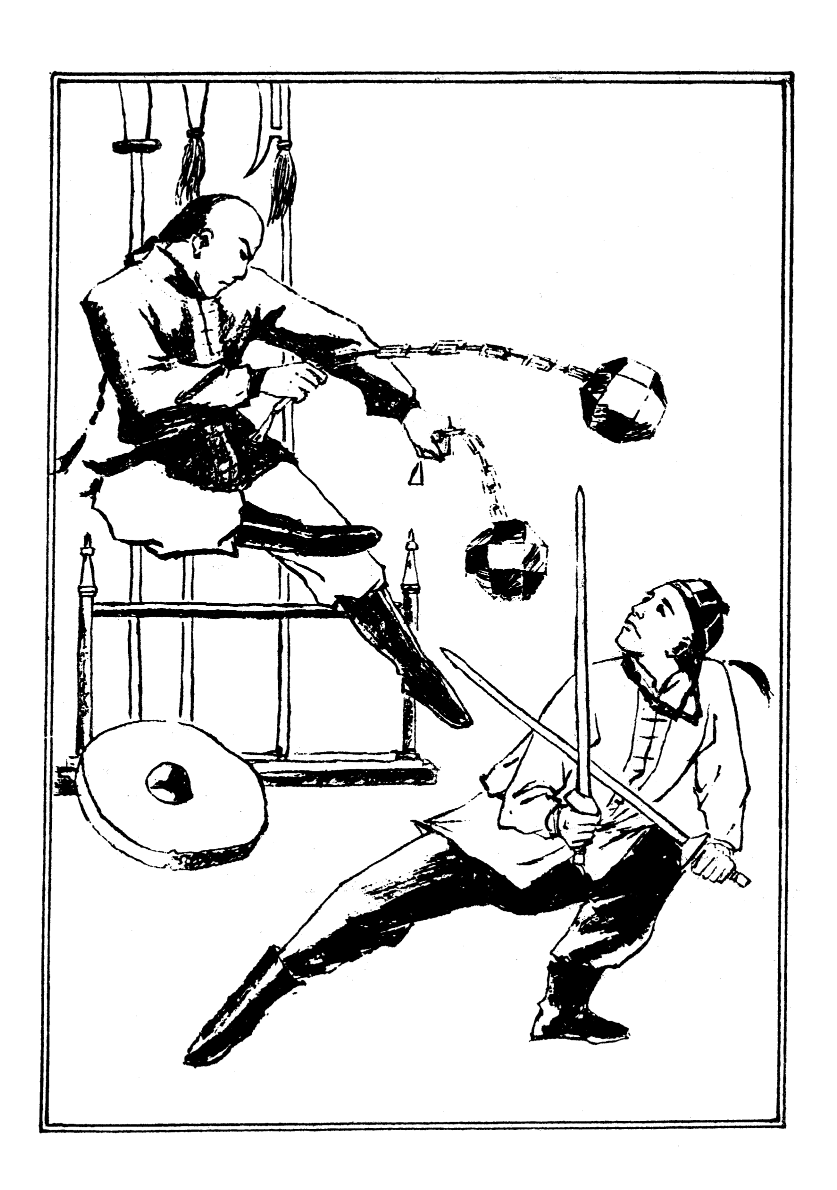
中华十七年仲冬、郭远川撰言













目　　录

第　一　回

避严亲畏罪走异乡　入深山穷途遇剑客

何人引我染风尘，荏苒韶光年旬五。衣冠颠倒辱为荣，放浪形骸玷曾祖。都门赤子不堪言，风流乞丐甜中苦。破衣如绣胜锦团，淡饭饔飧充肠肚。口似悬河若水流，心同宝鉴如案牍。文惊四座吾说评，点缀八方皆仰俯。鼓舌摇唇论盛衰，贬佞褒忠谈今古。舌笔之业乐如何，脱去褴衫更黻黼。

鄙人流寓津埠，二十余载，棲身评书界内，言讲《雍正剑侠图》一书。多蒙各界欢迎，甚为抱歉。菲劣之材，何敢现丑报端。今蒙本报相聘，不揣冒昧，特奉原书，以供阅者。然将来首尾不接之处，所在不免，尚祈诸君原谅见教是幸。

是书以武侠之技，提倡武术之精神。内中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各色言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风花雪月，怪力乱神，由浅入深，无奇不有。是为长篇小说之目的。

此书始于满清康熙五十四年，终于雍正。由紫气东来，历九朝八帝（按满清乃十帝，何言九朝八帝？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惟光绪承继同治。自古有承继，未有继中之继。因童谣云："帝八辈五没根基。"其言已验，因逊位焉。）皆称明君。惟康熙年间，普通小说最多。雍正结交剑侠，岂无知者。按原书，当雍正继位，康熙敕封十四太子允禵。雍正乃第四太子，圣讳胤祯，

当时为熙圣主所不齿。因结交侠客，后文方有二老盗宝匣于乾清殿，删改圣旨，雍正方有九五之尊。此乃是书之大旨。

开书若由雍正讲演起来，岂不唐突，那末应由何处而起呢？单言一农人，此人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众公少安勿躁，且听我慢慢的道来。

在北京京南霸州，城南童家村，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年方一十八岁。相貌魁梧，秉性刚直，纯厚敦笃。生平有一样古怪的性格，不诺寡信；或有人失信于他，绝不与交。惟有粗草过猛，是其劣也。家有严父童怀，慈母杨氏。外有叔伯兄弟童缓，因无所依，遂一处同居。住家东村口第一门。房数椽连场隔院，良田五十余亩。虽非富户，然亦称小康，虽不是诗书门弟，总算勤俭人家。一家四口，颇称相得。外有长工月工。是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兵归甲库，马放南山，海晏河清，万民乐业。要是在村庄上，无非是农务，春种秋收，提篮撒种，半年忙，半年闲，庄稼勤务。顶到春种秋收，青年子弟，在家无事，各家恐其效尤，差不离各村，均要请武术教习，令其习练。单说童家村，请了一位教师。沧州人，姓李名直，外号人称弹腿李，就在本场院练习。童林也在其内练习弹腿，并有青年子弟二十余人。不过就是六合刀，六合大枪，均都是花拳等类，没有真实的硬功。惟有弹腿，是这一位李教师的专门。这个弹腿呢，分为六家师，何为六家呢？分串拳门弹腿、化拳门弹腿，回回门占四家弹腿，共为六家师。此是少林的绝艺。按僧道俗共为六家，按《拳经》有云："南京到北京，弹腿出于教门中。清真正教实授传，留下弹腿十趟拳。"故六家腿，为回回弹腿最好。故《拳经》上有歌词为证：

“名师授我十趟拳，术理无穷妙无边。头趟顺步单鞭式，二趟十字奔脚尖，三趟披盖夜行临，四趟称抹步斜纤，五趟力要猛，六趟防腿式单看，七趟双看多急快，八趟须还腿相连，九趟连环须捧索，十趟见弹复周全。后人休笑式法单，拳到临时多机变。”

此为回回十趟弹腿。少年弹腿十二趟即和尚弹腿。道教为串拳弹腿，此为弹腿之根基。为何将弹腿言之凿凿呢？凡练武术，各种拳脚，是弹腿皆由弹腿而起。童林乃书中之主要人物。此谓初蒙之始，故巧遇李直，得弹腿之精华。后遇剑客方能一学而成。天天聚练。无奈好事多磨，不料李教师家里来了一封家信，家内有紧要的事务，只得回归家内。这场子一散，各家子弟，均都效尤。唯有童林，不肯将工夫丢失，仍然每日照常用功。二五更的功夫，仍是不搁。好在家中诸事，自有老父照管。清晨在场院练完，必要出东村口，绕北村口，进西村口，回归家内。及至回到家中，早饭已然做熟。因为乡下的饭，做的最早。每天家常的饭，不过就是玉面饽饽、熬小米粥。吃完 了也就无事可做。

这一日，起晚了一点，将功夫练完，只得到村外边去闲溜一趟。进西村口，在北面有三间更房，这三间房子是村中公共所立。专办一切善举，及青苗会等等的事情。村子里打更的，在内居住。所有本村闲散的人，年老的人，无事聚坐闲谈，时常斗纸牌，无非是解闷，也没有多大输赢。（谁说斗个纸牌，也在书内吗？若不因此，童林好好的日月，岂能逃亡在外巧遇剑客，这正是书中紧要的关键）童林进了西村口，看见更居里面，有不少人在内聚谈，童林也时常在里闲坐。今天正走到外面，众人看见童林走来，内中有一人姓刘名禄，论

来是童林长辈。童林寻常和睦乡里，亲近四邻，人缘最大。都爱惜童林纯厚。这位刘爷往里相让道："海川，少见哪！因为什么总不到这里闲坐。"童林含笑回答："家事太忙，您一向可好。"说着进了更房，一同落坐。刘爷首先含笑开言，叫道："海川，你是个没事的人。我们几位今天也闲暇，我们要商量斗个小牌，你来正好，咱们解解闷。"童林未及回答，旁边一人答道："要是斗牌，可是有我。"童林观看，心中有些个不悦。怎么呢？这个人的品行不好，乃市井无赖。是在村中过阔了的家当，没有不怕他的。因为什么呢？

此人姓王排行在三，小名叫狗儿，外号叫青草蛇。这小子，在村子里边，无恶不作。何为叫无恶不作呢？终日里在庄子里假充光棍。与人拍头抹血，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跟未弥月的孩子打架，能打个十个八个的。打疯狗，骂傻子。这还不要紧，你要是得罪了他，赶到青庄稼正长成了的时候，他夜间跑到你的庄稼地里去，高粱将要收成的时候，他把高粱穗都给你弄了下来，扔到地下。要不然，玉米长成，他全给掰了下来，扔那么一地。他也不要，他是成心祸害人。这还不算，等到秋收冬藏，粮食入囤，柴草上垛，夜里给你弄把火。他那个胎子，身量不高，横下却有。一身蓝布裤褂，白袜子，穿两只踢死牛的靸鞋。这个脑袋的造像四六旋不出个球来。两道小眉毛，再配一双狗眼，一嘴的食火，两个兔子的耳朵。还是真蛮横，打遍了街，骂遍了巷，单打单斗，还是真打不过他。真要能打他，打轻了他不怕；打重了还得料理他。贫寒之家，惹不起他；真有势力之家，好鞋不踏臭狗屎。没有那末大的工夫理他。

童林是何等的人物，岂能看得上他。又不好得罪他，常

言有云："能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那位说："你们说书的，怎么那么嘴损？"不是抱负褒忠贬佞么！若非此人，童林岂能惹滔天之祸）。童林笑道："三哥，您若愿意斗，让您。我还是真没有工夫。"青草蛇一听，把眼那么一翻，嘴一咧道："嘿！海川你不对，斗牌你是多心我。"童林赶紧含笑说："三哥，您愿意斗，我还喜欢和您来，没有您我还不来。"王三冷笑道："是呀，那么咱们四位都是谁？"刘爷答言道："有张二爷，咱们四家好吗？"张二爷道："咱们把前后窗户满都摘下来，过堂风凉快。"大家说道："对！"王三道："海川，你上炕里边去，靠着窗台面向北。"海川笑道。"就是我年轻，焉能那样子呢？"大家说："不可拘束！""那末我就斗胆依从了。""张二爷在东面，刘爷在西面，我老王坐在炕边面向南，咱们牌呢？"大家拿过牌来，放好了牌垫，把牌放在当中。王三说道："海川，你先抢牌。"童林微笑："我若先抢，我可就是头牌。""那有那末放的呢？你抢。"童林果然伸手翻牌，却是九万，"怎么样，是我头牌。"大家言道："你真有头牌命儿。"于是这四位，就斗起牌来。

惟有这个要钱哪，最品人的性情，要不要钱怎么能有赌品呢？刘爷、童林，倒是随便一斗，无非是解闷。惟有这个王三，素来他的品行就不端，顶到要上钱哪！那就不问可知啦！丑态百出，不是摔牌，就是骂街。真可称得起，手握多张，如擎团扇，左觑人而右顾己。真是望穿鬼子之睛，费尽魍魉之技。非得把小鬼的能耐拿了出来，方才能赢钱。他原本没有多少钱，坐下他就想赢，输了他就要滚赌，抓碴打架。这个要钱场呢，原有这个毛病，谁不会来，谁不能赌，谁准赢钱。可巧三家输，就是童林一家赢。真是钱奔大堆，哈哈，

就是童林不会赌，就是他赢。这位王三爷，真是水吊子坐在烟筒上。怎么讲呢？就是他没开和。他看了看自己的钱哪，只剩下了三文钱。手里这把牌不和，地下的钱真不够输的。看手中牌，非叫七万不和。因为什么呢？六万八万手里头的张儿，是腰里插枪，独叫七万，方能满牌。他看了看牌地上的乱牌，已经有了三张七万。那一张七万，还不定在谁的手内。这把牌是非输不可。他一着急，要用腥赌（何为叫腥赌呢？俗说就是偷牌。）他用手将乱牌里的七万，扒拉在上面，相近牌垛。他是用右手去抓牌，却拳起三个手指，用第二指去抓牌。暗在拳着那三个手指上，用舌一舔，第二指却不在牌垛抓牌。用那三个手指上的唾沫，将乱堆的七万，粘了起来。将手一拳，高声叫道："哈哈……自掏七万，赶紧与我家里报喜，我可和了牌啦！"童林眼快，看见了他是偷牌。这个名，又叫系牌。童林将自己的牌一合，放在牌地以上。叫道："三哥！这个钱我们不能输。"王三把眼一瞪，说道："怎么呢？我好容易头回满牌，童林你这不是给我添满吗！"童林接着说道："要是从乱牌里挑，那事我也会啊！"王三听罢，气往上撞，忙说道："你看见我挑啦吗？"说话之间站起身来，立于炕沿之上。此时童林看他羞恼成怒，势将用武。童林也就站起身来，立于炕里，面向王三。青草蛇用左手指着童林，说："你真可恶！"遂用右手向童林面上"叭"的，就是一个耳掴子。所幸童林练过一身好武术，早就预防。童林见势不好，忙将左手一扬。王三的手，正磕在童林左臂上。童林一伸右手，用了个黄莺掐粟式，正托在王三的脖项之上。这个乱子可就大了。王三来了个仰面朝天（缺少个一声叹，七擒孟获也上来了）王三就倒在炕底下，一翻身就爬了起来。素常真还没吃过这个

亏，这可是接三的竹竿子，他就火儿了。一声怪叫，“哇呀！”势如冲锋，决一死战。无奈屋中人多，连看斗牌（别名叫着歪脖子和）十几个人，还能看他们打架吗？大家只得相劝，自然向着童林的人多。刘爷上前相拦，笑道：“王三弟，你可不准这样。让童林年青无识，有我们评理。”王三一看，大家都向着童林，明知打不出圈去。他便高声喊叫：“姓童的，我与你完不了啦！”童林说道：“好好！”童林怒目相视的叫道：“王三，今天我可要收拾收拾你吧！”王三听罢，气的他浑身乱抖。王三大声嚷道：“今天人也太多，此处也不是打架之地，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两个人后会有期，再见吧。”王三说罢，一转身，一溜烟似的跑啦。（这就是王三伶俐，明知打不过童林，自己找台阶下了，打算日后暗算童林，这且不表。）

大家劝着童林，童林余气未息。刘爷说道：“海川，你这是多余，跟他作什么，常言有话，人不跟狗斗。其实我们大家，也看见他偷牌啦，你就作为没看见，其实他也赢不了。你必得说明白，闹起来，有什么意思。再说有我们在场，还能叫你吃了亏吗？我见见王三，日后与你们和气和气，还得与你们见个面，免得日后谁找报谁。再说倘若此事，要是传到你们老人家耳内，我们不是都不好看吗？得啦，你也消消气，千万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童林道：“这东西真是可恶。我早就惦记着他啦，不是一天半天的，要不是众位在其中解劝，今天非管教管教他不可。”大家一听，齐笑道：“得啦，童林，别生气啦，跟他也不值，来来来，咱们三家斗吧。”童林说道：“天也不早啦，我也得回家去，今天与王三呕气，若叫我父亲知道，反为不美。咱们是改天再见，我得回家看看。”于是就收拾收拾自己东西，便与众人告辞回家。出离更房，一边走

着，一边心中暗想：王三这小子，真不是好人。倒得留心防备他点才是。

自此到家后，日夜的防范。好在没事。虽然如此，常言有句话：好事不出门，歹事行千里。这天外面评论此事。这一评论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到童林父亲耳内。他老人家虽听说童林在更房，日日斗牌，又与王三打架，究竟不知细理，他老人家也不追问。自此在童林的身上，可就留上心了。老人家虽然年迈，精神倒是很好。对于庄稼院的日子，克勤克俭。一到晚间，自己点着灯笼，前后院都要看一看。门都上好。这才安歇睡觉。一到清晨，起得还早，虽不比朱夫子治家的格言，也要清晨早起，洒扫庭阶，内外整理。天天起来，将屋中收拾干净，用扫帚把前后院都扫干净。这一日，正扫门前，有邻右几个孩童，在门前乱跑。内中有一个小孩，名叫小二哥。老人家很爱惜他机灵，遂问道："你们作什么去，别跑，看拗着吧！"小二哥仰着小脸笑道："我们上西村口玩耍去！"老人家点头："小二哥，你要上西村口，看你大哥童林，在更房里作什么呢？与我送个信来，我给你钱买点心吃，好孩子，你去趟吧！"小二哥答道："我去，您等着！"说罢，带着一头狗儿，一群小孩，走到更房，往里一看，可巧童林在此。正在那更房里面，坐在炕上，面向着里斗牌呢。小二哥看见如此景况，遂叫："三头、狗儿，你们在村西坟地等我，我与童老伯送个信去。"来至东村口，正赶上他老人家，将扫完门前。小二哥遂叫道："二大爷，童林大哥在西村口更房里斗牌呢，耍还不小。"老人家闻听，概不由己，心中有气。内中暗想：这个庄稼人，除去春种秋收，别无消耗，吃喝无非村中乡粮。嫖之一途，村中无有。惟赌之一道，甚

为可畏。可以由浅入深。家中五六十亩良田，不足以供赌品。老人家焉得不恼。遂叫小二哥，回手掏了两文铜钱，“给你买点心吃！”小二哥说道：“谢谢您！”接钱去了。他老人家将扫帚往胁下一挟，往西村口而来。

临近更房，早看见童林，手握多张纸牌，面向里正在高兴之际。童怀有心到窗下，伸进手去，抓住童林，重责他一顿，又恐怕伤了邻右的脸面，倘若童林还口，又怕人耻笑教育有乖。虽然是当面教子，总也得与他留些个体面。不如先进到里面闲坐，作为没看见他。他若知改前非，那还罢了；他若不改，然后再责罚于他，众邻也没的可说。这就是童怀的老成之见（父有爱子之心，在所不免，还是由素日溺爱而起。）于是随走至更房之内，说道：“众位解闷呢！”大家这才看见童怀，大家拱手道：“请坐吧！”惟有童林，正在看牌之际，猛见老父，只骇得满面通红，不能成语。将牌往牌地上一合，这一分羞惭恐惧，景况难堪，将头一低，难以说尽。老人家见此景况，知道他抱愧，也就不便再言。遂向众人说：“家中有事，回头再见。我不过到这儿看看，众位随便吧！”说罢拱手告别，出离更房回家去了。刘爷脸上一红，心想与老人家多年的交情，今天与童林在此斗牌，显着有些不对。遂向童林含笑说道：“好在老人家没看见你，咱们还接着斗吧！”童林说：“不对，老人家早看见我啦！所以父不见责，全在众位的面子上。我若再赌，更显着不对啦！众位，这牌我也斗不下去啦！无非回家请责领罪。”刘爷说：“那么也好。回到家中，老人家说你，你可别言语。”童林说：“我还敢言语，众位咱们散了吧，回头再见。”于是收拾收拾钱，与众告辞，回到家中，幸儿好老人并不提此事。童林也知改悔，自此很少上更

房。无非每天早晨，照常练习拳脚。至早晨绕弯，走到西村口更房门前，必紧紧走几步回家，习以为常。

这一日，童林练完溜弯，正走在更房的门首。门口上站立三人，有前次斗牌的刘爷张爷，还有本村的曹二叔。童林道："众位闲坐，回头见。"刘爷说："少见哪，进来坐坐。"童林说："实在家中有事，改日吧！"刘爷说："你看，谁得罪你啦？老不上更房里来。你进来坐坐，我跟你有话说。"童林无奈，只得相随，走进更房。大家落坐。刘爷说："今天早晨我与张爷，我二人打算斗十和。张爷说，二人没意思。这么个工夫，曹二弟来啦！三人可以斗啦！二弟偏说我二人商议好啦！三家拐磨子拐他。他非四家不斗，我说咱们门口站着去，有谁算谁。可巧海川你来啦！咱们四家斗吧。"童林说："我不行哪。""你看，海川你斗两把，别人来了，你再让。"童林驳不过刘爷去，说："我可没工夫，有人来我就让。""就是吧！海川你上炕里边去。"于是拿牌，大家落坐。仍然是刘爷在西边，张爷在东边，曹爷在炕边。大家抢牌，于是就斗起来了。虽然说是斗两把就完，奈因钱眼上有火，斗上就散不了啦！闲坐的人，愈续愈多。连看歪脖子和的，有二十来人。屋中高谈阔论（这正是土语有云："要知朝中事，村中问乡人"）。正在热闹中间，不防小二哥，带着一群小孩，去西村口玩耍。皆因前次老人家童怀，给过他两钱买点心。因而每逢走到更房门首，必要看看童大哥。今日走到更房，正看童林在里面斗牌，遂说："你们先走，在村外等我，我与童大爷送信。大哥又在此斗牌。"众小孩点头道："快点来，我们在村子外等你。"于是众小孩奔西村口去。小二哥转身，竟奔东村口。老远就见童老伯拿扫帚扫街。于是高声叫道："老大爷，您快去看看

去吧，我大哥又在更房里斗上啦！耍儿很大，斗得很热闹。”老人家童怀，闻听概不由己，心中有气。好小子，没改性，这是非打不可。遂说道：“好好，小二哥给你钱，买点心吃。”小二哥说：“您不用给啦，不要啦！”老人家说：“拿去！”随说着拿着扫帚，竟奔更房而来。

临至更房相近，早看见童林，坐在炕上，仍是面向里，正耍得高兴。老人家有心由门口进去，又怕童林由窗台跳走。莫若我由窗台进去，揪住他给他一顿扫帚，看他知改不知改。老人家到了窗台下，恶恨恨的上了窗台。左手揪住童林的发辫，右手举起扫帚，照准头部，“叭 叹 ”，就是一下，打得童林睁不开眼。不但童林不知是谁打他，就是屋中人，谁也没看见老人家童怀。大家只顾看牌，那有工夫往旁处看呢（《聊斋赌符》有云：“门前宾客待，尚恋恋于场头，舍上烟火生，犹眈眈于盆里。”）童林被打，心中一动，莫非是青草蛇王三，趁我不防，暗算于我。我岂能相容，遂将牌扔于牌地上。右手顺自己脖项，往后一伸，揪住身后面那人的胸膛。左手由胯下圈至后来人的腿部，膝骨点炕，将腰一弓，顺手往炕下一闯。老人家童怀这个乐可大啦。头朝下，就躺在炕底下去啦！脑袋碰了个大包，岂能与童林善罢干休。童林赶到看见是他父亲，已经吓得胆裂魂飞，目瞪口呆，面色如纸。不用说老人家不能宽恕。就是众乡亲，皆都怒视童林。怎么呢？这个乡村里头啊，最不喜爱的是不孝之子，乱七八糟的人家，最喜的是勤俭孝子之家。今童林虽误伤老父，别看大家与童林那么好，今为公愤，大家有些个看不上童林。一同斗牌的这位张爷，向着童林冷笑，竖着右手的大姆指，说道：“童林！你真不含糊，不枉你练过武术。你竟会打你爸爸。”一阵阵的

冷笑（这就是慢毒）。这位刘爷，怒形于色道："海川，这个你可不对。你要在村子里，像这个样子，那可不行，这还了得!"惟有老人家童怀，含泪说道："好好，人家养儿防老，种谷望收，谁像我，家门无德，出此逆子。"说着立起身形，高声喊闹："你就把我打死，我成全你的孝道。说着往童林身上就去撞头（好在没喊巡警，那时还没有呢。）童林那里还敢答言，一转身顺窗台跳至外面，往西村口跑下去了。耳内听后面老人家追赶，垢骂万端。童林那里还敢回头。跑至西村口外，听后面没有动静，站住身形，扭项观看，幸而老父没追。

原来老人家童怀，被众人劝解回去了。单提童林，站在西村口外，如醉如痴，若在云雾之中。举止失措，真如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若再归家，老父岂肯相容。就是村中父老，也难以相见（看起来，人生天地之间，品行为立身之根本。今童林误伤老父，为邻右所不齿，真可称百善孝字当头。）童林想够多时，无由归家。猛然想起，自已的姑父，住在正西小刘村。名叫刘玉。只得去哀求姑父姑母，从中排解，好回家请罪。于是向刘村而来，到了小刘村。正值他姑父在家，遂将自已所遭始末，从头至尾，对于他姑父说明。他姑父遂着实的抱怨了他几句，好在姑母在旁劝解，遂将童林留在家中，又令他姑父，请出本村有头有脸的几位来，面见童怀为童林说情。无奈老人家童怀，气恨不出，口风太紧。老人家也说得有理："总是我教育不好，方生此不孝忤逆之子。古人有云：有子不肖莫若无。众位分心，情我领啦！总是我家门无德。哪一位若将童林陪了回来，我可是一头碰死。众拉，我们爷儿两个，是有他没我，我认绝户啦。"

大家一听，关系人命，老人家又在盛怒之下，羞渐之时，

万难和平。只可过两天再说，于是众人告辞。刘玉回家，将此事对童林细说了一遍。童林一想，父亲不能见容，在姑父家中住着，又觉无味，只得远走。倘若时运变转，发财还家，也许有的。这是他心内之事，别人哪里知道。又住了两日，遂向他姑父相商："既然我父不容，您来往分心，我心里也不忍让您跟着为难。我打算跟您相商，我到朋友家里住两天，您还是与我为力。谁让我将事作错呢！我怕我父找到您的家中，多有不便。不如在朋友家中，躲避几天。您借给我一个白粗布的小褡裢，再借我两吊钱。几时我父亲将气消点儿，我再求您，给我哀求，我再回家。"他姑父皱眉说道："你可别远去，在哪儿住着，千万先给我来信，到临时我找你去。"于是将东西备齐，童林与他姑父姑母告辞。他姑父送出村口，又再三的嘱咐童林，千万不可远去。童林点头应允，分手告辞。他姑父回家，暂且不提。再说童林，他心中原没有一定的投奔。自己打算逃往他乡，自己混好了，发财回家。一来父母看着也喜欢。再者叫乡亲们也看看，我成材不成材。虽然是这样打算，暗中已入了三不归（怎么叫作三不归呢？但凡在外跑腿之人，在外逃亡很多有这种病的。年青的人，不明世事。在村中看见人家由家中逃走，在外头发财，衣锦身荣，发财回家。他看着人家眼热。他在家中稍不如意，也想在外头发财。及至逃在外省，举目无亲，又没有文武赚钱的能力，资斧断绝，没有脸面回家。他一害臊，由此流落他方，绝无归期。此为一不归。再不然，身上无衣，腹内无食，病在招商的旅店。店家一看不好，恐其受了累。夜间将他搭至在荒郊，葬送犬腹。此其为二不归。或者在外，遇着有人扶持发财致富，娶妻生子；或在外恋其美色，竟忘却家中的父母，竟不

返里，是为不孝不义之人也。其为三不归。不信众位请看，咱天津三不管，冻饿而死者，不可胜数，皆此三不归之辈也）

闲言少叙，单说童林，信马由缰，行无定所，竟往南走下来了。无非是晓行驿站，夜宿招商，非止一日。这一日，住在店房。查点自己的盘费，只剩下有百文钱之数。除去店饭钱，下余不过二十文钱。明朝路费，又当如何？至晚间店内伙计算账，见童老客双眉愁锁。伙计因问其故，童林备叙前情。伙计在旁慨然而叹。遂说道："老客你不知道在外跑腿的难处。我姓张，排行在二。我与你同病相怜。我当初在家，不受拘管，因负气跑到外面。我自己觉得不知有多大的能耐，只落得，举目无亲。流落在此店中，多蒙掌柜的看我殷勤，将我收录。到如今三五年的光景，只落得衣食口腹。若不遇见店东，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没有文武两科的能耐，千万可别往外跑。俗语有句话，就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您得有能耐，也就是文啦武啦都行，才能保全餬口。在家想跑到外面，蹬开了轮子，缓开了脚，发财致富。别妄想，没有那个事。您得真有能耐，方能赚钱。老客你有什么能耐？"童林听了伙计一片言词，言若金石，铮铮作响。吓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冷汗直流。童林点头，暗想人在外面作事很难，四望无亲，手中无钱，这便如何是好？回头望着张二说道："我生平没有在外边作过事，我在家中就是练过武术。"张二说："什么？"童林答道："我练过武术。"张二说："你不用说了，你真要练过武术，会把式，如今这个年头，上元甲子，人人好练，习武术的很多。差不多各乡村里，都有把式场子。不用说别的，就说常言有话：'学会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帝王不用，售与识家。'就说识家不用，顶没有能耐，扔在土地上，

亦得赚钱吃饭。就怕你不行，你要真行，这儿就是集场，赶集的上店的亦多，你打听打听我们这儿属大名府管，张家镇是个大镇店。如果明天你在本镇上地卖艺，有的是看得主儿。还是那句话，就怕你不行。”童林说：“行到是行，有心卖艺，奈因手中缺少兵刃。”伙计说：“我这有口刀，（翠屏山也上来啦），可是竹片刀。我们店里早先住过卖艺的，他临走的时候，忘在这里。我送给你用。”童林说：“那极好啦！我谢谢你。”伙计说道：“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工夫不大，伙计把竹片刀拿了来。童林一看真好，正合自己使用。遂说道：“就这么办吧！可是还得明天叫你受累，把我领到集上去。”伙计答应说：“行，您先歇着吧！”说罢伙计出去，各自安歇，一夜晚景无事。

次日天明，伙计等候童林梳洗已毕，将店中事情办完，太阳已经多高。与童林商议一定，遂将童林带到街前。童林一看果然是集场热闹。赶集的上店的人还不少。两旁设摆出摊者也不少，俱是庄稼农俱。什么杈耙、扫帚、大铁锨、赶面棍、大炒勺、笸箩、簸箕等类，都是庄稼应用之品，买卖不少。已经走到街的当中，路北有个大院，俱是赶集的生意：金披彩挂，快柳训拆（这是吊坎儿，江湖上的生意话。何为是金呢？总说是算卦的，都算金点；披呢？是扔到地下，以至修脚的那行，是在地下摆着的，就叫披。是变戏法的，都叫彩；是卖艺的，练武术的，皆为叫挂子行。唱竹板书的，为竹快；柳是唱大戏的，训拆就是说书的，此为生意道之俗称）。还有卖野药的，种种的玩艺儿，真是热闹非常。伙计将童林带至北面，有个空场之地。伙计说：“你就在这个地方就行。你画个圈儿，你就练起活来，我还回店，办我的事去。我

可不能陪着你，咱们是回头再见。”伙计说罢，回小店去了。

童林于是用竹片刀画了一个圆圈，将褡裢放在北面，连竹片刀放在一处。他往当中一站，所有赶集的一看，这个样式，是练把式的。又见童林长的魁梧，也真好看。童林的身材是在中等，细腰扎背，双肩抱拢，猿臂蜂腰。就是穿的衣服，打扮的不好看。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白高甬的袜子，两支大靸鞋。辫子挽了一个小疙疸。往脸上看，可好看，紫巍巍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双耳垂腮，人字脖子，太阳鼓着，眼睛弩着，腮帮子鼓着，精神百倍。赶集的一看，这是练把式的。那个年月，人人好练，都有尚武的精神。工刻不大，将童林团团围住。这里就有人说：“你别看穿的不好，打扮的像老赶，这才叫乡下把式。这个练把式的，必有工夫，一定是尖的（什么叫尖的呢？这练武术，分尖挂星挂。何为叫星挂呢？无非是打拳，三飞脚，两旋风，披礴叭哎，拉几个胯虎。瞧着很好看，练着还好练，其实没有工夫。这就叫星挂。尖的呢？架式不多，还都是单架。看着真不好看，其实没有真工夫不行。别看架式单，招招有式，式式有法。没有几十年的工夫，还真不行。非得内外相合，那才是尖挂呢。）你看他站在那儿不练，有多么的威风。那人就说：“那是站在那儿运气呢。”其实不对。童林虽在家走过工夫，其实他没有在外边卖过艺，要过人家的钱，事之所挤，万不得已而为之。今见众人将他围上，早就脸上如同大红布似的了。常言有句话，上山擒虎易，开口告艰难。论起来江湖卖艺，得有一套生意口。应当站在场子当中，先得作个罗圈揖。别名叫扬揖。众位才来，道得两句生意话，什么人穷当街卖艺咧，虎瘦拦路伤人，在下姓什么叫什么，必要道得一

遍，老师傅捧场的话，这才溜溜腿，然后再练。练完了要钱，如有不给钱的，好些个刮刚（刮刚就是说闲话）。童林那里行呢！不用说到刮刚绕脖子的生意话，以致大家围上了他，他脸就红啦。瞪着两只眼睛，看着众人，众人看着他。这真称得起是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工夫大啦，大家说："怎么还不练呢？"童林说："我就练。你们都来啦！"大家说："我们早来了半天啦！"童林说："可是这么着，练完了我可要钱哪！"大家说："练好了我们就给钱。"童林说："不给钱，一位可走不了。"大家一听，这不是练把式的，简直是路劫明伙，大家倒都乐了："你练吧！"童林于是抱拳，"真是练把式，插手就练。"练了一趟大红拳。内有《拳赞》为证：

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绕步逞刚强。上打五花炮，下踢抱脚桩。喜鹊登枝沿边走，童子拜佛一炷香。霸王举鼎千门式，金鸡独立站中央。

练完气不涌出，面不改色。行家一看，他练完谈笑自若，脚下扎根入定，观看姿式，真有几年的工夫。大家叫好。童林说："好哇！要钱啦，可得多给。"大家一听，真是老赶把式，一句生意话没有。真有大把的往场子里抛钱的。童林一看，满地铜钱，大约有吊挂来。童林一看，够吃饭住店的啦。你倒是接着往下练呀，不，也不说话，弯腰拾钱，放在褡裢以内，往肩头上一扛。竹片刀往腰中一掖，转身就走。大家一看，好哇，不练啦！只好走散。

且说童林回至店房，伙计张二见童林笑嘻嘻的回来，迎面问道："你买卖怎么样？"童林说不错，于是进到屋中。将钱拿了出来，叫伙计预备早饭，又吃又喝，还把剩下的钱，开付完了店的钱，与张二告辞致谢。出离店房，就走下来了。也

不问村庄镇店何名，什么叫作州城府县，一直往南走去。凡到处就以卖艺餬口。这可应了那句话啦！人若吃了三天生意饭，给个知县也不换。沿路又运动身体，又赚钱吃饭，手中还有余钱。竟不思虑，也不问路程，在路途之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时已至深秋，童林已然行至江西界内（书中代言：童林由大名起身奔考城（河南界）走归德入安徽至江西贵溪县。）这一日正往前走，天气已晚。寒风刺面，一阵阵透凉。只可寻找店房。猛抬头在道旁路北，有一家小店。怎么看出来的呢？原来门口上写着四个字："德和小店"，是一连五间正房。当中间关着避风门。童林走至近前伸手开门，往里面观看，里面是南北对面大炕。对面的锅台，住客还是不少。铺盖是一份挨着一份。店客正在大家聚谈。童林抱拳向众人道："众位辛苦。"大家一看童林，身上一身土黄布，扛着小褡裢，在里面斜插一把竹片刀。大家亦就抱拳相迎，说坐下歇歇。童林说道："众位，那位是掌柜的？"旁边一位用手指着旁边这位说道："这位姓郭，就是店里掌柜的，外号叫倒霉郭。"郭掌柜道："来了客人啦，别取笑。"童林抱拳道："掌柜的，有闲地方没有？"掌柜说道："就这炕梢很好，坐下吧！回头打点脸水擦擦脸，喝点水再说。"童林将小褡裢往炕里边一推，坐在炕沿上。将要与掌柜的说话，旁边过来一人，说："老合吗？由哪儿过来！"童林听不明白。（暗中代言：这是江湖的吊坎儿）童林不知，这个店不是寻常小店，净住的是生意人，金披彩挂，快柳训拆（前文已经表过）不住寻常店客。吊坎为相窑儿？何为叫相窑儿，就比作宰相所居之地。其实净是生意人。这是因童林方才进到屋中，大家一看，他斜插一把竹片刀，大家以为他是同道挂子行的人。方才问他

的这个人，姓吴行二。他也是新入生意，变戏法的，半空不作。何为叫半空不作呢？通俗说就是花脖子，你说他是生意人，内里的事他又不知，你说他不是生意人，他还会吊坎儿。方才他问童林从哪儿过来，童林自然是不懂。童林可略为了然，说我从大道上来。姓吴的又问道："朋友，你是什么买卖？"童林答道："我什么买卖也没有。"那姓吴的又说道："你是挂子吧（挂子就是练把式）"。童林答道："我就是穿的这件小褂，没有大褂。"姓吴的一听，错了挂子啦。吴二又问道："你是把式呀！"童林答道："今夜睡觉，那位挨着睡，可得留神，没准儿。"吴二一听，睡着了被窝里打把式。吴二还要问，北边炕上有一人答话，说："吴老二，别问啦！他是海清（海清就是外行），这边坐吧！"掌柜的过来问童林："你是打干房？还是起火？"这个童林倒是明白，打干房是净给店钱，起火是外加柴米钱。童林问道："打干房起火多少钱？"郭掌柜答道："打干房是两文钱，起火四文钱。"童林说："起火吧！"掌柜说："我们吃什么，你得跟着吃什么。"童林说："行啊。"掌柜说："我们烙饼，给你烙多少？"童林说："给烙五斤面的饼吧！"掌柜说道："几位吃？"童林说："一个人吃。"郭掌柜说："你吃得了么？"童林说道："吃不了好带着走，在路上当点心吃。"郭掌柜的看了看大家，心说他一点也不外行。于是掌柜的叫伙计和面烙饼。这个干面要是烙饼，每一斤能吃八两水。饼要出锅二十四两为一斤。要是烙饼啊，就是大锅烙饼好吃。工刻不见甚大，将饼烙熟。簸箕大的五张，拿锅盖送到童林的面前。外有咸菜条一碟。大家看童林这个吃劲儿，真有点眼晕。童林饭量又大。不一会 工夫，已经吃下了三张。剩下两张，搁在褡裢之内。也兼着一路劳乏，将褡裢往炕里边一

推，枕着小褡裢睡去。大家看天色已晚，也就各自安歇。

次日天明，童林醒来，站起身一看，正赶上郭掌柜出去解手。童林候郭掌柜回来说道："掌柜的算账吧！"于是掌柜的将店饭钱算清。童林说："我请问您一件事。我是跑腿的，昨天大家说的话，我是外行，全没听明白。我是练过几手笨拳，无非暂时餬口，望掌柜的您指引指引我。那里有丰富的镇店，我好多赚几个。"郭掌柜说道："你跟我来！"童林拿起小褡裢，连同竹片刀，跟随郭掌柜出离店门。郭掌柜用手往南一指，南边有一段山岭，离此甚远。说道："往南离此四十里，有一座镇店，叫作南双雄镇。往北四十里，有个北双雄镇。今天是南双雄镇的集场，两千多户人家。庄子丰富，好武的很多。你到那里可以多弄几个钱，你由此路走岭的东边千万可别走岭的西边。若走岭西边，道可就差了，一定得迷路。没别的，你到在那里，买卖一定大发财源。咱们是回头再见。"童林抱拳道："再见吧！"于是往南走下来。

天气正值深秋，日尚未出。正在清冷之时，远山在望，村落萧条，一阵阵秋风飒飒，刮的征尘打面。这一片凄凉秋色，令人心神惨淡（人若到入残秋的时候，在家里倒不显，若是在外面跑腿之人，未免触起思乡之念。）童林身上穿的衣服单寒，又加上秋风甚紧，满目凄凉，一阵阵动起思乡之念。自思在外跑腿，又不知父母在家怎样想念，身体是否安康？思前想后，不觉心中酸楚。好一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个上来，八个下去的一般，心思如麻，未免潸潸泪下。低头往前行走，只顾走路，不提防将道路走错。怕走山岭以西，却还是往岭西走下来了。约走有二十余里，猛然抬头一看，这道路不像大道，乱草蓬蒿弥漫山坡。羊肠小道，接连不断。只顾信步

往前行走，不想乱山环抱，遍山荆棘，道路崎岖，坎坷不平。很窄的鸟道，并无人行。路旁酸枣枳荆，榆柳桑槐松，被西北风刮的树叶儿飘零。寒虫儿倒吊，鸣声透人耳鼓，这一分凄凉景况，又兼着秋草迷目，行人无影，无可问程。童林心若刀绞，心中暗想：常言有云："车到山前必有路"，莫若往前行走，再作打算。于是又越过几架山岭，举目观看：哎呀，不好了。四面俱是高山峻岭，不知那条道路可通吴国（要唱文昭关）。面前荒草没人，前面有个月牙式的山岭。岭虽不高，就是没道，不如行至岭下再作道理。于是用手拨开荒草，往前行走，不防脚下，险些被毒蛇绕住。吓的童林，冷汗直流。于是壮胆前行，到了岭下，用手攀藤，意欲过岭，不想山中野兽，在此拉了一泡屎，闹了童林一手，臭味难闻。看起来，人若走了背运，喝凉水都塞牙。用荒草将手擦净，复又搒荆棘，抓葛藤，盘山而上。及至走到岭上，只累的筋骨俱酥，喘喘吁吁。略为少坐，站起身来 ，用目往西观看。但见清溪倒流，两旁皆是茂林。童林走下岭来，向树林而走。行至林内，只累的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又兼着劳累已过，无奈只得坐于林下休息。用目往对面观看，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套岭，岭岭相连。怪石横生，陡壁悬崖，山势狰狞，离奇古怪，又兼两旁，千年松树，万年古柏，直入云汉，风鸣树吼，令人胆寒。回忆往事潸潸泪下。想自己在家，十几岁好练武术，因斗纸牌为戏，误伤老父，逃亡在外，身入江湖，流落异域，迷于山谷，竟辨不出方向。又无行人过问，莫非要饿死于山谷之内，与祖同故耳（何为与祖同故呢？轩辕黄帝之子，名曰祖。生平好游山玩水，后遂饿死于乱山之中。往往人若是远行，必当烧几张黄钱祭祖，非祭家

中的祖先，祭的是黄帝之子，为保得人马平安。）童林想至此处，心若刀剜。

正想不出离山之计，心正踌躇不下之时，猛听得正东，有脚步声音。童林抬头往正东观看，见有二道士，行走如飞而来。二人俱是年迈的仙长。上首这一位，身量高大。头带九梁道巾，当中镶嵌美玉无瑕，两旁绣带双飘。身穿黄布道袍，腰系绒绳，核桃粗细，穗头飘摆。白袜云鞋，手拿拂尘。黄颜银鬓，两道浓眉，寿毫甚长，目光如电，鼻如玉柱，唇似丹珠，银髯满腹，根根见肉。下首那位道士，中等身材。九梁道冠，竹簪别顶。身着蓝布道服，腰系水火丝绦。蓝中衣，高桶袜子，上过膝盖，足登双青云鞋。面如重枣，剑眉阔目，四字海口，两鬓落腮花白髯。手拿树枝拂尘，行走如飞。膝盖碰心口，脚打屁股蛋，鹿伏鹤行。童林一见，知道是夜行术。童林怎么会知道呢？当初在家练弹腿的时候，听李老师讲究过，所以今天一见便知。也搭着二位仙长，准知道此处无人，不提防被童林看见。童林心中一动，深山之内，二位仙长，有如此之艺，非是剑客，即是侠客。又一转想，自己身无长技，如何发迹。莫若向西追赶二位仙长，拜在门墙之下，学会武术。艺不压身（童林这个思想，人人当有这个思想。往往有人，不以文武的能力当头。旁人若问，因何你不作事呢？咳！是我时运不通，运尚不至。这句话，耽误人不少。怎么呢？人若要无事之时，当清心静养，由五内发出一股清静之气，发于面部，再有本身文武技艺，时机遇巧，再有贵人扶持，则陡然富贵不难。若在家净等走运哪，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童林想到这里，站起身来，将褡裢往肩头上一扛，竹板刀往腰中一掖，往西就追下二位仙长来了。

童林紧追，二位仙长紧走，童林慢追，那二位仙长慢走。那个意思，二位仙长似有所知，可并不回头。童林追有二里之遥，只累得喘吁不定。再若追不上，童林就要累躺下了。童林暗中着急，又不好胡叫，猛抬头，心中稍定。因为什么呢？一位仙长，在前面，有一道清溪阻路，南北一望无边，东西约有三丈余宽，又无舟可渡，难以过去。不料想，二位仙长将腰一伏，行于水面，如履平地，此名叫作登萍渡水（听李教师说过）。童林暗想，此必剑客无疑。因而高声叫道："二位老师留步，小子有一言上禀。"二位仙长至西河岸，止步观看童林，是农家打扮，面带纯厚。那位银髯的仙长叫道："师弟，此子苦苦追赶，不知所因何故？"花白髯的那位道士答道："不如你我回去，问个明白，再作道理。""那末也好。"于是二位仙长，运用气工，仍是施展登萍渡水之法，来至东岸（"你别说啦，你们作书的人信口开河，由着你们说吧，人那能够在水皮上行走呢？"不然，这绿林道，有两种水皮上走的工夫，您练过武术，可就知道啦！就说当下练行意拳的老先生，练得是五禽六兽一条龙，内中有一蛇行。这个蛇若由地上走，将头抬将起来，它就惦记着使风。日子一长了，它的越抬越高，几乎它的身形要立起来，尾巴着地。再若日久，它可就能驾风，它也练得是气工。用吸呼之气，将五脏提至胸膛，借天地之罡气而成。不但是蛇，凡五大家，即狐黄白柳灰。它们修道练丹，接用吸呼伸缩之力而成。其它生畜，皆能练气脱 凡，将皮囊脱去。何况是人。人为万物之灵，若将气工练成，得天地之正气，吸日月之精华，人为小天，天为大天。人有四肢八节，天有四时八气。人有二目，天有日月。人有三万六千毛孔，天有三万六千星斗。人有五指，天有五

行。人有汗津，天有云雨。人用气工，日久人体与天体相合。团团圆圆如一粒明珠，万劫不磨。方可成为剑仙。此达摩老祖《洗髓经》之秘诀。人要练气，日久可以发白皆黑，牙掉复生，返老还童，皆由于此。人若渡水，将气一提，用蛇行之法，身体轻如漂叶，此为内丹先天之术也。二位仙长之渡水，并非净用气工，气工为先天，先天补五内之不足，然后以后天合之。何为后天呢？就是人所练的武术。由武术拳脚，运用先天之真气，此为先后合一之术也。二位仙长用的周身全力，何为叫全力呢？就是凹腹吸胸，空胸紧背，龙骧虎坐，两脚方踢膝并行。手扶泰山，头如悬磬，气贯丹田，此正为先后合一。练气属阴为先天，运用四肢六阳为后天。故有先后天合一之说。那位说："你怎么这般唠叨呢？"若不说明，人由水皮上走过，岂不离奇吗？就是二仙长，行于水面，似不费力，但看河边的崖石，被水打的澎湃作响。可见二位仙长，脚下之力，却用的不小。"怎么你不是说，身体轻便，反又说脚下用力呢？"没告诉你是两种么？世界力之最大者莫大于水火。人用全身之力，借水之力，方能渡水。"这话我们听着又不明白。"方才所说，团团圆圆，如一个皮球扔在水内，万不能沉底。二仙长形若圆球，势若猿猴，取三元之势，方能渡过水面。）

再说童林，见二位仙长临于河岸，急忙用身遮住，双膝跪倒。高声大叫："二位仙长，乃世之高人，弟子情愿拜在门墙之下。"二位仙长含笑道："这又奇了，你我素不相识，我二人行于山谷，你在后面苦苦追赶。今又将我二人唤回，意欲拜我二人为师。我二人又不知你的姓名住址，怎样的来历。就是收你作为弟子，也得我二人商议商议，还有个当收不当

收呢，也不能这样草率。”童林跪在地下道：“二仙长所说甚是，待弟子明白上禀。”二位仙长说道：“你从实讲来。”童林这才将自己已往从前之事，由十八岁好练弹腿，因斗纸牌为戏，误伤老父，遂畏罪逃亡在外，流落江湖，迷于山谷。得遇二位仙长，行步如飞，随后追赶，见仙长登萍渡水，疑是剑侠，故斗胆冒叫。细细的由头至尾，诉说了一遍。二位仙长闻听，方知他名叫童林，家乡住址，父母在堂，因误错逃亡在外，情有可悯。银髯仙长说道：“你适才所言，我二人俱已听明，奈因你父为汝所伤，何况业师。然而有情即可原，是误伤老父，不知者不作罪，尚可宽恕。汝最不应当，在我二人面前扯谎。”童林说道：“仙长所言，乃小子生平所不敢。”仙长道：“住口，登萍渡水之法，乃江湖绿林之秘诀。汝一乡人，岂能知晓此术。”童林回答：“村中弹腿李老师与我言讲，非剑客不能有此绝艺，今小子得此奇遇，岂能交臂失之。望仙长原情收纳，小子绝不敢谎言。”银髯仙长说道：“听你所云，绝不能假。你站起来，我有事，你若能作到，我便收汝。倘不能行，休误你的前程，你再投别的门路去吧！”童林站起身来，说道：“但不知何事，望仙长指示。”仙长用手指定山溪：“方才你看我二人，由此渡过，汝能相从渡水，我便收你作为门人。”童林摇头道：“不，不行！二位老师，乃道德深远，弟子乃一介村夫，岂能随恩师登萍渡水。”仙长说道：“世界并无为难之事，待我教导于你，指引你得了步法，便可得渡。”童林闻言，心中一想，这是仙长品评我的心地，坚实不坚实。我若不应，绝不收我，我若应允，必当坠入水中。想仙长与我无仇，岂能眼看我溺水而死，到那时必当相救。惟我心地坚实，准可收留。遂说道：“弟子情愿受恩师指教。”仙

长道："好！你站在这里，你将褡裢竹板刀交给我。"童林点头，遂将物件交与仙长。童林站稳，用目往前看。仙长说道："我让你迈步，你就往前迈步，决无舛错。我二人相扶于你，休要迟疑。"童林点头应允。二位仙长站立童林左右，银髯仙长左手拿着童林的物件，右手将童林右肩一揪。花白髯的仙长站在下首，用左手揪住童林的肋下，说道："走！"童林只得眼往前看，竟向水上迈腿。就觉着脚下，被水浸湿，唏哩哗啦，竟走至西河岸（那位说："童林也是登萍渡水过去的吗？"他也配，二位仙长把他架过去的啊！）童林站在西岸，双膝跪倒："二位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二位仙长摆手道："且慢！正大的门户，岂能草草了事。你随我二人，至庙中再谈一切。"童林点头答言："愿遵师命。"站起身来，旁边侍立。

仙长把所有的物件，交给了童林。复用拂尘往西一指道："随我来！"童林将物件拿在手内，顺着拂尘往西一看，正西青山叠翠，怪岭横石。二位仙长行走如履平地，童林在后面，可就受上罪啦。喘吁吁的只得相随，越过了好几道山岭，正西一座高山，只有曲曲折折，蚰蜒小道。随二位仙长行至山顶，举目观看，有一座朝南的古庙。不知修于何年。年久失修，四外群墙崩颓，后面大殿俱已倒坍。只有前面一层大殿未倒，山门之前，一边一棵柏树，上首的古柏，三四个人搂不过来，直连云汉，下首这一棵，五六个人搂不过来，枝叶茂盛，直插云霄。童林细看，山门上横匾犹存，字迹虽模糊，也可以看的真。上书"金顶玉皇观"，连门也没有。二位仙长前行，童林跟随在后。甬路正当中，放着一个汉白玉香炉，尚未损坏。行至大殿往里观看，当中神像已经看不出供的是那位来了。两旁神像，俱已坍倒不齐。惟有神厨尚在，并没有

五供蜡扦，只有一个半破的香炉。神厨底下，钉着一个新黄布的厨围。神厨以前，用笤帚扫的干干净净，当中放着两个蒲团。房顶上漏孔甚多，这一份凄凉景况，实难注目。

二位仙长站立神厨之前，用手一指，叫道童林："你来，这庙内清苦难当，日无隔宿之粮，你如何受得下去，你若不愿意拜我二人为师，我将把你送下山去，休误了你的前程。你要自己酌量。"童林一想，反正有二位仙长的饭吃，就有我的饭吃。又一想，不受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只得点头道："弟子愿意相从。"仙长说道："好，你既愿意，出于本心，我二人只得收录于你。你旁边站候。"那位银髯仙长，对那花白髯仙长说道：（"你怎么成心啰嗦，不提名姓，老是这个仙长，那个仙长的呢？"您别忙，还没到提名姓的时候呢。若到了提名姓的时候，就热闹起来啦！）"师弟，你收他好不好？"花白髯仙长含笑说道："师兄，您的情缘已动，怎么反令我收他作弟子呢！还是您收他是啊！"银髯仙长微笑道："师弟你不必推托，你我两个人收他作弟子。"花白髯仙长点头答道："那么着也好。"于是银髯仙长用手将神厨的黄布帘掀开，由里面拿出高香四封，火种筐箩全份。将香随手抽出一股，把香分开了。打着了火种，将香燃着，插在破香炉内。银髯仙长恭敬的大拜了二十四拜。花白髯仙长，拈香拜毕，这才正式叫童林拈香。对着佛像，大拜了二十四拜。然后与二位老师，也照样行过了礼。二位仙长在当中蒲团上打坐。一回手由神厨黄布帘内拿出旧蒲团来，命童林盘膝而坐，脚心朝天，闭目合睛，眼观鼻，鼻对口，口问心，舌尖顶颚（这就是打坐之法）。然后教童林吸精引气，三交媾之法。何为叫三交媾呢？天地交媾，龙虎交媾，子午交媾。又名叫渡鹊桥。阴气吸于

腹内，与阳气相合。其名曰阴中返阳。童林不知，无非是仙长当时的指点。仙长教育童林明白。然后回手由神厨黄布帘内，拿出一个小黄布口袋，约有饭碗粗细，有一尺二三寸长。又一回手拿出一个八卦如意钵。仙长将口袋解开，里面却是一口袋带着皮的粗稻米。仙长坐稳，左右手伸开，用二指拿起个米粒，用手一捻，皮儿尽落。里面现出光润润的米粒，放在钵内。这才告诉童林："你来看，庙中清苦，日无隔宿之粮。这是我二人下山募化来的粗米。我们一天捻多少米，吃多少饭；捻不出米来，就得忍饥挨饿。你也照这样做去。童林点头应允。仙长遂将米袋、八卦钵交与童林，童林伸手接过。童林以为捻米算作什么，谁想到如法一捻，不料米壳不开（这个米壳要用碾子串，尚费许多的人工，串它不动，何况用手。童林不知，这位仙长用练气之工，操练他的手指。若米壳用手一捻就碎，此十指练成，点在人的身上，那能受的住呢。童林如何知道。）童林捻不开稻米，遂向老师说道："弟子捻不开米壳，不如用石将皮儿敲出。"仙长闻言，说道："我就知你受不了清苦，师命不可违。你如不愿在此学艺，我当送你下山，也不为晚。"童林回答："弟子就捻米粒，不敢违背。"仙长说道："好！"于是童林用心捻米。及至日色西斜，方捻出少半钵米粒。仙长说道："不用捻了，天已不早，也当做饭。"回手由神厨内，拿出个小铜锅来。遂站起来，带领童林，出庙下山，寻路绕至涧下清溪。仙长叫童林用锅由溪内取水，复带童林上山回庙。来至大殿台阶石下，用两块砖将锅支好，把米由殿内拿出来，度量水之多少，将米放在锅内。然后命童林下山捡取干柴，然后做饭。这个做饭，童林不外行。工夫不大，点火将饭做成。只有半八卦钵饭，童林双手捧定，奉

与二位仙长面前。二位仙长并不吃用，供于佛前，面对着神像诵经。念毕，取下八卦钵。银髯仙长捏了一两个米粒，放在口内，然后递于花白髯的仙长。花白髯仙长，也捏了两个米粒，放在口内。然后交与童林说道："你用饭去吧。"童林见二位老师命自已用饭，奈因二位老师，不过只用了两个米粒，自已又不敢公然用饭。只得回答道："二位老师未能用饱，弟子岂敢擅用。"银髯老师含笑说道："我二人不定几日方才一饱（这是练气工啊！饥不知饥，饱不知饱。就是几日不用饭，也不要紧。就是吃的很多，也能用气工消化。）你拿了去吃吧！"童林听罢，只得将钵接过。童林饭量甚大，这一点饭，岂能饱的了。好在小褡裢里边，还有两张大饼。自已将饭用完，又吃了一张大饼。还剩下了一张，好留着明日接济。将饭用毕。

天色已黑多时，二位老师令童林就在上首，将旧蒲团铺好。二位仙长在上边盘膝打坐，命童林仍按打坐之法，自已去坐，稍有不对，二位仙长指教。童林一路劳乏，工刻不大，沉沉睡去。不觉天至五鼓，童林正在似醒不醒之际，听二位仙长念佛。童林只得醒来，站起身来，运动了运动身体，在旁边一站。银髯老师说道："你才入门，也练不了窜高纵远各样的武术。就是架式，也是不能站。只可打坐捻米。打坐捻米有什么好处呢？无非是练你的神气，定你的本性。捻米是操练你的手指。这就是万丈高楼从地起，水从源来树从根。也是你练工夫的基础。你仍然打坐捻米，日久自然有效。"童林说道："谨遵师命。"于是童林专心打坐捻米。顶到用饭的时候，米已经捻出多半钵。也就按前法将饭做熟，不过仅够一饱，习以为常，不觉已三个多月。捻米之工颇为有效，虽则

冬令天寒，衣服单薄，内有气工，并不觉得甚冷。头发长了，并没有剃头刀，有把小剪子，老师与他剪发。发辫蓬乱，有一把木梳，自己通梳，然后再编好。饿了就是米饭，也不知米从何处而来。要是渴了，就得饮山下的冷水，就依赖着打坐练气之工，不觉怎样痛苦。就是一样，捻米之法甚熟，粗米到手一捻就开。

这一日，童林在清晨将要捻米，银髯老师叫道："童林，我看你捻米甚劳。我当再与你进一步，操练手掌之法。"二位仙长，站起身来，童林相随至大殿以外，来至台阶石之下。命童林将台阶石打扫干净，命他将小褡裢，由大殿内取出。卷好横在台阶石上，命将粗米取来，倒在台阶石上。银髯仙长站在台阶石下，蹲裆骑马式站好。把袖口往上一挽，好在台阶不高，正好用双掌撮米。仙长两膀臂用力，双掌按住粗米。说声"嘿!"往前一推，将手抬起。叫道："童林你来看。"童林细看，粗米的皮全落，米粒皆出。仙长说道："你看撮米倒很容易，省得你捻米甚劳。"童林一看，仙长撮出米粒之多，实在比捻米容易。于是按着仙长之法，骑马式站好。两膀用力，手按捻米。双掌前推，手掌如火烧的一般，疼痛难堪。米粒出来的不多。童林只得答道："弟子手掌疼痛，撮米不如捻米。"银髯仙长说道："师命不可违，不愿习学，当送你下山。"童林回答："奈因弟子手掌疼痛，如何是好?"仙长点头，遂由怀中取出小葫芦一个（可不知是什么药。）将小葫芦塞儿，取了下来，倒出一丸丹药，约有黄豆粒大小，放在自己口内。用唾沫嚼烂，令童林将双掌伸开，遂唾在童林手掌之上。命童林擦抹均匀。童林此时想不撮米都不行，手掌奇痒难堪。童林只得如法撮米，倒觉爽快。此药能管七日，至七日过，药

力已完。童林手掌，也就不觉痛苦，习以为常，日日撮米，不觉就有三个多月之久。童林撮米甚便。这一日清晨，银髯仙长说道："童林，我看你撮米甚劳，不如捣米（又不定出什么法子）。"童林答道："不知怎么捣法？"仙长说道："你随我来。"仙长起身，走到大殿之外，用手一指甬路上汉白玉的香炉。遂叫道："童林，你把它打扫干净。"童林应允，只得将香炉收拾干净。仙长命童林，将粗米取出，把口袋打开，都倒在香炉以内。仍命童林骑马式站好，两手攒拳。先用右手拳，直向香炉内捣去。这一捣不要紧，童林的手背，被香炉里的米，硌的疼痛难忍。遂向仙长说道："老师，弟子手背疼痛，望恩师将丹药赏赐一粒，以免痛楚。"仙长遂将怀内小葫芦拿出，仍然取出一粒丹药，命童林将手背伸出，将丹药含于口中嚼烂，照旧唾于手背之上。童林擦抹均匀，手背痒的难受，再如法捣米。真就不觉其痛。米粒还出的不少。如此日日捣米，日子一长，拳到处，米粒即出。转瞬间，已将百日。仙长又命童林捻米，顶到百日呢？又改撮米。撮米撮了三个多月，又改捣米。如此光阴荏苒，日月如流，不觉三年。童林已觉得操手之法，颇有经验，坐工用气已成。奈因武术，一艺未学。

这一天，至晚间打坐安歇，二位仙长沉沉睡去。童林本当打坐睡去，因想武术，一技未学，竟学操拳串米，有何用处。猛然醒悟，非是老师不教，乃是自己不肯求学，不苦请求。遂起身，来至二位仙长面前，双膝跪倒。奈因仙长沉睡不醒，又不敢呼唤，只得长跪地上。由初更时分，直跪到东方发白。上首这位银髯仙长，口念无量佛，遂着花白髯仙长，亦就醒来。见童林直着身子跪在面前。其实二位仙长，早就知道他跪了一夜，故意装睡，佯作不知。因问道："你在此长

跪，所为何来？你如不愿学艺，当送你下山。”童林跪禀道：“恩师有所不知，容弟子面禀。弟子蒙二位恩师，推情收纳，串米三年，兼习运气坐工，颇为有效。奈因武术，未得一技之长，非恩师不教，因弟子懒惰不学。望恩师赐教，又怕搅恩师清睡。今承老师下问，弟子不敢不明白上禀。”银髯仙长回顾花白髯仙长，说道：“此小子真可教也。”（此西汉张良圯桥纳履，黄石公有言：“孺子可教也。”）花白髯仙长答道：“师兄！师兄，此子可传，何不授以绝艺？”银髯仙长遂起身，叫道：“童林，我将天下绝艺，相授于你。你可愿学？”童林说道：“弟子敢不惟命是听。”银髯仙长说道：“好！你随我来。”说着师徒三人，出离大殿，来至在山门以外。银髯仙长用手一指上首那一棵万年古柏树，“天下绝艺在此。”童林道：“不知怎样学法？”仙长道：“你来看我怎样作法，你当照样作去。”童林听罢，点头应允。前文表过这棵树，有四五个人搂不过来的粗细。就见仙长将拂尘往大领上一插，两脚并齐，两手下垂，松肩提顶，目往前看。（此谓无极图。何为无极呢？《拳经》有云：提顶吊挡心中悬，两膀轻松方自然。首如悬磬，用的是自然之力，不能用浊力。由无极而生有极，按天地之大，皆由太极中流出。）花白髯仙长，命童林随身后，也按此法站立。稍有不对，花白髯仙长，在旁指点。童林就见银髯老师，将身往下一蹲，童林也只得一蹲。（此谓有极）又见老师将左腿，往前迈一步，双手往前一伸，左手圈于肋下，右手随着一转，右肘护住中穴，将头一扭，看左手掌的拇指。童林在后面，也照样摆成架式。（童林不知，这正是前次渡水之法。凹腹吸胸，空胸紧背，掌不离胁，肘不离胸，龙骧虎坐，两脚正踢膝并行，此乃五当山、洞玄真人张三丰所传内功家

法。按今时之名，曰八卦绵丝柳叶磨身掌。至今武术家颇学此艺，皆童林之遗传。）仙长迈步转树。以柏树为中心地点，童林随在后面。一连转了三个弯儿。仙长止步，叫道："童林，你按此法，若要作成，天下敌手甚少。此乃我二人平生之绝艺。此树即汝之师，汝用心转树，日久必当有效"。童林答道："老师，弟子转到何时方有经验？"银髯仙长微笑，用手指树说道："此树若要追你，便当有效。"童林摇首道："恩师言之差矣，树乃是植物，岂能追我呢？"银髯仙长瞋目说道："住口，佛经有云：'铁打房梁磨绣针，工夫到了自然成'（此为释道典故，北极玄坛，真武大帝，当修道未成之时，是为北极太子。因修道朝南海，欲拜观音大士，行至落伽山灵官庙前，见一老妇，手擎铁房梁，在青石上磨，不知何意，故上前去问。老妇遂说道："欲作花鞋，缺少绣针，磨成绣花针，好刺绣花鞋。'太子听罢，诧异问道：'此若大铁房梁怎能磨的了绣花之针？'老妇声色俱厉说道：'铁打房梁磨绣针，你岂不知工夫到了自然成。'太子闻言，恍然大悟。一悟入道。至今北极玄坛，真武大帝庙前，有铁房梁即此典也。）故仙长用此言，以儆童林。童林不能违背，只得转树，习以为常。可有一样好处，顶到转完了树，仙长将饭已经做熟。亦不见粗米。衣服若要坏了，亦不知那里来的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鞋袜若要坏了，也不知从何处而来，拿起就穿。终日并无别事，只转树是一件正当的事情。冷了也转，热了也转，不知不觉，昼夜苦工，已是三载。童林不知不觉，那柏树四周围，被童林用脚走出两道沟。童林不觉工夫见长。

这一日清晨转树，童林纳闷，树果追他（并非是树追童林，这就是童林的日夜苦工，三年之久，童林练的脚程甚快，

就好似树追他一般。童林心中暗喜，遂进庙禀知恩师。来至大殿之内，垂手站立仙长面前。银髯仙长问道："你不在外面用功，来此何干？"童林见问，双膝跪倒："启禀老师，弟子转树，颇为有效，树果然追我。望恩师赐教第二绝艺。"仙长闻言，点头说道："待我观看。"二位仙长站起身来，命童林随在后面，出离大殿，临于山门之外。命童林如法转树。童林点头，只得按法去转。转了几个弯儿，二位仙长摆手，"不用转了，你这儿来。"童林止步，站立仙长面前。仙长叫道："童林，今转此树三载，这就是你的根基，常言有云：'万丈高楼从地起，水从源来树从根'此为第一步的进益。汝若学第二绝艺，休要心烦。"遂说着用手一指下首那一棵柏树（前文表过——这树柏树五六个人搂不过来）"你来看，此为第二步。"童林说道："这一棵树，也转三年。"仙长说道："胡说，你来看。"又一种的转法，仙长命童林随在背后，上首的这一棵树，是往左转，下首的这一棵柏树，是往右转。式样仍如前法。就是往右转，用左手往右胳臂底下一插，随着一上左步，右步随着迈去，仍然是向左，直奔上首的那棵柏树走去，还向左转。转几个弯儿，用右胳臂往左胳臂底上一插，随着迈右步，左步跟着往上走，仍是往右转，直奔下首那棵柏树。如同绕花线的一般，终不离两棵树。这是两个转身，俗呼叫作单换掌，正名叫磨身掌。当年鬼谷子画卦一元复始，不过是一道的一字，变为二字，就是阴中返阳，阳中返阴。童林两个转身，式若圆形，犹如太极图形式。天下武术，皆从太极中流出，即此意也。

仙长指点童林明白，命童林着意去做。日子一长了，可就加别的工夫。内中有双换掌，伏地龙，狮子抱球，狮子捧

球，狮子滚球，白猿献果，黑龙翻身，乌龙出洞，白蛇缠身，白蛇伏草，白蛇吐信。按白蛇缠身，就说这一手掌法，里面暗藏七十二趟截腿，一百单八招点穴。书说至此，不能细表，其中奥妙无穷，明者自知，不敢烦絮。却说童林终日不单转树，外加别的工夫。什么工夫呢？早晨转树事毕，二位老师与他传 习兵刃。什么枪刀剑戟，斧钺钩钗，鞭锏锤瓜，鋭链拐，棍鐗棒，十八般兵刃。外加军刃谱，五百四十八样兵刃。还有外门的家伙，什么带钩的，带链的，带刺的，带绳的，种种不一。那位说，这个山上都有这些样军刃吗？并没有，那么没有你说他作什么呢？我所说的，可不是铁的。那位说是铜的？也不是铜的。那么倒是什么的呢？你若问哪，是木头的。仙长以木作成兵刃，命童林练成。遂将木械全都烧火作饭。到了晚间，传习他窜高纵跳，小巧之艺，高来高去，陆地飞行之法。每日正午无事，闲坐之时，与他讲究一切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各行的行话，江湖上的黑话，那一省有英雄，那一省有豪杰，那一处有剑客，那一处有侠客，手使什么兵刃，是那一个门户的传授，若要遇上，如何跟他动手，使什么招数赢他。真是谆谆教导。童林越学越有滋味。无事时，二位仙长与他拆手。什么叫拆手呢？就是将童林学的武术，与他讲解明白。就如同念书开讲一样。常言有云；“书念一世不讲，不如不念，拳脚练一世不拆，不如不练。”正此之谓也。童林所用的苦工，昼夜的寒暑，得意兵刃，其名叫子午鸡爪鸳鸯钺。此兵刃是怎样形式呢？就如同护手钩，可没有那个钩。长约一尺二寸长，护手月牙，在月牙的护手上，一边一个尖子。在尖子底下，向着月牙，一边一个鸡爪钩儿。乃是一对，纯钢打造。利锐锋芒，此乃内家之兵刃，二位仙长传

授。童林颇得其中之奥妙。童林在此学艺，不知不觉，已经十五载的光阴。昼夜的习练，可折为三十年的苦工。

这一日正值深秋，寒风儿阵阵。败叶儿凋零，秋草迷目。又兼着四外的青山，孤零零的古庙，群墙崩颓。又值黄昏时分，二位仙长打坐当中，人声寂寂，百鸟无音。童林独坐败殿以内，欲要打坐盹睡，为秋色所感，触动思乡之念。回忆当年，在家中娇生惯养，父母的钟爱。又兼家道和平，十八岁习学武术，因为斗纸牌，因青草蛇所起，致误伤老父，因而逃亡在外。错非山中巧遇二位恩师，焉有今日之身。虽然技艺学成，但不知家中景况如何？二老年迈，无人侍奉。我是久离膝下，难以承欢。我诚为天下不孝之子。思想双亲之际，又想到家中的田产，无人照管。叔伯兄弟童缓，可不知还在一处同居否，若在一处，尚可照看一二。回思旧景，不觉的潸潸泪下。心中非常难过，又兼夜静月明之际，飒飒的秋风，寒月吊在云端，又有那满天的星斗，天若水洗，万籁无声，静悄悄寒虫儿夜鸣，教人怎禁受。这一分凄凉的景况，心中辗转不宁，犹若败絮。思前想后，直至东方欲晓。

正在思索之时，二位仙长已经晨起念佛。银髯仙长，叫道："童林，一夜不眠，所为何故？"童林遂跪于仙长面前，备述夜间所思，一字亦不敢隐瞒。二位仙长闻言，长叹一声，遂说道："我二人实指望隐于山谷，却去尘缘，与草木同甘苦，修为大罗金仙。不料想因缘相凑，我二人实指望仙谷无人，不想巧遇你。岂不是缘在三生。我二人将你收为弟子，所因何故呢？只因我二人，怀揣绝艺，不忍埋没山谷，欲传于你，以留后世。实指望将我二人平生所举，尽传于汝。不想你福薄缘浅，不堪承受。今汝尘缘已动，当命你下山，回家省亲，你

心下如何？”童林闻言，往上跪禀：“弟子蒙师之教，赐以绝艺，未能孝顺恩师一日，岂可相离。”仙长说道：“话虽如此，为人三层父母：生父母，岳父岳母，师父师母。为师我为师生之情，岂可断绝你父母天伦之乐。今汝之情动，心思已散，再不能学艺，师当送你下山，归家省亲。你若不愿归家，为师亦不能相留，因为什么呢？你亲生父母尚不能惦念，何况为师。”童林闻言，只得向上叩首。遂说道：“既然恩师命弟子下山，弟子岂敢违背师命。”银髯仙长说道：“既然如此，我且问你，你可知此山叫作何名？”童林答道：“弟子不知。”银髯仙长又道：“此庙叫作何名？”童林说道：“此庙名金顶玉皇观。”银髯仙长听罢，复又说道：“我弟兄二人，姓字名谁？你可知晓吗？”童林答道：“非是弟子荒唐，奈因弟子不敢动问，望恩师赐教。”银髯仙长问道：“门户之中五戒，你可知晓？”童林说道：“弟子不知。”二位仙长含笑，因手指童林说道：“愚哉童林！你皆不知晓，无可为罪，来来来，待为师细细告诉于你。此山属江西贵溪县管辖，名曰卧虎山。庙名汝既知晓，不必再告诉于你。我二人非愿收你作为弟子，奈因为缘分所缠。又皆因我二人之绝艺，无人承受，欲传汝兴一家武术。真可称别开天地，另立一家门户，由汝始。我二人之门户，不能告诉于你，恐日后有是非。命你自立门户免耽误我二人修行。我二人之名姓，本不当告诉于你。奈因有师生之情，虽然我二人告诉于你，不准你再告诉别人。旁人若问，何处学艺，何人所传？汝可说在江西地面，古庙睡觉，夜梦神人所授神拳。所为遮饰我二人的名姓。”童林答道：“弟子谨遵师命。”银髯仙长又说道：“我二人收弟子无多，只有你两个师兄，皆都是带艺投师。就是你作科十五年，日夜苦工，可

折为三十年的学业。你头一个师兄，四川人氏，姓明名灯，字照远。江湖人称赛北侠，现不知在于何处。第二个师兄，乃是出家的和尚，绰号人称长眉长老，亦不知所在。今命你下山，得使我二人再与你收个师弟，相助你兴一家门户。门户之中五戒，你可愿闻?"童林闻言："弟子愿受教，但不知何为五戒，望恩师指示。"银髯仙长说道："你我门户之中，以五戒当头。第一戒，戒的是色戒。行侠作义，学会高来高去，夜间在外面作事，望见了女色，妄动邪念，门户之中所不许。你若犯了色戒，见美色，动淫心，若有败行之举，为师必取汝项上之头，悬于山门外柏树之上。柏树即汝之师，不能令汝破坏门户。此谓第一戒。汝可愿遵?"童林答道："弟子愿守第一戒。弟子愿闻第二戒。"银髯仙长说道："第二戒，就是盗戒。汝学会小巧之技，窃取之能。汝若行于热闹市井之中，观看银楼缎铺，大户之家。金钱满目，妄动窃取偷盗之心，你若将金银偷到手内，任意挥霍，你不管被窃执事人员，有性命关系。此谓伤德。我们正大的门户，岂能令汝窃盗，以毁坏门户的名誉。若犯此戒，必当断汝之头，以清门户。"童林答道："弟子不敢，愿遵第二戒。弟子愿闻第三戒。"银髯仙长说道："就是不准卖艺。旁人卖艺，皆学的是花拳。你我练的工夫，与花拳不同。若要将黄金之艺，扔之于地之上，岂不可惜。练着又不好看，又与门户无光，反受旁人物议，岂不有伤门户。你我门户之上，并没有在外卖艺之人。若犯卖艺之戒，定取汝之头，悬于柏树之上。"童林答："弟子愿遵第三戒。并请教第四戒。"仙长说道："这第四是艺不轻传。""弟子不知，愿闻示谕。"银髯仙长说道："你若问，就好有一比，比作什么呢?就拿你我师生说，我二人身藏绝艺，隐避

深山，实指望修的飞生羽化，离魂夺舍，效纯阳之故辙（你说这飞生羽化，离魂夺舍，效纯阳之故辙，都是什么呢？这个道家与和尚，原是两道。和尚修的是阴道，日里打坐参禅，修成为鬼仙。这个道教，修的是金丹已成，必当离魂夺舍，就是自己的肉皮囊，能够魂灵出窍，在四外云游。若遇有富贵之体，能把魂灵投在那贵富人之体上，可以肉体成仙。就拿八仙之内，纯阳吕祖，惟有他修道最难。他原是汉朝人，修练到唐朝，他的大道还未成。皆因欲赴瑶池，朝拜王母，他找了个避净陋室内打坐。他的魂灵去朝王母。蟠桃会赴毕，回归时，他的肢体已然腐烂不堪。由此他的魂灵儿飘飘荡荡，正值唐明皇驾崩，他的魂魄，投于明皇之体。若不然，到如今画八仙，有吕祖穿黄袍。非是自己的形体，乃唐明皇之尸体。这就是飞生羽化，离魂夺舍。要不然俗语有句话：'唐朝不明'就是唐明皇没有尸首。因被吕祖夺去。）与草木同苦，修成大罗金仙。奈因绝艺没有人承受，我二人行于山谷之内，情知谷底无人，因而放步，不想为汝所见。你追赶我二人欲拜为师，岂非是缘在三生。就说我二人有此绝艺，欲寻汝这诚实弟子，就是打着灯笼，寻遍天下，亦难以寻找。怎么呢？就说十五年寒暑，日食不过白饭，渴饮山下清泉，连咸菜也没有。你忍的了劳，耐的了苦，专心学习，别人恐难做到。就说你家有万贯，富有资财，欲拜我二人为师，我二人非黄金白玉所动，岂能将绝艺授汝。就比方这样说，我将绝艺传授于你，你奉我二人之命下山，若与人动手，一掌将人打死。按你我门户之戒的规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己就得投案。岂有杀人放火，自已逃走的道理。就得遵国家的王法，与人抵偿。你若与人偿命，我二人十五年的苦工，传授于你，心

血耗枯，岂不竹篮打水，落了一场空吗！这如同我二人艺传匪人。”

童林闻听心中暗想：学会武术何用，必当问个明白。童林随又问道：“弟子蒙师之教，学会武技，恩师又不让与人动手，恐伤人之性命。但不知武术用于何所？望恩师指教。”银髯仙长说道：“童林你是化解不开，武术原有大用，往上说用于国家，报效疆场，往己身说，可以保护身体。非不令你与人动手，是没有武术的人，不准与他动手。你若打在他的身上，轻者重伤，重者丧命。他没有武术，岂能禁得住你打。这是不准你与人动手的理由。若真遇见有能力的，有好武术的能人，你要与他动手的人如果动起手来，还不准你让他，要遇见对手时，与他动上手，你的眼要贼，步儿要随，心要稳，手要准，打上他的要狠。为什么要狠呢？因为你打轻了他，他不知你的门户厉害。若要打重了他，他知道你的门户不好惹。你的门户由此可自兴一家。这个艺不轻传，非是不让你传授了武艺，是艺不传授与匪人。若不传授与人，岂能自兴一家门户呢！还怕人不学呢，是择良者而授教。这就是第四戒。要谨记在心，不可轻传匪人。”童林答道：“弟子愿遵师命，愿闻第五戒。”银髯仙长说道：“这第五戒，就是本身的责任。何为叫本身的责任？就是自己的一身全挂子武术。身背负着天职，何为天职？就是国家办不到的事。怎么叫国家办不到的事？就是贪官酷吏，恶棍土豪，他们所作的事，国家岂能知晓。可是你我当尽的义务，应当你我终日里，浪迹萍踪，与人排难解纷。自己原无事，枉为他人忙。喜忠正，恼奸滑，杀奸诛佞，除恶安良，搭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若有忠臣遭屈，孝子被难，只要自己知晓，不辞千里，前去拯救。除暴

安良，这就是本身的责任。你若背门户中之五戒，错行道路，定取汝首，悬于卧虎山柏树之上”。童林跪叩：“弟子愿遵门户中之五戒。弟子有一事不明，望师指教。”银髯仙长说道：“为师若有不对，你只管言讲。”童林答道：“弟子蒙恩师之教，一不准窃取偷盗，二不准打把式卖艺，弟子思有通身的武术奉师命下山兴立一家。弟子想已久，弟子怎样求其衣食，那里找饭？”银髯仙长大笑道：“痴哉童林！万朵桃花一树生，天下武术是一家。用之于国，为国家出力报效，国家不用，将自己的包袱一背，走遍天下。遇有村镇，若有把式场子（吊坎戳杆儿），走在里边，道声辛苦，请教师答话，照着原先我告诉你的规矩，不但他管饭，临走的时候，还得与带盘川钱。”童林一听，好在还有这么一个饭门。（文武圣人所留，没有饿死人的道理。文的亦叫游学。念书人学而未成，不能入仕，落魄江湖，小书箱一背，到了乡下叫串书房。到里面先放下书箱，与圣人神位作个揖。然后与教学的夫子谈话，人家亦得管吃管喝。可有一样，不能白吃。吃喝已毕，人家先生把大学长的文章拿过来，叫你给批点批点，你若告诉我不认得字。那可不行，就赶出去啦！这个学武亦是一样的道理。）童林说道：“愿遵恩师的教训，弟子敢问恩师姓氏，望请赐教。”银髯仙长说道：“你别忙，我还有事。”仙长回手在神厨内拿出一个小褡裢，里面裹着一对子午鸡爪鸳鸯钺，交与童林。仙长又拿出一个包袱来，命童林打开观看，里面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抄包一根，鞋袜全份，俱是新的。命童林更换。童林遵命，背转身将鞋袜新衣换齐。将旧的包于包袱之内，仍然交与仙长。

仙长将包袱放在神厨以内，随手又拿出一本书来，交与

童林。说道："汝生平所学，尽在其中矣！"童林跪接。展开观看，里面俱是画图。飞禽走兽，水虫灵动之物。童林看不明白，启禀恩师："弟子所学，并非图画。恩师何言所学尽在其中呢？"银髯仙长说道："汝好不明白，汝岂不闻，轩辕黄帝指猿猴而留技艺。猴有三躲六闪之功，虎有三绝。察天地之气候，访万物之灵动，远取于物，近取于身，那一件技艺，不是由灵动而求。"童林恍 然大悟（你只顾你说，我们可没看明白）。只因黄帝察万物之灵，它是天然躲闪之能力，不但猴儿，只要有吸呼的灵气，它就有保命的秘诀。人若将万物保命的秘诀，学在自己的身上，这就叫远取于物，近取于身。今之行意拳，也是行发心意，求于灵动的绝艺，故名行意，即此是也。银髯仙长命童林将此书收好，命童林随时习练。童林将书带于小褡裢之内，将双钺一边一柄，插在小褡裢之内。银髯仙长用手一指花白髯的仙长说："你这位恩师姓何，又名道源，江湖人称太极真人。我姓尚，名叫道明，江湖人称无极子。我二人隐迹多年，无人知晓，千万不可令旁人知道。你我师生一场，无物可赠，我二人清苦并无多蓄，今有纹银一两，相赠与你作杯水之资。"遂由兜囊之中，取出银两，交与童林。童林接过观看，俱是零星碎块，小小的纸包儿，随手掖在抄包之内。复又行礼，谢过恩师。银髯仙长说道："徒儿免谢吧！"

说着话，二位仙长站起身形，往外相送，随走着随说道："你到家中，见你父母，多多替我二人问安。"童林只得将小褡裢扛在肩头，拜别二位恩师。随走出山门之外。童林说道："弟子岂敢劳动恩师远送，请恩师回庙。"尚仙长说道："你路径不熟，待我指引于你。"师生三人，随下山岭往北，行至不

远，又是一矮岭。二位仙长，带童林上岭。来到岭上，用手往北一指："你来看，这就是卧虎山的前山。你来的时候，是误入后山，因而迷于山谷。你看前面茂林，正北便有大道，可能通于京师。你沿途保重，回家替我二人问安。"童林听罢，不由得心中一酸。可惜十五年师生感情甚厚，不忍相离。今又奉师命归家省亲，又不敢不遵。遂含泪说道："今与恩师相别，但不知何日方能相见。"尚仙长用手一指："你来看，青山不老，绿水常存，他年相见，后会有期。"童林于是跪倒，与恩师告辞。遂站起身形，不由的珠泪双流，只得与恩师相别。这就是丈夫泪儿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童林也是不忍分离，走十步，九回头。仍然看见仙长，在山岭上目送。其实二位仙长也是难舍童林，依然远望。

不表二位仙长，再说童林，只得往前赶路，走至树林之内，回头一看，为树所遮，竟看不见二位恩师。童林跺脚而言，恨童林无伐树之能，不得观看恩师（谁有伐树之能呢？三国刘皇叔，伐树送元直，方有走马荐诸葛之故事。）又兼着挂念父母，归心似箭，只得奔驰道路，就走下来了。穿过树林，奔通京师的大道，往前行走。正行之间，已至巳牌时分，觉着腹中饥饿。只得回手往抄包边内一摸，银两毫无踪迹。童林骇了一身冷汗。常言有云："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这便如何是好？要知童林怎样归家，如何初试绝艺。请看第二回，便知分解。

第　二　回

童海川下山初试艺　探双亲风雪入京师

话说童林意马心猿，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到家中，探望双亲。只顾贪赶路程，不知不觉将抄包内的银两失去。银子原是零星碎块，就是一层纸包儿裹着，掖在抄包包边，一走路呢，又兼着来回一磨，纸被银子碾破，零零星星的坠落于地。童林心中，奔家的心盛，并且又想念二位恩师，十五载的感情甚厚，心中未免辗转不宁。岂能顾及在银两之上。又兼着银子块儿太小，这正是失物不觉，以至童林腹中饥饿，这才回手一摸，方知银两失去。真把童林骇了一身冷汗，若要没有银钱，怎能回家。只急得童林，面孔通红。猛然间想起，老师给我留了个饭门。什么饭门呢？就是天下武术是一家，到把式场子，道辛苦，可以管饭。童林想到此处，只可如此。举目往前观看，见东北黑暗暗，霪森森，一带的村落。您道，童林离卧虎山，已经走出三十余里，前面便是北双雄镇，却说童林看见村庄，心中打算，此处若有把式场子，还可暂为餬口。倘若无有，还得往下站赶路。想至此处，直奔村庄而来。临至到了庄子的西庄门，往里观看。庄外俱是绿柳垂杨，庄内东西的街道。南北铺户对面的买卖不少，人烟稠密，来往的行人很多。好大的镇店，看那个样式，大约有两千多户人家。童林心中暗喜，遂走进村中，以便寻问把式场子，在于何处。抬头举目一看，路南有个一条龙的小茶馆。这个时候正值清茶卖过，伙计在门前站立。门前摆着条桌板凳，童林

将小褡裢放在条桌之上。遂向伙计抱拳，道声辛苦。伙计用目一看，童林是老赶的打扮。遂问道：“喝茶您哪！”童林说：“不是，我倒是渴啦，跟您寻点凉水喝。”伙计看了一看童林，那个意思不愿意。遂用手往里一指，里面有三口大缸，满满的清水。在缸盖上放着一个大水瓢，遂说道：“你到里面去喝。”童林点头，来至里面，满满的弄了一瓢，咕嘟咕嘟的喝将下去。还不够，又饶了半瓢。喝完了，嗳哟了一声，这才解渴。伙计站在外面，看他那样神气，瞪了他一眼。童林来至外面，抱拳致谢，遂说道：“还要跟您打听打听，本镇叫什么名字？哪儿有把式场子？望掌柜的指教。”伙计闻言，遂说道：“本处叫北双雄镇，是个大镇店，你打听把式场子作什么？”童林回答：“我练过几手笨拳，找着把式场，他那里管饭。”伙计一听，心说这倒不错，这里喝，那里吃。遂说道：“到了那里，人家要是不管饭呢？”童林说道：“将教师请出来，跟他比试武艺，打躺下他，他就得管饭。”伙计一听，说话是真横啊！其实童林不是说话横，这个说话本来分好几样的说法。童林是乡下人，他师父告诉他，有这个规矩。如若到了把式场子里，教师不款待，可以请教师出来，领教领教。奈因童林说话太愣，不是那样说法，要不怎么一样话，百样说呢。皆因童林除二位仙长之外，没跟高人常在一处聚谈。因此说话猛怔，伙计听着，固然是特别。顶到后来，跟贝勒爷与镇东侠，那些位侠客常在一处，资格可就显着一日比一日高尚。这正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

闲言少叙，单说伙计，听童林说话不顺音，又兼着童林白喝他的凉水，心里早就不乐意。一看童林又是老赶的打扮，看那点儿也没有多大能耐。心想，找个地方叫他挨顿打。伙

计抬头，往东北看，有一座关帝庙，乃是本村的把式场子，这个教师能耐很大，有名的串场子的老师傅（串场子就是练武术的游学）让他打败了不少。我何不把他支了去。于是伙计用手一指，说：“朋友，你要找把式场子，你顺着我的手看，这东边路北，有座关帝庙。那里有个教师，很好交朋友。你进关帝庙西角门走鼓楼底下，你就看见啦。这个串堂殿哪，由南面砌上了。串堂殿西房山有个月亮门。你进月亮门，里面是当中大殿，东西的配殿。你可别往里去。里面和尚赁出去了，是卖馒头的作坊。你进月亮门往东拐，就是串堂殿改的，坐南向北，对着大殿就是武学房。他那里就有人管饭。那个教师姓雷。你到那儿一打听，就可以见着啦。”童林一听，心中大喜。遂说道：“多劳您指教，改日再谢。”伙计说：“请吧，您哪。”童林遂从条桌上把小褡裢拾起，往肩头上一扛，直奔关帝庙而来。来至庙前，果然见是三座三门。东西的角门，都开着呢。童林遂进西边角门，走鼓楼底下，进月亮门。当中大雄宝殿，左右的配殿，当中间的甬路。在殿前面，摆着一个大铁香炉，坐南向北，三间串堂殿，新打的上支下摘窗户，油漆的光彩；斑竹帘儿还未换，在帘架上挂着一个牌子，上写“武学”二字。童林来的是时候，刚才练完把式场子的工夫不大，怎么看出来的呢？甬路东面平地上，铺着黄土，上面有练把式的足迹。这个场子很丰富，天天有百余人，在此习学。教师能耐也真高。

这位教师姓雷名春，字振恒。江湖人称铁臂鼋。他的老师在云南八卦山。八卦山有一个九宫连环堡，里面有八位庄主，他是四庄主的徒弟。在此教场子，很有点名声。本村两千多户人家，竟财主就有五十几户。是所有的财主少爷都跟

他练。每月可以剩个一二百两。童林哪里知晓。童林来至门首，上台阶，掀帘子，往里面观看，三间很宽阔的屋子东边一间，打着截断，门口挂着斑竹帘，乃是教师的住室。这两间一通连，迎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子上茶壶茶碗，向墙上观看，迎面挂着护手钩一对，九节鞭一条，宝剑一口，吕祖拐一对，正当中钉子架着三节棍一条。西边这间，并没有桌椅。在南墙上，拿如意头钉子，架着一对大杆子。墙角立着一口春秋刀，两条花枪，一根齐眉棍。在西墙上，挂着一对双刀，两口单刀，屋子收拾的非常干净。就见上首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身量不高，横下倒宽，身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青缎子靸鞋。脸上黑暗暗颜色，粗眉大目，鼻直口阔，两耳削薄，剪子股小辫，透着狠凶。下首椅子上坐着一位，身材细条，身穿白绵绸裤褂，青缎子鞋，看脸上，青蔚蔚的条子脸两道细眉毛，一双小圆眼睛，薄片嘴，两耳扇风，黑亮一条发辫。您道，上首坐着的，并不是雷教师，他是雷教师大徒弟。姓刘名洞，外号人称两头蛇。下首那个是二徒弟，姓韩名叫韩庆，绰号人称一枝花。皆因场子散了，雷教师上街上茶馆去吃茶去了，这两个人方才将功夫练完，旧衣裳换下去，洗完了脸泡好茶，将才要吃，见帘子一起，由外面进来一人。好像由庄子刚上来的，外乡人样子，以为是馒头作坊乡亲找人，走错门的。刘洞将手一摆，遂说道："找卖馒头的，可是后边。"童林一看这个意思，已经明白，他是错会意啦。随着进来，将小褡裢往旁边一放，跟着抱拳，说道："二位老师傅辛苦。那位是雷教师。"刘洞、韩庆一听，这才知道他是同行。他不是找卖馒头的，跟着二人站起身来，也抱拳说道："老师傅请坐吧！"您道，这就是江湖道的规矩，但凡练武术

的，走遍天下，谁能带多少路费呢。若要走到村镇，要有把式场，进门道辛苦，在祖师像前行礼，立场子教师就得照应。怎么呢？自然看的出来，假比这么说，串场子的一进门，道辛苦完毕，遂将身上包裹往墙下一放，就可以知道。他若将包袱立着搁着，他是绝不住宿，只好教师预备饭。临行之时，还得与他带一百文铜钱路费，可以由这庄村到那个村庄用度。若要进门时将包袱躺在地下，立场子教师，还得与他安置住处。这就是万朵桃花一树生，天下武术是一家，江湖道的义气。因此二人站起身来，让童林上首落坐。刘洞在下首椅子相陪，韩庆将茶送至童林面前，遂说道："老师傅用茶吧！"童林答道："我方才喝的凉水。"韩庆看了童林一眼，只得旁边站立。

刘洞问道："老师傅贵姓？"童林答道："您若问我，我贵姓童（可见得童林是乡庄子人，不会说话。）单字名林。家住北京京南霸州，童家村人氏。号儿叫海川。你老贵姓雷吧？"刘洞一听，与我改了姓雷。连忙答道："我不姓雷，姓雷的是我二人的老师。我姓刘名洞。"用手一指："这是我师弟，名叫韩庆。您由哪边过来（这是行话，就是哪个地方来）？"童林答道："我由山上来。"刘洞听罢，以为童林是外行。遂问道："贵门户。"童林说道："门户确有，奈因我的恩师，不令我告诉别人。你别问啦！"刘洞闻听，心中说道：好，白问了半天。遂又问道："贵老师是哪位？"（老师也是行话，就是问他老师，叫甚么名姓？）童林说道："我老师的名姓，也是不叫我告诉别人，你也就不必问啦。"刘洞一听，问什么，什么不说。心中暗想：一定他是庄子上的乡下人，许是在家练过几手笨拳，听人说过，是练武的彼此都有照应。一定是这个

意思。刘洞说道："童老师傅，您来到我们场子，找我们雷老师，有什么事哪？"童林闻听，长叹了一声，遂说道："你若问，只因我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立一家武术门户。在路上，把盘费丢失。枵腹难堪，饥饿难挨。天下武术是一家，一攒拳，就是一家人。因此串场子，拜访教师。望教师款待一饭，终不忘大德。"刘洞说道："若论起来江湖上可有这个规矩。头一件，我们老师没在家，我们不敢作主。第二样，按着规矩说，您得说出自己的门户。就是我们款待您完毕，并送与盘费。你临走的时候，亦得与我们留招。（何为叫留招？就是临走教给他们一趟拳，就叫留招。）童林说道："老师傅到哪里去啦？"刘洞说道："上茶馆吃茶，离此不远，您若能够等着呢，我去找他去。"童林说道："就这么办吧！你可是快来，我还没吃饭哪。"刘洞说道："您稍等一会，我就来。"

遂起身出学房，行至庙外，顺着大街，往东不远，路南有个大茶馆。三间门面，上面有块匾，写着"福来茶社"。进到里面，西边万字柜，柜里面掌柜的正自吃茶。刘洞上前问道："我们雷老师在这儿没有？"掌柜的用手一指，"那不在后堂吃茶啦吗？"刘洞往里 看，后堂里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大家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刘洞往里而走，来至后堂，就听大家正捧雷教师的武术高强。也趁着雷教师坐在那儿真是好看。站起来中等的身材，还高着一拳，相貌魁梧。身穿蓝串蓝裤褂，脚下穿着青缎子方头皂鞋，白布袜子。真是胸宽背厚，胳臂粗。往脸上观看，黑紫脸面，两道粗眉，一双怪目，秤砣的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胡须碴，相趁两个元宝耳朵，坐在那儿耀武扬威。桌上刚泡的茶，正在吃茶之际，旁边众人，看着雷教师，大家谈论。那个就说："雷教师这个能耐，天下

没有。上回雷教师一脚踢死个骆驼。”这个就说：“那不算新鲜，上回雷教师一口气，把牛吹到天上去啦。”雷教师闻听，遂笑道：“众位没有这么档子事，别听他们这二位的话。”旁边有一位答言：“雷教师，他们二位说的也太玄虚。您的能耐，我们是知道的。上回来的那几位串场子的，那位的能耐也不小，可是也没在您的手底下讨出好去。”雷教师含笑说道：“得啦，那都是人家让着我。众位别夸我啦，可有一样，不行的主儿，要是跟我动手，他自然不是我的敌手。就是有能耐的，我也领教过很多。”雷教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正自扬扬得意。刘洞上前说道：“回禀老师，有了串场子的来啦。”这一句话不要紧，茶馆子喝茶的，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都要听听串场的是怎么回事。雷教师把嘴这么一撇，说道：“就是有串场子的，也至于这样大惊小怪的么！不过问问他的门户，管他顿饭，给他带几个钱。你们还不会把他打发走，这么一点小事，何必又告诉我。”刘洞说道：“皆因他没有门户，弟子不敢作主。”雷教师闻听，说道：“他既没有门户，咱们也管他的饭吗？那么咱们不管他饭，他应当怎么样呢？”刘洞说道：“串场子的说啦，若不管饭，把教师请出来，可得比试比试。”这句话是刘洞添上的，童林可没说。雷春一听，心中不悦。遂说道：“那么我看看去。”遂说着回手掏钱，叫道：“伙计，把茶钱拿了去。”站起身来，遂叫道：“刘洞，你随我走。”师徒往外一走不要紧，跑堂的一看，可了不得啦，要净堂。何为叫要净堂呢？是喝茶的主儿，一听说有串场子的啦，来的这个主儿，一定能耐小不了。能耐小了，他也不敢在此串场子。要是跟雷教师说差了，必要当场动手，于是喝茶的大家都要看这个热闹，大家站起来都要走。伙计连忙嚷道：“大家落坐

吧，外面没有什么！”大家彼此都说：“把茶给我们搁起来，我们去看串场子的去，一会就回来。”雷春一看，人家都要跟着。赶紧用手相拦：“诸位别跟着，并不是串场子，这是本门户的，没有别的事。”大家说道：“我们早听明白了，串场子的还要跟您比试呢！我们倒看看串场子的怎样打您，您怎样打串场子的，我们大家都要看看。”说话间，大家乱乱哄哄的往外一拥。

雷教师一看，拦不住大家，只得在头前走，大家后面跟。往西不远，来在关帝庙前，进东角门，走钟鼓楼的底下，进东边月亮门，往西一拐，来在武学的门首。刘洞赶紧打帘子，往里面一看，童林仍然在上首坐着呢。韩庆在旁边站立，遂用手一指童林，叫道：“老师，这位就是童林老师傅。”雷春往里一看，倒把雷春吓了一跳。怎么呢？屋里边坐着一只老虎，真有老虎吗？没有，就是童林啊。要看童林，非眼力高不可。刘洞、韩庆岂能看得出。童林如金在沙内，玉在璞中。要看童林的身份，真得高眼。要看童林的外表，简直的是乡间老赶团的团长。您得细看，站起身形，中等的身材，还高着一拳，土黄布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抄包扎腰，高桶的白布袜子，两只大靸鞋，一脸尘土。细看紫巍巍的脸面，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真是个英雄样子。好汉的架式，英风凛凛，神光炯炯，意态端然。真是眼睛努着，腮额凸着，虎视眈眈的坐在那儿。雷春一看，所以吓了一跳，赶紧进到屋内。抱拳说道：“啊！您就是童老师傅。”童林答道：“我就是童老师傅。”安然不动。那位说：“童林怎么不懂得人情啊！见了雷教师就没有谦恭吗？”不能，因为什么呢？前文表过，童林出世以来，秉性猛怔草率。一来童林

的身份，比雷春大。若见雷春谦恭和气，日后何能与侠客为伍。童林今处于无可奈何之地，不得不与雷春接谈。其实看不起雷春，所以见了雷春，安然不动。雷春只得在下首落坐，说道：“方才听徒弟言讲，阁下来到此处，恕我未能远迎。”童林说道：“不要紧，只因我奉恩师之命，由江西卧虎山下来，归家省亲，沿路失去盘费。枵腹难堪，咱们江湖有这个规矩，把式场子道辛苦，就得管饭。没有别的，您预备饭吧！”雷春闻听，微微的冷笑道：“倒是有这么个规矩，您可得提出来您的门户，我们尽江湖的义气。方才听徒弟说过，您没提门户。我可得请教请教。”童林闻听，遂说道：“我老师的门户，未曾告诉我，教我下山，自立一家。我的门户尚且未立，因此没有门户。我老师的姓名，又不令我告诉别人。雷教师，你就别问啦，预备饭吧。”雷春一听，心中暗道：“这可倒好，算吃上我啦！”遂说道：“虽然这么说，没有门户，我们要不管饭，应当怎样呢？”童林说道：“师父告诉过我，如若到把式场子，教师不管饭，将教师请出来打躺下，就得管饭，还得与我带盘川钱。”雷教师一听，概不由己的生起气来。心中恼怒，遂说道：“既是您这么说，我倒要请教请教。”童林闻听，暗含着心中寻思，有心要与他动手，打坏了他又没人管饭，只得答言，叫道：“雷教师，您虽是如此说，总是不动手才是。”雷教师一听，心说这原来是唬人的玩艺儿，“酒饭盘费倒有，您要打算不动手，决不能给您预备。我是要领教领教的。”童林闻听，双眉紧皱，心中暗想：世界上吃饭的道儿，哪一条也不容易。遂言道：“雷教师，您当真要动手？”雷春说道：“正是要请教。”童林说道：“果然要动手，来来来，教师，你我就打个样子。”（童林急啦，庆顶珠的萧恩，也上来了。）雷

春将要答话，刘洞早把帘子打起来了。遂说道："外面宽阔。"雷教师遂抱拳说道："童老师傅，请！"童林也只得抱拳说道："请！"

雷教师陪着童林，出离屋门口，往院中观看，敢情院子里人都满啦。只因雷教师从茶馆子里一出来，茶馆子吃茶的人跟着就不少。街上的人，一看这么些人都奔庙里去。不知道是什么事，彼此都一打听。这才知道，原来雷教师那里有串场子的。大家都要看看这个个热闹，因此越聚人越多。庙里边都站满啦！就有好事的，大家谈论："既然是访雷教师来的，能耐一定小不了。咱们大家往屋 里看，这就要出来。你看你看，雷教师出来啦！"帘子一起，雷教师由里面陪着一人。大家以为怎么个惊天动地的英雄，嗳！原来是庄子上的老赶啊！那个就说："就是他呀！这个样儿，还要跟雷教师动手。不用说别的，雷教师大大的一口唾昧，就可以把他淹死。"旁边就有人说："你可别看不起乡下人，你没听见人说过吗？英雄生于四野，豪杰长在八方。这个年头儿，更不可以貌相取人。你看着虽像一个庄稼老，常言有句话，真人不露相。这方是真正有工夫的呢！"大家纷纷议论不提，单表雷教师，一看人都把场子站满啦，只得带笑抱拳道："众位往后站一站，把场子给亮出来。"又用手一指童林道："这位老师傅，姓童，单名林，字海川，到这里访我来的。我还要跟他老人家讨教讨教。众位后站一点。"旁边就有人说："得啦！就是这位与您动手，八个捆到一块也不行。"雷教师带笑说道："众位，人家比我能耐高，我是跟人家习学。众位别乱谈。"童林一看，明知看热闹的人看不起他，只得在上首一站。雷教师向着童林，用手一指他大徒弟刘洞，说道："童老师傅，这是我的徒

弟，名叫刘洞，外号叫两头蛇。他是才学乍练，还没练好。让他给您接接拳，求您给他引引招数。求您指教指教。”童林斜目观看，应了一声，遂说道：“就是他呀！他能行的了吗？”雷春一听，童林好大口气，所以雷教师明知刘洞赢不了童林，为是让徒弟先下场子，引引童林的招数，可不能听童林他自己说没有门户。只要跟徒弟一动手，就可以看得出是哪门户的。这就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要是哪个门户，可以看得出是哪一家手法。就是徒弟不是他的敌手，回头自己下场子，可以有个防范，可以用什么招数赢他。这就是雷教师心中的打算。遂对童林说道：“徒弟本不行，无非给你老人家接援架架，求您与他领领招（这都是练武术的行话）”。童林闻听说道：“那么一来，又费一回事。”雷教师回头叫道：“刘洞，你先下去！与童老师傅接接招。”刘洞答道：“谨遵师命 。”于是垫步拧腰，一个箭步，踱在场子当中。遂说道：“请童老师傅下场子。”

童林万般无奈，只得迈步走至场子当中。抱拳当中站立，说道：“你进一招吧！”刘洞观看，连个把式架子也没有。一抱拳，说了一个请字，刘洞便使了个跨虎登山的架式。左手照着童林的面门一晃，右手照着童林的胸膛，就是一拳。童林站在那儿丝毫不动，竟看他的拳已至胸膛。将身子往右边一扭，左手护住中穴，右手顺着刘洞的右手寸关尺底下，一拦他的手腕，又一横身，说：“你躺下！”刘洞是真听话，果然往前一栽，来了一个嘴拱地，弄了一嘴的沙土。遂站起身形叫道：“师傅，弟子无能，打败了。”雷教师有点挂不住，打算要给徒弟找台阶，遂大声说道：“谁叫不留神，脚底下登上沙子啦！”童林随即在旁答道：“他不是沙子滑的，是我把他

揪了个马趴。”看热闹的大家一听童林这话又来个笑场。雷教师真有点挂不住了，遂说道：“童老师傅，徒弟是初学乍练，我准知道他不行。这么办，徒弟跟您动手，动的是拳脚 。我跟您领教兵刃，您那样兵刃熟，雷春情愿奉陪，走个三趟两趟。”童林说道：“兵刃那样都行，可有一件，比拳脚犹可 ，兵刃无眼，倘若失手，如何是好？要叫我说，兵刃拳脚 ，您哪，不必比啦，适才间我与您徒弟比试，您也看见啦，我跟您徒弟动手倒行，我要跟你老动手，俗所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雷教师，倘若动手收不住架式，若是把您打了，反为不美。岂不两面都有伤。雷教师，依我说，不如您预备饭吧！以后留相见之日，岂不两全其美吗？您要再思再想。”雷教师闻听，概不由己的有气。心中想道：“听他这口气，我一定不是他的敌手，动上手是非赢我不可。当着这么些人，就算你比我能耐大，我也得跟你比试比试。”想到这里，遂说道：“您也不用那么说，咱们二位倒得伸伸手，您说您兵刃都行，咱们二位比几手大杆子。来呀！把杆子搭出来。”刘洞、韩庆，进屋中工刻不大，把墙上挂着的那棵大杆子，由屋中搭了出来。往地下一扔，叭啦啦的一声响亮。看热闹的大家，胆小的就有点眼晕。大杆子长下够一丈一尺五，大头约有茶碗粗细。这个杆子，是单练的，不是拈杆比试的杆子。雷教师兵刃之内，就是大杆子有工夫。不用说别的，就看那个杆子的颜色，红里透亮，可见得这个大杆子老在手里拿着。常言有句话：年拳日棍，久练的杆子。兵刃里头，就是难练。大杆子为百兵刃之祖，大刀为百刃之师，花枪为兵刃之贼，三尖两刃刀为刀中之贼。大杆子走的是龙行，讲究的是里撩外滑。里三圈，外三圈。一路三圈，讲究几个字：“滑、拿、崩、拔、

轧、劈、砸、盖、挑、扎。”招数是乌龙入洞，死蛇伏地，狸猫三捕鼠，绣女抱琵琶，金鸡乱点头。这都是杆子里头的奥妙。雷教师故意现一手，往前一抢身，拿脚尖一点杆子的后端，杆子平着就起来啦。雷春又一伏身，将杆子头点地，用双手往下一按，随着拉弓步的架式，将杆子一抖，扑噜噜的声音，看着与骑马相似。遂说道：“童老师傅！咱们二位，是文比试，是武比式？”童林听罢，遂问道：“何为叫文？那个叫武？倒要请教。”雷春说道：“若要是文，你我两下用骑马式的架式站好，双手捧着杆子，杆子头对着杆子头，搭在一处，你我两下用力一缠，你若有能耐，把我的杆子夺出手去，你就算赢。你的杆子要是出手，你可就算输。这就是文比。武的呢，你我二人走开了行门，让开了过步，谁有能耐，谁被杆子点倒，谁就算输。”童林闻听一阵冷笑。遂说道：“童林生平以来，不愿就武，但愿从文。”雷春道：“请！”童林也露了一手功夫，不慌不忙，一下腰用右手两个手指头一捏杆子的后头，轻轻的将杆子抱在怀中。雷春观看，二十多斤重的大杆子，被童林两个手指捏起，毫不费力。雷春明知道童林武艺不小，但是事已至此，只得奉陪。双手把杆子往怀中一捧，四平大架，用目观看童林，童林怀中抱着杆子尖儿朝天。雷春一看他那样式，就知道他不会，没有尖儿朝天的。其实雷春是少见多怪，童林虽则抱着杆子，是两个架式，往下砸，叫劈杆儿，往上叫乌龙上塔。雷春说道：“请！”童林杆子往下一落，雷春杆子往上一迎，两个杆子搭在一处。雷教师的杆子，双手用力，就像面条儿似的，眼看着把童林杆子缠住，往怀中一带，旁人看着，童林杆子就得出手。其实童林一点劲也没用，容两根杆子一平，随着雷春力量，往前一推。雷

春把力量用空，身形一恍，童林借雷春身形一恍之际，童林双手用力往外一带，这个力量可就大啦！用的是横力。这手杆子的名儿，叫作外带环。雷春可就受不了啦！就仿佛那杆子有人从手中夺的一般，杆子可就出了手啦。

那位说："我没听说童林练过大杆子。"没告诉您吗？在卧虎山练功夫的时候，全是用木头的。练大杆子的时候，就用的是小松树，把枝叶弄了去，皮剥了去，用那个练。若要拿小松树练成了，再要拿这白腊杆子，简直似面条一般。雷教师焉能敌得了。杆子一出手不要紧，大众来了个大笑场。就有人说："雷教师敢情不行"。童林闻听，随手把杆子一横，放于地下。赶紧抱拳向众人说道："雷教师这是让着我呢！众位不要见笑。"雷教师赶紧摆手，遂说道："不是我让着童老师傅，实情是我输啦！可有一节，兵刃虽输，我还得领教拳脚。"童林抱拳叫道："雷教师，兵刃尚且如此，何必比拳？莫若咱二人这么办吧，您还是预备饭吧！"看热闹的大家一听，这位是一个字的问题：饿。雷教师闻听，说道："徒弟领教，未见手法，我总得见见招数。"童林心中暗想："若不战败雷春，这顿饭决不能好吃。"只得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奉陪。"雷教师闻言，往前一抢步，抱拳说道："请！"他是往左一恍，将右臂抡起，照童林的头顶劈下。这一招名叫三环套月。若人一接他的胳臂，跟着左胳臂就劈下来了。若一防备左胳臂，他的右胳臂由底下专打撩阴掌。若一防备撩阴掌，跟着就是左右的贯耳。这就是劈挂里边的拿法，他这一门叫劈挂掌。要与人动手，如同惊牛奔马，风行草动的一般。能耐若小，一照面就得输给他。今天与童林动手，所用的是三环套月，辘轳翻车。这种工夫，完全是暴烈性质。童林一看他的掌，并

不着忙，临头顶相近，左手往上一穿他的右臂，雷春随着往下一用力，童林借着他的下用力，将身子往右边一闪，用左手往下一压他的右臂。雷教师右臂撤不回去，他的左手掌奔童林的面门劈下。童林右臂斜身由里面往上一穿，雷教师两臂膀皆都用不上啦。童林趁雷教师两臂皆不能撤回，将自己双掌一合，又往前一上步，跟着一斜身，左手掌护住自己胸膛，右掌直奔雷春的中穴华盖，喊一声："着!"童林还未敢用力，雷春就受不了啦。只听得"叭"的 声，雷教师仰面翻身要倒，童林赶着用左手揪住雷教师的胸膛，往回一带，右手一扶，叫道："雷教师，童林失手。这是你老人家承让。"雷教师站住身形，看着童林点头，心中暗想："他的武艺比我高的多，一掌将我打倒，他并不用力，不把我打伤，他还把我扶住。看起来，他的来回力量人所不及。"遂说道："童老师傅，非是我让招，实在是我输啦!"童林说道："是您输啦!"雷春点头道："是我输啦!"童林说："是输啦，饭怎么样?"雷春说道："请至屋中，待我预备。"遂抱拳往屋中相让。这一来不要紧，看热闹的大家，彼此哄然一笑，皆都纷纷散去。

雷春将童林让至屋中，二人彼此落座，遂问道："您用什么酒饭?让徒弟赶早预备，外面叫去。"童林带笑说道："什么酒我也不用，实不相瞒，我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蒙师之教，昼夜用苦工，一十五载。饿了不过吃稻米饭，渴了不过喝清水。我连咸菜，十五年都没用过。酒我不敢用，您若有大碗，与我来一大碗饭，一碗凉水，一块咸菜就成。"雷春回头，叫刘洞赶紧照样预备。刘洞闻言转身，到外边预备饭菜去了。童林遂问道："雷教师，你贵门户?老师是那位?在何处学艺?童林愿闻。"雷春用手一指正南，说道："在云

南府，昆明县管辖，有一座山，名叫八卦山。里面有个九宫连环堡。有八位庄主：大庄主李昆，字太极，江湖上人称混元侠。乃是昆明县李家庄的人氏，皆因好练武术，结交七个盟弟，人称八义。二庄主，苏州人氏。姓胡名亭，字元霸，人称铁臂猿。他的绝艺为清手小翻，掌中一口宝剑。三庄主，是练铁臂拳的，浙江人氏，刀法精奇。姓任名光，字志远。四庄主，就是我的老师。他是宣化府秋林寨东村口外白马关帝庙的和尚，上法下禅，别号人称铁臂罗汉。混身横练，身若钢铁，专门劈挂拳。五庄主，乃是陕西人，姓贺名勇，字健章，外号人称火眼狻猊。周身一身的硬工，掌狼牙钻。他是独门的行拳。六庄主，福建人，姓唐名龙，字茂海，江湖人称陆地仙。他是燕青拳，燕子门，专门燕子三抄水的工夫。掌中一口刀，人人皆知。七庄主，他的外号叫柳叶猫。他是北派黑虎门，专讲窃取偷盗。掌中一口摇山动的小刀。他是河南人。惟有八庄主，文武全材，姓田名芳，字子布。是本地人氏。掌中一对练子镢。他会作西洋消息埋伏，各种机关。当年大庄主在李家庄，务农为业，皆因受官欺民辖不得已遂入八卦山，隐避山中。我蒙老师之教，在此教场子，总是武术不精，才输于阁下。阁下若不嫌弃，在此住几个月，我可以与童老师傅习学习学。”童林闻言，点头答道：“你若愿学，哪样不会，我都可以教给您。可有一样，我当时可没有工夫，怎么呢？我是奉命归家省亲，归心似箭。日后有了工夫，咱们还要多亲近亲近。”童林这个心思，打算日后还要与人家交朋友。岂不知雷春的把式场子，就算让童林给踢啦。场子不能教啦，心中岂不怀恨童林。面子上虽然如此，暂时将童林应酬走了，他由此归山，请恩师下山报仇，后文书方有三次一

掌仇。

单说二人正在谈话之际，刘洞从外面进来。后面跟着个人，是饭铺伙计。手中提着一个提盒，来在桌案之前，将桌面擦净。打开提盒，由里面拿出碟子，还有一大海碗饭，一碟咸菜，一碗汤（怎么你不说一碗凉水吗？怎么又上了汤啦！饭馆里不卖凉水。）满都摆在桌上，雷春忙让童林："您请用吧！"童林说道："我可不让众位，我可真饿啦。"于是端起碗来，时刻不大，这一碗饭就完啦。遂说道："与我盛饭。"刘洞在旁一听，"哦，不够。"又让伙计端饭。一连五碗，方吃了一条咸菜，喝了一口汤，将筷子一推，一摸肚腹，"嗳哟！"一声，说道："这才算饱。"又对雷教师说道："饭我是吃了。方才我已说过，我是归家的心盛。没有别的，我是改日再谢，您多少给我预备点盘费。"（吃完了还不算，还得要钱。）雷教师说道："你老稍候。"于是站起身来，进到东里间，时刻不大，就见雷教师由屋中出来，手内托着一包纹银，向童林说道："这是纹银二十两，暂作路费。"童林接过银子来，不由的心中暗想："看起来恩师所传之武术，果然是宝贝，不用说用于国家准能出力报效，至不济时，串场子也可以吃饭。串一家场子，纹银二十两。这要闲暇无事，串场子走遍天下，也可以发财致富还家。（由此童林可就中了病啦！要不然怎能想起入北京，巧遇胤贝勒成名天下啊！）遂说道："拿着实在有愧，却之未免不恭，那末我可实领了吧。我现在就要告辞。"雷春说道："我们也不敢多留。"童林说道："你我后会有期。这一份美意，我也不说什么啦！"说着随手把小褡裢扛起，把银子掖于褡裢之内，遂抱拳道："你我再见吧。"雷春后面带着弟子相送，出离庙门，彼此分手相别。雷春带弟子进庙。场

子是不能立啦，遂收拾细软东西，回归八卦山。请恩师法禅和尚，下山报仇。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单说童林离了双雄镇，顺着阳关大道，就走奔京师来了。在路途之上，剃头洗澡，行船过渡，俱不在书篇之内。晓行驿站，夜宿招商，无非是八个字而已。不一日，已至霸州童家村西村口。正值冬令时分，天际微寒，站至在西村口，举目往村中观看，真是光景全非。皆因童林离家十五载，庄中变化不同。原先有的房屋，俱已残败，未有房屋之地，今已起建一新，俱都是瓦房。又兼着今日满天的彤云乱走，西北风甚急，风沙乱舞，树叶儿吹的遍地乱滚；又兼着日色西斜，这时候村中又无人来往，仅有牧子归来。到了自己的里门，又与当年的气象不同。站在村口，被风一吹，回忆当年，不觉心中悲惨。心中又一寻思，离家十五载，不知父母还是否在堂？叔伯兄弟童缓，可会在一处同居？又不知产业如何？今我虽有天下绝艺在身，无人知晓。若要进村，与乡邻见面，人家见我身穿褴褛，必以为我自幼不要强，逃亡在外，到如今是形同乞丐，岂不令旁人耻笑。倒不如我奔走北村口外，找一个避净所在，暂为休息，等到夜晚之间，暗探自己住宅，再为打算。对！就是这样办法。于是直奔庄村的正北而来。临至到童家村正北，有一片树林，却是多年古墓。北面一带土围，头前一座大坟。坟前一个青石的祭桌，两旁有千年松，万年柏，风吹树吼，有若雷霆。童林进至里面，来在祭桌之前，遂将小褡裢放于地下，就地盘膝打坐，闭目养神。又兼着沿路劳乏，遂沉沉睡去。刚一迷离，不觉来到家中。举目观看，家中只落得室如悬磬，败壁颓垣。又隐隐听有哭泣的声音，进到屋内，只见老父已死。老母在旁，衣不遮体，抚尸恸哭。童

林见此景况，不由五内俱裂，遂失声大哭。嗳呀了一声，睁眼观看，却是南柯一梦。只吓的惊疑不止，冷汗直流。举目观看，满天彤云，遮住了星斗。四外旷野，狂风怒吼。风中隐隐带悲泣之声。只得凝神细听，却原来是远村更鼓齐敲，透入耳鼓，好似有人悲泣一般。童林现在，真可称吓的胆裂魂飞。于是站起身来，将小褡裢往肩头一扛。观看四外无人，只有树木荒草为伴。又兼着这一场恶梦，身处在凄凉之地，不觉珠泪双流。又听远村天交二鼓，心中想道："我何不趁此时到家中探望。"遂出了树林，一边思想前事，一面脚下使劲，直奔童家村东村口，自己的房后而来。来至在自己住宅后墙，用目观看，倒把童林吓了一跳。看墙是新打的样子（乡下的墙，都是用土打的板墙。）比原先高有二尺，里面的房，也是重新修理的样式。童林看此，更觉怀疑，莫非我父母去世，产业卖与别人，也未可知。莫若先到里面观看观看。临到墙下，一矮身，将脚一登墙，身子往上一长。右手按住墙头，用左胳臂挎住。长身往里面观看，是自己的后院，迎面是一间房的后房檐，明露着三个后窗户。惟有西面后窗户，隐隐透出灯光。童林观看明白，遂拧腰上墙，由墙上往下一跳，轻似猿猴，并没有一点声音。遂一下腰，施展鹿伏鹤行，直奔西面有灯光的后窗户而来。临至窗下，低头在地下找一细草棍，将身往上一窜，用手一扶后窗户的窗台。用胳臂肘儿挎住，然后将草棍粘点唾沫，将窗纸扎了一个小窟窿。将左目闭上，用右目往里窃看。童林不瞧尚可，往里一看，真好似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不亚如乱箭穿心，刀扎肺腑的一般，概不由己，悲从中来，两泪交流。屋中倒是什么事呢？原来童林往里观看时，见屋内前沿的大炕上，靠西面一张桌案，

桌子上半明半暗的一盏油灯，在炕里面半躺半卧着枕头的一位老妇。童林细看，正是萱堂老母，面带病容。看那样子似初愈的一般，在炕外面坐着一人，身穿棉衣，鬓发斑白，披着棉被，看那样式，也是病体未痊。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严父。在炕下站着一人，一条腿跪在炕沿上，一只手拿着个碗，碗内却是小米粥，这一只手拿着筷子，那个意思是欲要递与老人家。童林细看，却是叔伯兄弟童缓。童林细想老双亲病体未痊，必然是思亲想子所致。又有叔伯兄弟，替我在双亲膝下尽孝，我反逃亡在外，不顾父母，真乃天下不孝之子。童林想至此处，意欲至前相见。又一想，且慢，我父母久病未痊，我若发财还家，父母见我心中一喜，可以病体减轻。如今我衣衫褴褛，形容憔悴，见我必然伤心。若要病体转增，倘有一差二错，童林何以为人。童林想到这里，好在父母病不甚重，自己拿了一个斩钢截铁的主意，只当我未归家，暂时叫父母受一时之屈。我趁此至北京，京中丰富，有的是把式场子。我串场子，一家要二十两纹银。若要串个三十家五十家的，可以剩几百两纹银，将衣履更换，买上一匹高头大马，衣锦身荣归家，父母看着也喜欢，也可教乡亲看着悦目，再侍奉双亲不离膝下，以折前愆之罪。

想到此处，就是如此。童林一横心，轻轻的由后窗户跳下来，跃出后墙，直奔大道。趁夜间往京师走下来了。由霸州至北京，二百余里。天将发亮，已至外城永定门。童林不知不觉，已进正阳门。真是命运赶天时，又兼着彤云满天，寒风刺面，堪堪降雪。童林又不知那里有把式场子，只得寻人访问。虽是阴天，北京都会繁盛之区，十里地的长街，人烟稠密。当中马路，东西对面买卖铺户，往来行人不断。童林

正往前走，迎面来了一人。童林看那样式，像北京土棍模样。身量不高，三十多岁。灰布棉袄，青布夹裤。脚底下穿着抓地虎的快靴，腰上扎着蓝绸子抄包。头上带卷的大毡帽，脑袋上贴着两张太阳膏，扬眉撇嘴。手里头架着一个大头蛮子的鸟儿。一边走着，一边嘴里哼唧唧的，不知唱的是什么。童林抱拳上前说道："借光，跟您打听件事。"看这人不语言，站住身形，用目一量童林，口中说："干吗啊？老赶哪！"童林明知道说他，可作为没听见。那个人又问道："嘿，你打听什么事？"童林答道："跟您打听打听，哪里有把式场子，望您指教。"那个人手往北一指，"你往北去，有好几份啦，你走着就看见啦！"童林抱拳说道："多承指教。"怎么回事呢？您道，童林打听把式场子也错啦。那一个告诉的主儿，也错啦。怎么个错法呢？童林打听的时候，应当问那里有武术、或戳杆教场子的老师傅，人家就可以告诉他啦。他向人家打听把式场子，人家以为他问的是寻常街上打把式卖艺的把式场子啦。因此才告诉他，有好几份啦。童林这才告辞寻找，又兼着今日阴天，初冬之际，堪堪降雪，天气又凉，因此卖艺的都未出来上地。童林直找到北城根，并没见着一份。街道又长，童林返回来，又找到崇文门，还是没有。来回三四趟，天气已经不早啦，黑影儿已然下来啦，堪堪将要掌灯的时分。其实天还早着呢，皆因阴天，显着黑的早。童林来在北城根，觉得腹中饥饿，一回手摸了摸小褡裢里铜钱，皆因雷教师给他二十两银子，除去沿路的盘费，又兼着饭量甚大，及至到了京师，不过还剩几分文铜钱。今天够吃饭的，不够住店的，够了住店的，可不够吃饭的。童林正在寻思，意欲找店，猛然间，西北风陡起。正是扫风搜雪之时，只听得西北风怒吼，只

刮的灰尘迷目，难以开视。遂着雪花儿乱飘，雪生六出，却是丰年。奈因童林所处的境遇，甚为难堪，又兼着衣服单寒，腹内无食，如何能禁此朔风冷雪。童林遍透身体寒凉，不觉得打了个冷战。自己心中一动，实指望寻找把式场子，不料想被困京师，举目无亲，处于风天雪地之下，这便如何是好？莫若暂寻躲避风雪之地，权且安身。就是这样主意。

童林用目观看，坐东有一巷口，不免进巷口，再为打算。童林所进的巷口，您道，这个胡同儿叫富贵巷。童林进在富贵巷，抬头一看，坐北向南的大门，门前八字照壁，两旁摆着廊木，新修盖不久的样子。真可称得起，浑砖到顶，灰砌灰沟，灰浇浆，磨砖对缝。大门带门洞，门洞内上有门灯，下有板凳。门前是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子。门前八棵龙爪槐，带树圈。西边的马号。今天闹天儿，大门关的早。童林一看门洞之内，可以暂避风雪，遂紧走两步，进了门洞。在上首板凳上，刚要落坐，用手一摸板凳，被风吹的冰凉镇手。只得上了板凳，暂且蹲在上面。大门关着，西北风透不进来，尚可暂避风雪（“得啦，说书的你别往下说啦。先说的是关着大门，怎么童林又进了门洞，上了板凳啦呢”？您是不知道啊，世界的事情，只有说不到的，没有说啦没有的。就拿大宋国朝，苏东坡的诗中，有两句是：“明月松间落，黄狗卧花心。”看这两句诗，都有点特别。皆因后人少见多怪，他这明月呀，并不是天上的明月啊。皆因为有一种鸟儿，叫明月鸟。苏东坡老先生说，这种鸟儿在松树上落着，叫的好听，故此才说明月松间落。那句黄狗卧花心呢，皆因江南有一种小虫儿，它是专食花蕊，名叫黄狗。时常卧于花心。往往人拿着鲜花，只可远看，不可近闻。人若不加谨慎，若闻鲜花，倘

将黄狗吸于鼻孔之内，此物专吃人脑髓，其人立死，岂不危险。这就是黄狗卧花心。人不详察，以为苏东坡言语谬妄。惟有北京的大门户人家，大门带门洞，一上台阶，门洞两旁，一边一条懒凳，何为叫懒凳？就是车轿班，送礼的，在那休息、候回事的所在。当中间是大门，里面还有半截门洞，是本宅的门房。故此大门关着。童林是在外半截门洞板凳蹲着。到过北京的人，大概都可以知道。）虽然是风透不进来，外面的雪可就大啦，真是鹅毛大片，扑头盖脸，雪花儿乱飞。工夫不大，真是堆垒的琼浆碎玉，满地的瑞雪。真是天地皆白，一阵阵寒风浸面，冷气吸人，如何禁受。自己想起个主意，小褡裢是一边两个穗儿。他用手提着一边一个穗，慢慢的披在脊背之上，可以御风。可有一件，小褡裢里面，明露着一边一个二三寸长，明亮亮鸳鸯钺的月牙尖子，童林不知，好在小褡裢可以挡风，未免心中一定，可就想起自己平生之境遇。其实家中父母在堂，百般的钟爱，总是自己不肖，方逃亡在外。恰遇恩师，方得护身绝艺。实指望兴一家武术，成名天下。不料想归家，父母染病。为环境所迫，方入京师。只因天不假其便，被困京师，落难于风天雪地。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又得守师父之五戒，真是束手待毙，百无计出，将不免冻饿而死。回忆前事，真如万刃钻心一般，心中辗转，又如辘轳一般，上下不定。思前想后，何能睡熟。再听街巷，更鼓齐敲，天已四鼓。也兼着童林一路的劳乏，两夜未能闭目，被凉风一吹，觉着心中迷离之间，其实天已明亮。

童林觉着工夫不大，猛然间，就听大门“呼咙”一声，童林惊醒，未敢抬头，仍然装睡。斜目观看，从里面出来三人，两旁边却像长随的打扮。上首那一个，年约四十上下岁，下

首那个，三十来岁。俱都是黄白镜子脸，光着头，剪子股的辫子，五官端正。身穿灰色缺襟棉袍，腰扎二寸宽蓝板儿的带子，青中衣，青布半官半快薄底的靴子，在两旁边站立。细看当中这一位，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身穿灰色宫宁绸八团的花样缺襟的棉袍，蓝绸子的中衣，薄底窄腰官靴。面如满月，顶平项圆，目光炯炯。真称的起，龙眉凤目，龙准朝天，堂堂仪表，好像帝王的资格。大耳垂轮，漆黑的发辫，腰系杏黄色二寸宽的丝线板带子。童林一看，就知是大户人家的主人翁。童林并未敢动，亦不知这个宅院是谁的府第。您道，这就是当年康熙圣上，第四太子，名叫胤祯。皆因分府分在此处，他的官衔是固山多罗贝勒，康熙最不喜爱他。虽然他不得宠爱，他的秉性又与诸太子不同，心志远大，欲穷尽天下所学，惟有文武两科技艺，他是格外留心。今日因为什么这么早出来呢？只因他府上有一个护院的，乃是山西太原府花家寨的人氏，姓花名旺字逢春，人送外号叫作神枪花四把。他本是回回，在府里吃的是工饭钱。原在前门外西河沿，东光裕镖局保镖。后来贝勒爷找护院的，由光裕镖主金弓小二郎李国梁，荐举在府上护院。贝勒爷因他年长，武术精奇，贝勒爷让他传习武术。因此今天早晨，在外书房，练完武术，浑身温和，又值下雪的天气，要到门前换换空气。贝勒爷由书房出来，只有两个管家（门府里的管家，满清称为二爷。要那么说，您也看不明白，不若称为管家，倒省得唠叨。）在旁相随。大管家叫何吉，二管家叫何春。他们是亲弟兄，在府里当差，时刻不离贝勒爷左右。今来至大门，连看门的都误差，他尚沉睡未醒。贝勒爷来至门洞，遂叫何吉开门。何吉现把看门的叫醒，没叫他出来。何吉把钥匙拿了出

来，把锁开开，把门闩轻轻放下，又把插管轻轻撤去，呼喊一声，将门开放。贝勒爷迈门坎出来，背着手一看，在上首板凳之上，蹲着一人。在脊背之上，小褡裢里面，露出两个锋芒的尖子。贝勒爷往后倒退了半步。大管事的何吉，他倒是好意，恐怕贝勒爷看这人差异，要把他交在本地面押起来，可就不容易出来。若要没有贝勒爷的话，把头发押得白了，也是出不来。何吉倒是好心，怕贝勒爷怪下来，遂用手一揪小褡裢底下的穗，往上一抖，遂说道："你出去"。打算把他赶走了，免得贝勒再问下来，反为不美。

不料想，童林小褡裢里边的鸳鸯钺，被大管事的抖出来啦。正落在贝勒爷的面前。落地的声音，是铛啷啷的乱响，倒把贝勒爷吓了一跳，遂说道："不是好人，将他交本地面。"童林一听，就知道北京城大官员是多的，这个宅院人家的官小不了，若要把我交了地面，可就苦啦。"也是童林当时的聪明，赶紧双膝跪倒。说到："这位爷您可别交地面，留着吧，我是好人。"贝勒闻听说到："你 既是好人携带兵刃何用?"童林回答道："爷您别生气，小子有话上禀"。贝勒爷闻听道："你讲"。童林说道："爷若问，小子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姓童名林，号叫海川（童林见贝勒，不应当提号。一则不知是贝勒，二来乡下人不会说话）。为因进京投亲不遇，流落京师，风天雪地因无处栖身，在您的门洞打觉。您若说我不是好人，我实在真冤。我若真不是好人，我可就不敢在您的门洞栖身，受这一夜的冻饿。""我问你，你既是好人为何携带兵刃"？童林答道："皆因我在家中好练武术，进京又为防身。我若在北京找着事，我还可以操练身体。"贝勒闻听点头（这就是人生天地间，一句话可以倒霉，一句话就可走运。

童林为因一言之合，正合贝勒的心意。贝勒爷原就好武，又听童林好练武术，才生了怜悯之心)。遂说道："你这里没有亲故吗"？童林回答："我若有亲故，何能至此。"贝勒爷遂问道："你既没有亲故，应当如何？"童林答道："跟爷回禀，既处此境遇，不过也就是冻饿而死。望爷您还施点怜恤"。贝勒闻听叹息："唉！那么你在我这当更头，你可愿意？"大管事的何吉在旁一听，心说这小子要走运。在这里打更的，熬过十年的，也当不上头儿。他刚来至此，一见贝勒爷，就放他更头，莫若我就成全成全他。遂向童林言道："你还不谢谢爷赏饭！"童林闻听遂即向上叩头，言道："谢谢爷的恩典"。贝勒摆手言道："你不用谢啦！"遂叫道："何吉，你把他带到更房。就提我放的他更头。就手把打更的规矩告诉他，哪一个不愿意，就把他赶了。"何吉答言，"谨遵爷谕。"贝勒言罢，带何春进里面去了。

其实童林也不知这是什么府，也不知爷是那一位，姓字名谁。这就是明知不是伴，只得且相随。当时住店不要店钱，吃饭不要饭钱，暂且栖身。若有了工夫，再寻找把式场子。这就是童林心中的打算。遂着站起身来，将双钺捡起，仍然放于小褡裢之内，言道："劳您驾吧！"大管事何吉，站在一边向他暗笑，遂言道："劳驾不劳驾不要紧，你知道方才这位是谁不知道？"童林言道："我忘了问啦！"何吉带笑言道："你也不能问哪，我告诉你吧，这个府啊，是固山多罗贝勒府。方才那一位，正是康熙圣上第四太子，名叫胤祯。他是贝勒爷呀，按说我们都不应当提他老人家的名字，不过是告诉你，就说你走运就完啦。"童林闻听，方才明白。何吉点头说："你跟我来。"童林提着小褡裢，跟随在背后，走进大门。迎面的

影壁墙，上面挂着贝勒的官衔牌。西面四扇屏风，是绿油撒金星，上面四个红斗方。上面写的是“齐庄中正”。倒下台阶，方砖漫地。南面南房五间，是庄园处回事处。西面三间小客厅。北面的垂虎门。带着童林进垂虎门，看里面是五间过厅，东西的配房，俱都是抄手的游廊。顺着西面的廊子底下，直奔过厅的西夹道，西面有个月亮门。由月亮门出去，就是西花园。南北的太湖山石，北面的花厅。花厅前面，平坦之极。往西抱月的小桥，下面月牙河。过小桥，绕着亭轩才能奔西面大桥，单有一间西房，是本宅的更房。何吉带着童林进更房，才引出五小侠闹府，地坛会二侠的热闹节目。请看第三回，便知分解。

第　三　回

护府第童林战五小　赴地坛海川初结义

话说何吉引着童林，来至西大墙下的更房。这京师大户人家，这个打更原不是院子乱走的那末打更，打更是单有更道。里面打更的，就住在花园西墙下的西房。原是一个更头，二十四名打更更夫。分前后夜，前夜十二名，后夜十二名。后夜的将要睡觉，前夜的方才起来。大家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正在谈笑之际，管事的引着童林，来到更房门首。遂叫道："打更的起来没有？"里面大家一听有人叫，内中有一个更夫，名叫张老千，随手开避风往外看。一看是管事的，同着一个人，老赶的打扮，只道是庄子上看坟的，到府里没有住处，带到更房里来住宿。遂称道："管家大人，请里面坐。"何吉点头，带着童林来到屋中。童林观看，迎面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个杌凳，南北两面的炕。炕上横躺竖卧，睡着好些个人。管事何吉，问道："张老千，伙计们都在家啦吗？"张老千说："都在家啦，一个也不短。"何吉说道："把他们都叫起来有事。"张老千叫李老万帮着，把大家叫醒，遂说道："别睡啦，管家大人来啦！"於是大家起来，用手揉眼，一看管家大人在此，全站立两旁。何吉遂说道："前次贝勒爷把更头可是赶啦！"遂用手一指童林，说道："这一位，可是爷刚找下的更头，姓童名林字海川，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你们大家过来见见，这就是童头。"大家一听，我们在此多少年，都没熬上头儿，这位来到就是头。大家只得上来，与童林作

揖。大家都说："童头请坐"。童林抱拳还礼，说道："众位铁头！"大家一听心说："这倒好，都给我们改了姓啦！"管家在旁看着童林这个愣相，实在可乐，遂说道："别取笑。"叫道："伙计们，这位呀，新来到咱府里头，不知道打更的规矩，回头你们带着童头，在里面更道绕个弯可告诉他。你们大家可别掏奸。"又向童林说道："这二十四名，可是你的伙计。他们要有了错处，我可是问你。那一个不服你使用，你告诉我，我好把他赶走。你看这二十四个伙计，那一个不行你说话，咱们就散他。"大家一听都看着童林，不定要散谁。童林用目一看，说道："就是这二十四个呀！"管家说道："怎么样？"童林说道："按说都不行，这么办吧，将就将就是啦！"大家一听，心说他还有德。管事遂说道："我还有事，我可要走啦！"童林说："等等。"管家说："什么事啊？"童林说道："可有一件，我在这里当更头，我问问您，这里管饭不管，（童林是饿怕啦！）"何吉笑道："你这个人真糊涂，当更头的有不管饭的吗？不但管你饭，到月头还有你二两银子呢！到庄园处领去，我总在那里。"童林点头道："那末着，将就两天再说。"何吉心说他还不愿意呢！管事的转身出去，到里面跟贝勒爷回话不提。

单说童林，虽然在这儿当更头，不算怎么回事。可有一件，大丈夫立於天地之间，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他在这当更头，无关紧要。他可管着二十四个人，虽然有小小的权限，这就有人钻营巴结他。旁边张老千，要在童头的面前讨好，遂说道："童头您的被褥在那儿，我给您扛去。我把炕头给您腾出来。"童林说道："我的被褥还未拿来呢！"张老千说道："不要紧，我的被褥是新的，咱们伙着盖"。童林说

道：“就这么办吧！”（其实童林不上炕睡觉，全是打坐安眠，不过那末一说就是。）旁边伙计就与童林打洗脸水。童林洗完了脸，张老千笑嘻嘻端过一碗茶来，遂说道：“这是高明前末，正浓着呢，您喝吧！”童林看着这碗茶难受，皆因是昨天一天，晚间一宿，未能用饭，本来肚子饿的直响，看着这碗茶，比药还难吃。遂说道：“我渴倒不渴，我就是饿。每天到什么时候吃饭？”张老千一听，心说他是张着嘴睡觉，睁开眼就要吃。遂说道：“那有这么早吃饭的？也得容太阳出来，再吃饭不晚”。童林闻听点头，大家这才谈说闲话。工夫不大，外面天早就晴了。太阳已经出来啦。张老千说：“今天咱们早吃点饭吧，皆因头儿饿啦。”众人闻听，大家各拿筷箸，端菜。那么这府里头不管菜吗？不然，这个府里与平常人家不同，大户人家，不过就是门役仓号厨。这个府里头是七十二行当，所有本府里头办喜寿事，不用外头找人去，各有各行。这府里头上下一百多口人吃饭，所以人多没好饭。这个厨房在东北，一个殿座，作了厨房啦。是坐东向西，一进门南面的大笼，北面一带的条桌板凳。煮饭锅是头号大铁锅，米是奉米，也不用拿水泡，锅里水一开，随着就下米。米还没伸开腰，把笸箩捞满了为止。拿汤布把笸箩上的饭一围。这个饭叫半熟。要是吃菜啦，到这冬令时节，就是大白菜。就着米汤，把白菜用刀一切，往锅里一扔。抓上几把盐，不管咸淡，再搁上点香油，真是满天的星的油珠。反正好吃不了。饭是管够，菜是每人一碗，故此菜不够吃的。因此伙计们，都预备咸菜，为是多吃两碗饭。因此张老千约童林到厨房去吃饭，遂问童林有筷子没有，童林说：“我没有。”张老千说：“不要紧，厨房里有的是。”遂叫道：“童头别忙，我拿点菜。”於是由墙上摘

下一个口袋，把口袋解开，由里面拿出了好些个鸡子。遂说道：“这是咱家里头的庄子上给我拿来的，真正是老淹儿。里面的黄是一汪油，回头尝尝，管包您没吃过。”随手揣了十几个。於是大家起身，可不能出宅由里面串甬道过去，总得绕着更道。工夫不大，来在厨房门首。往里面看，热气腾腾。张老千在头里走，用手一指说道：“童头我给您见见，这是厨房管厨的王师傅。”童林一看，在笼上坐着一个大胖子，五十来岁。人家看见童林，也就站起来啦。王师傅遂问张老千道：“这位是谁呀？”张老千用手指童林道：“这是爷新放下来的更头，姓童名林，这是我们头儿，您多照应点儿吧。”王师傅抱拳说道：“彼此都是一样。”童林问道：“这位姓王吗？”张老千在旁笑道：“这位王师傅，外号叫王大肚子。”童林抱拳还礼道：“大肚子，多照应点儿。”王师傅一听，用手一指张老千道：“这都是你，我们二位初次见面就玩笑。童头请坐吧，我可不照应。”

於是大家端菜的端菜，拿碗盛饭的盛饭。童林一看熬白菜，一碗一碗的摆了一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捆筷子，旁边摞着十几摞黄砂碗。童林拿了双筷子，又端了一碗菜，放在条桌上。一只手又去拿了两个黄砂碗，要去盛饭。张老千用手相拦，遂说道：“童头，您拿两个碗作什么？一碗一碗盛着吃，饭管够。”童林说道：“你不用管。”张老千只得看着童林。敢情他不用饭勺盛饭，两只手，每一只手拿着一个黄砂碗，用黄砂碗在饭笸箩里头对面一抄，又一拧，两碗饭合为一碗饭。张老千一看，心说他吃上比我行家。童林将饭端过来，坐在板凳上将要吃。张老千说：“你先别吃饭，我这里有老淹的鸡子，没告诉您么，里面是一汪油，您尝尝，管保你没吃过。我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你要吃这个鸡子，真能把你头发脱了去。”说着将鸡子由怀中掏了出来，放在桌子上，拿起一个交与童林说：您尝尝，我净说你不信，您准没吃过。”童林点点头，把鸡子接过，成心带着皮，往嘴里就搁。张老千随着由童林手内抢过来，遂说道：“我说您没吃过，您还不信，没有带着皮吃鸡子的，过来我给您剥皮吧。”遂着把皮剥了去，交与童林。童林接过来整个的放在咀里。张老千说道：“你尝怎么，好不好？”童林说道：“我没尝出滋味来。”张老千含笑说道：“我可不当说，你真是老赶。我再给你剥一个你尝尝。”遂说着又剥了一个，递与童林。童林仍然接过，放於口内，张老千说：“这个怎样？”童林说道：“还没吃出滋味来。”张老千笑着说道：“你真是老赶。”随说着随剥。张老千越想越不对，我可说他是老赶，他吃鸡子我剥皮。到底他是老赶，我是老赶。遂笑着向童林说道：“头儿，你不是老赶啦，我是老赶啦。”童林说道：“怎么呢？”张老千说道：“你吃鸡子我剥皮，你怎么是老赶呢。”童林微然含笑说道：“你说的我是乡下人，我全没吃过，我还没吃过鸡子吗？因你说我是老赶，因此我才让你给我剥皮。”张老千闻听，说道：“你真会巧支使我，得啦，吃饭吧，你自己剥皮吧。”童林一吃饭不要紧，王大肚子看着两眼发直。因为什么呢？童林饭量很大，两碗一合算一碗，一连吃了十八碗，真称得起能吃。左一碗，右一碗吃得王大肚子真翻白眼。这还不算，又找补找补，又来了三碗。一共是二十一碗。王大肚子一看，怎么样饭不够啦。叫伙计煮饭：“新来这位童头，饭量特大，一个人吃了好几个人的饭。”童林与大家吃完了饭，回归更房，稍为休息休息。伙计张老千带着童林，到里面更道都看看，又把规矩告诉童林，

这才回归更房。

童林在当中一坐，伙计俱在两旁边。童林大声说道："众位伙计都在这里啦。"张老千说："一个也不短，都在这啦。"童林说："既然都在这里，咱们大家可得说说公事。"大家说："童头您说吧。"童林说道："我在这里，蒙贝勒爷放我在此当这更头，我的职任虽微，我的责任可不小。打更的这个责任可是预防贼盗。今夜晚打更，谁的前夜？"张老千答道："我们十二人前夜。"童林说道："你们十二人前夜呀，今天你们不必打更啦。"张老千说道："我可没得罪你，怎么散我们十二个。"童林说："不是，今夜晚你们歇班。叫他们十二个人走后夜，明天他们歇班，你们十二个走后夜。"张老千说道："那末前夜的更班谁打呢？""我一个人永远走前夜。皆因前夜容易，等不了多大的工夫，就到三更换班。何必大家受累。"张老千一听，说道："那末头，您就受了累啦。"童林说："不要紧，谁让我是更头呢。"您道，其实童林，不是那末回事。童林单独前夜打更，他早就看好了一个地方，就是花厅的前面，地势平坦，南面的太湖山石，这个地方清净。为的是人都睡觉了，他好用他的工夫，练自己的武术。他又怕人看见，於自己没有益处。因此他才单独打前夜的更，大家岂能知道呢！

於是童林到晚间用完了晚饭，容伙计们大家安歇，听外面鼓楼交更，看看伙计大家睡熟，伸手将竹杆一拿，顺着里面更道打更。那位说怎么没拿着梆子锣呢？他是要在府外头打更，可以用梆子锣。这个贝勒府里头打更与皇上家宫闱之内一样，到宫里头打更，俱都是竹杆。这个竹杆儿，把竹杆里头的节儿，全都通透，里面灌上铅锡。到宫里头打人，就

是这个竹杆，比铁的还厉害。若在府里打更，不怕走在贝勒的寝所，就比方二更吧，将竹杆在窗外墩两下，不敢用梆子锣，恐怕惊骇着贝勒爷。因此童林用竹杆，顺着更道走完，来到花厅的前面，把竹杆往太湖山石上一立，往四外扎煞背膀，观看无人，遂着将身一矮，他练平生所学的技艺。练完了到里面仍然是打更。顶到三更，这才到更房，把伙计叫起来，接着走后夜的更班。就这样式习以为常。顶到月头，至庄园处领二两银子钱粮。童林身上也得添两件衣裳，做了一件土黄布的小棉袄，土黄布的夹裤，买了一双靸鞋袜，还作了一个蓝布大褂。这件大褂，是又肥又大。又买了一套被褥，遂撕了一块包袱。都买完了，还剩了一吊五百钱。那位说，二两银子买这么些东西，钱够吗？怎么还剩钱呢？您不知道啊，康熙年间买什么都贱。比得如今，就拿买布说吧，一文钱可买四尺，顶好的白面，两文钱十斤。玉米面谁吃啊，米面铺子存多了，无有地方搁，掌柜的按家磕头："你们老爷们，弄点棒子面吃吧，要不然全都坏啦。"您看看那个年头够多好，可惜我这说书的没赶上。闲话少叙，童林打算，有了工夫，到外面专找把式场子。无奈事情太多，就是出不去。刚要有点闲暇，里面就叫更头，不是扫院子，就是挪花盆子。要不然就是送礼。都得找更头派人办理。童林一想，出是出不去，只得忍耐。常言有句话，"暂时忍耐冬三月，春暖花开两不交。"只要把头年过去，明年再为打算。不觉得光阴荏苒，日月穿梭已经到了年终。真是冬去春来。

新年又来到啦，府里头这个过年东西无所不备，这一番的热闹，不必细表。年节已过，天气渐暖，不觉得已至三月中旬，天气可就热啦。府里头换纱窗，收拾竹帘子，又忙了

一阵。这一日童林晚间交更，方至三鼓，童林在花厅前将工夫练完。再由更道走一趟，回头好叫伙计换更班，於是就不用拿竹杆啦，空着手一矮身形，由花厅前够奔东面的角门。这个东面的角门里面上房三间，明三暗九。是前廊后厦，东西配房各三间。南面花瓦墙，月亮门。前文表过，这就是贝勒爷的外书房。童林进角门，走在上房台阶石下，观看上房东里间，灯光尚且明亮。大约贝勒爷尚未安歇。方才心中想着，猛听得西厢房上有些个声音，只听嗖嗖的声音，童林就知房上有人。这个绿林之中，耳音最灵。讲究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并非是房上的瓦，被人踩的，乃是衣襟带的声音，却被童林听见。童林遂着在台阶石下，黑影之内一伏身，与地一般平。仰面借月色的光辉，往西厢房上观看。不好，却是两个贼。趁着月色，看得很真。上首这一个扶着房脊，抬着一条腿，看那样式，是个大身材。头上青绢帕罩头，斜打麻花扣，青绸子三串通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兜裆棍裤，脚下靸鞋，千层底，鱼鳞倒纳，带掖根，打着裹腿，背后用绒绳勒定十字判，上插一口大宝剑。下首这一个，手扶房脊，面对那人，好像谈话。这一个可是一身银灰，夜行衣，背后背定亮银双拐。童林一看这两个人的意思，在房上打手势，那个意思要偷。童林心中暗想：这两个人若要窃取，贝勒爷并未安歇，必要受惊。童林自已叫着自己的名字说："童林哪，童林，头年被困在京师，风天雪地之下，贝勒爷并不认识你，将你留在府中当更头，待你有知已知遇之恩，救你於危难之中。古人有云：士为知已者死，身碎骨粉，不足为报。"又一想自已的责任，虽然当更头，有保护本宅生命财产之责。今夜二贼在房上，有意动手要偷，莫若我把他打发走了，免得

吓着贝勒爷。想到这里，站起身形，往前走了两步，向着房上的贼人一摆手，说："合字，高高手，让过去。"（这是江湖上坎儿，就是朋友，你别在这偷，上别处偷去。让他们两个人亮个面子。）上房的二人，用目往下一看，概不由已，有点气。因为什么呢？看童林不像护院的，若要是护院的呢，这两个人可就走啦。往往常说，要是用护院的，千万可别散他。要是散他，必得闹贼。不差什么都说护院的与贼勾手，同一鼻孔出气。其实没有那末回事，它这里头有个准规矩，护院的看家，看见贼人，由那房进来，他由那房下手偷，那有一定的标准。讲比贼人由东西配房进来，他是定不可移，非走虚子不可。何为叫虚子呢？这是吊坎，就是窗户。如若与贼人答话，贼人不开面子，他是非偷不可，护院的窗户下一等，贼人无法窃取，只得就得走。

今夜二寇，一看并不是护院的。不过是庄子上的老赶，心说我们若叫老赶吓跑了，岂不可耻。莫若把他废了就得啦，上首背宝剑的，遂向下首的那人说道："合字，亮青子，摘他的瓢。"您道，这是叫伙计，亮兵刃，取他的脑袋。童林一听，火儿大啦。因为什么呢？童林想这两个贼不够程度，若要是窃取，没有与本宅人说话的道理。就讲比这么说，夜间拿着贼啦。你怎么打他，他也不说话。必得把警察找来的时候，将贼人交与警察，警察必问，这个贼与你们本家说话了没有？本宅人必说没有，贼人这场官司可就好打啦。不过打个行窃未成，因而被获，顶多罚他两三个月的苦力。若与本家接谈，可不能按着窃取的官司打，就按着暗入明出，俗说就是明火执杖，脑袋可就保不住啦。因此童林，看两个贼人所说的话，要摘自己的瓢。童林暗含着有点气，遂向二寇说道："劳驾，把

瓢摘了去吧。”通俗说，就是叫二寇下来把脑袋取了去。二寇一听，背宝剑的一打手势，穿灰色的那人，可就由房上跳下来啦。摆动双拐直奔童林。他欺负童林空手未拿兵刃，左手拐，向童林面前一恍，右手拐一抡，向童林的左边太阳穴打来。这一招名叫单贯耳。打上就有性命之忧。童林并不着忙，叉步站立，看着他右手拐将到耳边，将身往下一蹲，用右手往前一穿贼人的肘下，贼人往回一撤右臂，不提防童林的左手，顺着自己的右背底下进去，用左手一掳他的单拐，右手随着往下一落，正切在贼人手背上。贼人手背一疼，遂将右手拐撒手。童林一上步，随着右手掌往前一推，贼人躲闪不及，正打在华盖穴的旁边。贼人往后翻身来了个仰面朝天。童林并不用抢过来的单拐打他，将拐掷在地下，遂着一纵身，左手护住自己胸膛，右手举起，狠狠的向着贼人的胸膛一掌。将才要落，听后面金刃劈风的声音，童林只得防备后面。遂着将身一矮，左手往前一穿，右手往回一撤，将身遂着一转。这一招叫伏地龙。左手撤回，随着观看，原来是房上那一个贼人，也跳下来啦。趁童林动手之际，由后面暗算，亮剑举起，直剁童林的头部。及至童林转身，宝剑已离头顶不远。遂着用撤回的右手，往上一撩贼人的肘下，贼人往回一撤剑，童林将右臂撤回，底下就是一腿，照着贼人的迎面骨踢来。贼人往后一撤身，将宝剑撤回，一声喊嚷：“风紧扯呼。”吊坎就是打不过人家，快跑。使拐的那个贼人，早就上了东厢房；使宝剑的将宝剑一抡，上了西厢房。站在房脊上，遂对下面说道：“呔！朋友道个万吧。”童林站在院中，战败二寇，正自发威。仰面观看，西厢房上那个贼人，叫他道及名姓。童林用手一指说道：“你若问我，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

姓童名林，号……”童林刚说在号字上，猛然心中一动。这是贝勒爷的外书房，大概贝勒未睡，倘若叫贝勒爷知晓，我有这么大的能耐，在此打更，贝勒爷必然疑我是江湖的大盗，身被重案。倘若贝勒爷把我交了本地面，我岂不冤哉。想到这里，才说了一个号字，扭项回头又一看，虽然上房东里间，灯光明亮，幸而贝勒爷未能听见。遂着头往房上看，贼人踪影不见。

童林只得弯腰把打掉贼人的单铁拐拾起，暗含着顺西角门够奔花厅前，太湖山石下，把竹杆捡起，回归更房，叫伙计们起来换更班。进了更房，童林将单拐放在炕席的底下，把竹杆搁下，这才叫起十二名伙计，让他们走后夜。童林可并不敢睡，恐怕贼人去而复返，遂打开铺盖，拿出自己的包袱，将包袱打开，由里面拿出双钺。遂着见墙上有伙计的一个睡帽，伸手摘下来，将自己的发辫盘在头顶，将睡帽往上一罩，用带子勒好，用手往后一推，将腰中的绒绳，又紧了一紧，将双钺的鸡爪，挂在绒绳之上，抬一抬胳臂，不崩不掉。遂着启避风，往院子一看，这个时候，已经三鼓之时，星斗满天。童林向左右观看无人，遂即垫步拧腰上房。在房上巡逻贼盗，整整的一夜，并不见贼人。天已经要亮啦，童林才由房上跳下来。回至更房，一看伙计们还沉睡如雷。自己将双钺摘下来，仍然包在包袱之内，放在被褥底下。将睡帽解下来，挂在墙上，仍然坐在炕沿上，出神发怔。想当年十八岁逃在外面，巧遇恩师，艺成下山。在京师贝勒府充当更头，暂可餬口。不料打更遇贼，自己想贼人被我打掉单拐，决不能善罢甘休。还算好，贝勒爷未能看见。这就是万幸之极。贝勒爷若看见我与贼动手，想我有这大能为，如何在府中打更。必

至疑我为盗若将我交在本地面押起来，必有性命之忧。

童林呆在炕边上，手扶膝盖，心内胡思乱想。就在这么个工夫，打后夜更的伙计们方才回来。大家进更房一看，头坐在炕沿上发怔。张老千说道："童头你起的真早。"童林说："你们去打点脸水，咱们擦擦脸。"张老千点头道："童头你等等，我给你打脸水去。"工夫不大，张老千把脸水打来。大家嗽口的嗽口，洗脸的洗脸。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叫道："童头在更房里啦么？"童林一听，是大管家何吉的声音，不由的心中吓了一跳。莫非贝勒知道我夜间与贼动手，命他前来找我。不若趁此我装病。想到这里，遂将身往炕里边一倒。把炕上伙计的被褥，拉过来蒙头一盖，假装睡熟。听外面管家还叫，听张老千答言，问道："谁叫我们童头啦。""是我！"遂着拉开门进来，张老千一看，是大管家何吉，遂说道："管家大人，这么早有什么事您哪。"何吉说道："找童头有事，在哪儿啦？"张老千知道童林在炕那坐着啦。遂着往后一指说："那不是童……，"刚要说那不是童头吗，一看童林这么工夫睡觉啦。张老千自言自语说道："刚才还说话啦，这么一会就睡觉啦。管家这不是我们头睡觉啦吗？"何吉一看，明知童林是害怕。您道昨夜晚间闹贼的事，童林与贼答话之时，贝勒爷尚未安歇。原来贝勒爷到了每天晚间，必然运动运动。到了二更多天，方才安歇。昨天看闲书，所以晚了一点，顶到三更尚未睡觉。在东里间屋中，有两个管事的伺候，猛然听见外面，有人叫喊："说合字，高高手，让过去吧。"又听有人说道："合字，亮青字，摘他的瓢。""劳驾把瓢摘了去吧。"外面乱七八糟，不知是什么人。贝勒心中明白，此处禁地，贝勒爷的住所，到晚间无人在此喧哗，必是夜间有贼。贝勒爷

伸手由墙上把镇宅的宝剑摘下来，回手撤出宝剑，遂低言说道："何吉，你到外面看看，什么人?"何吉知外面闹贼，早就吓得浑身乱抖，他焉敢出去。明知出去有性命之忧，他又不敢违背贝勒爷之命，遂说道："是，你到外面看看。"贝勒爷嗔目说道："我叫你二人到外面看看！"何吉只得回答："跟爷回，外面闹贼看不看不要紧。"贝勒爷明知他二人害怕。遂说道："可恶。"说着右手将宝剑一提，迈步出离里间屋，来到外间屋隔扇之下。遂着将隔扇轻轻开开，隔着斑竹帘往外观看。正是星月满天，猛见由西厢房跳下一个贼人。此时何吉春也就来在外间屋，他二人虽则是害怕，今见贝勒爷来至外间屋，他二人哆哩哆嗦，遂站在贝勒爷的身后，也就看见外面。此时贝勒爷看见由西厢房跳下之人，摆拐与更头动手。贝勒爷替童林提心吊胆，皆因他手中无有兵刃，及至动手，童林巧夺单拐，遂手一掌，将贼人推倒。复又跳起身形，用掌要砸贼人。就这么个工夫。又见由西厢房跳下一人，手持宝剑，照童林脑后剁来。这一来可把贝勒爷吓了一身冷汗。遂着将脚一跺。双手往下一伸，暗说道："咳，完啦！"贝勒是替童林悬心，手往下一伸，他是右手提着宝剑，这一伸不要紧，剑尖正扎在何春的腿部之上。好在是宝剑不快，是镇宅的宝剑。就这么样，把何春的腿肚子扎了一个窟窿。贝勒爷回头一看，遂低言说道："可恶。"何春只得忍痛后退，鲜血淋漓。贝勒再往外看，此时二寇已被童林战败。及至二寇跳上房去，与童林接谈，童林道及名姓，正说在姓童名林，号……就说了一个号字，扭项往屋中看，以至二寇逃走，童林带着惊慌之色。拾单拐暗暗的够奔西边角门去了。贝勒爷早就看出来了，童林那个意思，恐怕我知晓。贝勒爷这才转身，

来到里间屋，将宝剑放在桌案之上。坐在椅子上，遂问道："何吉、何春，适才外面之事，你二人可曾看见。"何吉哆嗦着说道："奴才业已看真，更头战败二寇。"贝勒点头说道："童林打更职任虽则卑微，实在有保护本府生命财产之责。今天若没有童林，贼人若要进到屋中，我必当与他争斗，我岂是贼人的敌手，必当涉险。今童林奋不顾身，战败二寇，打掉单拐。与贼人道及名姓之时，我看他形色怆惶。他是怕我知晓他有这么大的能耐，疑他不是好人。我岂是那样糊涂人。明天一早，你把他叫来，我必要赏赐与他。"何吉在旁边接着说道："爷您恩典他吧。"贝勒爷叹了一口气，遂说道："看起来，古今一理，盐车困良骥，田野埋麒麟。自古埋没英雄豪杰，车载斗量不可胜计。童林这样形像，怎么看出他有如此技艺。竟埋名在此，不能用之於国，真可为千古之叹。看起来此言不假"。遂说着叫何吉收拾安歇睡觉，於是大家就寝。

到了次日天明，贝勒命何吉打脸水，何春收拾腿部的伤痕，上了刀伤药，更换中衣。贝勒爷梳洗已毕，命何吉前去叫童林书房回话。这么着何吉才来到更房，一见童林装睡，遂走在炕沿前面。童林是头朝里装睡，大管事的遂着伸手推童林的大腿，遂说道："童头醒醒。"一边叫着，一边听童林打鼾声。其实童林没睡，童林越打鼾声，管事的越叫的紧，童林心想：这么办吧，莫若大大来屁，把他崩走就完啦，让他看不出我有能为，他也就不叫啦。想到这里，一用丹田的气工，来了一个虚恭。大管事的正推他呢，就听"咚"的一声，何吉说道："喝，这个味可好闻，好大屁。"遂说道："你真可以。"遂说着伸手把童林的被褥一抖，说道："你起来吧。"童林一看，把被褥揭起来了，不能不起啦。一翻身就起来啦。坐

在炕沿上，假作睡眼朦胧。遂说道："刚睡觉，这是谁跟我闹着玩。"何吉说道："我。"童林一看，急忙站起身形，遂说道："原来是管家大人，什么事？"何吉看着他直乐。童林心中一动，暗说不好，他若一问我昨夜晚间的事，我就装病搪塞於他。遂说道："管家您乐什么？"何吉用手指着童林说道："你可真好，我问的是半夜之事，你可真能装着玩哪。"童林一听，暗含着吃了一惊。遂怔着说："昨天后半夜闹肚子，正拉了二十多泡稀粪。"管事的一听，心说闹肚子，可能满院里乱跳。何吉明知道他害怕昨夜晚间之事，不敢承认，莫若冤他，遂说道："别睡啦，贝勒爷叫你哪。"童林说道："贝勒爷叫不着我，应当叫您，我是打更的更头。"管事的一听他不去，心说一定怕贝勒爷问他，莫若还得冤他。遂说道："贝勒爷有赏，叫你领赏去。"伙计们一听，是当更头的从没有得过赏的。贝勒爷今日单赏童头，一定是当差好。众伙计说道："童头，您这差事算当红啦。这么些个头，贝勒爷也没有赏过。既然有赏，您跟着管事的，领赏去吧。我们大家可以托着您的福，也可以分几吊钱。"童林一听，不能不去。遂说道："是有赏啊？"管事的何吉说道："你快走吧，贝勒爷等着你呢！"童林心中一想，有啦，莫若我跟他去，到那里见贝勒爷谢赏，扭头就走，什么话也不等他问。遂说道："那末，就走啊。"

於是管事领着，由更房出来，绕着花厅，来到书房。管事的叫童林在外面等候，何吉启帘进到里面。贝勒爷性紧，早就等急啦，一看何吉进来，遂问道："你把更头叫来没有？"管事的回禀道："已然在廊下听候爷的呼唤。"贝勒爷道："那末你把他叫进来吧。"何吉遂着启帘子说道："爷叫你。"童林点头，随着何吉进来。贝勒爷坐在椅子上吃茶。遂着深深请了

个安，说道："谢谢爷赏。"说完了转身就走。贝勒爷说道："何吉，你把他扭回来。"何吉伸手拉住童林说道："贝勒爷有话"。童林只得回来。贝勒爷一看，童林站在迎面，贝勒爷笑嘻嘻的说道："昨夜晚间你可好？"童林回答道："好不是算好，就是夜里拉稀闹肚子的厉害。"贝勒爷听不明白这是什么话，用目看着何吉，何吉遂上前低言回禀，就把童林害怕，不敢见爷，假装有病，自己怎样把他诓了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贝勒爷听完，遂着点头道："这我就明白啦。"遂向童林说道："我没问你闹肚子，我问你昨夜晚间与贼动手之事，你与何人学得能耐，为何在我这儿当更头？你要说实话。"童林听罢，吓得颜色更变，遂双膝跪倒说道："爷您别生气，童林有下情上禀。""那末你只管讲。"

童林就把在家中练武斗牌，误伤老父，逃至江西，巧遇恩师，学艺下山，进京师前后始末，从头至尾，滔滔不断，细细的说了一遍。遂着又说道："爷，您可别把我交地面，我虽会武术，我可没作过案，您可别交，还是留着我吧。"贝勒爷听完，遂说道："你且站起来，这些事都不要紧。我问问你，贼人被你赶走，此贼想必还要再来。"童林忙答道："倘若他们再来，大约不能来两个啦。"大管事的在旁边一听，差点没吓过去。贝勒爷忙问道："怎么呢？"童林答道："爷您想，二寇被我赶走，留下他的单拐，必然痛恨在心，再来必约全伙，寻小人前来报仇。"贝勒爷闻听，啊了一声，遂对何吉道："今据童林之言，今天晚间，必有贼人搅闹我的府第。何吉，你到外面，即刻知会本地面，调官兵，防守贼人闹府。(贝勒传谕调官兵，不是调大兵，调的是北京九门提督的管辖，调的是营城司防，五营二十三汛，五城十五家，刑部督察院，大

宛两县，左右两翼，内大班该管地面之责的官军，保证本府）童林答道："千万不要调官兵。"贝勒爷说道："今夜晚不调官兵，贼人闹府，怎样防范？"童林答道："爷您有所不知，俗语有句话，墙高万丈，挡的是不来之人。贼人若来，虽有官军，也不济其事。他们俱是高来高去，官军不遇见贼人，还算万幸，倘若遇见贼人，官军岂是贼人的敌手，岂不白白的送了性命。"贝勒爷听罢，说道："不调官兵，贼人到此，如何是好？"童林答道："不要紧，有童林在此，料想无妨。皆因我看他们，都是平常技艺。就是他们来多少，也无关紧要。"贝勒爷听说道："那么今夜晚你就防着点贼人。"童林说道："贝勒爷您再找人，我算散啦。"贝勒爷一听，遂说道："我没散你呀。"童林答道："虽然不是贝勒爷您散的，是我不干啦！"贝勒爷一听，心说这倒好，由他身上把事闹起来啦，他不干啦。遂叫道："童林，你为什么不在我这里了。"童林说道："今夜晚贼人前来闹府，若遇见 童林必当与我决一死战，就是把童林结果性命，也不解他们心头之恨，他们必下毒手。爷您请想，他们追去我的性命，必然是一走。童林若将他们伤了性命，按国家的王法，杀人就得偿命。童林每月二两纹银的钱粮，与贼人抵偿，真不上算。若爷您负责，杀多少人不与童林相干，童林方敢负完全责任。"贝勒爷闻听点头，说道："这话也倒有理，你只管放心，伤多少人命，都有本贝勒一人担任。今夜晚拿贼，你用什么东西物件，与庄园处何吉手里去领。""谢谢爷，您既这么说，童林受重任之托，必当尽心捕盗。"贝勒闻听笑道："好，你下去歇着去吧。"童林说道："不歇着。"贝勒遂问道："怎么不歇着？"童林答道："童林还没领赏呢！"（敢情不是不走，还等着领赏呢。）贝勒闻听，这

才明白，遂向何吉道："你到庄园处，领二十两银子，我赏给童林的。"童林遂着谢赏，贝勒爷说道："你不用谢，下去吧。"童林说道："我不下去。"贝勒爷问道："你因为什么不下去休息呢？"童林答道："爷赏童林二十两银子，还没赏打更的伙计呢。"贝勒爷笑着说："我倒忘了。"叫道："何吉，你把童林带在庄园处，问问他晚间用什么物件，再给他二十两银子，赏与打更的伙计。"童林遂着道谢，这才随着何吉够奔庄园处而来。

来至庄园处门首，何吉把童林让至屋中，二人彼此落坐。等候管家的三爷，把茶给斟上，送至面前。管家何吉笑嘻嘻的说道："童头，贝勒待你，恩典真不小。童头你别拘束，今夜晚拿贼，用什么东西物件，你只管说。庄园处全有，我好给你预备，你说吧。"童林说："没有什么要紧的。要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一把，香炉五供腊扦一份，七星宝剑一口，朱砂笔墨砚全份，黄毛边纸两张，裁成条儿，法木一块，四个金元宝垫桌腿，四个银元宝押桌面。"何吉说："你先等等，这是拿贼吗？"童林说："不是，这是王老道捉妖。"何吉一听说："好，王老道捉妖，也掺上啦。"何吉遂向童林说道："怎么拿贼还用得着王老道捉妖？"童林说道："其实倒是用不着，我是让您拿话挤的，一个拿贼的事情，用不着许多别的物件，您就把文房四宝给我拿过来，我开个单，顶到晚间不误事就行。"何吉说道："闹了归齐赶情是冤我啊。"回头叫手下人，拿过纸笔墨砚。何吉磨墨，童林把纸铺好，提起笔来。何吉在旁边一看，童林拿笔的架式，看那样儿不常写字，及至把单子写完，童林递与何吉。何吉接过观看，字是歪歪斜斜，好在圣人不嫌字丑，真还对付着写下来啦。上面写的是：头号大

瓦盆拾个，瓦十块，鞭杆子香一股，麻绳四十条，黄沙碗十个，香油五斤，灯瓢十个，棉花四两，火种全份。何吉看完，说道："这个东西很容易，什么时候用？"童林说道："顶到晚间备齐，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您把东西备齐，顶到晚间，送到书房院内。您可跟贝勒爷说明，今夜晚间，可得请贝勒爷回避。不是别的，今夜晚贼人若来，恐怕把他吓着。童林担待不起。还有一件，您告诉府里所有的人，千万今夜晚间，不可到书房院去，恐怕遇见贼人就有性命之忧。您把所有的物件，都送到书房院内，我自有道理。"何吉说道："你只管放心，顶到晚间不误使用。"把话说完，管事的站起说："那么咱晚间见吧。"童林说："您先别忙，您还没把赏钱给我呢。"何吉说："你候候。"说着拿过天秤，称了二十两银子，递与童林。童林将一包银子，揣在自己兜囊之中，将这一包拿在手内。遂说道："还有一件事，您将书房院东西配房，所有摆的陈设，都收拾起来。到晚间，我好派人在东西厢房埋伏拿贼。"管事的说："你放心吧，决误不了。"童林这才告辞出离书房。穿宅过院，来到更房。启避风进到屋中一看，伙计正在等候童林领赏呢。张老千一看童头进来，说道："头儿，怎么样，赏多少钱？"童林说："贝勒爷赏了二十两银子。"张老千笑着说道："当差事您可算是红啦，不但是红啦而且紫啦。"童林说道："赏二十两银子，可是赏给我的。"张老千说道："闹了半天原来没有我们的钱哪。"童林说道："有是有，你们大家二十两。"遂说着将银子放在桌子上。大家一看，真有银子，可就乐啦。张老千说："先别分，咱们大家称一称，换了钱再分。"童林说："等等，我问你们，因为什么贝勒爷赏钱？"张老千说："童头您当差当的好。"童林说："不对，这是昨夜

晚间闹贼，我把贼人赶跑，贝勒爷这才有赏。”张老千笑道说：“您别捣乱啦，昨夜晚间，什么动静也没有。”童林说：“你们不信。”遂说着由炕席底下，将打掉了的铁拐，拿出来令大家观看。大家一看，张老千说：“是真的吗？”童林就将昨夜晚间，与贼动手，前后情由，对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一听，拿贼我们可没有能耐。童林说：“不用你们拿，我拿住，就用你们捆人。”大家一听“就这么办吧。”于是大家分完了钱，用罢早饭，童林命大家睡觉。童林也就打坐安歇。

顶到天夕，大家醒了，又吃晚饭。饭罢，童林命大家收拾了。於是带着二十四名更夫，够奔书房院。赶到书房院中，正见何吉命人往里面搬运预备的物件。童林说：“管家，都预备齐啦吗！”何吉说：“你看看。”童林一看，一样儿不短。童林说：“你请吧，我们办吧。”大管事的点头去了。童林进西配房观看，屋内桌子上所摆的，炕上所铺的，全都收拾干净。童林命伙计，将外面大盆拿进五个来。童林把应用的东西，叫伙计都搬进西厢房，把棉花捻成捻，串在灯瓢之内。把黄沙碗里头，倒满了香油。把灯捻放在当中，打着了火种，燃着了就是一盏碗灯。西厢房是三间南北的里间，每里间屋里头，在地下搁两盏灯，拿过大盆，一个大盆罩上一盏碗灯。拿瓦靠着大盆的里边，支起大盆，为得是碗灯不灭。地下一个月牙的灯亮儿，要到夜晚之间，在外面看，好似没点灯一般。合着是外间屋一盏灯，里间屋是两盏，共用五个大盆。如果要是有贼的时候，把大盆一揭，照得院子里俱都大亮，为是动手好有眼目。然后将鞭杆子香，用火种点着，拿在炕上。把下半截的窗户纸，烧得净是小窟窿。从外头看不出来，在里面可以往外看贼。打更的伙计十二名，每里间屋里六名。命

他们趴在炕上，由窗户纸上的小窟窿望外看。麻绳，每里间屋里十条，预备捆贼的。童林告诉伙计们："如若我与贼人动手，你们千万别出去，多咱我把贼人打倒，叫你们出去拿，你们再去捆人"。大家叫道："头儿你只管放心，我们决不敢出去"。童林安置停妥，这才够奔更房休息。

於是大家不等天黑，就趴着往窗外看。听有脚步声音，倒把大家吓了一跳。用目细看，原来是贝勒爷，来到书房院。您道大管事的何吉，在庄园处与童林商议明白，请贝勒爷回避的话，何吉已经回禀贝勒爷啦。奈贝勒爷天生胆量最大，又兼着童林的能耐，贝勒爷尽知，故此叫何吉、何春到外面挑选八个男下人。（到府里头男下人，叫苏啦。苏啦是满州话，故此说男下人，看着好明白。）命何吉带至里面听候。贝勒爷用完了晚饭，一看天已经黑啦。贝勒爷将镇府的宝剑，带在腰间，欲要到书房，观看童林拿贼捕盗。大管事一看，可吓坏了。何吉遂说道："贝勒爷千万别上书房院，恐怕夜间涉险。"无奈拦不住，只得相随。贝勒爷带着两个管事的，八个男下人，来在书房院。这个时候约将到掌灯，贝勒爷上了书房台阶，何春赶紧启帘子，贝勒爷进至屋中用手一指，旁边的杌凳儿放在迎着门的八仙桌前。贝勒爷回手将宝剑摘下来，将剑抽出，剑匣放在桌案上，端然正坐於杌凳之上。上首是何吉，下首何春两旁一边四个男下人，俱都垂手侍立。贝勒爷往外面观看，这个时候正在掌灯时分，因屋中不叫点灯，自然外面显着亮。隔有斑竹帘，看见外面很清楚。待了工夫不大，月色可就上来啦。听府的外面，更鼓齐敲，巡逻喊号的声音。您道，里面虽有童林保护府第，何吉不放心，暗含着打发人，知会本地面，该管的官军，因此外面下夜的官军，在

府外防范甚严。贝勒爷倒不知外面事情。就是不见童林在此防守。听外面初鼓之时，二位管家心中可有些个不定，恐怕童林睡着误事。越怕天晚，天已经交了二更。二位管家可以不甚害怕，就是旁边八个男下人，不住的往外看。什么话呢？贼人若到，就有性命之忧。往外面看着，月明如昼，人声寂寂。府外更鼓之声，微微的西北风，满院的月色，夜净更阑，这一份的凄凉，人怎么不害怕呢？八个男下人，正往外看着，恐怕贼来，猛然间就听哗啦一声，险些把男下人吓倒，就是贝勒爷也吓了一跳。忙站起身形，往外一看。原来是本府的梨花猫，把房上的瓦蹬掉了一块。等到大家看得明白，这才心中稍定。

听了听外面刚交三鼓，已经二更打过两遍，众人正在狐疑之际。就见童林由西边角门，搬着一条大板凳而来。童林因为什么来的这样晚呢？也是贼人要来时候，都在三更以前，二更以后，正是贼人出没的时候。他是把伙计安置了，自己回归更房之内，盘膝打坐，闭目养神。稍为一沉，在迷离之间，听外面天交二鼓，站起身形，急忙将发辫盘好，仍然用伙计的睡帽，将头罩好。把鸳鸯钺挎在肋下，出离更房。白昼之间，在花园里面，摆花盆用的一条大板凳，早就看在眼内。童林遂将大板凳往肋下一挟，够奔书房而来。进西边角门，将板凳放在天井院当中，贝勒爷在书房屋内，带领手下人正看。就见童林围着当中板凳转弯。贝勒以为童林活动身体，工夫大了，就见童林大约是劳乏，头向北，脚向南，往板凳上一躺，丝毫也不动。贝勒爷又恐怕童林睡着了，贼人到此，岂不误事。贝勒叫管家的，出去将童林叫醒，无奈众人胆小，不敢出去。再说这个，正是闹贼之际，谁也是惜命。

又不敢在屋里喊叫。若要喊叫童林，又怕把贼人引到屋来，那更糟了。因此大家俱都两眼发直，往外观看。

这个时候，将到三更，夜静更深，明月满天，不亚若一湾秋水，照得满院子里，白昼相似。大家正自出神，猛见童林，由板凳上直挺的站立起来。贝勒爷此时，见童林直着站立在板凳头上，不知何意，就在这般景况，赶情是由房上来了一摞瓦。“哗啦”一声，打在北面板凳头上。只听叭 哎 的一声，这摞瓦摔了个粉碎，这要打在童林的头顶上，必得脑浆崩裂。是时贝勒爷以为童林睡着，其实童林在此防贼，焉敢睡觉呢！他是仰面朝天躺到在板凳头之上，为得是往四外得瞧。及至观上房来了两个贼，一个在房檐上揭瓦，照着自己头顶一抖手，童林就知道是瓦，故此用了个鲤鱼打挺，直溜溜得站立起来。这瓦正落在板凳头上。童林遂着从肋下摘双钺，由南面板凳头往西一转身跳下来，正站在板凳的当中。跟着右腿一缩，往上抬，这条板凳好像有人抬在东厢房檐之下。真是平平稳稳，并没有多大的声音。就是这一手工夫，也得练几年。不用说还跟贼人动手，就可知童林的本领绝伦。贝勒爷在上房屋中，隔着斑竹帘，不但看得真切，就是南面花瓦子墙，月亮门的上面，站着一个贼人，贝勒爷都看见啦，可看不真切。贝勒遂着站起身形，右手擎宝剑，往外就走，要到外面看看，可把两个管家吓坏啦。二位管家上前，意欲相拦。低声说道：“外面危险。”贝勒爷摆手，说道：“无妨，童林本领出众，毛贼岂能敌御。你等只管放心。”遂说着忙启帘子，已经走出书房，站立在廊檐下。二位管家，虽然心中害怕，又拦不住贝勒爷。虽然心中乱跳，也只得乍着胆子，跟随出来，站立在贝勒爷的身背后，暗含着提心吊胆。贝勒爷

倒毫不为意，一来，贝勒爷知道童林武艺高强，又兼着他老人家天生得胆量，站至在廊檐下用目细看，可就看真花瓦墙上的那人，身量不算甚高，青绢帕罩头，通身上下俱是青色，紧趁俐落。脚下靸鞋袜，腿上绑着裹腿。手中擎着把明亮亮、冷嗖嗖的一口金背鬼头刀，是夜战八方飞刀式的样子，站立墙头。赶情不是一个贼。东西配房上也有人了，西配房，在房脊上站一人，借月色观看，贝勒爷看着眼熟，好像前次闹府使宝剑的那人。是老子坐洞把门封的架式，双手捧着宝剑，立於房脊之上。东配房这个贼，看着尤其真切，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银灰色的夜行衣。贝勒爷猛然想起来啦，看着好像前次闹府，被童林打掉单拐的那个贼人。今虽然手持一柄单拐，他又配上一口刀，在房脊后面，露出半截的身子。那个意思右腿已经迈过房脊，要与童林动手。贝勒爷说："不好，原来是来了三个贼，暗含着替童林提心吊胆，恐怕童林寡不敌众。贝勒爷就看见三面的贼人，他还不知道上房还有贼啦。童林适才捧双钺用了一招狮子滚绣球的架式，四面全都看见。在上房脊上站立一人，借着月色的光辉，童林又兼一双夜眼，分外看得真切。头上蓝绢帕罩头，斜拉样花扣，身穿绸子夜行衣，寸排骨头钮，兜裆棍裤，脚下靸鞋袜，前后绒绳，在胸前勒成十字花，背后插着一口单刀，金鸡独立式扎煞背膀。在房檐上蹲着一个人，借着月光一看，却是一个头陀和尚。身量不高，四方的脸面，就是眉目看不清。短发蓬松在肩头，二尺宽的皮条，勒在顶门。当中一个月牙儿，身上短僧衣。脚下穿着两只云鞋。（按说和尚不应当穿云鞋，这里边有事。）手中捧定三棱鹅眉刺，流光闪亮，是凹腹吸胸、空胸紧背的架式。细看在腰中抄包上，掖着两把匕手尖刀，适才拿瓦砸童

林，就是这个和尚。

童林看真，抖丹田一声喊嚷："呔！好大胆的贼人，竟敢屡次搅闹贝勒府，还不下来受缚，等待何时。今有童林在此，那个敢来。"这句话未说完，由打南面使金背刀的那人，早就跳至天井院的当中，冲着童林，左手一恍，右手就是一刀。斜肩带背，照着童林脖项剁来。童林一抢身，右手钺一指贼人的面门，贼人不抵防，童林左手钺顺着自己右臂底下，穿过来。贼人未能留神，童林左手的鸳鸯钺鸡爪，正挂在贼人刀盘之上。童林右手钺，往回一掳贼人的手腕，贼人若不撒手扔刀，手腕必被童林折断。贼人一扔刀，手往回一抽。童林跟着底下一腿，这一腿叫扁踩卧牛腿。正踢在贼人小腹之上。贼人一翻身，栽倒在地。童林遂着就是一钺，欲将贼人结果性命。未防后面来了一人，正是西厢房使宝剑的，早就跳至院中，眼看同伙性命不保，他双手捧着宝剑，由后面照着童林的腰间便刺。童林正要将贼人结果性命，听后面金刃带风，直奔腰间。童林遂一转身，用了个白蛇伏草的式样。用右手钺一找贼人宝剑，贼人手快，将宝剑撤回。童林跟过去，使了一个恶虎掏心。左手单钺，直奔贼人的胸膛。贼人用宝剑往下一断童林的手腕，童林将鸳鸯钺一立，打算要拿月牙鹅眉枝，咬住贼人宝剑。贼人将剑往回一抽。就在这个时候，童林觉着右边有人暗算。童林斜目观看，正是北房那个和尚，由房上跳下来。身临切近，用鹅眉刺，向童林的右胁便扎。童林用右手钺，往下一砸鹅眉刺，遂着向右一转，用了个顺水推舟。左手钺直奔和尚的头顶（要给和尚剪发）。和尚缩顶藏头的架式，往后一撤。童林将要进招。听后面金刃劈叭的声音，童林遂着一转身，使了一个回身脱影，面目正对着利刃。

双钺往上一捧贼人的利刃。贼人往后撤刀。童林双手往下一撤，遂着一推，双钺直奔贼人的胸膛。瞪睛细看贼人，却是北房使单刀的那个贼人。贼人闪躲不及，堪堪要性命难保，由童林的后面上来一人，正是东房使单刀拐的，用左手单拐一转，向童林后脑海便砸。童林听后面，嗡的一声带风，够奔后脑海砸来。童林不能顾前面，向左一转，单拐打空。童林遂着右手钺，往前一递，直奔后面贼人的脖项。贼人急欲缩顶，童林单钺的月牙，将贼人头的绢帕削掉。吓得贼人，胆裂魂飞，虚恍一招，跳出圈外。童林将要追赶，听后面喊嚷一声："着！"童林扭项回头，使了个猛虎离山的架式。后面观看，却是空的。贼人后面一声诈语，童林一看，咬牙愤恨意欲向前，将贼人结果性命。不料想群寇一拥齐上，童林即刻用了一个五马同槽的架式。（何为五马同槽呢？就是童林鸳鸯钺的招数，一人能敌数人之法。）童林是拦左让右，遮前挡后，并无半点破绽。空手的贼人，意欲由地下拾刀再战，奈因童林时刻不容他拾刀。六个人战在一处，不亚如蜘蛛网一般。

贝勒爷在书房廊檐下，观看童林动手，甚为悬心。恐怕童林战不过五寇。自己又不敢过去相帮。借着月光观看，兵刃的光辉耀目，只看不出谁与谁动手，真是一场仇敌恶战。东西配房打更的更夫，也不敢出来，大概全都吓坏啦。贝勒爷只可站至在廊下替童林助威，手中擎剑，高声呐喊。"童林与我拿，休要放他等逃走，汝若不行，我要下去协力相帮。"贝勒爷口内虽那末说，其实真不敢相助，真要过去，准得丧命。虽然他没能耐，站在廊檐下，那个气象威风可不小，就彷佛有多大能为。这几个贼，没有贝勒爷下去的必要，不值当下

去帮助动手，就是童林一人，便可成功。其实是假的，手中擎剑，站在那里指挥拿贼。群寇一来不知虚实，二来贝勒爷那个气象，就彷佛武艺高强。其实要知道，贝勒爷没能耐，过来一个贼与贝勒动手，这位爷就得有性命之忧。这方称得起："麻杆打狼，两头对害怕。"

工夫一大，童林与贼人动手，先是五个人，打着打着剩了四个人，也不知那个人何时逃走。童林动手之际，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猛听得也不知由那处，呐喊一声："风紧扯呼。"童林心中明白，这是贼人吊坎，群寇战不过我，他们要跑，未免要加意留神，必须要拿住一两个，方不负贝勒重任之托。奈因群寇狡猾，招数很快。就在这个时候，使宝剑的贼人照着童林头顶一剑。童林捧钺，将要遮架，贼人将宝剑撤回，遂着一坐腰，脚下碾劲往上一蹿，已经跃过南面花瓦墙逃走。童林将要追赶，不提防使单刀拐的贼人，趁着童林不防，早就一个箭步，蹿至东配房。童林将要追，使单刀的虚恍一招，跳出圈外，遂着一蹿，已经蹿至上房前坡。童林一看，只剩了赤手空拳的贼人，童林遂喊道："你还往那里逃，还不下来受绑。"贼人一看，事情不好，遂着奔命似的，跳出圈外，垫步拧腰，往上一跳，蹿至西配房前坡。童林捧双钺，心中暗想：我在贝勒爷面前夸下海口，一名不能捕获，岂不是言过其实，莫若将空手贼人擒回。想到这里，呐喊一声："贼人你往那里逃走！"遂着一跺脚，将要往厢房上蹿，不提防空手的贼人，左脚找阴阳瓦的瓦陇，右脚将房上瓦一蹬，房上的瓦，可就摞在一处，遂着拿脚再往下一蹬，这一摞瓦，直奔童林的面门。童林听前面有风带土的声音，一看黑呼呼的东西直奔自己头顶，赶紧往下一伏身。这一摞瓦，叭叭的

一阵乱响，可称的起碎瓦满地。虽然没打着童林，童林这个火可就大啦。贼人竟敢暗算于我，必须将贼人擒回，方消胸头之气。

遂着一股劲腰往上一提，一个箭步，蹿上西厢的前坡。这个时候贼人可就过房脊去啦。童林手捧双钺，用了个黄莺护粟的架式，直奔房脊。(何为叫黄莺护粟呢？就是左手钺在前护住面部，右手挡住胸膛，遮住咽喉。为的是防备前面。)童林将到房脊，意欲探头往后房坡观看贼人动静，没提防在房脊后头蹲着一个和尚。他把三棱鹅眉刺，捧在手内，净等童林一探头，他把鹅眉刺，双手一递，直奔童林得咽喉便刺。童林一看不好，用左手钺一搪鹅眉刺，右手钺直奔和尚头顶。和尚遂着往后一躺，就地十八翻的工夫，在后房坡，咕噜咕噜的乱转。童林大怒，心中想道：小辈竟敢暗算于我。童林深恨此贼。意欲用地盘工夫，将他治死。(何为叫地盘呢？但凡练武术里，都讲究上中下三盘的工夫，这地盘就是下盘的工夫。江湖上调坎叫摔子，这里好些个特别的名字啦。)童林将要下腰，用肩肘找后房坡。猛听后面喊嚷，说道："着"就听"喔"的一声，童林遂着一伏身，一摞瓦顺着童林的头顶过去。虽未砸着童林，在这夜静更阑时声音可大啦。哗啦啦的一声，听着怕人。童林容把瓦躲过去，往后面观看，并无人迹。大约是东厢房逃走的贼人，抛过来的瓦。童林手合双钺，扎煞背膀，往四外观看。再看贼人，一名不见踪迹。童林心中想着要追，又看见贝勒爷站在廊檐下，恐怕贼人用调虎离山计，有伤贝勒爷，我怎样担任。童林想到这里，不敢追赶贼人。这才由厢房之上捧双钺跳将下来。

来至贝勒的面前，遂说道："爷受惊，童林无能，未能捕

获一人，在爷的面前请罪。”说道单腿打千。贝勒将方才所有之事，俱都观看明白，虽未拿住贼人，总算惊破贼人之胆。一听童林请罪，贝勒将宝剑交与何吉。遂着下台阶用手相挽，遂说道：“这就很难为你。”一面叫何吉掌灯，一面叫童林道：“你随我到屋中歇歇。”此时何吉进到屋中，将火石找着，打着了火种，点好了灯，屋中大亮。何春遂着启帘子，贝勒爷与童林，一同进到屋中。贝勒爷用目观看，见八仙桌子底下，黑呼呼不知何物。贝勒细看，原来是男下人，听外面闹贼，俱都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去了。也有跑到里间屋藏着的。贝勒爷一看，遂说道：“这些个东西胆子太了小。”遂叫何吉，把他们都叫出来。工夫不大，也有从桌子底下叫出来的，也有由里间屋中叫出来的。贝勒爷一看，这八个男下人，各各脸上颜色更变，浑身乱抖。站在那儿还直哆嗦，贝勒爷一闻，臭气难闻，贝勒爷遂问道：“这是什么这么臭？”内中有一个男下人，颤巍巍的说道：“我拉一裤子屎。”贝勒爷一听，说道：“这些东西没用，都给我赶出去。”这八个男下人，全都被大管事的带出来，在廊檐下听候呼唤。何吉遂着到后面，取来了西藏藏香，拿到屋中点着。工夫不大，这个臭味才没有了。贝勒爷这才与童林说话。笑嘻嘻的叫道：“童林，我且问你，今日夜间贼人被你赶走，大概贼人丧胆，再不敢前来搅闹。”童林往上回禀，答道：“爷，贼人虽然逃去，又被我打掉鬼头刀，决不能死心，必然约人前来找童林作对。”贝勒闻听，遂皱眉说道：“若要如此，应当如何？”童林遂说道：“请贝勒爷放心，方才动手之际，依童林观看，俱是无能之辈。你请放宽心，有童林在此，料着无妨。”贝勒点头说道：“好！那末着今天你够累的了，你下去歇歇去吧。我也得休息休息。明

天我还有话与你说。”

童林点头与贝勒爷告退。来至院中，把金背鬼头刀拾起，又到东西厢房，把二十四名更夫，均都叫到院内，说道：“适才院中闹贼，你们看见了没有？”夥计一齐答道：“以先贼人与您动手，我们大家替您害怕，后来看您战败贼人，您不叫我们，我们又不敢出来。如今贼是跑啦，您有什么分派？”童林说道：“我倒没有什么分派，谁走后夜的更班，照旧去打更，你们谁前夜歇班，谁跟着回更房。这院子里头，不用你们管，自有他们收拾。”大家点头应允。童林带着伙计们，来到更房，到屋中让他们休息，童林把鬼头刀与单拐拿旧腿带子缠好，搁在炕席底下。看着夥计们睡了觉。自己却不敢睡。把身上衣服收拾收拾，将腰间绒绳紧了一紧，把子午鸡爪鸳鸯钺，挂在腰间，仍然由更房出来，扎煞背膀，往四外观看，并没有声音，遂着拧腰垫步上房，围着府里面，往四外巡察。这个意思，是怕贼人去而复返，幸好整整的一夜，并没有动静。

天已然快亮啦，由房上跳下来，回到更房之内，看伙计们仍然沉睡如雷。就在这个时候，走后夜更班的伙计，已经回来，大家一看头儿在屋子里直坐着，遂说道：“头，您还没睡？”童林说：“我刚睡醒，你们把他们都叫起来，天不早啦。”这才后夜的把前夜的都叫起来，大家打脸水，净面吃茶。童林也梳洗梳洗，坐在凳子上，独自出神，想昨夜晚间与贼动手之事。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外面有人叫：“童头在这儿啦么？”童林一听，是管家何吉的声音。遂着将双钺包好，放在被褥底下，赶紧出来开避风观看。果然是何吉。遂说道：“管家大人什么事？”何吉笑嘻嘻的说道：“爷那叫你，赶紧快去。”童林点头说：“我就到，您先头里请。”管家点头说道：“快点

呀。”童林走进更房，把绒绳解下来，整理整理衣服，出离更房，够奔外房门首。何吉由里面出来，一看童林来啦，说道：“你来了好啊，爷又打发我找你去，来吧。”遂说着启帘子，童林笑着点头，走进书房。一看贝勒爷在上首椅子上坐着吃茶呢。看见童林进来，喜形于色，遂说道：“童林你来啦，好，坐下吧。”童林赶紧请安，说道：“有爷在此，打更的焉敢落坐。”贝勒爷笑着说道：“不要紧。”童林谢过贝勒爷，遂在下面落坐。(那位说打更的也能跟贝勒爷坐在一处吗？您不晓得北京的风俗，但凡王府贝勒府，里面的爷都有这个脾气，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只要他这一时高兴，与他平起平坐，说说笑笑，怎么着都行。他要不高兴的时候，趁早躲他远远的。你要稍触他之怒，不是交衙门押起来，就是当时就赶。童林这时正赶贝勒喜欢，怎么着都行。贝勒爷真爱惜他，所以赏他个座。)贝勒爷笑嘻嘻说道：“昨日晚我看你与贼人动手，我真要帮着你，我就是不敢下去。就是当时，我也用着工夫呢。我这有个教师，在我府里护院，能耐也可以。我打算把他叫来，你们二人谈谈。”随说着就叫何吉，你把花师傅叫来，就提我在书房等他。”何吉点头答应，转身出去，工夫不甚大，启帘子进来回话：“跟爷回，护院的在庄园处留下一个字柬，不辞而别，已经回了镖局子啦。”贝勒爷闻听一怔。

您道，这个护院的花望，皆因头次贼人闹府，花望到夜晚下夜时候，正走在书房东角门。听书房里面有动手的声音，他手提花枪一看，正赶上童林与贼人动手，童林战败二寇。花望一想，打更的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今天总算误事，别等明天人家辞我，莫若我不辞而别。这么着暗含着回到自己的屋中，写了个辞事的字柬，交到庄园处。收拾自己的被褥，回

镖局子去了。贝勒爷一听，护院已经回了镖局子啦。这才跟童林说道："我跟花师傅练过弹腿，尚未能练成。他既是走啦，我打算跟你练练工夫。"童林说道："只要您愿意练，我情愿倾我所能。就怕您累不了。"贝勒爷说道："我累倒是累得了。我还没细问你，你是怎样习学的能耐？你说说我听听。"童林点头，遂将十八岁逃亡在外，怎样遇师学业，当更头前后情由，从头至尾，细说一遍。贝勒闻听，笑道："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在我这当更头，可称的起是庞统做知县，大材小用。你别在我这当更头啦"！童林一听，遂说道："您把我散啦，不用我了。"贝勒说道："不是那末回事，我让你当更头屈你的材料，你在我这当教师吧。"回头又告诉何吉："你把东跨院三间上房收拾出来，拨两个人，伺候童林。把他的东西都给挪过去，回头在庄园处传我的谕，合府不准叫童林更头，都称呼他童教师"。何吉在旁边一听，童林走运，上人见喜，当时就抖起来啦。贝勒爷又与童林说道："你听见没有？"童林说道："谢谢贝勒爷恩典。"贝勒爷说："还有一件事，你既未归家，你何不把家眷接到北京来呢？"童林说："不行，恐怕我养活不起。"贝勒爷微笑道："你这是胡说，我教你接家眷，不用你管，我叫何吉由庄园处与你备办"。回头叫道："何吉，你把府的东边四合套的瓦房，收拾出来，拨四个男下人，派一个管事的，所有应用，你们庄园处备办。"何吉答应一声是。贝勒爷又叫拿文房四宝，遂与童林说道："你亲笔写一封书信，不用你去，我打发人接你的家眷。"童林闻听，说道："谨遵贝勒爷台谕。"遂即磨墨铺纸。童林伸手拿笔，贝勒爷一看，就知他是外行，轻易不写字。写出来真是歪歪斜斜，好在是他的亲笔。书信写完，装在封筒之内，呈于贝勒爷。贝勒爷

把书信接过来，交与何吉。遂说道："你把书信派妥当人送至霸州，交与州官。命州官传谕童家村村正副，所有童林家中房产地业，交与村正副照料，按时交租。就接童林家眷进京，所有应用，都是本府预备。"何吉点头说道："遵爷谕，"拿着书信出去，工夫不大，进来回话，已然交待明白。贝勒点头又向童林说道："你不必在外面用饭，回头跟我一块用吧。"何春在旁边观看，心中想道：这真是人要走运，逞强挡不住。（俗语说不是城墙挡不住吗？不是，是逞强挡不住。）他一个当更头的，要跟贝勒爷一般样平起平坐，真是福随运转。正然思想，贝勒爷叫何春："待会儿把饭开到书房，我与童林一同吃酒。"何春答应说是，遂着传谕外面，工夫不大，已至开饭时候，何吉擦抹桌案，何春放好杯筷。贝勒命童林下首落座，童林说："谢贝勒爷。"语毕落座。何吉斟酒，遂着菜蔬全上来啦。贝勒爷一看童林，饭量太大，真是狼餐虎咽。贝勒爷赶紧告诉何吉，叫外面多预备菜。

贝勒爷与童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贝勒爷这才说道："你的工夫很好，你把你当初学艺之时，头一手工夫先教给我，我看看怎么样？"童林笑着说道："爷，怕您累不了。"贝勒爷说："行啊。"童林闻听，遂着站起身形，"请贝勒爷您在桌案之前站立。"贝勒闻听站立于桌案之前，面向正南。童林命贝勒爷两脚并齐，两手下垂，目往前看。童林说道："这一个架式，是开宗一章，这个名儿叫无极图。按《拳经》上说，这个架式，应当'提顶吊裆心中悬，两膀轻松力自然'。取其自然之力。这是头一个架式。第二个架式，由无极生有极。何为叫有极？遂着往下一蹲，这就叫无中生有。"贝勒爷随着往下一蹲。童林说道："别动啦，蹲长久而生效。"童林说完了，

回身入座。二位管家一看，心说这倒好，把贝勒爷蹲起来了。贝勒爷有点受不住啦，遂叫道："海川，我的腿直颤，我再蹲就要躺下了。"童林微笑道："这不是一天的事，架子乃武术之根基，必须要早晚用功方可，乍练一定是受不住。起来活动活动。"于是贝勒站起来，走走，复又入座。用毕早饭。贝勒与童林商议夜晚防贼之事。童林回禀道："爷，您请放宽心。昨夜我与贼人动手，观看贼人的招术，均不甚出奇。只要童林在此，料着无妨。"贝勒闻听，遂说道："你既然这样说很好，晚间你多留点神吧。那么着你也休息休息去吧。"

童林站起身形，与贝勒爷告辞退出。将到廊檐下，旁边有人回话，遂说道："请教师爷到东院歇着吧"。童林用目观看，是两个当差的男下人。您道，贝勒方才传谕管家，此时何吉早叫手下人，将童教师被褥零用物件，俱都搬到东跨院，收拾停妥，命两名当差伺候教师。当差的在此等候迎接，到跨院安歇。童林不知，因问道："你们在此作什么？"当差的回禀道："他名字叫陈升，我叫李福。奉管家之命，在此伺候"的话，说了一遍。童 林点头说道："你们头前引路。"来到东跨院一看，是北房三间。李福启帘子，往里观看，是一明两暗。遂进东里间，北面是顺檐炕，左右坐褥靠枕，当中放着一张饭桌。里面放着童林物件。桌子上放着前次闹府打掉的刀拐，用带子缠着。童林随手拿起，将东边炕席揭开，藏于炕席之下，然后落坐。陈升献茶，童林吃着茶，看这屋中很好，靠前窗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东面银柜，看这屋子比更房强的太多啦。自己坐定一想，虽然贝勒爷这一番恩典，到后来怎样报德哪。又一想，今夜晚间，还得防备贼人寻仇。左思右想，整整一天。晚间贝勒传谕童林，教晚间

多多的留神。童林只得遵谕。用完晚饭收拾妥当，顶到初鼓之时，遂将身上收拾整齐，双钺挂于肋下出离房门。东瞧西看，并无动静。遂着拧腰上房，前后巡查，并不见贼人踪影。顶到天亮，童林才由房上跳下来。好在一夜无事，自己来到东跨院，进屋中把陈升、李福叫起来，命他们去取脸水、泡茶。工夫不大，均已备齐。童林梳洗已毕。

正在这个工夫，外面有人叫道：“教师起来了没有”？童林问道：“谁叫？”外面接着说：“我。”随着声音一启竹帘，进来一人。童林一看，却是管家何吉。童林站起身形遂让道：“管家大人请坐吧。是有什么事吗？”何吉微笑道：“贝勒爷方起来，就教我来找你，可不知是什么事，在外书房等你哪”。童林闻听，说道：“既是叫我，我看看去，这又累您一趟。”何吉说：“不要紧，走吧。”童林说：“您候一候。”穿好大褂，随着管家来到外书房。何吉启帘子，童林迈步进书房。此时贝勒爷等急啦，又要打发何春去叫，一看童林进来，未免心中大悦。此时童林正是上人见喜，贝勒爷现在恨不能朝夕慕恋老在一处，方为可心。今见童林进来遂说道：“我正要打发何春找你去，倒没有别的要紧的事，一来我惦记跟你练练，二来昨夜晚间，可有什么动作。童林你坐下，你慢慢谈谈。”童林只得谢过贝勒爷之坐，遂在下首落坐，说道：“您要打算练，倒很容易，就是昨夜晚间，也没有什么动静，您请自放心。”贝勒微笑道：“你把你练的工夫，你的奥妙秘诀，说说我听听。”童林点头。就这么个工夫，何吉把茶已经献上来啦。童林一边吃着茶，一面与贝勒谈话。就把当初十五年所得苦功，从头至尾，与贝勒爷学说一遍。贝勒爷听着心花俱放，恨不能变作童林一样，有童林这么大的能耐，方才趁心。贝勒爷又

与童林谈了会子自己所学所练。谈到自己怎样用功的时候，贝勒爷不觉的得意扬扬。童林微笑道：“我说句话，您可别怪罪我。”贝勒爷说道：“你自管说，我不怪你，那样不对？”童林回禀道：“要依童林看，您所学的，不过当时的玩艺，可以运动身体，若据童林看，练不练皆可。”贝勒爷说道：“怎么呢？”童林说道：“您不知练艺的难处啊，就家里趁多大的财势，你要寻找教童林那样老师，您是无处寻找。因为什么呢？真要是高人剑客，绝不在于都会丛中，热闹之所，必到深山幽境隐避，轻易不到市井丛中。虽有银钱，怎能找得着。您所学不过市井花拳一流拳脚。”贝勒爷闻听，点头赞叹道：“看起来古人有云：‘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就拿你说，看着像老赶，谁看得出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何况剑侠客。就是适才你跟我所谈的，我都是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平生未历其境。”童林回道：“您是太谦，童林何敢担您夸奖。”正说着呢，何吉进来回话道：“请爷用膳。”贝勒爷点头，说：“就开到书房来吧。海川你跟我一块吃。”（贝勒爷称童林海川，一来贝勒爷有爱贤之癖，二来因贼人闹府，童林有保护本府生命财产之德。感情所致，因而呼之海川，不能以为怪。）童林说道：“那末讨爷您的厚赐。”贝勒爷说道：“你这是胡说，从此要随随便便，你不要拘束。有你，我还吃着痛快。”童林点头应允。就在这个时候，何吉安放杯筷，贝勒爷与童林就坐，工夫不大，用完了早饭。贝勒爷体谅童林夜晚还得防贼，怕他累着。遂说道：“你回去歇歇，夜晚还得保护府第。”童林只得与贝勒爷告退。自此习以为常。白昼陪着贝勒谈话，夜夜防贼。一连就是三日夜间并不见贼人踪影。童林也就疏忽啦，贝勒也就放了心啦。料着贼也不敢来啦。

天是一天比一天热。第四天贝勒爷清晨与童林在花园里面，讲论武术。这个工夫由打外面启帘子进来一个回事处的当差的，站在那儿不敢回话。贝勒爷道："什么事?"当差的回禀道："外面有教师的乡亲，来找他有事。"贝勒爷听见点头，暗含着赞叹，心中想道：童林无事的时候，绝没有乡亲找他。今童林在我这里当教师，不问可想，外面闹府的事情，全都哄动啦。童林的乡亲，听说在我这儿当教师，得了好事由啦，前来找他，不是求财，就是借当。看起来常言有句话："穷在世界有钢钩，钩不住无义亲友；富在深山有木棒，打不断无义的宾朋。"贝勒爷回头看着童林说道："有乡亲找你，你到外面看看去，若要用钱财，你只管说，我给你办，你可别为难。"童林闻听道："谢谢爷您恩典，我到外面看看去。"当差的在头前引路，童林随着出离书房。绕走太湖山石，月亮门，直奔大门，临至府门的门道，当差的一指门外影壁前，站着的一人。随向童林说道："就是这一位乡亲找您。"童林顺手一看，吃惊非小。因为什么呢？一看并不乡亲。看此人身量不高，形若猿猴，身上穿半截蓝布褂，里面相衬土黄布的裤褂，高筒袜子，双只大掖靶靸鞋。往脸面上看，粉团花相似，门拉头，两道细眉，直插入鬓，深眼窝子，黄眼珠子，鼻梁高耸，三角口，雪白的发须，头顶上勒着一块白唐布的手巾，站在门前笑嘻嘻抱拳而立。童林一看，吃惊非小。因为什么呢?您道，看此人外表好像乡下老叟，童林细看此人，双目如电，眼光炯炯，神色可怕。却说童林，看出是江湖上的高人，心中暗想：此人必来访我，我若看不出他是绿林，也叫他小看于我，回过头来对当差的说道："你回去吧，我与乡亲有话说。"当差的应允回庄间处去了。童林这才对着老叟抱

拳说道："阁下是那一路的英雄，特来访我。"一边说着，一面下台阶石，老叟闻言点头，随着伸大姆指说道："好眼力，真看出我来啦，果然名不虚传哪，请童老师这里说话。"遂着退至影壁后面。童林只得抱拳跟随说道："请！"童林虽是抱拳，暗含着是防备，恐怕他见面动手。跟随到影壁后，童林见老叟站立不动。童林这才问道："阁下贵姓高名，仙乡何处，当面请教。"老者闻言，用目往四外观看无人，这才带笑答道："小可家住山东东昌府，城东南三十五里，巢父林内侯家庄，姓侯名杰字敬山。"童林闻听，遂说道："莫非阁下江湖人称一轮明月照九洲，苍首白猿那位二侠吗？"侯杰闻言答道："不错，正是在下的草号。"（童林因何知晓他的外号呢。皆因童林未下山之时，听师父讲究过，各省英杰侠客的名姓。）"老人家今日到此，来访童林，但不知有何赐教？"侯杰说道："倒没有别的紧要，只因在下带弟子入京都，有些小事。皆因徒弟无知，不知道阁下在府护院。他们若知晓，阁下在此，天胆也不敢搅闹府第。多蒙阁下高抬贵手，得命逃回，我才知晓。我将徒弟重责了一顿。我又亲至府第询问，方知阁下大名。今不揣冒味，斗胆前来，欲约阁下于明晨驾临安定门外，地坛之内，一来叙怀知己，二来请教阁下的手术。不知尊意如何？请阁下当面示知，在下好扫阶恭候，不知阁下可肯前往？"童林闻听，暗中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听老师言讲，山东的二侠，侯杰之名，武艺超群，并有他长兄，侯庭字振远，江湖人称神手昆仑，绿林以镇东侠呼之。掌中一口宝剑，一百单八招青龙剑，天下驰名，自立一家。今若不应允，与自己名誉有碍；若应允，俗所谓宴无好宴，明知虎穴龙潭，惟有当面应允。遂说道："既蒙阁下相招，敢不惟命。

于明日清晨，必至地坛，决不失约。”二侠闻听，含笑抱拳说道：“既蒙阁下明日驾临，那末着我当面告辞，明朝再会。”遂说着遂抱拳，竟往西巷口而去。童林只得也抱拳说道：“恕不远送。”童林看着二侠侯杰，竟自扬长去了。

童林心中暗想：自己乍出山来，何不幸遇山东二侠，明朝至地坛，必当试武艺，若胜得了山东二侠侯杰，尚可与恩师兴一家武术；若胜不了二侠，只得回归卧虎山，再为学艺。自己怔够多时，想到此处，只得进府。进门来至花厅，启帘子一看贝勒爷正自吃茶。贝勒爷见童林进来，遂问道：“乡亲找你有什么事？”童林不敢明言二侠拜访，只得在贝勒面前遮饰。遂说道：“您想乡亲找我还有什么事，无非是借几个钱钞。”贝勒爷闻听，点头说道：“不要紧，别着急。”回头叫道：“何吉，你与他在庄园处，拨五十两纹银，你给童林送了去。”又对童林说道：“海川你不够使用，你只管言语。”童林说道：“谢谢爷，还有一事，明天我还要跟乡亲打听打听家务事，我与您告半天假。”贝勒爷点头，“你可是早点回。”童林点头应允，遂着与贝勒告退，回归东跨院。有手下人启帘子，来到东里间自己落坐。自己凝神思想，明朝到地坛与二侠如何接谈。正在这么个时候，帘子一启，何吉由打外面进来，手内托着一包银子，笑嘻嘻的说道：“教师这是五十两，贝勒爷说啦，不够用的你可说。”童林笑着站起身形，说道：“足够足够，管家您请坐吧。”何吉说道：“我还有事，回头再谈。”遂将银子交与童林，告辞去了。童林把银子接过来，无处存放，遂手将自己包双钺的包袱拿过来，打开包袱，将银子包在双钺一处。放在桌案上，自己准知道，今夜晚间不闹贼，没有防范的必要。顶到晚间，好在贝勒爷没叫，自己用完了晚饭，

运动运动身体，顶到定更已过，自己打坐安歇。

及到次日天色将亮，自己站起身形，整理整理衣服，遂着咳嗽了一声。外面手下人，知道他每日醒的太早，早就把脸水漱口水预备齐啦，端进外间屋。童林梳洗已毕，遂着进里屋，由桌案之上，将包袱提在手中。遂着向手下人说道："回头贝勒爷叫我之时，就提我找乡亲谈话去啦。"说着迈步出离屋中，够奔府外，来至富贵巷的巷口外，到大街之上。童林可就为了难啦。因为什么呢？不认的安定门。自己站在那里发怔，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人问："您往哪里去？"童林一看，此人三十多岁，像个跑堂的打扮。童林不认的他。您道，由打贝勒府闹贼，童林战败群寇。童林倒不理会，其实北京城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早就哄扬动啦。真可称的起，城舍皆闻，童叟皆知，拿着当一件新闻议论。往常童林在府门外站立，有看见他的不少。这个跑堂的，他就在富贵巷对面路西，如意轩跑堂。姓李排行在二，时常看见童林，今见童林站在巷口发怔，他是透着和气，所以才过来跟童林说话。却说童林，看着他发怔，跑堂李二说道："您不认的我吧，我就在如意轩跑堂。我叫李二，我常看见你在府门口站着，您是不认的我，今天您这是上哪儿去？"童林闻听，心说正好，与他打听打听。遂说道："李二哥，我跟你打听打听，出安定门从哪里走？"李二闻听道："喝，您可真没出过门，您顺我手看，北边那不城墙吗：顺着城墙往西，那个大门洞，您就往外走，那就是安定门。"童林点头说道："这个地坛在安定门哪儿？"李二笑着说道："出安定门下桥，往北走不远，坐东向西有一座牌楼，牌楼前面有一座红栅栏，那就是地坛。"童林说道："劳驾"伙计说道："不劳驾，您请吧。"

童林这才奔正北的城墙，顺着城根往西看，果然看见安定门，人烟稠密，车马拥挤，往来俱是名利之客。遂着出离安定门，过吊桥往北不远，果然坐东向西有一座牌楼，前面有一段朱红栅栏。童林临至切近，观看栅栏拿铁练锁着呢。牌楼里面三座宫门，当中的御路。童林看了多时，仍不知道由何处进去。只得顺着坛墙往南，行至在地坛西南角墙角，往南观看，一带护城濠。只得顺着坛墙往东，又绕至坛墙东南角，往东观看，皆是粪厂民房。正目观看，就听墙角北面有人说话“童老师父，您才来。”童林闻听，遂着转身，一面防备，用目观看，就见站立一人，大身材，身穿青绸子大褂，里面白绸子裤褂，白袜青缎皂鞋，长得是身体魁梧。往脸上观看，四方脸面，鼻如悬胆，四字海口，连鬓胡须，两耳垂肩，红脸面，就是眉歪斜，拿着白手巾勒着头顶。大概是受伤的样子。童林细看，好像闹府使大宝剑的那个人。童林看罢，遂说道：“阁下怎么认得我?”那人闻听答道：“奉吾恩师之命，在此恭候教师多时。请教师到坛内茶话。”将话说完，一抱拳，将绸子大褂一撩，垫步拧腰蹿上坛墙，向着童林一点手，跳至里面去了。童林心中一想，我若由别处上墙，令他小看，胆小，莫若我也由此蹿上墙去。想到此处，右手提着包袱，将腰往下一矮，拧身蹿上坛墙。左手扶墙头，右手往前一伸，用包袱挡住前胸，恐怕里面有人暗算。一长身往里面观看，里面又是一人。在下面拱手抱拳，口中说道：“请老师傅到里面谈话。”童林闻听，遂由墙上跳下来。细看此人身量，中等身材，身穿宝蓝绸子大褂，里面白绸子裤褂，云鞋白袜，俊品人物。好像夜间使双拐的那一个。遂说道：“你们头前带路。”二人点头应允，童林随着二人，一边往前走，一边观看各处

的殿宇，真是金碧交辉，殿堂庄严。拐过正北，前面有一道桥，桥上一座牌楼，上面有一块立额，上面金字写“奈何桥”。桥下无水，越过奈河桥，北面的正殿。在桥之左右，一边一座八角琉璃凉亭，在东边这一座亭子台阶上有人说话：“童教师恕我未能远迎，当面请罪”。童林举目观看，在南面台阶上，站立一人，正是二侠侯杰。今天头上并未包着唐布手巾，露出亮光光的头顶，原来是个秃子。含笑抱拳而立，在上首站着一个人，俊品人物，好像那夜间使单刀的那一个，下首站着一人，五短身材，童林一看认得就是被自己打掉他的金背鬼头刀的那一个猛汉。二侠身背后站立一个和尚，童林认得就是拿瓦砸他的那个头陀和尚。前次见过是夜晚，今天白昼一看他，形同乞丐化小缘的僧人。发髻蓬乱，搭甩肩头，一脸渍泥。半截蓝布僧衣，短领，油滋麻滑，腰中系着丝绦，疙里疙疸。脚下就短两只草鞋，踢哩嗒啦，若真要穿草鞋，活像济颠。他可是穿两只青布云鞋，也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这两只袜子，油泥都满啦，这个脏哪，真令人难以注目。合掌打着问讯，笑嘻嘻站立二侠的身后。

童林来至亭子下，见二侠不下台阶相迎。侯杰一见童林发威，知道他少年气盛，不肯相屈。童林既来到地坛，我应下阶相迎，遂着下台阶石，抱拳含笑说道：“童老师千万恕我未能远迎，望教师多多原谅。”童林一见二侠降阶相迎，将包裹往地下一扔，抢步向前。遂说说：“二侠客恕我来得鲁猛，多要海涵。”遂着向前好像要行礼的架式，二侠伸手向前相搀，明是相搀，暗含着要试试童林的膂力如何。只手一攒童林的寸关尺脉门穴，童林是双臂如铁。二侠暗吃一惊，遂着撤手，往后撤身，抱拳说道：“请亭子上谈话。”童林明知二侠试探

他的膂力，佯作不知。抱拳笑道："请。"二人来至亭子以内。童林举目观看，原是凉亭，四围抱柱，都有一人搂不过来的粗细。四周围的朱红栏杆，并没有桌椅条凳，在抱柱之下，堆着一堆长条的蓝包裹。童林明知是他们的兵刃包裹，正当中放着一领新炕席。这一领席，约有五尺见方。在席的旁边，一把新茶壶，还有几个茶碗，并无旁的物件。看那个样式，在此居住不久。正自观看，二侠说道："徒弟们过来相见童老师。"徒弟们只得过来报名相见，童林这才知道，是二侠五个徒弟。使宝剑的姓阎名宝，外号人称斜睛太岁；使双拐的名叫侯俊，外号人称谈笑洪儒；使单刀的名叫侯玉，外号人称穿水小白猿；使金背鬼头刀的，姓鲍名信，别号人称紫毛吼。惟有这个和尚，姓张名旺，江湖人称泥腿僧。他可没有和尚的名目。您道，他原是江湖大盗，身负人命重案，无处栖身，逃至巢父林。欲拜镇东侠为师。侯振远知道他不是好人，不肯收留他。他苦苦哀求二侠，侯杰才收他作为弟子。他原是俗家，故意扮作和尚模样，为是遮众人眼目。今日报名与童林相见。童林方才知晓。遂说道："前次在府内动手，我实不知众位是二侠的高徒，多有得罪，幸勿挂怀。"鲍信遂行礼，脸上带着负气的样子说道："不是我们的武艺不佳吗？未能将您战败，你老人家也别往心里去"。二侠在旁边答言，说道："你要少说话，前次若不是童老师手下留情，焉有你们的命在，还不后站，真真可恶"。说罢，又向童林说道："童老师，徒弟无知，请多要原谅。老师傅请坐吧"。童林笑道："我也不见怪他们"。说声请，遂坐在当中的席上。二侠也就在席上与童林盘膝相对而坐。说道："你们与童老师献茶"。童林并不用茶，抱拳说道："今日二侠客，将童林唤至在此，但不知有何高论，

童林愿意领教”。二侠笑道：“童老师幸勿错想，我约阁下至此，并没有旁的意外，你我都是江湖上的朋友，咱们就为谈谈。二来徒弟们只因闹府回归地坛，与我说你的武艺精奇，所用的招数，他们都是意想不到，故此我才亲自造府，约请阁下。一来为谈心，二来见见您的手术。我们求求教，并没有别的事情。您可别多想”。童林听二侠所谈，言语直爽，脸面上也不带狡滑，看那一番的侠气，很可钦佩。童林说道：“在下久闻贵昆仲的大名，如同皎月，听别人言讲，阁下隐于山东，如何又来到京师？童林斗胆敢问，也望二侠明言，以明童林闭塞之耳。”二侠闻言，长叹了一声，说道：“休得提起，这都是教徒弟的好处。若非弟子多事，岂能来在京都”。二侠话说至此，不慌不忙，遂将入京师的情由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童林方才知晓前后始末。

您道，镇东侠与兄弟侯杰，成名天下以致年纪高迈，一看江湖绿林，许多没有尚好的收缘结果，因此看着很寒心。所以与二弟相商，打算闲散归田。从此弃却绿林之道，耕种安乐消遥。二人商议已毕，遂将绿林英雄俱都遣散，回归巢父林侯家庄。要习学春种秋收，提篮撒种。半年忙，半年闲。粗食馏口，以度晚年。从此弟兄二人，遂将得意门人，留下十余名。一则传习他们的武艺，又可以消遣解闷。今年正值侯振远访道外出，侯杰带着弟子，在家用功。这一日在草厅闲坐，帘子一起，由打外面进来一人。侯杰一看，却是张旺。侯杰遂问道：“有什么事？”张旺回答道：“弟子有一事不明，要与恩师请示”。侯杰闻听说道：“有话只管说，何必用请示二字，你只管讲”。张旺说道：“请问老师行侠作义，以何当先？”侯二爷笑道：“你这个东西，可恶呀，你是明知故问哪，行侠

作义，专讲的是与人排难解纷，终日里浪迹萍踪，杀贼官除恶霸，诛恶棍土豪，拯救贤良，搭救节妇孝子，这是行侠作义的天职，本身的责任”。张旺听罢说道：“是呀，请问老师，若有贼官酷害良民，刮尽地皮，咱们爷们管不管哪?”侯杰说道：“论起来可是应当管，无奈你师伯与我退归林下，不贪世事，何必多事呢!”张旺答道：“话可是那末说，要是在别人，咱们爷们，可以不管。现在东昌府知府，名叫钱训，人称外号叫钱锈。皆因贪婪无厌，形若饕餮。恨不能将人民膏血吸尽，今被上官所参，革职入都。他原是北京人，饱载而归。据弟子想，这样害民之贼，岂能容留。依弟子之见，杀此贪官，与民除害，得其赃银，赈济东昌的乡间，岂不是一举两得。不知恩师意下如何?”侯二爷闻听，皱眉说道：“此事虽好，奈因你师伯未能在家，我不敢自主。”张旺笑道：“恩师言之差矣，老师昆仲皆称侠客。如若不管，倘旁人为之，恐怕贻笑大方。老师若要不为，弟子等早就议定，吾等可要动手。老师可别怪。弟子等为保全名誉起见，恩师事要三思”。二侠闻听不由的暗想，我若不往，他们真若闹出事来，也是我弟兄的责任。遂说道：“张旺，我听你所说，此贼着实可恶，万难宽恕。我情愿带你们破戒前往，除此害民之贼。可有一件，千万不可在本府境内下手，免得本省担负。你想此事如何?”张旺答道：“恩师之言，正合子弟之意，就是这么办甚好。”师徒商议已定，遂派人前去打探，知府业已动身。他们师徒遂收拾包裹兵刃起身，随后追下来了。师徒等指望在半路动手，不料想卸任的知府钱训，已有所闻，他是听护院的所言，恐怕东昌府英雄，在半路打劫。知府与护院的相商，又雇了十几个保镖的，又找了四十名火枪手，沿途保护甚严。侯杰又

恐怕动手之时，徒弟们受伤，因此直坠到京师，看着他进了北京啦。贪银是弄不回去啦，打算把贼人的首级带回东昌，以谢乡民。他既进北京，就好寻找。遂相商先找下处居住，然后再找贼官的住处不迟。师徒等这才在地坛之内暂住。

休息了两天，师徒等各处寻找贼官的住宅，奈因北京地面甚大，如大海寻针，又找了几天，并未找着贼官的住处。侯二爷这才与徒弟们相商道："皆因我一时粗心，应当跟到他住宅才对，就皆因先找下处，这才令贼官隐迹，你我反受了周折。不如你我大家回归山东。你等意下如何"？张旺遂说道："老师，我们弟兄轻易来不到北京城，今既到京师，何不在此闲逛两天，再走不迟。"侯爷说道："你这又胡说了。北京城三步一堆子，五步一个扎栏（扎栏是满州话，就是如今的警察所）。在官应役，眼明手快的人过多。倘若看出你我的踪迹，不用说栽官司，就是动上手，你我都不好看。头一样儿你我的眼神，人家容易看出破绽。"张旺闻言点头说道："师傅您这话说的也对呀，可有一件，我们就来了会子。我倒有个主意，我们两个人算一班，要出去逛的时候，不抬眼睛皮，能不能跟我们对眼光，怎么就知道咱们是绿林呢。"侯二爷一听，他们大家都愿意多住几日，也就不能够深于拦他们，只得点头应允。遂说："你们大家要出去的时候，可要留点神"。大家点头。两个人一班，分班闲逛。彼此大家听了两天戏。

这一日正是阎宝与侯俊，在前门外听戏回归，他们进的是崇文门，一直往北，来到北城根，观看富贵巷里房屋高大，所住的俱是富户。这个事情是阎宝的不好，他与侯俊相商，打算夜间在此窃取玩物，若到山东省，日后提将起来，某年某月，我们到过北京城。在北京城某处得来的物件。为的是在

山东群雄面前夸口。二人把主意商议已定，指望夜间前来盗取物件，不料想他二人倒霉，可巧童林在此打更，把他们两个人打跑啦。他们二人逃回地坛，侯俊失去单拐，他还不敢声张。到第三天清晨，大家梳洗已毕，大家闲谈，惟有阎宝与侯俊二人低头不语，盘算昨夜被童林所欺，大不顺心。这个事情别人可瞒得过，惟有张旺早就看出他二人。由打何处看出来的呢？皆因他们二人昨日听戏，今天早晨起来必要谈谈，说说笑笑，惟有今日这两个人默默不语，心中若有所思。张旺看他二人昨天在外边必然遇上事啦，又不敢明言。若要明言教师父知道，反为不美。张旺遂背着老师侯杰，暗含将阎宝叫到僻静之处，阎宝问张旺，“你叫我到此什么事呢？”张旺嘻嘻笑笑的说道：“你们两个人昨天的事情，怎么背着我呢？”张旺这句话，本是诈语，阎宝以为张旺知道他们的事情。遂说道：“你既知晓，千万别告诉老师。”张旺说道：“到了是什么事呢？”阎宝一听，赶情他不知道，叫他给诈了去啦。知道他坏，又不能不说。遂着说道：“你既知道呢，我可不能不说。我告诉你千万别叫老师知道。”张旺闻言，点头说道：“你告诉明白我，绝不能与你们坏事。”阎宝这才将昨夜晚间窃取，被人打掉单拐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张旺闻听，凝神翻睛思想了半天。遂说道：“不要紧，我有个主意。今夜晚容老师睡觉，我暗约鲍信侯玉二人，一同前往，誓必将小辈首级带回，方解心头之恨。”阎宝闻听，心中暗喜。顶到夜晚之时，容老师睡熟，他们暗含着收拾紧趁利落，带好了兵刃，实指望到那里将童林结果性命，不料想，童林早有防备，反将鲍信鬼头刀打掉。他们五个人狼狈逃回地坛。以致来在八角琉璃亭，已见老师在台阶上站着四外了望。您道，侯杰打坐

在亭子里睡觉，天堪交五鼓，被凉风一吹惊醒。回头一看并不见徒弟踪影，心中怀疑，遂着站起身形，走至台阶石，正自四处观看。只见阎宝等一个个好像斗败的公鸡，侯杰一看，就知道其中有事啦。侯二爷别人不叫，知道张旺坏，单叫张旺。遂叫道："张旺，深夜之间，你们五人往那里去了"？这五人看见老师早就吓得颜色更变。张旺听老师呼唤，只得上前回话。他倒没有撒谎，只得将两次窃取，被人战败，前后始末，细细的回禀了一遍。侯杰闻听，点头道："你们是自逞其能，岂不知京师之内藏龙卧虎，你们是不碰在钉子上不算。得啦，你们休息去吧"。

侯二爷口中虽是这么说，虽不责备弟子，心中另有一份思想。由山东至京师，徒弟被人战败，究竟自己脸上无光。虽然看着他们那儿收拾，自己可拿定了一个主意。必要亲自前往，访明此人，必要与他较量较量。这就是侯二爷年老好胜。待到天明，扮作乡下老的模样，出离地坛，进城来至富贵巷，各处刺探。皆因贝勒爷府闹贼的一事，街巷拿着当一件新闻，纷纷谈论，极容易探询。故此侯二爷打听明白，回归地坛。容过这几天，这才与弟子等商议明白，亲自前来约请童林。今日童林来到地坛，彼此对坐。皆因童林问，二侠因何到此。侯二爷不能不明言，这才将进京原由，细细的说了一遍。童林闻听，方才知道二侠的来意。二侠笑道："听徒弟言讲，您的手术特别，他们都未见过。但不知您是哪一个门户所传，我是斗胆敢问。"童林闻听，冲着二侠一怔。童林就是怕问这句，皆因他未立门户。童林一着急，猛然间想起，教师尚道明的外号，叫作无极子。遂顺口说道："二侠若问我的门户，乃无极二字。"侯二爷闻听，啊了一声，遂说道："您这个门户，我

在江湖上怎么没听人讲论过。”童林脸一红，跟着说道：“我这个门户，是今日才立。”二侠笑嘻嘻说道：“怎么今日才立呢？”童林说道：“您既问，我不能不说。只皆因童林在江西卧虎山，学艺十五载。昼夜的苦工，可折三十寒暑。奉师命下山，叫我别开天地，另立一家，叫我自立门户。因你老人家问到此处，童林今日是初立门户。”侯二爷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心中暗想，我们弟兄威镇山东，天下皆知我弟兄的名姓，尚不敢自立一家门户。看童林少年负气，而且口狂，我倒要问问。遂说道：“阁下自立一家，自然武术惊人，未领教贵教师是那一位。”童林闻听忙说道：“我下山之时，师父再三的嘱咐，师父名姓，不准我告诉别人。恐怕误了他的修道，您就不必往下再问啦。”二侠一听，心说问了半天什么也没问出来。

侯二爷只顾发愣，就听童林说道“二侠客，童林久仰贵昆仲英名远震，敢问你老人家，但不知您的门户是那一门。”侯二爷闻听，随含笑说道：“我兄长在山东一带，创立螳螂手三十六式。我是与兄长所学，我们是螳螂门。”童林是怕二侠再跟问他，他才问的二侠门户。今听二侠说出螳螂手，随着又问道：“您这个门户，童林早有耳闻，但不知您贵门户，以那一件兵刃当先。”二侠闻听遂着说道：“我的兵刃在包袱之内，请阁下赏鉴。”遂着叫徒弟将包袱拿过来。一面解包袱扣，一面暗想：童林年幼口狂，我何不用兵刃，试探试探他的学问。遂着将包袱打开，由打里面拿出一对兵刃，长约在二尺四，鸭蛋粗细，拿手上有一个透眼，越往上越细，好像铁通条一样。纯钢打造，光辉耀目。双手递与童林，说道：“这一对兵刃，我兄亲传。要按着行话说，吊坎叫筷子，正式的名

目，我还不知。童教师自立门户，必然无所不知，今日倒要跟您请教。”童林接过来观看，心中暗想：这明明是试探我的学问，这件兵刃岂能难得住我。遂说道：“我倒不认的这一对兵刃，听吾恩师所讲，这对兵刃名叫双镢。”侯二爷闻听点头，说道：“不错正是双镢，但不知这个镢一共几柄。”童林接着说道：“此镢原是三柄，要在马上交战用。有一柄短的，镢的后面有一透眼拴着绒绳，专打马腿，名叫拦马镢。步下使两柄，名叫镔铁双镢。我说的可对不对？望二侠指教。”二侠点头说道：“不错，但不知此镢何人传留，请道其详。”童林闻听，心中暗想：错非老师指教，必为二侠所难。遂着说道：“听吾恩师言讲，此双镢自回回传出，兵刃有四。清真教回回传出钩鐽镢（即双手侠大刀），后续出来的剑戟。此双镢出在大明朝开国的一位将军，原是清真教，此人姓丁，双名波浪，人称皂袍将军。留下一对双镢，乃回回之绝艺。我可是妄谈，不定对不对。”侯二爷闻听点头，赞美道：“不错正是此人所传，但不知招数有多少手？还要请教。”童林回答：“要论招数的名目，乃三十六路翻天镢，不定是与不是。”二侠听到此处，用目上下打量童林。心暗想：别看童林长得粗笨，却受过名人的指教。正在观看童林之际，就听童林说道：“二侠客，童林学艺年浅，吾之恩师传授一对兵刃，也未告诉名目，今天得会二侠客，也要请教请教。”遂说着，童林将包袱打开，由里面把自己的兵刃拿出，双手献与二侠面前，说道：“求二侠当面赐教。”二侠一面接兵刃，一面心中暗想，心说童林好厉害，他当面就要还席。二侠接过兵刃细看，好像护手钩，就没有那前半截钩儿，只有一个月牙子的护手，在月牙子的底下一边一个锋芒的尖，在尖底下一边一个鸡爪。二侠不看则

可，一看吓了一身冷汗。侯二爷并非是不认的这对兵刃，只是想初学艺之时，兄长再三的嘱咐，让我多学，我那时懒惰，幸而好兄长谆谆的教训，要不然今日如何认的他这对兵刃。皆因侯二爷想起来后怕，看起来真是俗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侯二爷不觉一着急，这才急出一身的冷汗，遂捧着兵刃对童林说道："我可不认的这一对兵刃。听我兄长讲究过，这对兵刃乃出自武当内家，名叫子午鸡爪鸳鸯钺。"童林闻听点头说道："正是内家的兵刃。（何为叫内家呢？自大明明洪武二十年，有术士张三丰号称洞玄真人。修道在武当山，他将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工夫，化为太极。因此称为内家）。但不知此兵刃有多少招数？"二侠说道："听兄长所言，钺之招数，是八法神钺。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招。听说还有尽命连环三百八十四招。"童林听至此处，一阵阵的发楞。为何童林发楞呢？只因童林就会六十四招八法神钺。童林不知尽命连环。他师父并未将武术教全，要不然到后文书，有一段庄道勤赠剑传钺呢。

闲言少叙，再说童林回忆学艺之时，大概是招数不全，遂说道："看起来二侠客，博学多闻，所谈的招数，已令童林茅塞顿开。"遂着接过双钺，仍然包在包袱之内。接着说道："还有何事，童林愿闻高论。"二侠笑道："请阁下至此，适才有言在先，一来叙怀知己，二来请教您的手术。"童林听到这里心中暗想，他今日明明是与我较量高低，要分个上下。我若将话说迟，岂不令他笑话我胆小卑微。遂着说道："既是二侠客肯为赐教，童林情愿接招。"说着站起身形，二侠也就站起来抱拳说道："童老师且慢，咱二人是文比、武比。"童林言道："何为叫文，那个叫武？童林愿闻。""要论文哪，咱二

人就在这席上比试。你若把我攻出席外，我就算输。我若把您攻出席去，我就算胜。若论武的，你我两人在亭子下面，任意动手，各施所能，再论高低。”童林闻听，用目观看，亭内这一领席，五尺见方。心中想：他上了我的当啦，拳打卧牛之地，正合我童林这一家拳术。越窄的地势，越得动手。遂着说道：“童林生平以来，不愿就武，但愿从文。”二侠说道：“还有句话要跟您当面言明。咱二人本无仇恨，原是以武会友，咱们可是点到而已。指到就算输，彼此不可下起毒手。”童林答道：“《拳经》上有云：我不施毒手与人，人不施毒手与我。情愿遵行。”二侠点头回头叫道：“徒弟们，我与童老师接招，你们大家都是要看着点，记住童老师的招数，可以多长学问。”阎宝答道：“我等谨遵师命。”又叫张旺将席上壶碗撤去，遂着与童林并站于席上。彼此一矮身，抱拳的架式。二侠说道：“请。”那个意思，要看看童林出手的架式。不料想童林就是抱拳，并未亮式。童林也惦记着看二侠的架式，二侠也是一抱拳，并未亮式。这真是行家遇见了行家啦，原是招打两不知，不能亮自己的本艺的架式。二侠这才说道：“请童老师过招。”童林只得左手一恍，右手奔侯杰的面门。这个名目叫小鬼扪腮。侯杰用右手一捡童林的手腕子，童林一撤右手，左手掌使一个单风贯耳。二侠撤右手，一矮身，左手上奔小腹而来。童林双手一捡二侠的左臂，二侠往回一撤，童林遂着双掌向二侠的胸膛便推。这个名儿叫双撞掌。二侠用手一分童林的双手，童林遂着往回一撤，双手往前一伸，使了一个双风贯耳。二侠遂着一矮身。童林招数用空，遂着撤左手，右手往下一按二侠的面门。二侠一闪身，双手一搭童林的右臂。童林随着一转，两个人各施所能。

二侠先以为童林不过 乡下的笨拳。今遇童林接招，别看他人像老赶，拳脚不是老赶，两双胳臂如同双头蛇一般，招招有式，心想：不能让童林进招。童林可也就留上神。适才未动手之时，看二侠年迈，绝无多大的英勇。至动手，几个照面，却见二侠形若猿猴，恰似狸猫，行高就矮，滴溜溜身形乱转。往上一纵，有七八尺高，往下一矮，势若长蛇。童林见此，就格外留神。二人动手，工夫一大，虽则是各自留神，没有一个打不到一处。二侠往里一伸右臂，五个手指头直奔童林的面门。童林恐怕他把胳臂拿过去，用右臂尽力往里一穿，两个人肩头可就对着肩头啦。童林左掌由打自己的右臂之下，直奔二侠的右胁，这个名目叫掖掌。这要是打上，二侠是非出席不可。二侠心中也明白，知道童林这一手厉害，要是别人可就躲不了这一招啦。二侠见招使招，见式打式，遂着将腰一躬，右手一反掌，左手一按童林的腰肾，右手遂着够奔童林的后心，实力的打下。这一招名叫黑虎翻身。童林也知道要挨打，有点闪躲不开。但童林招数灵便，将自己右脚一跺，将腰一扭，自己的右胯，正撞在二侠右腿大胯之下。这一招名叫胯打。这是猛虎的三绝艺。到了形意拳虎之三绝，头一手名叫虎扑子，就是双撞掌。第二招，就是胯打。今童林用第二招虎形，二侠可就受不住啦。撞得一溜歪斜，手摸着童林的后心，可使不上劲啦。遂着一退步，不知不觉就出了席。童林明知二侠必得出席，心中一动，二侠客成名天下，我若将他战败，他的英名何在呢？二侠的手已经摸着自己的后心，不若我也遂着出席，作为不分胜败，也免得罪山东的二侠。遂着脚步踉跄，也就退出席外。转身抱拳说道："二侠客，童林艺浅，我可败出席外。"二侠出席扭项观看童林，自

己脸一发红，抱拳说道："我是先出的席。"但脸上有些挂不住，复又说："童老师，拳脚虽佳，不知兵刃如何？"我还要当面请教。

说着在那边将自己包袱打开，由里面拿出双镢，就手用了一个架式，一支镢指天，一支镢画地。说道："童老师请亮兵刃，当面领教。"童林却不亮兵刃，站在那里言道："二侠客休要暴躁，你我比试拳脚尤可，若比兵刃，那兵刃无眼，倘若童林失手，二侠客成名天下，一世英名何在？童林出世年浅，虚有个小小名望，倘若输与二侠客，我怎样与吾之恩师兴一家武术？若名望不在，二侠客你老人家看着岂不可惜。"二侠闻言心一动，脸面上带着惭愧。自己暗想：怎么我自己倒暴躁起来，看起来我反倒不如童林年轻慎重。明明我输与童林，童林有意相让，自己出席，这就为不分胜负。这是他保全我的名誉，我怎么反倒要与他比较兵刃。他不但不与我动手，他反倒以言相解说此事。看起来我年迈，自己不知爱惜自己。怎么老来老来倒不是东西啦呢？想全此处，二侠遂着将镔铁双镢，往地下一掷，赶紧下腰抱拳。说道："童贤弟，我错啦，望兄弟你恕过我年迈张狂。"遂着又叹了一口气，说道："咳，我真若有你这么一个兄弟，我怎么会不露脸呢？"童林闻听二侠之言，心中想道：适才以童老师称之，今与自己呼兄唤弟。童林以为二侠要与他亲近，结为昆仲。童林遂着说道："既蒙兄长不弃，小弟情愿拜您为义兄，兄长以为如何？"二侠闻听，明知童林将话听错，跟着说道："我有那么大的造化吗？"童林闻听二侠愿意，遂着往前抢步说道："兄长请上，受小弟大礼参拜。"说着跪倒行礼。侯杰伸手相搀，心中可又是一阵的难过，不由得悲从中来，几乎将眼泪落下。

这是因为什么呢？您道，侯杰心想自己成名一世，听张旺的蛊惑，随贪官入京师，又有阎宝等闹府闯祸，方有今日地坛内与童林比武较量。明明输与童林，童林这一到份涵养容让，这才保住我的名誉无伤。侯杰一搀童林，遂说道："贤，贤，贤弟，请，请，请起。"童林遂着站起身来，观看二哥这份景况，明知老英雄心内必有所伤，遂以言语遮饰。叫道："二哥，你老人家，与小弟结为兄弟，你我这就是一家人。地坛之内，也不是居住的所在。小弟意欲请二哥，到贝勒府内，稍住几日，可以消遣消遣。不知兄长意下如何？"二侠闻言，说道："这倒不必啦，我们师徒入京师，虽未将贼官的首级带回东昌，今遇贤弟，总算是这趟京师没白来，兄弟你算哥哥一条膀臂，论起来应当造府，与老爷子老太太请安。无奈我带着徒弟们多，倘若再有点差错，岂不叫贤弟你为难。莫若我先把徒弟叫过来与你见见，回头我还有事与你相商。"遂即叫道："徒弟们，你们大家过来，与你师叔见礼。"阎宝等只得过来与童林行礼，遂说道："师叔在上，弟子等参拜师叔。"童林伸手相搀，说道："众位老贤侄请起。"阎宝说道："敢情是老贤侄。"因为什么阎宝说这么句话呢？皆因除去侯俊、侯玉、鲍信三人之外，张旺与阎宝二人，皆是五十来岁，俱比童林年长。侯二爷摆手说道："你们后站，我还与你师叔有事相商。"回头又向童林说道："贤弟你这份美意我承情啦，我可不到府上去啦，我回头带着徒弟就此起身。我有件事可要你为难。"童林答道："什么事呢？您只管请讲。"二侠长叹了一声，遂说道："我们师徒由山东来的事情，贤弟你是知道啦。如今事情呢，我们一来 盘费本来就不多，又在京师耽误了这几日，盘费已然是用尽。既然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只得实说，

要不是贤弟你在北京呀，我们怎么也断不了盘费。既是兄弟你在京师呢，我们爷们连草棍也不能拿了走，只要一离了京师，那就好办了。没有别的，兄弟你替我为点难，多少不拘，与我们凑几个盘费。你可别着急，办不到你可也说话，若要办得到呢，多少都可。”童林闻听，笑道：“不要紧，小弟可以措办。”说着遂将自己包袱拿过来打开，由里面将贝勒爷与他的五十两纹银，拿在手中，遂向二侠双手递过去，叫道“二哥，这是纹银五十两。如若不够，您只管说话。”二侠只得伸手接银，遂说道：“足够足够。”遂将银两接过来。脸上带着一种惭愧。你道：侯杰并非是接银两的惭愧，既在江湖，何愁盘费呢。本来明着是和童林要借盘费，暗中是要丢的兵刃。心想童林回府取银两，可就想起二小侠的单刀拐，他必然随同带来。他们爷几个，好完全回归山东省。真叫人家把单刀拐留在京师，总算是二侠客脸上不好看。意想不到，童林带着五十两纹银，遂着递过来。到此时，侯杰也就不好意思再提单刀拐啦。童林也是粗心，因而把这个事情两耽误啦。

却说二侠只得将银两接过，叫徒弟包在包袱之内，遂叫徒弟收拾包裹，向童林说道：“童贤弟，蒙你如此成全，我也就不说什么啦。你回到家中就替我请安。咱们是后会有期。”童林说道：“二哥，既是兄长要走，小弟也不敢多留。那末，若是回到家中，见着兄长，您就多多的替我问安。我若得闲必然亲自到府问候。”侯杰闻听，点头说道：“我必然替你说了，那末我们就当面告辞。咱们是早晚再见吧。”遂说着叫徒弟一同随着起身。师徒等来至坛墙，越墙而出。童林随着也就送到墙外，二侠叉手相拦，说道：“兄弟你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再见吧。”童林说道：“二哥既不让兄弟远送，

您可沿路保重，恕小弟不远送了。”二侠抱拳转身，那个样儿就是弟兄情义所感，恋恋不舍。童林也不忍分离，事已到此，只得抱拳目送。看二侠带同徒弟们扬长走下去，至看不见他们师徒的踪影，童林这才打了一寒噤。遂说道：“好险哪好险。”

童林为何说这么一句话呢？皆因自己想适才之事，二侠客正大光明，自己认错，不料想吴越一家，反结为昆仲。这要是二侠客，意狠心毒，师徒与我死战，焉有自己的命在。总算是自己粗心，就凭二侠相约，自己单身入地坛，轻身涉险，胆大妄为，从今后自己这个毛病，要改去才是。童林虽然是这样想，到底他改的了改不了，常言有句话：“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其实一辈子也改不了，这就是童林一生的劣迹。您道，到后文杭州立擂掌打法禅和尚，也是独出己见。打赌斗智达摩堂，赴九月九的重阳会，护国寺比武，九公主坟三寇战童林，带病打燕雷，轻身探蓬莱，涉险人骨寺，这都是他平生的劣迹。这一套书童林占了一个猛字，若不是性情猛楞，可不能兴一家武术。这就是书中代表。话说童林，怔够多时，只得进安定门，回归贝勒府，这才引出三小下山，二次一掌仇，庆团圆喜中生忧。童林头下山东省，聘请镇东侠。种种热闹节目，且看第四回，便知分解。

第 四 回

庆团圆合家重相聚　遭奇祸骨肉两分离

话说童林，送走山东二侠侯杰，自己这才进安定门，顺着北城根来到富贵巷，进巷口这才来至贝勒爷府门前。门口站着一个当差的，看见童林，说道："教师爷，爷那找您呢？又不知您上那儿去啦，您请吧。贝勒爷在花厅那儿等着您呢。"童林点头，便把包袱交与当差的。遂说道："你把包袱送到我那屋里去。"童林这才往里走，来到里面花厅，看花厅前面，有好几个当差的都在那儿侍候着呢。童林用手往里一指，当差的点头，抢步便告诉童林："教师爷，爷在里面等您呢。"童林来至在门口帘子之下，站在那儿痰嗽。里面贝勒爷听出是童林的声音，随说道："你进来。"童林启帘笼往里面观看，贝勒在迎门八仙桌旁的上首太师椅上坐着呢，二位管家站立在两旁侍候。童林赶紧向前行礼，"爷您叫我么。"贝勒爷一见童林，遂说道："你坐下。"童林应声坐下。贝勒爷又说道："我打发人找你好几次，你上哪里去了？"童林一面落坐一面与贝勒爷回答："昨天 不是跟您告假吗？"贝勒爷看着童林点头，哦了一声，复问道："那末你见着乡亲了吗？"童林又不会撒谎，说道："哪里有乡亲找我？"贝勒爷听了一怔，道："那末没有乡亲找你，你今天作什么去啦？"童林答道："跟您请罪。"遂把地坛会二侠前后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不是童林跟您撒谎，我要先回禀您呢，恐怕您替我悬心，故此未敢明言。爷您可别怪我。"贝勒爷闻听点头说道："侯杰现

在哪里。”童林回禀道：“已然回归山东去了。”贝勒爷闻听将桌案用手一拍，大声说道：“这就是你不对，我原先与你提过，只要是武术好，或成了名的高人，你只管陪至府来，我与他谈谈。今这样成名的二侠客，你如何不将他们陪到府内，与我见，就是坐在一块谈谈，也长多少学问。这可称得起，遇高人交臂而失，诚为可惜。从今以后，只要是高人，名望素著，你只管往府里陪，我绝不怪你。”您道，近来贝勒爷与童林，好的如同一个人一般，贝勒爷的心事，童林尽知。童林所有一切的事情，爷俩是昼夜盘桓，没有相背的事。所以今天贝勒爷才告诉童林，以后若有能人，只管往府里带。就是平常的日子，北京城有名的把式将，夜叉行，时常访童林，到贝勒府，贝勒爷也时常一块聚谈，只要是练武术的，贝勒爷是一律接待。故此今天才告诉童林。复又说道：“那末着二侠回山东，你把人家单刀拐交还人家了么？”童林闻听这句话，当时一楞，遂着将脚一跺，道：“嗳呀，童林一时送二侠情迫，忘却单刀拐之事，并未奉还。”贝勒爷说道：“咳，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不将单刀拐奉还二侠，你将人家的兵刃留在京师，这件事作的可有点不对。你自己想想，这个事情对吗？”童林闻听，深为后悔自己慌疏之错。贝勒爷看着童林发楞，遂说道：“这也不要紧，几时顺便，再把单刀拐送至山东东昌。”童林只得点头。此时就是追悔，也是无济于事。贝勒爷这才细问与二侠所谈的话。贝勒爷赞叹二侠正大光明，作事磊落。亲自约请童林，到地坛以侠义道为重，恩怨分明，可称得起是大丈夫，作事与人不同。这时天气也不早啦，何吉请示爷开饭，贝勒爷遂说道：“童林，你跟我一块吃饭吧。”童林只得遵命。赶到童林与贝勒爷用完了饭，又谈了许多的闲话，贝

勒爷这才回到后面安歇。童林这才回归东跨院，从此终朝每日与贝勒爷一处闲谈，演习武术。

这一日正与贝勒爷在花厅谈话，外面有当差的进来，贝勒爷问什么事。当差的走至近前低言悄语。贝勒爷含笑点头，哦了一声，说道："我知道啦，你下去吧。"当差的转身告退，贝勒他笑嘻嘻的向着童林说道："你家去吧，见着你的父母，替我问安。"童林一怔，遂说道："爷，我父母并未在京师，我怎么能回呢？"贝勒爷这才把童林家眷到京，安置已妥，细细说了一遍。童林这才明白。童林可明白了，看小说的可不明白呢！您道，前文已经表过，贝勒爷命童林写书信，迎接他的家眷。现下已然都接到京师，安置在贝勒府东边宅院之内，已经三天，所有应用，都是由府内庄园处备办，童林不知。皆因贝勒爷告诉府内上下人等，不准告诉童林，怕他心慌意乱。这三天呢，已经全都安置停妥，这才告诉童林，叫童林回家。无非就是请安问候，没有旁的分神。看起来贝勒爷待遇童林之恩，真可称得起深厚。童林明白一切后，赶紧双膝跪倒，遂说道："童林一介村夫，多蒙贝勒爷如此抬举，又令全家团圆，叫童林在爷的面前，何以报德。"贝勒爷闻听童林之言，说道："你起来，你与我用不着这么些个废话，你急速去到家中，与你父母请安，替我问候。快去吧！"童林这才站起身来，谢过贝勒爷。当差的在旁说道："你随我来吧。"遂即出了花厅，跟着出府，往东不远，坐北向南，一座宅院，当差的用手一指，"这就是您的宅院"。童林一看，坐北的大门带门洞，门前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子，一边四棵门槐，五层接脚石，迎着面的砖影壁。一进大门两边的门房，当差的站那喊："来人哪！"由打门房出来一人，向着童林请安，口中说道："请教师爷的

安。”童林说道：“免礼，头前带路。”回头又向当差的说道：“你回去吧。”当差的转身回府去了。您道，出来的这个人是管事的，额外还有八个男下人，两个婆子，两个丫头，都是由府里拨出来的。童林跟随管事的往里走，南面二间外书房，北面是垂虎门。将到垂虎门下，见由里面出来一人，细看正是兄弟童缓。童缓见童林来到，赶紧向前行礼。口中说道：“兄长在上，小弟有礼。”童林伸手相搀，说道：“贤弟请起，由打兄我逃亡在外，家中无人照管，多蒙贤弟，替我在父母的膝前尽孝，叫为兄何以答报。”童缓说道：“兄长，您的父母就如同我的父母一样。我是当然分内之事。”童林说道：“那末着你就与我回禀一声。”童缓点头遂说道：“管家不用你啦，我同他老人家进去，您跟我来。”童林跟着进了垂虎门，东西是配房，当中是大厅。来至大厅台阶之上，童缓先进去启帘笼，童林在外听里面说话：“叫他进来。”童缓启帘笼向着童林点手，说道：“您进来吧。”童林跟随迈门槛，用目观看，迎着面的搁几案，前面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上首坐着正是严父童怀，下首坐着是自己的生身老母杨氏。所有穿的衣服，都是府内预备的，真是一身的绸缎。就是二位老人家面目苍老。童林一看，赶紧双膝跪倒。真是悲从中来，遂说道：“不孝儿久离膝下，罪该万死，望父母宽恕。”话说至此，泪随声落。老人家一见童林，概不由己心中难过。自己一想，想当年也是为父的不慈，不容童林归家，将儿挤走。这是他有心胸，有志气，发财回家，我夫妻方能跟着享福。他若无能，早就饿死于道路，岂能有今日相逢见面。想到这里，不由的不伤心，遂拉着童林的手，放声大哭起来。杨氏安人，看他父子如此悲恸，遂也就不住的流下泪来。童缓在旁，也

是拭泪相劝。遂说道："二位叔父叔母老大人，不必过伤。今阖家团圆，应当相庆。倘若恸伤身子，反为不美。"老夫妻被童缓相劝，只得收泪。遂说道："林儿你起来，我还有话问你。"这才彼此忍泪又归坐。童林站起身来，傍边垂手侍立，杨氏目睹娇儿，听老人家童怀问道："你这些年，在外面所作何事，因何来到府内？接我们老两口子到此，你说说我听听。"童林不敢说实话，并未敢提在外面受多大的罪，恐怕老人家心中难过，只得撒谎说道："儿由家中逃走之后，我在路上就遇见练武术的老师，就跟着这么些年，将武艺学成。有我的朋友，把我荐到贝勒府。贝勒爷待我至厚，恩典可不小。这才叫我迎接二位老人家到此享福。我这些年倒没受罪，总算丰衣足食"（其实学艺十五年，连点咸菜也没吃过）。老人家童怀，听童林之言，点头说道："贝勒爷待咱们爷们恩典不小，我们就不便过去啦。你替我们道谢。那么着你先到府里请个安去，回头再说话。"

童林只得告退，由打上屋来，走出自己的大门。往西够奔贝勒府。进到府内，来至在花厅，启帘笼来到屋中，贝勒爷正自吃茶，童林拦步行礼，遂说道："爷，童林一介粗夫，被困穷途，多蒙贝勒爷成全我，一家骨肉团圆，恩同再造，童林如何效力答报！"贝勒爷笑嘻嘻的伸手相搀，口中说道："童林你说的话太远啦。这是当然的，你何必这样的客气。二位老人家倒也健壮？"童林边忙答道："是，多蒙爷下问，我双亲倒也粗安。他二老还叫我与贝勒爷面前，代为请安问候。"贝勒爷说道："我可不敢担当，我还有事跟你相商。"童林笑问道："什么事请爷您讲。"贝勒爷笑着说道："没有别的事，皆因你父母到此，你愿意在家里住着呢，你早晚到我这来。你

要不愿在家里住着呢，仍在跨院里住。早晚过去请安。”童林一听贝勒爷之言，明知贝勒爷舍不得他，不肯相离。童林遂说道：“爷您万安，我仍然在府里住。我早晚过去问候问候就得啦。”贝勒爷点头说道：“那末着也好。”爷俩个商议定了。早晚过去请安，在父母的膝前尽孝。闲暇与贝勒爷讲论武术，非止一日。

这一日清晨，在花厅之内，正与贝勒爷谈话，言讲各样的拳脚，棍棒刀枪。贝勒爷听着津津有味。就这么个时候，面启帘笼，进来一个回事处的当差的，不敢回话，站在旁边。贝勒爷知道有事，遂问道：“什么事？”当差的回禀道：“外面有人求见教师爷。”贝勒爷闻听，遂与童林说道：“你到外面看看去，若是练武的老师，你只管把他请进来，我跟他谈谈。”童林知道贝勒爷好与练武的谈论棍棒刀枪，近日以来练武术的不少，都来访童林，贝勒爷俱都接见，并不厌烦。童林只得点头说道：“遵爷您的谕，我到外面看看。”跟随当差的出离花厅，要往府门那边去。当差的说道：“来了三位啦，没在府门口，都在马号的门前等着您呢。”童林只得转过太湖山石，前面有一个角门。这个门口直通马号。时常有老妈子送礼，都由此马号上车，故此童林知道这条道路。童林穿着马号过去，当差的引路，来至马号大门外，门前站立三个人，当差说道：“教师爷，就是这三位找您。”回头又说道：“这是我们童教师爷。”童林举目观看，下首站着这个人，身量中等身材，细腰窄背，内里穿着白绸子裤褂，外套宝兰绸子大褂，脚下白袜，青缎子皂鞋，手里提着长条包袱，脸上观着，青白的脸面，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一双三角二目，高鼻梁，薄片嘴，两耳削薄，漆黑的一条发辫。远看此人好像俊品人物，透着那么

精神。上首站一人，五短身材，内穿蓝绸子裤褂，脚下白袜皂鞋，外穿一件蓝绸子大褂，漆黑的脸面，两道粗眉，一对圆睛略直，口阔，两耳垂轮，手中也提着一个长条的包袱。正当中站着一人，身量长的不算甚高，肩宽背厚，身穿青绸子裤褂，在肩头搭着青绸子大褂，脚下两只白袜靸鞋，打着裹腿，手里提着长条包袱。脸面观看，两道立眉，一双吊角二目，大鼻子头，三角口，两耳如锥，黑漆漆的发辫。童林一见这三人，就是一楞。这三个人皆是绿林道的英雄。童林向前抢步抱拳，口中说道："三位老师夫，贵姓高名，仙乡何处？童林当面请教。"当中间这个人用手往下首一指，说道："他叫韩宝，外号人称小粉蝶。"又一指上首这一个，说道："他叫吴智广，外号人称闹海金鳌，在下姓贺名豹，江湖人称陆地金蛟，阁下就是童教师？"童林回答道："不错，童林正是小可。"贺豹言道："您既是童老师夫，很好啦。我们是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人，不远千里而来，特为访童老师夫。"童林听道是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人，遂着说道："三位既是八卦山的豪杰，我那里还有个朋友，不知三位知晓不知晓？"贺豹说道："不知是哪一位，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您提提吧。"童林说道："此人原在江西双雄镇教场子，此人姓雷名春字振恒，江湖人称铁臂鼋。三位可曾知晓？"贺豹冷笑说道："我们要不为这一位，我们还不来啦。"童林不知这三个人的来意。

书中代言，由打童林学艺下山，误走双雄镇，串场子打倒雷春。雷春管童林一饭，相赠童林纹银二十两。童林走后，实指望日后与雷春交好，童林哪里想到，雷春的把式场子就算让童林给踢啦。这个练武的当教师，就怕叫人打了。要是

输给人家，就不能再立那个场子啦。雷春本来每月有一二百两的进款，让童林把他的场子一踢，焉有不恨之理。因此带着徒弟两头蛇刘洞、一只花韩庆，师徒三个人收拾收拾，由双雄镇来了一个不辞而别，回归云南府昆明县八卦山九宫连环堡。欲请他的恩师，铁臂罗汉法禅，下山找童林与他们报仇雪恨。这一日来到八卦山前金家道口。这个金家道口，有一座酒店，明着是酒店，暗着是山中的眼线。里面有二位寨主，一个叫金荣，一位叫金亮。金荣的外号，叫作金钱豹。金亮的外号，人称柳叶花斑豹。这两个人，专与山中探事。若要进山，非得由金家道口经过不可。这是山上的咽喉要路。他们师徒三人，见着二位金寨主说明来历，人家备船往里相送。由金家道口送进八卦山。由船坞下船，上山绕走九宫连环堡，方能来到里面八义大厅。那位说，这个书怎么这么简便哪。前文已经表过大概，诸君不嫌烦躁呢，我再把八卦山的原由说一说，只因当年大庄主李昆字太极，人称混元侠，皆因受官欺民挟，避至在八卦山，已经四十余年。这个山是天然的险要。四周围是水，八个山口。当中平坦的山头，上面修盖房屋，修造一座八义厅。后来田方修盖九宫连环堡，招聚四方的游民，可不抢掳，在山上开垦种地，培植草木，后山采药。山中的出产不小，在里面安居乐业，不受官兵的欺压。明着都是耕种的百姓，暗中皆都是喽罗兵，可就是不抢。

他们今日进山来，雷春带着两个徒弟，绕进九宫连环堡，来在当中八义厅。到大厅的台阶下，有人往里回禀。工刻不大，由里面出来一人，往里呼唤。他们跟着进到里面，到里面观看，屋中地势宽阔，迎着面一张桌案，其形好像帅案一般。后面一张金交椅，上面蒙着一张全虎皮。上面可没有人

坐着，俱在两边。上首四把交椅，每一把交椅前面有一个茶几，上面摆定茶盏。上首是大庄主，二庄主，三庄主，四庄主，下首也是四把交椅，四个茶几，茶几上四碗茶。在椅子上坐着是五庄主，六庄主，七庄主，八庄主。他们进来不能先见老师四庄主，总得先见大庄主至八庄主。满全见完了礼，然后来至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的面前，二次跪倒。雷春带着徒弟行礼。雷春叫道："老师在上弟子雷春率您的徒孙参见。"法禅叫道："雷春，你不在双雄镇教场子。率他等回归八卦山有何事故？"雷春含泪答道："弟子等在外面栽了跟头，才回八卦山。请恩师下山与弟子等报仇雪恨。"法禅闻听，遂问道："如何输与人家，此人姓字名谁？你要慢慢的讲。"雷春答道："师父若问此人，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在江西卧虎山，学艺一十五载。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立一家，兴一家把式。"从头至尾，就把被打的情由，细细说了一遍。法禅闻听，不由的一阵冷笑，说道："当年叫你用功，你们谁也不肯，直到如今，被打回归，与我丢人现眼，还要叫我与你们报仇，还不与我出去。来，左右与我赶出去！"左右旁边站立的人答言说道："出去，出去！"雷春只得走将出去。

法禅虽是口中说将弟子赶出，看不起徒弟，暗含着他是真疼徒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惧怕大庄主说他护短，皆因大庄主素日正大光明，拿理把他们拘住啦。不敢作无理之事。可是没想到在大庄主身后站着三个人，看着不平。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韩宝、吴智广、贺豹。这个韩宝他是七庄主韩钟韩殿远的徒弟。韩殿远原是黑虎门，专讲窃取偷盗。韩钟将自己的绝艺，全都传授韩宝，大师伯李昆，教他一对兵刃，名叫跨花拦，能为高强。这个吴智广，他是五庄主贺勇

的弟子，掌中一口雁翎刀，会打十二枝毒药镖。他与韩宝都是水旱精通。惟有贺豹，是五庄主贺勇之子，外号人称入地金蛟。掌中一口刀，一身的横练，身上善避刀枪，刀砍上一个白道，枪扎上一个白点。二十多岁，就是秉性刚暴。他们三人站立在大庄主的身背后，听雷春被打回归，请恩师报仇，他们气可就大啦。贺豹一看四师伯，不但不与报仇，反倒把雷春赶出去了。他是心中有些不平，他恨不能当时见着童林，将童林打死，方解心头之恨。遂着用左右手一拉韩宝吴智广的衣襟，一使眼色他可就出离八义厅。韩玉吴智广不知什么事，只得相随，贺豹在头里走，他们后面相随，够奔跨院。东跨院是三间上房，有手下人启帘笼，他们进到屋中，大家落坐，手下人献茶。韩宝遂问道："你把我们唤到此处，有什么事呢？"贺豹余气未消，遂说道："二位师兄，你们方才看见没有，雷师兄被打回山，四师伯不但不报仇，反倒把他赶出去，我是心中有些气忿不出。我打算与你们哥两个商议商议，回头把雷师兄请来，问明白姓童的家乡住处，你我弟兄下山，寻找童林。若将姓童的打了，也是你我把八卦山的脸面找回来啦。你们哥俩个敢与我前往吗？"韩宝一听贺豹之言，韩宝的秉性，素日就阴险，他又不敢得罪贺豹，遂说道："兄弟你敢去，我们就敢去。可有一件哪，咱们山令森严，若要私自下山，可称得起，背师的背师，背父的背父，违背山令的违背山令。倘若大师伯知晓，如何是好呢？"贺豹闻言点头说道："这话说得也对，我倒有一个主意，咱们是带足了盘费，一来下山逛逛，消遣消遣；二来寻找童林，我要将童林打了，咱们是鸣锣响鼓而回。就是师伯知道，也不能怪。你我弟兄，总算是为保全八卦山的脸面而起了。如若你我打不了童林，你

我是暗地归山，总算是人不知鬼不觉，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妨碍。你们哥两个想，怎么样？”韩宝笑着说道：“你既然是拿定了主意呢，我们情愿相随。可有一件，要是闹出事来，你可别抱怨我们作师兄的不对。”贺豹闻听道：“那是自然罗，这是我自己的主意，绝不能抱怨二位师兄。”韩宝说：“既是这样你就办吧。”

贺豹吩咐手下人：“将我雷师兄赶紧请来，就提有要事相商。”家人转身出去，工夫不见甚大，帘笼一启，雷春由打外面带着愧色进来，说道：“你们哥三个找我有什么事？”贺豹等三人站起身来让座，贺豹遂说道：“倒没有别的事，您坐下我跟您有话。”大家彼此就座，贺豹开言说道：“方才在八义厅，听您所说的话，我们哥三心中有点气不平。现在把您请过来，问问这个童林是哪里的人，怎么这样可恨？”雷春不知他们三人的心事，只得说道：“这个姓童的，家住在北京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兄弟你问他作什么？”贺豹听明白童林的住址，遂说道：“没有别的事。”遂把方才与韩宝相议的事情，对着雷春说了一遍。雷春闻听吓得颜色更变，说道：“这件事情，可使不得。你们哥三个有一位是我师兄，那倒不要紧啦，你们都是我师弟。你们若要前往，岂不有人说我巧支使你们作师弟的，这个事情，我实在担不起。你们可千万别去，再者说，我的能耐比你们不软弱，我一照面就输与童林，何况是兄弟你们呢。”贺豹闻听，笑道：“我们不过就这么说，您还是真往心里去，得啦，您请吧，没别的事。”雷春只得点头，还是再三的嘱咐，不让他们前往。贺豹也说不去。雷春这才告辞够奔前面。贺豹嘴虽说不出，暗含着与韩宝、吴智广商议好了。由八卦山私自下山。

他们是头年动的身，带得盘费也多，逢州过县，都要逛逛。顶到今年三月底方到霸州。在霸州住了几天，这才打听童家村。到童家村一打听童林，不错，果然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得了好事啦。现在北京安定门内北城根富贵巷，固山多罗贝勒府里，当武教师呢。连家眷都接了去啦。贺豹打听明白，一跺脚，遂说道："咱们这么老远来了，竟自不遇，这不是白跑一趟么?"韩宝说："不要紧，此处离北京二百多里地，咱们也可以去找找他，一来你我寻找童林，二来咱们到京都，也得逛逛。"吴智广、贺豹二人一听，同说道："那末也好，既来到京师，焉有不逛之理。"他们三个人商议明白，在童家村小店住了一宿。第二天起身，赶奔北京，走了两天，来到北京正阳门外。他们一找店，可就住在前门外打磨厂，路南中裕栈，东厢房一间。他们休息了两日，这才又在前门外游玩了两日，然后又听了几天戏。这一日清晨早起，三个人梳洗已毕，商议找童林。三人同意，这才把伙计叫来。伙计进来问道："客人什么事?"韩宝说："我同你打听个人你可知道。"伙计答道："您打听那位?"韩宝说："你们这北京城，有个什么贝勒府，那府里头有个护院的教师，姓童名林号叫海川，你可听说过吗?"伙计笑着说道："您是打听他啊，安定门内北城根，坐东的巷口，名叫富贵巷，里头有个固山多罗贝勒府。这个贝勒听说叫胤祯，他府内有个教师，就跟您方才所问的名姓一样。他这个名望可大啦。不但我知道，是北京城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韩宝闻听点头，遂说道："大约就是这位，我们回头出去，你把门给锁上。"伙计说道："您什么时候走?您可言语一声。"韩宝说："我们这就走。"三人连忙收拾齐备，一同起身，各人提着各人的包裹，出离店房。遂着打听进崇

文门，一直往北，来到北城根。果然路东有个巷口，胡同口钉着牌子，上写富贵巷。进巷口不远，坐北向南瓦窖似的一片房子，坐北大门带门洞。门前摆定廊木，大门西边是马号，马号门前站立一人，看着好像马号的伙计似的，这个人二十多岁，身穿蓝布裤褂，脚下白袜靸鞋，脸上很精神，腰里头掖着一把马刷子，看那样式是刚刷完马，在门口那儿闲站，却带着一身的尘土。韩宝遂向前说道："朋友，我跟你询问询问，这是贝勒府吗？"伙计说："不错，您找谁？"韩宝说："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他在这府里当教师，此人姓童名林，号叫海川，你可知道？"伙计说："您问我们这儿教师，不错正是童林。"韩宝说："那末着劳你的驾，你到里面回一声。"伙计说："您先等等，我是马号的伙计，不能往里回事。你候一候，我给您看看回事处有人没有？"伙计说到这儿，一回头往府门那儿看，正赶上回事处的张老爷在门前那儿站着呢。伙计遂着点手说道，"张老爷您到这边来，我与您有话。"这位张老爷一听叫他，只得来在马号门前。韩宝用目观看，这个人四十多岁。身穿灰布大褂，腰中扎着蓝布带子，足下穿着青布靴子，新剃的头，漆黑的辫子。看着他向伙计那儿说话。张老爷说："什么事？"伙计遂用手指着三位说："是这三位是找咱们的教师爷的。你看看去，在府里没有？"张老爷遂向韩宝抱拳道："三位找我们的教师吗？"韩宝说："不错，您给回禀一声吧。"张老爷说："三位贵姓，府上哪住？"韩宝说："您不用问我们姓什么，您就回禀童教师，说是练武的求见，请他出来，我们见面再谈。"张老爷点头说道："那末你们几位候候吧。"

赶紧往里面回禀。为什么用赶紧二字呢？只皆因近日访

童教师的实在不少。前次有一位把式匠李师夫，前来访童林，正赶上回事处忙，把这件事给耽误啦。贝勒爷听说，这个气可就大啦。当面传回事处，叫把误事的当差打了一顿竹竿。自此之后，是访童教师的，不拘回事处有什么要紧的事，赶紧就得往里面回禀。今日这三位来访，这才一直够奔里面，打听得贝勒爷与教师在花厅那儿练武。这才到花厅里面，禀明了贝勒爷。贝勒爷这才叫童林出来接见。童林遂着当差的出来，见着三人。一问三人的名姓来意，方才知道他们是八卦山的。童林才想起雷春，与他们询问。焉能知晓他们三个人进京，找自己报复雷春前仇。这才引出贺豹说："不是雷春，我们三个人还不到贵府来呢。今日得见阁下，久闻阁下武术精奇。咱们可是找个宽阔所在，我们三人与你领教领教。"童林一听，这才知道他们三个人是找自己比试武艺来的。要按着童林的秉性，他三人既提比武，就应当当时动手；如今童林的脾气可改得多的多啦，就皆因跟贝勒在一处，看着贝勒爷人家作事谦恭和蔼，并没有像自己那个样子粗猛，就得跟人家习学。这就是挨金是金，挨玉是玉，要不然童林没这个好脾气。所以童林听他们说出这样话来，遂含笑说道："你们三位既然远路而来，就是找童林比武。何必这样忙呢？里面有童林小小的住处，何妨在这里住个三月两月的，有的是工夫盘桓，不必性情太急，请里面坐吧。"贺豹这个性情，恨不能见着童林，当时比试，方趁他的心意。今见童林往里面相让，遂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爽快呢？我们既然来到京师，总要与你比试比试。"童林听到此处不由得就要动手，气已经撞上来了。可是自己又把气压住，含笑说道："虽是阁下要求与童林动手，无奈您远路至此，怎么着也应当请进去

吃碗茶，休息休息。童林也稍尽地主之情。您看怎么样?”贺豹闻听，着急的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慢性，一点也不痛快呢。”(要按着童林再四的言语相让，凭童林这个人性，也就很难得。今遇着贺豹这个人性，不通人情，竟说蛮横的话。实在令人生气。)韩宝在旁边看着童林如此的谦逊，他倒是看不过啦，遂说道：“童老师紧自这么让咱们，莫若咱们里面坐坐也无妨碍。”贺豹瞪着眼向韩宝说道：“你怎么也这么说呢?你们既然愿意进去，那么咱就进去坐坐。那末童老师你在头里走，我们跟你进去看看。”童林闻听，虽是心中不愿意，只得说道：“请里边坐吧。”

童林转身往里面来，后面三人相随，进马号大门，穿过角门，绕过太湖山石，遂来到花厅之前。童林看见贝勒爷，站立在台阶之下。你道，贝勒爷在花厅里面等候童林，工夫大了，仍不见进来，这才打发当差的去到外面看看。当差的进来回禀，这才知道来了。果然是三个人，贝勒爷传话，把花厅里头座位摆好。遂着出来降阶相迎。一来显着谦恭和蔼，礼贤下士；二则与童林的脸上也好看，这就是看佛敬僧的意思。却说贝勒爷看见童林引进三个人，遂向童林说道：“你把三位老师夫请进来啦。”童林一见贝勒爷问，闹得自己微然一怔。心中一想，有意与贝勒爷见见，可这三个人情理不顺；不见吧，贝勒爷问下来啦，只得与贝勒爷介绍。遂说道：“爷我给您见见。遂向贺豹等三人说道：“我与你们三位见见，这是本府里头我的主人，固山多罗贝勒爷。”又向贝勒爷说道：“这位是贺豹，这位是吴智广，这位叫韩宝。”用手指着他们三人，说他们的名姓。贝勒爷闻听，遂带笑说道：“三位老师夫到此，恕本贝勒爷未能远迎，千万恕过。”这位贝勒爷接人待物，一

团和气，谁也比不了。无奈这三个人，看着贝勒这样的谦恭，他们岂能知道贝勒爷是什么身份。贺豹向着贝勒爷一摆手，遂说道：“得啦，咕噜贝勒，别行礼。”贝勒爷闻听此言，倒觉着好不是意思，心中想道：这三人真粗野无礼，本想暴躁，又碍着童林的脸面，只得避屈说道：“三位请里去坐吧。”贺豹点头答言：“你在头里走！”贝勒爷只得走上花厅的接脚石。管家早就把帘笼打起来。众人来到花厅之内，贺豹也不论上下的座位，也不谦逊，遂在上首第一座落坐。挨着韩宝、吴智广也就坐下了。贝勒爷只得与童林在下首相陪。管家刚然献上茶盏，贺豹遂说道：“童老师咱们是屋内比试，还是在外面较量。”贝勒爷一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得低言与童林询问他们的来意。童林又不好明着说，只得请贝勒爷低言耳语，述说他们三个人的来意。贝勒爷这才明白他们是八卦山来的人，找童林前来动手。贺豹看童林与贝勒低言耳语，遂大声说道：“你们二人也不必暗地计议，我们三人既来到此处，我们是全不怕。我们也进来啦，茶也喝啦，你也没别的说的啦，你们二人是谁先动手。”贝勒爷听童林所言，又见他们三人说话无理蛮横，心中想，谅这三个小子也不是童林的敌手。常言有句话，遇见文王讲礼义，每逢桀纣动干戈。不如我添两句话，让童林把这三个小子打跑了就完啦。遂着向童林笑着说道：“海川，这就是你的不是。”童林一听一楞，说道：“我怎样的不对呢？”贝勒爷手指着三人说：“人家三位老师夫不辞千里而来，原是找你比试武艺，你不与人家比试，岂不让三位着急？”童林一听，心中想，怎么贝勒爷也说出这样话来。就听贺豹说道：“这位倒是痛快人，还是先比试的对呀！”童林一听，这三个人听不出好歹话来。刚然一楞神，就见贺

豹三人站起身形，各人提着各人的包袱，遂说道："院中宽阔，童老师不要迟疑。我们三人在外面等候较量。咱们倒要论个高低。"

说着话启帘子窜到院内，点着手喊叫："来来来，咱们是当场比试。"这么一来闹的童林好不是意思，遂向贝勒爷说道："您看见没有，这便如何是好？"贝勒爷微笑，叫道："海川，我看这三人，绝没有多大的本领。似这等人粗鲁过度，太无有情理，只可先打后说。你出去吧，人家在外面叫你啦。"事到其间，无可如何，童林只得到院中较量。遂着点头迈步，启帘子出离花厅。贝勒后面相随，来至在院内。贝勒遂说道："海川别让这三位着急，你陪着走两趟吧。"童林听贝勒之言，动手也不好，不动手也不好。就在这个工夫，就见贺豹将包袱交与韩宝，将大褂也就递将过去，与他们二人说道："我先与他较量，我若不是他的敌手。你们哥俩再与他较量。"韩宝答道："先看你的，我们候候。"贺豹转身站在院子当中，叫道："童教师请下来吧。"童林到此时万般无奈，遂向着贝勒爷说道："你老看着点。"又向贺豹抱拳说道："阁下远路至此，本不应当与阁下接招，应当我款待三位几日，既是阁下勒令要求，童林只得奉陪。咱们可有一件说在当面，可虽然说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我弟兄可没有仇恨，万不可下起毒手。咱们是点到了就算输，阁下怎样？"贺豹闻听瞪着双睛，说道："你只管万安，我决定是不要你的性命。"童林一听，心说好大话，这小子真不知进退。天地间真有这样不通人情的人，实在真不知好歹。我这是谦虚话，他竟听不出来。想到此处，遂说道："那么着老师夫就手下留情吧。"贺豹闻听，往上抢步，他并不抱拳，向着童林劈面就是一掌。这一招叫乌

龙探爪。童林见手到，心说这小子好厉害呀，不容我防备，竟下此毒手。这一掌要打在我的面门，焉有性命。说时迟，那时快，刚想到此处，掌离面门相近。童林却不慌不忙，将身往左一闪，童林的右臂抡起，向着他的右臂便砸。贺豹知道不好，他把右臂将往回一撤，童林的左手顺着的右臂一穿，身子遂着胳臂一转，左手使了个叶里藏花，直向他胸膛而来，贺豹当时闪躲不及，童林掌已然打在他的胸膛。可并未用力，恐怕把他打伤，无非点到而已。遂着一撤掌，往圈外一跳。抱拳说道："贺老师，童林不是您的敌手，就算我甘败下风。"童林是明明的相让，无奈贺豹这个人不懂好歹。他要是知好歹的人呢，也就得往圈一跳，他必当说童老师承让，也就落个不分胜败。他不但不说童林让招，他反倒暴躁起来，遂喊道："童老师你以为你这一掌打中我的胸膛，我这是诓你的招。你竟自跳出圈外，你这是成心戏耍我，来来来，童老师，你再吃我这一招。"话音未了，他抬起右臂，直向童林面部砸来。童林一看这个光景，也就未免的带点气。就在这个工夫，就听贝勒爷站在那儿说话。您道，贝勒爷虽是半开眼的把式，胜败却看得出来。见童林不肯进招打他，遂站在那里暗含着说讽话。说道："海川进招吧，不打白不打。"童林正要接招，本来心中有气，又听贝勒爷之言，今见贺豹如此无理，贺豹的掌已离自己头顶不远，概不由己，用左手顺里面一穿贺豹的右臂，贺豹知道不好，将要往回撤右臂，童林可就不容他撤回，左手遂着往下一揪，揪了个结实。右手使了一个单撞掌，右臂一伸，正打在贺豹的胸膛。只听叭 哎 的一声，贺豹可就受不住啦，遂着往后一仰身。好在童林揪住他的右胳臂啦，贺豹虽然没倒下跟着坐于地下，一张口，哇的一声，顺着嘴鲜

血就吐出来啦。那位说，贺豹不是一身的横练吗？怎么叫童林一掌打吐了血呢？他这横练的工夫，是周身上下，善避刀枪，他的内五行不能是横练。要是旁人打上他，如同没打上一样，童林这一掌可就厉害啦，童林用的是挤按力。何为叫挤按力呢？先是三个手指，一戳他的中穴，贺豹自然是往上一提气，他一提气不要紧，他的中气可就断啦，气不能拢肺，他的肺叶一乍，童林遂着用掌心一按，一叫丹田的真力，可就把他的心血挤出来啦。此名叫暗掌。童林自知失手，误打贺豹。自己也就追悔不及，赶紧用手相扶。遂说："原应你我点到为止，不想我一时发力，未能收住掌劲，以致误伤阁下，后悔已迟。暂请阁下到我所住的屋中扶养，用药调治，等病痊愈，再送阁下回山。"童林虽这么说呀，贺豹脸上的颜色，好像一张白纸，连话也说不出来啦。口中鲜血直流。就这个工夫，韩宝将衣服包袱交与吴智广，一面走过来搀扶贺豹，一面向童林说道："不怨您掌下无情，总算是我们弟兄学艺不高。练武的短不了打人，也短不了挨打。这点事不要紧，虽则当时输与阁下，容我们弟兄练成了再来拜访"。遂说着将贺豹往起一搀就势背在身上，转身就往外走。童林本应当拦阻，听韩宝所说："练成了工夫，再来拜访。"自己一个怔神，就听后面贝勒爷说道："海川，这一掌打得真好！"童林一回头，正然看见贝勒爷，在台阶下向自己笑着点首。童林心中暗想，您怎么单这个时候叫好呢，再一回头观看，韩宝背着贺豹，吴智广拿着他们的包袱衣裳，转过太湖山石，已然走下去了。

童林明知他们三个人走后，绝不能与自己善罢甘休，只得复又转身。就听贝勒爷那儿叫道："海川，花厅里坐，我还要有话问你。"童林已知事到如此，只得点头随着贝勒爷，来

到花厅之内。贝勒爷吩咐童林落座，童林遂坐下问道："爷有什么事？"贝勒笑说道："方才我看这三人太无情理，我才在当中撮和，令你与他们动手。我见你屡次容让姓贺的，他是毫不知自爱，我才叫你进招。没想到这小子经不住打，你这一掌打得也够劲。我要问问你，这样结实的人怎样一下子就躺下，爬不起来了。看来你把他打重了些。"何吉在旁插言说："不管怎么说，教师爷这一下打得好，这种蛮不讲理的混虫，就应该教训教训。"爷几个议论一番，此事也就撂过。海川仍旧每日陪贝勒爷练武，无事则回家侍奉父母。贝勒爷还托人给童林的堂弟童绶说了个媳妇。这个姑娘长得很好，人也很贤慧，四月初二，把姑娘娶过来，花堂交拜，成了亲。童绶夫妻很和美，对父母很孝顺，童林也很高兴。一家子都感激贝勒爷。这且不表。

这日是四月十五日，早晨，海川跟贝勒爷练完功，正在花厅喝茶。回事处的张老爷从垂花门进来，到堂阶下，一甩两袖口，双手下垂，一打千说："在下请贝勒爷安。"贝勒爷问："有事吗？"回道："府门外有慎刑司内大班的班头汤云、何贵给爷请安来啦！"贝勒听后，很纳闷。慎刑司内大班，是为皇上捕贼拿盗的御马快，他们上我这儿干什么？觉得也许有事，于是说："让他们进来。"时间不大，汤云、何贵从外边进来。童林看他们都在二十多岁，可行动都很老练，一看就知是久走衙门的人物：二人都是一身蓝，系蓝色板带，半官半快五分底的靴子。见到贝勒爷一打千，说："下役汤云、何贵请爷安。"贝勒爷连屁股也未抬，便说："起来，有什么事？"二位班头瞥一眼童林，便问："回爷话，这位是府里的教习吗？"贝勒说："是我的教习，有事吗？""回爷的话，有

件事情与教习有牵扯，您请看。”汤云说着从衣服里掏出一个字条，双手一呈。贝勒接过一看，脸色有些不对。急忙便问：“这是怎么回事，大内丢了什宝物？”汤云详细一说，贝勒一惊，童林也魂飞胆裂。

原来每年四月十五日，康熙都要驾车木兰围场。今年又要出驾，十四日传旨总管，作皇上外出的准备。并特旨传谕将皇上喜爱的翡翠鸳鸯镯准备出来。康熙帝出猎，为什么要这对鸳鸯镯呢？这对镯子，专为夏令所带。此镯乃山西亢百万进贡三宝之一。头一件宝贝，名曰鲛绡帐。第二件，就是当今圣上所乘的那一匹驴，这匹驴生就一身黑皮毛，腹下生鳞，四蹄八瓣。何为叫四蹄八瓣呢？他是蹄子正当中，有一道线，看着好像牛蹄一般，两瓣的样式，其实是个整蹄子。这个驴一叫的时候，连着就是十八声。脑袋上有一个肉包，并且有一道黄线，这个驴原是龙种，名叫千里独角骓。皆因圣上爱惜这匹驴，与他起了个名字，叫作一宗墨蹇驼孤兽。此驴能行千里，故为第二宝。第三宝，就是这对翡翠鸳鸯镯。在贡来的时候，这对镯子原没有花样，皆因圣上爱惜它半边红半边绿，红的是真红，绿的是真绿，圣上传旨命尚宝监雕成五龙抱镯的样式，刻的玲珑细巧，乃圣上心爱之宝，真是连城不换。可是十五日清晨却不见了。不但是翡翠镯踪迹不见，桌子上还有一个字柬。圣上震怒，小太监赶紧将字柬顶在头上，跪在康熙的面前，圣上用龙目御览。上面端端正正写着八句话。写得是：

小巧之艺属咱能，棒打三江任纵横。垂名宇宙传天下，一心只要进都京。科举会试吾不爱，葱小习学练武功。盗取国家无价宝，拿问童林便知情。

圣上观看已毕，不由得龙颜大怒。遂着说："我孤禁地，竟有贼人大胆，盗宝留据，着实可恶。"遂着传旨止銮（止銮就是天子不动身啦）。圣旨下，将管殿首领，着交慎刑司，严行审讯，明白回奏。一面暗传密旨，着五军督都府（五军督都府，是康熙年间的官衔，到雍正年间，变通官制，方才改为步军统领衙门，现在北衙就是步军统领衙门。）在京师内外，庵观寺院，大小的店房，严缉密访，暗地搜查。一面着梁九公（梁九公是大内都领事，总管内宫大小四十八处，是康熙亲信的太监。）暗传密旨，着内大班，御班头，随时进宫验盗。圣上传旨毕，驾转后宫。

却说圣上旨下，这个时候，早就有人传汤云、何贵。这两位班头，家住在内东华门外，南池子巷内，坐西向东的门，是一宅分为两院。他们两个人的衙门是紧挨着。那位说怎么会一宅分为两院呢？诸位休要烦躁，这里面还有点事。清国的书呢，是最难说的，以至官衔、住址、都在目前摆着呢。倘若说错了呢，说书的又怕你质问，比不了古时年间的袍带。演义书，都可以随便说说。只皆因大清开国那个时代，内大班的御班头，此人姓方名飞，人送外号，叫作铁掌赛昆仑。只皆因他年迈，不能当差。他把差事让与两个盟弟，汤茂龙、何瑞生。赶到他们二人也上了年岁啦，差事归他们两个子弟接着当差，一个是汤英，一个叫何玉。如今这二人已经上了年纪啦，可就叫自己的孩儿汤云、何贵接了这个差事。他二人俱是武术高强，都是家传的工夫。要讲究拿贼办案，都可称得起是魁手。冒然间今天五鼓，圣上旨下，传他二人进宫验盗。明知道事情小不了。随着太监进宫。进东华门，穿宫绕院，好在毫不费手续，这是奉旨差事。有太监引着进了乾清

宫，来到更衣殿，两个小太监站在更衣殿廊檐之下，他二人可不能进殿里头去，汤云、何贵可能进殿里边去。皆因是奉旨，来在更衣殿门首，先将自己穿的鞋脱下来，放在殿门以外。他二人光着袜底进殿验盗。那位说为什么光着袜底进殿验盗呢？其中有个原因，皇上家的宫殿，比不得寻常人家，一进殿内俱是金砖铺地。(可不是真正金的，是澄浆泥的。二尺八见方，天天擦的像镜子面一样。寻常在内厅当差的太监，若要进殿，也得脱鞋，不然鞋底上有沙子，一踩金砖，上面可就划成道子啦。看起来要富还是国家，直顶到脚下踩的砖，都是这样。)却说二人进殿举目观看，迎面八扇围屏，都是紫檀做成的。上面雕刻着云龙九现，正当中放着一宝桌。靠着四围墙的上面，挂着四个大福寿字。墙下摆着搁几案，案上摆定都是先朝古时的金石玩物。墙上挂着古今的字画。更衣殿内的奢华，真是一言难尽。这二人赶紧双膝跪倒，向着宝座行礼。然后站起身形，这才验盗。又一看在上首放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上面有汉玉的镇纸，押着一张字柬，二人细看，却原来是贼人盗宝留下的字句，遂着把身边带的如意笔，墨盒子，拿出来。又将带来的纸张，铺在桌上，照着那张字柬抄了下来。看了看没有错处，这才俱都带在腰间。然后验看四壁，细细寻找贼人出入的道路。看了看门窗户壁，窗户的缝子未动。这才往地下细看。汤云用手往地下一摸，何贵仔细往地下观看，这个贼是由门口而入，怎么看得出来呢？皆因镜子面的金砖，上面有人指按的痕迹，这个贼是由门口爬进来的，还有拿脚尖点的足迹。这二人验看明白，贼人由门口而入，门口而出。二人记在心中，那位说："我们听别的书上，要有盗国家宝贝的，不是走天陷，就是走地陷。(天陷就

是天鹅下蛋，由房顶子上挖个窟窿下来。要按说皇上家，宫殿房顶之上，不用说泥灰砖瓦，就说靠着房椽子上，还有一层一寸来厚的铅板，要走天陷是很不容易。要是地陷呢，更不必说啦，这个地陷，就是挖元宝坑。皇上家的宫殿不用说地基，地基以下，先砸木桩，木桩上面立着的城砖十一层，然后再打地基。这才能修盖宫殿啦。要不怎么称为万年的基业呢。就是取万年不朽的意思。人如何能挖得进去呢？无非就是那末一说。）闲言少叙，再说汤云、何贵，将殿内验看完毕，出离门口。二人将鞋穿好。还得验看贼人由那房而来。二人由殿门寻找贼人踪迹，找在正南宫墙之下，仰面往上观看，天还不大亮，看不真切。低头看了看，墙根下微有灰片，只得拧身上墙，观看墙头上面黄玻璃瓦。上面有贼人用脚踏的痕迹，这个贼人由正南而来，正南而走。看着还不是一个人的样子。将盗验完，这才由墙头跳将下来，面见小太监。就把验盗的情由，细细的说了一遍。当差的内监，这才知道不是监守自盗，是被外人窃取去了。小太监把他们二人引出乾清宫。小太监二次进内，禀明了都领事梁九公。梁九公进内覆旨，不在话下。

单表汤云、何贵，二人由打甬子（何为叫甬子呢？就是宫内甬道，是进宫内当差，都得穿着甬子进去）一边走着，一面看四外无人，这才低言说道："方才验盗之时，你看明白了没有？"何贵说："我看是看明白了，这个贼人胆量可不小哇，不问可知，必是小太监当差失神，要不然贼人怎么能走门口出入呢！必是当差的误事，贼人竟敢盗走玉镯，留下字柬，这才称得起目无国法。再说字柬上，头几句不要紧，里面可也有事。要不然写"从小习学"那个从字，他怎么写葱蒜之葱

呢。这里面也有毛病，最末后的两句，拿问童林便知情。这个童林我看着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来”。汤云说：“你想不起来，我可想起来啦。”何贵说：“那末你想起是谁？”汤云说道：“兄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忘事呢？你不知道安定门北城根富贵巷，贝勒府里头的教师，不是也叫童林吗？还许是他。”何贵说：“不准。”汤云说：“怎么不准是他呢？”何贵说道：“兄长你想这个情理，我要偷了人家东西，我决不说是我。你想想，自己偷东西，是怕人知道，还能够自己把自己名字写上吗？”汤云说：“那末不是他，怎么办呢”？何贵说：“我有个主意。”汤云说：“什么主意？”何贵说：“您这秉性太直率，当咱们这个差事，分为两种：一种搪差事，一种当差事。真要在行任事去当差事，就许有了错处；要是搪差事呢，一来显着咱们能办事，二来还可以减轻责任，你说不准是这个童林，咱不管是不是，这个字柬上有他的名字，咱们回到家去，带上家伙，到北城根，贝勒府里头，先把他办下来，交衙门。让他在衙门里慢慢的滚去。（滚去这两个字，是衙门口吊坎。是让他在堂上自己分辩去。）汤云说：“你这个主意也不对，那末要不是这个童林呢，他岂不冤吗？”何贵说道：“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谁管他冤不冤呢，咱们先拿他搪差事。就是不是他，咱们也就好缓开了手。也就好想主意啦！”汤云说道：“你既是这么说呀，我听着有点不服，也别净依着你。咱们二人回家，与二位老人家商议商议再办。这个事情可不是小事由，可别办糟了。”何贵点头说道：“也好。”

他二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已经快到东华门啦。这哥两个，出离东华门，够奔南池子，来到自己的门首。汤云说：“你先到我这院里坐坐，也许我大叔在我这院里呢。”何贵说：

“那么着也好。”汤云上前叫门，说道：“开门来。”里面家人答言，问道：“谁呀。”汤云说：“我，开开。”里面的家人将门开放，往外一看，遂说道：“二位爷回来啦。”汤云遂向家人问道：“家里还有什么事？”家人回禀，“倒没有别的事，就是南院里头何老爷在这厅房，与老太爷说话呢。”汤云、何贵点头往里走，进北面屏风门，够奔厅房。他们上台阶听里面老哥俩正谈论这件进宫验盗的事。书中代言，何玉在五更天的时候，圣上旨下，自己的孩儿与汤云，进宫验盗。就知这个事情闹得不小，自己早就吓坏啦。敢紧整齐了衣服，够奔北院，与盟兄汤英商议。来到北院，汤爷早就起来啦。此时屋中灯烛辉煌，汤英正要打发人去请何玉何二爷，就这么工夫，帘子一启，见何二爷进来啦。只可弟兄见面让坐，家人献茶。这老哥俩猜想夜间进宫验盗之事，可不准知道这回是怎么个事，消息机密，又没有正式公文，只可等着他们回来，才能知道宫内的事情。此时天已经大亮啦，就这个工夫，门帘一启，他们小哥俩由打外面进来。先与二位老人家行礼，然后在两旁垂手站立。汤英看看自己的儿子汤云，说道：“夜间奉旨进宫验盗，是怎么回事？”汤云遂着将抄下来的字柬，递与二位老人家观看。汤英看完字柬遂说道：“这个字柬由哪来的，宫闱里面怎么回事？你们说说我听听。”汤云站在那儿，不慌不忙，就把宫中失去翡翠鸳鸯镯，临走留下个字柬，又把在乾清宫更衣殿验盗的情由，太监覆旨，细细的说了一遍。老人家汤英听着点头，遂说道：“你们两个人打算怎么办呢？”汤云遂将与何贵相商到安定门富贵巷贝勒府内，捉拿童林前后的情由，说了一遍。汤英听完，遂着说道：“你往前站点。”汤云走至老人家跟前，想着是老人家有什么分派。没想到老

人家向着自己脸上，恶狠狠的呸的一口，唾了一脸唾沫。汤云站在那儿也不敢往下擦，明知事情必有错处，站在那儿又不敢动。等了老大半天，就听老人家哼了一声。这才说道："汤云，可惜我这几年的工夫，实指望你近日学业有效，没想到反不如当初，真是一天一天你怎么活着啦。"汤云是连吓带着惭愧，遂说道："孩儿作事不对，望老人家明白指示。"汤英叹了一口气，说道："我问问你。比如你盗得玉镯，你能够把你的名字写上吗？你决意不能。这个字柬，与你所说的，明明是盗宝之贼，与童林有仇，盗宝写上他人的名字，这就叫假手借剑杀人。再者说，你二人到贝勒府办案，可是奉旨。贝勒要把童林藏起来，报你二人依势打抢，你二人的脑袋还长得住吗？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你把字柬拿过来我看看。"汤云遂着把字柬递过去，汤英接过来又细看一遍，叫道："汤云、何贵，你二人过来看看，这明明是江湖的冠顶诗。头一句小巧之技属咱能，他用得是一个小字。棒打三江任纵横，他用得是一个棒字。垂名宇宙传天下，用得是个垂字。一心只要进都京，用得是一字。科举会试我不爱，用得是科字。葱小习学练武功，用得是葱字。盗取国家无价宝，是一个盗字，这个字就模糊。他这个字柬，一定是先写出来的。怎么见得呢，此人必与童林有仇，他把字柬先写好了，偷盗国家的无论什么物件，皆都是至宝。他不是专为盗玉镯进宫，他是拿什么物件都行，好拿问童林，欲报私仇。可巧玉镯在手底下，他竟窃取脱逃。这还不算，他们还敢将自己的混号留在贯顶诗之上。你要不信，横着念，就是小棒垂一科葱盗。不过有音同字不同的地方。故此他先把字柬写好，后盗御宝，暗害童林。这个盗宝之贼，可称得起胆大包天，目无国法王章。真

若要拿童林，童林岂不冤哉。”

汤英说了这篇话，何玉在下首坐着，赞叹的说道：“汤云何贵，你两个人听见这般议论没有？”又问自己的儿子何贵说道：“你伯父这一篇的议论，纯粹皆由阅历而来。这才是俗语有句话：‘姜是老的辣，沟葱白儿长’。你伯父与我当差事这么些年，受的罪可不小。在外面经验的也不少，难得的案件，也遇过很多。到如今我二人年迈，你们才接了这个差事。你们以为我们没有用啦，岂不知我们还是老成干练。这回你们就看出来啦，你伯父深谋远虑，不能像你们年青的什么事不加思索，一宠的性儿，什么事拿起就办，你不信按着你们的主意一办就糟。”汤云何贵听二位老英雄一番的议论，吓得目瞪口呆，举止失措。何贵说道：“二位老人家金石之论，我二人这才洞悉一切。往后我二人凡事留心，那末今日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呢？请二位老人家示下。”汤英叹了口气，说道：“当咱们这个差事，不遇上事，怎么都好。若遇上了事，真是如履薄冰，稍要不细心慎重，担上罪名，可就小不了。就拿此事说，你我明知道童林负屈含冤，咱们还是不能不办。若要不办童林，此事绝无头绪。若要真办童林，一来他被屈含冤，二来他想不肯到案。他这个名望，你们也知道。前者听说他在府内当更头，有外省的群贼闹府，贼人的能耐都不小哇，可全都让他战败啦，带伤的带伤，逃跑的逃跑。你们真要是硬办，别说你们两个人这个能耐。就像你们这个样儿的，有二百个也不是人家的敌手。倘若要是拿失了，他要是跑了，再若想拿，势比登天还难。你们二人想想，何况还有贝勒爷护庇他，此事够多么棘手。你们拿起来楞办，真正可恶。”汤云听到这里，可也就真为了难啦。遂说道：“孩儿无知，我们

经验太少，还是二位老人家与我们划策。”汤英点头说道：“我倒有个主意，你们二人回头收拾好了，可不准携带兵刃。就带上贴身的铁练，拿着这个字柬到贝勒府拜会童林。童林要是接见你们，你们就把这个字柬，交与他观看。他必然要问，你们就照着实话实说。据我想，听说童林是一个孝子，他的家眷在贝勒府旁边居住。他决不肯弃案脱逃，连累了父母。又有贝勒爷的照应，他若跟你们自行到案，那咱们可就算了事啦。这一场官司，让他自己慢慢的打去吧。咱们也就可以削差啦。他若是不见你们，你们可不要打草惊蛇。千万赶紧回来，咱们爷四个再设法捉拿，你们爷三个想想这个主意怎样？”何玉说道：“兄长，你这个主意我听着很好。”遂又说道：“汤云、何贵你们两人就照你伯父之言，你们就这样去办。”汤云何贵这才遵二位老人家之言，收拾齐备，辞别二位老人家，够奔贝勒府而来。

赶到了贝勒府，正赶上回事的张老爷，在门前站立。汤云何贵早就与张老爷认识，向前与张老爷把话说明，要求见童教师。张老爷一听，是找教师的，不敢不往里回禀。这才到里面一问，知道贝勒爷与童林在花厅里面练武术呢。这才来到花厅里面，贝勒爷此时正与童林比试，又不敢回话。贝勒爷一问，方才提出汤云何贵前来拜访。贝勒爷知道汤云何贵武艺不错，在内大班当差，以为访童林谈论武术。这才叫回事的把他二人叫进去。汤云何贵遂将字柬拿出递与贝勒爷。贝勒爷也看不明白，遂着问字柬从何而来。汤云何贵遂着将圣上丢失玉镯前后的情由，说了一遍。童林在旁边听着，早就吓得目瞪口呆。贝勒爷听着摇头，遂向童林说道：“你可曾听明白了没有？”童林遂叫道：“贝勒爷，我在你府里当差，日

夜不离您左右，我何尝盗国家的玉宝？贝勒爷您想，童林岂不是不白之冤。”贝勒爷向着童林说道：“你那么说不行啊？我知道你并没盗国家翡翠鸳鸯镯，圣上不知道你没盗国家的至宝 。这是奉旨。贼人盗走玉镯，留下你的名姓。他二人奉旨捕盗，这就叫一面的官司。你是情屈命不屈，别说是我护庇不了你，明日清晨五鼓我都得递请罪的摺本。你想想我府内窝藏江洋大盗，圣上怪罪下我来，我也得听旨发落。我此时顾的了你吗？”童林闻听，吓得胆战心寒，遂向贝勒爷说道：“那末此事怎么办呢？”贝勒爷摇着头说道：“我可没有主意，你只得跟随投首到案。若自行投首，罪名还许稍可减轻。”童林闻言道：“跟爷回，童林若要到案，九死一生，家中童林父母何人照看呢？”贝勒爷紧皱双眉，遂说道：“你只管放心，俱在我的身上”（贝勒爷因为什么待童林这么好呢？这就是五小侠闹府，童林保护贝勒爷生命财产，这一点感情，是至今不忘。）回头遂与汤云、何贵说道：“今童林在此，现在把他交与你二人归案。”汤云何贵赶紧单腿打千，随着说道：“下役等不敢在府内办案。”贝勒爷 瞋 目说道：“胡说，童林是我交出去的，你们怎么说是办案呢？”汤云、何贵赶紧诺诺连声答应：“是。”贝勒爷遂向童林说道：“你跟他们二人去吧。我再与你设法。”童林只得跪倒行礼，与贝勒爷告辞。贝勒爷也是恋恋不舍，遂向着汤云、何贵说道：“你二人可千万别让童林受了屈。”汤云说道：“请贝勒爷放心，我们决不敢有意外行动。”童林这才跟随二位班头一同出府去了。贝勒爷看他们走后，遂叫何吉预备文房四宝。何吉答应，赶紧预备。贝勒爷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叫何吉将书信投递刑部正堂张翔羽宅内，当面投递，立等回音。一面吩咐号内备马，亲至肃王府。面

见达克肃亲王，与童林运动这一场官司。

不表贝勒爷，单提童林与二位班头，出离贝勒府，来到富贵巷巷口。汤云止住了脚步，遂向童林说道："童教师你就这样跟我们到案，我们算怎么样公事呢？"童林闻听，说道："怎么办呢？"何贵说："您避下屈吧，把国家的王法你带上点。"童林说道："使得。"遂着伸脖胫。汤云遂着也就由褡裢里一摸飘儿，一抖铁练，将童林锁上。（什么叫飘儿呢？就是褡裢里带着一挂铁练。练儿的母子上，紧着一个铜钱，这个钱就叫飘儿。）不能够由此就交刑部，若要交了刑部，这一带的官全都保不住前程。还是官向官，吏向吏。先得到本地面协尉官厅（什么叫协尉官厅呢？俗说叫扎拦，这一句是满州话。这个官厅里，有一位大老爷。按官衔的称呼，就叫协尉大老爷。专管本地面地段，就仿照如今的巡警分驻所一样。）来到官厅的门首，这个官厅是坐东向西，一共是三间。正当中门口挂着班竹帘子。迎着门一张八仙桌，桌子前面挂着一个红布的围桌。桌子后面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帽架。上面搁着一顶官帽儿。北里间乃是护兵住的地方，带收差事的所在。南里间是大老爷办公的所在。汤云何贵押着童林，进了官厅。向南里间观看，东面是后沿炕，炕上放着小饭桌。南面一个银柜，上面摆着天秤。西面顺着前檐窗户，当中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把椅子。桌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堆着好些个公事。有一位大老爷坐在里边椅子上正写公事呢。汤云一看认识，这位大老爷是正白满州族人，姓塔官印叫塔木耳。汤云遂叫道："塔大老爷办公呢？"塔木耳将笔放下，抬头一看，认得原是慎刑司的二位班头。赶紧站起来，一看带的是贝勒府童教师。遂说道："三位请里边坐。"何贵拉着铁练，带着童林进到里

间屋。遂叫童林坐在炕沿上，何贵遂着也就跟着童林坐下。塔大老爷细一看，童林带着铁练。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遂着问道："汤班头什么事?"汤云不敢明说，遂与塔大老爷低言耳语细说情由。塔大老爷一听，吓得颜色更变。心里说："贝勒府的童教师，那么大的能耐。我想着不能在府里头当更头，他必然身被重案，在府里头躲避。你就老实点就得啦，啊，赶情还有进宫盗宝的事情。这是二位班头护庇我，不然要直接交了刑部，在我本地面窝藏大盗，我这官是非坏不可。"赶紧着陪笑，与二位说道："我谢谢你们哥两个，你们二位在我这本地面一知会，我这个官可保住啦。若不然我真担不起。这个事怎么办呢？二位班头！"汤云说："没有别的事，你先雇辆车去，就把文书写好，随着我们至提督衙门送案。"塔大老爷说："是吧，我可得谢你们二位啦。"汤云说："咱们没有说的，都是一家人。"遂着又向塔大老爷耳边低言耳语又说了几句，塔大老爷点头说道："那是当然的。"说完了遂着出去，够奔北里间，工刻不见甚大，由北里间带出四个护兵来。各拿着手镯脚镣大练子等刑具，来到南里间。就在地上哗啦啦的那末一扔。童林皱着眉观看，心里说不问可想，这是给我预备的。汤云遂向童林说道："教师这是我们的公事。没别的，您把国家的王法带上吧。"童林说道："使得。"遂说着大家动手将肘镣当时砸好，又用大练把广练换下来。汤云将广练带在褡裢之内，塔木耳一面叫押护兵预备茶水，一面写公事，工夫不大，将文书写完。就在这么工夫，外面进来个押护兵，站在那儿回话，说道："大老爷车预备好啦。"塔木耳捧着文书遂与汤云说道："你们二位起差事吧。"

于是汤云手拉铁练，童林站起身形，脚下蹋着镣。（童林

生平以来也没带过这个。）何贵后面相随，用手扶着童林，出离了官厅。在门前搁着一辆轿车，汤云向着何贵一使眼色，何贵先上了车啦。面向外一坐，这个名儿叫打底。然后过来两个护兵，又帮着搀扶童林上车。童林一摇头，跟着说道："你们躲开，何必用你们搀扶。"说话之间，童林将脚一跺，将腰一拧，早就纵进车箱。何贵在车箱里用手一搀童林的两只胳臂，这是怕童林心内想不开，知道自己案由重，在车里头要是一撞，这个名儿就叫撞笼。真要是把脸撞破了，衙门里头都不能收。这得将养好了，方能往上交差事呢。那岂不费了事啦吗？故此后面何贵捏着他两只胳臂。汤云遂着上来，面对着童林。用双手按住童林的两只手。塔大老爷在外边车沿上一坐，赶车的把车帘放下，四个护兵随车一边两个，各擎铁尺，押护着车辆，够奔五军都督府而来。这个五军都督府，就是清朝步军统领衙门。前文已竟表过，康熙年间尚且未改步军统领。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赶车的一摇鞭儿，工夫不见甚大，来到北衙门的门首。这个北衙门，在地安门外帽儿胡同，西口内坐北向南。车辆到角门子外站住。塔大老爷下车，进了角门。班上的头们，都在里面坐着，正自高谈阔论。一见塔大老爷进来，都站起来问道："今天大老爷有什么公事？"塔木耳说道："众位辛苦，劳众位驾，把文书您给递进去。外面有一股差使，众位帮着给起进来。"说着将文书递与值日的班头，外面的人帮着起差使。值日的班头拿着文书往里去，递到里面的大人休息室。今天那九门提督大人上衙门来的早。这位大人姓陶名叫志廉，却是老成干练，办理地面甚善，连任九门提督。今天因何来的早呢？皆因今日清晨接着天子的密

旨，各处严拿盗国家玉宝之贼，故此才早到衙门。正在吃茶之际，听外面痰嗽。抬头往外面观看，原来是外班值日的班头，手内拿着一件公文，笑嘻嘻的往上呈递。跟班的接过公文，遂说道："你在此听候大人呼唤。"外班的班头点头应一声是，当内差的跟班的，拿着公文，来到屋中，双手呈上陶大人。大人接过公文，拆开观看。原来是正白满州四甲拉协尉官厅，协同帮办内大班，在固山多罗贝勒府，拿获国家要犯盗玉镯之贼童林，押解到案。陶大人心中暗想：内大班的班头，办案的能力不小。这样的重案，真破得快。遂叫道："来！"旁边跟班的答言道："是。"大人说道："你知会外班让他们伺候升堂。"跟班的出来告诉外班，外班答应，遂即知会八班人役，梆点齐鸣，预备齐楚。然后这才报齐。陶大人在屋中整齐了官服，遂带着跟班的人等，出离休息室，够奔大堂。来在大堂，跟班的在公位铺好了坐褥，大人入坐。举目观看，两旁边的人役站立，无非是快、壮、皂、马快班，步快班，站立两旁，喊喝堂威："威武"二字。陶大人手拿惊堂木，往下传唤，叫协尉塔木耳上堂回话。两旁答应，往下喊叫："大人堂谕下，大人叫正白四甲拉协尉上堂回话。"塔木耳早就在堂下伺候，在下面答应一声："有！"遂着上堂，单腿打千，说道："卑职塔木耳参见大人。"陶大人摆手说道："免礼。"塔木耳站起身形，在案角垂手侍立。陶大人遂问道："塔木耳如何拿获要犯童林，可曾有拒捕的情事。"塔木耳单腿打千往上回话，遂说道："跟大人回，要犯童林，乃是贝勒将他当面交出，并无拒捕的情形。童林是自行投首到案。"陶大人闻听，摆手说道："你先下去。"塔木耳遂着打千说道："谢过大人恩典。"因为什么说谢过恩典呢？这就是汤云何贵

的好处，要是二位班头直接送交刑部，他是本地面的职官，头一个他得把差使革了。这个文书上写他的帮办，不但官保住了，还得听保举。塔木耳由堂上下来，回归他的协尉官厅，这才算他的差使交代完了。

遂着陶大人往下传唤，带原差上堂回话，现在已经把童林由打外面带进来啦，正在堂下候审。汤云何贵正在看守童林，听堂上叫回话，何贵看着童林，汤云上堂，单腿打千遂说道："大人在上，下役汤云参见大人。"陶大人看了看汤云，遂说道："下面可是汤云吗?"汤云答道："是。"大人问道："你二人如何将童林当场捕获。"汤云往上回禀，就把童林投首到案，前后的情由，往上细细的回禀一遍。大人点头遂说道："难为你二人当差谨慎，把童林与我带上来听审。"汤云答应一声："是。"遂着往下喊一声："带童林"，下面何贵接着答应一声："童林带到。"就听下面唏哩哗啦脚镣铁练的声音，何贵将童林带至当堂。汤云伸手由何贵手内接过铁练，往下一带童林的脖项，遂着说道："跪下。"汤云单腿打千，向着陶大人说道："童林带到，堂下候审。"陶大人一摆手说道："你往后站。"汤云将铁练往当堂一放，在旁边垂手站立。此时童林跪在当堂，匍匐在地。陶大人在座上用目观看，见童林跪在堂下，似有畏惧之状。大人在座上问道："下面可是童林。"童林下面答道："正是犯人童林。"大人问道："你好大胆量，你竟敢目无国法。哼！你与我抬起头来。"童林一听上头问下来啦，心中正然踌躇不定，忐忑不安，看起来人犯王法身无主。就这么时候，上面叫他抬起头来，童林往上回禀："犯人有罪，不敢抬头，恐怕冲撞大人虎威。"堂上大人说道："当堂免罪。抬起头来。"（惟独打官司，不拘多重的案件，在

堂上无罪，只要咬定牙关，不承认就难定罪。若要是在堂口承认了，下了堂那就算是定了案啦。当得有一定之罪。）童林抬头，大人用目细看，童林炯炯神光，一团的正气，不像奸诈之类。这个官长要是问案，总得聆音察理，鉴貌辨色，官断十条路，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大人只得往下问道："童林，你何时进宫盗宝，同伙几人，将鸳鸯镯隐藏在何处？还不从实招来，等待何时。"童林往上跪禀："跟大人回，童林只知奉公守法，终日在贝勒府当差，夜不离府内，并无盗宝情节。大人不信，请大人派员调查。若有一日不在府内，童林情愿认罪。大人明鉴详察，童林实在避屈含冤。望大人恩施格外。"陶大人在堂上闻听，童林所供的原辞，一阵的冷笑。遂说道："你是满嘴的胡说，看你这个样，满脸的狡猾，你在本堂面前含糊抵赖。本应当用那严刑苦拷，我念起你是自行投首到案，我已经免责四十大板。（要按着官律，窃取国家的御物，捕至当堂，是先打四十板子。要是自行投首，照例免责。故此大人方才说免责四十。）你就是在提督衙门不招，到了刑部，你想不招也不行。我是没那末大工夫多问你。来呀，左右与我带下去。"那位说，怎么堂辞问着问着不问啦呢？那是您不知道说书的这个难处，头一样要按着规矩说。康熙年间，此衙门的名字，叫作五军都督府。到了那雍正爷五年那个时候，变通官制，设官分职，这才将那北衙门改为步军统领衙门。第二节北衙门没有定罪的权限，是个过路的衙门。所有不要紧的案件，皆归北衙门管辖。只要是案情一重，当日就得送交刑部。北衙门不负这个责任。何况童林乃是国家的要犯，只为就过一草堂，遂着就得往刑部送。故此方把童林带下去。陶大人遂着在大堂上将文书写好，当堂用印。派

了四名监守，四十名陆营兵丁，押解童林。那位说，监守是什么官儿？这个监守是在提督衙门效力当差，并无有军粮军饷。那末白当差有什么好处呢？可有一样儿便宜事，有守备缺出，尽先补用。汤云何贵把童林带下去，陶大人摆手退堂。这且不表。

单说汤云何贵将童林带到角门，衙门口外，早就预备一辆车伺候着呢。四个监守带着兵丁，守护童林。仍然是何贵先上车，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将童林搀扶上车，汤云仍然上车与童林坐对面，用自己的手按住童林的两手。监守带领兵丁押护童林车辆，直奔南衙门刑部而来。工刻不见甚大，又兼着车走的快，早就来至刑部衙门的门首。监守到角门上差人道辛苦，将文书投递，一面吩咐兵丁，由车上把童林起下来，押进角门，换上刑部家伙。刑部的家伙可就比提督衙门的家伙重的多啦，不用说双镣，背绳手肘，就说这条项锁，别名叫小青龙。份量有十五六斤重，含糊一点的小伙子，就得被这条大练压坏了。不表童林在外面换刑部家伙．单说值日的锁头。何为叫锁头呢？刑部之内，应有二十四名值日的班头，就叫锁头。这位头捧着文书来到大人休息的所在，名叫茶房。站在帘儿下痰嗽。里面刑部尚书张翔羽，刚才到衙门，正在屋内吃茶。两旁边跟班的侍候，听外面痰嗽，跟班启帘观看，原来是值日的锁头名叫郭豹，手内捧着一件文书，往上呈递。跟班的接过来说道："郭头，你这站站，听候大人呼唤。"跟班的回手将文书双手呈与大人面前，张大人接过文书拆开观看，方知将童林送交刑部，遂着说道："叫值日的班头。"跟班的答言，转身启帘笼，遂着说道："郭豹，大人叫。"郭豹遂着声音进来见大人，单腿打千，口中说道："大人在上，下

役郭豹，侍候大人。”张大人用目观看，遂说道：“郭豹你今天值日，外面与我传唤，叫他们预备升堂。”郭豹站起身来，说了个是，转身形出去。大人此时整齐官服，外面已经报齐，大人站起身形，带着四个跟班的，由屋中出来。后面跟班的，提着马褥子，拿着应用的物件，跟随来至大堂。

大人入了公位，两旁边喊喝堂威：“威武”二字。这个时候早就有该班的，将文书呈递公案之上。大人用目观看，遂着传唤带原差。此时下面汤云何贵已然将童林带至堂下候审。听上面喊嚷带原差，汤云随着上堂，来到公案之前，单腿打千，遂说道：“大人在上，下役汤云参见大人。”张大人往下看了看，说道：“你就是原差。”汤云道：“下役在。”大人道：“我且问你，如何将童林当捕场获，可有拒捕的情事。”汤云说道：“跟大人回，在贝勒府，贝勒爷当面交出童林。童林是自行投首到案。”大人点头，遂说道：“你下去带童林上堂听审。”左右喊嚷一声：“带童林。”此时童林在台阶下举目往上观看。常言有句话：“谁见天堂地狱，两般尽在人间。”大堂之上差役站立如狼似虎，各擎鞭板索棍，俱都是快壮皂，马快班，步快班。壮丁管得是护堂壮威，皂班该管得是打杀刑杖，击鼓排牙。快班管得是行签叫票，捕盗提贼：“砸明伙，明劫暗窃，弃凶逃走”，俱归马步快所管。正当中八扇屏风，当中的公案，上面坐的刑部正堂。真不亚如阎罗的包老大人。身背后站定科房的先生，招房的先生，手捧案卷，一阵呐喊，真是风行雷动，真好似阎罗殿的一般。观此景况，令人毫发悚然，令人可怕。童林正在思想之际，猛听得一声喊叫：“带童林。”这三个字不大要紧，童林一听，不亚如在云雾之中，心若刀绞。汤云上前由何贵手内将铁练接过，连拉带扯，后

面何贵是推推拥拥，将童林带至大堂之上。汤云口中喊道："跪下！"童林只得匍匐在地，不敢正视。汤云何贵将铁练往堂上一掷，二人在旁边打千，口内回禀："跟大人回，童林带到。"张大人一摆手说道："你二人旁边站立。"遂着用目观看下面的童林，遂着将惊堂木一拍。说道："下面跪的可是童林。"童林下面回禀："正是犯人童林。"张大人说道："你抬起头来。"童林道："犯人有罪不敢抬头，望大人恕过。"大人说道："当堂免罪。"童林抬起头来，大人用目细看童林。五官相貌，穿戴打扮，好像乡下人的模样。虽在缧绁之中，脸上却是一团得正气。看那个样式，不类窃取贼盗。心中明知童林负屈含冤，只得问道："下面童林，你如何进宫盗取国家之宝鸳鸯镯，因何起意，共有同伙几人？玉镯藏于何处？你要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你如若不招，可知本堂的刑法厉害，还不从实招来，等待何时。"两旁差役一齐喊嚷，说道："说！说！"大人用目往左右观看，两旁止住声音。童林遂着往上回道："童林在贝勒府里看家护院，终日不出府门。岂能知盗宝的情节，大人不信遣人调查。童林实在避屈含冤，万望大人恩施格外。"张大人在座上一阵冷笑道："你是满嘴的胡说，你没盗鸳鸯镯，那末还是本堂屈赖你。你这个东西可恶哇！一上堂就应当重责你四十大板，先打你个不法，皆因自行投首到案，我早就恩典你啦。来到堂上，你不但不招，你反倒说你避屈含冤，那末着本堂还得与你分冤哪。看你这个东西就狡猾，你说你未盗玉镯，那末字柬上'童林'两个字，是我给你写的呀？你既盗了玉镯，留下字柬，到了当堂上，你又不肯承认。你这个东西着实的可恶。大谅着不用刑，你决不肯招。"童林往上叩头，遂说道："大人恩典，大人既说我盗玉镯留下字柬，大

人请想，我若盗国家的御物，我岂肯将自己的名姓留下。大人想情还是求大人施恩吧。”张大人闻听，在座上点头说道：“也有你这么一说啊！你自己盗了玉镯，岂能留下自己的名姓，大概不问可想，必是有与你有仇的人，盗去玉镯，留下你的名姓，他逍遥法外，让你打这一场官司，你想想谁与你有仇，你只管往上回禀，有本堂与你作主。”童林未及答言，站堂的差役以至招房的先生，大众在旁边一听，这是大人吃了情啦，明明这是诱供。那位说张大人是吃了情啦吧？哈哈，还是真吃了情啦。

您道，只皆因在贝勒府贝勒爷将童林交出，汤云何贵带着童林走后，贝勒爷遂即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命何吉至刑部正堂张翔羽宅内面呈。还要即候回音，何吉擎着书信到外面传马号，备上一匹快马，马号将马备好。马夫将马拉至府外，大管事的就出来啦！手内提着马鞭子，将书信揣在怀内，把马拉过来，勒好了马肚带，认镫搬鞍，上了坐骑。在马上加鞭，够奔大街，走下来了。工刻不大，来到东四牌楼北，四条胡同。进巷口走了不远，路北的大门，正是张大人的住宅。来到门首弃镫离鞍下马，遂手将马鞭插在鞍鞘龙口之内，遂着够奔拴马桩，将马系好，来至大门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回事。里面门房的知帖，听外面有人回事，由门房出来，举目观看，认识，原来是贝勒府的管家，遂说道：“管家大人有什么事？请门房坐吧。”大管事的何吉遂着点头说道：“也好。”遂着进了门房，彼此就坐。何吉知道这位知帖，名字叫陈升，彼此都很熟识。这位陈爷遂叫侍门房的刘福献茶。刘福将茶斟好，献与何吉，又斟了一碗，送在陈升的面前，将茶献毕。旁边一站。陈升遂笑道：“管家大人，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呀？”

何吉闻言，遂说道："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是贝勒爷打发我送封书信，叫我面呈，还要回信。劳您驾，你给回一声吧。"管家闻言，笑嘻嘻的说道："您来得正巧。大人刚从朝里回来，您稍微候一候，我到里头给您回一声。"何吉笑着说："那么您辛苦一趟吧！"陈升点头，出离门房，够奔里面的外书房，来到书房的门首，站在那儿痰嗽，此时里面，张大人由朝里头回来，将换好便服，坐在书房内吃茶。听外面痰嗽，遂说道："进来。"陈升启帘笼来在里面，与大人请安，旁边一站。张大人问说："有什么事？"陈升往上回禀："跟大人回，有安定门北城根贝勒府的管家何吉到此，有贝勒爷的书信，要亲自呈与大人。"张大人闻听，遂说道："你把他请进来。"陈升闻言，退出书房，来到门房陪着何吉一同来到书房。陈升将帘笼撩起，何吉迈步进书房，见张大人正自吃茶，遂着向前请安，遂说道："大人在上，何吉与大人请安。"张大人赶紧站起身形，伸手相搀（那位说，何吉与大人请安，怎么堂堂的一个刑部正堂反倒搀起下人来啦。看官有所不知，何吉虽是管家，他是随爵的差使，要按着清朝，他也是三品的职官。到府里头称呼他为大詹宜。再者说张翔羽，是走动贝勒爷的门子。他求何吉办得事很多，故此按着宾客相待。）遂着说道："管家大人请坐。"何吉说道："有大人在此，焉有何吉的座位呢？"张大人说道："不必太谦，管家大人请坐吧。"何吉只得告座，张大人遂问道："管家大人今日到此有何公干？"何吉遂着答道："奉贝勒爷之命，有书信上呈。"遂说着，将书信由怀内拿出，双手递与张大人。张大人接过书信，捧着书信，恭恭敬敬三鞠躬，然后将书信拆开，仔细观看。不看则可，张大人一看书信，双眉紧皱。这怎么叫作书信，分明是辞官的

一道表章。何为叫辞官的一道表章呢？因为书信所写的，原来就是童林避屈含冤的事情。张大人看完书信，真称得起进退两难。按照贝勒的意思，是让他在衙门着实分神，保护童林的性命。可有一件，这是奉旨严拿的要犯，这要是含糊其辞的审讯，草草了事，可有一样，难以覆旨。圣上要怪罪，他这个前程，至轻准得革职留任。真要是严刑审讯，明白回奏，可就把贝勒爷得罪啦。若得罪了贝勒爷，他要是一恼，暗含着与他作对，他这个差使，也得搁下。这可称得起进退维谷。张大人掂量着，那么还是得罪贝勒爷好哇，还是得罪圣上好呢？心中又一想还是得罪圣上为对。顶大不过革职留任，我在家歇几个月，不过再花上点运动费，求贝勒爷替我运动运动，我还得官复原职。捧着书信，思想了半天，遂笑嘻嘻的向何吉说道："管家大人，爷的这封书信，里面我是一概聆悉，这个事情呢，倒不必写回信。您回府见着贝勒爷替我代禀，就提请贝勒爷放心，就提我按着书信照办就是了。"何吉闻听，赶紧站起来向着张大人请安。遂说道："我这里先谢谢您。"张大人笑着伸手相搀，笑着说道："这是我当然尽力孝敬的事。"何吉说道："那么着我还得跟您当时告假。爷那儿还等着听我的回信呢。"张大人说道："很好，那末着可就恕我不远送啦。"何吉只得说不敢，遂着告辞起身。

张大人遂着送至在帘儿外，看着何吉走啦，这才退进书房。遂着说道："来！"跟班的答道："大人有什么分派？"张大人说道："预备官服，传外边顺轿。"大人更换官服，外面轿已顺好，跟着报齐。大人随着跟班的，由里面够奔大门，来至大门以外，张大人迈步上轿。轿夫着肩将大轿抬起，跟班的在旁边请示大人。大人在轿内说了一声上衙门，跟班的答

应了一声，遂着上了马，在前面打着引马，后面大轿跟着风儿相似。工刻不见甚大，来到刑部衙门门首。头里衙门该差早就得了消息啦。把衙门口的铁练摘去。(刑部衙门，门首挂着一条铁练，要是衙门该差的人，与平常的人进衙门办事，都得由铁练底下钻过去。非得堂官到此，方准把铁练摘下去。)大人的大轿进衙门，两旁边差役伺候，大轿搭进仪门，轿子落平，摘杆出扶手，跟班早就下马，来至轿前用手相搀，大人下轿，整理官服，头里跟班的引路，来到休息室的茶房。单有堂役启帘笼，大人来到屋中，落坐稍为休息休息，擦了擦脸，跟班的献茶，张大人正在吃茶之际，外面文书就到啦。却原来将童林送交刑部。大人心中暗想："这个案件，扔过来的真快。"这才急忙升堂审讯。实指望与童林避重就轻，这才拿言语引诱。大人在上面问道："你既不能自盗自告，必然有人与你有仇，盗国家的玉镯，把你的名字写上。你想想谁与你有仇，你只管往上回禀，有本堂与你作主。"这个意思为是让童林在这个案里头，多拉几个人犯。张翔羽打算把重要案件移到别人身上，好与童林择解这一场官司。这就叫躲重就轻之法。奈因童林这个人，不是没有品行那一色的人。说书的真要说出童林在当堂上混拉好人，那就把童林的品行说没有啦。往后童林也就称不起侠客啦。

闲言少叙，却说童林，听大人问他可有仇人，只管往上禀，大人作主的话，童林本来生性直爽，岂能胡拉乱扯。遂着往上叩头说道："跟大人回，童林生平以来，并未得罪人，再说也没有与童林有仇的人。大人请想，童林岂敢乱扯好人。"大人闻听，未免的心内生气，心中想道："我明明是与他诱供，他竟不往我这条道上走。这个东西着实可恶。遂着将惊堂木

一拍，口中说道："你这个东西胡说，可恶！"遂着叫招房的先生吴才："你叫童林画招。"吴才一听，这一堂审问是乱七八糟，真要是这样的奏事，大人必得担处分，我也担不起。这位吴先生，乃是浙江绍兴府的人，精于吏道，手笔相应。他心中想着不敢叫童林画招供，遂着与张大人单腿打千说道："跟大人回，童林这个案件，比不得寻常的案件。他乃是国家的要犯，大人若要如此，含糊审讯，倘若明日摺子上去，圣上见怪，实在与大人前程有碍。就是学生亦担当不起。大人三思。这是学生多口。"张大人手握着惊堂木，向着吴才一扭身，面向着他瞪着双睛，说道："这个案件是你问我问。"吴才一听，明知道大人受了情托，遂说道："还是大人审讯的是。"张大人厉声说道："既是我问，你休要多说，画招。"吴先生一听，心中一想：你豁的出去，我还豁不出去呢。遂着说道："是是，学生叫童林画招就是了。"吴先生遂着命童林画招，将拟辞的口供，呈与公案之上。大人看了看，遂着亲笔标好禁牌，命值日的班头郭豹，将童林收禁，又与五军都督府的监守，标好了回文。监守谢过大人，领文下堂。大人又与汤云何贵提笔标好了回投（回投就是回批）。命他二人回慎刑司削差。汤云何贵往上叩头，遂说道："谢过大人恩典。"领批下堂回慎刑司。张大人遂着摆手退堂，够奔茶房休息。

单表郭豹拉着铁练，带着童林下堂，手擎禁牌，够奔南所。（什么叫南所呢，刑部是两个大狱，南边叫南所儿，北边叫北所儿。）。工刻不大，来到"犴门。"这个门，上面拿石头刻出来的一个老虎脑袋，可没有下齿，张着嘴，故名叫狴犴。论起来这个狴犴可是两样，狴是雌，犴是雄。在石碑的碑碣上头刻着一条龙，看着碑上刻的那个字，那一个就是狴，在

狱门上刻着那个老虎，叫作犴。往往都那么说，其实不对。十龙九种，种种各别。这就是大明朝万历日封十龙。碑碣上面那一个，正说叫赑屃，其形似龙，秉性好文，在石碣的顶上刻着它。驼石碑的那一个，其形似龟，秉性好负重，名曰叫叭蝮犴，其形似虎，性好善，见恶人即吞，它把恶人吞在腹中。（皆因他无有下齿，他才吞。）把那恶人再渡化善了，它还把他吐出来。要不然往往打官司的人，在气忿中，谁也不让谁，以致被押。在狱里头押不了几天，他知道狱里罪难受。他自然就不想再打官司了。这个犴，就是这个比例。往常俗语有这么句话，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虎头蛇尾哪。可也说得是这个犴。因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犴啊，他是生来得虎头蛇尾。怎么个讲法呢？您要到过刑部后墙的外头，那里墙上有一个圆洞。上头有一块横石，这块石头上刻着有一个龙尾，因为这个方叫虎头蛇尾，以象其形。狴底上有个圆洞，那个圆洞别名叫牢眼。时常狱里死了人犯，不准由狱门往外抬。都由后面牢眼往外搭，这个别名儿，就叫牢眼拉。要按理说，何为叫狴呢？皇上大典，在太和殿升宝座的时候，在皇上头顶上，天花板内，形若天井子。在天井子上面，盘着一条龙，口内含一粒明珠，那个才叫狴。办理国政，故称天子为狴下。通俗用狴字之误，改为陛字。为是忌讳那个犬字旁儿。按方才说十龙九种，这才说了四个，您别忙，往下还有呢。往常音乐九音锣上，刻着好像龙似的，其实也不对，正名叫蒲牢，其形似蛰，性好音律，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叫睚眦，其形像个蝙蝠，其性好杀，专好吸人血，因此将它按在宝剑把上作吞口。第七名曰叫螭吻，其形似龙，又名潮蜂，性好高，又好险，就是大殿房脊上那一个兽头。第八个，名叫虬牛，其形

似蝎，其性好音。故此把它按在钟的鼻子上，他专爱听钟响。第九个，名叫金猊，形若狮子，其性好佛，就是香炉腿上那一个其性好坐。第十个，名叫饕餮。其形似蚓，性好食，皆因它食而无厌，故往往贪官，旁人说他，形若饕餮。这就是十龙九种，种种各别。童林看罢，狱门是铁的，当中有个四方的洞儿，郭头来到狱门四方洞儿，可不能叫人名。喊了一声“惊洞”，狱里头伙计们答道：“什么事？”郭豹遂着把禁牌递进去。伙计接过禁牌，递到里面，交与狱丞。狱丞往外传话挑封。外面伙计遂着拿钥匙，开狱门上下的锁，遂喊一声“挑封”，将狱门开放。伙计们喊一声：“收一股差使童林！”外面将童林往里面一推，跟着将狱门照旧关好。

童林站在狱门的里面发怔。伙计拿过钥匙来，将童林上下手的家伙，满全都撤了去。那位说：“得啦，你别往下说啦。似乎童林这样的要犯，案情这么重，到狱里就这么散拿散放，难道说一点刑具不与他带吗？”您有所不知，童林这个差使，要收在狱里哇，编床上都不能放他。那位说何为编床呢？这个编床，不差什么都知道。刑部的编床，臭虫都带尾巴，其实没有那么回事。他是没看见过，这个编床啊，是狱内的大屋子，通长的一铺炕，炕上单有炕板，约在半尺多宽，俱都是活的。到犯人上编床的时候，都是夜间，这个名儿叫上封。顶到上封的时候，管狱的狱丞，拿着花名册子点名。将差使一股一股的，带到编床之上，叫他们躺下。这个躺下又不同啦。不是寻常睡觉似的那么躺着，俱都是一个挨着一个，仰面朝天将右胳臂压在自己的身底下，左手搭自己的肚腹之上。两条腿搭在一处。两只脚自然是立着，将顶锁盘在脖项旁，铁炕沿上，不定十几股差使，都是一样。容他们全躺好了，单

有一块闸板，一边一个差役，拿脚一蹬，这些个差使往一块一挤，连丝毫也不能动啦。想动万难，都挤了个结结实实。两旁有一个木槽儿，将闸板往上一闸，看差的一守夜，正正的在编床就是一夜。躺着稍为的一动。看差的就是一藤棍，非得到天明，挑封的时候，狱丞拿着花名册，带着钥匙挑封不可。外头这么一喊，这才把狱房门开开，里面的狱卒，再喊一声挑封，遂着这才下闸板啦。这一下闸板，不用说三伏的天，就说三九隆冬的天气，一个个挤这一夜，各人都是一身透汗。穿得都是狱里头的罪衣，都是单裤褂儿，全都让汗蒸透了。可就是一样，个个都是冻脚。就是脚在外边露着。及至罪犯由编床上下地，就是这个时候乱，铁练子的声音，哗啦啦的乱响一阵，这阵响声一过去，可就一点声音没有啦。狱丞拿着花名册，叫着名字点名，就听一挂脚镣响，一名一名的往外带，带至院内，满让蹲着在院内。在每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大粗饭碗，这个时候，就要放饭啦。有一个大木桶，约有一人来高，满满的一下牢食饭，一个人站在桶旁边，捧着一碗碱菜丁儿。一个拿着花名册叫名字，跟着带过一名罪犯。在桶的这一边，站着一个狱卒，拿着一筐大碗，为是给罪人盛饭。这个犯人在饭桶的旁边一站，这个盛饭的狱卒，先看看这个犯人是什么案件。这个犯人要是净胳臂净腿的官司，给他盛饭的时候，这个盛饭的盛满了这么一拧，这碗饭，可就实在了，两碗也盛不了。他要一看这个犯人是个奸拐的花案，他要盛饭的时候，往他碗里头一盛，连半碗也不够。看起来到什么地方是都看得起好朋友。这个犯人端着碗一转身，这边拿咸菜的往碗里头搁一块咸菜丁。这个犯人带至那边往那里一蹲，慢慢的吃饭。是差使都是这个样子，可是什么案情

儿都有。吃完了饭可就随便，顶到晚间仍然是照旧上封。可有一样儿，就是不准过那边的一段石头台阶。如若随便闲着的时候，要是过了这个台阶。不论什么案件，按着越狱惩办，推出去就杀。那末要按着童林这个案件，应当怎么办呢？编床上没有他的地方，应当将童林带至在大狱死囚牢，空屋子里面，将项锁由手镯脚镣里面穿过去，房柁上有一根大铁练，将童林的项锁，锁在这个大铁练上。那边有一个狱卒，一拉房柁上那根大练子，童林可就站不住啦。两只手俱都朝着天，就是脊背挨着一点地，那边把大练头锁在柱子上。这还不要紧，四个狱卒，每人手内拿着一根藤条，只要犯人一动转，跟着就是一藤条，现打不赊。这是为什么呢？怕童林夜晚之间，自已想着案由太重，准活不了，怕他撞笼闹狱。按着规矩，是应当这么办。奈因童林是个朋友，再说两面的人情已经到啦。那两面的人情，头一件的人情，贝勒爷打发二管事的何春，够奔刑部南北所，及至衙门口小伙计，都有花费。人情早就说好了，用银子早就垫平了。那位说贝勒爷还花钱吗？别说是贝勒爷，任你是谁，衙门口也得花钱。常言有句话："大堂不种高粮，二堂不种黑豆，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理拿钱来。"只要打官司，你就得花钱，要不然有那末句话："气不是好呕的。"第二件人情，皆因汤云何贵看童林是个朋友，在堂上堂下，满都给见了。狱里头都给托付了，这才将童林收到里头散拿散放。

及至小伙计把童林上下手的家伙满都撤了去，遂站在旁边说道："童教师您往这边来。"童林跟随小伙计由狱神庙前面过来往东，走了不远，东边有一段花瓦的墙，月亮门。过了月亮门，里面是上房三间，在上房门口站着一个人，在那

里说话。童林一看，这个人年约五十多岁，身穿青绸子裤褂，脚下白袜青缎子皂鞋。往脸上观看，黄白的脸膛，两道重眉毛，大眼睛，有点高鼻梁，掩口的老白胡须。在胁下挟着一把芝麻雕的扇子，左手伸着，这个人是短四个手指头，手里头托着鼻烟，正在那儿闻啦。就听这人说道："伙计们，童教师带过来没有？"伙计接着答言："当家的，我给您见见，这就是童教师。"用手一指台阶站着的那人，向童林说道："这就是我们当家的，姓卢单字名太，过去见见，有你的好处。"童林不知道他是作什么的。您道，此人姓卢名太，外号人称独爪龙。替朋友打群架，刀伤四条人命。皆因在堂上能够挺刑，有把子好骨头，始终没有口供，不能定案。他是三次陪绑。如今在狱里头，收了十几年啦，熬的在这里头，当了一份当家了。要在满清的时代，刑部大狱里头，共总官人没有几名，都是差使管差使。还有一样好，永没乍过狱。童林不知道什么叫当家的，遂上前行礼，口中说道："您是哪庙里当家的？"卢太一听，倒笑了，知道童林没打过官司。他是全不晓得的。遂着说道："兄弟，请屋里坐吧。哪庙里也没有我这个当家的，兄弟您是全不晓得，屋里坐吧。"遂着启帘笼，童林迈步到屋中，举目观看，见是一明两暗，迎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遂着卢太让座，童林只得在上首落坐。卢太冲着小伙计说道："我这兄弟是一膛的心火，把我那一把细磁的茶壶，收拾干净了，我那里有龙井的茶叶，浓浓的泡上一壶茶，让我兄弟喝两碗，解解渴。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伙计答应，出去工刻不见甚大，泡了一壶茶，拿进来放在桌上。童林此时还是真渴啦，伙计拿茶碗斟好了茶，童林一连就是好几碗。茶还是真好，童林才把渴止住，心里头方才定住。

卢太在旁边看着，遂着说道："大概兄弟你还有点饿吧，不要紧，你先吃点点心。"遂叫伙计摆上四碟大八件，童林这时将茶喝下，还是真有点饿，伸手拿起就吃，一连吃了两碟。卢太说："兄弟，我看你吃得很好，点心可不能解饿，这么办吧，叫伙计给你弄点酒喝吧。"遂向伙计说道："你到小灶上给要四样酒菜，再要他两壶酒。快着点儿。"伙计出去，工夫不见甚大，启帘笼，手内托着托盘，来至桌案之前，将杯箸放好，酒菜摆齐。童林一看这个举动，心中说道："这个衙门口的花销可小不了，莫若我问问再吃。"遂向卢太说道："是打官司的，都是这样预备吗?"卢太闻听，哈哈的大笑，遂说道："傻兄弟，要是打官司的都要这么预备呀，都不作事啦，全来打官司来啦。兄弟你别问，如今你的人情满都到啦，你就吃你的吧。再者说兄弟，你这个名儿姓儿，我在狱里头也有耳闻。你在贝勒府当教师，也称得起是一条好汉。我看着兄弟你老有点害怕似的。那个意思，我告诉兄弟你说，哥哥我替朋友打群架刀伤好几条人命，论起来就应当与人家抵偿对命。皆因我在堂上我能说，天生来的我皮肉能受刑，净热堂我滚过几十堂，陪绑陪过好几次，还到保府打过几次朝审，我这才在狱里头当这份大当家的。兄弟你身体又结实，岁数又好，又有贝勒爷照应你，常言有句话：'好汉的脖子，是拴马的桩子，保只要你堂堂能挺刑，别说这点小事由，再比这个案情重点，也能滚得出来。你何必这样，透着害怕呢。你只要把胆子放大点，有几堂就滚出来。何必这样担惊。你横着点儿，也免得叫别的朋友看着笑话。"童林一听卢太的这一番言词，自己一想，人家说的倒是对，就是害怕，也不能算完事，发晕也当不了死。当时气往上一撞，用手一拍胸膛，高

声说道："您说这一篇话，姓童的兄弟也听明白啦，您只管万安。不过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啦。再过三十多年，还是这么大的童林。明天让哥哥您看我，一上堂，我就踢翻公案桌，拉下大人就打。"卢太闻听，连连摆手，遂着说道："兄弟，不是那末个横法，要那末一来，不是目无国法啦吗，我是叫你到当堂上咬住了牙，能挺刑，没叫你踢倒桌子打大人。兄弟，你别把哥哥我的话，错会了意。"童林一听，这才明白这个意思。您道，是衙门口打官司，在狱里头收着，案由儿再重一点，自己准知道活不了，心中一害怕，到当堂上只要一招认，案算定啦，准活不了。要是在狱里头，自己害怕的时候，打官司的难友儿，必要拿横话激发他两句，小伙子再横，在堂上一咬牙，狠住了心，一挺刑，就许把官司打正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凡打官司都是如此。

不表童林在狱收着，一点罪也受不着。单提的是刑部正堂张翔羽，退堂之后，回到茶房，堂役侍候，休息了休息，叫跟班的外面顺轿。工刻不见甚大，轿已报齐，大人整官服，带领跟班的，出离了茶房，来到仪门上轿。跟班的在旁回禀，请示大人，张大人在轿内说道："回宅。"此时衙门已把铁练撤去，跟班的上马，头前引路，回归东四牌楼四条胡同大人的本宅。来到宅门口，此时管家在门前侍候，大人大轿落平，摘杆去扶手，管事的搀扶大人下轿，大人问道："宅内有什么信没有。"管家回禀道："无事。"大人点头，迈步进大门，够奔外书房。里面当内差的，启帘子，大人进到书房之内。跟班的侍候大人更衣已毕，擦擦脸，吃了一碗茶。大人入坐休息休息，遂吩咐手下预备文方四宝，叫跟班的把护书拿过来，大人展开护书观看。里面却是童林的供底子。大人细看一遍，心

中暗想，真要按着他的原供上奏，不但童林的脑袋保不住，就是我的前程，也得担处分。我必须将他的原供删改删改，遂着叫书童研墨，自己铺纸，拿起笔来，先得打一个草底子。看了看没有避讳的字，然后拿过奏摺，楷书誊清，又把童林的口供删改，写了一个加片，然后装在黄匣子之内。并将自己诏见的牌子写好，一并交与管事的，送往奏事处。明天早朝，好预备圣上御览。大人将事情办完，这才退入内宅安歇，一夜晚景无事。次日五鼓大人起来，梳洗已毕，更换官服，用完了点心，外面大轿顺齐。大人由内宅出来，够奔大门，外面轿班早就预备齐啦。大人下接脚石迈步上轿，抬轿的顺字行着肩，跟班的在轿旁请示大人，轿内说了一声上朝房。跟班认镫上马，在前面引路。后面班车相随。一窝蜂似的够奔东华门，工夫不大，已至东华门。此时天交五鼓，门上上朝的车马拥挤。头里跟班的下马，大轿落平，摘杆去扶手，大人下轿。跟班的由打靴筒之内，拿出一个纸包来。里面包着半截蜡头，由怀内取出一个摺子灯，将蜡头按好，又由靴筒之内，取出个灯笼杆，然后把火种打着，摺子灯有一个灯笼的提梁，将灯笼杆挂好，往起一提，跟班的打着灯笼，在头前引路。大人在后面将大帽子戴好，官服整齐，进入东华门，够奔茶房，听候堂上呼唤，暂且不表。

单表康熙圣上，五鼓早朝，静鞭三响，圣上升坐。那位说，不是景阳钟三响吗，你怎么说静鞭三响呢？看官有所不知啊，这个景阳钟是古代的时候，有一出戏，名叫“回龙阁”有那么一句：“景阳钟，三下响，王登宝殿。”那是唱戏，这说的是满清的事。在清朝的时代，圣上升殿之时，单有静鞭大臣，专司此责。静鞭三响，邪祟远避，然后才升宝坐，办

理国家的大事。再者说平常升殿，不能升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那末升什么殿呢？寻常圣上办事，升养心殿。半由天子，半由朝臣。临到升座的时候，也不能按着古书那末说，文东武西，站立两厢。再者说，康熙年间，又没有四大军机，那末应当怎么说呢？圣上升宝座，前面是龙书案。案上正当中摆着一个檀香炉，檀香炉后面，放着一块木头，名叫龙胆。在圣上的上首站着一个太监，是总管内庭四十八处都领事。下首站着一个太监，奏事处捧皇本的大首领。还有两个小太监，捧着奏摺，在龙书案之前，铺着九品垫。若有诏见的王大臣，按品跪奏，上首跪着四名大臣。名曰国事按办，下首跪着四位内务府国事按办。俱都是匍匐在地，不敢仰面视君。康熙临朝，早有奏事处递上奏摺。这个摺子乃是固山多罗贝勒胤祯请罪的摺本。圣上御览，将摺子留中未发（留中就是不究）。跟着各省的公文奏摺，圣上挨次办理完毕。奏事处这才把刑部正堂张翔羽的奏摺，谨呈御览。圣上闪龙目，细看奏摺。按原摺上奏，与童林口供，岂有自盗自供之理由。看着童林，其中避屈含冤。圣上抬头，看见国事按办达和硕克肃王勒耳金。您道，这一位就是您常看小说，里面有个神力王，他的名字就叫勒耳金。当年箭射张献忠，也是这位。圣上遂着叫道："勒耳金。"肃王碰头，口称阿哈侍候。（阿哈译汉字就是奴，旗人在圣上面前称奴才，汉人称臣，故肃王称奴才侍候。）圣上遂将奏摺往旁边一推，肃王赶紧往上叩头谢恩，将摺奏接到手内，捧读已毕，仍然放在龙书案之上。圣上向着勒耳金说道："此事如何处分？"勒耳金二次跪倒，口称："陛下，童林既盗国宝，岂敢留自己名姓，请圣上龙意天裁。"圣上点头，遂着说道："勒耳金，依汝所奏，应当如何？"勒

耳金叩头口奏。“陛下，依阿哈之见，其中必有与童林有仇之人，暗盗国宝，将童林的名姓留下。不如陛下宽恩，命童林带罪捕盗，赏限拿贼。阿哈斗胆上陈，请圣上皇恩浩荡。”康熙一听，勒耳金所奏与原摺相同。圣上遂着传旨，赏童林百日限，带罪拿贼。百日之内，将贼人捕获，将功折罪，逾限不能将贼人捕获，二罪归一，按律惩治。勒耳金叩头谢恩，圣上将此事办完，驾转后宫。

不提圣上，单表刑部正堂张翔羽，接着圣上的上谕。即刻命跟班的在门上顺轿，跟着由大内下朝，来至内东华门。大人上轿，跟班的在轿旁请示，听轿内说了一声“上衙门”。跟班的上马，在前面打着引马，后面大轿相随。工刻不见甚大，来到了衙门，该差伺候。大人轿子来到仪门。轿子落平，摘杆撤去扶手，大人下轿。跟班的在旁边搀扶，遂着头前引路，来到茶房，稍为休息休息。教跟班的传话，伺候外面升堂。工刻不见甚大，外面报齐。此时太阳亦就出来啦，正在晨时，大人站起身形带着跟班的，来到大堂。大人升公位，用目观看，两边人役伺候，喊喝堂威。大人遂着提笔，标好了提牌，带童林当堂听审。工夫不见甚大，该值的班头郭豹，将童林带至当堂。肘镣在身，全付的刑具。童林跪伏在大堂之上，刑部正堂张翔羽，在公位之上，手握惊堂木，举目往下观看。看着童林，自己暗含着思想，为童林的案件，险些我把功名失去。遂在上面叫道：“跪着的可是童林。”童林在下面回答：“正是犯人童林。”大人说道：“抬起头来。”童林言道：“有罪不敢抬头。”张大人说道：“当堂免罪。”童林这才抬头。此时童林心内忐忑不定，心中暗想：有命没命，就在这一堂，圣上宽恩，方能保住自己头颅，若要圣上震怒，一定是项上的

首级难保。童林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就听上面一声威吓："下面童林听真，今圣上皇恩浩荡，命童林带罪捆盗，赏限百日。一百天之内，拿住盗宝之贼，国宝还朝，将功折罪。拿不到盗宝之贼，二罪归一。你的官司可不算完。你可自己酌量你的脑袋。"此时童林在下面听大人这一番言语，心中尚不明白，官司如何了解。猛然间又听得张大人传话，说一了声："来，左右将童林的刑具，当堂撤去。"左右该差之人，来到童林的面前，拿钥匙开锁，将童林上下手的刑具，一概撤去。大人摆手退堂，左右该差之人，俱都散去。

在大堂上只剩童林一人，站在那里，呆呆得发楞。不知这一场官司，是怎么完的呢！那位说，童林怎么不当堂取保呢？怎么在当堂挑家伙就放呢？众位听者有所不知呀，只皆因一来有贝勒爷那封托情的信，再者又有老肃王在圣上驾前保奏，命童林带罪捕盗，根本不用童林找保。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再说童林站在当堂上发楞，看大堂的不乐意啦，遂说道："你还不走，你在这里等谁？"童林问着看堂的说道："我的官司完了吗？"看堂的说："我不知道。"童林复又说道："官司谁替我打啦，是你替我打啦吗？"看大堂的说："谁替你打官司，我是看大堂的。你去你的吧，官司打不打，我管不着。"童林一听这话，这才怔怔的走下大堂，够奔角门而来。这一场官司，童林心内闹的糊里糊涂。自己想着这一场官司，完的太快，自己低着头思想，已然快到角门了。猛听前面有人说话，说道："童教师，您多受惊了。"童林一听，举目抬头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大管事的何吉，二管事的何春。童林一见他们二人，如同看见亲人似的一般。又听他二人说道："教师爷您多受惊"。童林遂着抱拳，也跟着说道："二位管家

你们也受惊。”大管事何吉一听，又说：“童教师这场官司，打的自己都迷糊啦。可是我们受的那一门子惊”。遂笑着说道：“教师爷，我们是奉贝勒爷之命，特地前来，接您回府。贝勒爷还等着您呢？”童林不知是怎么回事呀。

您道，贝勒爷在府内见着上谕，方知道将自己请罪的摺本留中未发，以及童林带罪捕盗的情由。遂着叫何吉何春，到马号内备车，到刑部接童林回府。二位管家大人，遂着来到马号去套小鞍车，无奈小鞍车俱未在马号，全都拉着府里头婆子送礼去啦。何吉可真着了急啦，只得叫马号的号头，将贝勒爷的珠编紫漆红托泥布的大鞍车套好，迎接打官司的童林。二位管事的坐在里面，叫赶车的：“摇鞭快着点，咱们上刑部，接童教师去。快着点儿。”赶车的摇鞭，工夫不大，已然来到刑部的角门子。将车辆站住，二位管事的，从车里头跳下来，够奔角门。角门两旁边，放着板凳，上面坐着该值的头儿们，正在高谈阔论。一见二位管事的来啦，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何吉问道：“众位头们辛苦，我跟众位打听打听，我们府里头童教师的官司怎么样？”众位头们答道：“二位管家大人，稍为候一候，里面升堂，正在审讯。一会的工夫，这一堂就下来啦。你们二位坐下歇歇。我打发人到里面堂上看看。大概这一堂快完啦。”正在说话之际，就听里面喊散堂啦，何吉一看，众位班上的头儿，都由里面出来啦。何吉刚然要问，就在这个工夫，一看童林也由里面出来啦。何吉何春一见童林，有些个不好受，因为什么呢？一看童林脸上发暗，身上一身的浮土，倒像个打官司的犯人模样。看起来人有点屈情，千万别打官司，人要打了官司，身不由主，就以童林比方说，在贝勒府童林陪着贝勒爷在一处，何等的荣耀。到如

今其实打官司没有几日，在狱里头一囚，立刻就变了样啦，不像在府里头那个气象。何吉看着怎么会不难过呢？这才接着招呼童林，与他道受惊。谁想到童林回答他的话，又加着楞呆呆的形象，真令人可笑，又令人可怜。遂着何吉又说道："童教师，受惊不受惊到不要紧，就请您跟我们一同回府吧。"赶车的赶紧启车帘，童林遂着上车，在车箱里头坐稳，二位管事的也就上了车啦。告诉赶车的回府，赶车的摇鞭，往回走着。就在这个时候，童林在车里头，与何吉打听官司如何完的。何吉这才把贝勒爷运动老肃王、刑部上下花钱，及走人情一切前后事，告诉童林。童林这才知道前后一切，说着话儿，不知不觉来到安定门富贵巷。

进巷口离着贝勒府的门口不远，人还不少，都在那儿等着童教师。您道，只皆因童教师的人缘太好，故此府内都知道童林今日官司才完。七十二行庄园处，还有马号的人，都在此迎接童教师，赶到车辆来至府门口站住，赶车的启车帘，二位管事的先下车。童林跟着也跳下来，大家一见童林，跟着抱拳道受惊。童林还礼，大管事的何吉，遂又向众人说道："府里面有什么事没有？"众人说道："贝勒爷问了好几遍，您回来没有？贝勒爷现在书房还等着呢！"大管事的点头，这才跟童林一同进府门，够奔外书房，来在书房的门前。就听贝勒爷正问话，说道："怎么这半天的工夫，何吉还没回来么？"何吉用手往屋中一指，向童林低声说道："教师爷您听爷在里面等急了，您进屋去吧！"童林点头，上台阶启帘，用目往屋中观看，贝勒爷在上首那坐着吃茶。童林来到屋中，向着贝勒爷双膝跪倒，口中说道："童林这一场官司，要不是爷你老人家暗地打救，童林焉能保得住性命？你老人家待我救命之

恩，教童林怎样答报。”贝勒爷见童林进来向着自己行礼，并说出感谢的一番言语，又看他狼狈不堪的形象，不由得一阵的心酸，遂着伸手相搀童林，口中说道：“你先坐下歇歇，我还有话对你说。”一面叫何吉出去打盆脸水叫童林擦擦脸，掸一掸身上的尘垢，工夫不大，将脸水打来，童林梳洗已毕，复又落坐。手下人献上一碗茶，此时童林喉中正然燥渴，遂将这一碗茶喝下去。这才说道：“爷您有什么分派？”贝勒爷闻听，向着童林叹了一口气，一来看着童林这样的形象，心中很难过，再者是不白之冤，此时官司还不能算完。遂向童林说道：“自从你遭这一场官司，我是怕你父母知晓，吓坏了身体，替你担惊害怕。我告诉府内上下人，不准到你家里头提说此事。你见着你父母，千万可也别提此事。若让你父母知晓，恐怕上年岁的人，受不了如此的惊吓。再者你这个官司，还不算完。这是圣上宽恩，赏限百日，命你带罪捕盗。还有一件，我准知道不是你盗得玉镯，必是有人盗去国宝，与你有仇。才写上你的姓名。可是你自己想想，谁与你有仇，你若想起来，我好与你作主。”童林闻听，不由得一声长叹，遂说道：“爷您若问，童林生平以来，并未得罪过人。让我说谁是好。”贝勒爷一听啊，这场官司把个童林打糊涂啦。又看着他不住的发怔，只知他心里头颠倒，遂说道：“当时你也想不起来，你先下去休息休息回头再说。”

童林闻听只得与贝勒爷告退，出离了书房，来至东跨院，早有伺候教师的人，在那里等候。见教师走进跨院，遂说道：“教师爷，回来啦。”童林并未听见，见手下人启帘笼，遂着走进屋中，够奔东里间，坐在炕上小饭桌的东面坐褥上。伺候的下人，斟一碗茶放在小炕桌之上，下人见教师发怔，只

得退出外间屋听候呼唤。单提童林，坐在东面炕上，只顾发怔。桌子上的茶都凉啦，竟自不知。您道，童林发怔是为的什么事呢？只皆因心中盘算自出世以来，前后的情由，自己的所遭所遇，奈因心如败絮，连个头脑也找不出来。自己越想，心内越烦，常言有句话："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遂着一仰身，要躺下安歇，不料想没有枕着了枕头，往东一咕噜，就觉身子底下，有件物件将左胁，格了一下，急忙站起身形。看了看坐褥下，没有什么，就见炕上高起一块，不知炕席底下是何物件，遂着伸手将席揭开，用目观看，自己唉呀了一声，原来盗宝之贼在此。那位说，盗宝的贼真在席底下吗？不是啊，席底下搁不开一个人哪。那末是怎么回事呢？只因童林用目往席底下观看，里面正是山东五小侠闹府时，被童林打掉的单刀拐。

前文已经表过，拿腿带子裹着放在席底下。童林今见单刀拐，想起二侠临行未能奉上。莫非是二侠侯杰，暗恨我留下他弟子的单刀拐，二次入京师，盗国家之宝鸳鸯镯暗害于我，也未可知。果然有此事，童林岂能与他善罢甘休，童林又一转想，也别我自己想侯杰就是侯杰，莫若我到书房与贝勒爷相商。常言有句话，一人不过二人智，三人出得好主意。就是这个道理，遂着够奔房门之外，出离东跨院。来到书房门首，伸手启帘子，往里面观看。此时贝勒爷将要进内安歇，猛然间，见童林去而复返。贝勒爷遂问道："海川，你有什么事？"童林回禀道："盗宝之贼，我找着了。"贝勒闻听，遂言道："你在何处，将贼人找着。"童林说道："您若问，我是在炕席底下把贼人找着啦。"贝勒爷一听，童林说的不像话，遂问道："贼怎么在炕席底下找着啦？"童林说道："并非是在炕

席底下找着贼”。遂把方才在炕席底下见着单刀拐，自己想着怕是山东二侠记恨未还刀拐的事，进京师盗去国宝，陷害童林，也未可知。自己又不敢作主，前来与爷商议。贝勒爷闻听，连连的摇头，遂说道：“不能不能，据我想，你在地坛与二侠相会的情由，你也对我说过，我听你的言词，方知侯杰也是磊落的英雄，正大光明的人物。他若是小人之见，他就不能亲自到府，相约你到地坛相会。再者也就没有与你结义的情由，必当拿你当作仇人对待。我想二侠侯杰，不能作此暗昧。”童林闻听，遂说道：“那末着是我错想，一定不是二侠所为。”贝勒爷摆手说道：“二侠虽不能作此事，据我的意想，既二侠不为，恐怕他手下的徒弟记恨前仇，暗入京都，盗宝留柬，也未可知。”童林闻听说道：“那末这事应当怎样办呢？”贝勒爷说道：“你别忙，我与你想个万全之策。”童林说道：“爷想与我用什么万全之策呢？”贝勒爷说道：“你不明白公事，常言有话，凭帖请客，奉票拿贼。你虽是奉旨赏限百日，捕盗拿贼，头一件你的官司，不算完。一百天之内，赃贼俱获，听候圣恩。若是逾限不能将贼人捕获，国宝不能还朝，二罪归一，你的首级还是不保哇。再说这个拿贼，必须先由慎刑司领捕盗的公文，这个倒容易。我打发何吉，去一趟就可以替你领下来啦。我想有百日限，由明日开始，还有一百天的工夫。你将单刀拐备齐，你下一趟山东到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面见镇东侠侯庭，就提特意前来送单刀拐。就此拜访请安。这是明着拜访，暗含着看他弟兄的形迹，他弟兄见你若脸上带着惊恐的意思，那不问可想，一定是他们盗去国宝。你可不要打草惊蛇，先将他们稳住了。凭文书到东昌府调官兵，兵围巢父林，捉拿侯氏昆仲，追问国宝。他们

弟兄若是见了你接人待物，一团和气，恨相见之晚。那一定不是侯庭弟兄所为。将单刀拐献上，就势恳求东侠协力相帮，捉拿盗宝的贼人。我想镇东侠，威名远镇，武艺超群，眼界比你宽。若要肯其出山协力相助，我想此案，不愁弹指可破。你想此事如何？”童林听贝勒爷一番的议论，言之确确，理由相符，童林遂说道：“贝勒爷，此计甚善。那末我就照您所说的进行。”

贝勒爷闻听点头说道：“我还有一事与你相商。”童林说道：“什么事请爷示下。”贝勒爷说道：“我虽将你之事说清，我打算与你同行下山东游逛一番。你想如何？”童林遂说道：“爷这件事我可不敢负责。”贝勒爷说道：“怎么呢？”童林说道：“您想，童林此去乃是办案，到那里若被他看出形迹，他若真盗国宝，他必有防备。我们必有一场仇敌恶战。您若要同我前往，您的身价太重，倘若动手，伤了贝勒爷。您待童林恩同山岳，不用说您受了伤，就是擦破了您的油皮，童林万死也担当不起。”贝勒爷笑着说道：“你这个人真糊涂，再者说我也不能随你进巢父林办案。我是在东昌府，找好了旅店等着你。候着你的信息。我岂能轻身涉险，为你的累赘，还有一件事，我同你前往，我还是有我的事。我不是与你谈过多少次啦吗？难道说你全都忘记了么？”您道，贝勒爷与童林谈过什么事呢？诸位阅者不知，只因贝勒爷胤祯，由打五小侠闹府以后，很感激童林保护的好处，因此这爷俩个无话不说，彼此换心。是童林的事，贝勒爷没有不知道的；是贝勒爷的事情，童林也尽知。什么事呢？只因当今圣上所生十四位皇子，贝勒爷看着皆不趁帝王的资格，贝勒爷的心胸太大，倘若自己有命，身居九五之尊，必要将江山社稷制造的铁桶

相似。早就有意阅历天下各省，访查土地民情，问土询风，将天下各省，刑名钱谷，调查确实，立万年的基业。要不然怎么到后来雍正五年变通官制，设官分职，这都是由贝勒阅历而来。所以今日与童林商议同行，就为的是以满己志。童林虽则明白贝勒这个意思，又不好驳贝勒同行。遂着说道："爷您要去也行，可有一件，你老可得扮作买卖商人的形象。你老要按着在北京出去时前呼后拥，那个势派可不行。所以是怕人看着见疑。"贝勒爷笑着说道："你这个人多糊涂，我焉能那末办呢？再者说我此次出都，并非是鸣锣击鼓。我原是暗地私自出京，就这样若被御史知晓，他若在圣上驾前参奏，说我私自出都，结交外镇，有意谋为不轨。我还是担不起呢？你自管放心，你我此去，就是暗访私行，我连男下人都不能带。还有一件事，我还得递请假的摺本，倘若圣上叫我的起儿，我不在府，那个事也麻烦。再者说，你到家中见着你父母，就说我带着你，因公外出，免得你父母疑虑。你想好不好？"童林闻听说道："要是那末着可就好啦。"贝勒爷说道："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童林只得点头。

于是贝勒爷叫何吉预备文房四宝，将请病假的摺本写好，命何吉呈递奏事处，请假二十天。那末二十天能回的来吗？若要回不来，再续假二十天。几时回京，几时算假满请安。一面告诉好了何吉，到日子续假。又派何春，到慎刑司，与童林领捕盗的公文，龙批大票。又告诉当差的，不准在外面传说。又叫里面预备褥套行囊，应用的器皿，并更换衣服。这才叫童林回家，与他父母说明拜别起身的事儿。贝勒爷定于明日五鼓起身。童林这才跟贝勒爷告辞回家，以及晚间童林拜别父母，来到贝勒府听候爷的呼唤。此时贝勒爷将所有的

交派事，完全办妥，这才叫童林收拾行囊一切等物，预备明朝起身，童林只得遵贝勒爷之谕，由里面该差的将贝勒爷的行囊衣包，交与童林。童林又把单刀拐，用带子捆好。外面用包袱包好。也搁在白褥套之内。又将自己双钺的包袱，也装在里边，路上的盘费，自然是充足，不必细表。顶到次日，天交五鼓，与贝勒爷更衣起身，从此够奔山东东昌府，这才把山东东昌府闹了个地覆天翻。种种热闹节目，请看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下山东贝勒赠银惹事　油坊镇李源被打访师

话说童林扛着一个大白褥套，再兼着身上穿的衣服，打扮的这个样儿，真像个老赶。那位说穿的是什么衣服？仍然是土黄布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蓝布大褂又肥又大，足下穿两双大靸鞋，白高筒袜子，腰间扎着一根绒绳，掖着一条汤布手巾，手里拿着桑皮纸的扇子。贝勒爷也改扮得好看，半截蓝布褂，两双云鞋袜，剪子股的小辫，手拿短折扇，头戴草帽。他们由北京城起身，出朝阳门，顺着石头道走下来了。走在道路之上，贝勒爷倒像个买卖客商，童林像个伙计。应当奔通州，他们爷俩斜着够奔张家湾，打算着够奔东昌府。好在一样，贝勒爷身边带着一个路程单子，按照路程单子走道，可就准走不错。可就着随着打听点，如外单有一个笔记本子，走在什么地方，必要调查民情，带着问土询风。贝勒爷可是这么定好了的主意。无奈贝勒爷是没有出过远门的人，一出北京，走了才有几十里地，就觉着两腿发酸，走道儿有点劳苦。遂着叫道；“海川，我刚走了这么远，就觉着有点累，可见得行路的艰难，道路的劳苦，这才应了俗语那句话：既在登途者，俱是命薄人。要按这样的走法，何时才能到东昌府?”童林微然含笑，遂说道：“您是没有走过远路，这个行路单有一个方法。讲比这么说，走道儿越着急，还是越走不出道儿来，行路必须谈笑自若，随随便便，一面走路，一边消遣，不怕走在道路之上，看见一个村庄，一片树林，一个

古庙，山水人物，皆可作消遣品，就仿佛他是一幅古画，人如在图画之中，游山玩水似的，一来乐而忘倦，二来还走的出路儿来，还免劳苦。常言有句话，人怕走路，路怕走。您想想这个主意好不好?”童林所说的话有理，扭项回头一看，敢情不知不觉说话之间，不大的工夫，已然走出老远的来了。贝勒爷又举目往前一看，当中间的大道，道旁禾稼甚盛，望远村中树木森森，耳内听着牧童高唱太平歌，往来皆是名利客。贝勒爷一面走一边亲看村庄的佳景，沿路上无非是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路途之上，也就是八个字，晓行驿站，夜宿招商。贝勒爷这一路上可就把登途负苦，个中的滋味，饱餐一切。非走一日，这一天正往前走，一来天气尚早，不到巳时，可就觉腹中饥饿，回头叫道海川。童林答道：“爷什么事?”贝勒说道：“我在北京府内，食珍馐咽美味，我老觉着吃不多，可是一吃路村中的乡粮，我吃着倒是很好，虽则是饔餐粗粒，我还吃得真不少。看起来纨袴子弟，岂能懂得受苦的艰难，自古多大的英雄，他没受过苦处，他不算是英雄，哪一位大人物，不是由阅历受苦而来。看起来今日你我之所受风霜，道路的苦楚，正是你我后来之学识，此事不可不记下，以作后来之思想。”

贝勒与童林说话之际，举目抬头一看，正东上黑暗暗，雾森森，隐隐的村落，遂说道：“你我赶路，还是打尖的为是。”贝勒爷在路上观看路旁的村景，不知不觉，早来到这镇店的西庄门。进庄门往里面观看，好大的一座镇店，东西的街道，南北的买卖铺房，人烟稠密，可巧正是本镇的集场。这个镇店名叫清河油坊镇，此处一半属直隶管辖，一半属山东管，去山东必由这条路走。若要由此处往南，奔沂州府，过黄河，奔

南徐州是下江南的道路，此镇店是通衢的大道。今日正是本镇的集场，分外的热闹，在街道之两旁，俱摆设庄家的农具，无非是叉耙扫帚，大铁锹，杆面棍，大炒勺，簸箩簸箕等类，庄家应用的物件，铺陈在街市之上。赶集的上店的，买卖物件的人，来往真不少。贝勒爷在京师之内，哪里看见过庄子上的集场，今见村庄的景况，真是又开一番眼界，不论卖什么的都要看看。童林扛着行囊，后面相随。贝勒爷只顾看着庄中的热闹，童林哪里有这个心思，一来是带罪捕盗，二来思想双亲，他是无心观看集场繁华。贝勒爷正往前走，猛见街的北面，有一个大空场的地方，分外的更热闹，赶集的各种生意全有，无非是金披彩褂，快柳训拆，卖野药的，唱曲词的，人是拥挤不动。原来北面有一座神庙，就在庙头里围着一大圈子人，贝勒爷要看看里面是作什么的，回头叫道："海川，咱们到里面看看。"童林只得相随，贝勒爷来至在人圈之外，说了一声借光，让我们看看。看热闹的人回头一看，原来是过往的行商，这个乡下人最义气，明知他们不能在此久看，让他们老在这儿看着，他们也是没有工夫，只得往两旁边一闪。贝勒爷迈步往里走，说了一声借光诸位，已然来在里面止住脚步，童林站至在贝勒的身背后，用目往里面观看，贝勒可也就看明白啦，里面原来是打把式卖艺的，在东面地下放着兵刃把子，有一口春秋刀，一条花枪，一挂绳鞭，一条三节棍，一对双刀，一口单刀，还有一口宝剑，在兵刃前面还放着一个小腰子菠箩，在菠箩上放着一个稍马子，在上面放着几贴膏乐，一打子票板儿。在当中间站着一人，这个人身量高大，身穿蓝布裤褂，脚下白袜靸鞋，抄包扎腰，收拾得利便，脸上看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大目，鼻直口阔，大

耳有轮，头上蓝布手巾包头，真是精神百倍。站在那里说江湖的生意口，说道："诸位，一站一立的老师父，在下乃是济南府八里闸人氏，姓赵名胜人称爬山虎，投奔云南访友，路过在贵宝地，皆因盘费短少，常言有句话，人投福地，虎奔高山，学徒皆因路费短少，行至贵宝地，将技艺扔至在土地上，我打一趟拳，踢一趟腿，练一练，诸位老师父别走别散，我可练不好，望求诸位站脚助威，打过一拳踢过一腿，六扇门里，六扇门外，僧道两门，回汉两教，子弟老师，捧一捧学徒的场子，我给不走不散的老师作一个揖，再与四面为上老师夫作一个揖，学徒说话就练。那位说可是练完了，要钱不？不要钱。那么着你练完不要钱，必是为过瘾，学徒我也没瘾，不为过瘾。因为什么你不要钱呢？在下原在镖行，同兴镖局保过镖，皆因我们镖行有一种膏药，专治铁打损伤，筋骨麻木，受寒受风，磕着撞着，将膏药贴上就好。这么办，我练把式不要钱，回头我把膏药卖卖，可是这么着，我可没多少贴膏药，多少票板多少贴膏药，回头在下拿着票板在您面前一过，可是这么着，您要接不着票板，您可别怪没有膏药。那位说，我没有病买膏药作什么？您不知道，这膏药您拿家中，别名儿叫作传家宝，何为叫传家宝呢？不怕街坊邻右受寒受风，有点灾病，将膏药贴上，不到半个时晨，准保您好，好了病揭下来别扔，这一帖膏药可以能贴好了十八个人，别名叫十八尊罗汉膏。那么你是先练后卖，还是先卖后练？练把式的有句话，净说不练嘴把式，净练不说傻把式。可是这么着，练完了我可不要钱，那位若要给钱，可别说练把式的脸酸，您要给钱可别说练把式的给您扔出去。诸位，我先朝上作个揖，咱们是伸手就练。"随着一跺脚，将手一穿，练一

趟大红拳，真是龙飞凤舞，怎见得，有赞为证：

托钵式，站中央，斜身绕步怎慌忙，上打迈虎式，下踢跑马桩。喜鹊登枝沿边走，凤凰展翅最难防。撩阴锤，单打敌将，连环腿，惯把人伤。近身哪吒去闹海，退步张生跳粉墙。天师雷，独一掌，村君八卦现阴阳。收拳式，童子倒拜观音堂，捧金钢，朝天一炷香。

将拳脚练完，真是气不涌出，面不改色。贝勒爷观看，这一趟拳脚，真是看关定式，称得起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似躜，真是缩小绵软巧，肩肘腕胯膝，擦肩磨背挤，平地蛇行窜。看那个样式，真是几年的苦工夫。贝勒爷观看之际，就听卖艺的说道："诸位别走，我不要钱，你何必给挤散了场子，那位说，那么不要钱怎么样？我这有几张票板，由诸位驾前经过，可是这么着，接不着票板可没膏药，手接慢了，可别抱怨，膏药可没有多少。"遂说着将票板拿起来，高声喊道："诸位，我从财门上起，福门上落，那位说先给我来一帖，不行，您急我偏不由您这卖，我偏从财门上起，福门上落。那位说我先买一点，你别忙，你越伸手，我越不卖，我偏从这边来。"口中说道："那位来一帖，那位接我的票板儿。"一边说一面往前走，围着场子绕了一个湾儿，可巧连一位买的主儿也没有。贝勒爷观看，就见练把式的，气昂昂将票板往场子当中一掷，遂着说道："真是连一个买的主儿都没有，难道说，这一场子人，好几百位，连一位有病的都没有？诸位不买，还是再买我都不卖啦。那么怎么样，方才学徒说得明白，人穷当街卖艺，虎瘦拦路伤人，一腔子苦力气，掷在土地上，拳我是练完了，回头我再练兵刃可有一样儿，穷文富武，练饿了没吃的。这么办，我跟那不走不散一站一立的

诸位老师夫，哀求一把钱，诸位赶集上店，手里头方便富裕，有一把钱掷一把钱，有半把掷半把，没有一把半把，十个八个，三个五个，量力周济。那位老师夫，当头一把钱？那位赏？”连问了好几句，连一位给钱的也没有。练把式的爬山虎赵胜，一看大家都不给钱可就上了刮刚儿啦（什么叫刮刚？就是转着弯损人），遂说道：“大集场的，一场子人好几百位，难道说连一位带着钱的都没有吗？你们都作什么来啦，天下文武两科技艺，难道说诸位都不懂吗？难道说武圣人就没从贵宝地走过吗？”（武圣人若要没从此走过，岂不是不通王化，这明明是损人）您道，倒不是看练把式的不给钱，这里头单有一个主儿不让给，练把式的如何能知道呢。

单表贝勒爷，看着练把式的练了半天，连一个给钱的也没有，贝勒爷是半开眼的把式，看着倒是很好看，可就看不出来有工夫没有，心中又一想，莫非看热闹之人，都是行家，必是练把式的有练得不到的地方。贝勒爷只得问童林，回头叫道：“海川。”童林在后面答言：“爷有什么事？”贝勒爷说道：“海川，你看练的怎么样？”童林笑答道：“爷您看着怎么样？”贝勒说道：“我看不出有工夫没工夫来，我才问你。”童林听贝勒爷之言，遂向贝勒爷说道：“此人虽是花拳，倒有几年的苦工夫，手儿脚儿都不错，看着倒是进退有法，招招有式，式式有架，据我看不错。”贝勒爷闻听童林之言，点头心中暗想，此人练了半天，连一个给钱的都没有，看着实在可怜，我何不周济周济他，想到这里，遂由兜囊之中摸出有多半锭白银，有五六两重，遂着往场子当中一掷。练把式的正在卖弄江湖的生意口，又见众人都不给钱，正自气昂昂，站在场子当中发怔，猛见正南上，掷进多半锭白银，遂说道：

“喝，老师父赏的。”遂着举目抬头一看，正南上站着那掷银子的人，回着头向着后面背着褥套的那人说话，看那个样式，还不是本地人，大概是行商由此经过，遂向看热闹众人说道：“众位看见了没有，到处都有捧场的，要不是这位老师父赏银子，我这回算掉在地上啦。”那一位站在那儿还说便宜话：“喝，挺大的一块银子单给他，有这块银子给我好不好？”练把式的说：“你别胡思乱想啦，我练了半天，人家老师父赏给我银子，凭什么给你呢，真是银子是白的，眼珠子是黑的，青酒红人财帛动人心。”遂说道：“谢谢老师父。”一面说，一边向前要拾这锭银子，手将要捡这一锭银子，不提防由场子外蹿进一人，口中乎喊道：“你先别拿银子。”遂说着过去照着银子，就是一脚。幸亏练把式的手急眼快，若不然这一脚踩着他的手背，地下有银子垫着，真要是一脚踩上，这只手非得落了残疾不可，练把式的手快，将胳臂往回一缩，就见他一脚，将银子踩得跟地一般平。练把式的站在那儿发怔。贝勒爷早就看见这个人，身量不算甚高，身穿土黄布的裤褂，蓝搭包扎腰，脚底下白袜靸鞋，脸上看，圆脸膛，面目发青，两道粗眉，一双怪目，大鹰鼻子，年纪约在二十多岁，横眉立目。贝勒爷心中想着，必是要与练把式的动手，没想到他不但不与练把式的说话，就见他丁字步站立，高声喊叫：“这是谁敢破坏我村中的规矩，都不给钱，这是谁掷进来的银子？”瞪着两只眼睛，向着正南上发威。看热闹的都看着贝勒爷，口内说闲话，遂说道：“你看你的热闹就得了么，显着你有钱，你可给呀，招出事来，你又不说话啦。”贝勒爷闻听，心中说，别的事情我不敢担任，这点事情我可能行，遂用手指着自己的鼻梁儿说道：“银子是我赏的，你这小子要怎么样？”贝勒

爷其实不敢这么硬，皆因后面有童林保护，贝勒爷这才横打着鼻梁儿，往自己身上叫。这小子听贝勒爷之言，高声喊道："好，你的胆子不小，竟敢找死。"话言未了，恶狠狠地向着贝勒爷用手要揪，童林此时在贝勒身背后，将褥套放在就地，将要动手。就在这个时候，练把式的赵胜急了，心中想，怨不得众人不给钱，原来是这小子的主意不让给，人家这位客商赏银子，反要受累，这小子着实可恶，想到这里，不由的气往上撞，心说这小子，搅闹我的场子，还要打人，我何不将他揪过来打他一顿，出出我胸中之恶气。想到这里，身形往前一蹿一伸手，砰的一声，将这小子发髻揪住，给他来了个倒拿毛（这个倒拿毛是别名，意欲将他揪倒。）不料想这小子武艺还不错，他用右手一按赵胜的手背，左手往他右手上一搭，用左胳臂肘一拐赵胜的右臂，遂着将身往回一转，这一手作金丝缠腕，别名叫老妈拐线，此时赵胜的胳臂，已然让这小子拧到背后，这小子用左腿打算要将赵胜踢倒。没想到练把式的赵胜能耐也不错，用右腿往后一蹬，正蹬在这小子的大腿之上，这一招名叫拐李倒踢球（这一招在醉八仙拳上有这么一手），这一脚不要紧，可就把这小子踢了个仰面朝天。这小子急忙反身爬起来，高声呐喊，遂说道："好小子，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把二太爷踢倒，这么办，好小子你可别走，你稍为等候等候，二太爷去去就来。"话言未了，遂着一转身，说道："乡亲闪开，"众人往两旁边一闪，这小子一溜烟向正东跑下去了。赵胜见他逃走，余气未息，遂说道："便宜你这小子，要不然我让你知道知道赵胜的利害。"话言未毕，遂着向贝勒爷抱拳说道："这位爷台，你老人家赏钱，还让你老生气受惊，小子可对不过老师父了，要不是你老人

家赏钱，我这回非丢掉地下不可，爷台，小子请问你老贵姓高名，日后见了你老人家，我好称呼你老人家。”贝勒爷闻听，向着赵胜摆手，遂着说道：“不必问我，我乃无名氏。”这个意思贝勒爷是施恩不望报德，无奈赵胜仍然还是恳求名姓。童林由后面把白褥套扛起来，转至贝勒爷的面前，用手指着贝勒爷，向着赵胜说道：“这是我家的主人，姓胤单字祯，我北京城的人氏。我姓童名林，字海川，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朋友，依我说你问的名姓，问不问不要紧，你适才已经看见这里面的事情啦，此处乃蛇蝎之乡，豺狼之地，此处不可久居。据我想方才这个小辈，虽然逃走，他决不肯善罢干休。常言有句话，好汉打不出村，依我相劝，你趁早收拾收拾，早离此地为上。”赵胜闻听点头，遂说道：“爷台你说得是，小子遵命，遂着将地下那块银子拾起，收拾自己得兵刃物件，用绳鞭捆好，与贝勒爷童林告辞，往西走下去了。

书中代言，爬山虎赵胜，此去够奔云南八卦山找他两师弟，金钱豹金荣和艾叶花斑豹金亮，投入八卦山。到后文铁善寺天下英雄会事毕，有一段赵胜报信，盗宝的二贼回山。这是后文暂且不表，单提童林与贝勒爷看着赵胜走后，童林心里说：“这可瞧热闹呀，看出事来啦。”遂着向贝勒爷说道：“咱们是打尖哪，还是往下赶路呢？”贝勒爷说道：“莫若还是寻找店房打尖。”童林点头，只得扛着褥套，跟着贝勒爷往东走，看着有了饭铺，伙计站在门口往里让客人打尖，顶到他们走至门前，伙计将脸一扭，反到不让啦。贝勒爷明知这里有事啊。暗中代表，饭铺的伙计，方才也看见他们在把式场子，因赏银惹祸，恐怕把他们让进来打尖吃饭，回头那个二太爷真要找到这里来，把他们拉出去一打，未免就得砸碎家

俱，反到不如不作这份买卖，省多少是非。童林也看出这个意思。往东走着一连好几家，都是这样。又往东不远，坐南有一座店，大门带门洞，门口白墙，写着黑字。上写着仕宦行台，安寓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在大门当中有一块匾，黑匾金字，上写着英雄把式店。旁边有一付对联，上联是孟尝君子店，下联是千里客来投。门口站着一个伙计，二十多岁，身穿蓝布裤褂，脚下靸鞋白袜，腰间扎着围裙，在肩头扛着一条手巾。口中说道："客官别往下走啦，再往下走，赶不上村庄镇店啦，打尖吧您哪，这是油房镇李家老店，吃什么都现成，洗脸喝茶不要钱。"刚要说客官里边请吧，将说到这个请字，还没说出来，一看见贝勒童林二位，伙计将脸往店门里头一转，跟着也不往里让啦。贝勒爷也没理会，贝勒爷只顾看这块匾，上面写着英雄把式店。另一转想，方才在把式场子踢场子的那个小子，决不能善罢干休，他必然回去约人，前来出气，我们要在别处打尖，他必然要当时动手。心里说，我们要在这个店里打尖，冲着店门上这块匾，大概这店里掌柜的必是有名望之人，我们在店内吃饭，照顾一文钱，也算主顾，那个小子要找至店房打架，不用我们出头，自然店里掌柜的就得出去，说他无故搅闹店房，他若不服，自有店东与他斗气，这个名儿就叫坐山看虎斗。贝勒爷将主意拿好，遂向童林说道："海川，咱们在这个店里头打尖好不好？"童林闻听，心中早就猜着贝勒爷的心意，遂着说道："要在这个店里打尖哪，有一样见好处，若要有了别的意外的事，不用咱们出去，店里掌柜的就先不答应啦。"贝勒爷瞧了童林一眼，并未答言。

童林遂向店里伙计说道："你们这里可有用不着的房子？"

店里伙计上下瞧了瞧童林，遂着说道："二位爷，里边请，南为上的上房三间，二位爷台能将就住吗？"童林说道："可以，你头前带路。"伙计点头，贝勒爷遂在后面，进了大门，用目观看，东西的配房，院中宽阔平坦。在东西的房檐底下，设摆着刀枪的架子。看那个样式，好像个把式场子的形象。贝勒爷正自观看，伙计已然把帘笼打起，口中说道："二位爷台里边请坐吧。"童林扛着褥套来至屋中，原来是一明两暗，后面俱都有后窗户。童林走进西里间，将白褥套放在顺前檐的炕上，然后又到外间屋，将断间上挂着的掸子，遂手摘下来，先将贝勒爷身的尘土掸下去，自己又把自己的尘土掸去，将掸子挂在断间上。此时伙计已经把脸水打来，伺候二位净面已毕，将茶已经沏好，放在迎面八仙桌上，遂着献上两个茶碗。童林遂着将茶斟好，贝勒爷此时在上首落坐，童林在下首陪着吃茶。童林猛抬头看见伙计站在屋门口之内，上下打量童林，这种看人，看的各别，看的童林直发毛。童林遂着向伙计说道："你尽力看我作什么？"伙计笑嘻嘻的说道："二位爷台贵姓？府上那里住？"童林用手一指贝勒爷说道："这位是我家主人，名胤祯，北京人氏，我姓童名林，字海川，京南霸州的人氏，你问这个作什么？"伙计说道："倒不是别的，我问你们二位，大概是练过武术吧？"童林点头说道："不错，练过三天两早晨，你问作什么？"伙计笑着说道："不是那个您哪，刚才我在把式场子，看着有人赏银两，是你们二位谁呢？"童林用手一指自己得鼻梁，遂说道："是我赏的。"伙计摇头说道："不是，我看见啦，不是您，是这位姓胤的客人赏的。"童林点头说道："不错，是我家主人赏的，你还有什么说的吗？"伙计闻听，笑嘻嘻的言道："俗语说的好，话不说

不明，我一说您就明白啦，我不说您不知道，您要是没练过武术，我说了也算白说。”童林问道：“怎么呢？”伙计说道：“您练过武术您知道练武术的规矩，我再说一句，爷台您想一想，是怨踢把式场子的不好哇，还是怨练武的不好呢。”童林闻听说道：“据我想，练把势的一腔子苦力气扔在土地上，为的是赚了钱吃饭，如同将饭作熟要吃，踢场子的，如同在他锅里头撒了一把沙土，他的饭不能吃了，自然是踢场子的不好。”伙计闻听，哼了一声说道：“怎么样，不但您那么说，就是别的看热闹的人，也是那么说。可有一件，这里面有个情由，什么情由呢？这个练武的讲究四样，头一样保镖得老师夫，吃得是四条大道，东西南北。教场子的老师夫，吃的是一方。看护家的，吃的是锥扎之地，何为叫锥扎之地呢？就讲比这么说，在这一家护院，隔壁的邻右院内，出了明火的抢案，只要不抢他这院里，他就管不着，这就叫锥扎之地。惟有这练花拳打把式卖艺，将兵刃把子一扛，走遍天下，吃遍天下。可有一个规矩，讲比说，来到我的清河油坊镇，他未从要摆场子卖艺，他应当先打听打听，本镇里头，哪里有练武的老师，哪里有成名的英雄，他应当先得拿帖拜会，就说这个练把式姓赵的，他来在我们镇店上，他并不打听，也不拜会，他就在火神庙里头摆场子卖艺，刚才您进店的时候，大概您也看见我们店门上那匾啦，上面写的是英雄把式店，实不相瞒，我们这个店，既敢挂这块匾，我们老东家的名姓，很说得出去，他不但不拜会，他就公然卖艺，这不是明明欺负我们本镇内没有能人啦吗？他要卖艺不要紧，我们老东家的徒弟们，全都来告诉我们老东家，大家好预备踢他的场子。可有一件，我们老东家不是那个量小的人，适才间告诉徒弟，不

准搅他的场子，他要是外行不懂得规矩呢，他就知道练趟拳，踢趟腿，赚了钱好吃饭，他好容易的把饭才作熟了，你们一踢他的场子，他可就挨了饿啦，你们都不准去搅他，那一个徒弟不听我的话，我立刻把你们的名字涂去，从今以后，可别说是我的徒弟，因此这么着，大家才不敢去踢他的场子，刚才在场子里头与卖艺的动手那个人，不是外人，那是我们这二少东家，外号叫银毛狮，名字叫李宽。”贝勒爷在旁边一听，要想躲没躲开，反倒跑到人家店里来啦。贝勒爷又听童林在那里问店里伙计，既是你们少东家，必是你们老东家有话，叫他去的。又听伙计言道："爷台您可别那末想，我们老东家可没派他去，皆因我们二少东家，知道老东家有话，不准搅他的场子，他的心里头气不平，要到场子那儿看看，到那一看，看练把式的还真不少，有心要进去，老东家又有话，不准搅他，不进去吧，气又难出。这么着我们少东家想出一个主意，暗含着知会众乡亲，净看着练把式的练，大家可别给他钱，这个意思，练完了没人捧他，也不撞他，他不赚钱，自然也就走啦。再者说众位乡亲，看练把式的，谁也不是不给钱，皆因不肯得罪我们二少东家。就这个工夫，这位胤老师他老人家扔进一块银子去，我看见啦，我们二少东家也是年轻，看见您给银子，他一个压不住气，这才跳到场子里头去，站在那里一问，您一答言，我们少东家更脸上不挂啦。这个卖艺的呢，也就够真横，由后头给我们二少东家来了个倒拿毛，我们二少东家使了一个金丝缠腕，卖艺的用了一个拐李倒踢球，我们二少东家一个没留神，被他踢了一个跟头，我们二少东家气更不出，跑回店来，找我们老东家，与他报仇雪恨。”童林听至此处，遂说道："你们老东家必然率了手下的人，寻找

卖艺的与你们少东家报仇？”伙计闻听，哼了一声，遂说道：“客人您可别那末说，我们老东家，不是护短的那样人。我们二少东家不告诉我们老东家还则罢了，一告诉老东家，我们这位老掌柜的，不但不与他儿子报仇，反倒把我们二少东家大骂了一顿，到如今还没完呢，还在东跨院那瞒怨他呢。”童林听伙计的一片言语，点头说道：“这么看起来，一定不能怨你们二少东家啦，当然是卖艺的不懂得江湖上的规矩。”伙计接着说道：“喝，您这么一说就对啦，您要不是练武的老师夫，您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就说这件事，皆因卖艺的不通道儿，才有这么一片事。”童林听着点头言道：“你说了半天，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伙计闻听说道：“爷台您要问我，小子我姓何，排行在二，皆因我好说，人家给我送了个外号，都管我叫话把何。只因今天您爱问，我爱说，这才对了劲啦。”童林说道：“既是你爱说，你们老东家，到底是姓什么叫什么？”伙计接着说道：“您要问我们老东家，他的名姓在云眼上啦，可称得起，名头远振，大泽栽花，我要说出来，您可坐稳了，不然说出来，一震您得耳朵，一害怕，回头您再由凳子上掉下来，摔着。”童林闻听，不由得暗笑。伙计说的话太大，心说我得问问，遂说道：“何老二，你只管说，我屁股底下早使着劲啦，你得说说。”

伙计一听，将咀一撇，遂说道：“要提起我们老东家来，他老人家当初练武很难，想当年这个店也没有这么大，就叫李家店，我们老东家名叫李源，也没有外号，到如今买卖也扩充啦，人也说得讲得啦，外号人称铁掌李，别号人称展翅雕。”童林一听微然一愣，因什么呢？皆因听着耳熟，猛然间想起，在江西卧虎山学艺之时，听师父讲究过，江湖绿林有

这么一个人，遂即问伙计说道："刚才你提你们老东家学艺艰难，我倒要问问你，怎么个艰难之法?"伙计闻听，遂着不慌不忙，就把他家老东家学艺成名，前后事滔滔不断地细说了一遍。童林这才明白。

那位说明白什么呢。说书的讲究，明笔，暗笔，倒插笔，唯有李源这个倒插笔，说书的不能不说。皆因他是童林成名的一个关键。想当初李源开设这座店房，就是夫妻度日。妻子吴氏，治家有法，颇称贤德。家有薄田五十余亩，老桑数十余棵，又有这个店房的买卖。就是李源平生好练，练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太祖神拳，别名叫长拳门子。当初这个店内上房的后面，那三间房还未盖，后面是四四方方的一块院子，他是天天早晚在后院练武，还有几个徒弟跟他习学。那个时候伙计可不是何二，那时的伙计姓刘排行在三。李源要在后头用工夫呢，刘三在前面照看买卖。这一日天到巳牌，正是客人打尖的时候，由打外面进来三辆车，一辆轿车，两辆大车，大车上满载的货物，轿车上坐着一位山西的客人，跟着好多的伙计，这个赶车的要是进店，真是不亚如直线，把鞭子一扔，他是全不管啦。伙计们帮着卸车，遂着将山西客人让至在上房屋中（这个上房啊，就是现在贝勒爷他打尖的屋里)。伙计刘三跟着到里面伺候，一看这位山西客人，二十多岁，俊品人物，身穿蓝绸子大褂，白袜云鞋。看那样式，透着精明强干。伙计一问客人贵姓，方知这位客人姓于，由太原府太谷县来，到泰安送货物去，在此打尖。刘三跟着打脸水，客人净面，遂着泡茶。这位客人正自吃茶之际，从后面后窗户听见有练武术的的声音。客人遂问道："伙计你贵姓哪?"刘三通了名姓，山西客人遂着叫道："刘三，后面这是

什么声音?”刘三陪笑答言：“客人你要问，这是我们东家掌柜的姓李名源，平生好练武，在后头院里用工夫呢。你问作什么?”于老客一听，遂向着刘三说道：“山西人看看行不行?”伙计刘三说道：“那怎么会不行呢，你要看我们东家练武，跟着我来。”于老客点头，遂着站起身来，刘三在头前引路，出离了上房，下台阶往西边夹道儿过去，来到后头院。伙计顺着用手一指，遂说道：“你看当中练武的那一个，就是我们东家李源。”于老客举目一看，这个后院甚是宽阔，正当中地势平坦。在旁边站着四五个人，都是二十来岁，赤着膀背，都是胸宽背厚，虎势昂昂的，似乎刚练完的样子。当中有一人站立，这个人身量中等身材，细腰扎背，一身的疙疸腱子肉，蓝布的中衣，脚下白袜靸鞋，脸上红润润的脸膛，两道重眉，一双阔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发辫挽着个疙疸髻，赤着背膀，刚拉了一个架势，正是跨虎登山的式子。伙计刘三站在那里叫道：“东家，我给您引见，这位是咱们这住店的老客，姓于，于老客，要看看您的武术。”李源闻听，遂着过来抱拳，说道：“于老客，您给我看着点，我练趟给您看看，我可练不好。”于老客微然含笑说道：“李掌柜您练练，老西开开眼。”李源说道：“你太谦了，我练不到点的地方，还求您指教。”于老客说道：“那末您就练吧。”李源闻听，就手拉开架势。李源的山东的长拳，真可称得起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似钻，真正是腰腿利便，怎见得，有赞为为证：

索手垂胸列两边，膝前横下铁门栓，金盆落月冲天现，望月推窗在眼前，铁牛耕地须用力，翻身踹倒太行山，背解红罗须盘肘，斜行绕步捡金钱。

将拳练完，真是气不涌出，面不改色，遂着抱拳含笑说

道："于老客，看在下练的这趟拳怎么样？"于老客听李源之言，将眉目一挑，咀一撇，哼了一声，遂着说道："李掌柜你这个拳脚，练不练不要紧，是老西送给你两个三字。"李源闻听，遂说道："那两个三字？"于老客遂伸右手露出三个手指，顺口说道："你由打洗三的那天练，练到接三也不行。（洗三是将落生后，到了三天洗小孩的身子，欲说叫洗三。接三是人死了以后，第三天必须念经，名叫接三）李源一听，概不由己的心里不愿意，遂言道："于老客你看我的工夫不好，大概你的工夫必然比我强，李源今天得遇高人，我的工夫不好，我可以给您接接招，你老人家要可以跟我比试比试，我可以跟你学学。"于老客一听，笑着说道："李掌柜的，你不要跟我比试，要是跟我一动手，不亚如阎王爷那里挂了号，判官那里勾了名，你要是不愿意活着啦，你可就趁早儿跟我动手比试，你要打算多活几天，你就不用动手比试，不信你要一动手就得死。"李源闻听，一阵冷笑，遂说道："于老客论起来我可不当与您动手，您是住店的店客，我是开店的店东。无奈一件，您说的话太大，李源在花椒树底下睡过觉，我可是不怕麻，就冲您说这话我倒要请教请教。"于老客哼了一声说道："李掌柜的，我倒是不愿意叫你死，你是一定不愿意活着。可有一件，要打算与老西动手，比试武艺，你可得立给我一张无事的字据，免得老西把你打死，老西还得跟着打官司。你要不立字据，老西可不与你动手。"李源闻听，心里说，这个老西真是大话欺人，跟着说道："李源情愿立字，死而无悔。"遂着叫伙计说："你到前边把小饭桌与文房四宝拿来。"李源话说出来啦，徒弟们在旁边观山西客所说的话，一个个都气得两眼发直，恨不能让老师把山西客人打倒，方解心头之恨。

听李源叫伙计拿文房四宝，大家一齐答言，说道："我等愿往。"大家一拥至前面，工夫不大，全都取至，摆设在旁边，研墨的研墨，铺纸的铺纸，遂说道："老师，您就当时立字，我们大家倒要看看这个山西客人有多大能耐。"李源点头说道："你们后站，少说话，待我立字。"遂着濡笔立字，工夫不见甚大，将字据写完，双手递与山西老客。于老客接过来观看，上面写的是："立字人李源，家住油坊镇，开设李家老店，与山西于客人彼此同道，皆用武功，李源意与于客人较量武术，难免失手，倘若失手伤命，绝不理论，两途有伤，各听天命，恐口无凭，立字存照，年月日。"于老客看完，遂说道："这个不行，你得画上押，按上迹斗，方才有效。"李源闻听点头说道："可以。"遂着接过来，画上押，按上迹斗，交与于老客。于客人将字据接过来，遂着腰间一掖，说道："这可不愿老西无德，这是你情愿意取死，来来来，当场动手，老西奉陪。"李源说道："你先等等，你打死我，你有字据为凭，我若失手把你打死应当怎么办？"于老客闻听说道："不要紧，老西也与你立一张无事字据。"李源说："好好，请你立字。"老西遂即铺纸，照着李源所写的意思，也立了一张无事字据，画上押，又按上迹斗，递与李源。李源接过来说道："这可不愿我，这是客人你誓不欲生，客人你的生死簿可交给我啦。"山西老客闻听李源之言，遂着说道："李掌柜不要说大话，你的字据现在我手，如同你请了阴阳的先生，开了殃榜（什么叫殃榜呢？赶到人要是死了，请阴阳先生观看何时寿终，几日回煞出殃，殃高几尺，到北京地面都是这个风俗），交与我的手内，你是净擎等死。"

李源闻言说道："客人不用费话，来来来，你就进招。"遂

着李源一抱拳说了个请字。山西客人并不动手，遂向着李源说道：“看你这个意思是让我先打你，真要是我先打你，你可是当时就死，你要是先打我，你还可以多活一时，还是你先打我为对。”李源听罢，只见于老客两手抱拳，并没有架式，可是净说大话。李源概不由己的有气，遂说道：“于老客，既是你这么说，让我先打你，我可要得罪了。”李源遂说着，将左手冲着于老客面门一恍，左手拳直够奔山西客人胸膛打来。李源是一勇之夫，只顾伸手就打，未想到人家于老客早有防备。山西客人看李源的拳到胸膛，遂不慌不忙用左手一架李源右臂，双掌往前一扑，这一手乃是猛虎的三绝艺，头一招名叫虎扑子，正撞在李源的胸膛。这一撞不要紧，李源可受不住啦，一直撞到东墙上，遂着倒于地上，再想起来就不容易啦。李源就觉得眼前一发黑，当时晕在就地。山西的老客高声喊道：“打死你不要紧，老西有无事字据，在腰里带着。”遂说着来至墙下观看李源已经苏醒过来，山西客跟着说道：“李掌柜我可将你打重啦，你打官司不打？”李源摇头说道：“不打官司，你请到头里坐吧。”山西人笑着说道：“你就是打官司也不行，我有无事字据为证。”说着话够奔前面去了。此时李源想站起来，是不能行的了，遂着连徒弟带伙计把李源用门板搭至前面柜房。来到柜房，将李源重新搭至在炕上，门板拿到外边去。伙计刘三遂问道：“掌柜的您的伤势怎么样？”李源摆着手说：“不要紧，我告诉你一件事。”刘三说什么事您说吧。李源说：“你到外头打听打听，这个山西老客姓什名谁，家乡住于何处，由哪里来，往哪里去，可不要声张，打听明白，回来告诉我，我自有主意。”刘三闻听点头，叫别的伙计伺候掌柜的，他够奔外面，去了工夫不大，回来至炕前，

低言告诉李源说道：“刚才我到外面，与赶车的打听明白，此人姓于名秀，外号人称小莲花，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人，他是少庄主，够奔泰安州，前去送货物，由此经过。”李源听罢，点了点头，遂叫刘三到街上把治外科的刘半仙请来，看一看伤痕。刘三闻言够奔外面请刘先生去了，店里伙计们旁边伺候，李源叫伙计把他扶着坐起来，自己用目细看胸膛，正红了两个手掌的印子。这才叫伙计把汗褂拿过来，披在身上，背后依着枕头就觉着心口里难受。在这么个工夫，刘三已经将治外科的刘先生带至屋中。李源说道：“刘先生请坐吧，您给我看看，我刚才叫人打了一掌，您看看伤痕要紧不要紧”“刘先生点头说道：“您候一候，我稍为休息休息，我与您看看。”夥计遂着献过一碗茶来，刘先生喝了一碗茶，到李源的面前。看了看，喝了一声，遂说道：“您这伤可真不轻，这么办吧，我给你预备点面子药，先把他糊上，散散瘀血，然后再吃几丸子舒筋活血的药，我天天再到店里看，此时可不能痊愈，总得一个多月，可是大效。”李源点头说道：“您多受点累吧。”自此日起当天天与李源医治，整整两个多月，才恢复原状。

李源伤痕已经好啦，这才把刘三叫过来，一问山西的客人儿时走的。刘三答道：“由打您头天被打，至今也没住咱们店。”李源将话问明白之后，自己由店中回到家内，与妻子叙说被打的情由，又商议打算奔山西访师学艺。李源的妻子本是个贤德之妇，丈夫在外的事情，是一概不管，任凭丈夫去办。于是李源将地卖出十亩，将银两留在家中一半，自己带着一半，又到店中与刘三商议好了，让他照看店房一切的买卖，自己将小包袱一背，投奔山西走下来了。在路途之上，不

过就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在山西太谷县，自己与人打听了打听，于家庄在于何处，打听明白了，原来在城东三十里地。李源由太谷县，投奔于家庄。及至到了于家庄，天已经不早啦，只得住至在于家庄的小店，与店里的掌柜的打听，方才知晓于秀的住宅。原来于秀的家内，是个大户人家，他是依他伯父度日。他伯父姓于名成字洞海，本处都知道他是镖行，江湖人称长臂昆仑飘髯叟，家中挂过千顷牌，可称得起骡马成群，粮米成仓，殷实豪富。李源全都打听明白，意欲登门拜访。到了次日，将店饭钱还清，出离店门，顺着庄子里大街，往里走不远，果然见坐北的大门，群墙高大。与本街上的行人一问，果然是于宅，有心要登门拜访，又恐怕人家员外不见，自找无味。自已一想，莫若再打算别的主意。自已将主意拿定，仍回店房。到了第二日清晨，出店闲游，细看村庄景况，好富足的一个庄村，大约有两千多户人家，街道买卖甚是热闹。往东走来走去，行至在东村口外，一看靠着庄墙，人烟稠密。细一打听，原来此处是工夫市，是所有本地的财主叫工夫下地作庄稼活，都在此处，李源心中一动，又一转想，莫若我问问于成家中叫工不叫，倘若叫工，我趁此混入他的宅内，再作打算。自己想好了主意，上前一问，原来就是于员外家中叫人作活，他家中地太多，临到庄稼忙的时候，市上有多少人，叫多少人，还是不够他用的。李源遂着也在人群中一站，站的工夫不大，就听庄门那里有人大声说道："有作活的没有？于老员外那儿叫工夫，三遍饭两遍茶，一天二百四儿钱工钱，有愿意去的跟着我来。"这句话未说完，大家一齐答言："我们都愿意去。"书中代言，怎么大家都愿意去呢，只因于老员外这个人最道德，要在他

家里作工夫头样吃喝先好，再者他家中单有一个院子，专为住短工的，四周围墙，当中一个铁门，叫来的人俱都带在门前，将门开放，有一个人是专司此事，拿着笔墨纸砚，往里放一个人，写一个人的名字，都将人放进去，然后将门一关，里面房屋宽大，单有人作饭。到次日下地作活的时候，将门开放，这个专司叫工的这个人，拿着花名叫人，叫一个人给他一把锄，那个锄头摆得好似山跺一般。这一叫工夫，就是千儿八百号，把人也都放出去啦，锄头也剩下不了多少啦。单有当头的带着成双行跟大队似的一般。您可别看是人多，若要到地里头一分，可就显不出有多少人来啦。皆因他的地多之故，不是挂过千顷牌吗。此时，李源也随着大家一同来到工夫院，早有人在此写花名，遂着到里面，用饭安歇。顶到第二天，跟着大家领锄下地。带李源这个当头的也姓于，叫于小三，是老员外的同宗，远家的重孙。此人很精明，他带着李源等五十几人，下地锄地。赶到正午茶歇的时候，送茶的伙计，用木桶将茶送至，大家都在地头上吃茶。惟有李源吃完了茶不歇着，来回的乱跳，乱比拳脚。当头的于小三，很爱惜李源作活实在，一来到歇着的时候，他不懂的歇着，乱打拳脚。遂着叫道："李伙计，人家都歇着，你不歇歇，难道说你不累？"李源闻听，笑着说道："头儿，您不知道我好练吗？"于小三听李源之言，遂说道："你既好练，这么练练到多咱都不行。"李源说道："那末怎么练呢？"于小三说道："你要练我告诉你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咱们的老员外工夫好极了，如要跟他练，他若肯收你作徒弟，你就吃好的穿好的，不但吃喝好哇，就是有能耐若要学成了，可能够成名天下，比你这么练强不强？"李源闻听，笑嘻嘻的说道：

"那末着我托托您哪，与我在老员外面前说说，收我作个徒弟好不好，你与我多分点心。"于小三闻听，微然含笑说："那到行，可有一样儿，我不能与你白去说，你得请我喝四两酒，吃二两牛肉。"李源闻听说道："那到行，晚晌收了工，我必定请你。"于小三听说道："咱们就那末办。"于是喝完茶，仍然下地作活。顶到晚晌收了工，李源真打了四两酒，买了二两牛肉。等到第二天。仍然下地作活，赶到了茶歇的时候，李源问于小三："与老员外说了没有？"于小三笑着说道："四两酒二两牛肉，我就能给你办啦吗？到了晚间，还得照样请我一份。"李源闻听点头应允，说道："咱们就这么办。"到了晚间，李源又请了于小三一次。天天如是，一连就是二十余天，于小三吃的顺咀流油。原先于小三不过诓点酒喝，架不住李源天天请他，这个小意殷勤，虽不要紧，于小三可吃着不过意啦，真就跟老员外提说了此事。老员外并不乐意相见李源，架不住酒肉的力量大，于小三一连说了好几遍。

这一日老员外应允与李源相见，赶到晚间，收了工，回到工夫院，李源就见于小三笑嘻嘻的前来，向着自己说道："李老大，我于小三为这个事情，费的劲不小，好容易老员外应允与你相见，你把长衣服穿上点，你跟着我见见老员外。可有一样儿，你可要规矩着点儿。"李源闻听，心中欢喜，遂着将蓝布大褂穿好，遂说道："那末您就陪我去一趟。"于小三点头，遂着一同出了工夫院直奔老员外的住宅。赶临到门首观看，是坐北的大门，大门洞真是磨砖对缝，一片瓦窨似的房子，门口一边四颗龙爪槐，门口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五层接脚石。进了大门，李源在于小三的后面观看，迎着面的砖影壁靠着西面四扇屏风门，绿油洒金星，上面四个

红斗方，写的是齐庄中正。倒下台阶，进了屏风门一看，一溜南房，却是外面的门房，西面三间小书房。北面的垂虎门。二人进了垂虎门，东西配房各三间，两旁边抄手的游廊，当中的大厅，明三间暗五间，前出廊，后出厦，五层台阶，两旁的抱柱上面挂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庭有余香谢草郑兰燕桂树”，下联是“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文章”在上面房檐底下有一块匾，四个大字写的是“厚德载福”。再一看上支下摘的窗户，屋门挂着蛤蟆须的斑竹帘。二人来至在廊檐下，于小三低言向李源说道：“你在这里等一等，我与你通禀一声，你可别远去。”李源点头站在抱柱的旁边等候，就见于小三启帘进内，李源在外面听屋中有老人说话的声音，说道：“小三，你把他带进来没有？”又听于小三说话的声音，说道：“带进来啦。”再听里面说话声音微细，可就听不真说什么啦，工夫不大，就见于小三启帘笼，向着自己点手，李源遂着进到里面，用目观看，把李源吓了一跳，因为什么呢？皆因李源看屋中太讲究，所有的木器俱是花梨紫檀，迎着面是两明间，一个暗间，还有两个套间。屋中宽阔，一概用方砖铺地。对面的几案，中间的八仙桌，两旁的太师椅，东面俱是整槽的隔扇雕刻细作，五福捧寿的花样。当中的隔扇心，画的俱是名笔的花卉。迎着面挂着桃山对联，名人的字画，桌子上摆的都是古铜玩器。西面当中落地罩的横眉子，是金丝楠雕刻出来的松鼠偷葡萄，横着一根铜丝，上面是月色绸子的幔帐，两旁有金如意钩高挂。西面观看，靠着前槽窗户有一张檀香床。床的西面放着一张炕厨，上面摆的是金钟玉磬多宝阁，各样的古玩玉器。床的当中放着一张紫檀的小饭桌，大理石表心，桌上摆着朱砂盘，里面摆着文房四宝，各种的图章。炕桌的

两旁设摆着坐褥靠枕，套着黄格的布套。床下摆着脚凳子，灰槽子。靠着北面，摆设着书阁子，上面飞着各种的书签。就在床的里面，躺着一个年迈的老叟，形容枯瘦，站起来约有中等的身材，下身穿半截蓝绸子的裤，赤着双足，上身穿白绸子背心，就是形容太瘦，面若白纸，一点血色无有，头上满卸了顶，白剪子股的小辫，看身上那个肋条一根一根的单摆着，胳臂细的难看，搭啦着肉皮有二寸多长，那个手似雕爪一般。这个人除去筋与皮包着，简直的要散啦。可就是一样好，颌下的银髯满腹，是根根见肉。要是站起来，可称得起迎风而倒，遇风而僵。走着站着简直是带着气的死鬼。脸上一看，令人害怕，大眼角要裂，抬头纹要开，咀里头含着一个茶叶包，可真像死鬼啦 。李源心中暗想，就像这样人，那里能真有工夫。李源正自发愣，就听于小三说道："李老大我与你见见，这就是咱们老员外。"又向着员外一指李源说道："这就是李大。"员外一听坐起身形，向着于小三说道："他哪里是学艺来的呢，看他这个样式，准有十几年的工夫，他这是前来访我来啦。"遂又说道："李老大你可要说实话，是因为什么前来访我，你要不说实话，你可走不了。"李源一听，暗含着吓了一跳，心中说，这个老头子真有眼力，他真会看出我心啦。我若不说实话，看这个意思，这个人既有眼力，必然有特别的武艺，我要想出这个院子，势比登天还难。莫若我说了实话，倒可以跟他求教求教。于是想到这里，遂着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老员外您别生气，我说实话，还有下情上禀。"老员外回头向着于小三说道："你看怎么样？"于小三看着李源说道："你趁早说实话，不然你可走不了。"李源闻听，自知不说不行，遂将自己之事，被打访师的情由，细细

的说了一遍。于老员外闻听，不由得气往上撞，遂说道："嗳呀，于秀这孩子，才学了两手半的把式，就在外面惹祸，让人家找到门口不答应来啦。"话未说完，李源一看员外，可吓一跳。因为什么呢？一看员外脸上气色发细，身上不像刚才的形像，周身上下，就仿佛皮肉复生，身上满鼓起来啦，透出精神百倍，这是怎么回事呢？

书中代言，这位老人家，想当年出世以来，家中原就是殷实豪富，要不然家中因何这么阔呢，以致屋中所摆的器皿，无不讲究。我们这一套书，不是净是江湖绿林，里面也有世贵功勋之后，也有财主的子弟。就说于成，他家中好几辈为富户。因为自幼受过异人的传授，在明末清初之时，在北京京西桃花寺，三次闯过桃花英雄会，单掌击明碑，击石如粉，摔死过金头牛，踢死过银头豹臂，力举千斤鼎，带过守正戒淫花。老人家成名天下，人称一代大侠。如今年迈，于成自知江湖绿林没有多大的好处，因此归到家中，年纪已经残年，打算在家中保守庄田，永不出世。若论家中的财产，连着吃几辈子也用不了，打算拍着脑袋忍啦。可巧于小三前两天，跟他老人家提说作外工的李源，要见见他老人家，欲拜为师。老人家不愿意收徒弟啦，因此不允相见。于小三说过多少次，老人家又恐怕有人来访，因此与于小三商议明白，要在暗地里看着李源，及至背地里观看，李源可到是有个十几年工夫的样子。本当不见，又兼着于小三屡次的提说，老人家这才跟于小三商量，老人家要用一手工夫名叫天花宝盖的避气工。这种工夫要是一吸气，周身气眼满塌，连脉气俱能避住，形若死人。可有一样，这样工夫就怕生气，若要生气，仍然归本还原。为什么用这种工夫相见李源呢？为的是遮饰他的眼目，叫

他看不出有工夫来。今听李源之言，方知自己的侄男于秀，武艺未能练成，在外面惹祸，不由得老人家生气。这一生气不要紧，李源看着好象气吹的老头周身鼓起来啦。李源哪里知道，老人家用着气工呢，未免看着害怕。

于成是听李源所说，自己一想，本不应当收徒弟，一想他卖产千里投师，必非容易，若不收留实在对不过他。这才说道："李源，论起来我可不当收你，你既是苦苦的恳求，这么办，我就收你这个弟子，你可要用心习学。"李源闻听，往上叩头，口中说道："恩师在上，弟子李源大礼参拜。"于洞海伸手相搀说道："贤契免礼，回头叫于小三，把我衣服拿过来。"小三够奔东里间，工刻不见甚大，由里间屋出来，小三说道："请老人家到屋中更衣。"于成点头，向着李源说道："你在这里等等我，我换上衣裳同你到后面去学艺，李源答言道："遵师命。"于成又向于小三说道："从今日起你告诉少庄主于秀，永远不准到我这院来。"于小三点头应允。要不然李源在此数年，怎么会与于秀没见过面呢，这就是于老侠客的这句话。

老人家进东里间，更换衣服，启帘笼出来。李源一看，老人家又是一番的气象，虽则于成于洞海身量不高，却精神百倍。身上穿白绸子裤褂，外罩米色绸子长衫，腰中扎着一根绒绳，脚下白袜云鞋，脸上看红润的脸膛，两道残眉，寿毫甚长，堪可遮目。一双虎目，神光饱满，准头丰隆。唇似丹霞，海下银髯，飘洒胸前，根根见肉。剪子股的小辫。这一份的英风，真令人羡慕。于成向李源说道："你跟我来，到后面看看把式房，我好传给你几手。那位说，于成既然收李源为弟子，教王夫往后有的是日子，何必忙在这一时呢？看官

有所不知，这个文武两科之技艺，就拿文的说，不差什么，自幼俱都上过学。入学的这一天，必得先与孔夫子烧香，拜完了孔圣人，然后就得拜师，拜完了师，才能上功课念书。若要是初蒙，必须先把《三字经》拿过来教两句。这个武学也是一样，只要拜完了师，就得传一手武术。因此于洞海带着李源出离了上房，够奔西面的夹道，顺着夹道往北，穿宅过院，走过五层房，后面单有九间后罩房，里面还是一道连着并没有隔槅，外面挂的斑竹帘。于洞海来至门口启帘笼，迈步进屋，李源遂着进屋观看，这九间虽然全通着。可有一样，地不一样，东面这四间满是石头铺地，这个石头地，练工夫长了，软磨硬把石头磨的净是沟儿，可见于成的工夫，就不问可知啦。西面这四间满都是黄土地，甚是平坦。靠着西墙有四个大木头匣子，李源细看，这个匣子都有三尺宽，长够四尺长，底下有木架子支着。头一匣子是小米，接着一匣子绿豆，再看这匣子里同是铁沙子，末后这匣子里面铁砂子掺着铁蒺藜。在旁边有一块木板，上面钉着一张新狗皮，毛向外，这是练砂掌操手所用。怎么用呢？本从要操手，用功之时，蹲裆骑马式，先用手打这个小米，打完了用手撮，撮完了再撮手背，撮完了再用手指撮，几时用手一打，这个手掌所落之处，小米都要碎了。然后再打绿豆，打绿豆也似打小米这个方法，几时手落之处绿豆皆碎。再打这个铁砂子，这个铁沙子里头，可得掺药，三十六味群药，二斤朱砂。作什么用朱砂与群药呢？这个药是为舒筋活血，但凡练掌的主儿，都怕受了铁毒。有朱砂掺在里面，朱砂的性质是活血，再加上群药，是为保护这个手掌不伤。然后打完了摔，摔完了撮，撮完了在这新皮上擦，手要擦上这皮，一来去铁毒，再者去

药毒，也为的是舒筋活血。可有一件，这个手哇，越练手背越厚，手指越粗。这还不算练成，还得用药水泡手，泡完了然后再用新狗皮擦手，为的是手不僵。然后掌也练成了，手也绵软了，可就打不得人啦。其名斗朱砂掌，这种掌若要打在人的身上，重如泰山，不论多有工夫的英雄，也架不住这一掌。都练完了才能撮这个铁蒺藜。这就是练掌的一套工夫，这是书中代言。李源用目往墙观看，墙上钉着木架子，上面挂着长短大小的带钩，带链，带刃，带刺。各种的兵刃，屋中墙上全都挂满啦，光辉耀目。

李源看完，就见于老师将他带至在石头地上，叫他两脚并齐，两手下垂，目往前看，沉肩下气，取其自然之力，右腿为桩腿，左腿往前迈，两手遂着往上举，如同手捧圆球一般，前腿绷，后腿弓，这个步的名字叫弓蹬步。这个架式，取其三圆之式，两双手搂着一圈，两双胳臂形若圆形，周身为之一圆，此为三圆。于成所教乃是他生平绝艺。生平以来，以十八趟铁臂拳，二十四式形意拳，威名天下。今所传李源，此谓行意拳，乃第一个大架，行是五行之行，意是心意，并非是五禽六兽一条龙，乃是天下万物灵动，皆能行于心意。这句话怎么讲呢？就如同赵松雪画马，欲画马的形式，居然他把马的形象，形于他自己身上。这个练行意，万物灵动无不可形于自己的身上，这就是行意二字的讲义。于成今日头一天收李源，先教给他一个架式，然后把他带至在前面，与他更换衣服，然后对坐讲论天下的英雄，各人之绝艺。晚间传授他窜高纵矮的工夫，再传他江湖的黑话。自此日为始，终日习学，非止一日。光阴荏苒，日月穿梭，不觉八载之久，于成意欲将平生之艺，传授李源，奈因他德福浅不能再往下习

学。李源最得意的工夫，就朱砂掌，一条鹿筋藤蛇棍。何为鹿筋藤蛇棍呢？这一种竹子，出在四川峨嵋山，名叫紫藤，这个藤子活着取下来，还得要没有藤子节儿，然后再用鹿筋砸成绒，打成了丝绳，又打成了一个鹿筋套，套在藤子上，为的是不怕刀砍斧剁，在棍的两头，一边一个铜疙疸，这种棍软中有硬，棍的招数名叫白猿棍，三十六手，能在地下打着滚，内藏躺棍。三十六手，可称天下绝艺。这一日于洞海在大厅吃茶，李源由打外面进来，与恩师行礼，旁边一站，意欲听老师讲论招数。于成遂叫道："李源，我本要将我平生所学，尽传于你，奈因你福薄，不能承受，今我有一事与你相商，你可愿意？"

李源闻听，遂着双膝跪倒，叫道："恩师请示下，弟子愿闻。"于洞海闻听点头说道："你虽八载的苦工，不能将我所学都能学去，若在江湖之上，也称得起魁手，今我意欲命你归家，你可曾愿意？"李源闻听，遂叫道："师父，弟子蒙师之教，未能孝顺一日，岂肯擅离。"于成摇头说道："你看我家财如山丰富，何用你孝顺，原因你抛妻子，卖田产，千里学艺，并非容易。我打算命你归家，夫妻团圆。我外给纹银二百，衣服一套。这二百两纹银，作何使用呢？我叫你把所卖的十亩田地买回。为什么呢？皆因是你那师弟于秀，他不打你，你为何来到山西，家中如何卖产，这就是为师对你不过。你若意欲孝顺于我，我有一事，你可肯与我为力？"李源闻听，敢紧的回禀道："但不知何事，弟子愿闻。"于成说道："我命你归家，将地买回之后，你仍然开店，不可露自己所学的武术。多者两个月，少者一个月，我必打发你师弟于秀，仍然至泰安送货物，他必然还住在你的店房。你若见他住店，你

仍在后院练武，你可还练当初的长拳，不可练我传习你的技术，你用一个伶俐的伙计，将他引在后院，他必然还看不起你，他一定要与你动手，我所托你的就是这件事，你要与他动手之时，狠狠的打他，越狠越不嫌狠，你就算孝顺我了。”李源闻听，遂说道：“老师言之差矣，我若不知他是我师弟，我倒可以下手，今我既知他是我师弟，弟子如何肯狠打与他。”于成摆手说道：“不对吗，你有所不知，为师我出世以来，自己贪练武术，以致武术练成，年纪已过花甲，至今一世童男，皆因为好练之故，不能娶妻，有误宗续，为师我诚天下之不孝。于秀他乃是我的一个侄儿，接续于氏门中香烟，全仗于他，他武艺未成就不服天下的人物，他逢人便要动手，若不与你动手，你岂能来到山西？这就是你呀，倘要是他遇上能人，轻者他带重伤，重者丧命。他若被人打死，我于氏门中只就是这一条根，岂不断绝香烟？所以命你狠打他，他知道江湖上有能人，他就不敢与别人动手，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并非是你打他，这是我借你的手管他，你若不把他打重，他不知江湖上还有能人，恐怕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若碰上钉子，岂不就晚啦吗？你若遵我之命，就算你在我面前尽孝，也不枉我收你作徒弟一场。你可要牢牢的谨记。”李源听师父一片的言词，遂说道：“您既是如此的教训，可就怪不上弟子打我师弟啦，弟子情愿遵师之命。”于成遂叫李源将衣服换好，又是一番的气象。李源身穿白绵绸裤褂，米色绸子大褂，青缎云鞋白袜，小包袱一个，内有夜行衣全份，纹银二百两，鹿筋藤蛇棍一条，圈在腰间。于成又与李源饯行，师生二人饮酒畅谈，于成又在饮酒之间，谆谆的嘱咐，不可背门户之中的规矩，尽天职，行侠作义的宗旨。李源牢牢的记住，整整

谈了一天，直顶到晚间，于成命他早些安歇，明朝好起身归家。李源谨遵师命，吃喝已毕，将所有的物件带齐，与老师禀别，行完大礼，于成也是不肯割舍，只得送李源登程，送至庄外，李源再三的劝驾，于成只得回庄。到后文于成于洞海，为访童海川，二次出世，龙潭镇三侠俱会，铁善寺师生始相会见，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单表李源，由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起身，赶奔清河油坊镇，在路途之上，无非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来至在清河油坊镇，进西镇口，李源用目观看，街道上比当年离家之时，还显着热闹，丰富异常。自己一想，不知不觉，八年之久，自己叹息，我如今是学艺归家，夫妻尚可相逢见面，若要是在外面飘流，哪能得遇恩师，如何能有今日呢？自己回想当年，已往之事，不觉的仰面长吁。正自寻思，举目抬头观看，街道上有些个诧异。什么诧异呢？所有当初的邻右，与街道上买卖的交易，原先在家之时，俱都是很好的交情，今日李源自己看见很熟识的熟人，李源意欲说话问候，不略想，此人见着李源，就仿佛吃惊的模样，转身就走，还不是一位，一连碰见几位，俱都是如此。自己不觉得骇异，自己心中疑惑，不怨来人见着李源，扭项便走，这个内中有事啊。

李源不知啊，书中代表。李源由打家中起身投奔山西访师去后，已经前文表过，将李家店托付伙计刘三照管，不想李源一去二载，并无音信。刘三见李源去后无信，他想着李源必然因病死于道途之上，不然不能不往家写信。他可就生了异念，皆因他看着买卖兴旺，店中的生意甚好，李大娘又不能主柜上之事，刘三他可就安上黑心啦。他将店内的账目，

预备了两本流水，一本是赚钱的账，一本是赔钱的账。赚钱的账写的是自己存根，赔钱的账呢，顶到五月节，拿着这本赔钱的账到李源的家中，借言买卖亏累，有账可凭，与李大娘细说了一遍。无奈这位李大娘，是个诚实贤德的妇人，所有外面的事，以致柜上的账目，是一概不管。这个刘三顶到中秋节，仍然还是如此，这位李大娘仍然是不闻不问。赶到了年终了呢，刘三将帐目拿着面见李大娘，言说买卖亏累太重，请李大娘卖地还账。这位李大娘也好，遂向刘三说道："我是个妇人，我自知操持内政，过日子道儿，我不能错规矩，要论外面的买卖交易，我是一概不懂，我丈夫把买卖交与你照管，赔钱赚钱，我是一概不管，等我丈夫回来，你与他商办。要打算叫我卖地还账，那是万万不能，我还留着这几亩土好对付着吃饭。从今以后，我也不认得字，你这个账不要拿来叫我看。"伙计刘三闻听此言，遂说道："你虽是这么说呀，奈因外欠的账主子，逼迫的甚急，我难以应付，只可就得卖店还账。"李大娘闻听遂说道："李家店卖不卖，我是一概不管，你就是卖了店房还账，我丈夫回来，你与他交代，与我无干。还有一件，我丈夫不在家，从今以后，我这个家里你还是少来。"李大娘这个话呀，明明是羞辱刘三，明知道刘三心里头没安着好意，欲要霸占店房的买卖，拿这几句话让刘三醒悟。未想到刘三他不但不醒悟，反以为李大娘叫他卖店还账，他既得着李大娘这个口气，若不趁此下手，等待何时？遂着回到店房，他先将旧日的伙计，均给他们算账，一概不用，他又在街上声言，掌柜的在外省因病身故，有朋友给家里带来了绝信，又兼着买卖亏累，无力偿还外欠，李大娘将买卖倒与他自己啦。其实这二年，李家店的买卖很赚钱，

都在刘三赚钱的这一本账上啦。他把所存的余资拿出来，内外大加修饰，里面的铺垫满换新的，又在外面找来了几名伙计，都是精明强干。惟有一件，就是外面的李家店牌匾，他倒舍不的换新的啦。他把这块匾翻了一个过儿，在这面又刻上刘家店的字样，这小子为的是省钱。由打他这刘家店开市的这一日，凡事都要减省，直顶到作一件大褂，平常的日子，都舍不的穿，非得到大年初一拜年，他才穿一回，赶紧就收起来啦，恐怕坏了还得用钱买。直顶到他吃饭没菜，他都舍不得钱买一文钱咸菜吃。这小子这份仔细呀，再无可比，真可称得起刻薄成家。可有一样儿，他可剩了钱啦，银子一到五十两往外，他赶紧送到银炉上五十二两五钱铸一个元宝，收到自己的柜内。收存柜内他都不放心，天天必要拿出来看看，一天看三遍。作什么呢？他是怕叫虫儿咬了。今天他在一进大门西边一间柜房，正自写账呢，他这个账更清楚啦，一天算三遍，这可称得起买卖不差分文，有一文钱的账不对，他非得算出来不可。实在算不出来啦，他没有别的法子，恐怕自己对不住自己，他跪在那儿，对着天起回誓愿，暗中默祝，自己若要将这文钱错用，必遭天打雷劈，六雷轰顶。怎么六雷轰顶呢，为他这样的人性多加了一雷。起完誓才把这文钱出到流水账上。要按着他这个人性啊，简直说就没有世界啦，可是把钱积存下了，人可瘦了。今日正在写账之时，就这么个工夫李源回来啦。

李源由街上，来在自己店门，用目瞧看，不觉得就是愣，怎么回事呢？皆因店门上的匾改了刘家老店啦。李源正自发愣，店门上的伙计，以为李源是住店的啦。皆因夥计是以后换的，都不认识李源，伙计遂说道："客官住店吗？"李源看

了看伙计，遂说道："我倒不住店，你们掌柜的是那位？"伙计接言道："喝，我们掌柜的姓刘，排行在三，你打听打听。本街上没有不知道的。"李源就道："掌柜的现在家么？"伙计答言道："现在柜房写账，我给您知会一声。"李源摆手说："不用，我自己去吧。"说着走进门洞。西面的柜房挂着斑竹帘，李源启着帘子往里面观看，西边的账桌，账桌的北面，坐着的是刘三，见他形容枯瘦（不能不瘦，他成天与钱上拼命啦）。银柜的柜门开着呢，桌上放着一堆账薄，旁边搁着算盘，旁边放着银柜的锁头钥匙。刘三扒在账桌上擎笔写账。李源启帘笼，来到屋中，遂叫道："刘三。"李源这一句不要紧，刘三猛一抬头，看是李源东家回来了。他心中一害怕手往回一撤，自己一个不留神，他手中拿的笔呢，把账全勾了。见李源进屋敢紧站起来，遂说道："东家回来啦哪，这几年您在外头倒好？"李源也不与他接谈，遂着坐在刘三对面的那个坐位，看桌案上 流水账，出入买卖倒是很好。遂着将几本大账，全然看完。最后由银柜之内，将原存的账薄，拿出来一看，原存还是真不少，一共存银八百八十八两八钱八分八厘八毫八忽，这个账也真太清楚了。李源遂叫道："刘三，所存的银两现在何处？此时刘三站在那儿，两眼发直，听李源问他银子在何处，遂着哆哆嗦嗦的说道："银子都在柜里头啦。李源闻听，遂着由银柜之内，将银子取出，细细的看过，仍然收在银柜之内。又将账目全然收在柜中，遂手拿起锁来，将银柜咯噔一声锁好，将钥匙带在自己的兜囊之中，遂叫道："刘三。我这店门的匾，谁给我换啦？"刘三当时的机便，遂说道："东家您哪有所不知，只皆因您哪在店中之时，是您的亲友，没有一个不来店中借贷的，由您走后，所有您的亲戚朋友来

到店中，不是借贷，就是打保。小子实在难以应酬，这是我万般无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我把李家店的这一面，改为刘家店，他们又来骚扰，我就说您把店倒给我啦。您今天问，这全不要紧，您等我搬凳子出去，我把匾翻一个，那一面就是李家店。说话间遂着搬着凳子出去，真把匾翻过来啦。李源出去一看，果然这一翻，还是那块老匾。李源看着点了一点头，遂说道："刘三，你这几年照管店里的买卖，也不容易，我先回家，回来我自有个办法。"刘三无奈，只得点头答应。

李源说话间，出离店房，够奔自己的住宅。此时李大奶奶，由打丈夫李源游学在外，自己谨守柴扉，安居度日。李源来至自己门首一叫门，里面李大奶奶听是丈夫的声音，这一喜欢，非同小可，及至自己将门开放，一看果然是自己丈夫李源。夫妻们见面，自然是悲喜交集，相对着发愣。这时李源道："大奶奶有什么话咱们到屋中再说吧。"李大奶奶闻听，跟随着丈夫进到屋中，夫妻们落坐各叙离别，李源方知刘三谋产的一切。李源长叹了一声，叫道："贤妻，事由天定，莫由人算，你只管万安，如今我既回来啦，我自有办法。这几载你一人在家度日，也就很难为你了。"李大奶奶闻听，不觉得潸潸泪下，李源百般的慰劝，李大奶奶这才笑遂颜开遂与李源梳洗作饭。李源在家中住了一宿，次日回店，刘三见李源来到柜房，他心中怀着鬼胎，他算计非把他赶了不可。无奈李源这个人，也兼着久受折磨，天生来宽仁大度，并不追问前情，反到厚待刘三，遂将柜内所存的银两，赐与刘三二百两，命他置几亩田地好让他留着养老。买卖仍然叫刘三领工，李源仍然不管店内之事。刘三见东家如此恩待于他，自己的良心发现，真是尽心竭力，按着买卖似自己的一般，毫

无羞恶之心。李源也就看着他不错，所有的前事，也就一概不提。所有李源的亲友，买卖的邻右，这才知道李源没死，大家前来庆贺。这个世界上，可见得事在人情在，事败人情坏。李源不在家，这些个亲友连个露面的也没有。李源这一回来，这些个亲友真是臭苍蝇，全都粽上了。李源并不将此事在意，应酬了几天，也就过去了。顶到闲暇无事之时，将刘三叫至柜房，就把山西学艺前后的情由，告诉他一遍，又把师父所托之事，与刘三细说了一回，倘若山西的客人到此，你可千万早报我知晓，我好在后院预备。刘三闻听，只得应允。

自此刘三在店内留心，非止一日。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多月。刘三这一日在店门首站立，就见由打西边来了四辆大车，后面一辆轿车。刘三的眼快，一看正是打东家的那位山西的老客于秀。刘三回头告诉伙计往店里头让这拨客人。遂言够奔柜房。李源正自吃茶，就见帘子一起刘三由外面慌慌张张的进来，口中叫道："东家，外面山西的那位老客姓于的于秀可来啦。"李源闻听，遂叫道刘三，你派人到外头把旧日跟我练的那几个徒弟，都给我叫来后院等我，你仍然扎上围裙，伺候他，还把他让在南为上的上房。"刘三闻听东家李源的分派，遂着将围裙扎好，到外面看了看，伙计们正忙着在院中帮着卸车。刘三暗含着打发伙计到外面找人，好在后院预备，帮助东家练武，自己往上房屋中而来。此时伙计们已将山西老客让至屋中，将才净完了面，这才泡好了茶斟上一碗。就这么个工夫刘三启帘笼，笑嘻嘻的进来说道："于老客，您哪一向可好，你老人家老没照顾我们。"说着话过去将茶又给斟满。于秀一看，原来是刘三，遂着说道："刘伙计，你还在这店里头呢？"刘三答言说道："可不是么，您说是没有正

经营业，只得在店里，当个伙计，凑和着吃碗饭。您哪买卖可好？”于秀闻听，遂着说道：“这几年我在家中事也忙，永没往这边来，这是我够奔泰安送货住在你们这店里很方便，没想到还是你在这当伙计啦。这可倒好，都是熟人，你们柜上买卖不错吧。”刘三说道：“托着你老人家的福，东家也不错，买卖倒很顺利。”于秀闻言说道：“你们东家还是那位掌柜吗？”刘三答言说道：“还是我们那位东家，您问他作什么？”于秀笑着道：“刘三，你们掌柜的前次被我打了他一掌，大概他灰意不想再练了吧？”刘三听到这里，微然含笑，遂着说道：“于老客，可别提我们东家不练啦，自由打前次我们东家与您比武，虽然是让您打了，还是打的真不轻，整将养了两个多月，顶到伤痕痊愈，他倒兴上工夫啦。一天练三遍，早晨一遍，午时一遍，直顶到晚间睡觉的时候，把被褥故意的摺恍了两个窟窿，躺在炕上还要练两趟狮子拳。到如今整八年多的工夫，这个时候我们东家可不像原先，如今练了一身疙疸肉，要把他摆到土地庙，真像小鬼。我可告诉您哪，这个时候，正是我们东家用工夫之时，你不信听着，接着后窗户也听的见，您听后面练的声音够多大。”于秀果然往后一听，是练武的声音，扑通扑通的乱响。于秀向着刘三说道：“既是后面练武，你跟着我到后头看看，你们东家，这几年的工夫怎么样。”刘三闻听，连连的摇手，遂说道：“您哪要看可行，可千万别跟我们东家动手，倘若动手。您是在外作客的人，如果我们东家要是失了手，您可架不住。真要把您打坏了，可怎么好。如今我们的东家可不像原先，他的工夫大长。”于秀闻听，微然含笑，遂说道：“刘三，你只管万安，不要紧，老西不怕，他有多大能耐，只管让他施展。”刘三说道：“于老

客我可是好话，您如若不听，真要动手，果然是带了伤，可就悔之晚矣。”于秀闻听，不由的生气，遂说道：“刘三你不要说费话，老西倒要看看。”说着站起身形，遂着往外就走了，刘三在后面只得相随。出了上房，下台阶够奔西夹道。刘三心中说，你只要与我们东家动手，你算上了我的当啦，这一下子打上你就轻不了。

于秀依然由西夹道来到后头院，举目观看，李源正在场子当中，又拉出那个架式，名叫跨虎登山。又细一看李源，身上穿着白粗布的裤褂，白袜靸鞋，脸上还是当年的景况，并未看出他有多大工夫，遂着高声叫道：“李掌柜，久违少见。”李源听见有人说话，遂着举目观看，正是小莲花于秀。心中明知是刘三用言语激刺他，来到后院与自己动手，也看不出我的本来面目，这可他是找打。又想道，这可不怨我，我是奉师命在此等你，师弟，今天叫你避点屈吧。李源心中想罢，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于老客，少见哪。”于秀闻听，遂说道：“李掌柜，我听刘三说，你的工夫不错，今天我还要请教请教。”李源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于老客，我可告诉你，你这次要跟我动手，比试武艺，我可不是说句大话，别说是你，就是比你再能耐大，武艺高，到我手里头也不行，你不信看一看我这个胳臂，你就知道啦，这胳臂够多么粗。还告诉你，就由打头几年，我败在你的手里，我就搁工夫直到如今，过十来年我是昼夜的练，你要不信，我的手只要打在你的身上，一定得死，不信你就尝尝。”于秀闻听，不由得心中冒火，遂说道：“李掌柜，你不要大话欺人，老西今天还是不想活着啦，非得与你比试比试不可。”李源听着点头，说道：“于老客，李源是有心让着你，你是誓不欲生，你

是必要求死，这可就不怨我手下无德，来来来，李源情愿奉陪。”于秀闻听，不由得气冲牛斗，遂说道：“李掌柜，你既是愿意与老西比试，可有一件，冲着你今天说大话，山西人要用十分力量打你，打上你就不能活。可有一样，你可得立给老西一张无事的字据。李源闻听哈哈一笑，遂说道：“那是理所当然，我与你立字，你也得写一张无事字。”于秀闻听说道：“那是自然。”李源说道：“好。”遂叫徒弟们预备，其实早就预备好啦。遂着从徒弟们到前面，工刻不大，将小桌搬来，文房四宝备齐。李源于是濡笔立字，将字据写完，交与于秀。于秀也立了一张，交与李源。这真是两无后悔。小莲花于秀，他以为李源还是练的当年花拳的技艺，他焉能想得到，李源在他们家内学的艺，奉他伯父之命，在此专为打他，他怎么也想不到哇。也是他艺高人胆大，遂着站在西面，将袖子挽好，说道：“李掌柜，你就进招吧。”李源闻听摆手，说道于客人：“还是你先打我，我为得是让你多活一会，你若让我打你呀，于客人，你有什么后事，趁着你没死，你可先说了，容我要打了你，你要死了，什么话可也不能说了。”于秀闻听，不由得气往上撞，遂喊了一声：“李掌柜，你不要费话，你着打吧。”口内遂说着，他用左手一恍，右手跟着一拳。这一招名叫崩拳。李源并不露本来的架式，看于秀拳临切近，李源用左手一穿于秀的右手，李源的右拳直奔于秀的门面打来，于秀用左手一架李源的右臂，李源就势用了一个撤步抽身，遂将右手往回一拢，左手掌正打在于秀的胸膛。于秀可吃不住劲啦，遂着往后一仰身，这一掌是真打了个不轻，于秀要想爬起来，势比登天还难。李源遂着向前说道：“客人前次你打我，这次我打你，你我是一来一往，谁不欠谁的。”

于秀此时躺在地下，缓了半天的气，这才说出话来，遂说道："不行啊，你这一掌，打的我这个样，咱们二人是非打官司不可。"李源闻听，心中说，这个于老客要撒赖，遂说道："打官司不打官司不要紧，先叫伙计把你搭到柜房，我还与你有话说。"遂着吩咐伙计，去到前面将铺板拿一扇，立刻吩咐将于老客搭到铺板上，命徒弟们帮着抬到柜房。李源后面跟随，来在柜房，将于秀搭至炕上，让他盘膝而坐，后面用枕头倚好，又叫伙计们铺板拿出去，这才来在于秀的面前，遂叫道："师弟，你可受疼了，虽则我将你打了，你要怎么样呢？"于秀闻听李源叫他师弟，遂着哼了声，说道："李掌柜你因为什么叫我师弟呢？"李源笑着说道："适才你我动手之时，我打你这一招，你可认识？"于秀接着说道："我自怎么不认识，这是我们门户之中的拳脚，名叫撤步抽身掌。"李源说道："你既认识这一招就好办啦，我提我老师他老人家名字，大概你必知道。"于秀闻听说道："我倒要领教是哪一位。"李源接着说道："我的老师啊，家住山西太谷县，他老人家姓于名成，字洞海，大概你必认识吧。"于秀一听，咳了一声，遂说道："这位老人家真要是你的师父，我这一掌算白挨了，老西就得认命。你可得说说，你多咱拜的他老人家为师？"李源闻听，微然一笑，遂着就把头次被打，家中卖地奔山西拜师学艺的情由，从头至尾，细细地说了一遍。于秀闻听，仰天叹了口气，遂说道："师兄，你既是奉我伯父之命打我，就是把我打死，我也得认命，我想着你练的那个拳脚，练一辈子也打不了我，要不然我说与你打官司，因为我看着你这个拳脚，是咱们的门户么，这既然将话说明，可有一件，你既是我师兄，这个店饭账，连养病的钱，我可就不能给你啦。"李源说道：

"师弟放心，所有的事情，都在师兄的身上，回头我就请人与你医治伤痕。"弟兄俩将事情说明，遂着延医调治。于秀在此将养，整整的三个多月，方才复原。于秀向李源告辞要走，再者说李源也不能再留。李源备纹银二百两，相赠于秀，作为程仪。于秀也就把银两收下啦，告辞起身，奔泰安送货物去了。

李源由打于秀走后，李源这个名誉可就大啦，本镇上都知道李源在外头学艺回归，真有特色的武术。所有的青年子弟都要与李源习学，李源又怕招声气，这才把店房仍交与刘三掌管，与家中妻子说明，小包袱一背，闯荡江湖绿林。这一去十数年的光景，在外面这才落了一个外号，人称铁掌李，展翅金雕。这一归家，买卖也赚了钱啦，名誉也有啦，在家里这十几年又教了些徒弟，后来又连生二子，长子李勇，次子李宽。但凡本镇上有什么事，李源必要出去维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又在店的东壁买了一块空地，盖了三间上房，李源自己居住，四四方方的一个院子，立了个把式场子。皆因这么着，本镇上都知道，他老人家成名天下，也是本镇上的威风。本街上的买卖铺户绅商，又给他挂了一块匾，李家店改为英雄把式店。何老二把李源学艺成名的事，细说了一遍后，对童林说道："这就是我们老东家已往从前之事，您听听我们老东家当年学艺够多么难。"

童林一听何老二所说他的老东家成名前后的始末，不由得自己想起当年学艺也非容易。童林正自发怔，贝勒爷胤祯在旁边早就听明白了。贝勒这个人的秉性，最好与高人接谈，听何老二把话说完，遂着叫道："何老二，你们老东家现在在柜上啦吗？"何老二说道："刚才我说话您没听见啊，不是我

说我们老东家在东跨院，申斥我们二少东家啦吗？”贝勒爷因为什么问这句话呢？皆因贝勒爷想着要与李源会会面，在一起谈谈，遂着叫道：“何老二，你们老东家既然在家，就提胤祯童林请他到这院来，我们盘桓盘桓。”何老二闻听，摆着手说道：“二位客人您哪要与我们东家谈谈倒可，千万可别提武术，怎么呢，我们老东家有个脾气，不管是谁，只要一提武术，我们老东家就要想动手，我可不是小看你们二位，你们二位虽然有能耐，我们老东家的手，可太厉害。您想想，人称铁掌，要打在你们二位的身上，谁也受不了。”此时贝勒爷刚要接着说话，童林在旁边听着有点气不服，向来童林他自己的秉性，就是不服人，性猛好胜，今听何老二之言，遂着说道：“何老二，你要不提你的老东家厉害，能为大，我还不请，既然你说到这里，我还是非得请教请教不可，你就提我们二人相请。”伙计何二闻听，遂说道：“童老客，您哪别挂那么大火，您要见，我就去把他老人家叫来，这个不要紧，你稍为等一等。”童林说道：“很好，那末着你就去一趟。”伙计闻言，转身说道就是吧，遂着启帘笼出去，下台阶够奔东边的夹道，顺着来道往南，靠着东边有一段花瓦的墙，有一个角门，进这个角门，东面有两间柴禾棚，北面一段花瓦子墙，当中有一个月亮门，伙计进月亮门，就听屋中东家说话，正在申斥二少东家之时。听屋中说道：“我不教你踢场子去，你必要逞能，如今让人家打回来啦，你还腆着脸，叫我给你报仇去，看起来你这个孩子，真不知好歹。”这句话刚说完，就听二少东家分辩，说道：“我没踢他把式场子，我是求众乡亲不给他钱，也不哪来这么两小子，我是进场子质问，我没想到练把式的竟敢打人，他由后面给我来了个倒拿毛，我这才

与他动手，一时没留神，他用了个拐李倒踢球，把我踢了个跟头。我是前来告诉你老人家，也不是让您哪与孩儿报仇，您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就听老东家说：“那么着我说你，你还有理啦，我不是告诉你啦吗？不让你去，你必要露脸，叫人家踢了一个跟头，你回来还有好些个说的，你这就是不遵父训，你还敢与我咀强，真正的可恶。”

李源正数说次子李宽的不对，听外面有脚步的声音，遂着问道：“外面什么人？”伙计何老二听老东家问，接声答道：“我。”遂着启帘笼来到屋中，李源抬头观看，却是伙计何老二，遂问道：“外面有什么事？”何老二答道：“倒没有别的事，就是方才在场子里头，给练把式的银子的那二位客人，住在咱们店里啦。”老东家闻听，气愤愤地说道：“你这就是多说，人家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你告诉我作什么？”何老二闻听，遂说道：“不是那么回事哪，他们是住在咱们这儿南正房，人家梳洗完了，吃茶的时候，人家问我咱们店里这块匾，因为什么写英雄把式店。”李源闻听问道：“那么你怎么说的呢？”伙计何老二说道：“人家问我，我只得把当初您老人家学艺成名，从头至尾告诉他们二人一遍。”李源听到此处，接着说道：“那么他们听你所说，说什么没有？”何老二说道：“老东家您哪不知道啊，这二位客人，一位北京人姓胤，一位霸州人姓童。我方才问过，他们二人听我所说您的事情，那个姓胤的倒没说什么。那个姓童的，听我所说的话，他把咀一撇，说乡下庄子上，还有什么好把式，无非练乡下几手笨拳不咧。”李源听到此处，不由得生气。又一想何二好说话，也许是他编出来的这套话，遂着说道：“这话是他们二位客人说的呢？还是你说的呢？”何老二闻听遂说道：“老东家，我说这话干

什么，人家不说我何必说呢。还有不好听的，我没敢与您说。”李源说道：“那么他还说什么话没有？”何老二道：“倒是我说来着，我说您可别看不起乡村镇店，我们老东家的武术可不含糊。那个姓童的说，既是你们东家能耐好，你把你们东家提溜出来，我们请教请教。东家您听，他们所说的话，多们不好听。这话您可别多心，可不是我说的，人家客人那末说的。书中代言，为什么何老二与李源说这一篇话？皆因何老二他也练拳，这个店里头没有不会练的，皆因李源成名，访李源的把式匠可不少，哪一位也没胜过李源。何老二皆因爱看东家与人家比武。那贝勒爷与童林，看着是没有多大能为。为是拿言语激刺李源，为是让李源把这二位客人打倒，一来显着店里的威风，二来他为就式学两手拳脚。李源听何老二之言，不能够不生气，遂说道：“是他这么说着么？”何老二闻言，遂说道：“我还与你撒慌？”李源听着点头，遂着说道：“你先回去知会他们二位老客，就提我随后就到。”何老二说：“您先等等。”李源说：“怎么回事？”何老二说：“老东家，你老不见他们也好，因为什么呢？我知道你老人家年迈，常言有话，老不讲筋骨，英雄出少年，我看这二位客人可都不善。要叫我说呀，简直的别出去，去了没好，我就说您没在家，要不然您就躲躲。”李源闻听，概不由已的气往上撞，遂言道：“何老二不要多说，我倒要看看这二位客人。”何老二只得点头转身，出离两道月亮门，转过夹道，来到南正房，启帘笼，迈步进屋。

童林一看何老二回来，遂向着何老二说道：“你们老东家赏见不赏见？”何老二笑嘻嘻的说道：“我是回禀我们家老东家啦，他老人家这就出来。可有一件事，我们老东家有个脾

气，您与我们老东家回头谈论武术倒可，千万可别与我们老东家动手。我们老东家手硬，我不是跟您提过么，练过沙掌的工夫，人称铁掌。你们要是一动手，倘若碰上，可就有性命之忧。我可说的是好话，听不听可在您。”童林这个人向来是不服气，听何老二所言，不由得一阵冷笑，遂说道：“据你这么一说，你们东家够厉害，遇见我这个人，这还不怕能耐厉害的主儿。冲你这一说，我倒要见见你们东家的沙掌，你去就提我请。”何老二一听，心中说，成啦，回头一照面，准得动手，遂笑着说：“客人您哪别生气，我说的是好话，大概我们东家快来啦，我出去看看去。童林点头说道：“好，那么你看看去。”何老二遂着答言转身，启帘笼出来够奔东夹道，一边走着一边想，这二位客人真是硬汉，我何不迎着老东家，我再激上两句，让他们二人也知道我们老东家的能耐。一边想着一边走，刚到月亮门，正值李源由对面而来。何老二将两只胳臂一拦，口中说道：“老东家，要叫我说您别去啦。”李源说道：“怎么回事？”何老二道：“我方才回禀这二位客人去，我刚到帘子下，就听见屋中他们两个人那儿商议。”李源说：“商量什么呢？”何老二说：“东家您可别生气，我隔着帘子听，姓童的那个说，回头若要见面，是你先动手打，是我先动手打。那个姓胤的接着又说，你先动手，不行，我再与他比试。东家，您可估量着，您要不行，我可趁早告诉他们你老人家没在家。”李源听至此处不由的气冲斗牛，遂着说道：“你少要说闲话，头前带路。”

何老二一见李源生气，暗合着自已的心意，遂着点头转身，头前带路，来至南上房，伸手启帘笼，往里观看。贝勒一见何老二启帘笼，后面跟着一人，自来透着威风，中等的

身材，年约六十余岁，身穿蓝绸子大褂，白绸子的中衣，白云鞋，脸上红润润的脸面，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花白剪子股的小辫，颌下多半部花白髯，神光炯炯，现着英风。惟有脸面上，微带怒容。就见何老二用手指，口中说道："这就是我们东家，姓李单字名源。"又往屋中一指说道："这二位一位姓胤，一位姓童。"李源往里面观看，有心进屋谈话，自己又有些个后悔。后悔的什么呢？适才听何老二之言，想到二位客人必是成名的英雄，年迈的豪杰，没想到这二位客人俱是三十余岁。李源暗含着看不起，真若是成名的人倒可盘桓盘桓。今见二人年幼。满打算他二人的工夫好，三十多岁的人，真要把两头一去，不过也就是十数年的工夫，岂能与我比试？想到这里，又不能不进屋中，只可到里面应酬两句。李源这才迈步进屋，遂说道："二位客人，来到敝店，恕李源未能远迎，当面恕罪。"贝勒爷与童林忙站起身形抱拳拱手，贝勒开言说道："久闻贵店东大名，少来拜望，今来得路猛，多要海涵。"李源说道："二位老师夫请坐吧。"贝勒与童林落座，李源在下首相陪，伙计何老二跟着献茶，已毕，在旁边垂手侍立。李源开言向贝勒爷说道："阁下贵姓？"贝勒笑着说："在下北京人氏，姓胤单字名祯。这是我同伴的伙计。"说着用手一指童林又说："他姓童名林，字海川，京南霸州的人氏。我二人欲往山东访友，路经贵镇，听伙计何老二所言阁下大名，特请一叙。"李源含笑答道："李源微末虚名，何足挂齿，您太过奖了。李源还敢问一句适方才听何老二所云，二位老师的工夫很好，斗胆敢问胤老师，所练的是那一门的拳脚？"贝勒笑着用手一指童林，遂说道："我原没有功夫，我是与童林习学几招。"李源闻言，遂说道："您太谦了，我请

问童老师您哪贵门户是那一门？”童林闻听一怔，所怔的是什么，童林就怕问他的门户，皆因他的门户未立。听李源一问，心中一着急，猛然间想起在北京地坛，候杰也问过这一句，彼时回答的是师父的外号，无极二字。随着顺口说道：“李老师若问，皆因吾之门户，乃是无极二字。”李源闻听一怔，遂着说道：“阁下这一门的武术，在江湖上，怎么没听见人传说呢？”童林接着言道：“因奉师命下山，别立门户，自成一家武术，这是我新开的门户。”李源听到此处，不由的一阵冷战，心中暗想，我之恩师成名天下，尚不能自立一家。想至此处，不由得上下打量童林，心说就凭他年不过四旬竟敢说出自立一家武术，看这个样儿，真正是狂傲无知，我何不以言语激怒于他，看他有何能为之处，必须要领教领教他的拳术。遂着说道：“童老师，您自立无极一门，未领教您的老师是那一位？”童林接着答道：“我老师命我下山之时，是谆谆的嘱咐，不教我说出他老人家的名姓，他老人家，是修道之人，避免是非的起见。”李源听至此，不由的一阵狂笑，遂说道：“阁下既不肯明言，必有惊人之艺，李源欲要请教您的武术，恐怕您哪不肯赐教。”童林听李源之言，心中说不怨何老二与我所说，他家东家，真爱动手过招，心中又一想，论起来我们是住店的客人，他不应当如此的招待，我何不趁此与他比试比试，倒看看他多大的能为。童林想至此处，遂抱拳说道：“阁下既肯赐教，小可童林情愿奉陪。”李源忙站起身形，抱拳道了一个请，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何老二早把帘笼高挑，口中嚷道：“三位老师父，院子里宽阔。”为什么何老二说这么句话呢？前文已经表过，皆因他爱看他们老东家动手。贝勒爷这时已经站起身形，遂向童林说道：“既是李老师父要求，你就陪着他

走两趟。”贝勒爷也是惦记着看看童林与李源动手。这二位一动手，倒对了何老二与贝勒爷的劲儿啦。童林此时只得抱拳，也说了一个请字，一同出离南上房，来到院中。李源用目四看，院子里看热闹的人，都站满啦 。这是因为什么呢？

书中代言，只因李源与上房的二位客人相见，店里的伙计都知道这二位客人有能耐，武术都很好，暗含着访老东家而来，回头要在院中当场比武。阖店伙计们，堂，柜，灶全都不作活啦，把围裙一解，都站到院子里面，净等看比武的。院子里人一多呢，未免走道的看着岔眼，都一打听，知道这店里头，来了两位练武术的，访李源来了，回头必要在院中比武。走道的都不走啦，素日都知道李源的能为大，时常有人来访，都惦记着比武这个热闹。因此越聚人越多，院子里面全都站满了。心急的人，都瞪着两眼往屋门口那里看，嘴还不闲着。那个说怎不出来动手呢。旁边的那个人就说，你忙什么呢。说着说着又有一个人说，“你们大家看，出来啦。”众人举目一看。帘笼一起，头一个出来的就是李源。后面跟着二人，头一个是买卖客商的打扮，精神百倍，目光炯炯。后面跟着一位，好像庄子上的老赶。旁边就有爱说话的说道：“二哥，你看咱们的李老师多大的威风，后面这二位也可以。”那个就说：“要叫我看这二位，还是在头里走的那位能耐大(这个是说的贝勒爷，其实他是假高眼，贝勒爷更没有能耐)。”大家纷纷议论，李源开言说道：“众位乡亲靠后面站着点，这二位是我的同道，到我店里头来访我来啦，这二位都比我能耐大，我陪着他们二位走两趟。众位靠后点，看回头碰着你们。”看热闹的大家答言，说道：“李老师，这二位哪里是你老人家的敌手，非得输给您不可。”李源说道：“众位别这么

说，人家二位比我高明，我是才学乍练。”大家听李源之言，只得往后倒退，这才将当中场子亮出来。李源站在当中，向着贝勒爷抱拳，说道：“胤老师，您先请下来吧，待李源给您接接招。”贝勒爷摆手，向李源说道：“我到不便与你动手，先叫我伙计童林与你走两趟，他若不行的时候，我再下去奉陪。”贝勒爷口内虽这么说，心中想着，童林要不是人家的敌手啊，我下去也是不行。遂向着童林说道：“海川你先陪着李老师走两趟，比试比试。”童林只得抱拳，向贝勒爷说道：“那么着我先请教请教，您与我看着点儿。”贝勒爷点头说道：“看你的。”童林这才跳至院子当中，正要与李源比试，不提防在西面夹道房山以下，人群之中站定惊天动地两个人，暗地窥探，这才引起夜闹英雄把式店的热闹节目，请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 六 回

盗宝贼寇隔窗听秘语　仗义助友同赴侯家庄

适方才所说的人群之中，有两个惊天动地的大贼，这是书中的代言，暂且不表。却说童林站至在院子当中。李源遂着在下首一站，把上首让与童林，遂着说道："老师父请。"童林遂着也就一抱拳说道："请。"李源本要看看童林出手的架式，童林受过高人的传授，并未亮架式，李源遂着说道："童老师请赏个架式。"童林只得将右手顺着左肘下一穿，用了个斜行绕步的式样。李源也顺着一伸右手，左手在右臂的肘下一藏，两个右手往一处一碰，这个名儿就叫隐手。李源的手与童林的手，似挨不挨，遂着将右腿往前一迈步，脚踏童林的中门(脚踏中门就是往裆下迈步)，右手掌向童林胸前便打。童林遂着用左手向李源的右臂里面一穿，李源的右臂就使不上劲啦。童林将左手一反掌，身形遂着往前一进，左手掌直奔李源的面门。李源遂即一撤身，用左胳臂向童林左臂尽力往下一砸。童林趁势撤步，遂着变势换招。李源也是精明强干，遂着也就一换架式。二人就打在一处，此时胜败难分。常言有句话，行家瞧门路，外行看热闹。瞧看热闹里头这些个人，虽然有行家在内，可也看不准他二人的招数。童林二臂如双头蛇的一般，李源是封避躲闪，看住式架。二人真形若猿猴，恰似狸猫，真可称得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他二人走了有十几个照面，说手够百十余手，彼此分不出胜败输赢。李源暗中留神，童林也是仔细的防范。看热闹的人，在两旁

不住的喝采。贝勒爷暗替童林担心，店里头伙计们，暗地里替李源提心吊胆，恐怕老东家败于童林的手下。这个时候童林细看李源，虽然年迈，真是腰腿利便，抖擞精神。真是往前一纵，足够一丈，往后一退，八尺有余。脚底下步眼，择的清楚。童林暗想，也就是我，换两个旁人，早就败在他的拳下。童林一边动手，一面小心留神。李源见童林拳术之中带着狡蛇异变，所有进手的招数，皆都目所未睹，耳所未闻，身所未历其境。心中暗想，这个动手，必要见招打招，见式打式，我李源生平以来，没有不认得的招数，今童林所用的手法，变幻无穷，竟不能认识，这就是我自己的缺点，就像这样，若要一长，我必当甘败下风，莫若趁此未分胜负，我何不跳在圈外，倒可能落个整脸。李源想到这里，一面用手一穿，遂着往圈外一纵，跳出圈外，遂着高声喝道："童老师且慢进招。"童林闻听也不往前追赶，遂着往后 撤身，抱拳说道："李老师因何跳出圈外？"李源遂着摆手说道："童老师父武艺高强，不是我不进招，我实在不认得阁下的招数，我与阁下原是比试，并非是要见胜负，今既然领教过了，实在是阁下的拳脚高明，请阁下屋内谈话。"童林一听李源一番言语，知道他是知进知退的英雄，只得也就含笑抱拳，遂说道："李老师果然是拳脚精熟，童林岂是您的敌手，您是诚心相让童林，我这就承让了。"李源接着说："童老师您太谦逊了，请屋中坐吧。"此时看热闹的众人，与店里的伙计，俱都实指望观看也二人分胜败高低。正在观看得高兴，就见他二人彼此跳出圈外，又不动手啦，大家看着很不尽兴。此时贝勒爷也是这个性质，一看他二人够奔台阶而来，贝勒爷遂着下台阶高声说道："二位未分胜负怎么不过招啦？海川，再陪着李老师走

两趟。”童林带笑开言说道：“不用比试啦，人家李老师让着我呢，您就看到这儿算完了。”

伙计一看不动手啦，何老二跟着启帘笼，众人来到屋中，李源回头叫道何老二，何老二答言问道：“东家什么事？”李源遂着转身在何老二耳边，低言耳语说了几句，何老二遂着出去把手巾拿来，童林与李源大家擦了擦脸。跟着将八仙桌往前挪了一挪，拿手巾擦了擦桌面，跟着外面伙计将托盘端进来啦，摆上杯箸盘碟。贝勒爷一看这是要预备饭，回头向童林说道：“海川，咱们还没要酒菜，怎么就摆上啦呢？”何老二笑嘻嘻的说道：“二位客人您别驳，这是我们东家这么一点的敬意。”李源跟着说道：“二位老师傅，您可别推辞，这是我这么一点微末的敬意，当尽的地主之情，您要是一驳，您可是看不起我啦。”贝勒爷向着童林说道：“那末着使得么？”童林遂说道：“既是李老师傅这一份的美意，莫若咱们就领，我看倒爽快。”贝勒爷说道：“这么着可显着不对。”李源笑着说道：“没有什么说的，既是好练武术，一攒拳就是一家人，何必客气呢？”正在说话之间，外面伙计已将酒菜端进来，在桌子上摆好。遂着李源让坐，说道：“二位老师傅上坐吧。”童林再三的谦逊，仍然是贝勒爷上坐，童林奉陪，李源的末座。李源遂向伙计说道：“你去把两个少东家李勇李宽叫来。”伙计出去，李源随手将酒壶提起，一面满酒，口中遂说道：“敝处没有什么好的，薄酒薄菜，二位老师傅将就着用吧。”贝勒笑着说这很好，将要领酒，这么个工夫，伙计启帘笼，外面进来二人。前面走的这一个，三十余岁，身量高大，肩宽背厚，身上穿蓝布大褂，脚下白袜靸鞋，脸上看红色脸面，五官与李源相仿，就是一脑袋黄头发。后面跟着这一个，也穿

着蓝布大褂，细看就是踢把式场子那一个。李源回头观看，乃是二子，遂着站起来说道："你二人来了好，我与你二人见见，用手指着贝勒爷说道："这位是胤老师傅。"又一指童林说道："这位是童老师傅。"回头用手指二子说道："二位老师父，这是我两个小犬，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李宽，本镇上给他两个人两个绰号，一个叫金毛吼，一个叫银毛吼。"又向二子说道："你二人还不行礼。"李勇李宽听老人家之言，遂着双膝跪倒，李宽口中说道："我等不知是二位老师，适才多有冒犯，望二位老师傅宽恕，我等这厢叩头啦。"贝勒爷与童林站起身形，贝勒爷口中说道："不知者不作罪，既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说的呢？可有一件，你父亲既是成名的老英雄，你二人也不可在外面惹事。"李勇李宽遂着说道："多蒙二位老师父教训，从此改悔，决不敢妄为。"李源嗔目说道："你二人还敢强咀，还不过来斟酒。"这二人遂着提壶把盏。贝勒爷倒很爱惜他二人，浑浑的倒有个意思。李源这才端起酒杯，向着贝勒爷与童林，说了个请字，大家这才重新饮酒。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个时候，伙计已经将灯端进来啦，放在桌案之上，大家饮酒谈心。李源停 杯说道："二位老师父，一位是北京的人，一位是霸州的人，因何到此？欲往何处？李源敢问。"童林遂着说道："我跟我家贝勒爷欲往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前去访友，路过贵宝地，得会尊颜。"童林心直口快，他不会说谎话，只顾他说出来啦。贝勒爷可是用目直看他。此时李源听童林说出贝勒二字，遂着赶紧站起来，问童林道："您说的是哪位贝勒爷？"童林自知失言，脸上一发红，倒不能答对。就在这一怔的工夫，贝勒爷接着向童林说道："你这个说话太咀愣了。"又向着李源说道："我也不瞒

着啦，他已经说出来啦，好在咱都不是愣人，也没有人走咀，我是康熙圣上第四皇子，名叫胤祯，分府时，圣上封我固山多罗贝勒，我是私出京都，隐姓埋名，我恐怕言官御史知晓，参奏我私离京师，结交外镇，我可担不了这个名声，今既童林说出来，可是千万外面不可声张。”李源听至此处，赶紧双膝跪倒，后面二子遂着也跪下啦。李源口中说道：“不知贝勒爷驾到，恕民人李源款待不周，未能远迎，当面请罪。”贝勒爷向着童林说道：“这都是你不留神说出来啦，这够多麻烦，遂着转过桌案，伸手相搀李源，口中说道：“虽然你知晓我是贝勒，千万不可到外面传说，恐与我己身不便。”李源遂着站起身形，说道：“不敢，请爷放心，屋内绝无走咀之人。”贝勒爷遂笑着说道：“既是李老师傅看得起我，千万可别以贝勒称谓，咱们还是随随便便的好，若要一客气，可倒不好说话啦，我在你这里也不能多住啦，反倒耽误交情。”李源闻听，只得谢过贝勒爷的抬爱。贝勒让李源落坐，遂着又说道：“咱们可不要拘束，咱们还是随便的好。”李源只得谢过贝勒爷，复又叫过伙计，添酒换菜，大家擎杯从新复又饮酒。李源将酒饮干，遂接着向童林问道：“适方才听童老师傅所言，欲往山东巢父林访友，但不知是巢父林里还是巢父林外？”童林听李源复问，遂着答道：“欲往巢父林内侯家庄。”李源遂着问道：“但不知侯家庄访哪一位。”童林说道：“您若问，此人姓侯名庭字振远。”李源闻听一怔说道：“莫非是镇东侠么？”童林答道：“正是此人。”李源接着问道：“您与此人怎么个认识？”童林说道：“此人不是外人，侯振远与我有八拜之交。”李源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这可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童林言道：“难道说你老人家也与侯庭认

识么?”李源闻听，笑着说道：“童老师不问便罢，若要提起此事，话可就长了，提起来真有十数余载。”李源遂将他与镇东侠侯庭结拜的情由，细细地说了一遍。

皆因李源在本镇交了一个徒弟，此人姓刘，单字名玉，所练的能为也倒不错，练工夫时候，李源嘱咐过他，不让他在公门当差，后来没想到他在河间府当了八班的总役。这个地方，一半属河间管，一半属景州管，此处与山东连界。他不在公门当差便罢，他这一当差，事情倒是不错，后来在本地面所管的地方，出了好几次路劫的案件，唯有最后的一件，甚为重要。原是山东兖州知府上任，路过此处被劫，劫去衣服银两不少。本地面可摊上啦，这位知府又有人情，由京都下来公事，非跟本地面要这案不可。您可别看这个差使，平常的日子，来源不小，是有私的地方，都得与他拿钱。赶要本地面背上案啦，可就受不住啦。河间府这位知府大人姓胡，官印叫奎章，倒是很清廉，遇上这个事，可就未免跟班头要这个案。李源这个徒弟刘玉，又没有能耐办，知府不能不追究，这才限期追捕，李源这个徒弟他哪里能办着这个案呢。三日一比，五日一比，皆因刘玉受责，他这才在官的面前，把李源说出来啦。不过算禀明了知府，把李源约出去，帮着办这个案。这位胡大人，可就当堂应允了他。还是官赏李源个脸，打发书记先生，拿着大人的名片，还下了一个请字。李源焉能担得了这个请字？李源可就随着他们亲见胡大人于河间府府衙之内。这位大人见了李源，还是很谦恭。这才在大人的面前讨限，大人赏了一个月的限，还赏与纹银二十两，作为捕盗的路费。可就在大人的面前，应允了捕盗。大人赏了李源的堂批，李源可就辞别了这位胡大人回到家中，歇息了一

天，李源这才暗带兵刃在沿路上细访。可巧遇上山东济南府采盘子伙计，千里腿王顺。向他一打听，他可就告诉李源啦，此案件乃是巢父林侯振远两个徒弟所作。他原是亲兄弟两个人，一个叫阮和，外号人称灯前少影，一个叫阮壁，别号人称目下无踪。这两个人作案之后，回到侯家庄去了。李源将此案打听明白，回归店房，赶来自己的店房，可就为了难啦。皆因李源久闻东昌府的东南，有一座巢父林，原是有巢氏的坟茔，有巢氏就是发明盖房的那位圣人）四周围皆是树木环绕，方圆约有三十余里。里面有一座侯家庄，外人不能进去，非本庄的人熟识道路不可。里面俱是盘旋的道路，树叶参天，道路纵横。不用说进去办案去，就是外人到里面，必得迷路，要想出来，势比登天还难。李源想了一夜，实无计出，束手无策。又一想受胡大人重任之托，难已回覆，李源这才万般无奈，只身匹马，寸铁不带，赶奔巢父林，拜访侯振远。赶到李源到了巢父林，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得着信，镇东侠早就派人在此等候迎接。李源到此时把心一横，明知身入虎穴，只得相随。好容易转过盘旋的道路，来到侯家庄，李源连东南西北的方向也辨不出来。好在侯振远亲自迎接，有人与李源牵马，遂着侯振远来到他的大厅之内。他开口便问李源因何到此。李源到了此时，也就不能瞒着他了，李源只得将受河间府知府所托之事，一五一十地对他说明。那侯振远到很赞成李源，他说李源浑身是胆哪。他与李源言道："朋友不用说你来到此处办案，就是你单人独骑敢到我巢父林，你可也就算的了胆大的英雄，我若不成全你，我就枉称镇东侠三个字。这么办吧，你暂且回店，我必打发阮和阮璧，到你店中等候于你，与你原案就是了。"他将话说完，拂袖而入，进内去了。

李源那时有心再请他相见，问问他怎样与李源原案之法，无奈他的手下人，一个个向着李源怒目横眉的相视，欲有相害之心。李源到此时，只得叫他们引出巢父林。

李源明知是白到巢父林来这一趟，李源是败兴而回，及至来到油坊镇店门的门首，李源店中的伙计这才告诉李源店内有二位姓阮的，由打昨天晚间住在店内，说等候您有事。李源一听就是一怔，心中想着镇东侠侯振远，真是言而有信的君子。看起来可称侠客二字。李源叫伙计把马拉至在后面喂养，李源这才问现在哪屋子里住着呢？伙计这才告诉李源，现在上房，就是您哪住的这间屋子里。李源遂着来上房，命伙计通知，方才到里面相见。李源到屋中观看，原来这二人都是三十来岁，俱都是黄白的脸面，长得精神，都穿着蓝布大褂，看那个样式，到不像作贼的模样，都带着一种英雄的气概。彼此一见，李源才问他们二人，打算怎么样成全原案呢，是由打狱内走哇，还是由打堂上走呢？要是由打狱里走，李源好与他们买通了衙役，与他们换上熟手的家伙，为的是他们好逃走。这个原案，没有让人家真打官司的，不过他当堂招认，临时脱逃，李源自己就卸了责任啦。无奈他二人连连的说道：“我们二人既奉师命，到此跟着你哪原案，不过到当堂上承认路劫的情由，只要我们尽了招，与你卸了责，我们自有逃走之法，您倒不必替我们为难。李源呢，听他二人之言，未免对不起他们弟兄二人，真要让他们弟兄二人受了委屈，显着对不起镇东侠这番成全的美意。李源是再三地与他弟兄说，他弟兄二人，只是摇头，不让李源照管。李源万般无奈，只得应允。这才备酒款待，顶到第二天，预备车辆，送他二人至河间府。到了河间府，李源先把他弟兄二人，安置

在客店之内。然后李源这才找李源徒弟刘玉，先引到店里，与他们都引见引见。这才让他们小哥俩避屈，把上下手的家伙与他们钉好，把阮和阮璧，才提到班房。李源可又暗含着问了问他们，是打算怎么个走法，他二人仍然还是不让李源照管。闹得李源自己倒没了主意，后来李源想了一个主意，打算把这一堂过下来，必当收禁，再买通狱卒，与他们换上熟手的家伙，让他们夜里越狱脱逃。李源把他们安置在班房之内，叫徒弟刘玉到里面回话，就请大人升堂审讯。里面的胡大人，听说差事办到，可就升了大堂啦。李源在大堂之上交换堂批，把他们二人带进去，大人审讯，他弟兄二人在当堂上承认劫兖州府的知府，并所得财物不讳。大人看他二人招认，这才当堂赏赐李源花红，李源是当堂谢过大人，并未敢停 留，与大人告退，这才出离衙署，寻找店房安歇。李源将到店房，未能安歇，听院中大家议论。李源细一讯问，原来是李源上堂之后，胡大人要将阮和阮璧收禁 ，未想到他二人扭肘一跺脚，将镣踹断，拧身上房，竟自逃走。李源在店中得着此信，李源可就不敢在店内存身，恐怕胡大人寻找于李源。敢紧起身，回归油访镇。赶到李源回至在自己的店中，越想越对不起二位小英雄，他们当堂把案也与李源原上啦，李源并未照看人家弟兄，一来对不起镇东侠，二来透着李源不近于人情。李源自己想出一个主意，预备四色水礼，到巢父林与阮氏弟兄压惊洗尘。赶到李源带着从人到了巢父林，谁想到镇东便率众相迎李源。这一来倒闹的李源好不得劲，侯振远他将李源恭恭敬敬请至侯家庄，设酒款待，并留李源少作勾留。李源只得应允，住了个月有余，镇东侠爱惜李源作事信实，李源爱镇东侠英雄之中带着一番儒雅。二人道义相

投，遂向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到如今他们弟兄还是常来常往，交往甚密。思想起来，屈指可算十有余载。李源说道："这就是我二人结拜的情由，但不知童老师父何时与镇东侠结义呢？"童林一听心中暗想，李源倒是真正结义的弟兄。又这么一想，他既是与侯庭结拜，这才总算不是外人，何妨直言，遂向着李源说道："我并非是我那老哥哥侯庭结拜，我是与二侠侯杰认义的弟兄。"李源闻听，遂说道："那么阁下与二侠侯杰在哪里认得义呢？"童林听到此处，不觉的长叹，遂说道："老人家若问，您既提到你我弟兄是连盟，我也不能隐瞒阁下。"李源闻听说道："我倒要请教。"

童林一面端着酒杯，一面将当初在家因事逃亡在外，江西学艺，奉命下山，兴一家武术，误走双雄镇，巧遇雷春，返故乡夜探家宅，二老染病将痊，不敢相见，入京师被困风天雪地，误至贝勒府，巧遇贝勒爷，贝勒容留在府充当更头，才有春令五小侠闹府，地坛会二侠结为昆仲。前后事，细细地与李源说了一遍。李源闻听这才说道："这可不是外人，那末着我可就高攀了。既是连盟的弟兄，这可是算我的盟弟一般。"童林此时将李源的话听错，只打算是李源要收他作为盟弟。童林敢紧站起身，转过桌案，遂言道："兄长不弃嫌童林，小弟情愿拜您为盟兄，我就是您的义弟。"说话间跪倒行礼，李源一听童林的言词，心中也知道他将话听错，又爱惜他直爽，遂着伸手相搀，口中说道："盟弟请起。"童林遂着站起身形，贝勒爷遂着也就站起来啦，口中说道："你们二位常言有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未想到竟成了异姓兄弟，我应当道喜。这杯喜酒，我是一定要吃。"李源笑着说："贝勒爷，这是我们当然的孝敬。"李源回头叫二子李勇李宽，过

来拜见盟叔。与童林见礼已毕，李源遂着叫伙计，添菜上酒，然后大家就坐，李宽李勇在旁斟酒已毕，旁边垂手侍立。李源后又向童林问道："童贤弟我再问一句，今与贝勒爷拜访老哥哥侯庭有什么事吗？"童林听这一问，叹了一声，遂说道："兄长若问，小弟也实在运蹇时乖。"

童林又将贝勒爷的抬举，在府内充当武师教贝勒的武术，八卦山三小下山比武，并有北京待恩大家拜访，贝勒施恩迎接小弟的家眷，成全我骨肉团圆，论起来小弟蒙贝勒爷福荫护庇，颇称自得。不料想事出意外，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夜间，在大内宁寿宫偏殿更衣，失去国家之宝翡翠鸳鸯镯。贼人盗宝留诗，内有小弟的名姓，小弟被拿到案，就把贝勒爷从中运动，方才得脱缧绁。奉旨赏限捕盗，因见单刀拐，疑是二侠手的徒弟所为。贝勒爷画策，下山东，明献单刀拐，暗探侯家庄。贝勒相随，问土寻风，调查土地民情，误走油坊镇，赠银惹事，前后的情由，又细细的说了一遍。李源闻听，连连的摇头，遂说道："据小兄所想，贤弟你是多心，你不晓得侯氏弟兄作事正大光明。再说他手下的徒弟，决不敢妄为。他门户的规矩甚严，教弟子们决不敢背师入都，暗盗国宝。你岂不是多想么，据我说你不如直接着献单刀拐，恳求镇东侠，二次出山，协力相帮，捉拿盗宝之贼，谅此案不愁弹指可破。还有一件，就是贤弟你到巢父林，方才我也与你提过，巢父林盘旋道路，你道路不悉，何能相见呢？"童林听至此处，不由得长叹一声，遂说道："据你老人家所说，小弟此去，不能入巢父林，面见侯氏昆仲，岂不是我身逢绝地，这便如何是好？"李源闻听童林之言，又见他面上带出一种忧愁凄惨的形景，不由得替他难过，倒背着手说道："无妨，贤

弟不弃，小兄时常到巢父林与振远相见，道路我倒是很熟，贤弟不必多虑，我情愿作为响导，不知贤弟意下如何?”童林闻听，遂着起身转过桌案说道：“兄长若能成全小弟，请上受小弟一拜。”说话间跪倒行礼，李源伸手相搀，口中说道：“贤弟礼太多啦。”遂说着大家后复入坐，贝勒爷在旁边看着童林，心中暗想，童林生平太已的粗猛，这个丢国宝的事，也可以对人说得?”没想到他心直口快，倒可以能遇难呈祥，今在此巧遇李源，这个机会实在难得，不费吹灰之力，得见镇东侠，并请镇东侠协力相帮。这个巧机遇，都会叫粗猛人遇见啦么。谚语有云，厚德载福，这就是他素常忠厚，量有此奇遇。

贝勒正然心中暗想，就听李源与童林说道：“童贤弟，你方才说盗宝留诗，你可能还记得么?”童林接着说道：“小弟将此诗誊录，现在腰间，请兄长过目。”童林遂说着由腰中兜肚之间，取出字柬，双手递与李源。李源接过观看，看了看原来是江湖上的冠顶诗，微然含笑，叫道：“童贤弟，你可知道这八句之内的意味?”童林接着说道：“兄长有所不知，小弟自幼失学，不过眼前的认得几个字，我焉能解得开这八句诗呢?”李源将字柬放于桌案之上，用手指着让童林观看，遂说道：“你横念。”童林遂着横着念，却原是小棒锤一颗葱盗，后面这一句是拿问童林便知情。”童林说道：“若看此冠顶诗，还不是一个人盗的国宝，这个小棒锤一颗葱，必是两个人的别号，小弟生平以来并未得罪过这两个名字的人，他因何害我？实在闷死弟了。”李源遂着说道：“贤弟你先把这个柬带起来，你我一到巢父林，与振远兄长见面时一问他，他必然知晓。”童林点头遂着将柬带到腰间。李源遂着又谈了些个闲话儿，听了听外面初鼓之时，知道贝勒与童林沿路的劳乏。遂

着问："爷您的酒，吃的怎么样了？"贝勒笑着说道："酒我是吃得足够了，可以跟着上饭吧。"李源遂叫伙计，往上预备饭菜，大家遂着将饭用毕。跟着伙计将家俱捡下去，擦抹桌面，打手巾漱口献茶。李源这才说道："爷您是一路劳乏。您哪也就早些安歇，我把店中安置安置，明晨咱就起身。爷您想怎么样？"贝勒爷点头说道："很好，就这么办吧。老英雄就多受累吧，我们也不说什么啦。"李源遂叫过伙计说道："回头这屋中用什么物件，你要好好伺候。"伙计答言。李源率子退出。此时贝勒爷因为适方才多吃几杯酒，有点醉熏熏，遂叫道："海川，我是困倦了，咱们是早些安歇，明天还要赶路。"童林点头，遂着叫道："伙计，你回头与我们泡一壶茶，拿一支备用的腊来，将火种备齐，你就歇着去吧。"伙计答应出去，工刻不见甚大，伙计全拿进来，放在桌案之上。童林说道："你去吧。"伙计转身形出去，童林遂将隔扇虚掩，将灯烛移往西里间，将炕上打扫打扫，遂着把褥套带儿解开，把被褥拿出来，将被褥铺好，请贝勒爷到里面安歇。贝勒爷来至西里间，脱鞋上炕，和衣而卧。童林反把单刀拐与自己的双钺两个包袱，放在贝勒爷的脚后，自己这才移灯至外面屋，放在桌案之上，又把几凳儿搁在西里屋门口外。

童林向来是打坐安歇，自己盘膝打坐，坐在凳儿上，向着灯一口气吹灭，连用内工，将才要睡觉，猛然间就听后窗之外，咪咪的两声，就仿佛两个人窜上房去，那位说怎么听的这么真呢？但凡会夜行术的人，纵然他是睡觉，耳音最灵，就仿佛没睡一样，外面有风吹草动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要不然怎么称得起是练工夫的人呢。童林听外面，并非是脚步的声音，而是衣巾带的风，却被童林听见。童林听外面有动

作，就知道不好。复又侧耳细听，由前帘落下一物，声音不大。童林就知道由房上下来人。斜目望门口那里观看，就见隔扇一开，外面有一个人，两双手托着隔扇的横木，他那个意思，是怕隔扇有响声。童林又借外面月色观看，这个人身量在中等身材，细腰扎背，头上青绢帕扎头，撮打麻花扣，身上穿着三串通扣夜行衣，寸排骨头扭，兜挡棍裤，脚下靸鞋袜，脚下打裹腿，紧趁俐落，抄包扎腰，在抄包内斜插着两把匕首尖刀，黄绒绳勒就的十字绊，后勒着一对挎花篮的兵刃。影影绰绰好像小粉蝶韩宝。童林自己心中一动，暗想道，莫非盗宝是他们所为，必然怀恨那次一掌之恨，也未可知。童林心中这么想，书中交代，这一猜，还是真不错。

只因前文表过，童林在贝勒府掌打贺豹陆地金蛟，是童林失手。小粉蝶韩宝将贺豹背起一走，闹海金鳌吴智广，在后面拿着他们三个人的衣服包裹，出离了贝勒府，够奔大街，顺着大街够奔崇文门，走在大街上，不断的有人看，谁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皆因贺豹还顺咀往外流血，路上走道的人，焉有不看之理。他们出了崇文门，往西进打磨厂，够奔自己住的中裕店。将行至店门，正遇上伙计在店门那站着，一看三位客人回来啦，这位姓贺的客人顺嘴流血，不知是怎么回事，遂向前问道："喝，这位客人怎么啦？"这时韩宝听伙计一问，遂着撒慌说道："我们这位兄，走着路犯了吐血的病根啦，你把门开开。"伙计闻听赶紧答道，遂着取钥匙，把东厢房单间的耳房给开开。韩宝遂将贺豹背至屋中，吴智广将包袱衣裳放在炕上，过去帮着韩宝将贺豹放于炕上，用包袱枕头，依着贺豹的后腰，让贺豹盘膝而坐。贺豹被童林打的这掌是真不轻啊，口内是血咳不止。但凡这个被打的人，不

能让他躺着，怕他血往上行。因此韩宝将他用枕头靠住，遂着将自己的包袱打开，拿出一件白绸子的汗褂来，回头这才叫伙计。伙计此时正站在旁边发愣呢，听韩宝呼唤，遂着答应，说道客人什么事。韩宝说你先给我打盆脸水来。伙计答应，出去工刻不见甚大，把脸水打来。韩宝把自己汗褂脱下来，这个汗褂啊，后面血都满啦。韩宝是一脖子血，这都是贺豹顺着咀角流出来的，韩宝先把自己的脸与脖子的血都洗净，遂着将汗褂上的血也洗下去，又拿净水洗了一回。叫伙计搁在院子里亮着，这才又打了一盆洗脸水，与贺豹擦了擦脸，把咀角上的血给他擦净。叫伙计拿大碗弄来漱口水，就手把痰桶带来。又告诉伙计，要一壶白开水，带两个新碗，一双新筷子。伙计出去两三次，才把东西备齐。韩宝遂叫道："伙计，你先出去，回头用着你的时候再叫你。"伙计答言转身出去，韩宝把门关上，吴智广此时已把自己包袱打开，拿出药来。是两种，一种面子药，一种是丸药。丸药叫龙虎夺命丹，面子药叫龙虎夺命散。是练武的都离不开这两种药，应当各人常备。练武的短不了挨打，亦短不了打人。可巧遇上贺豹被打之事，真就用上啦。此时韩宝已经将漱口水痰桶俱都放在贺豹的面前，韩宝端着这碗漱口水，将口内的血全然漱净，吐在痰桶之中。然事将痰桶挪开，这才用壶内的水，将两个碗洗净，将龙虎夺命丹取出一粒，放在碗内，倒上开水，搁到开水壶上一蒸。开水壶里热气，当时把碗内丸药蒸化。皆因这丸药里头有黄蜡，不见热不能用。韩宝又拿筷子把药研了一研，端在贺豹的面前，遂说道："兄弟，你把这丸药吃下去，心中可就不难受啦。贺豹闻言，哼哼着说道："我心内扎的难过，疼痛的难忍。"韩宝说："你把药用下去就好了。"贺

豹知道这个药好，遂把药端过来，放在唇边，咕咚咕咚，将药喝下去。韩宝遂着把碗接过来，放在桌面之上，这才由包袱里面，取出一件蓝绸子汗褂，放在炕沿之上，这才把贺豹穿的这一件汗褂的扭扣解开，将他带血的这一件汗褂，给他脱下来放在炕沿之上。又把这个蓝绸子汗褂与他穿上，不扣扭扣，为的是观看他胸膛的伤痕。韩宝一看，吓了个惊疑不止，只见那胸前中穴之上，一个七掌印子。韩宝心中说，今天要不治，明天就变了紫色，后天就变黑，再由里面一流黄水，再想治可就费了事啦。虽然这一掌打的不轻，但看他吃下药去，怎样的行动。韩宝定睛观看，吴智广在旁边扶着他的肩，工刻不见甚大，就见贺豹周身上下的肉乱颤。这是怎么回事情呢？书中代言，但凡治硬伤的药，都有马前子（马前子是药名。没有马前子，没有那么大的药力。这一种药，人吃了可能治病，若要是圆毛畜生吃下去，当时立死。何为叫圆毛畜生？但凡猫狗骡马要是脊背朝天，四肢挂甲，皆为圆毛）。不但能治硬伤，治寒腿之症往往也下这味药。皆因这味药，专行于四肢。韩宝适才吃的龙虎夺命丹，他才浑身肉颤。韩宝见他连身乱颤，可又害起怕来，他这个伤痕这一块肉，要是不动，那一定是五内受伤，虽有灵丹妙药，也不济于事。韩宝定睛观看，就见贺豹中穴这一块肉，遂着乱颤。韩宝这才放心，准知不能有性命之忧。遂手将净碗拿过来将龙虎夺命散倒在碗内一半，用温水拿筷子调匀，搅得与稀粥相仿。遂着用筷子搅完，与他糊在中穴之上。这是为什么呢？为的是舒筋活血，将他的血散开，不致于有意外之危险。然后用张净纸，贴在他的胸膛上，用带子一扎，然后命吴智广相帮将贺豹搭至在炕上墙角，将腿与他盘好，暂时让他静养。然后

韩宝用壶中的热水，将贺豹汗褂的血迹洗净，凉在外面。叫吴智广收拾屋中，将应用的东西仍然包在包裹之内。遂着韩宝上炕，将贺豹的扭扣扣好。遂着这才开门，叫伙计将水壶痰桶净碗均都拿出去。复入叫伙计泡一壶茶，将茶泡好，伙计遂到屋中，韩宝告诉伙计，叫你再来，伙计转身形出去。韩宝跟着往外看了看，外面无人，复又回头看了看贺豹，一看贺豹，此时已沉沉睡去。贺豹皆因是失血之人，四肢无力，又兼着药力发作，方才倒觉着心里边难受，此时觉乎自已迷迷糊糊，心中不觉着痛苦，因此迷离的睡去。

韩宝此时见贺豹睡着，鼻孔中隐隐的呼声，知道他睡着。复又将门关好，与吴智广对坐在炕沿之上低言耳语。遂叫道："兄长，你看见了没有？"吴智广言道："看见什么？"韩宝道："你我弟兄三人，下山之时，实指望二次与童林对掌，战胜童林为保全八卦山的体面。若要败在童林掌下，你我弟兄暗回八卦山，没想到贺贤弟被童林打得这般伤重。你我二人毫发未伤，又兼着你我弟兄三人，暗自下山，背却山令。若要如上回山，山令森严，又兼着兄弟被打，若要回到山上，师伯按山令岂肯宽恕，你我弟兄必有掉头之祸，这便如何是好。"吴智广闻听，也就倒吸了一口凉气，遂说道："依兄弟你的主意，应当怎样？"韩宝说："你先别忙，容我想想。"韩宝遂仰面寻思，思想良久，猛然说道："有了，我倒有个主意。"吴智广说："什么主意呢？"韩宝道："你我与童林两次一掌之仇，岂能不报，若要与他动手，你我又战他不过。现在咱们回山，山令又不能容，咱们就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莫如你我与童林下一毒手，常言有句话，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你想好不好？"吴智广遂说道："你这个话我越听越糊涂，别与

我绕弯，你就简直地说，是怎个主意，我倒痛快，咱们好不好?”韩宝说：“你要问哪，我主意已定。贺贤弟顶到七日他的伤痕就不要紧了，你我也不必与他商议，叫店里头给赁上一乘驼轿，再雇上两个长随，多带盘费，先让他回山。就是山令森严，贺贤弟身带重伤，我想师伯也不致于按山令将他斩首。再说我五师伯贺建章，与他父子之情，也不能要了他的命，必当将他收入在山。贺贤弟可回的去，你我弟兄二人，可不能回山。一来你我比他年纪大，再者你我身上又没有伤痕。若要回去，大师伯绝不能饶，必当按令斩首。倒不如，咱们拼着这两条性命，与童林作对。怎么个作对之法泥?就是暗算于他。你我容贺贤弟走后，我暗写一个字柬，咱们是皇城外探道，将道探好，夜入宫关，凭我全身的武艺，皇宫内院，宝物最多，不论什么宝贝，咱们盗出一件，将童林的名姓写于字柬之上，来个盗宝留据。咱们惹不起童林，皇上可惹得起他，将他拿问到官，不是他也是他，他必得招认。那就叫假手借剑杀人之法。可有一样儿，咱们气可就平啦，你我侠义的规矩，可不能违背国法王章，国宝也得还朝。那时心愿已了，捧国宝自行投首到案，可难免身受国法。可是这么样儿，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啦，再过三十来年，还是这么大的。”韩宝又道：“吴智广，就怕兄长你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你敢这样作吗?”吴智广听到此处，双眉倒竖，二目圆翻，用右手拍胸膛，竖起大指，遂说道：“韩贤弟：“你要敢作，我就敢为，情愿以性命换童林项上的首级。”韩宝听至此，遂说道：“你可要拿定了主意，咱们就是这样，绝无更改。”二人主意已定，韩宝又嘱咐吴智广，叫他可要谨言，事要秘密。二人商量好了，作为没有这件事似的。

等到晚间，贺豹醒了，韩宝叫伙计与他熬点粳米的稀粥，又预备一个馒首。贺豹吃下去，倒不觉着难受。就这样的将养，用药扶养，一连七日。韩宝预先早就与店里柜上商议好了，将驼轿人役雇妥，定于次日起身。等到当日的晚间，夜静更深，韩宝低声与贺豹说明送他归山，我二人暂不能回去，还有旁的事未作。贤弟你只管回山，又兼着你身带重伤，到山中绝无有危险。我二人在外面少作勾留，咱们是日后再见。贺豹闻听韩宝的一片言词，有心不归山，又不知他二人是何用意，只得点头应允。于是三人商议已定，直至次日天尚未明，驼轿人役早就伺候多时。韩宝吴智广扶持贺豹上了驼轿，又与他多带路费，好让他沿路作盘费。贺豹虽然是恋恋不舍，事已到此，也就无可如何，任凭他二人办理。及至贺豹起程之后，韩宝与吴智广商议晚间探道。赶到用完了晚饭，二人换好衣裳，此时将到酉刻，太阳尚且未落。二人叫伙计把门给锁好了，说我们到外面去找个朋友。伙计闻听，点头应允，容他二人去后，将门锁好。

单表的是韩宝吴智广，由店门出来，到打磨厂西口，顺着正阳桥，进前门，绕走棋盘街东，顺着皇城墙，够奔东华门。进了外东华门，过桥顺着大街，够奔内东华门（内东华门就是紫禁城）。赶来到内东华门相近，举目观看，紫禁城的城墙高耸，内东华门修盖的真是金壁辉煌，金钉珠户，螭头兽面。在东华门的前面，有一朱红的栅栏，栅栏内外轿马拥挤，来往不断行人，该差之人忙个不了。韩宝观看，心中纳闷，既是早朝，晚间门上因何这样忙乱？其中必然有事。遂与吴智广相议，让他在街道铺面内等候，我去打听打听，你我回头再商议。吴智广点头应允，遂说道："我在坐北这个点心铺门

首等候，你可快来。”韩宝点头应着，够奔朱红的栅栏而来。来至栅栏前面，一个该差的头戴红帽，身穿缺衿袍，腰扎凉带，脚下青布靴，年纪在五十上下。看那个样儿，是久惯在门上当差的。韩宝向前抱拳，说道：“这位老爷，我与您打听打听，今天门上怎么这么些个轿马，大内里头，莫非有什么事么（大内就是皇宫内院）？”这位该差的上下看了看韩宝，遂说道：“今天晚膳后，圣上下旨，明晨五鼓圣上驾幸热河避暑。”韩宝说：“你别往下说啦，我们听人讲究圣上为真龙天子，不入热河，在若一入热河，岂有性命？”那位当差的说：“您那是不知道，由打咸丰年往后，那是百姓造出那么一句讹传。到如今承德地面有康熙圣上的老太后的避暑山庄。到后来康熙圣上才于京西修盖畅春园，后改为圆明园，赶到慈禧重修，到如今改为颐和园。到了康熙年间，康熙避暑，仍然是热河承德。故此明晨起銮，驾幸热河避暑，所以京师各王大臣，六部九卿，汉詹科道，大小衙门，俱都预备到差。因此门上轿马拥挤。”韩宝闻听，不觉的吸了一口凉气，心中说圣上果然起銮，驾幸热河，不定几时回来。行事就在今夜晚间，天何不假其便。心中虽然想着，口中说道：“劳您的驾，借光了。”这位该差的答言：“不劳驾。”遂说着向那边门上去了。韩宝将事情打听明白，遂转身寻找吴智广，就是他站立在点心铺的门首。韩宝向他一打手势，吴智广向着韩宝一点头，二人一同遂向正东而来。二人一面走着，找了一个避静的所在，二人止住了脚步。吴智广观看四外无人，遂向韩宝低言问道：“贤弟打听的怎么样？”韩宝看了看四外无人，遂低言耳语，向着吴智广，就把打听的情由，与吴智广细说了一遍。吴智广遂将此事听明，就向韩宝低声说道：“那末有此事怎么办呢？”

韩宝说："不要紧，咱们趁着东华门忙乱，咱们暗含着把道路看好，行事就在今夜晚间。"吴智广点头应允。二人复又来到东华门，看了看出入的道路，将道探好，二人复又顺着旧路出离了外东华门，顺着皇城墙，够奔前门，出前门来到打磨厂店的门首，就见伙计在门口那儿站着闲谈。韩宝临至近前，叫了声："伙计，劳驾把门给我们开开。"伙计一看，遂说道："二位客人回来啦。"说着头前引路，来到东厢房的单间门首，遂手由身边取出钥匙，把门开开。二人来到屋中，叫伙计打点脸水，二人擦了擦脸，又泡了壶茶，喝了两碗，才叫伙计预备饭。顶到二人用完了晚饭，遂把伙计叫过来，说道："我们今天出去找朋友有点乏了，待会儿我们要早点歇着睡觉，要是不叫你，你就不必过来，可千万别惊动我们。"伙计笑着说道："二位客人既是劳乏，您只管歇着，没有人惊动。"韩宝闻听，说道："就是吧。"

韩宝见伙计去后，遂着将门关好，叫吴智广听着点外面。这才把自己的包袱拿过来打开，由里面取出如意笔墨盒子，把纸张备好，遂手将墨盒打开，蘸着墨稍微思索了思索，就将这字柬写成八句（前文已经表过）。遂带于腰间，将墨笔收拾完毕，跟吴智广相商明白，二人打坐闭目养神。稍为一迷离，耳际听大街之上更鼓齐敲，天交二鼓。韩宝睁睛一看，屋中是黑洞洞，遂伸手将火种寻着，遂着下了炕，拿过火石管箩，将火种打着，将灯点上。这才来至炕前，用手一推吴智广，低声说道："天不早啦，你我收拾，好进宫盗宝。"吴智广正在沉睡之际，猛然惊醒。韩宝低言又说了一遍，吴智广遂点头下炕，将灯移在前槽窗户下。这为的是什么呢？怕是换夜行衣时候，外面看窗户上的人影，多有不便，这是绿林道的规

矩。韩宝见他移灯，遂将自己包里拿过来打开，又将自己周身的衣裳脱去，先把发辫盘于头顶，遂用绢帕罩头，拧了一个麻花扣。这才伸手将洒串通扣夜行衣拿过来穿好，俱都是寸排骨扣钮，换好了兜裆棍裤，脚下是软帮软底的青鞋，打好了裹腿，将青抄包扎腰。然后用绒绳将对胯花蓝的兵刃背好，抬了抬臂膀，不崩不掉。然后将是百宝囊扎于腰间，里面是撬户拨门的小家伙，一概不短，全然带好。又将字柬，带在百宝囊内。此时再看吴智广已然扎缚停当，背后插着柳叶雁翎刀，将镖囊勒好。韩宝想了想，并没有什么可带的啦，遂向着吴智广一打手势，遂着将灯熄灭，轻轻的将房门开放，隔着斑竹帘往外面一看，院中静落落，鸦雀无声。韩宝用手一指吴智广，其实他也看见外面无人啦，他一个箭步窜在院子当中。韩宝见他出去，遂将屋门倒带，将帘儿轻轻的放下，他也跳在院内当中。韩宝一拧身，窜上房屋。吴智广后面相随，也就上了房啦。

这两个人施展飞檐走壁之能，窜房跃脊，够奔护城濠而来。工刻不见甚大，由房上跳下，来至护城濠边。韩宝看了看大约着有三丈多宽，遂脚下碾动，施展燕子三抄 水的工夫，往前一纵，约有一丈多，用右脚一登左脚的脚面，二股劲一拧腰，窜过护城濠。吴智广也跟着纵过来啦。二人够奔城墙，来在墙下。寻找垛口的犄角，面向外一站，两只手扶着两边的砖棱，两脚蹈着砖棱，就听哧哧哧的声音，工夫不大，已然扒到女儿墙的垛口之下，一翻身，手把墙头，将身上跃，跳至城墙之上（寻常小孩子陶气，扒城玩耍，俱是面向城墙，脚登着砖棱，一层一层的往上扒。但凡绿林盗扒城，没有面向里 ，俱都是面向外，若要是面向里，扒到高处，一回头眼晕，

准掉下来摔着。作什么都有什么规矩)。再说吴智广,也随着越过女儿墙垛口,顺着城墙寻找中心的马道。韩宝吴智广二人由中心马道下来,跃过马道的栅栏,顺着城墙小垛口,穿着交民巷边,奔皇城墙的城根。二人跃过皇墙,穿着皇城里面的小巷,够奔内东华门而来。来到内东华门,此时天已二鼓,正在人声寂静之时。夜静更阑之际,二人施展飞行之法,进了北边开着的栅栏门,够奔内东华门外面北边的火仓夹道。此时所有该差之人在火仓之内,也有睡觉的,也有走筹的。他二人躲着寻更走筹之人,来到紫禁城的城根之下。韩宝此时将心一横,心中暗想既要进大内盗宝,就得把那生死二字置之度外。遂点头叫吴智广,吴智广走至在韩宝的切近,韩宝低言说道:"此次进皇宫内院,不比寻常窃取,你可休要猛撞,你可要老跟随我的身后,不可大意。"吴智广点头,低声说道:"就是。"取出飞爪百练锁,向着紫禁城城墙一扔,这个鸡爪正抓住城墙上的垛口,用手揪了揪绒绳,上面鸡爪抓了个结实。遂手揪着绒绳,一把倒一把,用脚登着城墙,拔绳而上。临至到城上面,手扶着垛口,往里面先看了一看,上面无人寻更,遂一翻身跳至城墙之上。复又将绒绳放下,吴智广遂着也就拔绳而上。二人站至城墙之上,韩宝将飞抓百练锁摘下,围在腰间。又将腰间的画石,取出来在城墙上面画好了白道的暗记。这才站至城墙东张西望,幸而所好,没有寻更走筹之人。耳际之中就听皇城外更鼓齐敲,天交三鼓。用目往皇宫大内观看,又兼着月色微明,满天的浮云,就见皇宫之内,宫殿挨着宫殿,竟看不出里面的院落。韩宝心中暗含着为难,奈因宫围之内,门户丛多,可向何处盗宝。看起来我自己想出这么个法子,盗宝暗害童林,没想到,今至紫禁

城墙上到叫我进退两难。想至此处，不觉得心中乱跳，不由得双眉紧皱。吴智广在旁边看他为难，遂向前低言说道："韩宝弟，我看你站在此处为难，莫非你看皇宫内院，宫殿甚多，难以下手。你我弟兄既来至此处，又把生死置之九霄云外，莫若你我到里面看看，若要得手，你我便盗。若不能下手，你我再寻旧路而回，又没有人知晓，也不要紧哪，你何必为难呢？"韩宝闻听吴智广一片言词，说得有理，自已点了点头，复又够奔里面的城墙。观看下面无人，遂着往下一纵脚将要落地，将腰一提，使了一个鲤鱼单别子跳，脚落实地。遂仰面向着城墙上一打手势，吴智广由上面一纵身，也跳将下来，将要落地，韩宝一抢步，用自己肩头一抗吴智广，吴智广遂着一个剪步，将脚站稳。二人用画石，在墙上画了上暗记，这才越进宫墙，遂走遂留暗记，他二人施展窜房越脊之术，飞檐走壁之法，若论韩宝窃取偷盗，总算数一数二。一到皇宫之内，头一样儿，宫殿上俱是琉璃瓦，脚底下透着滑，不比寻常窃取，第二一样，门户太多，还要留下暗记，好预备着回来的时候，不能迷路，再说又是违背国法，此时韩宝虽有二十成的工夫，也就回去一半。自己硬着胆子，暗进皇宫，走了好几所殿座，并没有下手的所在。也是该当一人成事，韩宝就见一所宫殿，里面的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书中代言，这座宫殿，乃是宁寿宫偏殿更衣殿，预备康熙圣上明晨起銮，故此有灯火之光，韩宝在房上看见这边有灯光闪烁，于是直奔灯光而来，韩吴二人上了东配殿，扶着房脊，往下面观看，就见当中那座正殿，一概俱是朱红的隔扇，当中门口挂着虾米须的堂帘，前边的抱柱，俱嵌着金龙抱柱，真可称得起雕梁画栋，金碧交辉。殿中隐约看不甚真，

唯有西配殿，灯光明亮，此时并没有该差的内监。书中代言，管更衣殿的首领，到乾清宫回禀总管与都领事，圣上冠袍带履俱都齐备，又兼着宫内的太监此时得着这个工夫够奔自己的住房休息去了。待会把三更一过，都要预备圣驾差使，就得忙候圣驾起銮，由此没有该差的串宫太监。韩宝他二人来的这个时候，实逢恰巧，适遇其时。韩宝往里看得明白，这才在东配殿，低言耳语，命吴智广巡风，自己下手盗宝。吴智广点头，扶着东配的房脊，四外观看小心巡风。韩宝此时越过房脊，直至前坡房檐之上，往下看了看并没有动作，遂着往下一探身，两双手抓住房椽子头，使了一上珍珠倒卷帘，身子遂着往下一翻，就悬于房檐之下。往下看了看，遂着往下一跳，就势往地下一趴，施展蛇行纵法，够奔西配殿而来。来至在西配殿九层台阶之下，趴扶就地，举目往里面观看。殿内迎着正面八扇围屏，围屏前面放着当今的宝座，宝座之前，放定桌案。韩宝此时看不真切，只得顺着台阶爬至在帘笼之下，用手将斑竹帘底下轻轻的揭起，跟着一翻身，来了个仰面朝天先把脑袋伸进来，仰着脸往里面观看。殿内在墙角的上面，挂着一人来高的大斗方御笔亲书的福寿字。墙上挂定元明名笔的字画。在墙下四围摆定桌几，桌几的上面，北面是汉玉八仙人一堂，南面摆的是古铜玩器，俎豆鼎鼐之类，各色的珍玩。往地下观看，一概都是二尺八的金砖铺地。靠着围屏左右，一边一盏大戳灯，上面纱罩画的四季的花卉，底下是紫檀木作成雕刻的五龙抱柱，带构云的花样，真是雕刻的玲珑体贴。在戳灯之下一边一个小太监，坐在地下正自打盹，似睡不睡的睡觉。书中暗表，两个小太监都是十八九岁，年幼贪睡。韩宝此时正得机会可入，韩宝望迎面桌案上观看，

上面供奉圣上的冠袍带履，在前面有一个软囊不大，黄云缎子作成。韩宝就知里面是贵重的之物，他看在眼内，记在心中。遂着两肩头找地，两双手扶着底下的帘子板，还不叫帘子稍动，遂着一缩腰由门坎缩将进来。两手将帘放下，使了个鲤鱼翻身，趴扶在地，遂着往前爬。爬至在桌案之前，先由兜取出字柬，轻轻的一扬膀臂，将字柬放在桌案之上。随手将软囊取下，带在兜囊之中。此时韩宝心中是乱跳不止。韩宝此时强着胆量，慢慢的往回退着爬。爬至门坎之前，仍是一翻身，仰面朝天。仍然用两双手轻轻的揭起帘子板，先把脑袋露出来，往院中观看，幸好院中无人。遂着将腰一躬，两条腿一抽，就蹲在帘儿外。轻轻将帘板放下，回身仰面，往东配殿上面观看吴智广。此时吴智广，皆因为韩宝到西配殿盗宝，他在房上暗中观看，替韩宝提心吊胆，甚是着急，又恐怕来人，将韩宝堵在屋中，只急得火星乱爆，恨不能韩宝早些由殿内出来，他方才放心。好容易见韩宝形若猿猴，由帘内滚将出来，这一喜可非同小可。就见韩宝向着自己身后一摆手，吴智广明白这个意思，是让他退在房脊之后。吴智广向着韩宝一点头，遂将身蹲在房脊的后面。此时韩宝看见吴智广退下去，他施展了矮走的工夫，够奔东配殿南房山，来在房山下。遂着一垫步，将腰一躬，窜上东配殿，随坡越脊，与吴智广会在一处，仍顺旧路，寻找那画石画的暗 记。走一处，将暗记擦去一处。工刻不见甚大，出离内苑，来到紫禁城里边的城墙。韩宝站在墙下，四处了望，并无人迹，遂由腰间取出飞爪百练锁，往上一抖，抓住城墙，揪着绒绳，两脚找砖棱，拨绳而上。复又将绒绳放下来，吴智广也拨绳而上。幸而好，城上无人，韩宝启下飞爪百练锁围锁腰间。此

时东华门尚没有动作，听了听正交一鼓。其实再等一会的工夫，门上可就乱啦，都要预备到差。他二人正赶上门上无人，也是时逢恰巧，他二人由打紫禁城上跳下来，暗暗的由火仓前面，绕过来出离了栅栏门，直奔大街的小巷。此时街道上人声寂静，两个人由小巷窜上民房，直够奔外皇城城墙，来在墙下，越墙而出。顺着皇墙的外皮，够奔前门的城墙，来到城墙，寻找中心堂的马道，越过栅栏，顺着马道上城，来到城墙之上，够奔外面女儿墙垛口。扶定垛口往下观看，只见护城濠水势茫茫，又兼着银色的明月，一阵阵的凉风，城内外更鼓，送入耳际。此时韩宝心中才放安定，二人遂跳下城墙，越过护城濠窜上民房直奔打磨厂中裕店而来。

二人上了店房往下观看，并无人迹，惟有店客正在睡乡。二人由房下跳下来，来在东单间的耳房，遂着轻启帘笼，慢开房门，二人进到屋内，仍然把房门虚掩。吴智广低言问道："韩贤弟得着什么没有?"韩宝低声说道："你先别忙，咱二人先把便衣换好，掌上灯烛，我再慢慢的告诉于你。"吴智广只得应声。他二人遂将夜行衣完全脱去，将白昼的便衣完全换好。韩宝遂将火摺子晃着，将灯烛点好。这才将夜行衣收拾齐备，包在包袱之内。此时韩宝仍然是心头乱跳，稍微定了一定神，看看吴智广，他倒毫不在意。韩宝叹了一口气，站起身形，又把门开了一个门缝，往外面观着，外面无人，仍然将门关好。这才低声与吴智广说道："我二人舍死忘生，夜入皇宫，神灵默佑，幸好盗取国家的御物，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可别忙，我取出来，咱二人观看。"说话间韩宝由兜囊之中，取出黄云缎的软囊，上面四围的钮扣，黄云缎作成。先自不看，放於桌案之上，二人跪倒行礼（那位说怎么

贼人偷东西，怎么还行礼呢？前文表过，他二人原为与童林二次一掌仇所迫，实不得已，盗国家御物，并非是寻常偷盗之贼）。二人礼毕，韩宝轻轻的将软囊的钮扣解开，揭起来观看，里面有一绵子垫。把绵子垫撤去，里面还有一层绵子，绵子底下还有一块黄绫子。把绫子揭开，往里面细看，原来是一双翡翠鸳鸯镯。底下还有一层绵子垫，里面还有一双。一共是一对。韩宝轻轻由软囊取出来，借灯光细看，有茶碗口大小，由当中分中，一半是红，一半是绿。红的真是红血相仿，绿的真正豆绿如同菠菜叶相似。俱都是玻璃地，上面雕成五龙交钮，鳞甲玲珑。借灯光观看，莹光彻目，照得灯光都变色，真乃是希世珍品，无价之宝。韩宝赶紧收入软囊，将钮扣扣好。吴智广低言说道："韩贤弟，我在外面观看。替你着急，也是提心吊胆，你怎样将此物得到手中？"韩宝就把盗宝的手续细细的说了一遍。吴智广言道："此为贵重之物，你交与我携带就是了。"韩宝摆手说道："你这个人太粗，倘若磕碰，如何是好，还是我带着的是。"遂说着就将鸳鸯镯带在兜囊，又说道："咱们也得歇歇啦，再者点着灯深更半夜，怕是店里边见疑。吴智广听罢点头。二人遂将灯熄灭，韩宝与吴智广二人上炕和衣而卧。韩宝低言说道："今天将玉镯得到手内，明晨你我前往童林住宅暗探，就知童林官司如何，是否就捕，然后咱们再为打算。"

二人商议已定，又兼着一夜的劳乏，於是沉沉睡去。将才一迷离之间，耳际之中就听伙计在院子里呐喊，开店门啦。韩宝闻听，睁睛观看，天已经亮啦。韩宝将吴智广唤醒，吴智广坐起来，用手揉眼。韩宝低言说道："别睡啦，天已然大亮。"吴智广这才由炕上下地，韩宝站在屋子里咳嗽，就听伙

计外面问道："客人起来啦没有？"韩宝随着开门，伙计跟着进来，扫地，打脸水，泡茶。韩宝吴智广净完了面，每人喝了两碗茶，韩宝与吴智广整理衣服。韩宝遂叫伙计道："我们哥俩今天有点事，你把门给锁上。"伙计答言说道您请吧。韩宝弟兄二人并不拿包囊，看着伙计把门锁上，哥俩才出离店门，往东来到大街，进崇文门，一直够奔北城根富贵巷而来。二人将来到富贵巷的巷口，就见有两个人陪着童林，要出巷口。韩宝与吴智广急忙躲避，韩宝在暗中细看，原来童林项带铁练，看着就仿佛手拉手一般，其实这个名儿叫打桶子。韩宝明知这两个是班头，把童林办下去啦。不由得心中暗喜，遂向着吴智广一递眼色，吴智广点头，只得二人在后面跟随，眼看把童林交在协尉官厅。他二人不敢多看，只得顺旧路出崇文门，回归店房，来至在中裕店，叫伙计把门开开。又叫伙计把茶换一换，工刻不见甚大，伙计将茶泡好，送到屋中。韩宝遂说道："伙计，今天哪里的戏好？我二人要听听戏。"伙计笑嘻嘻的说道："您要问，今天是广庆茶园戏是真好，听说是全本的沙陀国，文武带打，俱是名角。"韩宝说："待会你再锁门，听我的招呼，我们先喝两碗茶再说。"伙计点头出去。吴智广低言说道："韩贤弟，你怎么倒高兴起来啦？"韩宝低言耳语向吴智广说道："大哥，我怎么会不高兴，眼见着童林这一到案，要想逃出法网，势比登天还难。他若一授首，你我不大快人心吗。咱们是随时行乐，只要是他把脑袋掉了，咱们哥俩还得到案，再想听戏可就不行啦。这就叫高高山上的一汪水，乐了一会是一会，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吴智广一听，韩宝说得对，倒把高兴提起来啦。於是二人喝完了茶，叫伙计锁门，听戏去了。整整听了一天的戏，晚间回店，这才韩

宝与吴智广商议明天早晨到刑部，打听童林的官司如何，再作打算。头天晚晌二人计议已定，这才安歇睡觉。

到次日天明，二人起来梳洗已毕，二人把衣服换好。韩宝是白绸子裤褂，宝蓝绸子大褂，缎子皂鞋白袜。吴智广是青绸子大褂，蓝绸子的裤褂，皂鞋白袜。二人俱不拿包裹，叫伙计把房门锁好，叫伙计照应门户。二人这才由店中起身，顺着打磨厂往西，进前门走棋盘街西面，够奔刑部街。工刻不大，来到刑部的门首切近。韩宝叫吴智广在远远的等候，自已够奔刑部的角门，就见角门门首外，放着几条板凳，在板凳上坐着十几个该差的头们，高谈阔论。韩宝向前抱掌道辛苦，遂着有一位该班的头，站起来向韩宝说道："什么事？"韩宝笑嘻嘻的抱掌说道："头贵姓？"这位头回答："我姓贺，名叫贺成。"韩宝说道："贺头，请您这边有两句话。"韩宝将话说完，贺成遂着点头道："可以行。"韩宝转身往北，贺头相随来至在刑部的北面大墙之下，韩宝看了看四外无人，遂站住脚步，说道："贺头我与您打听件事。"说着话韩宝遂由兜囊之中取出一块银两约有二两多重，笑嘻嘻的说道："买包茶叶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贺头看见银子遂笑嘻嘻的说道："有什么事只管说，何必还赏银子呢。"口内这么说，可把银子都接过来啦。韩宝道："没有别的事呀，我有一个朋友，遭点官司不知这堂上怎么样，我与您打听打听，我就放了心啦。"贺头闻听，遂说道："不要紧，早堂已经过完啦，这不知道打听什么案件，你这朋友姓什名谁？"韩宝接着说道："我这个朋友姓童名林字海川，在安定门富贵巷住，案情儿重点，我不放心。"贺头闻听，微然含笑，遂答道："您打听是童教师的那个案件，您请放心吧，官司反过来啦。"韩宝一听，暗暗

的吃惊。遂假作欢喜的模样，遂说道："啊，那么着官司见吉庆。"贺头儿遂着说道："吉庆不吉庆我们倒不知，今天过早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案情太重。没想到把童林提出来，原来圣上宽恩，赏限百日，奉旨带罪捕盗，当堂释放，一堂就下来啦。大概听说是贝勒府的运动，别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啦。"韩宝闻听，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暗含着打了个寒噤。遂笑着说道："劳驾，我也没有别的事，改日再见吧。"遂将话说完，抱拳拱手。贺头也就一抱拳回衙门去了。韩宝遂着往南来，向着吴智广一使眼色，二人遂着往南绕走棋盘街出前门，往东够奔打磨厂而来。工刻不大，来至中裕店门首，进店叫伙计，把东单间的屋门给我们开开。伙计一看，二位客人回来啦，遂着拿钥匙把房门开开。韩宝吴智广二人来到屋中，遂着叫伙计倒茶，工刻不见甚大，将茶泡好，放在桌案之上。韩宝向伙计说道："没别的事，叫你再来。"伙计转身形出去。韩宝看了看外面无人，这才低言与吴智广遂把打听童林官司之事，细细的向吴智广说了一遍。吴智广闻听双眉紧皱，遂向韩宝低言说道："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办呢？"韩宝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实指望下此毒手，欲取童林项上首级。不料想，童林手眼通天，又有贝勒的照应，没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到如今童林既然奉旨捕盗，京师之地，咱们是万不能立足，必然是庵观寺院，大小店房，必要严缉密访，如何在此能久居？不若远走高飞，早离是非之场。你想此事如何？"吴智广闻言，也就未免的长叹，遂向韩宝说道："你我欲往何方躲避呢？"韩宝长叹了一声？遂低声说道："你我欲想回山，势比登天还难。"遂把大指竖起，复又道："不若你我上他那里，逃灾避祸，你想如何？"吴智广

看韩宝竖起大指，并不明白韩宝的意思，遂着问道："韩贤弟你莫若与我实说，这打哑谜，我实在是不懂。"韩宝闻听遂着低声说道："你真糊途，实告诉你说，我写字柬之时，我就无意回八卦山，要不然我怎么会写一句棒打三江任纵横呢，我就惦记着事不成之时，你我够奔杨州钞关飞龙观，投奔你我的大盟兄紫面分水龙乔玄龄那里避祸。未想到闲时置下忙时用，不料想，今日果然就用着了。若不然，天地虽宽没有你我弟兄托足之处，兄长您的意下如何？"吴智广闻听，遂说道："贤弟你计已成熟，为兄也没有别的主意，既然是要走，就将店饭账算清，明早就起身，也免得在京中危险。竟等童林百日限满，他领罪之后，你我就按着以前所定的计划，也就没有的说词啦。"韩宝闻听点头。二人计议已定，遂到晚间把伙计叫过来，将店饭账算清。

这两个人由次日清晨起来，出东便门，顺着大道就走下来了。在路途之上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正在往前走，天气正在已时未到，吴智广觉着腹中饮饿，遂着用手一指正东向韩宝说道："我可是饿啦，莫若就在前边这个镇店打尖，你想怎么样？"韩宝闻听，顺手往东观看，就见正东上黑暗暗一村庄。韩宝笑着说道："我就知道你饿啦，其实我也饿啦，莫若你我就赶站打尖。"弟兄二人说着话，无心观看路旁村景，不大的工夫就来到镇店的西镇口。进口观看，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买卖住户。看镇店的样式，好像今日的集场，两旁边设摆着俱是庄稼的农器。弟兄二人往东走着就听有人喊："客官打尖吗，店里头干净，吃什么都现成，二位别往下走，再往下走赶不上镇店啦。这是清河油坊镇，大镇店，吃什么都便宜，里边请吧。"韩宝闻听举目抬头

一看，坐南向北一座大店，两边的墙上写着黑字。上写着“仕宦行台，安寓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大门带门洞，上面有一块黑匾金字，上面写的是英雄把式店。上面还有两个小字，李记。韩宝一看，店内很干净。遂向伙计说道：“里面有闲着的房子吗？”伙计笑着说道：“里面闲着的房很多，二位请进来看看。”韩宝点头，伙计往里面让，弟兄二人跟着伙计进店。伙计用手一指南为上的三间，向韩宝说道：“二位客人请看这三间怎么样？”韩宝看着摇头，遂向伙计说道：“我们二人好清静，越清静越好。”伙计说道：“要不然，你们二位跟我来，这三间后头还有一层三间，别提够多么干静啦。”韩宝复又说道：“那么着我们跟到后头看看。”韩宝说着顺着西边夹道，走到后面，韩宝一看，果然是三间南房，靠着东面一段花瓦的墙，有一个月亮门，这个月亮门，紧挨着东房山的夹道，大概东院里还有房。韩宝遂向伙计说道：“这东院还有房吗？”伙计笑着说：“这东面房倒是有，是我们老东家住的院子。就这三间，您看怎么样？”韩宝说：“那末着，就是这三间吧。”伙计闻听，遂着启帘笼往屋里让。韩宝二人随着进屋观看，原来是两明一暗，屋中桌椅倒很齐整。二人遂将包裹拿到东里屋放在炕上，复又来到外间，二人落坐。伙计跟着打脸水，韩宝见门上挂着个掸子，随手拿下来，二人掸尘垢，随将掸子挂在门上。此时伙计已将脸水打进来，二人净完了面。伙计早就把茶泡来啦，二人斟上吃了会茶。伙计在旁边站立伺候，韩宝看着店里伙计倒是很精神，遂问伙计贵姓。伙计陪笑说道：“不敢担这个贵字，我姓王排行在三。未领教二位爷台，贵姓高名，府上什么地方？”韩宝遂言道：“我们是四川人，我姓韩，他姓吴，我们来到这，也许打尖，

也许住下，我们方才进店的时候，看见你们店门上那块匾，透着新鲜，谁给起那么个店名儿，英雄把式店？”伙计闻言，笑着答道：“客官您哪，要问这块匾，您哪不知道，差不离住店的，都要问问这块匾。您老不知道呢，只因我们东家掌柜的姓李叫李源，武术最好，他老人家有个外号叫铁掌李展翅金雕，在江湖上很有名姓，差不离远近都知道，因此亲友们给挂了这块匾，叫英雄把式店。其实我们东家倒不愿意，皆因他好交朋友，匾已经挂上啦，怎么能说再摘呢。”韩宝听完，点了点头。伙计遂着又问道：“二位爷台您哪用什么饭？用什么酒？小子我好与您去预备菜。”韩宝说道：“你们随便给来两壶酒，配四样菜，吃完了天早我们还要赶路。”伙计说道：“饭呢？”韩宝说：“那倒不忙，我还有件事问问你，你们这个地方，要奔南徐州，由哪条道走着近？”伙计说道：“您这倒问着了。再走一站要问哪，那可就绕了远啦。要打算下江南，实不相瞒，我们这属直隶管与山东连界。你从我们这起身，奔沂州府，那一条道，过运河直奔南徐州。”韩宝闻听，心中暗说，这条道倒走对啦。遂着向伙计说道：“你预备酒菜去吧。”伙计闻听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又带进一个伙计来，手内端着一个盘，王三遂将坐位按好，擦抹桌案，由托盘内取出杯箸筷碟放好，又告诉那个伙计赶紧催菜带酒。伙计转身形出去，等了不大的工夫，一启帘笼，将托盘端进来。里面是热气腾腾，四碟菜，一壶酒，俱都放在桌案。韩宝向伙计说道：“回头叫你再来，倒不便伺候我们，你忙你的去，我们慢慢吃酒。”伙计闻听，笑着说道：“那末着显着不对的。”遂说着转身出去。韩宝见两个伙计走后，站起来先与吴智广斟了一杯，自己把酒满上，二人对饮。韩宝一连喝了两三杯，站

起身形，往外看了看没人，复又落坐，低言向吴智广说道："方才你听伙计说了没有，说咱们由此上扬州，还是把道路走的不错。你我到了徐州，咱可就放了心啦。"吴智广叹了一口气，遂着说道："看起来什么事，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韩宝闻听，低头不语。

就在这么一个工夫，听外面脚步声音。韩宝向着吴智广，一摆手，一递眼色，遂往外观看，就见帘板一启，王三由打外面进来，笑嘻嘻的说道："二位客人，你不看热闹去吗？"韩宝说道："有什么热闹？"伙计遂着说道："刚才我不是跟您提吗，我们老东家是把式匠，今天有二位练武术的，来访我们东家来啦。呆一会见，在前头院里比武，伙计们都在头里那等着看呢，看热闹的还真不少。你们二位不看看去吗？我还告诉您哪，要是看了我们老东家的拳脚，别的练武术的看不看都可。听说来的这二位，能耐可都不小，如要动上手，才好看呢。您一看就知道我们老东家手底下够多快呢。"韩宝听着伙计说的倒有个意思，遂着问道王三："来的这二位练武术的，是那里来的？"王三说了一声："喝，您要问哪，方才我听他们前面那里讲究，一位是北京的，一位是霸州的。"韩宝一听就是一愣，遂着道："这二位都姓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伙计说道："我怎么不知道呢，听他们方才说，一位姓胤，一位姓童。"韩宝听着，暗吃一惊。吴智广在旁边听着也是一愣。韩宝复又问道："这二位跟你们老东家原先就有交情？可是特来拜访呢？"伙计闻听摆着手说道："这二位并不是与我们东家有交情，方才这二位，皆因在把式场子多管闲事，走到我们店里打尖。"韩宝听伙计所言，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遂向伙计说道："王三，看你这个人很伶俐，怎么说话糊里糊涂呢，

到了儿是怎么回事呢?”王三一听也乐啦，遂着就将二少东家踢把式场子，被打的情由，前后事细细地说了一遍。韩宝这才听明白，遂向伙计说道：“你看我们二人，虽然是走路的，就是最爱看练武术的。你到前面看看去，如若是动手的时候，你与我们二人送个信，我们别老早走在那儿站着去，我们先喝两杯。”王三一听，遂说道：“你们二位听我的信，我到外头看看去。”说着话，于是转身出去，奔前边去了。韩宝复又站起来看看外面无人，转身向着吴智广皱着双眉，低声说道：“兄长方才伙计所说，你我之对头冤家，他知晓你我弟兄所作的事，他暗地追下来了。”吴智广摆手，低声说道：“不能，论起我所作之事，严守秘密，并无人知觉，也许与你我的对头冤家同姓，咱们倒不必多心。咱们回头到前面看看就知道了，果然是童林，咱们再作防范的打算。”韩宝听吴智广之言，点头说道：“你说的也对。”复又落坐，二人仍然是饮酒。韩宝虽然吃着酒，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到底是贼人胆虚呀)。他二人正然吃酒之际，就见帘子板一动，王三由打外面进来，遂说道：“二位客人，先别喝啦，您快去看去吧，前面我们老东家，正要与来的二位客人动手。”韩宝遂着说道：“伙计你先走，我们这就去。”伙计遂着启帘子出去。

韩宝站起来，向吴智广低言说道：“是他不是他，你可休要猛撞，还是我在头里。吴智广点头说道：“那是自然。”一面说，一面跟着伙计由屋中出来，够奔西面夹道，走到前面房山的墙角子，韩宝可就止住步，不往前走啦。吴智广也就站住啦，韩宝一看，前面院子人都站满啦，韩宝借着墙角子影身，前面又有看热闹的挡着，由人丛之内，往院子当中观看。此时正是童林要与李源交手比试之时，韩宝一看，在房

屋台阶石上站着的人，正是那位贝勒爷胤祯。韩宝正在观看之际，就见当中，童林与李源交手。韩宝暗地观看，李源的武术果然超群。童林的武艺，也真不弱。二人走开了架式，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真是胜负难分。韩宝暗地咬牙，恨不能李源一掌，将童林结果性命，方解他二人心中之恨。韩宝正在心中思想，猛见李源跳出圈外，反倒让童林进屋中谈话。韩宝此时，见他们进上房屋去了，暗含着向吴智广一递眼色，退至西夹道。哥俩一面走着，一边回头看，好在没有看出他二人的破绽。二人来到自己所住的门首，回头观看，前面这一层房，后窗户紧对着他们的门口。韩宝看完启帘笼来到屋中，韩宝未能开言，吴智广用手往前面一指，遂说道："我怎么也没想到真是他，贤弟有何主意?"韩宝低言说道："你别忙，我想想。"韩宝低头想了半天，遂说道："你我往这儿来，并无人知晓啊，贝勒与童林来到此处，让我好生疑，我怕的是他们追下咱们来。等一会伙计来了，咱们就说走累了，今天不走啦，住在这个店里啦。等到快掌灯的时候，你站至在咱们屋门口，与我寻风，看着东西两夹道来人，我站至在他们后窗户那儿窃听。常言有句话，要知心腹事，须听口中言，他们所说的什么事，你我听明白了，好作预防之策，兄长你想怎么样?"吴智广一听，点头说道："这个主意也倒很好，咱们就是这么办。"二人主意已定，就这么个工夫，伙计进来。韩宝说道："王三你来了正好，遂着给我们预备饭菜吃饭。我还有件事告诉你，我们原打算吃完饭赶站走路，就皆因贪看你们东家比试，天晚了点儿，又兼着我们行路的劳乏，我们今天可就不走啦，住在你们店内，明天早晨起来赶站，你想好不好?"伙计王老三闻听，笑着说道："您既是照顾我们，

那有什么不好的呢，那末着就给您哪预备饭菜去。”韩宝说道：“那末着很好。”伙计遂着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将饭菜备齐。於是韩宝二人将饭用毕，伙计将家伙撤下去，又给泡了一壶茶。韩宝说道：“晚晌我们就不吃什么啦，有什么事，我们再叫你，你就不必伺候啦。”伙计闻听遂说道：“就遵您的命吧。”伙计遂着向前面去了。

韩宝与吴智广坐了一会，韩宝看了看外面无人，低声说道：“咱们就这么办，大哥您给我巡风，我去听听去。於是二人站起身形启帘笼，来至在台阶前。吴智广用目观看东西的两夹道，与韩宝巡风。韩宝蹑足潜踪，来在后窗户之下，侧耳往屋中细听。正值屋中李源与童林谈话，韩宝是越听越有气，不由得暗咬牙关。惟有吴智广站在台阶上，观看韩宝怒目切齿，可又不知屋中所说的什么话，他是暗地里着急。韩宝顶到快掌灯的时候，就听吴智广咳嗽，知道来了人啦。韩宝故意往西边夹道那走，韩宝一看，原来是伙计王三，手内拿着腊扦火种筐箩，里面有两支腊。韩宝遂说道：“这是给我们预备的吗？”伙计说道：“不错。”韩宝说：“这么办吧，交给我吧，你不用管啦，忙你的去吧。”韩宝遂把物件接过来，伙计转身形奔前边去了。韩宝将灯火放在屋中，复出来，仍又够奔后窗户窃听，吴智广向韩宝一摆手，仍然来在后窗户下，直听到天快交初鼓，韩宝才转身向着吴智广一递眼色。吴智广遂把帘笼揭起，二人来到屋中。韩宝将火种打着将腊烛点好，又在外看了看无人，这才一打手势，韩宝端着灯，来到东里间屋中，将灯放在炕桌之上。二人来在炕上落坐，吴智广低言耳语的问道：“韩贤弟，你听他们说的是什么？”韩宝就将李源与童林二人结义，李源欲将贝勒与童林送往巢父

林，聘请镇东侠滔滔不断地细细地向吴智广说了一遍。吴智广闻听，只气得双眉倒竖，眸子圆翻，遂低言向韩宝说道："贤弟你打算怎么样？"韩宝说："不要紧，好在一件，这是贝勒与童林画策，明送单刀拐，暗请镇东侠，他亦是见机行事。好在他不是随下你我来的，他又不知你我住在店内。这件事我倒不怪姓童的，你我若要不盗国家之宝鸳鸯镯，童林岂能捉拿你我弟兄。咱们到不能怪他，惟有这个姓李的李源，咱们与他无仇无恨，又没见过面。童林一个人，你我尚且不是他的敌手，他若请出镇东侠来呀，好老儿侯庭威名远震，眼界又宽，真要他二次出世协助童林，你我弟兄可有很大的危险。童林此去，他不认识巢父林，难见镇东侠之面。最可恨老匹夫李源，他与你我弟兄作望风捕影的怨家，他囊锥脱颖自荐，他要把童林送往巢父林，面见镇东侠，直接相请。若侯庭一协助童林，谅你我弟兄，难以消遥法外，你想可恶不可恶。"吴智广听到这里，遂向韩宝说道："依着贤弟你应当怎么办呢？"韩宝说："我倒有个主意，你我既与仇人狭路相逢，岂能轻轻的放过，不若今夜晚，容他二人睡熟，你我收拾利便，将这个贝勒与童林，结果性命，暗杀在他店中。你我弟兄给他来个鹰蹤脚，远走高飞。这场官司搁在李源的身上，让他慢慢的打去，不怨你我弟兄作事狠毒，这是他祸福无门，惟有自招。兄长你想怎么样？"吴智广拍着胸膛，低言说道："韩贤弟此计甚好，不怨你我弟兄，这才称得起你我弟兄与他们，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你我若不先下手害他，他必然加害在你我的头上，事到其间，不毒不狠，非为英雄。"韩宝听吴智广所说的一篇话，不由的叹了一口气，遂说道："论起来你我也不愿意这样办，这就是事之所挤，万不得已而

为之。”二人商议已定，韩宝说道：“你我先养养神，休息一会，顶到二更以后，下手不迟。容他在睡乡深处，可就容易下手了。”二人将话说完，将灯熄灭，二人盘膝打坐，闭目养神。稍微的一迷离之间，就听外面，天交二鼓。韩宝惊醒，韩宝用手一推吴智广，低声说道：“别睡啦，到了时候啦。”吴智广被韩宝推醒，低声说道：“那末着你我就收拾。”随手二人将夜行衣包打开，脱去长大的衣服叠好了，这才换好了夜行衣。吴智广又将镖囊勒在腰间，用绒绳将兵刃勒在背后，将长大衣服包在包裹之内，斜着背在背后，抬了抬臂腿，不崩不掉。韩宝这才向吴智广低声说道：“回头还是您与我巡风，我自己下手。因为什么呢？童林这小子扎手（扎手就是厉害，这是江湖的黑话）。”韩宝说着话，遂由兜囊之中，取出两把匕首尖刀，白硝皮的软鞘，十字架掖在胸前抄包之内，露着刀把。

二人收拾停妥，这才由东里间出来，来在外间屋。韩宝隔着帘子往外观看，外面是月色如银，天若水洗，又兼着万籁无声。韩宝轻轻的把帘儿揭起，看了看外面无人，遂着一转身，来在院内。吴智广遂着也就来至外面。韩宝往前走了几步，垫步拧腰，身形一纵，窜至前面这一层房的后坡。书中代言，韩宝虽然精明强干，他是一时的慌疏，他竟顾往房上纵，他可就没想到衣衿带风的声音，早被童林在屋中听见。

前文表过，大凡江湖绿林的英雄夜间睡觉，是最清晰无比，外面有风吹草动，都能够听的着。皆因练工夫的人，练得就是一团的灵气，所以韩宝虽然伶俐，他也有想不到的地方。二人来至房脊，韩宝一长身往前院观看，各屋中并没有动作。这才与吴智广低言耳语，叫他在房脊上四外巡风。韩

宝是用了个滚趴坡之法，来至在房檐之上，侧耳往屋中一听，隐隐的呼声。韩宝知道屋中睡熟了，这才顺着房檐上往下一纵，跳至在院子当中。遂着一转身，施展小巧之技，来在屋门外台阶石上。回头又看了看四外无人，这才把帘子轻轻的揭起，见里面隔扇紧闭。韩宝怕里面上着栓，回右手抽出一把匕首尖刀。若要里面上着栓，他把尖刀的刀刃儿向上，顺着门缝儿递进去，刀尖扎在门拴之上，一挺腕子，门拴自然就得出槽，隔扇必随着向里一开，用左手伸进去接住了门拴，还不要他响。遂着挨身而入，里面要没有人，然后把隔扇轻轻的关好，然后再下手作事。韩宝是这个心意，遂用左手一推隔扇，他没想到，里面未曾上栓，隔扇遂着一开。韩宝又怕隔扇响。遂背着尖刀，用两双手指托住隔扇上的横木，往里面一看，童林在西里间门口外几凳上打坐。韩宝暗吃了一惊，细又一看，童林已然睡熟。心中稍微放点心，拿自己的身子挡住外面的风口，又怕外面进来的风，把童林吹醒。可有一件，韩宝一见童林，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恨不能一刀将他结果性命，方解心头之恨。有心慢慢的过去，将他扎死，又怕他当时惊醒，事成画饼。不如往前一纵，将他扎死。心中想到此处，遂着一纵身，向着童林的肋下就是一匕首。

韩宝怎么也没想到童林没睡。书中代言，童林将贝勒爷扶侍安歇睡觉，他这才移灯外边屋，将灯儿放在桌案之上。童林向来是打坐安眠，遂手搬了一个几凳儿，放在西里间屋门口外，转身将隔扇虚掩。遂着来至几凳之前，盘膝打坐，遂一张口向着灯一吹，灯烛熄灭，这才吸气养神。将才要睡，猛听得后窗外有人，窜向房去的声音。童林可就不敢睡啦。又听得前沿上跳下人的声音。童林斜目往门口外观看，就见隔

扇一开，外面站立一人，借外面的月色，观看得真切，却是韩宝。童林心中暗想，莫非盗国家玉镯，许是他们所为。必是怀恨二次一掌之仇。我且别忙，容他对我下手之时，稳住了他，将他拿获，然后再追玉镯情由。童林正自思想，猛见韩宝往前一纵，冷不防的尖刀一直奔自己左肋下便扎。童林不慌不忙，容他的刀子挨着左肋不到半尺，遂着他的刀一转身，两条腿可就落了地啦，用右手轻轻一捏他的刀背，右手跟着向韩宝的手腕上就是一掌，这一掌要是打在韩宝腕子之上，他这双手就得废了。韩宝的身法太快。刀被童林捏住，遂着一撒手刀把，刀是不要啦。一转身，横着就是一个偏踩卧牛腿，直向童林迎面骨踹来。童林遂着一矮身，腿往回一抽，将韩宝的腿躲开。并不要韩宝的尖刀，跟着左手就是一掌。韩宝一矮身，遂着往外一窜，纵至在院子当中。童林见韩宝将帘子撞落在地，遂着左脚尖一点地，将身一躬，往外一窜，不由得抖丹田一声喊嚷，喊道："好小辈，尔盗翡翠鸳鸯镯，还敢不利于我。"话言未尽，已经跳至在院内。韩宝回身撤挎花篮，又见童林徒手未有兵刃。心中暗想，童林既知我等盗宝，何必隐瞒，遂着答言，叫道："童林小辈，盗宝正是小太爷所为，你便怎样？"其实童林是一声诈语，不料想韩宝竟敢承认。童林闻听韩宝承认盗玉镯，不由得咬牙愤恨，遂着向前直奔韩宝。韩宝这对兵刃，甚为厉害，他是一对明中的暗器，其形就仿佛护手钩，手内拿着月牙鹅眉枝子，底下的靶儿可没有钩儿。一边一尺四长，形若宝剑，两面是刃。在两旁的尖上，一边一个回头的月牙。若要拿在手内，就像挎着花篮一般，两头都用得上。若要是使带钩带链的练兵刃，遇上韩宝这对兵刃，非得败不可。他是专讲究挥、解、撕、掳，何况

童林是空手未有兵刃。再者韩宝看见童林双目俱赤，恨不能将童林结果性命。他用左手兵刃一恍，右手兵刃直奔童林的面门而来。童林看见韩宝来的势猛，兵刃又不好接招，他往右边一闪。韩宝左手的兵刃，又奔童林的胸膛。童林借着左手兵刃临至且近，童林用了一个伏地龙的架式，韩宝的兵刃落空。童林遂着一长腰，右腿往前一迈，顺着韩宝左边转至他的身背后，用双掌够奔他的后心，往前一推，韩宝未能留神，被童林这一推，险些趴在地。童林跟着往前一探身，右手掌举起，狠狠的向韩宝脊背打来。这一掌要是打上，韩宝就有性命之忧。童林猛听后面金刃劈风的声音，直奔后脑海而来。童林遂即将左手顺着右臂的底下往前穿，跟着撤右手一转身，将身往下一矮，回头观看，却是吴智广，由后面暗算。此时刀离童林头顶相近，童林并不躲刀，往前一探身，用右手接吴智广的肘下。吴智广见刀落空，见童林由底下进身，欲截自己的右肘，遂着将要往回撤刀，不提防童林由底下用了一个阴截腿偏踩，正蹬在吴智广的磕膝之上。吴智广往后一仰身，栽倒在地。童林趁势使了一个裁锤，别名叫指裆锤。吴智广遂着用了一个就地十八翻，他是狠着心未把刀撒手。童林正要将他结果性命，不提防韩宝由后面双手的兵刃向后心扎来。童林跟着往前一窜，一转身，扭头观看，却是韩宝复又来战。童林直奔韩宝，就在这个工夫，贝勒爷由屋中走出。此时贝勒爷才睡着，猛听得外间屋当啷的一声，又听叭哒的一声，接着就是童林喊嚷的声音。贝勒不知是怎么回事，其实当啷的一声，是匕首尖刀坠地，叭哒一声，是帘子掉下来啦。贝勒就知道外面有贼，遂着一翻身爬起来，下地穿鞋，遂手把童林的包袱打开，取出童林的双钺往怀中一抱，够奔外

间的门口，险些被几凳儿拌倒，好大胆量的贝勒爷举目往外面观看童林正与贼酣战。贝勒爷这才由打屋中出来，站在台阶上细看，却原来是韩宝吴智广与童林动手。贝勒爷皆因前者在贝勒府见过他二人，因此认识。贝勒爷抱着双钺，腆着胸膛，高声喊道："海川，休要放走二寇。"那个意思就仿佛跟这两个小贼没有动手的必要，其实贝勒若要过去，准有性命的危险。虽然没过去帮着动手，可给童林助了威啦。二寇并不知道贝勒有多大的能为，倒是怕贝勒帮着动手。这就叫麻杆打狼，两头都害怕。

他们是谁在外面动手不要紧哪，可就把住店的店客全吓坏啦，以为这个店里是贼店，虽则惊醒顾客也不敢高声。那位说："这店里没有打更的吗？""英雄把式店，用不着打更的。"可有当槽喂马的伙计，此时喂马的伙计韩二，在后面将住客的马匹喂好，拿着笸箩够奔后门，将后车门上锁，这才手提着笸箩顺着东夹道，够奔前院。将走至在夹道中间，就听前面动手声音。伙计蹑足潜踪来在房山墙垛子之下，用目往前面观看，就见贝勒爷站在台阶石上，手捧着兵刃，又见姓童的这位老师夫与两个贼人动手，正在动手之际（那位说伙计必然是害了怕啦，其实一点也不害怕，这个英雄把式店，前文表过，是伙计没有不会武术的，直顶到当伙计的韩二都会练三趟粪叉子）。此时韩老二见二贼与童林动手，他把咀那末一撇，心中说，这两个贼真有点耗子舔猫的鼻子，有点要找死，那里偷不得，你单偷英雄把式店。小子，先让你动着手，我给我们老东家送个信，准保你们两贼跑不了。

伙计韩二想到此处，急忙转身顺着夹道进了东面的月亮门，北边可是一道花瓦墙，当中一个月亮门，里面是把式场

子。上房三间一通连，并无截断，正是李源住的所在。伙计进月亮门用目观看，屋中灯光明亮，此时李源尚未安歇，将把式功夫用完，正在屋中活动身上的筋力。猛听得外面有脚步声音，遂即问道："外面什么人？"伙计韩二已然走至在窗户之下，他猛听老东家一问，心中一着急，恨不能告诉老东家闹贼之事（你心中使劲，脑袋别使劲呀？）口中叫道："老东家，前面闹贼。"遂着声音一探身，没想到脑袋一使劲，竟把窗户棱子撞折，把脑袋顺着窗户钻进去了。这一来可把李源吓了一跳，问伙计之言，心中暗想，早不闹贼，晚不闹贼，单单贝勒与童林师夫住在店内，今日闹贼。不由得心中难过，此并非是闹贼，分明是前来摘英雄把式店这块匾，有名的大贼，也别说他不敢，他就是听说李源二字，他也是不好意思来偷。若是猫子狗子的小贼，他简直的不敢来。没想到，我李源在油坊镇，总算是没有维持到，今天我就算栽。李源想到此处，遂由墙上顺手摘下鹿筋藤蛇棍，一纵身来在屋门口，用左手开门，右手背棍，隔扇一开，用左脚踢帘笼。未提防伙计韩二好容易才把脑袋由窗户撤出去，来在帘子之下，正要将前面之事，细细的回禀老东家，没留神李源这一脚，帘子也掉下来啦，伙计韩老二可乐大发了，整个儿的来了个仰面朝天，差一点没摔出一声叹来。李源遂着纵身形蹿至院内，回头看了看，却是喂马的韩二，不由得气哼哼的说道："你这个东西可恶。"遂着转身，一下腰出离两道月亮门，来到东房山之下，举目观看，只见童林童海川，空手战二寇，毫无惧色。二寇此时恨不能将童林结果性命，方解心头之恨。童林此时恨不能将二寇捕获，方才称心。正是仇敌恶战，不肯开交。李源观看，暗地佩服童林，武艺超群，今日错非童林，要

换别人，早死在二寇手内。

李源将藤蛇棍，往右肩一扛，左手反打凉棚，身形一矮，二郎担山的架式，抖丹田一声喊嚷，遂说道："童贤弟不必担惊，劣兄李源在此。"童林闻听，遂着接声说道："兄长，休要放走二寇，这并非是店中闹贼，此乃是盗国宝的二寇，暗算于小弟。"李源听童林所言，心中这才明白，遂说道："童弟放心，量两个小辈难逃。"声音未毕，将身往前一纵。吴智广一看是李源，不由得咬牙切齿，暗恨李源介绍镇东侠，遂着扑奔李源。李源将身一闪，右手擎棍，向着吴智广右腕就是一棍，吴智广将刀往回一抽。李源遂着一矮身，将棍一抡，使了个巡风扫败叶，擦着地够奔吴智广脚下扫来。吴智广将身往起一纵，将棍躲过，未防范李源棍虽落空，使了一个大转身，棍仍擦着地，够奔吴智广。此时吴智广的双腿往下一落脚未能站稳，就见李源急如风车，棍又向腿部打来，自己明知闪躲不及，遂将身一转，棍正扫在腿肚子之上，吴智广站立不稳，将身往后一仰，遂拿腰眼找地，一拳腿，使了一个就地扫搪刀，直奔李源右腿剁来。李源往回撤身。吴智广遂着用了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不敢再战，遂着往西一窜。心中暗想，就是一个童林，空手我二人尚不能取胜，何况又加上生力的李源，遂口中喊道："风紧，扯呼。"（风紧扯呼，是战敌人不过快跑）遂着一摆刀，够奔西厢房，脚下使劲，跟着一个箭步，一拧身窜上西厢房，脚找阴阳瓦的瓦陇，将右手刀交与左手一背，扭项往下一看，回手由镖囊之中，取出一支毒药镖。李源往回一撤身，见贼人跳起身形，复又一纵，上了西厢房。李源焉肯能舍，又知是盗宝的二寇，遂着一声喊嚷："好贼，你往那里逃跑。"遂着也要上房，猛听得

贼人喊了一声“着”。李源抬头观看，一道寒光直奔自己的哽嗓咽喉。李源说时迟，那时快，看寒光相离甚近，遂着一扭身，这支镖险些打中李源，镖由打李源脖颈旁边过去，当啷的一声，镖坠于地。李源这个气可就大啦，遂着说道：“好小辈竟敢暗算于我。”遂着往前一抢身，举目观看，贼人已然越过脊后，李源拧身上房，李源来至房脊，小心留神，斜着一探身，往后房坡观看。此时贼人已然由后房坡跳下去啦，直奔西界墙。李源越过房脊，再看贼人已然搭住墙头，越过西界墙。李源顺着房坡，也就跳下去啦，来到界墙，将身一纵，手扶墙头，往外面留神观看。此时贼人顺着巷口出口，直奔大街往西逃下去了。李源遂着越过界墙，手擎藤蛇棍尾随于背后，也就追下来了。贼人在前面，脚下使劲，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若漏网之鱼，恨不能爹娘再生两条腿，(其实怎么样，真要是四条腿，准保跑不动)。李源后面追赶甚急，在后面喊道：“好贼你还赶逃走，还不束手就缚，等待何时。”此时贼人，心胆俱裂，并不回头，一直逃出西村口，斜着够奔西北，顺小路脱逃。李源看贼人够奔小路，心说不好，此时正在青庄稼茂盛之时，只得随后紧紧追赶。贼人正往前跑，北面一片高粱地，贼人钻在高粱地之内。李源一看贼人逃往庄稼地之内。料他必然由打西边再钻出去。心中暗想，贼人没我道熟，西边有个村庄，名叫百草洼，我顺着这个道往西，迎着面等候他去，他如若由西面庄稼地头出去。我是迎面正好捉拿。想至此处，遂顺着往西，到西边往北一拐，就是谷子地的地边。将往前一走，就见谷子地里钻出一个人来。李源想着贼人，这你可往那里逃走，往前一纵身，对准贼人腿部，当啷的一声，就是一棍，就听叭的一声，正打在腿肚子上边，

遂着那人往前一趴，口中喊道："老师，唔呀，是我。"李源一看，不是贼人，原来是自己的徒弟，名叫孔秀，号叫春芳。遂着李源哼了一声，着急说道："你这个东西真正可恶，敢紧随我拿贼。"孔秀只得站起身形，一拐一点的跟随李源，各处巡找贼人，哪有踪影。李源适才没有工夫问徒弟，从何到此。此时贼人既已逃走，这才将要问孔秀，尚且未问，就听孔秀叫道："唔呀，老师，你老人家半夜之间，因何到此。追的什么贼，唔呀老师，告诉告诉我。"李源闻听，一面往回走着，一面就将在店内初会童林与贝勒爷之事，从头至尾，细细地说了一遍。孔秀方才明白，前后一切。

书中代言，这个孔秀他拜李源，是带艺投师，他是杨州钞关街的人氏，只皆因他父母是红货行出身，闹瘟疫，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只剩他零仃孤苦孑然一身，年方七岁，无依无靠，就杖着街邻怜恤他，时常的周济他吃饭。他自幼就伶俐，无事之时，时常在龙泉寺庙内玩耍。这一日，他在庙内爬旗杆玩，有一个老者站在旁边，上下的打量他，他也看了看这个老头。这位老者，身量不高，中等身材，又矮一点，身上穿着米色绸子大褂，白绸子的裤褂，青缎子厚底云鞋。往脸上观看，黄脸膛儿，雪白的头发，剪子股的小辫紧着红头绳，两道蚕眉，寿毫多长，高鼻梁儿，三角棱口，雪霜白的掩口发须。站在那儿向着他乐。他一个小孩子，他哪看得出此人是作什么的呢。这个人哪，原是江湖绿林，此人姓陶名润字少仙。江湖人称神手东方朔，净讲究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着脚踩，就地剜坑不嫌窄，日取千家，夜盗百户，在江湖绿林道，混了一辈子，钱可没少赚。可就有一样，一文钱也没落下。因为什么呢？他天生来得济困扶危，井里头打

水，往河里头倒，偷富济贫。至上了年岁啦，坐定了一想如今老了，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少年，自己作的这个买卖，瓦罐难逃井口破，合字难免阵上折。自己一想，老啦老啦，再栽了官司，要是永远作贼，没有一个不犯案。自己一想，莫若大大的再作一号买卖（作买卖就是偷，这是江湖的黑话），由此就洗手不干啦，就为抓一个棺材本。自己把主意拿定，就在苏州的地面，大户之家，偷了一千多两银子，这才躲到扬州钞关。带着这么些银子，住店多不相宜。自己这才来至在龙泉寺庙内赁了间房，作为在此等人。赶到与方丈一见，这位方丈神光炯炯。陶润一见面，就看出来啦，这位方丈虽然年迈，也是江湖上的合字。这位方丈，也看出陶爷来啦。可倒好谁也没肯说出，这真叫贼见贼，一哈腰。陶润在这里已经住了半年多啦，无事的时候，在庙中闲步。天天看有个小孩，在庙里头玩耍。这一日，他老人家，又看见此子在那爬旗杆，未免留神注目，一看他周身饥瘦难堪，细一看这个孩子是两只鲜眼。何为叫鲜眼呢？就是黑白眼珠不亮，惟有瞳人放光。江湖绿林道，是最难得。两只鲜眼，有甚么特别呢，分外比别人眼睁看得远，能够昼夜一样的看物。所以陶润，看着很爱惜这个孩子。遂向前问道："你这个孩儿，在哪里住，叫什么名字呢？"孔秀闻听，这才把自己身无所依的情由说了一遍。陶润听着心中难过，遂向孔秀说道："你既无亲族，你愿意伺候我吗？我管你的吃穿。"孔秀闻听，跟着趴在地下就磕头，遂着说道："您既愿意收留我，我是愿意孝顺你老人家。"陶润一听，心中欢喜，遂说道："你既然愿意，我就收你作个徒弟。"孔秀闻听，遂着又磕了三个头，口中说道："老师，弟子这里参拜了。"老头倒是很喜欢，遂着把他

带到自己屋中，给他沐浴身体，又与他作了几套衣服，就叫他暂时伺候。没想到日子一长，他把老师伺候的无可无不可。这一天，陶润一时高兴，把他叫至面前，要看看他的身体如何。仔细一看，陶润暗吃一惊。因为什么呢？只见他，长就得骨瘦身躯健，眉鲜眼目鲜，此子干什么也不够资格，就够当贼的程度。老人家心说，他若习学窃取偷盗，真能够比我还高。自此留心，与他盘腰盘腿。此子天生得伶巧，只要一教就会，这就是师生遇缘。顶到夜间，暗含着把他带出去，至旷野的地面，树林之中，传习他高来高去，窃取之能。也是该当，十年的景况，陶润将平生之艺，俱都传授孔秀。孔秀将能为学成，老英雄陶润还不放心，与他商议要带着他到外面作几年的买卖，每逢孔秀下手窃取，老人陶润暗地观看，真比自己还显着小巧伶俐，陶爷这才放心。陶爷与孔秀相商，嘱咐他，在外偷盗，千万要遵着我平生所为，不可背却偷富济贫。孔秀连连的应允。老人家陶润这才回龙泉寺。

孔秀自离别了恩师，真就按着老师足迹去作。就在苏松、常镇、卢凤、怀阳一带的地面，整整的三载，落了一个外号，江湖人称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孔秀春芳，这个名字外号，没有不知道的。这一天又行至在常州的地面，囊中空虚，自己要想着踩踩道，借点盘费（借盘费也是偷，这都是吊坎呀），来至在常州的北关。路东一个巷口，巷口之内不远，路北的大门，瓦窑似的一片楼房。心中想道，如此的人家，窑儿里面油必咳，莫若昏天汪村撒上一网（那位说这都是什么话呀，窑儿里头，就是住宅里头。油必咳就是有银子。昏天汪村，就是夜睡三更。撒上一网，就是偷一下子。）自己拿定了主意，围着这家的宅院，暗中把道儿踩好。这才够奔北关

之外，找了一个旷野的树林，将小包袱放在就地，靠着树一坐，闭目养神。稍微一迷离之间，耳边听得更鼓之声。睁眼细听，原来是北关内天交二鼓，正是下手之时。自己把小包袱打开，站起身形，将白昼的衣服均行脱去，发辫盘好，用绢帕包头，换好了通身的夜行衣，脚下换好了软帮软底的靸鞋，腰间扎好了百宝囊，里面俱是拨门撬户的小家伙，用绒绳在背后扎好自己摇山动的小刀。何为叫摇山动的小刀呢？这个刀并不长，约在一尺二寸长，连刀带把是一块整钢打成的，把上缠好带子，刀上并没有血槽，刀还不快。那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你多结实的墙，只要顺着砖缝，插进去一晃摇，周围四行砖都得活动，寻常挖窟窿的贼使的刀，全叫摇山动。孔秀将长大的衣服，用包袱包好，将小包袱斜着勒在脊背之上。举目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月色朦胧，浮云层层，明月是时遮时现。孔秀将身一矮，施展陆地飞行之法，直奔常州北关而来。此时天将才二鼓，来至在大户人家的胡同，遂着进西边的巷口，此时各住户，俱都安歇。来至大户人家的后墙，举目观看，鹰不落的长墙，墙还是不甚高。孔秀站在墙下，东张西望，并无人行，遂着垫步拧腰，往上一纵，用右手一扶墙头，左手捏住檐砖，两只脚一踹，将身子与墙一般的平，偏着脸往里面看。见里面无人，遂着一换腿，用左胳臂肘挎住墙头，露着半截身，往里细看。原来是后院的小花园，四周围的花草，俱有半人来高，借月色的光辉，真可称得起月移花动，不觉得一阵阵，异味芬芳。正当中一段坦平的地，当中一个圆石头的桌面，底下用砖砌就，咕噜钱的形式，四周围转俱都是石面的坐位，看着倒也清雅。靠着南面，一座后楼，这座楼盖的清雅，左右两旁边，两座楼梯。书中代言，前

面也是两座楼梯，前后的廊子，上下的栏杆，对面的窗户，俱都是上支下摘，上面糊着冷布，下面俱糊的是雪白的窗户纸。东边的两间，设有灯光。西边的一间，也有灯光。紧靠着西边第二间第三间俱是灯光明亮。当中的这一间房子，只见门上挂着蛤蟆须的帘子。

孔秀将楼上看真，明知楼上人未能安歇，莫若我先下去看看。心中将主意拿定，遂着揭墙上石灰片往下一扔，听了听都是实地。遂着把腿一漂，顺着墙上往下一放，脚落实地，并不慌不忙，够奔东面楼梯而来。临至在楼梯之下，将手一扶地，拿了一把大顶，用两只手往前走，蝎子爬的式样，顺着楼梯往上爬着走。爬上楼梯，仍然还是往西爬，爬到第二间楼上，廊子柱子之下。遂将身往柱子上一贴，两条腿一盘，顺着柱子往上爬，爬到廊根，用脚一挂栏杆，一换腰，一只手扶着栏杆，使了一个金钩挂玉屏，仰着脸顺着冷布往屋中观看，靠着南面的窗户，一张床榻，当中有个小饭桌，桌儿上点着一支腊烛，灯烛辉煌，照得两间屋中大亮。西边一个截断，边上开一个门口，挂着一个银红绸子软帘，绿走水的青漂带。屋中摆着俱是女子的奁妆，一阵阵，由屋中透出冰麝之味。在床的旁边，站着一个小丫头，年纪不过十五六岁，身上穿粉红色的小褂，外罩着青纱的大坎肩，腰中扎着一条葱心绿的腰巾子，脚下并不大，南红缎子的弓鞋，上头扎着花朵，看不甚真。往脸上看，圆脸膛，眉目清秀，黑漆漆的乌云，在脑后梳着一个大丫髻，底下还有一条辫子。这个头的名子，俗呼叫倒打锣。床榻的上首坐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身材细弱，头上看，长就的瓜子脸，尖下颏。真是面似桃花，放蕊的一般，粉中透润。黑漆漆两道眉毛，弯弯似秋月，二

目并不亚如一汪秋水一般。鼻如悬胆，唇似丹霞，耳坠小排环。黑漆漆的乌云，用荷花色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左鬓角上带着一朵绒球，人一动，绒球乱颤。身上穿鹰哥绿绑身窄袖短汗衫，梅花的托领，正当中青缎子串子钮扣。三蓝的短水裙，银红色的兜肚棍裤。坐在床榻上，盘着一条腿，伸着一条腿。正看见脚下，莲足不盈握，香牛皮的小鞋，真可称得起尖而瘦，周而正。五鬼把门的绊鞋带，两根红的，两根绿的。在鞋尖上，一朵红绒球。书中代言，里面暗藏两个钢钩，在桌子底下放着一把插靶弹弓子，可没有弓弦。就见那女子，手内拿着弓弦，在灯下观看。桌子上放着一团青绒，旁边放着一根筷箸，还有一团黄腊。孔秀不知，书中暗表，这个弹弓子弓弦，两道是竹子的，当中弹子兜是皮作的，两边的千斤是人头发的，外面用青绒缠就。因为绒坏了，自己重新用青绒缠好，上面用蜡抹好。

孔秀暗中观看，就见这女子，将弓拿在手内，将弓弦挂在弓稍之上，用腿一押，这边的弓稍，用手一搬，将弓弦上好。左手持弓把，右手搒弓弦，试试弓的力量。用目往北面一看，就见这女子向北一仰面。孔秀在外面并非是爱看女子的娇容，他是打算等女子安歇，他为的是好偷点盘费。可是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女子的打份，能偷不能偷呢。书中暗表，这家住宅可不是好偷的。这个女子名叫苗飞霞，外号人称圣手女二郎。他的父亲姓苗名泽字润雨，江湖人称飞行侠，掌中一口红毛宝刀，天下皆知他的名望。武艺超群。膝下无儿，就跟前这么一个闺女，今年年方十九岁，她父亲亲传掌中一口宝剑，会打弹弓子。今日，是刚才练完了武术，天气还早，皆因弹弓的千斤坏了，收拾已毕，打算要安歇。她猛

一抬头，看见廊檐上好像一个人影。苗飞霞心中暗想，明知道深夜入宅，必没有好事。有心要用弹弓子打他，弹囊又未在手下，莫若把他稳住，将他结果性命。心中想至此处，向着小丫头一递眼色，遂着将弓放在炕桌之上，腿往地下一站，就像打呵欠一般。口中说道："桂香，我今天怎么那么困呢。"遂着将身形一溜歪斜，够奔西里间的门口，启软帘，来到里间屋，伸手将墙上挂着自己的宝剑摘下来，拿了一根绒绳，把宝剑拴好，背在脊背之上。够奔前槽的窗户，遂手将窗户滑子打开，将窗户一支，遂着一拱腰，跳至在窗户之外，够奔西道这面楼梯，往下走了五层，一转身，用了一个垫步拧腰，窜上楼顶房檐之上，顺着房坡，越过了房脊，来至后坡的房檐，她回手亮剑，将身往前一探，正看见孔秀崩至在栏杆之上。苗飞霞看着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手捧宝剑，真要往下一扎，孔秀可就活不了。皆因苗飞霞心中一生气，脚下踩瓦稍微有一点声音。孔秀正往屋中观看，见那女子走进里间屋。他还惦记着等人睡觉他好偷，看起来孔秀是倒霉不觉哪，他净顾往里看，猛听房檐上有些个动作。他猛一抬头，往上一看，可把他吓了个胆裂魂飞。此时宝剑已然落下来了，相隔孔秀后心不远。孔秀一害怕，一撒手栏杆，往下一掉，就觉乎后心一凉，自己知道带了伤啦。其实是宝剑尖滑在他后背之上，不大的一个口子。孔秀这一吓呀，真是心胆俱裂，爬起来往下就跑，吓的他连楼都记了，往下一跑，可就顺着楼上掉下来了。身子将要及地，往前一长腰，脚尖点地，直奔后墙而来。孔秀来到墙下，心中着急，往上一纵，来了个越墙而过。孔秀知道这个女子厉害，没敢上身，顺着巷口，一直往西，撒腿就跑。将到西巷口，就听前面有女子说话的声

音，说道："好贼，你往那里逃走。"孔秀闻听，连看也没敢看，一转身往东就跑，将到东巷口，就听前面有人说话："好贼人，你还不束手就缚，等待何时。"孔秀听前面有人，孔秀心中暗想，这一回我一定有性命之忧。想到此处，并不敢往前看，返身又往西巷口而来。孔秀一面跑着，一边心中暗想，这个女子身法太快，刚到西巷口，就听面前有女子说话声音，说道："小辈，尔现在还往那里走？"孔秀心中吓了一跳，明知道自己跑不了啦，直直溜溜的向前双膝跪倒，可是低着头，口中不住的哀求，说道："姑娘，千万饶命，吾是因为贫寒所迫，吾是不得已的窃取，吾实在是瞎了眼啦，吾不该窃取，得罪姑娘。姑娘既是侠女，吾提吾的师父，您必知道。吾的师父姓陶名润字少仙，别号人称神手东方朔。吾一提吾师父，您就知吾是好人，就是会偷，不敢有别的思想。"口内说着不住的磕头，耳内听了听并没有动作，抬头慢慢的观看，那里还有那姑娘呢。

书中代言，孔秀真要不提他师父的姓名，姑娘的宝剑已然落下来了，堪离脖项不远。姑娘一听他说出陶润二字，姑娘遂把宝剑撤回，皆因陶润与苗泽是八拜之交，他既是陶润的弟子，绝不能有意外的行动。姑娘这才慢慢的撤身，此时苗飞霞已然回后楼去了。孔秀竟自不知，遂跪在那儿磕头。孔秀已至听前面没有动作，他才抬头观看，见前面无人，就仿佛遇赦的囚犯一般，遂即站起身形，才逃出北关，来至在旷野树林，觉得脊背上疼痛，用手往脊背上一摸，摸着胶粘。这才知道，方才在楼上叫那女子拿宝剑，在脊背上滑了一个口儿。好在伤不重，自己心中说，吾真吓糊涂了，差一点没把这条命丧在这个丫头之手，吾这是生平以来头一遭。自己想

到这里，仍然是心还乱跳，看了看四外无人，这才慢慢的把夜行衣脱下来，打开自己的包裹，拿出金枪药。自己上药都不好上，这个小口子正在脊背沟上，好容易才把药上好。自己换上白昼长大的衣服，把夜行衣叠好，包在包裹之内。自己坐在树林。扪心思想，今天吾遇上这个女子，吾真是该死。吾净往屋中看，寻思偷盗。吾怎么也没想到，她穿这身衣服，有这么大的能耐。唔呀，吾险些丧在她的手内。唔呀，这是谁家女子，吾怎么就想不起呢？吾今日可称得起成天去打雁，今日反被雁啄了吾的眼了。自己又一想，她是个女流，倒有这么大的本领。吾是个堂堂的男子，反倒败于裙下，大磕其头，想起来吾算是可耻呀。唔呀，总是吾的武艺不精，没有真能耐。吾若有真能耐，何能受女子的欺辱。吾必要立志，投明师，习学战斗的能力。孔秀坐在树下，左思右想，回忆前事，又觉得胆寒。书中暗表，孔秀他虽然拜在陶润的门下，他这个门户名叫黑虎门，只会偷盗窃取。论起动手，与人较量，不过就是一趟黑虎刀。除去这趟刀，他是别无所能。因此孔秀他才想起，二次学艺拜师。

孔秀把主意拿定，第二天天光一亮，由打树林出来，从常州起身，先在南几省，投访名师。后来整整的四年，连一个他看得起的把式都没有。这一日，正走在清河油坊镇，一打听英雄把式店，有一位老师父，人称铁掌李源。自己有意拜他为师，又一转想，恐怕李源的能耐不如自己。心中想出一个主意，莫若我前去访他，吾把他稳住了，我就给他一掌。吾要把他打了，他的能耐不如我，吾就叫他拜吾为师。吾要打不着他，他要把吾打了，一定他的武术比我高，吾就拜他为师。自己拿定了主意，遂大摇大摆地进了清河油坊镇，够

奔英雄把式店。来到店门首，伙计只当是住店的客人呢，随着往里让，口中说道："客人里面有闲着的房间。"孔秀看了看伙计，口中说道："吾不是住店，吾是练武术的，听说你们这里姓李的东家，能为很可以，吾是特地前来访他来了，你叫他出来迎接吾。"伙计闻听，这位是来访他们老东家来啦，再者说，他们老东家时常不断有练武术的来访，遂不敢慢待孔秀，口中说道："老师父你贵姓？"孔秀把咀一撇，遂向伙计说道："你要问吾，吾是杨州人，姓孔名秀字春芳。告诉他让他赶快的出来迎接吾。"伙计闻听，口中遂说道："您稍微候一候，我给您通禀一声。"孔秀说道快着点。伙计转身够奔东跨院，正值李源在屋中闲坐，伙计启笼帘进来，遂说道："老东家，外头有人访您。"李源闻听，心中一愣，遂向伙计问道："外头访我这一位，姓什么，叫什么？"伙计用手往外面一指，口中说道："外面那人姓孔名秀字春芳，杨州的人。"李源闻听心中暗想，江湖之上有能为的，没有这么个人，不问可知，这个人必是乍出世，闻我之名，前来访我。遂向伙计说道："这个姓孔的与你说什么没有？"伙计回答道："他说来着，让您赶快去迎他。"李源闻听，遂着站起身形，口中说我到外面看看。"遂跟着伙计，从东跨院够奔大门，来到大门的门洞。伙计用手一指孔秀，遂说道："就是这位。"又一指向孔秀说道："这就是我们东家。"孔秀上下打量李源，花白的须发，神光炯炯，孔秀就暗吃一惊。李源倒是很谦恭，遂向前抱掌，口中说道："这位孔老师请里头院坐吧。"孔秀大咧咧的说道："头前带路。"李源只得在头前引路，来到东跨院的上房。伙计遂着启帘笼，李源往里面相让。孔秀大摇大摆，走进屋中。见迎面放着桌椅，也没等李源让，孔秀遂坐

在上首。李源只得在下首相陪。伙计把茶放在孔秀的面前，李源这面也献上一碗。李源遂向孔秀抱拳，说道："老师父仙乡何处，贵姓高名，当面请教。"他哪里想到孔秀没安着好心。孔秀遂向李源指手画脚的说道："你要问吾，吾姓孔名秀字春芳，江湖人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将说到这个取字，孔秀左手一恍到李源的面门，右手二指直向李源二目戳来。口中遂着说了一声："物。"这个手就离李源的二目相近。其实李源早有防备，看孔秀的手离自己的脸上相近，李源不慌不忙？用右手一刁孔秀的腕子，左手一按自己的右手，往桌子上一按，口中说道："朋友你要怎样？"口中遂说："手内用力。"这一来孔秀可就受不了啦，自己的腕子要折，疼痛难忍。遂着双膝跪倒，口中唔呀唔呀的乱叫，遂着说道："老师你用的金丝缠腕，吾可受不了啦，你饶了吾吧。你的能耐真比吾大。"李源闻听，遂着将手一撒，孔秀将手撤回，疼的直甩手，好像弹弦子的一般，口中不住的唔呀。复又向李源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唔呀，老师，吾并不敢前来访你。只皆因吾的能耐小，吾欲投一个明师，吾是走遍天下，也没遇见一个有能为的老师。吾行至此处，吾听老师的名望很大，吾又怕你没有能耐，吾故此来访你。吾若把您要打了，吾就是你的老师。吾若不是你的敌手，你的能耐比吾大，吾就拜你为师。没想到吾一伸手，就让你打了，没有别的，你就是吾的老师，吾就是你的弟子，与您学艺，您把吾收了吧。"李源闻听，心中说，这倒好，吾要输给他呀，他就是我的老师，这样的徒弟，我不能收。又不肯得罪他，遂着伸手相搀，遂说道："朋友，李源能为浅薄，岂敢为阁下之师，咱们彼此都是朋友，我可不敢收，朋友请坐吧。"孔秀跪在地下，口中说道："吾已经说

出拜你老人家为师，您若不收我，实在吾面上难看，吾有吾的情由。”孔秀跪在那儿，就把自己出世以来，所遇的事，细细的又向李源说了一遍。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李源闻听这才知道他是江湖的大贼，更不敢收啦，口中说道：“朋友我实在不敢，朋友请起吧。”孔秀说道：“若要不收，是看不起吾，吾实在是不好看。真要不收吾，你要是漏了空，吾可要在店里头放火。”李源一听，心说这倒好，讹上吾了。无奈何，遂着说道：“我收你作个寄名的徒弟吧。”孔秀遂着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老师。李源说道：“你既是真心前来学艺，待我传习你一个架式。”李源遂就把当初自己在山西学艺之时，头一架名叫三元式，教与孔秀。

奈因孔秀身体单薄，他练不了李源的形意拳，自己就在店中一住。李源是日日传习，无奈他浑身疼痛，实在的禁不住这个硬拳，有心不练，又怕师父怪罪。若要是实在是受不了，自己是天天支吾。日子一长了，自己的钱也就垫用完了，自己没有别的主意，只可见店里的伙计，哪一个有钱，哪一个一漏空，他就偷着使用。日子一长了，店里伙计时常丢钱，大家都疑惑是孔秀。因为什么大家都疑惑他呢？皆因这个英雄把式店，寻常的日子，别说是丢钱丢东西，连一个柴禾把也没丢过。就皆因孔秀这一来，方开起头来丢东西。众伙计们暗地议论，大家一商量，可就回禀老东家啦。与老东家言说，这个名声一嚷嚷出去，头样与店里名誉不好听。李源听大家回禀，遂与众伙计说道：“你们钱是丢了，不要紧哪，你们大家开个单子来，一共是丢多少钱，我赔。可千万不可声张。”伙计们真就开了一个单子，李源照着单子赔偿，这一档子事情方过去。可巧掌灶的支使了五两银子，要往家中捎寄，

由柜上把银子拿来顺手就搁在自已铺盖底下啦，赶到回头再拿的时候，银子就没有啦。掌灶的田老三，急的直转弯。有别的伙计问他，因为什么着急，他把丢银子的事说了一遍。大家伙都说："你真傻，你不会找老东家取。"田老三没有法子，只得够奔柜房，正赶上李源在那闲坐。田老三启帘进来，向着老东家一咧咀，大声说道："东家，我方由您这儿拿了五两银子，搁在铺盖底下，一转眼就丢啦。"李源闻听，赶紧瞪目，低言说道："你别嚷，我赔。这五两银子丢了算我的。可有一件，当时我不能给你。"说到这儿，站起身来往外看了看，外面无人，遂低言向田三说道："你先去，你时常到柜房这里来看，若要是无人，你别跟我要银子。若要柜房之内就是我与孔秀在此，你再与我借纹银五两。我将银子交与你的时候，你拿着银子照旧搁在铺盖底下。可是屋中没人的时候你再来，你可不准看着，也不准你留心，拿下银子就走。这个银子再丢了，还再算的，我再给你十两银子，你再捎到家中。我是多给你五两不好吗？可是你在旁边留神，看着把银子丢了，我可不管赔。"田三一听老东家所说的话，心里就明白啦，明知道老东家，借着我这五两银子，作香饵钓鳌之计，大概是要拿住孔秀，从此店里可以就不闹贼啦。常言有句话，外贼好躲，家贼难防。心中想到这里，遂向老东家说道："东家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啦。我就按着您的计策去办，准得堵上。"李源闻听，遂着向田三摆手说道："你要少说去你的。"田三闻听笑嘻嘻的转身出去。李源看田三走后，心中暗想，田三这小子真机灵，我的心思竟会被他猜了去啦。孔秀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老没忘了偷。我这店里头长此以往，也不是事，我还是真得这么办。要不这么办，偷着偷着伙计，他可就要

偷客人啦。自己把主意拿定，不表李源，单提田三，密受老东家之计，乐得乎老东家又多给五两银子。自此留心，时常上柜房那儿观看，老没赶上恰巧，一连十余日。

这一日田三由柜房经过，往里面一看，老东家正与孔秀闲谈。田三就着此时，启帘笼进了柜房。李源见田三来到柜房之内，遂向着田三说道："你找谁？"田三笑嘻嘻的向老东家说道："我也不找谁，我有事要跟老东家商量。"李源说道："什么事呢？"田三笑着说："前次跟您支了五两银子，我托朋友寄到家中，没想到，我那朋友半道上把我的钱给使用了，家里又来了信，与我要钱。东家哪，手底下方便，您再支给我五两，顶到年底下再算。"李源闻听，假作皱着眉说道："我这两天柜上也是没有银子，还剩几两，不定够不够，简直的你过两天再说吧。"田三心里明白，明知老东家是故意，遂笑嘻嘻的说道："得啦老爷子，不拘怎样你替我为点难吧，我家里实在是等着用钱。"李源故意的说道："叫你等两天都不行，那末你等等我给你看一看。"说着话站起身形拿钥匙开柜。一面开柜，一面用目暗含着看了孔秀一眼。就见孔秀，眼神直往银柜里头观看。李源心说，小子，你今天算是上了当啦。遂由柜里面，取出银子，高高的秤了五两，用纸包好，交与田三。遂着说道："可是这么着，可别紧自支钱，我今天不给你，显着我不对，都要似你这样的支钱，我的买卖就不用做啦。"田三笑嘻嘻的接过银两，遂说道："再也不能支啦，再支钱就是过年见啦。"说着拿着银子出去。李源遂着向孔秀说道："你看见了没有，刚支了钱去，这又支钱。这么多不知进退。你也去歇歇去吧。孔秀闻听，正合自己的心意。书中代言，这店里头伙计所丢的钱，全是孔秀偷了去啦。自己把钱花完，又

不好意思的与老师要钱花，这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偷。新近偷了田三五两，这十几天已经用完，今见田三拿着银子出去他不好意思跟出来，今听老师让他休息去，正合自己心意。孔秀遂搭讪着向老师说道："唔，老师你没有什么事呀。"李源说道："没什么事。"一看孔秀，遂着启帘笼出来，用目视看，田三够奔厨房，将走到夹道，孔秀暗含着跟下来啦，远远的望着田三。就见田三来到厨房。孔秀在外面远远了望，就见田三把银子放在铺盖之下。抽身出来，够奔后面中厕去了。孔秀看见厨房里没人，又往后看了看没人，遂着溜进厨房，来在田三的屋中，顺手将五两纹银拿到手内，将要往兜囊之中带，就听后面有人说道："孔秀你这是怎么样。"孔秀扭项回头一看，只觉得脸上一红，后面非是别人，正是老师李源。其实李源早就跟下孔秀来了，在外面墙垛子之下隐身，暗地观看孔秀，容孔秀进屋，李源这才跟着也来到屋中。一看孔秀够奔田三的铺盖，李源容他把银子拿到手内，方才站至在身背后说话。孔秀一看是老师，自己明知是中计，敢紧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唔呀，老师，我今天是犯了案了。"李源看着他到乐了，遂向孔秀说道："你这个东西，怎么狗改不了吃屎呢，老没忘了偷，是怎么回事呢?"孔秀脸上臊的一红一白的，遂说道："老师，您别怪吾，只皆因吾拜你老人家为师，原打算习学武术，无奈弟子身体软弱，练不了老师的工夫，吾又不好走，日子一长了，吾自己的钱都用完了，吾没有钱花，吾又不好意思与老师要。吾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暂且吾跟他们是借，吾偷多少钱，吾都有账。等吾要有了钱，吾再还他们。"李源听到这里，恶狠狠向孔秀的脸面，呸的一声，唾了孔秀一脸吐沫，遂说道："不要脸，我没听说作贼有还账的，

你饶偷了人家的钱，你还有的话。你没有钱，从今以后不准你偷，你跟我要，我给你钱使用。”孔秀遂含羞说道：“老师，弟子吾没孝顺过您一天，我再跟您要钱使用，我更对不起老师了。”李源说道：“那末着你还是偷吧。”孔秀遂说道：“我也不偷了，老师简直的我跟您说明了吧，工夫我也不能练。今天既是犯了案，就是我不偷，别人要是丢钱，若要我在此，人家也一定疑惑是我偷的。不若老师赏给我几个盘川钱，我在外头作几年的事，我混好了，我再孝顺你老人家。”李源闻听孔秀之言，心中暗想，他要走哇，简直给他几个盘川钱，教他去吧，住在店里，终归也是麻烦。李源看着他又不忍相离，别看孔秀偷伙计们的银子，师生的感情一点错处没有。李源脸上透出不忍割舍的意思。孔秀早就看出来啦，孔秀遂说道：“老师，您就不必思想，就这么办吧。”李源看着孔秀，遂点了点头说道：“你既是那末说呢，我给你预备盘费。”师徒二人，把话说明，这才够奔柜房。来到柜房，李源与他拿了二十两纹银。孔秀趴在地上与老师磕了三个头，这才把自己应用的衣服包裹收拾齐了，与老师告辞起身。

孔秀自从打与老师李源分别，仍然作他自己窃取的买卖。一转眼之间，四五年光景。这一日行至在清河油坊镇，猛然间想起老师，有心要前来问安。无奈自己手内又没有多少钱，如若见着老师，真要不买点礼物，也显着怪对不过老师的。自己一想，莫若在此作号买卖，买点丰富的礼物，也显自己有点孝心。自己这才一打算，想起百草洼，有几家大户人家，不如晚间前去窃取。自己想好了主意，白昼至百草洼，踩好道路。这才在树林之内等到天黑，收拾紧趁利落，赶奔百草洼，顺小路面来，将走至在谷子地地边上，就见正东来了两条黑

影。一看前面那一个黑气，跑在高粱地之内。后面那条黑影，借着月色一看，确是老师李源。自己由谷子地边，串着出去，意欲要相见。不料想，老师就是一棍，把自己打倒。今老师若问，这就是弟子我的来意。李源闻听，不由得生气，遂说道："你这个东西，打算在这里偷，还要孝顺我。倘若犯了案，你不连累老夫，你够多可恶啊。"孔秀闻听，遂说道："老师不要生气，也是弟子我一时糊涂。"李源说："你先站住，你把白昼衣服换下来，跟我回店，就是这样一身夜行衣，多么难看。"孔秀说道："老师说得是，您稍为等候弟子。"李源点头站在那儿等着他，他这才来在高粱地的边上，把包袱打开，遂将夜行衣全都脱下去，把白昼的衣服全都换好，将夜行衣及兵刃，全都包在包裹之内。这才爷儿两个，一面走着，孔秀一面细问，店中一切之事。李源对他一一的又细说了一遍。

爷俩不知不觉进了清河油坊镇，来到自己店房的门首。李源叫门，就听店里头哪捣乱。书中代言，李源追下吴智广，韩宝趁势窜上东厢房，童林有心要追，一看贝勒爷在台阶上站着啦。恐怕追下贼去，贝勒爷无人保护。自己一想，投鼠应当忌器。遂高声喊道："韩宝，今日便宜你，暂寄首项上。"遂着一转身，此时贝勒爷，由打台阶上下来，双手捧起童林的兵刃，遂叫道："童林，兵刃在此，休令贼人脱逃。"童林遂手接过兵刃，遂向贝勒爷说道："贼人既已去远，好在知道国宝系他二人所盗，请贝勒爷屋中坐吧。"他们爷俩正在说话之际，店里伙计可就全都起来啦，点着灯笼火把，各拿棍棒刀枪。童林一看，店里伙计全到了，这才叫伙计把屋中灯烛点上。童林与贝勒爷，这才进到屋中谈话。外面的伙计，到各屋内，安慰住店的店客，言说店内闹贼，众位请放宽心，贼

已经让我们店里赶跑了。众位放心，丢了东西，由我们柜上赔偿。伙计将来在外面，听外面叫门。一问，原来是老东家回来啦。这才把大门开开，由打外面李源带着孔秀，走进店门。李源遂向伙计问道："那个贼怎么样，拿住了没有？"伙计们遂说贼人方才逃走之事，并且那二位客人都在屋内说话呢。李源点头来至在上房门首痰嗽。贝勒爷在屋中正问童林方才与贼人因何动手。童林与贝勒爷讲叙前情，地下还扔着一只匕首刀，遂手拿起来放在桌案之上。就在这么个时候，听外面痰嗽。童林遂问道："谁呀。"外面随着声音，李源启帘笼，走进屋中。贝勒爷这才问道："老英雄，适方才追赶的贼人，可曾拿获。"李源遂着说道："在贝勒爷驾前请罪，并未拿获贼人。"遂着就将方才追赶贼人的情由，细细的对着贝勒爷说了一遍。贝勒爷这才让老英雄落坐谈话。李源将要落坐，就见帘子板一起，孔秀由打外面来到屋中，李源将才要问，就这么个工夫，贝勒爷那儿问道："李老英雄后面这是什么人？"李源一看，孔秀跟着进来了。贝勒爷既然问下来了，又不好意思不引见，遂向贝勒爷说道："这是我徒弟，我给您见见。"遂向孔秀说道："这位是贝勒爷，过去行礼。"孔秀此时心中想起听师父所说，一位贝勒，一位童老师童林。这二位俱是有名望的人。他此次进来，就为让师父给引见引见。敢紧向前，口中说道："贝勒爷在上，吾这里与爷叩头。"贝勒爷伸手相搀，口中说道："阁下贵姓。"孔秀敢紧答言，遂说道："吾姓孔，单字名秀，草字春芳。"贝勒爷笑着说道："你可有外号？"贝勒爷这一问，李源在旁边，向着孔秀递眼色，心里头是不愿意让孔秀说出他的外号。既因他的外号不雅致，其实孔秀也看见他师父递眼色。他心中说，人的名儿，树的影

儿，为什么不说出来呢，遂向贝勒爷说道："吾的绰号人称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圣手神偷。"贝勒爷一听啊，心中说，这是个贼，并没往下多问。遂向李源问道："这是你收的贵高徒？"李源不觉得脸上一红，遂向贝勒爷说道："孔秀是带艺投师。"遂就把孔秀当初受业在陶润仙的门下，就把他带艺投师的情由，细细的向贝勒爷说了一遍。贝勒爷这才明白。李源遂着又说道："海川，适方才贼人逃走。"又把追贼未获之事，细细的又说了一遍。童林遂接着又把韩宝脱逃，未敢轻追，皆因恐怕贝勒爷受险。也与李源细说了一遍。李源闻听，这才明白前后的事，遂说道："贼人既已脱逃，虽未拿获，总算得知盗宝二贼的名姓。今天天气也不早啦，爷您还是早点安歇。我已经告诉手下人，将马匹已然预备好了，明天早晨，请爷起身。海川，你也不必多疑啦，简直到了巢父林我的介绍，你献单刀拐，请老哥哥出世，协力相帮，谅二贼难以逍遥法外。"童林闻听，遂说道："那末老哥哥，先歇着去吧，明天再见吧。"于是李源与贝勒爷告退，带着孔秀，出离南上房。李源可就不敢睡觉啦，一面知会伙计夜间防范，怕的是贼人去而复返。

单提童林仍然伺候贝勒爷安歇，童林这一宿也就不敢睡沉，稍微一迷离之间，天也就亮啦。童林站起身形，在屋中痰嗽。这时外面伙计们，早就在外面伺候，听屋中痰嗽，遂着启帘笼开隔扇。童林见伙计进来，手把匕首尖刀交与伙计，让他拿出去，跟着打脸水。伙计接过匕首尖刀，转身出去，工刻不见甚大，脸水已然打来。童林梳洗已毕，就在那末个工夫，贝勒爷由打里间屋出来。童林遂叫伙计伺候贝勒爷，遂着进里屋，将褥套包裹兵刃，收拾已毕，俱都装在褥套之内。

这才由打里间屋出来，贝勒爷此时已梳洗完毕啦，就在这末个工夫，外面帘笼一起，李源由打外面进来，笑嘻嘻的向贝勒爷抱拳，口中说道："爷昨夜晚间多受惊，今天外面马匹已然备妥，请爷您吃完茶，用完点心，咱们好起身。"贝勒爷含笑答道："我们来到店中，又打搅，又叨扰，还让你跟着受累，我们可大不落忍了。"李源答道："这是我当办的。"遂着叫伙计预备点心茶水。工刻不大，均然备齐。贝勒爷吃喝已毕，这才站起身形，向李源说道："外面马既然备齐，天已经不早了，莫若咱们是早点起身。"李源闻听，遂着叫伙计将褥套拿至外面，搭在马鞍上。伙计闻言，向里间屋取褥套，扛至外面，随同大家起身，来至在店门外。贝勒爷举目观看，外面预备三匹马，俱都是鞍韂齐全。并有李宽李永孔秀三个人站至在旁边伺候，每人身上背着个小包袱。书中代言，李源命三个人一同跟着到巢父林，与师伯请安问侯。贝勒爷站至在店门台阶石上，童林由伙计手内接马，遂着就问伙计道："那一匹马骑着安稳？"伙计遂牵过一匹黄马，童林看了看缰绳长短，贝勒爷骑着倒合适。又把肚带上了两扣，遂把马牵过来，请贝勒爷骑好。贝勒爷下台阶，接过缰绳，认镫搬鞍上马。李源与童林跟随在马后。因为什么这二位不上马呢？皆因乡村里有个规矩不应当骑着马串村而过。皆因乡中，妇女的中厕，俱都在门首以外，用秫秸圈一个圈儿。若要骑马过庄，若过上妇女如厕，多有不便。何况李源又是本村中的人，这些个礼节，贝勒爷焉能知晓。于是贝勒爷也不问，出离东庄口，李源与童林二人这才上马。后面李宽李永孔秀，三人背着包袱，在后面相随。后面还跟着两个店里的伙计。这俱是李源预先安排好了的，于是上了大道。

在路途之上，早尖晚店，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东昌府，穿城而过，出东门，向东南而来，行了约有三十余里。贝勒爷在马上向李源说道："李老英雄，此处离巢父林尚有多远？"李源含笑，在马上用鞭遥指，说道："爷您往正东观看，那茂林深处便是。"贝勒爷顺着手往正东观看，就见正东上，黑暗暗乌森森，一片树林，方圆真有个二三十里地。"又往前走不远，见前面一段河，当中一座石桥。贝勒爷将坐骑拢住，弃镫离鞍下马，童林李源也随着弃骑。童林遂向贝勒爷说道："此处离巢父林尚隔一里来地，何必老早下马徒步？"贝勒爷微含笑向童林说道："你这个人真粗，你乃是前来聘请老侠客，若要是庄前下马，岂不显着不恭敬了么？"童林这才明白贝勒爷的用意。李源遂向贝勒爷说道："还是贝勒爷你老人家想得到。您看这道河，由西北绕走东南，这就是巢父林之内。有巢氏坟茔之前，那一道明堂河。巢父林正东，还有一道土山，那就是坟茔的靠背。您看好一座风水地。可称得起前头有道，后头有靠。巢父林之内，正东就是他的坟墓。侯家村还在坟墓的北面方是侯庭的住宅。"贝勒爷一面走，一面观看。功夫不大，来至巢父林的村前，里面正当中的大道，两旁皆是树木，真是枝叶参天，遮天盖日。就觉乎阴森森的透凉，遍地长得树叶青草。贝勒爷心中纳闷，心中说，别人都说巢父林里面没有道，俱是盘旋的道路，这不就是大道吗？一面想着，一面与李源谈话，遂叫道："李老英雄，你看前面这不是大道吗？那里有盘旋的道路？"李源笑着说道："贝勒爷你别忙，再走不远可就知道了。"贝勒爷又走了一里之遥，就见前面道路纵横，两旁边俱是小道。就见李源，不走大道，遂向小道而行。贝勒爷连忙问道："李老英雄，你怎么不走大道，奔小道

而来，所为何故？”李源微然含笑，说道：“贝勒爷，您看那一边是大道，只要走到尽头，可就得入小路而行。一进小道，再想出来，势比登天还难。看着像活路，其实都是盘旋的死路。非由此处而走不可。我是来过多次，您只管放心，道路是一定走不错的。”贝勒爷闻听只得点头，遂着李源往里面行走。往里面转了十几个盘旋，贝勒爷此时还东南西北也辨不清楚，四外皆是树木，榆柳桑杨松皆有，实在是难以辨别方向，只得跟随李源往前行走。好容易才见着大道，贝勒爷可辨不出这条道的方向。书中代言，这条道是南北的大道，当中间，垫出泥鳅背的样式，两旁边俱是两三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枝叶参天。又往北走了不远，就见前面一座宅院，在面前一座黄土的影壁，遂着转过影壁，坐北向南一座大门，四周围的墙，俱都是土坯垒成。大门之内，一段花瓦墙，当中一个月亮门。月亮门之内，一个木头影壁。这座大门带门洞。靠着西面有个门，大概是门房。贝勒爷遂向李源说道：“老英雄您替我们上前叫门。”李源闻听点头，往前行走来到门洞，高声呼唤，说道：“里面有人吗？”话言未了，就听门房有人答言，说道哪位叫门。李源答言道：“是我。”话言未了，由打门房之内，出来一人，那个人的打份，年约在四十多岁，身穿半截蓝布褂，脚下靸鞋袜，剪子股的小辫，看面目倒很忠厚。一看李源，皆因李源常来，彼此都熟识，遂向前说道：“李老员外，今天如何这样闲在？我这里与你老人家行礼了。”李源敢紧伸手相搀，遂说道：“免礼，我且问你，你家员外可曾在家？”就见这个家人，向李源笑嘻嘻的说道：“您今天真来巧啦，我家二位员外，俱都在家。他们老哥俩，在上房里那说话呢。”李源说道：“很好，那末劳你驾给回一声，就提我前

来请安问候。”那家人点头，一面说您在这里候一候，一面用目上下打量童林与贝勒爷，遂着转身上里面去了。书中代言，皆因李源不敢提贝勒爷与童林的名姓。头一样儿，贝勒爷是私自出都，童林是奉旨捕盗，在门首外不敢明言，恐怕走漏风声，于事中多有不便。

不提李源，单提的是家人，进了二门，来至上房的门首，启帘子，来到上房屋中。此时正值侯庭与二弟侯杰，烹茶谈话，现在说，老哥俩倒是造化。只皆因二侠侯杰在京师地坛，与童林握手分别，带弟子回归巢父林，及至来到家中，正赶上大爷侯庭由常州回家。弟兄们见面，二侠侯杰遂将带弟子入都，欲杀钱训未成，在地坛与童林结义，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镇东侠侯庭，听了二弟之言，也就点了点头，并未说什么。其实心里头老大的不愿意，也是侯庭天生来的秉性，向来喜怒不形于色。自此弟兄们谨守柴扉，终日里棋酒为乐。再不然传习弟子们的武艺，以作消遣。这一日弟兄们正在草堂谈心，就见手下人进来回禀，家人遂言道：“跟二位庄主回，外面有清河油坊镇李庄主前来请安。”侯庭遂和二弟说道：“贤弟你替我迎接李庄主。”二爷一听，原来是铁掌李源到此，皆是自己弟兄，遂站起身形说道：“我到外头看看。”顺手拿了一把芭蕉的扇子，往外迎接。向例侯二爷，到了夏令时节最好洒脱，光着脊背，穿着一个蓝布的背心，半截土黄布的裤子，在外头露着半截腿，赤着双足，穿着两只靸鞋，恍着秃脑袋，手拿着芭蕉扇。来到大门之外，举目抬头一看，实指望就是李源一人，不料想迎着面站着是童林，还陪着一位，二侠客不认识。此时童林见二哥侯杰，由打里面出来，赶紧向前行礼口中说道：“二哥，你我弟兄自京都握手分别，想

坏了小弟了，二哥请上受小弟一拜。”侯二爷赶紧伸手相搀，遂说道：“贤弟一向可好。”童林遂着站起来，口中说道：“二哥，我给您引见一位。”侯杰说道：“那位？”童林遂用手一指，口中说道：“这就是吾家固山多罗贝勒，胤贝勒爷。这就是二侠客侯杰。”侯二爷闻听贝勒驾临，自己一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实在太不雅观，只得向前行礼，口中说道：“民人实不知贝勒爷驾到，恕草民衣冠不整，望你老人家海涵原谅。”贝勒爷赶紧前用手相搀。一面搀，一面心中暗想，原来二侠客就是这样的模样。又一看秃着头顶，心中暗说，闻名不好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二侠客原来是个老美（老美就是秃子）。他虽然这么想着，看见二侠客的头顶放光，于是顺口就说出来啦，说道：“二侠客，真亮。”贝勒爷说出这句话来，反到觉乎不是意思，哪须有初次见面就说笑话的呢，不觉得自己脸上一红。问得二侠客脸上也是一红，遂着站起身来。这时李源与二侠客见礼，叫道：“二哥，您一向可好？”侯二爷遂说道：“李贤弟你与贝勒爷由何处到此？”贝勒爷向前说道：“二侠客，我们相见的很长啦，请问阁下令兄，可曾在家？”二侠客闻言，赶紧带笑开言说道：“现在舍下，请爷您暂屈贵体，容侯杰禀知我家兄，整衣相迎。”贝勒爷遂说道：“那末我们在此恭候就是了。”二侠与贝勒爷告退，进里面回话。

贝勒爷与童林李源，叉手恭候，工夫不大，就听里面谈嗽，声若铜钟，里面有人谈话，说道：“贝勒爷大驾在哪里？”就听有人答言：“现在门首外。”此时贝勒爷可称得起，未见其面，先闻其声。贝勒爷心中想着，大概镇东侠也是个秃子。及至举目观看，前面是侯杰引路，后面跟随这人。贝勒爷一看暗暗喝采，就见此人，中等身材，又高着一掌，与二侠大

不相同，虽然年迈，生来得细腰紧背，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身上穿白绸子裤褂，米色绸子长衫，足下青缎厚底云鞋，白袜。往脸上观看，鹤鬓童颜，粉润润的脸面，两道蚕眉，寿毫遮目，一双虎目神光饱满，鼻如玉柱，口似丹霞。颌下一部银须，根根见肉，散满胸前，白鬓如银。剪子股的小辫，微然歇顶。在长衫之下，微露剑匣，神光炯炯，带出一团的儒雅，满面的春风。后面跟着两名家人。贝勒正在观看之际，就见侯杰用手指，遂说道："这就是贝勒爷。"又一指镇东侠向贝勒爷言道："这就是我家兄侯庭。"此时侯振远，向前抢步，口中说道："实不知贝勒爷驾到，恕草民侯庭未能远迎，草民代弟请罪，望贝勒爷恩宽赦饶。"贝勒爷向前相搀，口中说道："本贝勒久闻贵昆仲之名，早就有心拜访，奈终日无暇，今与童林因事拜访，来得鲁莽，望侠客海涵原谅。"侯庭闻言，惶恐答言："爷大驾光临，民人等可称得起，蓬荜生辉，草色生光，侯庭不幸中之大幸也。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到寒舍待茶。"贝勒抱掌含笑，遂叫道："童林，还不过去与老侠客见礼。"童林容贝勒爷谈话完毕，遂向前与镇东侠相见，口中说道："大哥，小弟童林早就应当问安，奈因在京都，终日穷忙，实不得闲。今因事到此，一来与兄长请安，二来还有大事相求。小弟这相参拜了。"侯庭伸手相搀童林，口中说道："童贤弟，前此我二弟到京，多蒙贤弟照看，我早当进京与二位老人家请安问候，奈因农务缠身，未敢稍离。今得见贤弟，以会劣兄平生之愿，贤弟请起。"童林遂着站起身形说道："小弟不敢。"侯庭遂着往里面相让。就在这个时候，李源带徒弟孩儿，与侯振远相见行礼。侯庭请贝勒爷至里面稍坐，贝勒爷含笑说道："老侠客头前带路。"这才侯氏昆仲在头前引路，

进了大门，又进了月亮门，转过木头影壁。贝勒爷举目观看，上房三间，东西的配房各三间，院中清雅，并无有花草。来至在正房的门首，有家人将帘笼高抬，侯振远以手相让，贝勒爷迈步进了上房。举目观看，心中暗含着钦佩镇东侠。就见屋中，一概柏木的桌椅条凳，墙上粉壁光华。原来是一个东暗间，两个明间。屋中几榻光明，并不奢侈，窗户后山外面探进来的树枝，被风吹得乱动，屋中这一份的清雅。贝勒看着甚为叹惜，心中暗想，以此屋中，可表镇东侠肺腑。在外而行侠作义，举心无愧，对得起天地鬼神。看此景况，家中所有，绝不是窃取偷盗而来，可见得镇东侠清高。正在思想，就听侯庭让坐，此时家人早把桌椅调好。贝勒爷上首落坐，众人站立两厢。贝勒爷此时让大家落坐，大家方才谢过贝勒爷，然后就坐。侯氏昆仲末坐相陪，家人献茶。大家茶罢，搁盏。侯庭笑开言，遂说道："贝勒爷您老人家不在京师养静，今来到敝处，有何公干?"贝勒爷闻听，笑着说道："我因童林有事，因而相随。一来久闻贵昆仲，贤名素著，二来童林有大事相求。"侯庭闻言，遂向童林言道："贤弟有何事故？当面请讲。"童林不慌不忙，向镇东侠双膝跪倒，将自己之事细说一遍。这才引出镇东侠二次出世，杭州立擂，捉拿盗宝二寇。种种热闹节目，且看第七回便知分解。

第七回

四寇合谋火烧巢父林　二侠出世镇擂抗州府

话说童林跪在镇东侠的面前，遂把自己十八岁好练弹腿，惟因斗纸牌为戏，误伤老父，逃至江西卧虎山，巧遇二位恩师，尚道明，何道源。蒙师之教，学艺一十五载。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立一家门户。误走双雄镇串把式场子，巧遇雷春。雷春义助纹银二十两，够奔童家村，夜探家宅，父母染病未痊，不敢相见。连夜入京师，被困风天雪地之下，避风雪在富贵巷贝勒府门首，巧遇我家贝勒爷，多蒙贝勒恩施，充当更头。巧遇三小侠闹府，方遇二哥，地坛相会。弟兄分袂，回归贝勒府，多蒙贝勒爷抬举，接家眷，充当教师。三小下山，童林误打贺豹。小弟未想到，他们记恨前仇，商议盗宝，小弟不知。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夜内，宁寿宫偏殿更衣殿之内，失去国宝翡翠鸳鸯镯。贼人盗宝留据，将童林二字写在上边。圣上下旨将童林拿至当官，童林铁案如山的官司，如何担当？多蒙我家贝勒爷的维持，托情老肃王，这才圣上旨下，赏限百日，命小弟带罪捕盗。一百日拿住盗宝之贼，将功折罪，免罪归家。逾限二罪归一，按律惩治。我家贝勒爷划策，命小弟领批，命小弟下山东聘请兄长代献单刀拐。贝勒爷与我乔装出都，行至清河油坊镇，乃又与老哥哥李源相见，多蒙李老英雄之引导，小弟是感恩匪浅。不料想是日夜内，在英雄把式店，二寇行刺小弟，方知盗宝为吴智广韩宝所为。童林说："多蒙李兄长，将小弟引至巢父林，

与老哥哥方才见面，望兄长二次出世，协助小弟，捉拿盗宝的二寇，国宝可以还朝，童林得以进京请罪，若圣上宽恩，小弟得以侍奉双亲的膝前。皆兄长您一人之赐，不知兄长尊意如何，小弟惟命是听。”童林一面由头至尾，就把自己出世以来，前后的情由，细细的说了一遍。一面由兜囊中取了抄录下贼人留下的字柬，双手递与侯庭。侯庭一面相搀童林，一面伸手接字柬，口中说道：“童贤弟请起，既蒙贤弟不弃，捉拿贼人之事，全在劣兄的身上。”童林遂着站起身形，口中说道：“小弟不敢言谢，小弟铭于肺腑就是了。”侯振远遂接着说道：“弟兄知已，不必客言。”侯庭口中虽然如此说，心中暗含着难过，遂沉吟半晌。

书中代言，侯庭所想的是什么呢？只因侯庭原是江湖绿林的侠客，他与侯杰相商明白，散众归田，实指望弃却绿林归正道，何如耕种且逍遥，原想粗粮糊口，以终天年，混了一世江湖绿林，毫鬓未伤，总算是家中有德，原打算在家中因病身故，落一个完全的名誉。不料想，今贝勒爷与童林到此，原不打算二次出世，只因此事义不容辞，头一件堂堂的贝勒爷，亲自到此，赏与我多大的脸面，第二件，二弟入都，多蒙童林照看，义助资斧，总算自己欠童林的人情，为此环境所迫，只得当面应允。可有一件，适方才童林所言，吴智广韩宝，乃是云南八卦山门人弟子，那李昆自立一家，并有他结拜的七个盟弟，各有绝艺在身，就是高来高去的门人，在山上约有四五百号，倘若二寇逃回八卦山，我与童林前往，凭自己宝剑，全身的武艺，未必能战服群寇。自己明知一应允童林，这一场浑水就跟着趟上了，事到其间有不得不允童林之请。自己又一想，总算在江湖绿林道，不能够完全身故，这

就应了俗语的话啦，菜上的虫儿，还得菜上死。可有一件，就是应允童林，命丧八卦山，总算是死得其所，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侯庭思想到此处，方才想了半晌。

前文已经表过，侯庭生平喜怒不形于色，虽然心中有千回万转的艰难，可是脸上看不出来，这才当面应允，遂搀起童林，细看字柬之内的情由。将字柬看完，复交与童林带好。复又让坐，彼此大家入坐，侯庭遂向李源问道："李贤弟此时天气不早，大概你们道路上未能打尖。"李源笑着答道："我们因赶路程尚未用早饭。"侯庭遂向手下人说道："你们在外边预备酒菜伺候。"家人闻言，答应转身出去，交派厨下，预备早饭。侯庭又问贝勒爷说道："你老人家，来到寒舍，乡村的所在，我们可是薄酒蔬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爷可要避屈。"贝勒爷闻言，笑着向侯庭说道："说来也倒奇怪，我在京师府内，每日里珍餐美味，我吃着不顺，只因与童林这一行路，也兼着劳乏，沿路上也没有什么好吃喝，就是在路上，住在小店，连玉米面的饽饽，我吃着也觉乎很香。这就应了俗语那一句话啦，人要饿了，吃糠甜如蜜，不饿吃蜜也不甜。看起来人生天地间，总要有为（有为就是作事），我看吃什么也是一样的香甜。老侠客到不必拘束，有什么菜，我都能吃。"大家闻言，彼此都大笑。众人遂说道："你老人家真是想的开，那末着回头您就尝尝这粗粮。"贝勒爷闻听，遂说道："很好很好。"大家正在说话之际，就见家人由打外面进来："口中说道："爷台们先站起来，我们把桌案往前挪一挪。"众人点头，遂着大众站起来身形，家人调排桌椅，擦抹桌案。外面又进来两个家人，手中端着托盘，里面俱是杯箸筷碟，家人把杯箸放好，跟着家人烫酒端菜。此时侯庭让坐，贝勒爷上

首就坐，童林李源左右相陪，侯氏昆仲末座。此时侯庭斟酒把盏，一面吩咐叫徒弟们前来伺候斟酒布菜。

家人出去工刻不大，将帘笼一起，由打外面进来九个人。贝勒爷此时将要饮酒，一见前面走进四个人。前面的二人，俱是黄脸面，长得俱都忠厚，身上俱是蓝布的大褂，脚下白袜靸鞋，年纪都在四十上下的岁数。后面的二人，一个是黑脸面，一个是青脸面，也是蓝布大褂，脚下靸鞋白袜，来至桌案之前。此时童林早就看明白了，后面进来的五个人，是二侠的五个徒弟。前面四个，自己到不认识。正在观看之际，就听镇东侠口中说道："你等众人向前报名相见，这位是贝勒爷，这位是你等童师叔，童林。"这九个人上前报名，镇东侠这四个徒弟惟大徒弟二徒弟，是亲弟兄哥俩，一个叫阮和，一个叫阮壁，一个外号叫灯前少影，一个外号叫月下无踪。三徒弟姓徐名源字子特，外号人称浪里云烟，此人会水。四徒弟姓邵名甫，字春髯，外号人称过渡流星。这四个徒弟，一个比一个身法快。二侠侯杰的五个徒弟，大徒弟阎宝，二徒弟张旺，三徒弟四徒弟，侯俊，侯玉，五徒弟鲍信，他们的外号，童林尽知，前文已经表过，不必重叙。徒弟们报名相见已毕，阮和口中说道："老师唤弟子，有何差遣？"镇东侠遂着说道："命你们与贝勒爷献酒布菜。"徒弟点头应允，各人与贝勒爷童林李源献酒。童林遂向阮和说道："外面褥套之内，有你师弟的单刀拐，你们自己取去。"阮和答言，告诉手下人，将单刀拐收下。大众在此，轮流伺候。贝勒爷一面喝酒，一面观这几个徒弟，一个个俱都是雄纠纠，气昂昂，英雄的体态，心中是十分的欢喜。心中暗想，我在京师，养尊处优久矣，不过食些珍餐美味，穿些个丝罗缎疋，自知京都之外，别无英

雄，今至巢父林，观看群雄，一个个相貌堂堂。看起来英雄生于四野，豪杰长在八方，此言果不谬也。贝勒爷正在思想，就听侯庭劝酒，说道："贝勒爷，今来在敝处，可没有什么好吃的，您可是随便用些了。"贝勒爷闻听，这才观看侯振远，就见他笑嘻嘻擎着酒杯相让。贝勒爷只得擎杯，一饮而尽，将杯底一献，口中说道："干，彼此大家痛饮。"贝勒爷原不为饮酒，贪此口腹，原打算在酒席之前，为的是与镇东侠谈些个武术，无奈镇东侠为人清高，并不提江湖绿林技艺之语，反倒说了些个庄家的农务。贝勒爷也倒听着津津有味，俗语有句话，世事之快，莫过于谈，这一来可就耽误了用饭啦，竟顾谈心，天气可就不早啦，业已申牌已过。正在高谈阔论之际，贝勒爷见家人启帘笼进来，临至镇东侠的面前，低言耳语。镇东侠向着家人摆手说道："你先下去。"贝勒爷一看，就知道侯振庭家中有紧要的事，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千万可不要拘束，你家中有什么事，你只管去办，我们都是自己人，没有什么说的，别因为我们大家，耽误你的事。"镇东侠向贝勒爷说道："倒没有什么紧要。"又向家人说道："既是那末着就把他叫进来，我问问他。"家人点头转身出去。此时贝勒爷隔着斑竹帘往外面观看，看的甚真，就见由打外面影壁墙转过一人，这个人身量不算甚高，身上穿土黄布的裤褂，土黄布抄包扎腰，土黄布的靸鞋，土黄布的袜子，在腿腕子上一个腿上扎着一个小铃铛，瞧着好像跑报的像儿，身上斜背着一个土黄布的包袱，往脸上看，土黄布的手巾包着脑袋，斜勒麻花扣，脸上透着发黄，两道细眉，一双小圆眼睛，小鹰鼻子，棱角口，微有几根髭须，手中拿着一条白布的手巾弹身上的尘垢，随着家人启帘笼走了进来，用目先看贝勒爷大

众，然后向着镇东侠双跪倒，口中说道："老大爷在上，小子王三虎与老太爷叩头。"侯振远随着伸手相搀，口中说道："老三免礼。"王三起身来，镇东侠又问道："你来此何干？"王三虎听镇东侠这一问，遂着说道："奉你徒弟差遣，有书信上呈。"遂着将身上背着的包袱，由身上解下来打开，里面取出来信，双手呈与镇东侠。侯振远接过书信，举目观看，上面写的是：呈恩师手拆，下款写着弟子黄灿顿首拜缄，看了看后面封口，上面写飞鸿二字。侯振远将书信拆开，细细的阅看，看不甚明白，口中叫道："老三，此书信内情却是为何你可知晓？"王三虎闻听，站在面前，遂不慌不忙，就将杭州立擂的情由，细细地说了一回。

书中代言，这个王三虎他的外号人称叫顺风耳，皆因他的腿快，别号人称串地蛇。想当年侯庭闯荡绿林之时，他是自幼相随，与镇东侠不离左右，他是镇东侠采盘子的小伙计，皆因镇东侠年迈，散众归田，他无事可作，遂一同回到巢父林在侯庭家中闲住，无事可作，其实吃喝穿戴，以至使用的钱财，均然不少，无奈他生就是劳苦的命运，他是逸则生患，时常的染病，平常的日子，恳求镇东侠，与他谋事。镇东侠可就向他说道："你在我这里居住，又不短你的吃穿跟使用的钱财，你又上了年岁，何必在外面受风霜之苦。"王三虎心中明知这是老人家一番疼爱他，他遂向老人家说道："你不知我的脾气，虽然老太爷您这一份的恩待我，我不是不知道，无奈我没有那个命享福，我终日里净闹病，我反倒受罪，不如您哪与我荐举一个别处，我倒可以免得灾缠病绕。"镇东侠听他所说，也倒乐了。心中想，若要把他荐与他处，终不免受些个劳苦，猛然想起第五个徒弟，在杭州西湖天竺街，路南

开设一镖局子，字号是金龙镖局，买卖倒是兴旺。再说，王三虎待这五徒弟又有好处。

这个五徒弟，原是㮾州人，姓黄名灿，字金铎，外号人称小孟尝，当初拜侯庭为师之时，他原因在家中误伤人命，逃至在巢父林，巧遇王三虎，王三虎很爱惜他，这才把他引至在巢父林，面见侯庭，皆因老侠客看着此人忠厚朴诚，这才把他收作门人弟子，传习他的武艺，以致能为练成，这才别师归家，临走之时，还是镇东侠赠的路费，以致黄灿回到杭州。寻找旧日的宾朋，一打听自己的官司如何，朋友可就对他说了，皆因原先误伤的这个人，并未身死，打的时候，他是一时气闷咽喉，当时就仿佛是气绝身亡。黄灿逃走之后，此人被众人救护，他才苏醒过来，并未成词。黄灿这才放心，皆因黄灿昔日朋友，都知道黄灿由外面回来，大家与他接风洗尘。这才知道黄灿拜镇东侠为师，学会了武术，彼此大家给黄灿成全一个把式场子，黄灿一交场子，一来可以餬口，二来又多交几个朋友，就在天竺街教场子二年之久。徒弟之内有两家财主，又有几个朋友家当都可以，因此这才大家与他商议，让黄灿开一个镖局子。黄灿因为手内无钱，再说买卖又不好应，这么着大家与他商议不让他管，大家与他拿钱，就让他等着当掌柜的。这就是黄灿素日交朋友的好处，这么着大家与他办理手绪，可就在天竺街路南，开了一座金龙镖局。开张的时候，众亲友连徒弟与他挂红贺喜，买卖这才开市，他又请了几位镖师。无奈买卖不好做，他是新开张的买卖，没有根底，各买卖家谁有现款，谁敢交他保护，这就仗着他的朋友多，在外面各商号与他应镖，很多了也没有，无非是三五千两银子，买卖先是小作着，日子一长，买卖作的很好，越

作越宽，不差什么银钱号，看出金龙镖局妥实，可就都愿意与他交易，后来买卖可就作起来啦，十万八万镖银常走，就这些年，黄灿还是真剩了钱啦，买卖也作大啦。

朋友们见他买卖兴旺，这又给了出主意，西湖之内，以三潭映月分中，捕鱼的两张鱼帖，掌秤的经济牙行，要与他办西边这一张鱼帖，黄灿自己本不愿意，无奈众位朋友，极力的维持，黄灿不得已可把西边这鱼贴办到手内。可虽然是买卖丰阜，无奈好事多魔，凡事都有比肩，只因黄灿金龙镖局，买卖兴旺，别人看着自然是眼馋。有人在金龙镖局东边，斜对着路北，开了一座飞龙镖局，开镖局子的这个人，原是本地人氏，此人姓潘名德字鸿鼎，外号人称威镇长江，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潘震，外号人称金角鹿，他在杭州天竺街，开设镖局，并非是他的威名，他是全仗着他的老师名誉。他的恩师，家住宣化府城北，秋林寨的人氏，姓秋名田，字佩雨，江湖人称南极昆仑子，号称北侠，掌中一口宝剑，剑的招术，名曰三十六路天罡剑，艺贯全球，威镇华夏。因借了师父的名望，这才开设飞龙镖局，他又见黄灿办好三潭映月迤西的鱼帖，他看着眼热呀，他这才托人运动，在本地面花钱不少，把三潭映月迤东的鱼帖，才办到手内。他那个心意，意欲把黄灿的买卖挤兑关闭，也好一人独霸杭州镖行事业。时常因为应标两下常起意见，黄灿为人和平忠厚，凡事都有容让，这才未见什么冲突。他以为黄灿惧怕他的势力，渔业捕鱼，时常三潭映月以东鱼少，潘龙的手下，仰仗东家的威势，时常往三潭映月以西放船捕鱼。黄灿这边的伙计，看见他们越界捕鱼，不按规矩可就禀知黄灿。黄灿想着必是他们新上的伙计，不知道规矩，要因为这个打起来，恐怕伤了同行和气，遂

告诉伙计他们过来一两只船，不必同他们计较。黄灿虽然是一分宽厚，无奈一回是情，两回是例，潘龙这边的伙计见黄灿这边的伙计，并不拦阻越界捕鱼，他们以为是黄灿不敢惹他们的东家的势力，他们越是放心大胆，随便放船往西面捕鱼。怎奈黄灿的伙计气愤不平。奈因东家不管，伙计们暗地生气，可是架不住伙计们屡次告诉黄灿，黄灿一想要是这么着，也不成事体，可就随便告诉自己的伙计，他们要是不守规矩，再过来自管拦阻，他们若是不遵，你们自管打他，俱有我一面承担。伙计们本来素日就气愤不平，今既有东家发下话，伙计们从此留了神啦。可巧潘龙手下鱼船又过三潭映月以西捕鱼，这边黄灿的伙计过去一拦，潘龙渔船的伙计不但不服，而且还很蛮横。两下里越说越差，可就两下登岸，彼此各拿木棍船篙打起来了，这一架打了个热闹，彼此互相受伤的不少，以至黄灿潘龙一露面，两造的朋友也就出来啦，大家两造一了事，彼此都有受伤的，两造出来的朋友，费了多少唇舌，才把他们两下的事了完了，可是两下都得认倒霉。可有一节，虽然当时把事完了，两下里谁也是不服谁，又在西湖之内两下捕鱼，两下的伙计若要遇在一处，话要是一个不投机就打起来。就像这样的架，打了十几场，了事的朋友，也了腻啦。他们是越了越成仇，两下伙计一见了面，恨不能弄口凉水谁把谁吞了，可又没那们大嗓子眼。

架不住日子长了，黄灿这边的伙计见潘龙那边的伙计仍然还是过界捕鱼，这边黄灿的伙计暗含着知会镖局了，黄灿既得着伙计的报告，可就不得不防备暗地知会镖局子的伙计，暗带刀枪藏在渔船之内。常言有一句话，世上没有好事就怕遇不见好人。可就有嘴快的主儿告诉潘龙，言说黄灿这边预

备人要憋着打架呢。潘龙一听有人报信，赶紧也预备刀枪棍棒，约会镖局子的伙计，潘龙亲自带着藏在渔船之内，潘龙告诉伙计将渔船故意开到三潭映月以西，如果是黄灿的伙计拦，你们拉出兵刃去约会他们登岸，倒得要个样儿，看看谁胜谁败。伙计们一听东家有话，早就惦记着要把黄灿这一干人赶出西湖，今有东家这一句话，一个个耀武扬威，共有三四十只渔船，撑着船俱往三潭映月以西而来。此时早就有人将此事报告黄灿知晓，黄灿一听亲自带着镖局子的伙计们来到西湖岸，一面知会渔业公行的伙计们，将渔船均都备齐共有五六十只，各人带着随手的兵刃，预备着打架。黄灿带着镖局子的伙计藏在渔船之内，分咐开船寻湖，伙计们一齐开船够奔三潭映月而来。离三潭映月不远，就见正东潘龙的渔船由打东面而来，伙计们看见赶紧禀知黄灿。黄灿带着镖行伙计站立在船头往正东观看，就见正东一行行一排排的小渔船，船上站立着无数镖行的伙计，各擎着兵刃，一个个虎视昂昂，正当中船头上站立着潘龙，指挥渔船盖湖而来。黄灿知会伙计喊嚷不准他们船只前进，伙计站在船头见东面船临切近，高声喊嚷，说道："呔，你们东湖的船太不知道规矩，无故累次越界，你们再不把船撑回去，你们可得受罚。"潘龙站立船头听的甚真，概不由已的气冲牛斗，口中嚷道："我们原不过你们西湖捕鱼，皆因你的伙计们在西湖太横，我们才不按着规矩。今天你们要是不让我们捕鱼，也行得了，你们今天可得打出一个样儿教我瞧瞧。"伙计将要与潘龙答言就在这个工夫，黄灿已然由船舱内走出来站立船头，高声道："姓潘的你太不知自爱，前几次伙计与伙计们彼此的争执，你就应当拦阻你伙计不应当让他们越界捕鱼，今你反倒鼓动你的

伙计，今日你又安着什么心？你只管明言姓黄的接着你的。”潘龙闻听只气得哇呀呀的怪叫，口中说道：“姓黄的简直的我告诉你说，我听人报告我，你今天有个预备，我今日特特的来会会你。”黄灿闻听一阵冷笑随说道：“你既是来会我，咱们两个人倒可以，我与你倒值，咱们俩人不应在湖心动手，咱们俩个人将船靠岸再说。”潘龙说这道可以，随着叫伙计们将船拢岸。黄灿这里也吩咐叫伙计们将船只靠岸。此时两个伙计们将船均都拢岸，各亮兵刃，东面是潘龙指挥，西面是黄灿指挥，两下里这一场架打的可是真热闹，西湖岸上看热闹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谁不看两个镖局子打架。四周围是看热闹的人，当中间亮出场子真是刀枪棍棒乱举，两下里俱是拚命死战，真是刀剁处皮肉崩裂，枪到处鲜血纷飞，两下互有死伤，也不知道死与未死横躺竖卧一片，也有躺在地下哼咳不止，也有倒地无声，俱都是浑身是血，辨不出面目，两下里尚不肯开交。

就在这末时候，四外的官人早就围满啦，暗中代表，本地面地方他可是该管的责任，他可是管不了，他赶紧报知钱塘县知县，本县知道这场架关系人命，遂知会本处的武汛官军，两名守备带领二百名官兵，知县曹成亲自带三班人役弹压地面。这场架已经打的败了神啦，知县这才传谕吩咐捕拿凶犯。此时黄灿潘龙两个人彼此站在当中，道字号，两下打架冤各有头，债各有主，请县台爷开恩将受伤的丧命的，命伙计们搭回镖局子，有我们两个人跟随到案。知县一看地下躺着一片也就无可如何，只得宽恩吩咐差役将黄灿潘龙带回县衙听审，一面传谕将致命受伤之人数目检验明白具禀呈报。知县吩咐已毕，打道回衙，知县曹成大轿进钱塘门来到县衙，

搭进仪门轿子落平，栽杆去支手，县太爷下轿够奔外书房，跟班的起帘笼，知县来到屋中掸尘净面稍微歇息。外面该差的班头在外面回话，知县曹成吩咐跟班的把他叫进来，跟班起帘笼由打外边带进二人前面是科房的先生，后面跟着二班的头白顺，科房的先生捧着西湖岸群殴潘黄两家致命受伤检验明白清单，请太爷过目。知县吩咐呈上来，跟班的接过来呈递县太爷。知县接过观看，不觉的倒吸了一口凉气，皆因里面致命受伤的人太多。黄灿镖局子的手下伙计当场毙命者三名，带重伤者十三名，轻伤的二十四名。潘龙镖局子的手下伙计，当场毙死的七名，带重伤的十一名，轻伤的三十二名。知县接着差役呈单报告，一来本地面关系人命，再者本地面要是常出这个事，也是自己的责任，知县意欲亲自严审，可巧由府里来了一套公文，这个事也不知道府里因为什么知道啦，知县一想不问可知，他们这一场儿架，打的也太凶，大概有人告到府。知县只得草草过了一堂，将全案的人犯，扛好了公文亲自送到杭州府。再说本处知府大人姓胡，名叫胡文涛，由打到任以来，暗地调查本府内的民情，素日也有耳闻钱塘县管下，西湖内的渔业累起格争，时常的群殴，与地面上很有关系，时常暗地派人调查，今西湖渔业群殴致伤人命，已经归了钱塘县，府内恐怕知县徇私受其情托，草菅人命，因此行文将全案人犯要到府内来审重办，枭首几个首犯，就地正法，以资震慑。以至本县将全案送到，知府升堂，本县当堂呈递公文，知府胡文涛将黄灿潘龙大概问了问案情儿，遂标了禁牌全行收禁，知县回衙。本府打算明日严审，按律治罪，知府退堂。就在这个时候，潘黄两家约出本处的绅商，并托朋友花钱运动，要办到调处说合，又有绅商的维持。常

言有一句话，钱能通神。知府胡文涛，一则碍不过绅商面皮，又见两造上下的运动，知府又不肯得罪本处的绅商，胡文涛只得应允，遂将两造提至当堂准其讨保调人说合，这才当堂俱保两造下堂。

不表黄灿，单提的是潘龙，虽然保放自己说合，由打府衙出来有多少朋友维持回到飞龙镖局，先应酬走了众位亲友，然后自己来到柜房有镖局伙计净面献茶，自己坐定了一想，这一场事闹的越想越不上算，心中烦闷，不由得长吁短叹，咳声叹气不止。就在这个工夫听旁边有人冷笑，不由得自己心中生气，以至举目抬头一瞧，却原来是采盘的伙计白亮，这小子外号叫蝎虎子，这小子为人机巧伶俐，狡诈百出，素常潘龙还是很信任他。今自己闷气不出，又见他旁边冷笑，不由得气愤叫道："白亮，我这里心中为难，难道说你反倒笑我办事无能吗？"白亮遂向潘龙说道："东家您长吁短叹，小子不问可知，大概你老人家为的是这场官司气儿不顺。"潘龙听至此处不由得动怒说道："那么着我气儿不顺，你就应当笑我吗？"白亮微然含笑说道："小子不敢，您哪要打算气儿顺，正遇这个面子来，小子我倒有一条计策，可不知您愿欲用不愿欲用。"潘龙闻听白亮之言，瞪目说道："白亮你这小子真要有能耐真能够把我这场面子给我找过来，保准我不栽跟头，只要事情过去，我必要重用你，我在你身上还有份人心，我决难为不了你，我必然让你过得去。"白亮闻听心中暗喜，遂说道："镖主您这场事，有句俗语的话，树林子里头放风筝。这句话怎么讲呢？咱是绕住啦，据小子我想这点事不要紧，我要把这个主意说出来不但您得喜欢，还得让黄灿好好的把渔帖双手奉献您的面前。"潘龙闻听不由得一楞，遂向白亮说道：

“你到了儿是什么主意，你说说我听听，省得我心中别扭。”白亮遂笑着向潘龙说道：“镖主您可得多耗费点银子。”潘龙遂说道：“什么话只管说，花多少银子我也不能含糊。”白亮说道：“您既然肯花银子，小子我倒有了主意啦。什么主意呢？只皆因他也是作镖局的生理，咱们也是开镖局的，您哪托朋友花钱把府衙内上下打点好了俱都买通了，您在当堂递一张禀帖，呈请杭州府台大人，当堂批准呈禀在案，皆因潘黄两家俱是镖行的生理，恳请批准在西湖北高峰立擂台百日，一百天之内黄灿不能取胜潘龙，命黄灿将渔帖献于潘龙，一百日之内不能取胜于黄灿，潘龙情愿将帖献与黄灿，渔帖归于一家，自此永无格争。你老人家若要将此事办好，这不是将渔帖白得到手，您想想就这么一点事何必为那么大难呢？”潘龙闻听气昂昂的说道：“白亮你这小子真正可恶，你这不是与我出主意，你简直的欲把我这一张渔帖送与黄灿。”白亮闻听微微的冷笑遂着说道：“东家您这话说得不对呀，您素常待我就很好，我焉能向着外人哪，您把我说的哪一件不好，您说说，我听听。”潘龙遂说道：“你这小子想一想，果然是要立了擂台谁人不知道，黄灿的业师镇东侠侯庭侯镇远，掌中一口宝剑，名叫小听锋，乃是楚国三剑之一，古称龙渊剑，一百单八招青龙剑，剑术艺冠环球，名震宇宙，我岂是他的敌手，岂不是白白的将渔帖献与黄灿，这就是你与我出的好主意吗？”白亮闻听不觉的狂笑，遂说道：“镖主您怎么那么傻呀，常言有句话，他要认穿红的咱们还认得挂绿的啦，他有他的老师，咱们了有咱们的老师呀，他会请人，咱们会约人，您写一封信命少东家至宣化府秋林寨聘请您的老师北侠客秋田秋佩雨，求老师代请蓝田氏三矬，您大师兄双手托天逍遥

鬼蓝田宝，二师兄低头看出自在鬼蓝田玉，迈步过岭无形鬼蓝田璧。您再亲笔写一封书信，小子白亮至云南八卦山，聘请您的师叔铁臂罗汉法禅和尚。然后您再写信命镖局的伙计聘请镇江丹徒县莲花山荷叶岭三位寨主，大寨主九朵莲花窦武窦文志，二寨主铁爪鱼鹰左雄，三寨主分水鹭鸶陈海。再请江西临江府夹江临江坞王氏三杰，大爷金鬓铁臂苍龙王增，二爷叱海乌龙王甲，三爷翻江小白龙王凯。再请辽东三老，边老桥金老寿侯老佩，辽阳白沙岭梁氏三雄，琉璃手闪电手电光手梁光梁宝梁永。再请湖广汉阳府孝感县上官屯上官伦上官瑞昆仲弟兄，他们在汉口街门立胜镖局。提起来说的讲的，陆地仙狐白面小灵狐，他们的武术人所皆知，又与你老人家是至近的朋友。这些位俱是当然应请。再请几位开镖局子的老师傅，头一位您先请营口街永发镖局老掌柜的神枪张凯，再请苏州北关外镇南镖局镖主长臂仙猿陆永杰，教他带着徒弟大力周青，苏州东关外镇海镖局寻海夜叉石伦，水陆属他第一，也是你老人家膀臂。再者说南关外振远镖局神手黄仙舟，也得请一请。北京城西河沿光裕镖局金弓小二郎李国良，您也给他一封贴，他是爱来不来。这些个人都要是来了，您的老师若要驾临，又有您师叔法禅骁勇无敌，何惧镇东侠与他弟子黄灿，就用您的老师的宝剑抗住镇东侠，哪怕黄灿不双手将渔贴献在您的面前。某小子这个主意好不好，这就是你老人家待小子的厚恩，小子白亮这才穷心吐胆，与你老人家划策，你老人家想一想，这一条妙计怎么样，你老人家可要三思后行，这就是东家素日待小子之恩，小子应当报答您的饭恩，你老人家想一想，使得使不得。”潘龙闻听反忧为喜，仰面哈哈大笑，遂说道：“好小子，此计甚好，事情全然办成，

我必当重用你。”遂着就看文方四宝，一面写书信，命自己的孩儿金角鹿潘震至宣化府聘请北侠。遂着写书信教白亮至八卦山，约请法禅和尚下山协同镇擂。这就跟着撒请帖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齐集杭州。跟着托人运动知府递禀帖，预备批准立擂。其实此事不过群殴调处说合，为因人生七尺躯，紧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此之谓也。只因白亮原是粗笨小子，碌碌之辈，原本他无才，就是有才也能杀人，何况他无才要称有才，尤其杀人更多。就皆因他一时的逞才，鼓唇弄舌方有杭州擂起，以至两次杭州立擂，南北昆仑会多杀无辜，天下侠客的名誉险些送与他是是非非之舌剑唇刀之下。

不表白亮等四下里请人，单提的是潘龙在杭州府之内。托亲友由科房托红笔的师爷，从中运动本府胡文涛，真是金钱铺地，衙门上下内外均然拿银钱垫平。杭州府知府胡文涛，因受潘龙的贿赂，这才暗地传谕，命潘龙递禀帖，准其两造立擂角斗。次日杭州府传潘黄两家在当堂候讯，以至大人升堂，潘黄两家业已传到在堂下听候大人呼唤。其实潘龙早把禀帖呈递公案，大人早就观看明白，遂即传潘龙黄灿当堂候讯，二人上堂跪倒于右，听候大人堂谕下，大人遂将潘龙的禀帖掷于黄灿，口中说道：“你两造同是镖行的生理，为争渔业行累起格争，本府例应从重严办，原因潘龙呈递禀帖请限立擂，本府念你等素日本分营业，准如所请。当堂批准赏限百日的擂场，黄灿若能胜过潘龙，潘姓将三潭映月以东的渔业献与黄姓执掌，渔帖归于一家，自此永无格争。百日之内黄姓不取能胜潘龙，亦必当将渔帖献与潘龙。此外以至两造死伤各听天命。你可肯当堂应允，本府好当堂批准。”黄灿此时听知府

一片言辞，明知知府受潘龙的情托，欲待不应，两下均是镖局子的生理，与自己名誉有碍，言语回禀稍迟就算输口于潘龙之下，遂即将禀帖往上呈递。遂即向上磕头，口中说道："大人,民人情愿递大人堂谕。当堂批准呈禀在案,听候开恩。"大人点头摆手退堂。

不提当堂批准，单提潘黄两家一齐下堂各归镖局。欲说黄灿回到镖局子里面，来到柜房，伙计们打手巾擦脸，把茶与东家献过来。黄灿坐在椅子上，回忆适方才在当堂之上，知府徇私受潘龙的运动，明明是潘龙的要求，不问可想而知，潘龙早有预备，这才设立擂台，分明是仰仗他恩师北侠秋田的势力，又值我镖行的生意太好，镖局子的人本不够用的，那里有人顶着打擂。这个事情实在是棘手，自己急的咳声叹气束手无策，只急得站起身形在屋中乱走。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想起王三虎三哥足智多谋，多经多见，莫若把他请来与他商议。遂着回头向伙计说道："你到外面把王三哥叫来，就提我请，有要紧的事商量。"伙计转身出去够奔外面。此时王三虎早就知道这件事啦，正在门洞坐着，与大家谈话，提说当堂批准这一些话。就在这工夫伙计向王三虎说道："三哥别在这里闲谈啦，东家那儿请您。"王三虎闻听向众人说道："怎么样，我就知道要找我。"大家向王三虎言道："你说这话又不对。总是内行，能办事才找你哪，怎么不找我们哪，得啦三头您到里边吧。"王三虎向众人说道："我到里看看不定什么事。"说着遂够奔柜房，来到柜房起帘笼，往里边观看，就见黄灿坐在椅子上，愁眉难展。王三遂向黄灿说道："东家，叫我有什么事？"黄灿一见王三虎进来，遂着站身形，向王三虎说道："三哥您先请坐，我有一件为难的事，与您商议。"王

三虎笑嘻嘻落坐，开言说道："东家方才我听见您叫，我就知道有事，有什么事，您就请讲。"黄灿闻听，未曾开言，先长叹了一口气，遂说道："三哥您要问哪，没有别的事情找你。"遂就把镖行渔业两造格争因而成词，就把今日知府受情，当堂批准立擂的情形，遂一五一十对王三虎细说了一遍。遂说道"三哥，我自己是当局者迷，你老人家是旁观者清，您想想，替我想个法子抵抗潘龙，您替我筹划个计策。"王三哥听至此处，不由得一阵冷笑，遂向黄灿说道："东家你看这个事情倒很为难，据我看这一点小事由儿很不要紧。"黄灿闻听，不觉的动容，遂说道："三哥您既看着不要紧有什么法子？"王三虎遂笑嘻嘻的说道："您可真湖涂，他分明是仰仗北侠势力相欺，其实也不要紧哪，您不会写一封书信，我到巢父林，也将您的老师镇东侠请出来，再请各路的英雄。常言有句俗语，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他的主意，咱们有咱们的计划。东家您想这个主意怎么样。"黄灿听到这里连连摇头，遂向王三虎说道："此计不好。"王三虎听到这里一楞，遂问道："东家怎么不好。"黄灿咳了一声说道："三哥您这个主意，我早就熟思已久，我可就是不敢提议此事。因为什么呢？三哥要是别人不知道我的事。惟有三哥你深知我的根本源流，想当年要是没有三哥你呀，我不用说学艺，我连老师的面都不能见，全是你的维持，以至我在老师的跟前学艺，吃喝穿戴及使用的钱财，都是老师的赏赐，到如今开镖局子立渔业公司，总算是钱赚了不少，就说人称家值，我可就是没孝顺过老师一天。其实他老人家可不怪我，据我的天良上所想，我可对不过他老人家，如今我在杭州立擂事起，我平日不孝顺他老人家，今日有了祸，我把老人家请出来，叫年迈苍苍的老人家

在擂台上掌剑与北侠动手，倘若稍有疏忽，岂不是一世英名丧在我手，老师就是死在泉下，我也对不起他老人家待我这一份厚恩。三哥请老人家的心思，我早就想了半日，宁可我将渔帖双手献与潘龙，我也决不敢为此，三哥这个主意您不应想，再想别的妙策。”王三虎闻听黄灿之言，微微的含笑，口中说道：“镖主你这个主意想的可也倒对，无奈有一件，您可是不明白其中的理由，我有一句话说，您可别不乐意。”黄灿说：“您有话只管说。”三虎带笑说道：“我可不是看不起您，您的名誉还差着点，镇东侠老侠客若是一到，不用说与北侠动手较量，就是他老人家一到，自然两下的朋友也就出来啦，当中一叉手，从中一了，二位老侠客的朋友，名儿姓儿也含糊不了，既要从中解合，必要和平解决，要是按着和平一办，镖局子的买卖还是照旧，渔业公行仍是潘黄两家，你当是真叫老侠客登擂台动手？不过开的是二位老侠客的名儿姓儿，斗的是二位老人家两造的朋友，朋友只要一出来就算完。这话镖主您听明白了没有？”黄灿听王三虎所说的一片言论，遂着说道：“我回头写一封信，您就辛苦一趟。可是这么着，您见了我的老师呀，可千万把内幕的情由说明白了，别让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多想，若要怪罪我，我可担不起。”王三虎说道：“这话您由何处说来，我既是要会出主意我就会说，不用您叮咛嘱咐，简直的您就写信吧。”黄灿闻听，这才叫伙计预备文房四宝，将书信写得，交与王三虎。

王三虎带着盘费，与镖主告辞起身，赶奔山东巢父林而来。在路途之上，晓行夜住，非止一日。这日来到巢父林，王三虎乃是轻车熟路，绕进巢父林来到候家庄，来到门首，就见马匹盈门。王三虎一问门口遛马的，这才知道老侠客里面

会客。三虎来到里面命人通禀，依着镇东侠不见，等用完了酒饭再说。这时贝勒爷怕镇东侠家中有事，这才把王三虎叫进来。三虎是先投书信，皆因是侯镇远看不明白，这才细问王三虎，三虎不慌不忙，这才将杭州立擂的情由，细细的说了一遍，镇东侠将话听明，遂向家人说道，你与王三虎拿二十两纹银，你带着他到下面用饭，回头又向王三虎说道："你暂且回去，见着黄灿就提我不日就到杭州，前去镇擂。"王三虎答应一声，就说："谢谢老太爷。"转身形出去。镇东侠这一句话不要紧，可就吓坏了贝勒爷与童林李源等众人，童林目视李源，李源见童林与他递眼色，明知镇东侠既应允帮助童林捕盗，又应允杭州镇擂，一人难以分身办两件事故。这明明是让我质问镇东侠，是何用意，自己向着童林暗含着一点头，遂向镇东侠说道："兄长你老人家，既应允童林协助捕盗，今又应允杭州镇擂，难道说你老人家有分身之法？小弟所不解，请兄长当面示下。"侯镇远闻听此言，仰面哈哈大笑，口中叫道："李贤弟，你好不明白。"回头叫道："童贤弟，你把贼人盗宝留下的辞句，你再拿出来我再看看。"童林遂由腰间将字据掏出来，双手递与侯庭，遂说道："请兄长观看。"侯镇远将字柬接过来，放在桌案之上，用手指着字柬前面的两行字，口中叫道："李贤弟你来看，头一句是小巧之艺属咱能，棒盖三江任纵横，看此两句李贤弟我就知道贼人的用意。"李源抱拳说道："您怎见得，小弟愿闻高论。"侯庭遂着说道："贤弟你有所不知，此二贼 将事作成，他心内无意回八卦山，他意欲由打沂州府过运河逃往一江口，他才路过清河油坊镇，在贤弟店内方露出马脚，若不然二位贤弟岂能知盗宝是何人？劣兄名为是镇擂，正是寻踪涉迹，与童贤弟捉拿盗宝的二寇，

此时应允镇擂，就为的是遮饰众人的眼目。”镇东侠将话说完，贝勒爷在上面听着点头赞美，口中说道：“老侠客不愧名头远镇，深谋远略老诚干练。”遂叫道：“海川，你听见了没有，老侠客作事何等精细，日后作事总要与老侠客多学多练，随着他的脚踪才是。”童林听着点头称是。李源在旁边抱愧说道：“兄长长思远虑小弟不及，望兄长恕小弟多口之罪。”镇东侠含笑说道：“贤弟你太多想了，自己弟兄何必过谦。”一面说着话，一面叫家人添酒上菜。贝勒爷皆因爱与侯镇远谈话，未免多饮了几杯。镇东侠所谈的全是庄家农务，又谈了些武术技击之法。贝勒爷真听着有些个新奇，称得起耳所未闻，因此话越说越长，可就忘了天的时候啦。贝勒爷并非是贪其口腹，只因贝勒爷原有此癖，与高人不肯交臂而失，只顾一长谈不要紧，不知不觉天已然掌灯的时分。徒弟们一面轮流献酒，一面掌灯，工刻不见甚大，屋中灯光明亮。

贝勒爷与镇东侠正谈至高兴之际，猛听得村锣已敲至初鼓时分。侯镇远正捧杯劝酒，猛听得外面串锣的声音，镇东侠闻听心中说道不好，莫非外面有火警，遂着将酒杯放于桌案，扭项回头望窗棂上一看，见窗棂纸色发红。正在观看之际，就听外面脚步声音，镇东侠望门口观看，由外面起帘笼慌慌张张进来一名家人，遂向着镇东侠说道：“乞禀老太爷得知西方有火警，火势甚烈，请示老太爷谕下。”镇东侠闻听，遂向家人厉声说道：“不过一时的失慎，何必这样大惊小怪，还不与我退下去。”家人只得诺诺连声而去。镇东侠这才含笑站起身形，向着贝勒爷说道：“爷，让您见笑，敝处失慎，时方才家人报告，请贝勒爷少候，侯庭到外面观看。”贝勒爷闻听遂着站起身形，口中说道：“老侠客，既是贵庄失慎，不戒

于火，我们也可以到院中看看。”镇东侠遂含笑说道：“请。”贝勒爷一面跟着镇东侠往外面走，一面心中思想镇东侠天生来的秉性，外面庄中火起他尚不着急，看起来此人镇静异常，一面想着随着镇东侠来到院中。众人往正西观看，火焰冲天，金蛇乱窜，火光四起。这一把火，正西的上面好像红了半边天一样。惟有镇东侠看着这把火心中难过，怎见得呢？这把火并非是村中失慎不戒于火，镇东侠早就看出此火是有人施放，皆因今天又恰巧有一点西北风不很大，见吹过来隐隐有些硝磺之味透人鼻孔。侯庭见此火心中暗想，凭我在巢父林五十余载，并未得罪过乡邻，若论江湖上的人物，猫子狗子小贼他简直的不敢来，若是有名儿有姓儿的英雄，冲着侯镇远三个字也不好意思的前来放火，再者说巢父林四外盘旋的道路，外人也进不来。常言有一句话，没有家神，引不了外鬼，必然有本村人引进巢父林前来纵火。今自己为童林所约，未出巢父林，早不着火晚不着火，但但今日着火，这并非是着火呀，简直的是摘我镇东侠牌匾上三个字。总是我不称侠客二字，俗语说好汉护三村，好犬护三邻，我今不能袒护全庄，妄为一时的侠客，嗳呀，莫若何不如此如此我自有定夺。回头叫道：“二弟何在？”侯杰在旁边答道：“兄长有何分派？”侯庭叫道：“贤弟你带领阮和阮壁徐源邵甫并带领手下的家人，先至火场，然后将咱后面的房屋均都腾出来，叫被灾的乡亲们居住，就是告诉他们所有东西物件，被火焚烧，就提我说的，自有侯庭赔偿，让他们大家放心，然后贤弟你带着手下人，告诉众乡亲们，这一把火可千万别救，若要一救，火大无湿柴，若要接连上，想救势比登天还难，告诉被火的众位乡亲，火场四周将树锯倒，四周围刨壕垒土，作为火道，可

以挡火，就让火在里面着，不能延烧别处，贤弟你赶紧去，不要耽搁。”侯杰闻言，遂带着众人前去防火。

侯镇远见正西火焰冲空，回头向贝勒爷胤祯说道：“爷您在此少候，侯庭前去看火。”贝勒爷未及答言，旁边童林向着镇东侠说道：“小弟愿相随兄长前去看火。”侯庭闻听童林在旁答言，扭项观看，气昂昂雄赳赳，在腰间系挂一对子午鸡爪鸳鸯月。镇东侠心中暗想，莫非童林看出此火有人施放，其实还是真猜对啦，只因童林在旁边，观看正西的火势甚凶，也是看见火头窜起多高，是蓝火苗，又闻见隐隐硝磺之味，心中暗想，此火若是镇东侠得罪乡邻放的，丝毫与我不相干。自己又一想，只因韩宝吴智广由打英雄把式店脱逃之后，暗地相随我等，夜入巢父林前来纵火也未可知，果然是二寇所为，童林与他二人有仇，李源与他有根，巢父林百姓与他何仇？果然是他二人所为，童林岂能与他二人善罢干休。心中想至此处，一回头见自己的白褥套，在房檐之下放着，童林看见褥套，遂走上前来顺手将褥套的带儿解开，伸手由褥套里面取出自己的兵刃包裹，遂手将包裹打开，由里面取出兵刃，将包袱紧在腰间，将兵刃又挂在腰间，系在绒绳之上，一转身正值镇东侠要前去看火，童林这才在旁答言，口中说道：“兄长若要看火，小弟情愿相随。”镇东侠也就看出童林的心意，遂顺口说道：“贤弟既要前往，随兄这边来。”说着话与贝勒爷告辞，遂着迈步往大门口外而出，童林后面相随，弟兄二人来至在大门以外，够奔正西来至在西南院墙脚下，再看正西的火越显着凶猛，就听烧着树枝儿，咯吱咯吱乱响。童林正自看火，就听镇东侠叫道：“贤弟随为兄这厢来。”童林扭项一看，倒把自己吓了一跳，适方才见镇东侠行走大摇大摆

迈着方步何等的儒雅，今见镇东侠一矮身形，踢膝盖碰心口，脚打屁股旦儿，真是鹭伏鹤行，其行似飞，向北走下去了。童林暗想，也就是我，若是别人，非落后面不可。说时迟那时快，童林遂着一矮身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跟下来了。童林一边在后面跟着一边暗想，既往正西看火因何往北？童林哪里知道镇东侠的心意。书中代言，镇东侠心中早有成章，明知巢父林外人进不来，里面是盘旋道路，明知必有本庄之人熟识地形，把人引进来纵火，若将火点着，他必然找高阜处登高看火警，此处最高莫过巢父林正东的外面有一个土山子围脖，他必然在那里观看。自己打算由北面转出巢父林，向正东土山子寻找贼人，倒看看此火何人所放，侯庭的心意童林哪里知晓呀。此时童林只得跟随镇东侠由北面转出巢父林，就见镇东侠出得树林向正东而去，童林只得相随。行至在正东的林外，借着火光往土山子上观看，就见上面站着四个人，三个使刀的，一个捧着跨花拦。镇东侠一看认识两个，童林也就看见啦，童林也认识两个，非是别人，正是对头冤家狭路相逢，小粉蝶韩宝，闹海金鳌吴智广，不由得气冲斗牛。

前文表过，只因二寇由打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被童林李源将二寇追跑，吴智广往正西脱逃，他是由打高粱地脱身往正北而来，幸而李源未追，他听后面无人追赶，也掂记与韩宝相会，他按着八卦山的暗记弹甲相会（弹就是弹手指甲，夜音听得甚远），故用此与韩宝要集合，他由北转来东，正在一片树林，他将至树林外，就听林内也有弹甲声音，赶到他进树林，就见前面人影一晃，又逢着夜间看不真切，将然一愣就听前边的人说话，说道："西面是大哥吴智广么？"吴智广听着韩宝的声音，遂接声说道："是我，前面莫非是韩宝

贤弟。”东面答言道：“不错是我。”以至二人见面，吴智广说道：“韩宝弟弟好险哪，你怎么逃到这里？”韩宝闻听，先往四外观看无人，遂将兵刃放于地，遂说道：“兄长请坐，待小弟慢慢的告诉你。”吴智广点头，遂将雁翎刀放在地下，于是二人席地而坐，促膝相对，韩宝未曾开言，先仰面长叹了一声说道：“大哥，小弟的本意实指望将那个贝勒与童林刺死在店中，不料想画虎不反类其犬，适方才见兄长由西厢房脱逃，我也就无心恋战，我由东厢房逃走，童林小辈未追，我打算与兄长相会，可巧在此恰遇，兄长您打算怎么个主意呢？”吴智广听至此处，不由得咬牙切齿咳了一声，口中说道：“韩贤弟，我向来就没有谋略，贤弟你足智多谋，这个事你打算怎么办呢？”韩宝听吴智广所说之言，不由得一阵冷笑，遂着说道：“兄长我倒有一条计策，就怕兄长你没有胆量。”吴智广听至此处，伸手将脖项一拍，遂说道：“贤弟，劣兄脑袋都不愿欲长着，说什么胆量不胆量呢，贤弟有话你自管说，我是无不应允。”韩宝听至此处，说道：“兄长您既出此言，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哪，我想明日老匹夫李源必然同那个贝勒与童林前往巢父林聘请镇东侠，他们可是明日起身，今夜晚你我将白昼的衣服换好，兵刃与夜行衣包在包裹之内，趁夜间绕走油坊镇，赶奔东昌府，到东昌府你我多买硝磺引火之物，够奔巢父林在暗地观看，容他们进巢父林，到夜静之时把硝磺安置好了，纵火一烧，我想火大无湿柴，将他等众人俱都烧死在巢父林，让他们皆成焦头烂额之鬼，此计是剪草除根，一网打尽之计，您想此计如何？”吴智广听韩宝一片的言语，不由得口中说道：“此计甚妙，就依着贤弟办理。”二人定下计牢笼，不管天公容不容。于是二人将衣服换好，兵

刃包在包裹之内，二人于夜间起身，绕走油坊镇，往东昌府而来，在路途之上非止一日。这一日正值清晨，天不到巳牌时分，来到东昌府西关外，韩宝止住脚步，见四外无人，遂向吴智广说道："兄长你我若由此买硝磺至巢父林，我想巢父林附近大概没有卖吃食的所在，不如你我在此打尖，用完了饭再买引火之物，就是到巢父林也不晚。"吴智广一听韩宝所说的也对，遂说道："就依着兄弟你，咱们就是这么办。"

二人商议好了，这才进了西关厢。韩宝举目一看，西关内甚是热闹，东西的街，南北对面的买卖，人烟稠密。二人正往前走，听着南边有人说话的声音，韩宝举目观看，原来是饭铺的伙计，在门前喊嚷，往里面让客人打尖，就听伙计说道："客官爷，您别往下走啦，天气不早啦，打尖吧，里面吃什么都现成的，楼上有座，上面又凉爽，二位往里请吧。别往下赶站啦。"韩宝举目一看，是五间楼，三间门脸儿，正当中门口上系着一块匾，是黑匾金字，上面写着是遇友楼三个大字，旁边有两块配匾，写着是食德饮和，见上面楼窗儿开着，楼上必然凉快。韩宝遂叫道："伙计，楼上有座儿吗？"伙计答言说："二位里边请吧，楼上有的是座位。"韩宝闻听，遂点着头往里走，吴智广后面相随，二人一进门口，西边是栏柜带柜房，上面坐着一位掌柜的，对韩宝二位说道："二位楼上请吧。"韩宝一看东边的楼梯，遂着登梯上楼，来在楼上用目一看，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靠着北面楼窗儿，有一张八仙桌，四周围的板凳，桌面擦的真干净。韩宝可不敢落坐，先看看吃饭的饭座儿，这是韩宝的细心，他是恐怕与童林在此碰上，看了看，并没有熟人，韩宝这才让道："兄长请坐吧。"吴智广瞧了瞧韩宝，这才落坐，将包袱放在手下，楼

上跑堂的伙计过来相让，口中说道："二位爷台才来，用什么酒菜呢？是先给您泡一壶茶？"一面说着，一面擦抹桌案。韩宝笑着向伙计说道："茶我们是不喝，你与我们来两壶酒，随便酌量四样菜，要可口的，我们先喝着酒，饭菜倒不忙，你听招呼吧。"伙计答应一声，遂着将筷碟放好，站在楼口要酒菜。工刻不见甚大，就听楼下灶上当当当铁杓一响，伙计知道菜炒得啦，伙计站在楼梯一面往下走，一面喊了一声卖呀，遂着下楼取菜。就听楼梯噔噔的响，伙计端着托盘上来将酒菜摆齐，韩宝此时将杯箸已经拿纸片擦抹干净，这才伸手将酒壶提起，先与吴智广满斟一杯递将过去，自己也满了一杯。自己将把酒杯端起要吃，就见吴智广端起酒来一扬脖儿一饮而尽，复又斟上一杯仰面唉声叹气，韩宝一看，心中暗说不好，遂着低言向吴智广说道："你慢慢的喝你的酒，何必唉声叹气，你心中怎么这点儿事也压不住呢，倘若被人看出形迹，可是与事多有不便，总是咱们谨慎点好。"吴广智皱着眉低声说道："贤弟你虽是这么说呀，我心中是恨他们不过。总由不得我哪，你不必嘱咐我，咱们慢慢的喝吧，天还早着哪。"

二人正自喝酒之时，跑堂的伙计过来还说道："二位爷台您还要多少酒，再添什么菜就手您将饭菜告诉小子，带着就给您要啦。"韩宝看着跑堂的说道："你忙什么，你要忙先张罗别的客位，我们到不必照应。"伙计笑着说道："不是那么回事，皆因有人候你们二位的饭账。"这一句话不要紧，倒把韩宝吓了一跳，赶紧问道："那一位候我们的饭账？"伙计笑着用手一指，东北犄角那几张桌儿，口中说道："就是那二位候你们二位的饭账。"韩宝以先倒吃一惊，皆因自己心虚，自己总知此处没有朋友，及至顺着跑堂的手儿一看，不觉得反

惊为喜，一看认识，还并不是外人，却是八卦山后山管采药材的两位小寨主。一位姓吴，叫吴得玉外号儿人称过墙小蜜蜂儿，那一个叫柳未成外号儿人称窗前一枝花。其实这两个人早就来啦，在那儿坐着喝酒，方才听楼梯响，见韩宝吴智广二人上楼，在靠着楼窗那一张桌儿要酒要菜，柳未成看着一愣，皆因准知道他二人不是常出来作事的人，因何来到东昌府？遂向吴得玉说道："看见了没有，那不是二位少庄主么，怎会来到咱们这个地方啦？这个事情应当咱们哥儿俩怎么维持哪？"吴得玉说道："不要紧，等他们酒菜不差什么啦，咱们先候他们的饭账，然后再问他们来历。"柳未成闻听说道："好，回头咱们把堂官叫过来告诉他。"吴得玉说道："这话也对。"一面吃酒，暗含着容他们酒吃的不离啦，这才把伙计叫过来告诉明白，伙计这才过来候账。"韩宝听伙计之言，先是吃惊，及至看见，这才把心放下去，遂笑着抱拳说道："原来是你们二位，何不请过来同桌饮酒谈话哪。"吴得玉柳未成遂着站起身来，笑嘻嘻的说道："那么着也好。"遂叫堂官把我们酒菜拿过去，我们在一处吃酒，再与我们酌量配四样菜，再要四壶酒，把那残酒菜撤下去。伙计答应一声，跟着安排座位，将酒菜放好。吴得玉柳未成将自己包裹拿过来，与韩宝的包裹放在一处，然后彼此让坐，仍然吴智广韩宝上首落坐，吴得玉柳未成下首相陪。柳未成先与韩吴二人满杯，然后自己斟了个门擎杯让饮，彼此四人吃酒，酒至数巡，柳未成推杯抱掌说道："二位少庄主不是在外面办事的人，今日因何来至在敝处？"韩宝闻听看了看旁边无人，遂低言说道："你们二位不知，我们是环境所迫。"吴得玉在旁边答言说道："您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们听听行吗？"韩宝说道："小言。"遂低

声就把弟兄二人所作所为欲往巢父林纵火之事，从头至尾向柳未成细说一遍。柳未成眼望着韩宝说道："你们二位用手摸自己身上凉了没有。"吴智广回手一摸自己的脖项说道："没凉啊。"柳未成言道："你们不进巢父林纵火还得罢了，你们一进巢父林，火只要一起来，一定准凉。"韩宝闻听甚为诧异，遂说道："柳寨主你说的话，我听不明白，到了儿是怎么回事？"柳未成接着说道："你们二位少庄主，有所不知，其中有两个情由，头一件你们要买硝磺，本处你们没有熟识的人，你们要打算买，你们就是用钱，也是决计买不来，人家硝磺局也不卖，这是头一个难题，第二件就说你们把硝磺能买到手里，就是到了巢父林你们也进不去，里面尽是蹵旋的道路，就算你们能进巢父林把硝磺布置好了，你们可别用火燃着，只要火一着起来，里面又是蹵旋道路，你们找不着道路，想要再出来势比登天还难，应当烧死在内，烧的时候是热的，死后不是凉的么，这才应了俗语的两句话啦，披麻救火惹焰着身，你们二位仔细想想，这话对不对？"韩宝一听不由的吓了一身冷汗，只急得咬牙错齿跺脚说道："咳，天与我为难，这便如何是好？"柳未成见韩宝着急，遂低声说道："少庄主不必为难，我二人情愿助二位少庄主一臂之力，就是把他合庄人，与那老匹夫侯庭，皆都烧成焦头烂额之鬼，也不解我二人心中恶气。"韩宝见柳未成话说至怒气冲冲，咬牙切齿。韩宝心中早就想到，大概柳未成吴得玉他二人，必与镇东侠有仇，遂佯作不知，故意的问道："柳寨主我看阁下的形容。莫非与镇东侠也有些个不睦吗？"韩宝将话将才说完，柳未成未及答言，旁边吴得玉说道："少庄主您是有所不知，想当年我们弟兄，投在八卦山，就因为侯庭身上所起。"韩宝遂问道："你们二

位投在八卦山，怎么因为侯庭身上所起呢？我听着很不明白。”

吴得玉遂叹息了一声说道：“您是有所不知，提起来我们的话，可就长啦。想当年我们弟兄二人，家住在巢父林的东北，庄名儿叫作李海坞，到如今我们可还没搬家，只皆因原在江湖绿林道自幼栖身，只为能耐太小，武艺不精，欲要投名师，访高友，学惊人之艺，可巧有我们乡亲劝解，我们二人何必舍近求远呢？我可就问啦，咱们本地哪里有高人哪？我们乡亲可就告诉，离本庄八里地，巢父林镇东侠威名远振，若拜他老人家为师，足可以成名天下。皆因我二人听乡亲之言，说得有理，因此我二人托亲友们，与镇东侠言说此事。镇东侠以先不允，后来乡亲的面子重，可就驳不过去了，因此应允。乡亲回来，一跟我们弟兄言说，侯庭许可我二人拜在他门墙之下。我二人各备一份厚礼，择吉求乡亲将我二人带进巢父林踵门弟帖（练武术的拜老师具门生帖并有压帖的礼物，拜师之时将帖双手捧献于业师的面前，名为叫递帖，到如今武学拜师也是这规矩）。以至面见侯庭行礼已毕，我二人跪着将帖递与侯庭，侯庭将帖拿在手内，可就问我们，在江湖绿林可有个绰号，我可就答言，弟子在老师的面前不敢言号，师傅若要问弟子，不敢撒谎，我的外号叫过墙小蜜蜂儿，名叫吴得玉，他的外号叫窗前一枝花，他名子叫柳未成。那老儿侯庭将话听完，他冲着我二人仰面大笑，我二人一听不知道因为什么，他遂着将门生帖递与我二人，并向家人说，将礼物与他们扔出巢父林，他的话言未了，家人们往外驱逐我二人，我二人敢怒不敢言，我们只得随着乡亲们出离巢父林，只得忍气吞声归家。到后来我们才想起滋味来，皆因我们这两个外号似乎像采花的外号（其实这两个小子，真是两个采花

的淫贼，只因当着韩宝吴智广不敢明言，故尔遮饰）。我们二人在家中越想越有气，老匹夫侯庭收录我二人，不收倒不要紧，不应该当面羞辱我二人，因此我们越想越生气，我二人恨他不过，将良田卖去十亩，作为路费，走天下投名师将技艺学成，寻找老匹夫侯庭，报羞耻之仇。我们才行至八卦山金家道口在酒店中巧遇金钱豹金荣，艾叶花班豹金亮，他弟兄二人与我们是故旧之交，因此把我们荐到八卦山之内，多蒙四庄主法禅师擢专偏用，将我们弟兄拨在后山放为小寨主，专管后山采药的喽罗兵，我二人年中所分的花红并月间薪金，一年回家一趟，今我们由山上归家，本打算在家中用饭，一个村庄又没有什么好吃的，我二人才商量在西关打尖，省得在家不得歇着，可巧在此恰遇二位庄主，这真是时逢恰巧。二位少庄主，头一件我们二人买硝磺的事情，我们是人杰地灵，容易得很，再说巢父林里面的道路，我二人是很熟，此两件事我敢负完全之责。”韩宝听他们所说这一片话，以手加额仰天长叹：“咳，天假其便，既是那么说，咱们是风借火力，火借风势，倘若事成，我们弟兄回山，必当重谢你们二人。那么着回头你们二位就受累吧，咱们吃完了饭，就急速办理。”柳未成说道：“这么办吧，你们先喝酒，我们去买硫磺焰硝。”韩宝说：“那么着也好。”柳未成闻听点头，遂把自己的包袱打开，拿出一块包袱皮儿来，又把包袱包好，遂说道：“你们等一等，我去去就来。”韩宝说你多辛苦吧。韩宝看着柳未成去后，他们大家要一点酒，一边喝酒，一边细谈，可就是声音低微，别人听不见。等的工夫不大，就见柳未成顺着楼梯上来，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袱，又拿着一股长香，还有半刀东昌纸，笑嘻嘻的说道：“咱们还喝酒么，不差什么咱们吃饭吧。”

随手将包袱物件放在旁边那张桌上，跟着入座，叫过跑堂儿的要饭菜，大家这才把饭用完，韩宝把跑堂儿的叫过算账，柳未成兜囊中取出银两来，容伙计把账算完，柳未成按着所算的账还清，余剩下的银子赏啦小柜儿。

大家这才起身形，各拿包裹应用的物件，由楼上下楼，出离饭馆，穿东昌府而过，够奔巢父林而来。离巢父林不远，前面有一段石桥。前文表过一次，这就是巢父林的明堂河，由打西北下来这一道河，绕走巢父林够奔东南，他们顺着石桥过来。要依着吴智广就要进巢父林。韩宝遂 把大众拦住，说道："你们先别忙，咱们先到南边树林儿，我还有话跟你们商量。"柳未成一看南边有一片树林儿，遂顺口说道："那么咱们到树林儿商量商量也好。"于是大众够奔南边树林儿，进了树林子。韩宝说道："你我大家坐下，这才大家把包袱放至在当中地下，大家圆形席地围坐，吴智广开言说道："韩宝弟你的主意多，你有什么话你自管说。"韩宝说："我倒没有别的主意，虽然有这么些硫磺焰硝，我得问问他们二位怎么用法呢，再者说李源他们三个人是在巢父林，是没进巢父林，他们要是没进巢父林，你我将硝磺埋伏好了，就是点着了不是白费事吗，反到打草惊蛇。必须要准知道他们在里面，然后再纵火方能有效，你们哥几个想一想对不对这个主意？"柳未成在旁边答言说道："你说的这个主意，我听着很好，我还得把硝磺配合好了，才能用得呢。"韩宝说道："这话说得对呀，这个事情也不是着急的事。"韩宝将才把这一句话说完，就听西面有马嘶的声音，韩宝顺着声音一看，此时正赶上贝勒爷童林李源在桥西下马够奔巢父林。那位说，贝勒爷他们怎会走到后头呢，只皆因韩宝他们是半夜由油坊镇起身，贝勒爷

是清晨起身，差半宵的道路。此时韩宝看见他们大众由西面而来，遂用手指着说："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来啦，前面走着就是那个贝勒，紧跟着那个就是童林，李源后面还带着几个从人，也是他们牙爪，你我可是千万别叫他们看见。"于是大家借树隐身，眼看着贝勒爷大众进了巢父林。韩宝这才与吴得玉柳未成商议纵火之策，柳未成向韩宝说道："您别管，我自有主意。"韩宝就见柳未成，将包袱打开，他把硝磺俱都配合匀了，将东昌纸用小刀儿裁成四方，然后把长香，俱都截成三寸来长，将长香拿在树林南面，为什么拿在南面那么远呢？怕是点香时，引着硝磺，因此把香用火种点着，然后用土压灭，然后都拿至在后面，用东昌纸把硝磺包好，然后将香插在纸包之上，一共包了四十余包儿，为的是夜间纵火之时，将硝磺掖在住户人家房檐之下，或是柴草之内，或是树林之中，不点硝磺将长香点着，为的是香有尺寸，香若着尽，为的是一同火起。全都收拾齐了，柳未成全都用包袱包好，预备夜晚之间，临时用着方便。他们就在树林之内等候，直顶到天黑，大家靠在树下，稍微的养了养神。猛然听巢父林内更鼓齐敲，韩宝惊醒，睁睛观看，满天星斗，月色将升，又看了看树树枝儿，被风吹得乱颤。韩宝心中暗喜，恰巧小小的西北风，韩宝心中想着是天假其便。要依着韩宝的主意，是二更天安排好了，三更天纵火。惟有吴智广他的性情太紧，天一黑啦他就惦记着进巢父林。韩宝又拗他不过，吴得玉柳未成两个人只得相随，天此时方到掌灯之后不到初鼓，韩宝以为巢父林是盘旋的道路无关紧要，以至吴柳二人在头前引路，行至在巢父林之内，观看道路纵横，黑暗暗遮天盖月，满目路旁蒿草，这一分凄凄道路难辨，又兼着西北风飒飒，好

不令人心胆发寒，虽然是心中害怕，到此时也要横着心纵火报仇，前面有吴得玉柳未成引路，好容易顺着盘旋的道转来转去看见前面草房。韩宝才与吴得玉柳未成先将硫磺焰硝塞在草房房檐之下，或是柴草垛内，再不然枯枝之中，全都预备好了。等到二更以后再点火不迟，他们将硫磺焰硝塞好便走，没留神吴智广在后面用火种把香儿点着，韩宝净顾往前走，安排硫磺焰硝四十余包，好容易才安排停妥，猛一抬头见吴智广在那里用火燃香，倒把韩宝吓了一跳，遂即说道："吴兄长你怎么全点着啦?"吴智广听韩宝一问，遂着说道："既安放好了，不点还等着什么。"韩宝着急跺脚，说道："我没告诉你吗，二更以后再点吗，你为什么这么早就点啊。"吴智广闻听韩宝报怨与他，吴智广又说道："早点晚点不是一个样吗?"韩宝听至此，不由的着急道："你这个人真糊涂，早着起来，岂不是白费了事啦吗。"吴得玉柳未成在旁边说道："已然是全都点啦，事已至此，莫若咱们寻高阜处望火就是啦，反正是尽人事而听天命。"这句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常言有句话，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

书中代言，韩宝等四个贼行事太已的狠毒，实指望一把火要把巢父林烧作飞灰，巢父林之内，三百多户数千口性命，皆都丧在回禄之下。堂堂的贝勒爷日后身居九五，就是那未遇时的雍正，这就是一人有福托带全庄。真要按着韩宝的计划，三更纵火，人在熟睡之际，全庄之性命谅难脱此灾难，偏巧吴智广性紧，他偏于定更时分纵火，这才是人叫人死天不肯，这句话果然不假。闲言少叙，再说韩宝等四人商议停妥，仍由吴得玉柳未成头前引路，绕出巢父林正北，由树林子边向东来到土山子之上。柳未成等将兵刃备齐，将要与韩宝说

话，就在这么个工夫，正西上面火焰冲空，吴得玉用手向西一指，口中说道："你们大家看火起来啦。"韩宝手搭凉棚向正西观看，就见金蛇乱窜，火焰纷飞，照得正西上红了半边天。不由得口中说道："吴柳二位寨主，错非是你们二公，韩宝吴智广此仇何日得报。"吴得玉柳未成二人闻听哈哈的大笑，一齐的说道："二位少庄主何必太谦，我二人要不是遇见二位少庄主，我们二人也不敢前来纵火，这就是借着二位少庄主的威风，可以报我二人当初受老匹夫的羞耻之仇，二位少庄主，咱们这就是风借火势，火借风威，您二位看这一把火怎么样？"韩宝说道："这火好可是好，只要四围一连上可就算好，就怕连不上。"柳未成在旁边答言说道："二位少庄主，您只管放心，这把火没有个不成，火大无湿柴，这就叫堵门烧，没有个连不上的，准教老匹夫侯庭，死在这一把大火里。"刚说到这个死字，底下这几个还没说出来，就见西面土坡之下一道白光，定睛细看，非是别人，正是侯庭侯振远。柳未成吓了个胆裂魂飞。

书中代言，前文表过，侯振远引童林到林边土坡之下，侯振远认得两个就是那过墙小蜜蜂儿吴得玉，窗前一枝花柳未成。侯振远一见想起当年把两个小辈赶走，不料想此二寇勾引匪人欲报前仇，不由得咬牙切齿，心中暗恨，欲要将二个小辈结果性命，回手摘剑匣欲要撤剑，就在这个工夫，就听后面童林说道："老哥哥休要放走贼人，内中有盗宝的二寇。"侯振远扭项向着童林点头，口中言道："劣兄知道了。"遂着撤剑将剑匣放在树根之下，右手击剑，左手掐着剑诀，将身形一矮，脚尖用劲，垫步拧腰，身形往上一纵，遂着口中喊嚷说道："呔，好胆大的贼人，竟敢至巢父林前来纵火，今有

侯振远在此，尔等还不抛兵刃束手就缚，等待何时?”此时柳未成看见侯振远，不由得心中害怕，有意脱逃，如若看见镇东侠一跑，又恐怕二位少庄主韩宝吴智广耻笑，莫若与镇东侠分一个胜负。柳未成只顾一横心不要紧，他是自不量力，他岂是镇东侠的敌手，他若与侯庭动手，好有一比，比作何来，真不亚如鼠与猫争，羊与虎斗，插标卖首。柳未成这小子将刀一击，冲着镇东侠将二目一瞪，口中说道:“老匹夫纵火之事，乃是你二位爷台所为，你今日竟前来送死，今日狭路相逢，你往那里逃走。”柳未成话到声音到，左手向镇东侠面门一晃，右手照着镇东侠脖项就是一刀。镇东侠见柳未成刀离脖项切近，遂着将身一矮，右腿往前一迈，右手宝剑往上一迎柳未成的刀。原来镇东侠这是一口宝剑，前文已经表过，乃是列国中楚国三剑之一，楚文王命胡风子，请殴冶子铸剑三口，头一口龙渊，第二口太阿，第三口工布。镇东侠所用此乃龙渊剑是也，后来此剑落于雍正手内，改名小听锋，直至大清逊位之时，此剑犹存。此剑锋利异常，以斩钉剁铁，切金断玉，迎风断草，吹发可过。宝剑虽则锋利，惟镇东侠生平不以宝刃欺人，若要断人兵刃，决不死敌人性命，若不伤人兵刃，必将敌人置于死地。所以贼人所作之事，必定欺天逆理，决不能宽。今柳未成与镇东侠有仇，与童林有恨，巢父林三百多户人家，数千条性命何仇何恨，镇东侠想贼人心肠毒狠，岂能令他存在天地之间。说时迟，那时快，右手往上一迎柳未成的刀，只听得铛啷啷的一声，宝剑将刀截为两断。柳未成此时要想逃走，哪焉得能够，镇东侠往前一上步，顺着柳未成的胳膊往上一推，用了一个白鹤展翅的架式，耳轮中只听扑哧一声，柳未成项上的首级，被宝剑斩落，脑袋

往坡下一滚，尸尚未栽倒，可见得好糟的脖子，好快的剑，砍下脑袋滴溜转。镇东侠恐怕溅一身血，遂着用左腿一踢，尸腔栽倒。就在这班景况，不料想吴得玉双手捧刀，向镇东侠后心便刺，侯振远听背后兵刃带风的声音，遂着将左腿往前一迈，右手剑往回一撤，遂着一转身，右手的宝剑，正在吴得玉的刀上，手腕一用力，噌的一声，将刀用宝剑削去一半。此时吴得玉意欲脱逃，镇东侠岂肯相容，右手跟着往前一送，正扎正吴得玉肚腹之上，将剑往上一撩，来了一个大开膛，吴得玉肠腹皆崩，臭味难闻，死尸往后一仰倒在尘埃。童海川捧双月在土坡下观瞧，借着火光月色看得更显着真切，适方才观看镇东侠何等儒雅，今见老侠客杀人不眨眼，斩二寇不费吹灰之力。童林在下高声喊嚷："兄长休要放走二寇，乃是国家的要犯。"此时韩宝吴智广眼见镇东侠手刃吴得玉柳未成毫不费力，二人岂敢与镇东侠动手。韩宝口内喊嚷："合字风紧扯乎。"（合字风紧扯乎，就是告诉吴智广赶紧快跑）吴智广此时早就惦记着要跑，听韩宝之言一转身逃下土坡向东南施展夜行术逃下去了。镇东侠见韩宝吴智广逃下土坡，侯振远岂肯相容，手内提剑随后追下来了，童林此时也越过土坡相随镇东侠背后，脚下使劲，恨不能将二寇当时捕获，方称心中之愿。二寇在前面真称得起急急如丧家之犬，奔奔若漏网之鱼，恨不能胁生双翅，远走高飞。奈因镇东侠脚程甚快，堪堪要赶上，韩宝着急说道："合字马前着点。"（马前着点就是跑快着点，这也是江湖的黑话）吴智广闻听，口中说道："我也得马前的了啊。"（就是我也得跑的快呀）此时韩宝回头观瞧镇东侠堪堪临近，韩宝心中着急，这真要教他二人追上，我二人想逃势比登天还难。正在着急，猛听得前面水声响亮，

不由得心中一动他二人若要熟识水性，我等想逃万难。遂向吴智广说道："合字龙沟儿扯乎。"吴智广早就看见前边一道河。前文表过，这道河由明堂河下来的一股水直奔东南，听韩宝喊嚷叫他顺河内逃走，将刀一横看着韩宝，此时韩宝已然将两肋下的衣衿扯破，将裤裆撕了一个口子，将两旁边裤腿儿挑破。这为的是什么呢？若不将衣衿扯破，就是会水，衣裳在水内被水一膨，他必臌起来，要是衣裳一臌哪，在水内难以施展水性，因此才把衣裤扯破。此时吴智广也把衣裤用刀挑破，就见韩宝丁字步站在河沿儿，手内合定一对跨花蓝的兵刃，站在那里抖丹田一声喊嚷，说道："呔，老匹夫侯庭，小辈童林，若二人有能为与你家小太爷在水中较量。"镇东侠此时手内擎宝剑堪堪可要追上二寇，猛然间见二寇被河水拦阻，心内想两个小辈量难逃脱，猛见二寇手合兵刃，转身发威，口中喊嚷：欲由水中脱逃。侯振远心中想道，这可罢了我了，老夫生平就是不认水性，他不知童林的水性如何，镇东侠将剑换于左手，扭项撕髯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的水性如何？"童林一听老哥哥问自己的水性怎样，童林这才知晓老人家也是不会水，遂说道："兄长，水内的能为，小弟是自幼未学。"镇东侠一听童林说出不会水的言词，准知道二寇今日难以捕获，遂着住了脚步，冲着二寇大声说道："今日汝两个小辈暂寄首项上，便宜汝二人。"韩宝一听心中暗喜，既是老儿他等均不会水，我二人任意逃走，遂向吴智广一摆兵刃，二人翻身跳入水中，二寇浮水逃命去了。

单表侯振远左手背剑，遂说道："童贤弟既是二寇由水中脱逃，你我弟兄暂回庄去，可有一件，劣兄斩杀吴得玉柳未成之事，千万不可让贝勒爷知晓，免得他老人家担惊。"童林

点头应允。弟兄二人顺旧路而回，行至在土山子上面，观看两个贼人死尸，横卧在土山之上，地下的鲜血未寒，镇东侠看着吴得玉柳未成的死尸，心中暗想，这正是未曾害人先害己，不由得自己嗟叹。弟兄二人顺着土山子下来，走北边树林之傍，随手将剑匣捡起，将宝剑插入剑匣之内，悬于肋下，仍然走北面树林子盘旋道路转进侯家庄。往西面观看，此时西面火势已然熄灭，稠烟滚滚。侯振远临至自己大门将近，就见乡亲们与手下的家人来回忙乱搬运物件。镇东侠带着童林进了大门，来至在院内，就见贝勒爷带同众人仍然站立在院内往西望火。镇东侠向前迈步来至在贝勒爷的面前，抱拳说道："贝勒爷你老人家初次来到敝庄，赶上火警，让你老人家多有受惊。"贝勒爷一见镇东侠与童林站在面前道惊，贝勒爷口中说道："老侠客这还倒好，幸未成灾，适方才二侠客已经回禀我，带着徒弟们将火已经救灭，总算合庄之万幸，不然这还了得。"侯振远抱拳说道："请贝勒爷您屋中休息休息吧。"镇东侠将话说完，一看二弟侯杰在旁边垂手侍立，遂问道："二弟，被灾的乡亲怎样呢?"侯敬山言道："兄长请放宽心，所有被灾的乡亲，俱都安置在你我后面闲房之内，已然对他们说明，所有损失的一草一木，你我弟兄如数包赔。"镇东侠将话听明，遂着点手将阮和阮璧叫至面前，低言耳语，吩咐他二人命带四名家人，各拿锹镐，到正东土山子东面坡下，深深的刨一个坑，将斩杀的二寇，并斩断的兵刃俱都埋至坑内，不准教乡亲们知晓。阮和听明此话，遂说道："知道是师父杀人灭迹，谨遵师命。"将话说完，带着家人去了。镇东侠复又叫徐源邵甫二人，站至在师父面前，镇东侠低言分派，命他二人在五鼓之时杀牛宰羊，预备美酒并备桌椅长凳，一面于

明日清晨派人去请本村的村正副牌头户长，不得有误。这才请众人一同进上房屋中，吩咐家人将残席撤去，一面预备饭菜，重另擦抹桌案，将饭菜摆齐，让贝勒爷入座，大家用饭。工刻不大，将饭用完，净面漱口，然后献茶。此时天已快到三更时分，贝勒爷首先发言说道："老侠客今日胤祯在贵庄打搅，但不知老侠客何日动身，协助童林捉拿二寇。"侯庭含笑说道："爷请放心，小人不可留一线之路，贼人胆敢到巢父林纵火，他必逃往三江地面，若不趁此时追踪涉迹，若纵之远逃，恐怕再拿反费手绪。"贝勒爷闻听只得点头，又听镇东侠说道："于明日清晨带领手下徒众一同前往。"贝勒爷闻听镇东侠之言，遂说道："老侠客作事爽快，令本贝勒心中佩服。"侯振远含笑说道："贝勒爷您太过奖了。此时天既不早，请爷早些安歇，明日再谈。"贝勒爷笑着说道："我倒不甚劳累，众位也得歇一歇啦。"童林站起身形，命手下人将褥套搬至在东里间，伺候贝勒爷安歇，然后来在外间屋，家人已经把座位摆好。原来镇东侠昆仲也是打坐安眠，镇东侠与侯杰敬山李源童林众人入座，家人们这才出去把隔扇带好，大家安歇。

一夜晚景无事，次日东方发晓，镇东侠稍微的一痰嗽，众人也一同醒啦。外面家人早就起来啦，将脸水送至屋中，大家梳洗已毕。此时贝勒爷，由打里间屋内出来，口中说道："我是天亮不起困睡多时。"于是大家请贝勒爷梳洗已毕，听外面院中有摆桌椅的声音，贝勒爷隔帘往外观看，瞧见院中两傍桌椅摆得齐齐整整，就见家人来至帘儿下站在外面说道："启禀员外得知，外面乡亲均然请到。"镇东侠向着外面说了一声请。家人转身形出去，侯振远转身向贝勒爷言道："请爷暂为少候，侯庭与众乡领告别，然后奉陪。"贝勒爷点头说道

您请，侯振远转身启帘笼出去，贝勒爷带邻众人随着镇东侠也就出来，站至在台阶之上举目观看。就见镇东侠吩咐家人将乡亲们请到院内，家人应声而出，工刻不见甚大，由打外面同家人进来三四十位，俱都是上年岁的乡下人，众人向着侯庭行礼，口中说道："老员外把我们大家叫至在此有什么话您只管分派。"侯庭向众人说道："今日请众位乡亲并没有别的要紧的事，今日特为请众位乡亲到此有杯酒有块肉相敬，众乡亲们向侯庭说道："你老人家知道我们大家俱是负苦的庄家农人，时常吃不着好的，时常的用点子酒肉赏给我们吃，我们合村托着你老人家的福，头一样不受外村的欺庄，又不遭盗贼的蹂躏，就说平常的日子，您这一分体恤我们这村中孤苦，周济贫寒的人家，就是村中哪一家没托着您福，直至我们这几个有年纪无用之人，您还时常赏赐我们的酒饭，让我们合村怎样答报你老人家的好处。"侯振远闻听众乡亲之言，遂抱拳含笑说道："众位乡亲，侯庭本是远方之人，由打巢父林落户栖身，这一点小意思何必众位乡亲挂齿，请众位乡亲入座。"一面让大家入座，一面命家人献酒，亲自把盏。贝勒爷在旁边观看，那乡下人吃饭一个个俱是狼吞虎咽，吃得真正痛快，大碗的酒，大块的肉。吃得是杯盘狼藉，酒肴满案。正吃在高兴之际，镇东侠遂向众人说道："罢酒止肉！"众位乡亲正吃在高兴之际，一见酒也不往上献啦，菜也不往上端啦，众乡亲一看，俱都站起身来，内中有一位上年纪的老叟，向镇东侠说道："我们大家正吃得高兴，因为什么酒肉不赏给我们吃啦？"镇东侠遂着向众乡亲见道："侯庭今日请众乡邻到此，并没有别的紧要事，我请问乡亲一件事，由打侯庭来至巢父林，大概众位乡亲跟着我没被灾吧，常言有句话，好

汉护三村，侯庭我可比不了，总算众乡亲有什么大小的事，我可也没有落过后，就拿昨日晚间这一把火，众位乡亲别以为失慎不戒于火呀，实不相瞒，这一把火乃是侯庭得罪绿林，他们胆敢在巢父林纵火，皆因我防犯甚严，幸未成灾，所有被灾的乡亲们，俱都让至在我家中暂住，所有众乡亲损失一草一木，侯庭情愿赔偿。所因为什么哪？原来侯庭既在巢父林居住，我是应当保护众位亲友，我既不能保护，众位乡亲又跟随我被灾，侯庭更显着对不过众位乡亲了。今有侯庭的良友，约我至江南有些个要事，于今日起身，侯庭此次走后，嗣后无论庄中再有什么事故发生，侯庭是概不负责任。故尔今日请众位乡亲到此，一来献酒，二来告辞。”侯振远将话说明，吩咐家人上酒添菜，此时贝勒爷站在台阶石上，听侯振远这一片议论，不由得心中佩服，可称得起大英雄来明去白，侯振远作事落落大方，当众禀别何等的磊落。贝勒爷站至在台阶石上，思想镇东侠作事的光明，惟有众乡亲听侯振远这一片的言词，不由得面面相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仿佛有一肚话，难往外说这种景况，一个个脸上发现出来，一种不肯相离的凄惨形于色外。这就是镇东侠素日待乡亲的恩厚所至，众乡亲方有这一分的感想。内中有一位乡亲，站起来说道：“老员外你要没有别的要紧的事，你可就别走，你要是一走，我们庄中没有庄主，我们的日子可就过不了啦。”说着话两泪交流，镇东侠一看他这个意思，不由得心中一阵也是难过，遂强颜为笑，口中说道：“众位乡亲何必如此的恋恋不舍哪，不过我此去是朋友所约，再者我又不是搬家，去些日子将事办完，我还回来。众位乡亲何必这样的悲惨，不是让我心内不好过吗？”镇东侠遂着亲自执壶斟酒，众位乡亲此时

饮酒不欢。

大家吃喝已毕，侯振远叫过家中的管家侯保，将家中一切大小交与他掌管，又命家人外面预备马匹，一面教二弟侯杰带着徒弟们收拾兵刃包裹，带好了路费，遂着请贝勒爷到屋中谈话，贝勒爷点头遂着大家一同来到屋中。侯振远向着贝勒爷说道："今侯庭与童林下江南捕盗，爷您是金玉之躯，侯庭遣人将你老人家送回京都，您的意下如何?"贝勒爷闻听含笑说道："老侠客您是不知我内里的情由，您问童林便知。"侯庭闻听遂向童林说道："海川莫非贝勒爷还有什么事吗?"童林遂着就将贝勒爷此次出都，原为阅历各省，访查土地民情前后一切之事，细细的说了一遍。镇东侠这才明白贝勒爷的来意，遂向贝勒爷说："既是你老人家别有用意，侯庭不敢多拦，就请爷一同起身。"侯振远转身向李源说道："李贤弟，今我与贝勒爷童海川同赴江南，请贤弟回归油坊镇店房内照看你的卖买。"李源闻听遂即开言说道："兄长言之差矣，竟为童贤弟之事，不必兄长嘱咐小弟定当告辞回家，今有杭州立擂事起，兄长若肯随带，小弟情愿同往，再者小弟已经打发家人回店教刘三照看着买卖，我率子徒相随，兄长不必阻拦，小弟去志已决。"侯庭听至此处，不由的含笑说道："贤弟你这是成全劣兄，那么着我也就不谢了。"于是命家人外面将马匹备好，遂即请贝勒爷一同起身，贝勒爷点头遂着一同起身。此时起身人可就多啦，镇东侠遂同众人来在大门以外，并有众乡亲在此伺候预备送行．侯振远与众乡亲执手告别，众乡亲大家相送，送出巢父林外，众乡亲尚恋恋不舍，无奈镇东侠至意相拦，众乡亲目送一程只得回庄.

侯振远请贝勒爷上马，侯庭，童林，李源，侯杰，也就

随着上了坐骑。后面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阎宝，张旺，侯俊，侯玉，鲍信，李勇，李宽，孔秀等，一干徒弟在背后背着小包袱相随。由巢父林起身，赶奔杭州大道下来了。在路途之上，代为密访盗宝二寇的踪迹，逢州过县处处留心。他们这一来不要紧，在路上可就耽误了时日啦，虽则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耽误日限，可就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啦。这一日正往前走，已至杭州北新关，穿城而过，出钱塘门便是西湖，顺着苏堤春晓行过断桥。贝勒爷是初到江南，观看江南的美景，顺着苏堤观看两傍的绿柳重杨，两棵柳树当中间，栽着一棵槐树，在苏堤的两傍俱都是碧澄清波，里面游鱼来往(此处是西湖第一美景划桨观鱼)。一行行一队队渔夫来往，各样的花船之上，笙歌聒入耳鼓，清音可闻，望远看青山在目，真称得起山上白云片片，山下细水涓涓，山中有寺，庙隐山坳，真是猿鹤相亲，樵子讴歌，渔夫撒网，真是山青水秀，人物精奇。贝勒爷在马上举目观看，真可称得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与北方迥乎不同，另有别一洞天。贝勒爷随同镇东侠，童海川，李源，在马上缓辔而行于槐阴之下。贝勒爷观看树枝稍被日影照入湖边，里面游鱼穿阴而过。贝勒爷观江南美景不觉神清气爽，心荡神逸，遂顺口说道："柳影入池鱼上树，槐阴照地马登枝。"贝勒爷只顾赞美路途的佳景，不知不觉行至在天竺街。

书中代言，按杭州西湖的景致，实在是不少，普通说西湖十景。何为叫西湖十景呢？说书的把十景略略的表上一表名目，苏堤春晓，两峰插云，平湖秋月，三潭映月，南屏晚钟，柳浪闻莺，划桨观鱼，朝门夜雨，雷峰夕照，冬岭孤松。这不过说书的，大概说一说十景的名目，论起来什么岳武穆

的佳城，苏小小的坟墓，灵隐静慈修缘老祖的洞府，西湖内外所有的美景不可胜举，说出的不过言个大概。就拿天竺街说，天竺的竺字，原来中国没有这么一个字，西方有天竺国，原是一个佛国。西湖有三个天竺寺。分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因庙起的街道的名目，故名天竺街。贝勒爷举目观看，街道宽阔，对面买卖铺户人烟稠密，这个镖局子却在中天竺街，众人催马经过上天竺街，来到中天竺街，原来是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买卖铺户，繁华热闹。催马向前走至不远，镇东侠在马上举目观看，坐北向南有一镖局子，门前甚是威武，坐北的大门带门洞儿，门口上悬着一块匾，黑匾金字，上面写得是飞龙镖局，在门前悬着宫灯，挂着彩绸，在门口两旁一边悬着一面大旗，上首这面大旗金顶黑穗，白地红火焰儿，两根白蜈蚣飘带，飘带尖上系着两个金铃铛被风一吹，铛啷啷的乱响，在旗子白地上彩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叟，在旁边有两行小字书上首写独占北方笑鳌头，下首配南极昆仑子，这一面白地上斗大一个秋字。镇东侠观看心中明白，这分明是北侠秋田故意扬旗喝号，又往下首观看这面大旗，旗的式样俱都是一般，惟有白地上彩书着一个胖大魁梧的和尚，在上边写着一行小字，铁臂罗汉，这一面写着斗大的一个法字。镇东侠明知是铁臂罗汉法禅，他扬旗示威，不觉一阵冷笑心中暗想，汝既有侠客的名头，何必如此的作用吓人？常言有句话，有麝自来香何必迎风站。（这句话怎么讲呢，人身上要带着麝香啊，不必迎风站着，自然香味四射，这就比如北侠秋田既有这个名望，人所皆知，不必自己夸张）镇东侠复又观看镖局子的门首左右，两傍边设摆着条凳，上面坐着约有二三十名镖局子的伙计，一个个俱都是身长面大，俱都是蓝布

手巾包头斜拉麻花扣，蓝布的裤褂，钞包札腰，布袜靴鞋打着裹腿，脸上一个个横眉立目，腆胸叠腹，虎视眈眈。镇东侠一面观看，一面催马往前行走，就见坐南向北一座镖局，也是大门带门洞儿，门口上有一块匾，青匾金字，上面写着金龙镖局四个大字，门首也是悬灯结采，镖局子伙计俱在门首外条凳上坐着高谈阔论，门道两傍悬着两面大旗，也是白地红火焰儿，白蜈蚣走穗，上首白地上，彩书着年迈苍苍一位老人，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旁边一行小字写着是，圣手昆仑镇东侠，这一面写着一个斗大的侯字。镇东侠看着不由得生气，心中说黄灿这个东西真真的可恶，谁叫他将名姓出写在大旗之上？倘若我要不到，岂不令人耻笑。镇东侠看着暗自生气，惟有二侠客侯杰，苍首白猿看见下首这一首大旗，不由得动怒，皆因下面大旗白地上，书着一个大马猴，头顶上没有毛，旁边写着一行小字，写的是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这一面斗大的一个侯字。侯杰一看，不由得生气，拿我比作老猴儿。正在观看之际，由打镖局子里面出来许多的人，在头里非是别人，正得黄灿黄金铎，自己的徒弟。书中代言，此时黄灿所请的英雄尚且未到，只有镇东侠的盟弟张子美，已经来了两三日啦。

这位原是瓜州的人氏，姓张名鼎字子美，江湖人称风流侠铁扇仙。因为什么叫铁扇仙呢？皆因他在江湖上若要与人动手较量，永不用兵刃，用一把扇子与人动手，这把扇子看着像黑漆竹子的扇股子，其实不是竹子的，是铁的上着黑漆，专讲究点穴，按点穴之法，不是用二指点穴，讲究踢穴。踢穴是用脚踢，打穴是用掌打，撞穴是用膝盖撞，点穴是用手的二指点，共分四样。里面暗藏四九三十六。何为叫四九三

十六？里面分九手轻穴，九手重穴，九手软麻穴，九手醉穴。何为叫轻穴哪？按轻穴比如点在人的身上，就如同岔了气一般，不用打算动转，俗说叫岔气。按软麻穴人身上俱有麻筋，比如自己不慎，将肘下的麻筋一碰，这一条膊臂俱都发麻，那就为麻穴。再按醉穴，若要施至在于人的身上，人就能当时发晕，如醉如痴的一般，必须用手理他的气方才能明白过来，此名叫作醉穴。惟有这个重穴，万不可轻施于人的身上，若要用在人的身上当时立死。那位说这个重穴怎么这么厉害。阅者有所不知比如太阳穴，华盖穴，咽喉穴，脐下穴，涌泉穴，肚门穴，肾眼穴，命门穴（命门穴就是枕骨穴），此九处若要或是打上或是点上当时毙命。此人专讲究点穴之法，故名风流侠铁扇仙，与镇东侠八拜之交。

黄灿命人将这位侠客请到镖局，今日正在大厅陪着谈话，外面镖局子伙计进来回禀，言其老侠客约同群雄已离镖局子不远，特地前来回禀镖主，请镖主的示下。黄灿闻听不但老师前来，还带着许多的英雄，不由得心中欢喜，遂即站起身形，遂向伙计说道："你等在外面伺候迎接老侠客。"伙计答言转身形出去，遂向张鼎说道："师叔您在此少候，待弟子迎接我的老师与各位英雄，张鼎闻言点头，遂说道："我在此恭候。"这才黄灿转身形出来，带同合镖局子伙计往外相迎，迎至在大门之外举目观看，就见老师在前，后面马上步下相随着不少位，已然到镖局前。黄灿迎至镇东侠前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老师在上，弟子黄灿迎接恩师来迟，望求恩师面前恕罪。"镇东侠在马上哼了一声，甩镫离鞍下了坐骑。后面贝勒爷大家弃骑，镖局子伙计向前接马。镇东侠用手向门前灯彩大旗一指，遂向黄灿说道："黄灿这是何人的主意，命你悬

灯结彩，扬旗示威?”黄灿见恩师动怒，遂往后倒退，口中说道：“因弟子见飞龙镖局潘龙如此设摆，弟子见自己门前冷落，因此不得不门前预备，今恩师见责，弟子愿听恩师示下。”镇东侠将话听完，遂向黄灿说道：“汝还敢嘴强，还不与我快快撤去。”黄灿只得诺诺连声，遂吩咐镖局子伙计将门前灯彩一概尽行撤去。镇东侠看着群雄，命黄灿来先与贝勒爷见礼，然后与侯杰李源童林见礼已毕，这才师兄弟大家相见。黄灿在头前引路进镖局够奔南为上的上房。将才来至天井院，镇东侠就见前面一人向前行礼，细看原来是盟弟张鼎。此时张鼎知道老哥哥来到镖局，这才站在屋门口外台阶石上恭候，以至见盟兄侯振远率群雄走进院中，遂抢步向前，口中说道：“兄长在上，小弟张鼎与兄长叩头。”侯振远伸手相搀，口中说道：“贤弟请起，我与你见一见，这位是多罗贝勒爷。”遂向着贝勒爷用手一指铁扇仙风流侠，口中说道：“他叫张鼎。”贝勒爷此时早就看明白啦，就见张鼎身量在中等身材，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抱拢，白绸子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足下白袜，青缎子厚底云鞋，往脸面上观看，淡黄的脸面，眉清目朗，准头丰满，四字海口，颏下三绺黄髯，大耳有轮，光头不戴帽，剪子股儿的发辫，精神百倍。张鼎向前行礼，遂着说道：“不知贝勒爷驾到，恕民人未曾远迎，当面请罪。”贝勒爷伸手相搀，口中说道：“久闻侠客大名，早就有意拜访，今幸得见，真是三生有幸。”遂着伸手将张鼎搀起。张子美遂着与二侠侯杰李源童林一一见礼。然后大家徒弟们过来行礼已毕。大家执手往上房相让，早有镖局子伙计启帘笼，大家随贝勒爷来到屋中，然后让贝勒爷上首落坐，众人安次序相陪，徒弟们站立两厢。遂着大家擦脸掸扑尘，伙计过来献茶，

大家用茶已毕。镇东侠见黄灿在下首侍立，遂叫道："黄灿。"黄灿赶紧向前，口中说道："老师有什么分派？"镇东侠遂向黄灿问道："杭州立擂确实为何故而起？"黄灿遂来至镇东侠的面前，遂把为渔业公行累起格争，潘龙呈禀在案，当堂批准，两家立擂百日的情由，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遍。镇东侠听黄灿之言，与王三虎所说的相同，镇东侠点了点头，遂向黄灿说道："外面叫手下预备酒饭，与贝勒爷接风洗尘。"黄灿回头告诉伙计下面预备。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伙计启帘笼进来，口中说道："启禀老侠客得知，外面有飞龙镖局的伙计前来下书，听老侠客的示下。"镇东侠闻听，向黄灿说道："命下书人前来相见。"黄灿用手一指，向伙计说道："把他叫进来。"伙计转身形出去，工刻不见甚大，伙计启帘笼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贝勒爷见进来此人身量不高，身穿白粗布裤褂，脚下靴鞋袜，往脸上观看，真正是瓜子脸，可惜长着煞白的一张脸面，溜光的头顶，在后脑海钱儿大的一点小辫儿，两道细眉似有如无，小眼睛黄眼珠儿，大鼻子头儿，薄片嘴儿，微有髯须，两个元宝耳朵，长得奸诈百出，手中擎着一封书信，用目观看屋中群雄，二目炯炯。镇东侠一见认得这个小子，此人姓白名亮，外号人称叫蝎虎子。白亮见镇东侠便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老侠客在上，小子白亮与老侠客叩头。"镇东侠问道："白亮来此何干？"白亮道："启禀侠客得知，奉我家法禅师之谕前来下书。"镇东镇说道："书信在哪里？"白亮听镇东侠之言，双手将书信呈上。镇东侠将书信接过来，双手递与贝勒爷，口中说道："请爷观看。"贝勒爷连连摆手，口中说道："镖行之内我是一个外行，还是老侠客拆阅的是。"侯振远只得将书信

擎在手内细看，书皮上写着呈侯老侠客勋启，下款法禅谨上。镇东侠遂手将书信取出捧读之下，心中大大的不悦。书内云："奉书侯老侠客阁下，久仰大名，如天心之皓月，欲瞻山斗，奈识荆而无缘，今幸杭州立擂，藉此得亲叔度，即请明日在擂台相会，以领手术，专此奉约，敬候回音，并请武安不庄。"下款是法弟法禅和尚即日。镇东侠将信看完，不由得心中不悦，这明明是文字相欺，若明日来这封信我都不恼，我今日将到杭州临于镖局作力安息，书信接踵而至，明明是势为相迫欺我太甚，若不作书答复，岂不令飞龙镖局小看于我。自己又一转想我之本意初心，明知黄灿不肖，潘龙也非是良善，实指望来到杭州与两造排解，为的是和平解决，恐伤江湖的义气，不料法禅和尚出此无礼的要求，本当不作回书，又恐怕旁人耻笑，不若暂写回信定于明日开擂，在看台上与法禅直接谈话，若能从我和平解决便罢，倘不应允，当以武力为最后解决。此谓先礼后兵之计，就是这样办理。侯振远想到此处，遂向白亮说道："你家的法禅师傅渴想于我，我必当顺其至意，请你少候，待我作书答复。"白亮闻听口中说道："谢谢老侠客。"侯振远遂向黄灿说道："预备文房四宝待我作书。"黄灿即命手下的伙计，将文房四宝预备齐毕，黄灿磨墨，镇东侠铺好笺纸将要援笔，就在这们工夫，旁边有人说道："小弟情愿代笔作书。"侯振远扭项观看，非是别人，正是童林海川，镇东侠与童海川相处日限好久，知道他的武术精奇，不知他的文学如何，又不好意思驳，遂站起身形向童林说道："愿求贤弟大笔如椽。"童林因为什么愿替镇东侠写这一封回信呢？皆因镇东侠在观看法禅书信之时，童林站在身背后，看和尚书信无理的要求，故愿代笔，今见镇东侠站起身形，遂

着自己落作，援笔作书。前文已经表过，童林文学本来不佳，由打十八岁，由家中逃往在外，不过写得上来就是歪歪扭扭，常言有句话，圣人不嫌字丑，工夫不大提笔一挥而就，投笔于案，随手将信笺拿起，双手献与镇东侠，口中说道："请兄长过目，倘若词句不合再为删改。"镇东侠接过观看不由的暗笑，字写的好歹不说，词句慷慨。和尚书信无理的要求，又看童林写的直爽，这就应了俗语的话啦，欲见文王说礼义，每逢桀纣动干戈。法禅这封书信，就得童林这个回信对付他。因此侯振远看着暗笑，上面写的是什么哪，写的是："复书法禅师的法座下，近接华翰，俱领内详一切，敢不唯命是听，于明日清晨在北高峰擂台之上，磨拳擦掌以待公至，专此奉上决不爽约，别言不叙，面见手谈，面见手谈，侯庭拜上。"侯振远看毕，遂命童林将封筒写好，侯振远观看上面写的是"呈法禅师手拆"将信笺装在封筒之内，并将原来的那一封书信，镇东侠一并拿在手中，遂向蝎虎子白亮说道："白亮你回去见了法禅师，就替我多多的拜上，你就说原书不敢领受当面璧回，今有回信在此，你就说明晨恭候决不爽约。"白亮伸手接过书信，口中说道："当面禀辞。"镇东侠含笑道："你多受累了。"看着白亮走后，遂叫黄灿派人到飞龙镖局，探听来了多少英雄，北侠是否到此。黄灿即刻派人打探，工夫不大探事人回来报信，言说只有法禅与各路的英雄，北侠秋田尚且未至。

书中代言，前文已经表过，蝎虎子白亮在飞龙镖局与潘龙划策，擎着潘龙亲笔写的书信，至宣化府聘请恩师秋佩雨，代请蓝氏三矮，一面写书信命白亮多带路费，连夜赶奔八卦山，聘请四庄主，自己的师叔铁臂罗汉法禅。白亮由镖局子

起身，日夜的趱程，在路途之上非止一日。这一日来至在云南，云南府昆明县，八卦山前金家道口，坐北的大酒店，白亮原先来过，知道金家道口，是八卦山的山眼。何为山眼哪？山眼就是与八卦山寻风，一来山中出入都得由此路而行，再者若有官兵前来攻打山寨，他好与山中报信。这里面有二位寨主，一位叫金荣，绰号人称金钱豹，一位叫金亮，外号人称艾叶花斑豹。大凡山中有什么事都是他二人报信，此时书中也不必多表八卦山的山势，山势险恶，皆因书未能说到三合八卦，暂且不必细表，单提白亮面见二位金寨主将话说明。金荣与白亮备船，皆因八卦山三面是水，北面是山，无舟不能得入，由南山口水路而进将他送至在船坞，弃船登岸带着绕进九寨连环堡，方才来至八义厅。这个山中是三座八义厅，这是当中的八义厅，此时八位庄主，正在大厅谈话，金荣叫白亮在廊檐下等候，这才上大厅启帘笼来在大厅之内，举目观看，当中一张桌案其形像似帅案，当中一把金交椅，上面蒙定金虎皮。上首四把交椅，每一把交椅头里放着一个茶儿，各茶几上面都放着一盏茶，就是那四位庄主按次序端然而坐，大庄主李昆，二庄主胡廷，三庄主任光，四庄主法禅。下首也是四把交椅，四个茶几，茶几上也放着四盏茶，四位庄主闲坐茶话，就是那五庄主贺勇，六庄主廖龙，七庆主韩钟，八庄主田方。金荣看见八位庄主先行礼，后与庄主回话，李昆见金荣有事回禀，遂问道："外面什么事？"金荣遂将白亮奉潘龙差遣前来下书。大庄主顺口说道："命他进厅投送。"金荣转身到外将白亮带至厅中，白亮看见八位庄主，赶紧由大庄主往下挨次行礼，行礼已毕，然后将自己包袱打开取出书信，单膝点地跪在四庄主的面前口中说道："小子奉我家镖主

之命前来下书，今有书信上呈四庄主拆阅，遂着将书信双手呈上，四庄主伸手将书信接将过来，不敢拆看，亲自呈送大哥的面前，李昆伸手将书信接过，四庄主遂着归入本坐，此时李昆将书信拆开。书信中的言辞，无非是杭州两造立擂的情节，约请法禅镇擂一切之事。大庄主将书信看明，遂着将书信交与众位弟兄观看，大家观看已毕，书信仍还于四庄主茶几之上。李昆见大家将书信看完，遂带笑向法禅说道："四贤弟你的意下如何哪?"法禅站起身形口中向着李昆说道："意欲下山前去镇擂，不知兄长以为如何?"李昆闻听法禅之言，微微的含笑道："四弟，依劣兄之言，你倒不必前往，头一件你是出家的和尚，为僧人谨守的是五戒杀盗淫妄酒，杀为第一戒，这杭州潘黄两家立擂，为争渔业的起见，名为擂台，暗含着就是杀人的战场，再说潘龙素是不肖，黄灿必请能人抵抗，倘若贤弟此去在擂台上动手稍有疏失，岂不将一世英名付于东流，望贤弟三思再行。"法禅闻听口念："阿弥陀佛，兄长言若金石，小弟愿遵兄长之言，怎奈小弟此去镇擂，明知潘龙不肖，黄灿也不是良善之辈，小弟是别有用意。"李昆闻听法禅言到别有用意四字，遂顺口说道："贤弟有何高论，劣兄愿闻。"和尚遂着说道："兄长有所不知，只因韩宝吴智广贺豹他人私自下山，为与雷春报一掌之仇，这才有贺豹被童林一掌打得吐血，虽然贺豹被打回山，韩宝吴智广到而今不知踪迹，兄长也曾派人至京都打探童林的消息，以至探事人回山报告，方知童林下山东，聘请镇东侠，此次杭州立擂，黄灿必请他恩师侯振远，若有侯庭必有童林，小弟此次下山，并非是为杭州镇擂，指望与潘黄两造解和，再者为寻童海川报八卦山两次一掌之恨，兄长听小弟之言以为如

何？”李昆听至此处，遂说道：“方才我与贤弟所谈，你是一个出家的和尚，何必自蹈是非之场？再说两次一掌为仇，我可也不是袒护童林，我听雷春所言，是他下山之时枵腹难堪，雷春再四的要求动手，童林这才掌打雷春，又并非将雷春打伤，皆因是雷春无颜面在双雄镇教场子，他才回归八封山搬动是非，欲请贤弟你与他报仇雪恨，你大不该鼓动三小二次下山，寻找童林对掌，这才引出贺豹被打张口吐血，究属不怨童林，总是他们祸福无门惟有自招，此次贤弟还要下山与他报仇雪恨，贤弟此去，若要胜得了童林还得罢了，倘若贤弟万一有失，岂不将一世英名付于东流，贤弟三思，倘若贤弟执意下山，劣兄决不阻拦。可有一件，今你我弟兄八人在此，只要是有二人与你同意，三人同心，我决不相拦，若众弟兄均不同意，只有你一人愿往，劣兄是决不叫你下山，贤弟你意下如何？”铁臂罗汉法禅，将要与盟兄李昆接谈，就在这个工夫，旁边有个答言，口中说道：“四哥既要前往，去一趟也可。”李昆用目观看，正是七兄弟韩钟韩殿远，李昆将才要与老七问话，就听旁边答言说道：“七兄弟言之有理，还是四哥去一趟对。”李昆一看，正是老五贺勇贺建章，火眼狻猊。李昆一看心中明白他三人的心意，童林掌打的雷春，是法禅的门人，被打的贺豹，是老五之子，未归山的韩宝，是七兄弟的高徒，吴智广又是建章的弟子，明知道他们弟兄三人各怀好胜的私心，倘若深实的一拦，恐怕弟兄从此生出意见，若待不拦，又不是作大盟兄的气概，看起来作大盟兄的难处实在不小。李昆心中一想，莫若从他弟兄三人的心愿，就命法禅下山，果能胜的了童林，那也就没有什么说的啦，如若落败回山，那时四弟也就知道作盟兄说的是好话，还得让他佩

服，他也就自知惭愧，日后也好劝导他们。李太极想到至此处，遂向法禅贺勇韩钟弟兄三人说道："既是你们弟兄三人同意，也就是你们弟兄三人商议，劣兄到后面休息去了。"李昆明明是回避他们弟兄三人，其实韩钟早就看出来啦，这才约同法禅贺勇到他所住的屋内，商议进行访童林对掌的一切，并且托付法禅，若不遇见童林便罢，若遇见童林，千万不可留情，法禅应允，这才先派白亮回镖局子报信，并赏赐他纹银二十两作为路费，对白亮说道："若到镖局子里头，你见着潘龙，就提我随后就到。"白亮领命下山，连夜赶回镖局报信去了。

单表法禅带着他得意的大门人名叫谢洪，字保太，江湖人称铁腿狻猊，此人武艺高强，掌中一对八棱练子金锤。还有二徒弟三徒弟，二徒弟姓高名俊，外号人称浪里蜉蝣。何为叫蜉蝣哪？往常人写信多借用蜉蝣二字，言人生处世若蜉蝣，皆因这个动物，水性最大，形似蜘蛛，能在水皮儿上漂浮，俗呼叫作糖瓜儿，就是与高俊起外号这个主儿，竟看见高俊的水性大啦，他可就忘了这个物件不吉祥，皆因他朝生暮死。这个三徒弟外号儿也不好，这个人复姓南宫，单字名桃，外号人称灯前粉蛾儿，人净看他长的好看啦，可就忘了粉蛾儿怕灯啊，若要老围着灯飞，非烧死不可。要是单说着可倒好听，一个叫浪里蜉蝣高俊，一个叫灯前粉蛾儿南宫桃。还有两个小徒弟，一个金头虫儿刘勇，一个银头虫儿刘猛。和尚一共带着五个徒弟，预备好兵刃盘费，并有四人肩舆小轿，外带二十多家人。事情办完，这才与兄弟们告辞下山，备舟过江，顺着大路赶奔杭州，在路上非只一日，无非是早尖晚店。这一日来到西湖过往天竺街，已离飞龙镖局子相隔不远，

法禅和尚端坐四人肩舆之上，早就远远的看见坐北向南飞龙镖局，门前悬灯结彩，高挑大旗，门外甚是威风。和尚正往前看，此时门前镖局子的伙计，这里头有认识法禅的，早就看见法禅和尚来临，赶紧往里面报信。此时镖局子里面，潘龙陪定群雄谈话。

书中代表，蝎虎子白亮，自由打八卦山奉和尚法谕，不分昼夜赶回飞龙镖局，以至白亮到镖局子一问伙计们，此时来了不少位英雄啦，这就是前次潘龙下贴所请各路的豪杰，内中有江西临江府龙泉坞王氏三杰，大爷金须铁臂苍龙王增，二爷咤海乌龙王甲，翻江小白龙王凯。还有湖广汉阳府孝感县上官屯上官二氏，大爷上官伦，外号人称陆地仙狐，二爷上官瑞，外号人称白面小灵狐，弟兄二人在汉口开立胜镖局，大有名望。并有镇江丹徒县，莲花山荷叶岭，三位寨王，大寨主姓窦名武，字文志，外号九朵莲花，二寨主左雄，别号人称铁爪鱼鹰，三寨主混号人称分水鸬鹚陈海。镇海镖局镖主，姓石名伦，号称巡海夜叉，镖局子坐落在苏州胥门外，专走水路镖。并有阊门外，镇南镖局镖主，长臂仙猿陆勇杰，带着他徒弟大力周青也来啦。还有浙江绍兴府镇远镖局，神镖手黄仙舟，营口街远发镖局老镖头神枪张凯，沈阳西关外远东镖局关东三老，大镖主边老桥，二镖主金老寿，三镖主侯老佩，哥三个盟兄弟每人使一口刀威镇辽东。这是已经来到镖局子的。还有许多位英雄，俱都按着帖尚且未到。蝎虎子白亮跟伙计打听明白。这才知道北侠秋田老侠客还没到，自己这才够奔大厅面见镖主报信。白亮来至大厅，启帘笼往屋中观看，就见群雄列座，镖主潘龙在下首相陪，正在高谈阔论，群雄一位位威风凛凛，真是高的真高，矮的真矮，胖的

真胖，瘦的真瘦，丑丑俊俊等等不一。蝎虎子白亮来到屋中，走至潘龙的面前，单腿打千儿口中说道："镖主在上，小子白亮参见镖主。"潘龙一见白亮同来，遂说道："白亮你多辛苦啦，请老师的事情怎么样?"白亮站起身形遂就把奉命至八卦山面见法禅和尚前后一切细说了一遍。遂又说道："奉法禅之差遣回来报信，他老人家叫小子回禀镖主，他随着下山，大概不久必到。"潘龙闻听心中喜悦，遂说道："白亮这一趟累受得不小，你今天先歇一天，明日你在镖店门首外面照料，倘若老师到此，赶紧进来报信，你到外面账房支十两银子，就提我赏给你的。"白亮口中说道："谢谢镖主。"白亮转身形出去，到账房领了十两银子，休息了一天，次日一早就在镖局子门首照料一切，一连就是四日。

这一日正在镖局子门首了望，远远看见法禅和尚端坐肩舆，带领一行人往镖局子而来，离镖局子不远，白亮赶紧转身够奔里面，前来报信。白亮来到大厅之内，正值潘龙与众人谈话之际，白亮向前回禀，口中说道："启禀镖主得知，外面禅师离此不远，请镖主迎接。"潘龙闻听八卦山四庄主法禅来到镖局，又是自己的亲师叔，只得笑逐颜开，遂向众英雄说道："请群雄随我相迎。"众人一齐站起身形，一同往外迎接，大家来至在镖局子门首，就见正东来了一乘四人肩舆，群雄雁排翅排开，观看肩舆后同跟随众人各带着兵刃，后面两个人抬着一条禅杖，就见和尚生得甚是凶猛，身体胖大魁梧，顶平项圆，年纪虽大，新剃的头青头皮儿，连鬓落腮新刮的青胡碴儿，两道抹字眉，一双圆睛叠暴，秤砣的鼻子，火盆口，双颧高耸，大耳垂肩，身穿灰色僧袍，外罩灰色的臚褂(臚褂，就是和尚穿的灰色大坎肩儿)，腰中系着一根黄绒绳

约有核桃粗细，灯笼穗飘摆，胸前挂定人顶骨的数珠，手中擎十八节罗汉竹的拂尘，足下胖袜僧鞋。临近看，真是胸宽背厚，甚是威严。临至镖局子门首，肩舆落平，法禅下肩舆，潘龙迎上前来双膝跪倒，口称师叔在上，弟子潘龙参拜。”和尚用拂尘一点，口中说道：“免礼。”然后大家英雄相见，与和尚行礼，口中说道：“禅师驾到，恕我等未曾远迎，望禅师恕罪。”法禅大不刺的口中说道：“恕贫僧来迟，请。”众人往两旁边一闪，潘龙在头前引路，和尚大岔步相随，众人后面跟着一同进了镖局子，来到上房大厅，镖局子伙计启帘笼，和尚走进屋中。潘龙吩咐搭坐，当中摆好了圈椅，法禅上坐，群雄按次序落坐，潘龙下垂首站立伺候。手下人伺候和尚净面漱口，然后献茶，茶罢搁盏，法禅叫道：“潘龙你与黄灿两家因何立擂？你要对我说明，有师叔与你作主。”潘龙遂走至面前，就把潘黄两家为争渔业公行，累起群殴，因而呈禀在案，当堂批准两造立擂百日的情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法禅将话听完，遂问道：“既然如是，他们镖局子内，可曾来了多少英雄预备开擂？”潘龙遂往上回禀道：“弟子也曾派人探询，金龙镖局只有张鼎张子美来到，镇东侠尚且未至。”和尚闻听用目观看，就见蝎虎子白亮在下首站立伺候，遂叫白亮，白亮赶紧向前，口中说道：“不知禅师有何分派？”和尚说道：“白亮我命你在门外打探，倘若镇东侠到此，即刻禀我知晓。”白亮闻听，口中说道：“遵禅师法谕。”白亮转身形出去，自此日天天在门前了望，一连三日，这一日在门前正与镖局子伙计们闲谈，就听正东马蹄子的声音，白亮举目一看，原来正是镇东侠率群雄够奔金龙镖局子去了。这位说法禅云南路远，怎么倒先到的哪？其中有一个情由，只皆因镇东侠侯振远，在

山东起身赶奔杭州镇擂，暗中是在路途之上寻踪涉迹，采访盗宝的二寇，故此在路途之上耽误了时日，因为这个，方才走到法禅的后头。白亮看着镇东侠一干的群雄，进了路南的金龙镖局，白亮皆因这里面的英雄，他不认识的很多，自己又不能过去探询，他命一个镖局子里头面生的伙计，到那边打听明白，并且将群雄的人名儿开了一个单子，白亮这才手内擎着这个单子够奔大厅。来到大厅，启帘笼进来一看，正值法禅与众位英雄高谈阔论，白亮不敢向前回禀，站在旁边用目看着法禅和尚，此时法禅早就看见白亮，遂问道："外面有什么事？"白亮遂向前口中说道："启禀禅师，小子白亮，奉禅师之谕，在外面打探，探听明白，今有侯振远带领一干手下已到金龙镖局，现有名单呈上，请禅师过目。"法禅说道："呈上来。"白亮双手呈送，和尚接过用目观看，头二名是侯氏昆仲，再次写着童林二字，和尚不看则可，一看，便气冲牛斗，心中暗想，真不出自己所料，我意欲访童林，他果然随侯庭至此，我何不趁此时报八卦山两次一掌之仇，写书信相约明日开擂。自己想到这里，遂叫道："潘龙何在？"潘龙在旁边答言说道："弟子在此伺候。"法禅分付预备文房四宝伺候，潘龙遂将文房四宝献与法禅的面前，法禅随手援笔作出，将书信封好，遂命白亮下书金龙镖局，以至镇东侠接着法禅的书信，这才有童林代笔复信。

镇东侠打发白亮去后，命黄灿派人至飞龙镖局打探，方知北侠未到，只有法禅要求明日开擂。遂向黄灿说道："外面预备酒饭，与贝勒爷接风洗尘。"黄灿答言，转身形出去，工刻不见甚大，由打外面带着伙计进来，调摆桌椅，外面端进托盘，放好了杯箸，跟着上酒添菜，然后请贝勒爷上坐，大

家按次序落坐，镇东侠擎杯劝酒，只吃得杯盘狼藉，酒肴满案。大家用完了早饭，众人净面漱口，散坐吃茶，徒弟们两旁伺候，此时镖局子伙计已然将残席，均然撤去，净完了桌面，然后镇东侠命黄灿预备文房四宝，放在桌案之上，黄灿磨墨，镇东侠濡笔铺纸，镇东侠铺纸已毕，遂站在屋内当中抱拳拱手，口中说道："列位英雄侠客，侯庭有一言商禀，不知众位可肯容纳。"张鼎遂着说道："老侠客有话请讲，何必太谦？"镇东侠接着说道："在下本意初心，至杭州与潘黄两家和平解决，以至擂台相见，非侯庭之所愿也，奈因法禅无理书信要求，万不得已，明日开擂，我意欲于明日开擂之先，请法禅西看台谈话，但愿和平解决，此为上策，若不能两造和平，当以武力相继于后，此擂台原是呈禀在案，当堂批准，并请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与武汛的官军，前往弹压地面，所有打擂之人，必得由两造镖局签名，先期挂号报到，明日方准登擂，今将文房四宝备妥，有愿签名者不拦，如不愿签名，决不敢要求，哪一位愿签首名？"镇东侠话音未住，旁边有一人答言，口中说道："小弟签首名。"镇东侠回头一看，倒把侯振远吓了一跳，非是别人，正是童林童海川。童林因何答言哪，只皆因自己在旁边早就把镇东侠言语听明，未免心中思索，虽有李源的介绍，老人家慨然应允协同帮助我捉拿盗宝的二寇，老人家披星戴月，不辞劳苦，今老人家镇擂当头，自己岂能退避，因而首先发言，虽然童林这一答话不要紧，可把镇东侠吓了一跳。老侠客所怕的是什么哪？只因童林是奉旨带罪捕盗，倘若是明日一言不合，当场必得开擂，老人家与童林就这些日子的工夫，就把童林的性情品出来啦，虽然武艺精通，就是手狠，倘若登擂将法禅打伤，就如同拿着竹

杆儿通了马蜂窝的一般，这八卦山七位庄主，岂能善罢甘休，自此兵连祸结无宁息之日，真要是法禅武艺高强将童林打伤，童海川他是奉旨带罪捕盗的罪人，谁人担当得起呀。因此镇东侠见童林要签首名，遂向童林说道："贤弟你不必签名，真若劣兄不是法禅的敌手，当然请贤弟助劣兄一臂之力，贤弟请坐吧。童林闻听镇东侠之言。含笑说道："兄长言之差矣，人人俱都知晓你我弟兄手足之交，我不签名，岂不令人耻笑。"镇东侠看着童林点了一点头，心中暗想，若不让童林签名，是断然不可，适方才有言在先。签名者不拦，不签名者决不要求，虽令他签名，反正我着意不让他登擂台就是了。自己将主意拿定，遂向童林说道："贤弟所说的是，那么着贤弟你就签名于上。"童林闻听，遂说道："谨遵兄命。"遂援笔将自己的名姓写于笺纸上。写毕投笔于案，遂在旁边落坐，紧跟着大家轮次签名。大家将才将名姓写完，就这们个工夫，贝勒爷站起身形，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本爵的名字，就不必写在上面啦。"镇东侠听贝勒爷之言，心中想他老人家又不会武术，写上名字作什么用哪，镇东侠遂带笑向贝勒爷说道："你老人家到不必写啦。"侯振远虽这么说道，一面将字笺擎到手中交与黄灿，命他拿到外面账房，命账房先生打禀帖，楷书澄清，呈与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代请武汛官军弹压擂场。黄灿伸手接签名的字笺，口中说道："谨遵师命。"转身形启帘笼出去，办理一切。镇东侠吩咐撤去文房四宝，这才大家闲谈，顶到晚晌，大家用完了晚饭，镇东侠暗中与二弟侯杰相商，命徒弟夜间分班轮流值更，恐怕的是夜晚飞龙镖局遣人搅闹金龙镖局，这是镇东侠不能不防范的事。黄灿外面命伙计们预备马匹，明朝好乘跨，一面查点镖局的伙计。此时

又值金龙镖局买卖茂盛，虽然是开擂，买卖还是照常的做，镖局子人本来就不够用的，这一开擂，镖局子里只留了八十名伙计，四十名明日拨到看擂台上下伺候，留四十名预备明日相随众位英雄前后伺候，一同够奔擂场，如外镖局里头还得派小伙计看守镖局。黄灿将事情办完，还得到里面禀明恩师，镇东侠也知道他劳累，这才让他到外面休息。

镇东侠陪着贝勒爷在上房谈话，此时已经掌灯以后啦，不知不觉听外面天交二鼓，侯振远这才向贝勒爷抱拳说道："您这一天很劳乏啦，天已二鼓，请爷早些安歇。"贝勒爷点头说道："既然天气不早，那么着咱们大家俱都休息吧，明日还要开擂哪。"于是大家商议安歇，童林伺候贝勒爷在里间安歇，众徒弟们俱都在东西厢房安歇，众位侠客俱在外间屋预备好了几凳打坐安眠。皆因众侠客俱都是用坐功休息，一夜晚景无事，次日五鼓众位侠客俱都醒了，镇东侠痰嗽，外面伙计们早就起来啦，听屋中痰嗽，遂着启帘笼推开隔扇将凳子安好坐位，然后打洗脸水，预备漱口水，众位梳洗已毕。就在这么工夫，贝勒爷由里间屋出来，口中说道："众位早起来啦，我是天亮不起，困睡多时。"张鼎抱拳说道："您起来的不晚。"镇东侠命伙计打洗脸水，童林伺候贝勒爷梳洗完毕，众徒弟们大家俱都进来，两旁站立。此时伙计将茶已经泡好，送到屋中，天已经大亮。黄灿由打外面进来，回禀老师镇东侠，酒菜业已备好，听恩师的示下。镇东侠说道："那么你就派人预备。"黄灿回头告诉伙计们预备酒饭，一面请众位站起来，伙计跟着调摆桌椅，擦抹桌案，放好杯箸筷碟，跟着伙计们由外打面端托盘，将酒菜摆好。一共是三桌，众徒弟们两桌，贝勒爷与众位侠客一桌。镇东侠将坐安好，遂着站立桌案之前，

拿起酒壶来与贝勒爷张鼎、李源、童林把盏已毕，遂着将酒壶放在桌案之上，复又倒退一步，抱拳拱手，口中说道："贝勒爷与众位英雄，侯庭有言上禀，甚么事哪，只因侯庭由山东巢父林至杭州，并非是与黄灿镇擂而来，内中之事，我也不便说明，众位已然知晓，此次实指望与潘黄两家和平解决，不料想法禅僧书信之内，无理的要求，我万不得已应允，今日开擂，虽是开擂，我意欲至看台时，请法禅过台谈话，与两造排解，和尚若能从吾之请，决无格争，倘法禅仍是无理，仰仗血气之勇，压迫的手段，只好擂台之上，赌斗雌雄，所以今日在镖局设酒，众位饱餐，若要事出决裂，请众位协力相帮，助侯庭一臂之力，今天酒可是三杯，不敢多敬，饭菜随着叫手下之人往上献，众位可吃饱着一点，我可不陪。"众人抱拳说道："老侠客您请入座吧，不用您张罗，我们大家是酸辣自取。"镇东侠只得点头，然后入座。大家用饭已毕，镇东侠叫伙计们将残席撤去，大家将衣服收拾紧趁利便，外罩长大的衣服，镇东侠这才向黄灿说道："外面马匹可曾预备停妥?"黄灿口中说道："启禀老师得知，外面诸事俱已备齐。"镇东侠听着点头，遂笑着向贝勒爷说道："爷，我等大家前往擂场，明着是擂台，暗中就是那杀人战场，实在不敢请爷您前往，倘若是您受了惊，我们众人担当不起，贝勒爷您在镖店候着我们。您想好不好?"胤祯胤贝勒爷闻听镇东侠之言，微然一笑，口中说道："我在北京城虽则是辇车之上，我可没开过这个眼界，此次杭州立擂台，这个热闹我可不能不看。"镇东侠闻听贝勒爷所说之话，心中暗想，这可倒好，他老人家拿着擂台这个事当热闹看啦，又不好甚拦贝勒爷的高兴，遂口中说道："贝勒爷您若要去，更好，我等借着您的洪福。逢

凶化吉，遇难吉祥，我们要请您呢，都请不到，何况您欲去呢，那们我就谢谢您呢，与我等助威。”贝勒爷说道：“咱们提不到这个谢字。”于是大家一同起身，黄灿先往外走，到镖局子门道外，叫伙计们把马匹俱都牵至门道伺候，黄灿扭项往镖局子里观看贝勒爷在前，群雄在后，两旁四十名镖局子的伙计，各拿藤条相随在左右。

贝勒爷在当中往外走，来至在镖局子门外，用目观看街道上之人拥挤不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俱都往西而行，只皆因杭州立擂，活了头发白没见过，老掉了牙未经着，杭州立擂头一遭，人人都要惦记看，因此上塞满街巷，够奔北高峰观看打擂的去。就有好事的人，站在镖局子门首外，往里面观看，倒要看一看这个镖局子里面请了来多少能人，大家就在门外纷纷议论。这个就说飞龙镖局的能人可不少。那个就说：“兄弟你不知道啊，金龙镖局请的还有侠客哪，咱们别忙，先别上北高峰，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咱们看一看请了有多少位英雄，一会儿就出来啦。”看热闹众人正在议论之际，就看镖局子里面撞出一群人来。往两旁一闪，俱是镖局子伙计，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后面跟着无数的英雄。看热闹的一看正当中，向旁边看热闹的说道：“二哥你看见了没有，上垂首那个老者够多么威风（说的是镇东侠侯庭），肋下还带着宝剑哪。”旁边那个人说：“您看下首那个乡下人，老赶似的（说的是童林），那才是真正乡下把式哪，你可别看不起乡下把式，乡下把式真有好的。”旁边又一个人说：“你看看后头那个老美，那个头皮有多么亮啊，真能够照的见人。”（老美就是侯杰，他是个秃子）又说道：“你们大家都没看出谁的能耐大来，你们看，就说当中的那一位，别看他三十多岁，就

属他的能耐大。"这个人说的就是贝勒爷，其实贝勒爷是任什么能耐都没有，因为众星捧月，他老人家在当中，显着气度不凡。

只顾大家谈论。此时贝勒爷来到镖局子门前，童林过去将马拉过来，贝勒爷拢丝缰认镫上马，随着群雄各上坐骑，黄灿乘马在头前引路，当中贝勒爷，上首侯庭，下首童林，后面李源侯杰乘马相随，最后众小英雄脊背后背着小袍袱后面相随。前后众伙计用藤条开路，伙计们口中喊嚷，众位闪开，看马碰着你们，小车子快扛起来，不然回来让马碰碎了。伙计们是乱嚷乱喊，拿藤条烘赶闲人，就是前面的人太多，那里赶得开呀，后面的马匹乱抖嚼环，马匹是四蹄蹬开，前面的人只得往左右一闪，闪出一条人的胡同儿来。

贝勒爷在马上正往前走，来到北高峰以前，就见人山人海的一般，千头佛相似，做买卖的，看热闹的，人烟稠密，真是人挨人，人挤人，要是身量矮一点的人，真能把他的脚离了地。就在这么工夫，贝勒爷率群雄催马到此，又有前面伙计们开路，看热闹的人往两旁边一闪，贝勒爷这才看见擂台。这座擂台可与别的擂台不同，众位阅者观看别的书上，若有擂台，看热闹的人都可以到擂台之下观看，惟有此次杭州擂台，是当堂批准，杭州府立案，所以这个擂台，看热闹的人不能临近，正北的擂台，南面的看台，东西也是看台，在台之四围俱都栽桩，用大绳圈着，四外具有武汛的官军弹压，不准看热闹的人临近大绳之前，东西两旁一边一个门口。此时贝勒爷已至东边这个门口之外，就见门口之扎着一个高大的花儿牌坊，在牌坊旁边有三张告示。头一张是杭州府的告示，下首是钱塘仁和两县的告示。贝勒爷用目一看，不过是为潘

黄两家为争渔业公行呈禀立擂的情由。贝勒爷不过草草的一看，催马走过花儿牌坊，进东边门口，举目观看，一看正西高搭十间看台，两旁的台梯，台上面悬灯结彩，正当中一块匾，匾上的字是金龙镖局，两旁边一边一面大旗，正当中插着小镖旗子，台上面一概都是金漆八仙，金漆桌椅，椅披椅垫，南绣平金，台上有无数的伙计站在看台上垂手侍立，台下面站立二十名镖局子伙计，预备接众位英雄的坐骑。贝勒爷来至看台之前，弃镫离鞍下马，众伙计们接坐骑，镇东侠这才与群雄往台上让贝勒爷。贝勒爷顺着南面儿的台梯一层一层的上了看台，贝勒爷一看当中的八仙桌，两旁列摆交椅，每一把交椅前面一个茶几，当中八仙桌子上铺一块红毡子，后面一把交椅，上面大红缎子的椅披。大家让贝勒爷上坐，贝勒爷落坐。这一面上首坐的是张鼎张子美风流侠铁扇仙，紧挨着是铁掌李源，下首是侯庭侯振远镇东侠，挨着童林童海川。惟有侯杰，带着徒弟们两旁伺候，上首侯杰带领灯前少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璧，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下首站立的是斜睛太岁阎宝，泥腿僧张旺，穿水小白猿侯玉，谈笑鸿儒铁拐侯俊，滋毛吼鲍信，金毛吼李勇，银毛吼李宽，探囊取物孔秀，众徒弟们站立在两旁，威风凛凛。贝勒爷往南边看台上瞧，看台上面是杭州知府，左右站立是八班人役，看台下面是钱塘仁和两县，带领三班人役弹压擂场，台上下悬灯结彩，甚是威严。正东看台上也是两边的台梯，台上面悬着宫灯，挂着彩绸，两旁边插着大旗，被风一吹，来回乱卷，蜈蚣穗来回乱晃，正当中一块匾，上写飞龙镖局四个大字，台上面金漆八仙，金漆桌椅，椅披椅垫，也是南绣平金，各色花样，台上下的伙计们约有四五十名，就

在台下伺候。此时和尚法禅僧，与打擂的英雄，尚且未到。

原来擂台在北面，形若戏台，可不是戏台，台高一丈三尺五寸，台柱子都是柏木的拿红绸子裹着，台板俱都是一尺厚的，可不能像戏台的台板那么薄，要照着戏台的台板那们薄，两人一动手，脚底下一用力，台板就得折，所以台板非厚不可，戏台上下都有台栏杆，唯有擂台上面有栏杆，下面没有台栏杆。为什么下面不用台栏杆呢？动手之时，或是一腿，或是一拳，将打擂之人打下擂台，无非就是摔一下子，若要碰在台栏杆上，就许有性命的危险，因此不用下面的栏杆。台上抱柱上有一幅对子，上联是：拳打南山山崩地裂。下联配：脚踢北海海倒波翻。上面正当中悬着一块匾，蓝匾金字，上面写的是“以武争权”四个大字，里面的用意，就是以武术争夺渔业公行的权利。上面悬着青黄赤白黑五色的彩绸，扎成五色的大彩球，被风一吹，来回的乱晃，两旁边挂着宫灯，四周围五彩的排绒穗儿，飘洒的好看。再往台里面看，正当中大红缎子的堂帘，上下场门的堂帘，平金镶边，正当中绣着九龙闹海，海水江牙，滚浪翻波，勾云儿，八宝儿，轮罗伞盖，花罐鱼肠。可就是一样，上下场门没有出将入相的匾，正当中堂帘上面匾上彩画出一个狮子，这个擂台上可也没有，其实不是狮子，那一个兽也在十二龙之内，皆因他最爱五彩的颜色，只要他见着颜色，他就往脸上抹，所以因为这样，才把他搁在戏台当中。那位说到了这个兽叫什么名儿哪？此时说的是擂台，不必细表，多咱说到戏台那儿，再慢慢的把唐明皇游月宫，听靡靡之音，请月下老人，传戏梨园，戏台上分文武场，什么天井子地沟，文场短什么角儿，武场短什么乐具，再细细说于阅者听。此时单表的是擂台，可也有后台，

后台两旁边俱有台梯，若有打擂之人不会窜高纵矮，可以由打后台至前面动手。前面在堂帘头裹，正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上面铺着红毡子，后面一把椅子，上面搭着南绣平金的椅被，桌子前面红缎子围桌，平金五彩狮子滚绣球的花样，煞是好看。又兼着台上地势宽阔，两旁列摆着兵刃架子。上面兵刃架子上摆着长十八般兵刃，什么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镰拐，棍槊棒。下首兵刃架子上摆着短十八般兵刃，摆得是弓弩镰铳，鞭锏剑锤抓，戟钩斧钺，拍棒锥叉，皆因里面双家伙最多故名叫短兵刃十八般。两旁设着刀枪的架子，刀架子上摆着是坡刀，砍刀，鬼头刀，雁翎刀，双刀，单刀，各种的单家伙。枪架子上摆着是大杆子，小杆子，大枪，花枪，五刃开锋战杆，丈八蛇矛。所以摆这些个兵刃，就是为得是上台打擂的英雄，手中未带兵刃，人家镖局子里在此预备，什么兵刃的长短轻重，顺手不顺手，人家可不管，只要你没带兵刃，人家这里全有。还在兵刃架子前面一边有一条条凳，每一条凳子上坐着四个人，俱都是彪形大汉，一个个俱都是胸宽臂厚胳膊猛，都穿的是蓝布裤褂，钞包扎腰，脚下白袜青鞋，蓝布手巾包头。这八个人是作什么的呢？为的是打擂的英雄上台动手之时，以至打折了胳膊折了腿，或是当场毙命，后台那里有笸箩绳杠，无论金龙镖局，飞龙镖局的英雄，只要是受了伤，躺在台上，他们就管用笸箩搭着送回镖局。台底下还有这么八个人，也有绳杠笸箩，也是为受伤的预备的。

此时西面看台上，贝勒爷正然细看台上面的设摆，就在这们个工夫，就听正东在人山人海之内，声若鼎沸。贝勒爷扭项往正东观看，就见正东看热闹之人往两边一闪，闪出一

条人胡同儿一般，由打里面无数的马匹撞出人丛之外。为首一骑黑马，上面坐定一人，身才高大，身上穿蓝绸子裤褂，外罩青缎子大褂，脚下白袜青鞋，往脸上观看，黑脸面，生得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漆黑的剪子般儿小辫儿，在马上首先撞进东面的门口。后面从星捧月似的，在马上围定一个胖大和尚。众人来至在东看台之前，一齐弃镫离鞍，下了坐骑，就见大家请和尚上看台，顺着南面台梯一蹬一蹬上了看台。贝勒爷就见大家把和尚让至在当中落坐，群雄按次序两旁落坐相陪。贝勒爷见东看台的人一个个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一个个神光幌幌，腆胸叠腹，似有争斗之像。只因贝勒爷不认得这一干人，都是那路的英雄，回头向镇东侠问道："老侠客，你看对面所来的人，我都不知是哪路的豪杰，若有你认识的，你可指与我，我好详查他们的武艺。"镇东侠回头叫道："黄灿你将调查飞龙镖局所来各路群雄的名单，呈与贝勒爷观看。"

书中暗表，这是镇东侠密派黄灿遣王三虎调查飞龙镖局所来的一干群雄，王三虎早就调查明白，今黄灿把名单交与王三虎儿呈到贝勒爷的面前，先将名单呈上，然后站在贝勒爷的旁边，用手一面指点正东看台之人，一面禀知贝勒爷。贝勒爷这才知道正当中就是法禅和尚，和尚身背后就是他的徒弟，高俊，南宫桃，刘勇，刘猛，大徒弟谢宝太。左右群雄前文已经表过一次，今日这是擂台不能不再表白一遍。上首坐的上官伦，上官瑞，窦武窦文志，左雄，陈海，王增，王甲，王铠，石伦。下首坐的是陆勇杰，身背后站的是他的徒弟大刀周青，张凯，黄仙舟，边老桥，金老寿，侯老佩，梁光，梁准，梁保，蝎虎子白亮。台口上站立的是潘龙潘鸿鼎，

威镇长江。此时贝勒爷往东看台上观看，对面和尚法禅早已将西看台群雄饱看已毕。前文已经表过，此次杭州立擂，为得是童林而来，今见群雄至此，不由得气冲斗牛，遂命弟子谢宝太拿过夹名片的护书，法禅伸手取出名片，命白亮持片往西看台，请镇东侠过台谈话。方有一言不合，头次杭州开擂，太湖要镖，二次杭州擂，南北昆仑会，种种热闹的节目，请看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府台受贿设擂断是非　杭州开擂童林会法禅

话说前文表至在杭州头次开擂，只因法禅率群雄来迟，在东看台上率众入座，皆因西看台的群雄，和尚法禅均不认识，这才把白亮叫至面前，命白亮一一指示。方才知晓正当中就是那位胤祯胤贝勒，挨次指点，白亮指到童林，法禅不由得注目，以为童林何等特色的英雄，也搭着离着远，不得细看，却原来是一个庄农人。和尚看着虽然心中有气，这才自己想了一个主意，打算约请镇东侠过台谈话，回头叫徒弟谢宝太把夹名片的护书拿过来，谢宝太遂着将护书双手送至法禅面前，法禅将护书接过来，伸手打开护书，由里面取出一张名片，黄名片上面两个小字，印着法禅的字样，然后将护书交与谢宝太，和尚手中持着名片叫道白亮，白亮遂着单膝点地，口中说道："不知禅师呼唤有何差遣？"法禅叫道："白亮，汝拿吾的名片到西看台，就提法禅请镇东侠老侠客到东看台谈话。"白亮遂接着答应一声，"谨遵禅师之谕，"遂转身顺着东看台南边台梯下去，够奔西看台而来。将走至离西看台不远，就见在西看台台梯两旁，站着金龙局子的伙计，一个个拧眉瞪目，虎视昂昂，皆因是两下镖局子里头伙计，累次群殴，全都打出仇来啦，这才看见白亮由打东看台而来，恨不能当口凉水把他喝了，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嗓子眼儿，遂向白亮喊道："呔，你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走。"白亮遂着答言说道："我叫白亮，奉我家法禅师之谕，持名片请镇东侠老侠客过台

谈话。”金龙镖局子的伙计问道：“名片在哪里哪？”白亮遂将名片往前一递，金龙镖局子的伙计顺手接过来，又用目上下看了看白亮，遂告诉旁边的伙计说道：“看着他一点，别让他跑了。”此时白亮是敢怒不敢言，金龙镖局子的伙计转身形顺着西看台的台梯，一蹬一蹬的来至上面，将要回话，就见镖主黄灿正与老侠客面前回话，伙计不知是什么事，只得手持名片在一边站立伺候，容镖主与老侠客说完了话，方敢往上回禀。

此时黄灿与镇东侠回话是什么事呢？书中代表，黄灿此时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皆因镖行买卖甚好，又接着杭州立擂，这个买卖照旧还得做，擂台可是也得立。就彷佛是戏园子后台与人斗殴，前台的戏仍然还得唱，不能把戏止住，这个镖行也是那个样儿，不能因为立擂就不作买卖啦，擂是也得打，买卖是也得作。本来镖局子的买卖就好，又搭着立擂台，镖局子的伙计可就不够用的啦，可巧又应了一号买卖，是本天竺街宝和银号镖银一万两，送到淮安府联号，买卖是应妥啦，镖局子的镖师都派走啦，没有相当的人保这一趟镖，黄灿是万般无奈，要打算叫自己的小徒弟落地燕子张雄保着这趟镖，皆因他没走过镖，这是头一次，黄灿又不放心，除非他柜上还是没有人，只得就让他去，可就是再三的嘱咐他，让他沿路留神，可是别出乎镖行的规矩，又把镖局子伙计拨了二十名，此外单有一个喊镖趟子的头目，这些人都是精明强干。黄灿亲自都嘱咐到了，叫他们沿路上小心，还有山西两位客人，由打镖局子里头将镖车收拾好了，由镖局子起镖。前面是愣张二抱着镖旗子，骑着马喊着镖趟子，后面是镖车，伙计们各擎刀枪沿途保护，后面骄车子里头，是二位客人。由

此起身，一路之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

这一日镖车正行在苏州太和宝带街，过了宝带街，就是太和宝带桥，一过桥就是八百里太湖，这个镖车正往前走，走在枣林庄对面，太湖的湖边，张雄在后面看见愣张二在前面不喊镖趟子，看见他在马上把镖旗子卷起来啦。皆因张雄初次保镖，他不知本处的厉害，皆因愣张二他是久走这条路，在前面抱着镖旗子，看见太湖里面有巡逻的小船，因此镖趟子就不敢喊啦。知道这个太湖里有一座山，名叫中山，山里有一座寨，名叫狮子寨，寨里有五位寨主。这五位寨主，乃是云南云南府，昆明县，有一座山，名叫狐儿山，山里面有一座庙，庙名叫铁善寺，他们这五位寨主都是铁善寺的徒弟，各各俱都是武艺高强，在此占山二十余年，俱都是云南人氏。大寨主姓孟名恩字少伯，江湖人称金头狮子，只皆因他头上有一块黄癣，因此有这么一个外号儿，身上是一身横练的工夫，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天下知名。二寨主姓彭名飞字万里，江湖人称坐山雕，一身横练，兼鹰爪力的工夫，手使一对镔铁怀杖。三寨主姓袁名叫袁得亮，外号人称金毛海马，一身的好工夫。四寨主姓何名豹字耀山，人称病獬豸，皆因他形若病夫，掌中一对护手双钩，为人机巧伶俐。五寨主姓韩名叫韩大寿，人送外号儿骈肋大蟒，为人口齿伶俐，阴险百出。还有两小寨主，一个叫镜里兰花崔美，一个叫井底金蟾郝东天，这二人每人使一口刀，能为都不软弱。水寨里头两小寨主，是亲弟兄哥儿俩，一个外号儿叫水上漂，一个叫一文钱不沉底，刘成刘顺。山上哨聚五百多名喽罗，百十余只小船儿，在太湖之内，打家劫舍。今日正值三寨主与五寨主，带领刘成刘顺，二十只小船，巡逻湖内，二百名喽罗兵，可就被愣张二

一眼看见啦，愣张二打算按着走镖的规矩拜山，哑着过去。什么叫拜山哑着过去呢？哑着就是不喊镖趟子，这个拜山也并非是送帖拜会的拜山，那么怎么样呢？就是喊镖趟子头儿，在马上把蹬摔一只，把镖旗子卷起来，看准了占山的寨主那里有巡风的喽罗兵，把镖旗子冲着他一举，山上的喽罗兵冲着喊镖趟子头儿一摆手，这个名儿就叫拜山，就是保镖旗的走到这里，只要拜过山，倘或被别的劫道的抢了去，只要保镖的恳求他，本山的寨主，他还得帮着往回找镖。这是怎么回事呢？皆因是在他地面上丢镖，与他占山的名目不好听，二来走镖走的是个面子，保镖的要是不懂规矩，打算仰仗镖局子的势力，扬旗喝号喊着镖趟子过去，凭你是谁，也是不成，占山的寨主决不输这个面儿，但凡在头里喊镖趟子的伙计，都知道这个规矩，因此愣张二看见人家巡逻的船只，所以他才把镖旗子卷起来，趟子也不喊啦。

张雄在后面看见张二不喊镖趟子，一来仰仗着镖局里的威名，再者又是初次保镖，走到太湖不喊镖趟子，又怕人耻笑他软弱，这就应了俗语的话啦，乍出牛犊儿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他是乍进芦苇，不知深浅，他这才催马由后面向前高声叫道："愣张二你为什么喊着镖趟子你又不喊啦？"愣张二闻听遂说道："少镖头你有所不知，只因由打镖局子起镖的时候，镖主再三的托付我，说你老人家初次走镖，规矩你不大什么明白，这路您又不熟，要遇到有险的地方，告诉我让我多留一点心，别输了规矩，此处正是太湖中山的地面，我已经看见巡逻的船啦，我打算拜山，咱们这个镖，哑着就过去啦，决无舛错，少镖头您想怎么样，咱们就为得是保重。"愣张二这个话尚未说完，张雄眉毛一拧，眼睛一瞪，口中说

道："张二你满嘴胡说，这个镖是你保我保？"张二一听张雄的话透着硬，遂向张雄说道："少镖头您别着急，倒不是我不愿喊镖，倘若喊出祸来，我可不担任。"张雄冷笑说道："你只管喊你的，喊出什么乱子来，都有我哪。"张二一听，心中暗想，他倒豁的出去，我怎么就豁不出去哪，明知道一喊镖趟子，准过不去呀，又不能不喊。勒马在前，怀中抱着镖旗子，先喊祖师的圣讳，阿么（阿么就是达摩），下跟着喊威武二字。张二一面喊，一面心里悬着一份心，一喊不要紧，可巧三寨主与五寨主，带着巡洋的小船，巡查湖沿，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得亮，可就听见在枣林庄前湖沿之上有人喊镖，举目观看，镖车堪可临近，回头向着五寨主骈肋大蟒韩大寿说道："这是那里的镖，竟敢扬旗喝号由此经过。"五寨主手搭凉棚，往对面湖沿大道上观看，看明白了旗子上列的字样，遂着转身说道："三哥，小弟看明白镖旗子之上，写着是金龙镖局。"袁得亮闻听稍微一愣神，口中说道这里，遂着又向伙计问道："这个金龙镖局，他们这个镖，要走在咱们太湖，有这个扬旗喝号的规矩没有？"水上漂刘成在旁边接着答言说道："三寨主，你老人家若问，是小子我知道的，向例金龙镖局子的镖，由此经过，永没有扬旗喝号，俱是拜山哑然而过，这一回小子可不知道因为什么扬旗喝号。"袁得亮听刘成之言，遂看着五寨主说道："五弟，他们这个金龙镖局，故意背镖行的规矩，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办？"五寨主闻听，一阵冷笑，遂向着金毛海马说道："三哥，你有所不知，原先他们也不敢，近日听喽罗兵报告，听说杭州金龙镖局，与飞龙镖局，两造为争渔业公行，在北高峰设立擂台，黄灿若要预备开擂，他必请他的业师镇东侠侯庭振远，也许镇东侠来到杭州，他必

然代理镖局子的事情，他也许告诉伙计们，咱们金龙镖局子的镖车，无论行到何处，不准拜山哑然而过，他是仰仗自己的势力，有意要在江南的地方示威。今日行至在咱们太湖，其实放他过去也不要紧，可是有一样，一回是情，两回是例，往后咱们这个买卖也就不好作啦，小弟说的可不定对不对，兄长您酌量。”金毛海马听五寨主这一片话，不由得双眉倒竖，眸子圆睁，遂厉声说道：“既要照贤弟你这么说，那还像事吗？依五弟之见，此事应当怎么办？”韩大寿遂着说道：“三哥，这个事不要紧，这个事不过是咱们弟兄多一多手，把他的镖给他留下，咱们可别给他动，等到黄灿前来拜山要镖，下次他们也不敢扬旗喝号由打太湖经过，咱们的面子也就找回来啦，气儿也就顺啦，您想好不好？”三寨主将话听完，遂说道：“五弟之言甚是。”即忙吩咐众喽罗兵，将船只靠岸，一声山令下，众喽罗兵那敢怠慢，将船只一齐靠岸，下锚搭跳已毕，喽罗兵单膝点地，口中说道：“启禀寨主，将船已然靠好，请寨主登岸。”袁得亮遂着一摆手，遂说道：“你等们一齐登岸亮队，挡住镖车。”说话间锣声震耳，呛啷啷一片锣声，跟着放了一支响箭，此时镖车正往前走，猛见船只靠岸，无数的喽罗兵，雁排翅摆开，为首两寨主，上首这一位，身材高大，身穿青绸子裤褂，脚下白袜鞋，打着花裹腿，手中擎着一口金背鬼头刀，往脸上观看，黑紫的脸堂儿，粗眉阔目，狮鼻方口，青绢帕罩头，斜勒麻花扣儿，相称一双大耳，颏下连鬓落腮的钢髯。看下首站那位寨主，细条身材，身穿蓝绸子裤褂，足下白袜靸鞋，蓝绢帕罩头，白中透煞的一张脸面，两道细眉，三角儿眼目，小鹰鼻子，薄片嘴儿，透出来的伶牙俐齿，三绺黑须，手中托着一条花枪。在前面站着一个喽罗

头目，身穿一身蓝布裤褂，脚下靸鞋袜，蓝手巾包着脑袋，两道细眉毛，一双小眼睛，酒糟的鼻子。一脸酒刺儿，两撇儿小胡子，两耳扇风，手内提着一口扑刀。站着那里念道歌儿，口中说道："呔，不怕王法不怕天，终朝酒醉在湖边，天子由此过，留下买路钱，哪吒经此走，留下一块打金砖，要想没有钱，经过难上难，牙边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往脖子上餐，呔，前面的镖车，将镖银留下，放尔过去，如若不然，可小心你们的脑袋。"张二一看，吓了一跳，赶紧口中喊了声："哦。"遂着将马头往回一拨，飞马报知镖头，后面伙计们一听，前面张二喊了一声哦，就知道头里有劫路的啦，赶车的用鞭子一领拉边套的骡子，遂着将镖车打盘，车尾子朝外，车辕子朝里，跟镖车的伙计们俱都上了镖车啦，刀去刀鞘子，抢去枪帽子，保护着镖车。张雄听伙计报告，前面有了劫镖车的啦，遂着下马亮刀，来至在前面，与劫道的寨主，道及两句行话，口中说道："前面是合字儿吗？"（合字就是自己人）前面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得亮，遂向五寨主说道："贤弟，你与我寻风，待我向前答话。"将话说完，垫步拧腰。窜将过去，将刀一顺，遂冲着张雄说道："不懂得什么叫合字儿斗字儿。"张雄遂又说道："前面是并肩子儿。"（并肩子就是同样的绿林英雄）袁得亮接着说道："我与你并不到一块儿。"张雄又说道："莫非你是外行。"袁得亮接着答道："我倒不是外行，你是外行，你要不是外行，你不能扬旗喝号，由此经过，依我说你不用费话，你将镖银留下便罢，如若不将镖银留下，你休想逃生。"将话说完，跟着将刀一摆，冲着落地燕子张雄发威。张雄一听，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遂着一声喊嚷，说道："小辈，你有多大能为，我倒要领教领教。"遂

着将刀一摆，扑奔金毛海马袁得亮，左手一恍，右手就是一刀，冲着袁得亮头顶劈来。袁得亮向右一抢步，用右手刀冲着张雄右手手腕子剁来，这一刀名叫里捡腕。张雄赶紧往回一撤刀，只顾躲他这个里捡腕，未提防袁得亮将刀横着向里一推，这一招名叫顺水推舟，张雄赶紧一矮身，用了一个缩顶藏头法，虽然将这一刀躲过去，将要换式，袁得亮跟着底下一腿，这一腿并不用右腿踢，若用右腿，他可就容易防备啦，他用左腿使了一招，名叫扁踩卧牛腿，张雄躲闪不及，这一腿正踢在张雄右腿之上，张雄站立不稳，往后一仰身来了一个翻斤斗，躺在尘埃。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得亮，跟着一上步，举刀要剁，落地雁子张雄一着急，遂着用了一个就地十八翻，鲤鱼打挺，狠着命刀未撒手，就势窜起来，往西撒腿就跑，后面保镖车的伙计，一见保镖的镖师先跑啦，众伙计们焉能有战斗的能力，众人跳下镖车，遂着山西的二位客人，也就由打车上跳下来了，众人保护着山西二位客人，一同向西逃走。此时三寨主袁得亮，一见落地雁子张雄弃镖车率众脱逃，惟有赶镖车的不走。赶镖车的因为什么不走哪？皆因是明知道镖虽丢了，不过暂时将镖车解进山中，到里面好吃好喝好款待，早晚镖主前来拜山请镖，山里的寨主还得有赏，镖局子里车钱还得多给，又多挣钱，又是好吃喝，乐得为什么不跟着进山哪，因此他们不跑。三寨主一见张雄等逃走，遂着分派山兵将镖车解进太湖中山，小船上的山兵，遂将船上跳板搭好，大家七手八脚，将镖车运到船上。三寨主袁得亮，传令开船回山。众喽罗兵一个个解缆绳，撤跳板，起锚锁，一齐鸣锣，随寨主进山。

不表寨主回山，单表得是众镖局子伙计，与山西二位客

人，同张雄集合在一处，山西客人瞒怨张雄不应当喊镖趟子过山，以致失去镖银。张雄说道："我也不愿意，已然镖银丢啦，你我大家暂回镖局子，禀知镖主，前来要镖。"二位山西客人，也是无法，只得应允，这才大家商量好了，由打苏州太湖返回来，够奔杭州镖局，在路上非只一日。这一日来到天竺街金龙镖局，正值今日在北高峰头次开擂，镖局子里没有人，就是伙计在镖局子里看守，山西的二位客人不答应，张雄万般无奈，叫山西二位客人在镖局子里等候，自己亲自带着伙计们，够奔北高峰擂场，来在西看台，顺着南面台梯上来。正值黄灿在台口上站立，张雄遂上前与老师行礼，黄灿一见张雄，不由吓了一跳，就知道镖车在路上有了差错，遂即说道："张雄你今回来，莫非路上有什么差错？"张雄含羞带愧于老师面前，就把镖车行至太湖丢失，前后一切事，一一的与师父面前回禀。黄灿闻听，双眉紧皱，真是一事未完，又是一事。遂向张雄说道："你暂且下去，等把今日擂台事情完毕，回到镖局子，再为商酌办理。"张雄皱眉说道："皆因西二位客人，在镖局子里面不答应，等候你老人家回去要镖。"黄灿一听，将要申斥张雄，就在这个工夫，被镇东侠一眼看见，老侠客侯振远遂向黄灿问道："下面什么事这样为难，你与我要言讲。"黄灿只得上前，遂把太湖中山丢镖之事，于老侠客面前细说一遍。镇东侠将话听明，含笑说道，此乃细事，何必大惊小怪哪，你告诉张雄，命他说与山西二位客人，让他们只管放心，说是镖银丢失，自有侯庭包赔，擂台之事完毕，遂着我就办理要镖之事，你叫张雄回镖局子，对他们说明，告诉他们不用着急，我自有办法。"黄灿只得转身，将老侠客的分派，告诉张雄，叫他回镖局子，安慰山西的二位客

人。

侯振远见黄灿与张雄说话，猛然间看见有一个镖局子的伙计，手中擎着一张黄名片，看着黄灿发愣。镇东侠遂即问道："这是何人的名片？有什么事当面回禀？"伙计闻听，只得向前向镇东侠回禀，口中说道："启禀老侠客得知，今有东看台法禅和尚，命蝎虎子白亮，持名片请老侠客过东看台谈话，有要事相商。"镇东侠点头，遂着站起身形向贝勒爷含笑抱拳说道："请贝勒爷少候，今有法禅相约到东看台，我去去就来。"贝勒爷含笑说道："老侠客您就请。"贝勒爷将才将话说完，童林在旁边早就将话听明白了，恐怕镇东侠至东看台有失，遂即站起身形，向镇东侠说道："兄长，既是法禅相约，小弟情愿随同前往。"镇东侠闻听童林之言，已然猜着童林心意，遂笑着向童林说道："贤弟，你太多想了，此次法禅相约为兄至东看台，不过是谈潘黄两家之事，决无有用武力对待，何必贤弟随同前往，你在此少候了。"童林闻听，只得反又落坐。镇东侠遂向伙计说道："你在前头带路，伙计在前，镇东侠相随，顺着西看台南面的台梯下来，伙计将名片交与白亮，白亮此时早在下面等候，遂将名片接过来，双手一举，向镇东侠单腿打千儿，口中说道："我家法禅师请老侠客，过东台谈话。"镇东侠点头，向着白亮一摆手，口中说道："有劳你候等，你在前面引路。"白亮说道："谨遵老侠客之谕。转身够奔东看台，镇东侠随在他的背后，离东台相近，就见前面法禅和尚，早就率各路英雄，迎接在东看台之下，群雄站立两旁，正当中法禅和尚，见镇东侠临至切近，法禅合掌当胸，口中说道："久慕老侠客的威名，未能得睹尊颜，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老侠客到看台上一叙。"

镇东侠含笑抱拳，口中说道："侯庭乃一介粗夫，何劳禅师远迎，既蒙禅师法谕相召，焉敢不至，何劳过奖。"法禅含笑说道："老侠客何必太谦，请至看台上一叙。"镇东侠遂即抱拳，也说了一请字，遂着到了台南面台梯，腾腾腾首先登看台，法禅率群雄，随后一齐临於看台之上。此时群雄来到看台当中，雁排翅往两旁边一闪，左右站立，此时法禅僧，可不能使镇东侠与群雄彼此见礼。因为什么哪？倘若言语不合，就要当场开擂动手，因此两下不能介绍，正当中一张八仙，上面铺着一块红毡子，左右一边一把椅子，和尚请镇东侠上首落坐，和尚只得在下首相陪，手下伙计献茶，彼此茶罢搁盏，镇东侠到此时不能不首先发言。这个时候，才叫作高桌子，矮板凳哪，场面过节儿，今有擂台在此，侯振远若要将话说迟，就算输面儿。遂即抱拳向法禅说道："今侯庭多蒙禅师片召，不知有何法谕，侯庭愿闻一切。"法禅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老侠客休要多想，此次法禅特请阁下到东看台，非为别故，只因潘黄两家，为争渔业公行起见，累次群殴，至而呈禀在案，杭州府当堂批准，北高峰设立擂台百日，两造聘各路英雄，势必赌斗输赢，此次小僧来至杭州，非为前来助擂，我故知潘龙不肖，黄灿也非良善，似你我弟兄，岂能为弟子们，伤了侠义的义气，老人家威名远振，成名天下的镇东侠，小僧不才，也些须有一点名望，若要是在擂台上，当场替无知的弟子，角斗雌雄，岂不惹天下的英雄耻笑，那可称得起贻笑大方，今请老侠客到此，以小僧之见，愿与潘黄两家解和，取和平的办法，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镇东侠心中暗想，法禅相约过看台，必有激烈的手段，未想到他首先言和，想到此处，遂含笑抱拳说道："法禅师之本意，乃是侯庭之初心，但

不知法禅师有何办法，侯庭愿闻高论。法禅听镇东侠之言，遂即说道："老侠客，若要和平，此事不难，据我想老人家是黄灿的业师，当然你作的了他的主意，潘龙这一方面，我是他的亲师叔，我可以担负他的全责，若要老侠客应允，担负黄灿的主意，据我想若要如此的办法，镖行渔业之事，谅无难办的手续，不知老侠客以为如何，小僧惟命是听。"镇东侠将话听完，心中暗含着佩服法禅，看着他凶猛，未想到他谨守侠义道的规则，遂带笑开言说道："法禅师，以慈悲为念，侯庭情愿谨遵禅师的办法，不知还有何事，侯庭愿闻。"法禅说道："镖行之事渔业之事，有你我作主，容易解决。惟有一事，要与老侠客相商，不知阁下可肯容纳？"侯振远闻听，口中说道："但不知还有何事？请禅师言清。"法禅闻听，遂说道："小僧此次由八卦山至杭州，并非为镇擂而至，已与阁下言明，只皆因有一人，乃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姓童名林字海川，由打他出世以来，与我八卦山，有两次一掌之仇，听说此人协助阁下，在杭州镇擂。如今之事，均然好办，只要阁下命童林登擂台，小僧与他当面比试，镖行之事好办，渔业之事也好办，若无此人，想要了此两件事，势比登天还难。"镇东侠一闻此言，不由得心中动怒，遂问法禅说道："阁下可认识童林？"法禅遂即答道："我与此人并未见过面。"镇东侠遂站起身形，用手向看热闹的人群中一指，口中说道："你来看，内中可有童林？"法禅看着镇东侠说道："里面没有。"镇东侠回手一指自己的胸堂，遂说道："你往近看，我就是童林，今日之事，（遂着用手一指擂台）你我无非是擂台之上，武力解决，你若将侯庭战败，那童林你不唤自至，今日若战不败侯庭，想要与童林相见，势比登天还难。"镇东侠话说至此，口

中说道："在下在擂台上恭候，"遂着道了一个请字，侯振远一转身，顺着东看台的台梯，腾腾腾下了看台，向西看台去了。

法禅见镇东侠言语激烈，不由得险些把五内气炸，口念阿弥陀佛，遂说道："侯庭无理太甚，老僧岂能与他善罢甘休。"和尚口虽这么说，其实并非是侯庭无理，出言激烈，其实和尚是无理的要求，侯庭方才所想的是和尚，你既与童林有仇，童林他有家乡住处，何必借此擂台要求？若有童林，擂台之事，容易解决，若无童林，决不甘休，言语之中还叫侯庭与童林带信，命童林登擂，镇东侠是何等的英雄，焉能与童林带这个信哪。若没有童林，法禅不能甘休，侯庭被法禅言语所挤，万般无奈，只得较在自己的身上，并非是侯振远秉性激烈，实乃是法禅僧无理的要求。侯庭不得已与法禅说出开擂的言词，侯振远遂由打东看台下来，来至在西看台台梯之下，顺着南面台梯，上了看台之上。将要奔自己坐位落座，就见童林站起身来，迎着老侠客口中说道："这方才小弟观看兄长与法禅指手画脚，小弟不知法禅与兄长说了些什么，莫非和尚与兄长有无理的言词？小弟情愿到东看台前去质问。"侯振远见童林面带怒色，遂含笑说道："贤弟何必生嗔，今日无非擂台解决，贤弟何必多问，请贤弟落坐，与劣兄镇压擂台。"侯振远与童林彼此落坐，就在这们工夫，法禅可就派人登了擂台啦。

只因侯振远由东看台走后，法禅遂口中说道："老儿侯庭，言语相欺，今日那一位英雄首先登擂，在擂台之上会战侯庭？"法禅话未曾说完，就听身背后有一人答言说道："有事弟子服其劳，割鸡焉用宰牛刀，弟子愿往。"法禅扭项观瞧，非是别

人，正是自己的二徒弟，浪里蜉蝣高俊。法禅遂嘱咐道："你要小心留神，多多的在意。"高俊口中说道："不必恩师嘱咐，弟子谨遵师命。"将话说完，顺着看台一纵身，跳下看台，够奔擂台而来，来在擂台之下，脚下一碾劲，身体往下一矮，腰间一用力，遂着往上一纵，使了一个旱地拔葱，窜上擂台，来至在擂台当中。向四处一抱拳，口中喊道："呔，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听真，在下姓高名俊，外号人称浪里蜉蝣，今日登此擂台，为的是潘黄两家，因争渔帖起见，呈禀在案，蒙本府当堂批准，北高峰立擂百日，一百天黄灿若能胜得潘龙，潘龙将渔帖献与黄灿，渔帖当归于一家，如若一百天黄灿不能胜潘龙，当将三潭映月以西渔帖献与潘龙，自此永无格争。若有六扇门里，六扇门外，僧道两门，回汉两教，打过一拳，踢过一腿，各位老师傅，愿登擂台，在一百日之内，胜得了潘黄两家，可是平地登云，潘黄两家将渔帖双手奉献。在老师傅的面前，可有一件，别看当时白手得两家的渔帖，若要动手之时，打折了胳肘，踢折了腿，以致当场在擂台上倾生，可是各听天命。还有一件，可得先期在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挂号报到方准登擂，那一个不怕死，请上擂台。"将话说完，扎煞臂膀在擂台之上发威。此时西看台贝勒爷在当中坐着，早就看见擂台之上。就见在擂台上之人，长的凶恶，看身量在中等身材，细腰扎背，身穿白绸子裤褂，脚底下靸鞋白袜，腿上打着花花裹腿，胸前用绒绳勒就的十字绊，紧趁利便，往头上观看，头上用素绢帕罩头，煞白的脸面，两道细眉，耳鼓朝天，四方海口，正在三十多岁，站在擂台上发威。贝勒爷听他不住的喊叫："那一个不怕死，前来登擂比试。"贝勒爷观看在左右小英雄，一个个摩拳擦掌，似要登擂台。可是

有一样儿，镇东侠门户的规矩好，没有他老人家话，谁可也不敢登擂台。贝勒爷皆因是贪着看打擂的，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人家东看台，已然派人登擂台，老侠客你也派人登擂台吧？”镇东侠闻听贝勒爷之言，心中暗想，这位爷就为看热闹，岂不知擂台是杀人的战场，又一想事已至此，只得派人，遂向左右说道：“徒弟们，你们哪一个愿登擂台，与高俊比试拳脚？”侯振远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下首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师伯，弟子愿往。”镇东侠一看，非是别人，正是二弟的弟子张旺，别号人称泥腿僧，又有一个特别的外号，教坏事包，镇东侠知道他坏，遂向张旺说道：“你可要谨慎，不可任性。”张旺闻听，口中说道：“师伯请放宽心，弟子自当小心。”张旺将话说完，遂由看台往下一跳，将要及地，遂着一换腰，站在台下，由看台底下够奔擂台，来在擂台底下，其实一纵身他就窜上去啦，他并不往上窜，他故意地抱着台柱子往上爬，爬到台板之下，用手一搬台板，将腰往上一拱，上了擂台。此时四外看热闹的人，一齐呐喊，喊道：“你们大家看啊，擂台上又上去一个陀头和尚，这就要打上啦。”看热闹的四外呐喊，声若鼎沸。这个时候，高俊在擂台之上，正然发威，就见顺着西面台板上，爬上一个陀头和尚来，站在自己面前，合掌当胸，口念阿弥陀佛。高俊焉能看得起张旺哪。张旺本来其貌不扬，身量又不高，身上穿半截短僧衣，油脂麻滑，腰中扎着绒绳，疙拉疙疸，脚下就短一双草鞋，要是穿上草鞋，活像济颠，和尚偏穿一双云履鞋，袜子跟地皮一个颜色，往脸上看，四方的脸面，一脸的油泥，头上二指宽的皮条儿，勒着一个铁月牙儿，全都长了锈啦，短发蓬蓬，七长八短，搭甩肩头，两道细眉，似有如无，就彷佛两道青岗

子，深眼窝儿，黄眼珠子，大鼻子头儿，长高了点也好看哪，鼻子头偏是扁的，大嘴岔儿，一嘴的白牙，浑身上下，甚是肮脏，惟有两支手，与炭条儿一个样，就是腰间掖着一条三棱鹅眉刺，净光刷亮。高俊焉能看得起他哪，形同乞丐，好像化小缘儿的僧人。高俊没看起张旺，可算得起他是输眼。书中代表，张旺原就不是和尚，他要是和尚，可就有了僧名啦，他本是山东的江洋大盗，只皆因张旺的秉性太坏，他是又阴又损，又毒又狠，心黑手辣，在山东地面，命案多条，无处栖身，他欲拜镇东侠为师，皆因侯振远知道他不系好人，不收他作弟子，他才苦苦的哀求二侠侯杰，侯二爷无奈，这才收他作徒弟，皆因二侠也知道他厉害，要教徒弟练工夫的时候，不传与他，张旺也会。二侠侯杰若要教徒弟习学武术之时，他在旁边装睡觉，侯杰一看他睡着啦，这才传授弟子之绝艺，其实他没睡着，他是暗地偷学，人家别人没练好，他在暗地用私工，他可就学会啦，要不然怎么侯杰这么些个徒弟，就是他能耐大呢，皆因都是他偷着学会了的。因为什么他又扮作陀头和尚的模样，皆因他案情重大，怕官人拿他，他为是遮饰办案的眼目，所以谁也看不出他有能耐来。今天高俊岂能把他放在心上，遂往后倒退一步，口中说道："和尚，你是上台打擂的吗?"张旺冲着高俊一乐，遂说道："我不打擂，我上台作什么哪?"高俊闻听，遂说道："你既打擂，可得报你的名姓。"张旺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儿，口中说道："你要问我，在下姓张名旺，江湖人称泥腿僧，别号人称坏事包，你叫什么东西，我也打听打听。"高俊遂着一声断吓说道："和尚，你休要胡说，你要问我，姓高名俊，外号人称浪里蜉蝣。和尚你既然上得擂台，你是比试拳脚，你可是比试兵刃?

张旺闻听，遂将三棱鹅眉刺由腰间取下来，放在西面台板之上，口中说道："这么办吧，咱们二人先比试拳脚，然后再讲论兵刃。"高俊说道："也好，和尚，你就进招吧。"

高俊将话说完，遂着摆了一个跨虎登山的架式。张旺一合掌，用了一个童子拜佛，口中说道："朋友你就进招吧。"高俊原看不起张旺，打算一拳把张旺打下擂台，遂用左手一幌，右手使了一个窝里发炮，这一拳直奔张旺的胸堂。张旺并不还招，往左边一闪，高俊的拳落了空啦，遂着一撤身，右手拳撤回，跟着左手拳向和尚的肋下便打，张旺并不进招，遂将左手向着高俊的左臂膀一搭，身形向右一闪，为什么和尚不还招哪？皆因看着高俊是急於速战，用力太猛，张旺并不以力取，打算以逸待劳。浪里蜉蝣高俊，他焉能知晓张旺厉害，他是一拳比一拳紧，一腿比一腿快，恨不能把张旺一拳打下擂台。张旺是闪展腾挪，施展身法，并不用力，张旺的心思，不撄高俊的锋锐，打算把他的暴烈拳脚躲过，然后再施展自己的本领。两人动手工夫一大，高俊虽然打不着张旺，他可就透着身上见了汗啦，鼻翅儿也扇啦，脚底下步眼也乱啦，手法也瞎啦，也透着喘息不定啦。张旺一看，见高俊手忙脚乱，张旺可就来了劲儿啦，张旺施展自己的身法，缩小绵软巧，肩肘腕跨膝，擦肩蹭背挤，平地蛇行窜，真是腰腿利便，可称得起拳打一团神，手急眼快。这一来不要紧，闹得高俊眼都花啦，被张旺围在当中，看前面是和尚，后面是张旺，左边是泥腿僧，右边是坏事包，就彷佛是四周围都是张旺似的。正在动手之际，张旺心中一想，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我不制人，人必制我，莫若我狠啦吧，张旺意欲将高俊结果性命。可巧高俊右手一拳，够奔张旺的面门打

来。张旺看拳临切进，往左边一闪身，用右手掌向高俊的右胳肘上一搭，张旺遂着用左手，顺着自己的右胳肘底下穿过去，趁着高俊将拳往回一撤，张旺可就不容他撤回，用左手早就将他右胳肘压在底下，一反手，顺着高俊的胳肘往下一揪，遂着张旺的右手二指，直奔高俊的二目戳来，高俊此时想躲，万也不能，好狠的张旺，右手的两个手指头一用力，他原是练过铁沙掌的工夫，这两个手指头，赛铁镢子相似，只听噗哧一声，二指已然戳至在高俊的二目之中，张旺将二指往回一勾，高俊的两个眼珠儿，可就流於眶外，疼的高俊大叫一声说道："痛死我也。"遂着往后仰身，噗咚一声，躺在擂台之上，疼的他来回乱滚。张旺将手撤回，合掌当胸，大声念道："弥陀佛。"（张旺如此手狠心黑，他还念佛）。此时擂台之上，一边的四个人，原为搭受伤的人预备的，赶紧过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够奔后台，取笸箩绳杠，已然将笸箩绳杠拿来，放在受伤高俊的旁边，这两个伙计说道："阁下受伤，千万别动，我们将你搭在镖局子医治去吧。"将话说完，四个人一齐动手，将高俊搭在笸箩之内，这两个人将绳杠穿好，搭起来由后台下去。送回飞龙镖局。此时西看台上，镇东侠看得甚真，倒把镇东侠吓了一跳。书中暗表，镇东侠他自己的心思，虽然两造开擂动手，镇东侠不愿欲过于激烈，还打算谋和平解决，今见张旺抉伤浪里蜉蝣高俊的二目，自知不能和平，暗恨张旺手黑。张旺的意想，又与镇东侠大不相同，虽然他外号叫坏事包，他这个坏，是又与人不同，他是招狠的坏，依镇东侠的意见，还想和平，於他的眼界看，难以和平，其实也真难以和平，他不应当先自挑衅，因此惹的镇东侠大不满意于他。其实他是有功，这不但无功，反倒有过，这是

暗中代表镇东侠不满意张旺。

单提的是张旺，在擂台之上自以为能，在擂台之上高声喊叫："东看台的英雄，那一位体恤贫僧，前来登擂台慈悲慈悲。"（谁敢这们慈悲他）此时东看台法禅和尚，看着自已的徒弟，被张旺抉伤二目，看着五中心疼，欲要给弟子报仇雪恨，遂高声喊道："你们哪一个登擂台，会战张旺？"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身背后有人答言："弟子愿往。"和尚法禅扭项回头观看，答言的非是别人，正是灯前粉蛾南宫桃。和尚遂口中说道："你小心在意，多多留神。"南宫桃答言说道："谨遵师命。"遂着垫步拧腰跳下东看台，来到擂台之下，垫步拧腰往上一窜，纵上擂台。张旺此时正在擂台上发威就见由打台下窜上一人，中等的身材，身穿蓝绸子裤褂，脚下靸鞋白袜，打着五色的裹腿，前后用黄绒绳勒就的十字绊，背后勒着一口刀，脸上透青，细眉圆睛，小鹰鼻子，三角口，两耳扇风，来至擂台之上，回手亮刀。张旺一看，回手下腰，由西面台板上，捡起三棱蛾眉刺，往怀中一抱，高声喊叫，口念弥陀佛说道："来人报名，可是比较拳脚，可是比较兵刃。"南宫桃闻听，瞪双睛向张旺说道："大胆的凶僧，你抉伤我师兄二目，我当与我师兄报仇雪恨。"张旺闻听，将蛾眉刺交与左手一背，口中说道："朋友，你要与你师兄报仇，你先通报你的名姓，然后我有几句话，叫你长一长学问。"南宫桃将刀一顺，口中说道："张旺你要问我，在下复姓南宫，单字名桃，江湖人称灯前粉蛾儿，尔有何说，当面快讲。"张旺冲着南宫桃一阵的冷笑，口中说道："你可知道军不言仇，你是潘姓所请，我是黄姓所约，我与你师兄弟并无仇恨，只因为潘黄两家渔业之事，方才两家立擂，何言仇恨，你要意欲打擂，张

旺情愿奉陪，你要报仇，和尚可不负为仇的责任。”南宫桃闻听，气往上撞，高声喊让：“凶僧休要饶舌，你往那里逃走。”话言末了，南宫桃左手一恍，右手一刀，直向张旺的脖颈穴落来。和尚一看刀临切近，张旺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遂着用右手蛾眉刺往上相迎。南宫桃将刀往回一抽，张旺的蛾眉刺遂着往里一递，够奔南宫桃的咽喉便扎。南宫桃遂着往右边一上步，刀头冲下，刀刃向前，冲着张旺的右手腕便撩。张旺一撤蛾眉刺，南宫桃反背倒劈，向张旺的头顶劈来。张旺蛾眉刺倒须的刺，一挂南宫桃的刀背，身形向右一转，使了一个顺手牵羊的架式，右手蛾眉刺顺着刀背往下一割往前一递，直奔南宫桃胸前扎来。南宫桃刀是撤不回来啦，自知不好，将要打算转身脱逃。好狠的张旺，他岂肯能容，右手腕子一用力，照准南宫桃的胸膛，耳轮中就听见噗哧的一声，鲜血崩流，蛾眉刺是穿胸而过，南宫桃连唉呀也没唉呀出来，当时毙命，死尸翻身栽倒，张旺将蛾眉刺往外一撤，口中说道：“弥陀佛，这可不怨我，这是他命该如此。”啊哈啊哈一阵的狂笑，说道：“你们哪一个还敢来慈悲慈悲我呀？”（谁敢这么慈悲他呀！）

正东看台上，法禅看的真切，两个得意的门人，当场毙命，气得他哇呀呀的怪叫，口中说道：“你们哪一位前去，将张旺结果性命？”法禅这句话言末了，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师父，休要难过，待弟子与他们报仇雪恨。”和尚一看，乃是自己的大徒弟谢宝太，人称铁腿狻猊，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链子锤，遂着声音一个箭步，跳下东看台，一矮身形，施展夜行术，来到擂台之下，身形一矮，拧腰窜上擂台。张旺正自喊叫，唤打擂之人，上擂台动手，就见由打东看台跳下

一人，身法甚快，窜上擂台。张旺就知道此人的能耐可以，这才自己定睛细看，就见此人身量不算甚高，五短的身材，在头上青绢帕罩头，撮打麻花扣，相衬黑漆漆的脸面，一脸的横肉，两道棒锤眉，一对圆睛，准头丰满，火盆口獠牙出于唇外，两耳无轮，手中擎着一对八棱紫金链子锤，锤头约有茶盆口大小，纯钢打造，外罩真金衣，越发体沈，三尺五的软链，皮挽手套在手腕之上，相衬青细子的裤褂，脚下一双掖搬尖鱼鳞靸鞋，白袜，打着裹腿，分外的利便。上在擂台，口中喊嚷，高叫道："张旺，你还不受死，等待何时？"张旺将双眼一瞪，丁字步站立，用右手蛾眉刺一指，说道："汝既打擂，休要多言，报名受死。"谢宝太口中说道："张旺你听着，你家爷台姓谢，双名宝太，外号人称铁腿狻猊。"话到人到声音到，左手链子锤向张旺一晃，右手链子锤向张旺胸膛打来。张旺手提蛾眉刺，向谢宝太左手链少微招架，看谢宝太右手链将到胸前，张旺遂即向右边一上步，右手蛾眉刺一反手欲拿蛾眉刺挂他链头的软链，不料谢宝太招术纯熟，将链往回一带，两臂一用力，就势抡起双链，向张旺左右两太阳穴打来，这一招锤叫作双风灌耳。张旺一看不好，赶紧用了一个缩顶藏头法，将身形往下一蹲，虽然躲过双锤，不提防谢宝太蹦起来，用了一个迎面踩子脚，张旺闪躲不及，这一脚踹在张旺胸膛之上，张旺站立不稳，向后蹬蹬倒退，一脚登空，翻身掉下擂台。张旺这一下子，摔了个不轻，自己慢慢的爬起来，够奔西看台的台梯，顺着台梯上来，来在东侠的面前，口中说道："师伯，弟子无能，以至败落。"镇东侠此时心中正气忿张旺，嗔怪他心狠手黑，连伤二命，遂怒冲冲的说道："张旺你这厮早就当败，还不与我后站。"张旺

此时费力不讨好，要不怎么说遭恨头的坏事包哪，张旺只得退于后面。

就在这个时节，镇东侠观看擂台上面的铁腿狻猊谢宝太，在擂台之上，道白张旺无能，不是他的对手。贝勒爷也听见啦，就见谢宝太喊喝声音说道："呔，天下英雄，各路豪杰，你们大家看，适方才这坏事包张旺，形同乞丐，哪有真正的本事，岂能是我的敌手，若有能耐比他高点的，请上擂台，在下与他比试。"贝勒爷此时在西看台听得挺真，心里暗含着有气，见此人口出大言，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派人，免得叫这个人在擂台上张狂。"镇东侠看了看贝勒爷，遂向徒弟们说道："你们哪一个愿登擂动手？"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口中说道："弟子愿往。"镇东侠举目观看，正是滋毛犼鲍信，遂说道："尔要小心留神，多多在意。"鲍信说道："不劳师伯嘱咐。"遂一纵身跳下西看台，够奔擂台而来，来在擂台之下，将身一矮，将脚一跺，垫步拧腰，纵上擂台。此时谢宝太正自发威，猛见一人，窜在擂台之上，用目细看，此人身量不算甚高，身穿蓝绸子裤褂，钞包扎腰，足登白袜靸鞋，打着裹腿，头上蓝绢帕罩头，斜搭麻花扣，青须须的脸面，闷搂头，两道浓眉直插入鬓，深眼眶子，一双金睛叠暴，高鼻梁儿，火盆口，疵着两个板牙，咋腮凹面，一脸的横肉，手里擎着冷嗖嗖，光闪闪，一巴掌宽金背鬼头刀，利锐锋芒，丁字步儿一站。谢宝太一看，口中说道："朋友既要登台打擂，先通阁下的名姓。"鲍信左手背刀，右手拍着胸膛，大不咧的说道："你要问我，姓鲍名信，江湖人称滋毛犼，朋友你可以说明你的名字。"铁腿狻猊谢宝太，也将自己名姓与鲍信说明，遂复又说道："朋友，你我二人，比试拳脚，可是比试兵刃？"

鲍信说道："你我素无怨仇，还是比拳脚？"说着将刀放在西面台板之上，谢宝太也将八棱链子锤放在东面台板之上，二人向一处一凛，各道一个请字。谢宝太用左手一晃鲍信的面门，右手劈面就是一掌。鲍信遂往前一迈步，用右手拳一反臂，向谢宝太胳膊上便打。谢宝太遂着将右臂往回一撤，左手往前一伸，抓住鲍信的胳膊往下一按，遂着左脚往前一上步，右手拳直奔鲍信的面门打来。鲍信见拳临面门相近，遂将右臂一抬，用胳膊肘押住谢宝太的右臂，谢宝太的拳可就打不着鲍信啦，不但打不着鲍信，鲍信一反手直够奔谢宝太哽嗓咽喉打来，谢宝太一闪脸，打算要逃，未提防鲍信向前一迈右步，将身一斜，撤左手，右手拳向谢宝太的华盖穴打来，这一招名叫右撤步抽身，肘底下看拳，正打在谢宝太胸膛。谢宝太站立不稳，翻身栽倒。鲍信的右手拳往怀中一抱，左手掌向前一伸，用了一个顺步单看的架式，瞪着双睛，厉声喊道："你这样武术，还能与某比试武艺，快换有能耐者动手，"此时谢宝太被鲍信打得这一拳不轻，只疼的他站起身形，捂着胸膛，遂转身顺着擂台后台台梯下去，够奔东看台而来。来在东看台上，至法禅面前，口中说道："弟子无能，落败回归。"和尚法禅瞋目说道："汝等无能，还不后站。"

法禅一面派人至擂台上，将谢宝太的双锤取回，和尚一面口中说道："列位英雄，哪一位登擂动手？"这句话未能说完，旁边转过一人，口中说道："禅师，看弟子可当此任。"和尚抬头一看，看此人中等身材，细腰扎臂，身穿白棉绸裤褂，脚下靸鞋白袜，打着裹腿，素绢帕罩头，红润的脸面，生得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用黄绒绳胸前勒就十字绊，背后插着一对亮银双镢，含笑抱拳，站立面前。和尚一看，却

是汉口立胜镖局子的镖主，复姓上官，单名一个伦字，外号人称陆地仙狐，此人武艺高强。和尚遂说道："阁下请"。上官伦转身由北面看台台梯下去，够奔擂台后台台梯，顺着台梯上来，启台帘，抱拳说道："适方才观看阁下，武艺超群，在下特来请教。"鲍信遂着下腰，拾起鬼头刀，将刀一揪，遂着说道："阁下既要动手，请报你名姓。"上官伦道伸手由背后取双镢，向左右一分，丁字步站立，口中说道："在下复姓上官，单字名伦，江湖人称陆地仙狐，朋友，我与你接一接招吧。"鲍信闻听，说了声使得，遂用左手一恍，右手一刀直向上官伦脖项砍来。上官伦向右边一上步，用左手镢，冲着鲍信的手腕子砸来。鲍信往回一撤刀，上官伦趁着右手镢，照着鲍信头顶就砸，鲍信向右边一闪身，只顾躲上官伦的右手镢，不提防上官伦将身一矮，左手镢照着鲍信的双腿迎面骨便砸。鲍信未及防备，只听叭嚓一声，鲍信双腿被打折，身形往后便倒。上官伦遂着说道："哎哟，这是怎么说的，是某一时失手，误伤阁下。"鲍信忍着痛一阵的冷笑，遂说道："不必费话，总是我自己没留神，你既赢了我，何必多说。"回头冲着台上搭人的伙计说道："朋友们，预备笸箩，把我搭回镖局去，把伤痕将养痊愈，再为动手较量。"这句话还未说完，就见伙计们过来，拿着笸箩，放在鲍信的面前。这个伙计说："朋友别动，我们往里搭你。"鲍信说道："你们闪开，我不用你们往里搭。"遂说着话将腰一拱，用两支手一搬两条腿，用了一个鲤单别子，一挺身，将自己掷在笸箩之内。两条腿一折，那位说他不疼吗？怎么会不疼哪。皆因在擂台之上，论的是英雄，其实真痛入骨髓，到这个地方，就得咬着牙，不能含糊，不用说疼，就是一皱眉，都得算栽。旁边搭人的，看

着这个小伙子，真有个横劲儿，大家这才把鲍信由后台搭下去，后面有人与他提刀，一同送回金龙镖局，将养去了。

此时上官伦怀抱亮银双镢，站在擂台之上发威，口中喊道："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听真，适方才这位姓鲍的英雄，其实他的能耐不小，要是与我动手，他还差着一点，再有比他能为大一点的英雄，请上来，在下奉陪，哪位请来。"站在台口那里，高声喊叫，此时西看台群雄看得很真。贝勒爷遂向镇侠说道："老侠客，还不派人登擂，免得此人口出大言。"镇东侠遂向左右说道："你们哪一个愿登擂台？"这一句话尚未说完，在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弟子愿往。"贝勒爷举目观看，正是月下无踪阮璧。镇东侠遂既说道："你要留神，不可大意。"阮璧说道："谨遵师命。"遂着垫步拧腰，跳下看台，临于擂台之下，垫步拧腰，往上一窜，跳在擂台之上，遂着抱拳，口中说道："上官镖主，休要口出大言，不才阮璧，要领教领教。"上官伦怀抱亮银双镢，见由下面窜上擂台一人，身穿白绵细裤褂，素绢帕罩头，脚下靸鞋白袜，背后用绒绳勒着一口雁翎刀，白硝皮软鞘，往脸面上看，淡黄的脸面，细眉长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笑嘻嘻的抱拳站立擂台之上。上官伦一看认识，正是月下无踪阮璧，皆因上官伦常走山东镖，时常见面，今见他跳上擂台，遂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阮老师傅。"阮璧微然含笑说道："人可姓阮，我既登擂台，我武艺可不软，今看阁下在擂台动手，一时我技痒难挠，我要领教阁下的双镢。"上官伦说道："我也正要请教。"回手将亮银镢往左右一分，说道："阮师傅请。"阮璧不慌不忙，回手由背后亮刀，夜战八方藏刀式，将刀一顺。上官伦往前一抢步，左手镢一恍，右手镢向着阮璧的头顶便砸。阮璧向右

边一迈步，将要用刀剪腕，上官伦右手镢撤回，左手镢盖着头顶又到，阮璧向左一步，上官伦左手镢撤回，右手镢向阮璧的胸窝点来。阮璧将身一斜，用刀尖顺着他的单镢往里便进，欲断他的右手，上官伦将右手镢往回一撤，阮璧往回一抽刀，跟着底下一腿。上官伦未及防备，这一腿正踹在右腿迎面骨之上，上官伦站立不稳，往后一仰身，栽倒在擂台之上。阮璧口中说道："上官镖主，你一时没留神，这可不能算我赢呀。"上官伦爬将起来，含羞带愧，提着双镢，跳下擂台，奔东看台去了。

阮璧站在擂台之上，怀中抱刀，高声喊道："呔，众位英雄豪杰听真，在下阮璧，人称月下无踪，适方才这位上官伦，能为果然不错，可就是一样，较比与我动手，他可有点不行，还有比他能耐大一点的，请过来，在擂台之上，比并雌雄，那一位请上来，在下恭候。"阮璧在擂台之上，一道白自己不要紧，东看台铁臂罗汉法禅僧看得真切，今见上官伦败回东看台，遂向两旁说道："列位英雄，哪位前往?"这句话未能说完，旁边有人答言说道："禅师，您看我到擂台上比试行不行?"法禅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营口同发镖局子老掌柜的张凯，外号人称神枪张。法禅遂即说道："阁下请。"张凯手提花枪，顺着看台北面的台梯下去，由擂台后面台梯上来，启台帘出来，来在阮璧的面前，手中提枪抱拳，口中说道："阮老师傅武艺高强，特来请教。"阮璧一看认识，原来是神枪张凯，同发镖局子镖主，遂抱拳说道："我打量是谁，原来是张师傅，莫非登擂台欲要比试比试武艺，请当面言明，阮璧情愿奉陪。"张凯闻听，遂即说道："阁下乃黄姓所请，在下乃潘姓所约，今见阁下武艺高强，特来请教。"阮璧遂即说道："既然阁下愿

比刀枪，阮璧情愿奉陪，请阁下进招吧。”张凯开言说道：“请”这个请字没说出来，张凯一抖杆，直奔阮璧的胸膛便挑。阮璧见枪临切近，急忙往左边一闪身形，用刀往枪上一搭，焉想到神枪张凯将枪回一撤，阮璧未找着枪头，阮璧将一怔神，未想到张凯的枪往回撤，随又一抖杆，枪又奔阮璧的胸膛而来，这一招的名字叫作抽撤，阮璧复又向右边一闪，遂着将刀一提，刀尖冲下，向枪杆上一贴，未想到张凯的枪，神出鬼没。常言有句话，大枪为百兵刃之祖，大刀为百兵刃之师，花枪为百兵刃之贼，练武的讲的是年拳月棍，久练花枪，惟有花枪最吃工夫。花枪的工夫，与大枪的工夫又不同，大枪讲的是枪走龙行，招术是里带环，外带环，左插花，右插花，十字插花，双插花，这是六开拳的大枪秘诀。要按六合大枪，讲究三十六个字，扎三十六个枪点儿，讲究的是砸拿崩扒轧，劈砸盖挑扎，里三圈，外三圈，一路三圈，绣女抱琵琶，狸猫三扑主，金鸡乱点头，别名叫梨花摆头，还有死蛇踏地，乌龙钻塔，这都是六合枪的绝招，无非是前进后退。惟有花枪为百兵刃之贼，加枪带棒，惟有张凯这条枪又与众不同，他这一条枪比别的花枪短，应当枪头儿是鸭子嘴，惟有他这个枪头儿是三棱凹面，荞麦钻的形势，腊杆子的比花枪的杆子粗，若要遇见这宗枪，总得留神，即要使这宗形式的枪，他必会三十六招白猿枪，加枪带棒，外有地趟枪的工夫。这宗枪若要运用起来，赛泥鳅相仿，按招术说，狡蛇异变，神鬼莫测。阮璧岂能晓得比枪的厉害，因此两次未见人家的枪头，阮璧将才一愣，虽然未找着枪头，不提防张凯用了一招，名叫梨花点地。阮璧一时未能留神，枪尖点在阮璧左脚脚面之上，阮璧往回一撤左脚，已然脚面带伤。张凯将枪往回一撤，

枪一横往怀中一抱，遂着放於台板之上。张凯遂着抱拳，口中说道："张凯一时失手，误伤阁下，请阁下西看台休息，再换一位。"此时阮璧左脚带伤，遂即说道："阁下手下留情，当面告辞。"转身形由擂台下去，够奔西看台。

张凯下腰捡枪，站至在擂台当中，抱拳喊嚷说道："呔，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在下姓张，单字名凯，别号人称神枪的便是，我可称不起神枪，适方才这位阮老师傅，与我动手，果然是不硬，还有哪一位，再比阮老师傅工夫强一点的，请上擂台，在下奉陪。"张凯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正西一声呐喊，说道："朋友，休要逞强，待某来请教。"张凯抬头一看，由打西看台跳下一人，跟着垫步拧腰，窜在擂台之上。此人雄赳赳，身材高大，穿着青细子裤褂，青绢帕罩头；足蹬鹰脑靸鞋，背后用绒绳勒着一对兵刃，细看却是一对镔铁怀杖，这一对兵刃，够鸭卵粗细，二尺一节是两节，当中有铁环子，这一对俱是一样，这种兵刃，甚为厉害，一只手擎一柄怀杖，连胳臂合在一处，一边六尺多长，若要两双手运动开了这一对兵刃，方圆一丈二尺，敌人不能欺近身来，又兼他面部长得威严，黑漆漆的脸面，两道粗眉，一双怪目，有一点翻鼻孔，山根塌陷，两颧高耸，四字火盆口，青须须的胡须碴儿，大耳有轮，精神百倍，回手由背撤怀杖，喊喝声音，说道："神枪张，你休要藐视镇东侠的弟子，在下徐源，外号人称浪里云一阵风，特来与你请教。"张凯一听他是镇东侠的高徒，遂即说道："久闻阁下大名，今日阁下登擂，张凯正要奉陪。"说着话随手抖杆就是一枪，照着徐源的胸膛便扎。徐源一看张凯的枪临切近，反倒将双怀杖往左右一分，大岔步站立，上中下三个枪眼，满都亮出来啦。张凯的枪已离胸

膛不远，徐源往左一闪身，脚底下迈了一个打锣步。（何为打锣步？他原是左腿在前边，右腿在后边，斜牵着步儿站着，他将左腿往回一撤，右腿迈在左腿的前边，这个名儿就叫打锣步）遂着将身往左边一斜，趁式将右边怀杖往回一撤，遂着抡将起来，往他花枪杆上一砸，左手抡起怀杖向着张凯头顶便砸。张凯遂着往回一撤枪，双手往上一架，徐源左手怀杖，正砸在张凯枪杆之上。徐源遂将左手怀杖，就势往回一撤，右手用了个退步撩阴，这怀杖向着张凯的裆下便打。张凯遂即用双手抱枪，将身一矮，腿往回一抽，徐源的怀杖，只听叭嚓的一声，正撩在张凯枪杆之上。徐源将要换式，不料想张凯双手托枪，用了一招寻风扫叶，枪擦台板，枪头奔徐源的迮脚骨扫来，徐源将腿一抬，张飞蹁马式将身形一跳，张凯这一枪落了空啦，张凯的枪法纯熟，遂着将花枪往回一撤，右手拈着枪头，就势将枪杆一提，向着徐源的腿部便打。徐源还想往前纵身，可就来不及啦，这一枪杆，正打在徐源左脚的脚骨之上。徐源站立不稳，身形往前一扑，趴伏在台板之上。张凯遂着将枪一横，口中说道："是我一时失手，请阁下勿怪。"徐源一咕噜身爬将起来，口中说道："算你赢了我啦，何必说些个闲话。"遂一瘸一颠，由后台下去，手提着怀杖，往西看台去了。

张凯抱着花枪，站立在擂台之上，高声叫道："刚才这一位姓徐的，他欺我年迈，岂不知他的武艺还欠一点，还有比他能为高些个的，请上擂台，在下奉陪。"此时贝勒爷在看台之上，看得两眼发直，见徐源败回西看台，又见张凯在擂台上使威，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据我看此人枪法纯熟，快派有能为的前往。"镇东侠点头，遂向左边说道："你们哪

一个前往?”这句话还未说完，旁边答言说道：“师父，弟子愿战张凯。”镇东侠一看，却是阮和，灯前少影，说道：“你要小心在意，多多留神。”阮和答言说道：“不劳师父嘱咐。”遂即挽袖面，系了一系腰带，背后将雁翎刀背好，遂着跳下西看台，来在擂台之下，垫步拧腰，往上一纵，上了擂台，回手撤刀，丁字步儿，向着张凯一站。张凯一看，上来的并非别人，正是阮和，灯前少影，头上素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身穿白绵细裤褂，脚下白袜，青缎皂鞋，相衬着淡黄的脸面，细眉长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真是瘦而有神，叠抱着英风锐气，手中擎着冷嗖嗖的钢刀。张凯遂说道：“我打量是谁呢，原来是阮和，灯前少影。”阮和笑嘻嘻的说道：“知名何必多说，皆因我看阁下枪法纯熟，不才我要请教你的神枪。”张凯闻听，遂说道：“那么着我可要进招。”话未说完，张凯随着一抖杆儿，枪尖直奔阮和的胸膛而来。阮和并不闪躲，等张凯的枪离胸膛相近，遂将右手刀一立，刀尖冲下，往他的枪杆上一粘。张凯双手往回一搬枪，要用渔翁搬会架式，未提防阮和的左手，早就顺着自己的右臂底下伸过去啦，将他的枪杆捋住。阮和的右手刀往回一撤，用了一个裹缠头，向着神枪张凯斜着带臂剁来。此时张凯若要往回夺自己的枪，刀要落下来，可是性命难保，只得撒手抛枪，往后一跃，跳出圈外，双手抱拳，口中说道：“阮老师，手下留情。”阮和左手提枪，右手提刀，口中说道：“这并非是阮和的德能，这是张师傅多有承让。”说着话将枪掷与张凯，张凯双手将枪接过来，遂说道：“再见。”遂着转身跳下擂台，够奔东看台去了。

此时阮和站在擂台之上，高声说道：“在下姓阮，单字名和，外号人称灯前少影，适方才会战神枪张凯，这位老师傅，

能耐枪法都好，就是外号儿不大相符，这个神枪张凯的外号儿，应当改为送枪张凯。”这明明是阮和诮谤张凯，这句话未说完，就听东看台上有人答言，说道：“朋友，休要出此诮谤之词，不才在下要领教。”阮和将往东看台一看，就见由打东看台有一人，施展燕子三抄水的工夫，纵至在擂台之上。阮和一看此人，脚粘台板，身体灵便，恰似狸猫，容此人站稳，阮和举目细看，见此人细条身材，面若少年，头上用荷花色绢帕罩头，身穿西湖色绸子裤褂，白袜，青缎皂鞋，前后用黄绒绳勒成十字绊，背后背定一对亮银双镢，往脸上看，面似敷粉，眉清目秀，准头丰满，唇似涂朱，牙排碎玉，大耳朝怀。阮和不认识他。书中代言，此人复姓上官，单字名瑞，外号人称白面小灵狐，就是方才打擂的陆地仙狐，上官伦的胞弟。前文已经表过，他弟兄二人，原是湖广汉阳府孝感县上官屯的人氏。他弟兄二人，在汉口街开立胜镖局，别看他哥哥年纪大，没有他的能为高，他是人一分，长的好看，话一分，是伶牙俐齿，武艺高强，胜过他的乃兄。适方才他兄长落败，他就有意登擂，皆因别人登擂台啦，他就不好意思上擂台，今见神枪张凯落败，法禅和尚向左右问道：“列位英雄，哪位愿往擂台之上，会战阮和。”皆因他在旁边，听见阮和口出诮谤之言，他适才站起身形，来在和尚面前，口中说道：“禅师，您看弟子可能登擂会战阮和？”法禅一看，知道上官瑞为人精明强干，年幼沉稳，遂说道：“阁下请。”适才上官瑞一转身，口中喊嚷，遂着施展燕子三抄水的工夫，纵上擂台。阮和皆因不认得他，遂着说道：“阁下既登擂台，请报你的名姓，阮和好与你接招。”上官瑞微然含笑，遂说道：“在下上官瑞，在汉口街开一座小买卖，立胜镖局，今观看阁

下刀进枪，刀法纯熟，不才斗胆，欲要领教阁下的刀法。”说着话，遂由背后将亮银双镢撤出，两手将双镢一分，遂着身形一转，打了一个云手，身形一矮，双镢往怀中一抱，左手在前，右手在后，预防的架式，说道：“阮老师，您进一招吧，我与您接一接招。”阮和闻听，遂将左手一恍，右手刀向着上官瑞拦腰便砍。上官瑞将左手镢一立，遂着一押阮和的利刃，向右边一上步，身形向左一转，右手镢举起，向阮和右臂上便砸。阮和一看，上官瑞招术太快，遂即往回一撤刀，虽然上官瑞双镢落空，阮和哪里知道，上官瑞双镢的厉害，可就未留神，上官瑞用了一个大鹏展翅，将双镢往两下里一分，阮和见着他的招术啦，再要想躲，可就来不及啦，被上官瑞右手镢横着打在胸膛之上，阮和随着往后一仰身，倒在擂台之上。上官瑞遂即将双镢往怀中一抱，遂即说道：“阮老师傅，是我得罪阁下了。”阮和遂即站起身形，拎起兵刃一语不发，跳下擂台，向西看台去了。

上官瑞怀抱双镢，在擂台之上，道白自己的名姓，看西台将要派人登擂。镇东侠一眼看见童林，欲要登擂的形色，遂即说道：“童贤弟，欲要怎样？”童林向侯振远说道：“兄长，小弟观看上官瑞，双镢精奇，小弟欲要登擂会战上官瑞。”侯振远微然含笑，口中说道：“贤弟，你忙的是什么，你暂且请坐，还有别位英雄在此，倘若他们不是和尚敌手，再请贤弟登擂也不晚。”童林只得落坐。镇东侠回头向众人说道：“哪一位愿登擂台，会战上官瑞？”徒弟们在两旁，并无一个敢答言的，皆因他们的武术，皆不如阮和，大家彼此面面相观，就在这们个工夫，在上垂首站起一人，向镇东侠说道：“兄长，小弟愿登擂台，”侯振远举目观看，乃是盟弟李源，铁掌展翅

金雕。遂开言说道："贤弟请。"李源转身迈步，顺着西看台台梯下去，够奔擂台后面台梯，由台梯上来，启上场门的台帘，来在擂台之上，抱拳拱手，口中说道："这位老师傅休要喊叫，不才李源，情愿奉陪。"上官瑞正在擂台上发威，见由打上场门来了一人，抱拳含笑，细看认识。遂即抱拳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李老师傅，不问可知，李老师傅必是上台打擂，不才久闻阁下二十四式行拳，三十六手白猿棍。在下一对双镢，愿请教阁下的白猿棍法。"李源闻听，一阵的冷笑，口中说道："李源年迈花甲，若要以兵刃赢你，岂不令英雄耻笑，笑我不能容让你年幼。"上官瑞闻听，心中暗含着不悦，面上带笑开言，遂说道："阁下不比兵刃，莫非要比试拳脚？"李源闻听，用手掀着花白髯，笑嘻嘻的说道："我要比试拳脚赢你，也算我欺侮你年幼。"上官瑞说道："既是这样，咱们怎么样的比试？"李源遂着说道："令阁下用双镢打我，不才我要空手夺镢。"上官瑞遂即说道："这您是承让，那么您就夺一回试一试吧。"上官瑞口内虽那么说，心中暗想，老儿李源口出大言，他看我如同儿戏，不用说他赢不了我，他就是夺不过去我的双镢，他都得算栽，心中想到此处，遂着说道："李师傅承让。"跟着往前一上步，用左手镢一恍李源的面门，往前一迈右腿，右手反臂抡镢，向李源的头顶便砸。李源双手抱拳，并不慌不忙，心中想我真个让他把双镢拿回去，我枉自与他夸下海口，想到此处，上官瑞的双镢，离头顶相近，李源随着一上左步，运自己的气工，这两双胳肘，如同铁一般，用左臂顺着单镢往上一穿。上官瑞打算往回撤镢，那可是休想能够。李源的左手随往下一捋，可就把上官瑞的镢攒住啦，跟着一上右步，上官瑞知道

镢夺不回来，李源一斜身之时，上官瑞将左脚往前一迈，左手镢抡起，照定李源头顶便砸，李源左手攒住上官瑞的镢，斜身看着他，知道他夺不出去，又见他左手镢向自己头上砸来，遂着用右手往上一穿，跟着往下一捋，又把他左手镢拿住，李源向前一长腰，双手往下一垂，与上官瑞正对着面，上官瑞是让他空手夺镢，是加着仔细，两柄镢还是叫他夺住一对，遂着双手用力往回一夺镢，只顾夺镢，不提防李源右脚向前一上步，左腿一屈，膝盖向上官瑞裆内便撞，此时上官瑞想要躲避，休得能够，只听澎的一声，李源的膝盖正撞在上官瑞的小腹之下，上官瑞站立不住，往后一仰身，噗咚的一声，倒在台板之上。李源已然将他的双镢夺到手内，遂将两柄镢往一处一并，双手一捧。此时上官瑞已经一咕噜身站将起来。李源笑嘻嘻的说道："朋友，这就叫空手夺镢。"上官瑞此时顾不了小腹疼痛，急忙用手接过兵刃，口中说道："老英雄多有承让。"转身形含羞带愧，垫步拧腰，跳下擂台，败回东看台去了。

李源站在擂台之上，高声说道："方才这位复姓上官，单字名瑞，外号人称白面小灵狐，他还是不灵，哪里有那么便宜事，我斜着身子，把后脑海给他打？我这一招，叫作燕子穿林巧翻身，他上了我的当啦，我这才把双镢诓到手内，底下这一招，叫老僧撞钟，没听见响他就倒下啦，看着就彷佛他能耐不小，其实论工夫，他还差一点，到了儿他还是年轻短学，在下李源，铁掌的便是，哪一位请上来，李源在此恭候。"不表李源在擂台之上，单提上官瑞由擂台败走，上了东看台，来在法禅的面前，口中说道："弟子无能，败回看台。"法禅将手一摆，口中说道："胜败常理，请旁边落座。"法禅

和尚用目左右观看，上官瑞既不是李源的敌手，换旁人也难以取胜，遂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说道："列位英雄听真，今李源登擂，待老僧与他比试，请众位英雄与老僧观看着点，是老僧哪一手不对，请众位英雄指点。"群雄大家抱拳，一齐说道，禅师若要登擂，李源岂是你老人家的敌手？禅师您就请。"法禅和尚遂着点头说道："徒弟们，抬兵刃伺候。"此时法禅两个徒弟，金头虫刘勇，银头虫刘猛，二人搭起和尚的九耳八环杖。那位说何为九耳八环杖？惟有这个兵刃的名目繁多，要是道士手内拿着，这个名儿叫方便铲，为得是修桥补路。在和尚手内，名叫禅杖。若要是在理门的先生们擎着他下洼，名叫掩骨，遇有多年的白骨现天，应当以此铲土掩埋，免得曝於日光之下。若要到了兵刃，武术家调坎儿，名叫铲子，论起来，惟有这种兵刃是武圣人遗留。哪一个武圣人哪？就是西派达摩尊者。兵刃上分三才五行，八卦九宫，十天干，十二地支。由那里说哪，月牙子属天，铲头子属地，当中的铲梁，以此分天地人三才。月牙子两个犄角，再搭上当中的铲梁，合为五行。托着月牙子五个云头的耳朵，铲头儿的底下四个云头的耳朵，一头有四个环子，按合九宫八卦。月牙子一尺宽，合为十天干。铲头一尺二寸长，按十二个地支。若到兵刃里头，故名九耳八环杖。达摩老祖留此兵刃招术，名曰八法禅铲，也是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招，折开了，按三百八十四爻，里面无穷的变化。直至如今，别看它在把式场子里摆着，会练的主儿还是真少。这种兵刃的招术，眼看着就要失传。里面招术，就是一样儿不好，动上手，带铲土扬尘，专迷人的二目，书中这是代表。两个徒弟搭着兵刃在后，法禅和尚在前，手拿拂尘，顺着东看台的台梯，慢慢的

下来，够奔擂台后台的台梯，由打下场门，启台帘，来在擂台之上。李源其实早看见法禅和尚，亲自登擂，明知道和尚武艺高强，自己恐怕不是他人的敌手，无奈当着天下英雄在此，又不好意思下擂台。临到和尚上了擂台，李源方才细看，一看法禅生得魁伟，胖大的身材，身穿灰色僧衣，大领阔袖，外罩灰色大坎肩（原名叫丽虚褂），足下胖袜僧鞋，腰系绒绳，核桃粗细，杏黄穗头飘摆，脸面上观看，顶平项圆，青须须的脸面，两道粗眉，一双圆睛，神光饱满，火盆口，板牙出於唇外，新剃的头，头顶放光，新刮的青胡须碴儿，双颧高耸，大耳垂肩，真是胸宽背厚，右手擎十八节罗汉竹树棕的拂尘。临至擂台之上，向着李源口念阿弥陀佛说道："前面莫非是清河油坊镇，铁掌李老师傅?"李源抱拳说道："不才正是李源，禅师登擂台，莫非打擂吗?"和尚闻言，微然含笑，口中说道："久闻阁下之恩师，名头远振，大海栽花，他老人家出世以来，三闯桃花会，单掌开碑，击石如粉，在桃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豹，单臂力举千斤鼎，带过守正戒淫花，人送美号，西方长臂昆仑飘然叟，姓于名成，字洞海，生平以来，十八趟通臂掌，二十四式行拳，天下皆知其名，传授阁下的铁沙掌，我是久已闻名。阁下人称铁掌李，我早就有心拜访，今幸在擂台之上相会，我是特来请教，不知阁下可肯赐招?"李源闻听，心中暗想，这个和尚可应俗语话啦，土地栽花，他知道我们爷们的根底，遂含笑道："禅师，您太夸奖我们师徒了，吾之恩师在江湖上，人皆知名，在下李源，不过是才学乍练，今禅师登台，李源本不是阁下的敌手，若要不陪着你老人家走两趟，未免叫天下的英雄耻笑。这么办，我给您接一接招，禅师与我领一领手，我与您多学两招，也

不枉我遇着您这位高僧，拳术的大家。”法禅一听李源说话，言语和蔼，遂着说道：“老僧此次登擂台，并不是专与阁下前来较量，此次老僧为的是斗一位英雄。”李源闻听，说道：“哪一位哪？”法禅高声说道：“提起此人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此人姓童名林，字海川，他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学艺一十五载，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立一家武术，下山之时，欺压我的弟子，与我们八卦山九宫连环堡，两次一掌成仇，听说此人被黄灿所请，镇擂北高峰，阁下若不愿意与老僧比试，请回西看台，换童林登擂，我二人誓决雌雄。”李源听和尚口出大言，看不起自己，就彷佛自己不佩与他动手，不由得心中恼怒，遂着说道：“和尚，休要要求童林，我若胜不了禅师，童林不唤自至。”和尚闻听此言，口中说道：“既然如是，待老僧奉陪。”李源遂着一抱拳，说道请。法禅和尚两脚站齐，双手合掌当胸，这个架式名曰童子拜佛式，也道了一个请字。李源一看，和尚把上首让与自己，明知法禅是容让，李源左手一引法禅的手，见法禅仍然不动，李源遂探右臂，这一掌直奔法禅的面门打来，这一招名叫乌龙探爪。法禅见李源掌离自己面门相近，法禅将手一错，用左手掌向李源右臂里面一穿。李源就知不好，法禅的左臂，如同铁扛子一般，自己将要变招，和尚左手穿着李源的胳肘，他的身形向右一转，李源要变招之时，和尚跟着用左手，顺着李源的右臂往下一捋，法禅身形又向左一斜，就在这一斜之时，右手掌向李源的胸膛打来，这一掌名叫迎面掌。李源此时想逃万难，自己明知和尚是铁沙掌的工夫，若要打上，就有性命之忧，李源遂即说道：“禅师这一掌有啦（有啦，就说的是输啦）。”法禅听李源说有啦，自己也就不能再打，即将右手往

回一抽，左手攒着李源的右臂，往外一抖，李源险些栽倒，往后倒退了两步，双手抱拳说道："禅师容让了。"法禅将左手往回一撤，倒退半步，仍然是合掌当胸，口念阿弥陀佛说道："有劳李师傅代为传言，命童林登擂，小僧恭候了。"李源可是听见法禅所说的话，岂能带这个信呢，趁势抽身一越，跳下擂台，向西看台去了。

法禅因战胜李源，扬扬得意，以为自己的本领，天下无敌，遂合掌高声喊道："天下的英雄，成名的侠客，在下法禅，此次登擂台，所有保镖的，护院的，各处教场子的老师傅，免登擂台，并非是老僧夸口，就是上得擂台，也未必是老僧的敌手。此次上擂台者，遇有侠客剑客，或是兴一家武术的英雄，老僧奉陪。那位说，哪里有兴一家武术的英雄？诸公不知，只因有一人姓童名林字海川，乃京南霸州的人氏，此人在江西卧虎山学艺，奉师命下山立一家武术，听说此人被请杭州镇擂台，法禅僧专为访他而来，此人若在人丛之中，请上擂台，老僧奉陪，此位若在人丛之内，不敢前来与老僧比较武艺，枉称兴一家武术的英雄。"和尚刚说到英字，这个雄字尚未出於唇外，就听正西一声喊道："呔，出家人何必夸下海口，出此朗言大话。"话言未尽，和尚一看，就见一人飞身登擂。法禅往后倒退，举目观看，见此人脚登台板，丁字步站立面前，好像一农夫，身量中等身材，又高着一拳，身穿土黄布的裤褂。暗中代表，里面白骨头纽子，左大襟，外罩蓝粗布大褂，是又肥又大，足下高筒儿的白袜，两只靸鞋，腰中系着一根绒绳，剪子股儿的小辫，飘在脑后。和尚观看，好像西看台上坐着的那个人，方才白亮指与我，说他是童林。和尚将才要问，就见他站在那里，虎视眈眈，细一看，把和尚

吓了一跳，要看外表，倒像一个庄家汉，皆因他生就紫脸堂儿，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人字的脖子，太阳穴鼓着，眼睛瞪着，叠暴着英风锐气，惟有双睛，里面瞳仁放光。和尚看罢，倒吸了一口凉气，看此人如玉在璞中，金在沙内，心中想若与此人交手，不可大意，倒要留神。法禅合掌问道："登擂者何人，请道你的名姓。"来者不是别人，果然是童林。

只因童林在镇东侠侯振远的下首坐着，方才要登擂动手，被侯庭拦阻，才有李源登擂与法禅动手，以至侯庭观看盟弟李源，险些被和尚一掌打伤，此时侯庭的神气，全都移在擂台之上，凝神观看。就在这个时候，童林在旁边坐着，心中暗想，自己下山东聘请老人家协助捉拿盗宝的二寇，振远兄是慨然相助，此次杭州擂，乃是老哥哥镇东侠分内之事，难道说自己就真个观望不前，若容老人家登擂动手之后，我再上擂台有何意味，无奈老哥哥监视不让我登擂动手，这便如何是好？自己正然暗想之际，恰巧李源落败，和尚站在擂台上声言自己的名称，若不登擂，怎么算得英雄好汉，回头观看，镇东侠看得擂台正然出神，心中暗想，若不趁此时登擂，老哥哥，又要拦阻。自己想到此处，遂一语不发，站起身形一纵，跳下擂台，跟着抖丹田一声喊嚷，临至擂台之下，垫步拧腰，飞身一纵，跳在擂台之上，丁字步一站，抖搜精神，今见和尚问自己的名称，童林不由得往后倒退，一阵冷笑，向着和尚说道："和尚你要问某家的名姓，我就是你连日想，连日盼，终日惦念，口口声声呼唤的童林，童海川。"和尚闻听，果然是童林，不由得咬牙切齿，遂说道："你就是童林？"童林接着言道："知名你何必再问哪？"法禅闻听，不由得气往

上撞，用手指着童林说道："我与你三江二地恨，五湖四海仇，今狭路相逢，量尔难以脱逃。"童林上得擂台，原打算跟和尚分个高低上下，今听和尚说出报仇的话，童林反倒往后倒退，不住的狂笑。和尚见童林狂笑不止，遂说道："童林你今因何往后倒退，狂笑老僧，所为何来？"童林听法禅一问，说道："和尚，童林与你素不相识，可笑得你欲要报仇，但不知你有何仇可报，和尚你要明讲。"法禅冲着童林切齿说道："老僧乃是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四庄主法禅的便是，吾之弟子雷春振恒，江湖人称铁臂鼋，在江西北双雄镇，关帝庙充当教师，被你将把式场子搅散，汝掌打雷春，他回归八卦山，对我言讲，我就有心要寻你，与他报一掌之仇，韩宝吴智广贺豹三人下山寻汝至京师，二次比武，你就应该知晓练艺的艰难，你不当心狠手黑，将贺豹一掌打的张口吐血，他二十年的苦工，被你一掌打丢。今日既与你相见，岂肯将你轻轻放过，因此要报两次一掌之仇，汝因何言无仇可报？"童林将和尚之言听完，方才明白，遂冷笑说道："我打量法禅是怎样一位得道的高僧，却原来是一个糊涂的和尚。"法禅闻听，向童林说道："老僧怎样的糊涂？你也要讲个明白。"童林冲着和尚一阵的冷笑，遂说道："和尚，你就不必多问啦，我若对你言讲，你也不能相信，不如你与我动手，童林只有个奉陪，常言有句话，遇见文王说礼义，每逢桀纣动干戈，童林若遇见明白人，倒可以有理可讲，今遇见你这糊涂和尚，只可当场与你动手，你何必往下多问，童林奉陪就是了。"法禅听童林之言，遂说道："童林且慢，常言有句话，说话不明，如钝剑杀人，尔到要讲个明白。"童林说道："你当真人要问？"和尚说道："要问。"童林说道："你既然要问，你站稳，我对你言

讲。"法禅道："你要讲来。"童林站至在擂台之上，不慌不忙，把前后事说了一遍："自己十八岁好练弹腿，因事所迫，逃往在外，误走江西卧虎山，巧遇业师，学艺十五载，奉师下山，兴一家武术，误走双雄镇，盘费丢失，枵腹难堪，饥饿难挨，因串把式场子，应当雷春款待一饭，他不但不款待于我，他勒令要求动手，是某再三的容让，他执意的不从，我这才一掌将他打倒，他并未带伤，不过点到而已，他义助纹银二十两，款待一饭，童林实指望日后与他多亲多近。不料他胸怀叵测，小人之见，以此为仇，回到八卦山，搬动是非，才有韩宝吴智广，陆地金蛟贺豹，寻找我于京师之地。那时我在多罗贝勒府里充当教师，我与他三人相见，某当尽地主之情，意欲款待，不料想贺豹以武力要求，是童林不肯与他们动手，那贺豹再四无理，童林只得奉陪，动手之际，我容让他再三，是某一时失手，误伤贺豹，我意欲将他将养痊愈，再送回山，那韩宝说了些无理的言词，是我款留不住，也是枉然，韩宝吴智广背贺豹走后，我也未介其意。童林事出意外，国家失去翡翠鸳鸯镯于宫禁之内，贼人盗宝将童林的名姓留下，童林因遭缧绁，不白之冤，多蒙贝勒一力的维持，百般的营救，方保全童林的首级，圣上宽恩，赏限带罪捕盗，是童林下山来请镇东侠相助于我，行在清河油坊镇，住宿在李源的店内，夜晚韩宝吴智广，刺杀于我未成，被我一言诈出，方知盗宝是他二人所为，当场未能将他二人捕获，这才由李源引道至巢父林，面见镇东侠，就是那日夜间，韩宝吴智广，约同两名鼠辈，纵火焚烧巢父林，他们的心肠太狠，就算童林与他们有仇，镇东侠与他们有恨，巢父林父老百姓，与他们何仇何恨，还算好，幸未成灾。他二人由巢父林脱逃，童林方与

镇东侠至杭州前来镇擂。”最后童林道：“阁下方才言八卦山与童林有两次一掌之仇，童林情愿当面认罪，就让童林一步一个头磕到八卦山，童林都能认可请罪，可有一件，请禅师你得把韩宝吴智广，与国家至宝翡翠鸳鸯镯一同献出，若没有韩宝吴智广，要想童林认罪陪礼，势比登天还难。童林所说一片言语，和尚你不至听不明白吧。”

童林把前从事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就见法禅和尚往后倒退，用手一指童林说道：“童林你所说之词，老僧俱未目睹，常言有句话，眼见是实，耳听为虚，今日之事，无非你我二人在擂台之上，誓决雌雄，你不必多讲。”童林闻听，一阵冷笑，向前抢了一步，口中说道：“和尚，你既想动手，童林正要请教。”和尚闻听说道：“好，童林看掌。”和尚是话到手到，向左一斜身，遂抡右臂，盖着童林头顶下来。童海川遂将身形也向左一闪，用右臂向和尚右臂用了一个穿掌。和尚遂将右臂往回一挂童林的胳膊，童林将右臂往下一撤，将要变招，不提防和尚左掌抡起向着童林右太阳穴打来，童林看掌临切近，认识和尚的招术，名叫劈挂掌，适才是一劈一挂，这一招名叫单贯耳，说时迟，那时快，童林遂将右臂往起一捲，这一招名叫单扛掌，和尚往回一撤身，二人就打在一处。两个人动上手，俱都是见招使招，见式打式，童林偷着细看和尚的拳脚，方才看着和尚粗笨，以至动上手，和尚的拳脚精熟，他这个劈挂拳，讲究三环月辘轳翻车，两支胳膊抡开了，似车轮一般，是练劈挂的，双掌与两支胳膊俱都操练过的。何为操练过的？要练的时候，将过操的药煎好，连掌带胳膊都拿药水泡了，然后用口袋装好了铁沙子，放在大凳子上，人站凳子前面，将胳膊抡起来，往沙袋子上摔，摔

完了再拿药水泡，真要把这胳膊摔这么几年，若要打在人身上，轻者带重伤，重者丧命。童林一见则识，知道他是铁沙掌的工夫，童林可就留上神啦。和尚想打着童林那是万难，不由得动着手细看童林的拳法，先前和尚以为童林是老赶似的，以至交上手，童林这两条胳膊，恰似双头蛇一般，或前或后，瞻左护右，身形滴溜溜的乱转，真是形似猿猴，恰似狸猫，身法太快。法禅心中暗想，错非老僧，早就败在童林手下，我倒要小心留神。和尚不敢涉险进招，自己用了个看关定式。童林见和尚将式架看住，心中暗想，若不给和尚个便宜，他是决不肯上当，心中想到这里，有来，何不给他一个破绽，遂见和尚双掌向童林一推，童林并不闪躲，遂将双手往右一分。和尚见童林不躲，心说，你这是找死，双掌一用力，手离童林胸膛相近。不料想童林用了一招紧背空胸，和尚双掌可就落了空啦。适方才眼看手打在童林的胸膛，就见童林往回一吸气，胸膛瘪进有二寸有零，和尚身形一恍，就知不好，将要往回撤自己的双掌，未提防童林将左手往回一抽，右手用了个探掌，右手正按在和尚的顶梁之上，童林这一招，名叫迎风立马登山，一运用气工，用的是挤按力，遂着童林口内喊道："嘿。"这一声嘿不要紧哪，和尚可就受不了啦，就觉头顶似泰山压的一般，脑袋一晕，眼前一发黑，觉得自己中气不接，肺叶已炸，咽喉一发甜，不由是一张口哇的一声，口吐鲜血，身形往后一仰，将要栽倒，童林跟着往前一上步，右手撤回，左手抓住和尚的胸膛僧衣，遂说道："嗳呀，童林一时失手，误伤禅师，这便如何是好。"和尚正在身形站立不稳之时，由打东面，一人窜上擂台，童林一看，将要问话，就见来人走至和尚面前，将和尚用手一搀，向童林说道："童老

师傅，不怨您手下无情，总算法禅师未能防范，以至被打。”童林将要与来人接谈，由打西面，一人飞身窜上擂台。童林扭项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兄长侯振远，怀中捧剑，飞身上台，皆因侯庭在西看台见童林与和尚动手，暗替童林提心吊胆，瞪双睛观看，猛见和尚用了一个双撞掌，眼见童林难以躲避，可把老英雄吓一跳，又见童林一变招，用了一招探掌打法禅，和尚呕血。镇东侠明白童林的武艺高强，知道童林用暗掌的工夫，将和尚中气震断，最难得眼看着和尚要翻身栽倒，童林将和尚打出去，还要抓回来，这个软硬劲儿的工夫，真不容易。正在观看之际，就见东看台之上飞龙镖局子镖主潘龙，由打看台跳下来窜上擂台，侯振远恐怕潘龙暗算童林，遂将宝剑背在背后，站起身形，跳下西看台，纵上擂台，回手亮剑，正值潘龙搀着和尚与童林说话，镇东侠向潘龙说道："潘龙，你要怎样。"潘鸿鼎看了看镇东侠，将法禅和尚胳膊一搀，遂将身一转把和尚背在身上，扭项说道："胜败常事，一百天的擂台，今天是头次开擂，还有九十九日，你们就是听请，何必多问。"将话说完，背着法禅，由下场门，够奔后台去了。

侯振远捧剑观看童林，就见他站在擂台，正自发威，侯振远看着他点头，心中暗想，虽然童贤弟此次得胜，掌打法禅，八卦山人家盟兄弟还有七位，岂能善罢甘休，明知道兄弟这一掌惹的祸不小啊，又想童林手底下太狠，何必将法禅一掌打得如此之重。自己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这一掌打的好啊。"侯振远这话明明说童林不应将和尚打重，童林以为振远夸奖他的武艺，遂说道："老哥哥，愚弟些须小技，何足为奇。"侯振远一听，知道童林将话听错，又向

童林说道："贤弟你今将法禅一掌打得张口吐血，若八卦山再要有人到此镇擂，应当如何？"童林一听侯振远之言，方才明白怪他掌打法禅，遂向镇东侠说道："兄长请放宽心，就是八卦山全伙到此，有小弟在，料着无妨。"镇东侠看了看童林说道："好啊，请贤弟西看台暂为休息。"童林说道："请。"弟兄二人由擂台上跳下来，够奔西看台，镇东侠在前面走上西看台将要入座，就见贝勒爷向自己说道："老侠客，童林正在擂台打到热闹中间，我看得很高兴，怎么不让他接着再战几场哪？"侯振远一听，心中暗道，这个爷儿俩的脾气，可倒都差不了许多。遂带笑开言道："这一次法禅被打，潘龙手下别无能人，这一次开擂，就算咱们战胜，此处也不是细谈的所在，请贝勒爷回镖局，侯庭再与您细谈。"说着话扭项叫道黄灿，黄灿听师父一声呼唤，赶紧来到面前，说道："师父有何分派？"镇东侠向黄灿说道："你在下面与我们备马，你赶紧写禀贴，请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暂且归衙。我们在镖局子里头等候于你。"黄灿应声说："谨遵师命。"将话说完，够奔下面预备去了。侯振远转身抱拳向众人说道："此次杭州头次开擂有劳众位英雄，镇擂助威，此处也不是议话之所，请众位英雄到镖局子里休息。"群雄听镇东侠之言，一齐站起身形，请贝勒爷起身，贝勒爷只得随同众人一齐下了西看台。童林将马牵至贝勒爷的面前，贝勒爷认镫搬鞍上了坐骑，后面众雄也就上马相随。贝勒爷在马上用目观看，东看台的人，早就走净啦，大概都回飞龙镖局去了。贝勒爷这才在马上加鞭，后面群雄前呼后拥。在马上观看道旁瞧看打擂之人，真是人山人海的一般，都往回走，看见群雄马匹由此经过，看热闹的百姓，都在道旁指着众人纷纷讲论。贝勒爷一面观看看热

闹之人，够奔天竺街而来。贝勒爷在马上随同众人也就进了天竺街，工刻不见甚大，来到金龙镖局门首。镖局子的伙计向前接马，众人弃镫离鞍下了坐骑，大家众星捧月，将贝勒爷让至里面上房，启帘笼进至在屋中大家这才掸尘擦脸，然后大家让座，手下人献茶。贝勒爷在正当中落坐吃茶，正在与镇东侠谈论擂台之事，就在这会工夫，黄灿由打外面进来，来到镇东侠面前，回禀老师，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业已回衙，听候定期二次开擂。镇东侠将话听明，命黄灿旁边站立伺候。黄灿只得听命往后倒退来在门口，垂手侍立。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淮安送镖张雄失镖银　太湖要镖侯庭战五寇

且说童林在擂台打伤法禅和尚，金龙镖局开擂得胜，侯庭带着群雄回到镖局。贝勒爷、童林、侯庭等在上房落坐吃茶。就在这工夫，由打外面进来一个镖局子的伙计，站在黄灿的身边低言耳语，被镇东侠侯庭一眼看见，侯庭问道："外面有什么事？"黄灿闻听，只得走至恩师面前回禀，说道："启禀恩师得知，只因张雄无知，在太湖枣林庄失去镖银，山西二位客人在柜房喊嚷要镖，众伙计劝解不听，因此前来禀知老师，请恩师的示下。"镇东侠未及开言，就听旁边有人说道："兄长何必为难，趁着群雄在此，兄长何不率众前往要镖，他把镖银送出便罢，倘若不把镖银送出太湖，那时节请群雄亮兵刃，与他们决一雌雄，兄长您看此事如何？"侯振远听说话的声音，举目细看，原来却是童林，侯振远不觉得微然含笑，遂说道："童贤弟，你不明白镖行的规矩，再说太湖中山狮子寨，各位寨主，俱是铁善寺的门徒，正大光明，不问可知，必是张雄失了镖行的规矩，再说镖银丢失也不算栽跟头，无非是失礼，就怕一样，镖车行在半路，由打树林子出来些个断道劫财的人，你与他调坎儿说行话，他全不懂，他是非去不可，再加保镖的镖师无能，不是贼人的敌手，被贼战败，贼人跳在车上去，把软包的绳子割了，不用将全支子的镖都拿了去，就是拿几两银子去，镖局子算栽不起，这话怎么讲呢？只皆因保镖的没有能耐，若有能耐如何被贼人战败，由

此说来，与镖局子的声名有碍。惟有整支子的镖被占山的留下，那倒不要紧，就说将镖银劫到山中，寨主也不能动，还得派人看守，丝毫都不能丢失。只要镖主前去拜山，请示请示，镖局子的伙计如何失了规矩，将话说开了，镖主就是谢谢罪，人家寨主照旧将镖银送下山来，两下无非走的是面子。还有一样，镖主拜山请镖，可不能多带人，只有镖主一人，带镖局子两名伙计，可不准携带寸铁上山。童贤弟，别看你武艺超群，镖局子里你是个外行。”童林一听，这才明白，跟着说道：“何必带镖局子伙计，徒弟们都闲着哪，带两名去未为不可。”镇东侠闻听，沉吟半晌，向着黄灿说道，镖局子擂台之事，有为师负责，你带领他们前往请镖，又向徒弟们说道：“你们谁愿意去，去两名，跟随他去要镖。”这句刚才说完，背后接着言道：“弟子愿往。”镇东侠一看，却原来是徐源、邵甫。镇东侠点头，向黄灿说道：“你们这就起身前往，不可迟误。”黄灿说道：“谨遵师命。”于是徐源、邵甫各自提着兵刃包袱，随着黄灿当众禀辞。其实镇东侠也看见徐邵二人提着兵刃包袱，皆因自己想擂台之事，一时疏忽，到后文才有事出意外。

不言镇东侠与众人谈话，单说黄灿带领徐源邵甫，够奔外面柜房，先告诉张雄与原班的伙计，带着山西的两位老客，够奔枣林庄等候起镖，然后带同徐源邵甫，带好了盘川，又把镖局子外头的事情。托付王三虎儿照看，事情办理完毕，即速起身。黄灿他们起身，天也就不早啦，走出几十里地就住在店内，第二天由店起身，又行了一天，第三天起了一个五更，才到苏州太和宝带街，由太和宝带街至太和宝带桥，过桥方是太湖。黄灿随二位师兄，顺着太湖的湖沿往东，这座

太湖原是坐南向北，世称太湖八百里，就是此处。徐源站立太湖的湖沿，观看湖水涛涛，波浪翻滚，正南上一片片的芦苇，芦苇后面隐约可辨的山头，在湖沿上一行行一排排的渔舟。徐源遂向黄灿说道："师弟，咱们若要拜山，必须雇船方可前往。"黄灿说："师兄您别忙，船是我雇，您不知道雇船的规矩。"说着话够奔湖沿，来在湖沿，就见有许多的渔船，黄灿找了一个坚固的船只，黄灿问道："这只船是谁?"船上使船的答言："这是俺们的。"黄灿说道："你们这支船渡人不渡?"船家答言说道："怎么不渡人哪，只要比打鱼赚的钱多，我们就渡，你老人家坐船，哪里去?"黄灿说道："你把我们渡到太湖中山之内。"船家摇头说道："不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此处有占山的，南边芦苇里有告示上说，我们打鱼的船。在芦苇的外头还可以，若一进芦苇，不但把船留下，碰巧性命还难保，您要上别的地方去还可，山里头我们不敢渡。"黄灿说："你有所不知，我告诉你，我们是杭州天竺街金龙镖局子的，我是本镖局子的镖主，姓黄名灿字金铎，只皆因我们的镖走到这太湖前枣林庄被劫，我前来拜山要镖，你只管放心，船只损坏了我包赔你，船价我还格外多给你，你们可愿意渡我们进山。"撑船的一听，心中暗喜，他们这个船，时常渡要镖的，船只要到里面，寨主好款待，还有赏赐，如外单给船价，镖局还给一份船线，他怎么会不喜欢哪，再者说湖沿上抢镖的时候，是他们亲眼得见，这个事又没有危险，自然是愿意去。遂说道："镖主您既把话说明白啦，您就请上船吧。"黄灿遂带同徐邵二位英雄一齐登舟，使船的撤跳解缆，起锚锁，头里撑船的用船篙点岸，船只调过头向正南而来，前面荡浆摇橹，后面伙计掌着舵，黄灿站在船头，徐源邵甫二

人站立背后，船急似箭，已到芦苇。黄灿一看，芦苇当中，水港子甚是宽阔，船只往里面走，使船的可就有些个害怕，向黄灿说道："你老人家顶着一点儿，前面快有巡船啦。"黄灿摆手说道："无妨，俱有我哪。"将要向前，就听前面芦苇之中，呛啷啷一阵锣声，由打芦苇之中出来够二十多只麻洋小船，雁挺翅排开，船上的喽罗兵，一个个都在三十多岁，浑身上下都是蓝布裤褂，脚底白袜靸鞋，每人各持一口利刃，精神百倍，当中小船上站定二人，都在四十多岁，俱穿米色绸绫裤褂，脚下靴鞋白袜，腰中绒绳系腰，每人手中各持一口刀，船只堪可临近，这才看真脸盘儿，都是黄白镜子，细眉毛，吊角二目，小鼻子头，薄片口，一脸的水锈，土黄布的手巾包头，站在船头上喊喝，说道："呔，你们这个渔船太没有规矩，难道说你们就不怕死吗，你们不要脑袋啦。"这句还未说完，黄灿站在船头叉手抱拳，口中说道："二位辛苦啦，前面二位寨主，贵姓高名，在下敢问。"头里船 二位寻湖的寨主，一听人家道辛苦，就知是合字，向着黄灿答言说道："并肩子若顺，我叫刘成，他是我的兄弟，他叫刘顺，我的外号叫水上漂，他的外号叫一文钱不沉底儿，请问阁下贵姓高名，来此何干？"黄灿含笑抱拳说道："二位刘寨主，有所不知，在下姓黄名灿字金铎，在杭州天竺街，开了一个小买卖，金龙镖局，只因徒弟张雄无知押镖过山，不明白镖行的规矩，经过贵山，失了镖行的礼节，不怨寨主将镖银留下，总是张雄无知之过，今黄灿特来拜山谢罪，有劳二位寨主通禀。"刘成刘顺二人一听，是金龙镖局的镖主，赶紧又换了一副面皮，含笑抱拳说道："不知镖主驾临，恕我未曾远迎，多有猛撞，镖主略微少候，待我禀知我家寨主，摆队相迎，您在此屈尊贵

体，我等去去就来。”说话间刘成跳上一只小船，荡浆摇橹，飞也似的，进山报信去了。

黄灿在此等候，等得工夫甚大，就见仍然还是那一只小船回来，并不见寨主摆队相迎。黄灿暗含着心中不悦，就听刘成在船上说道：“我家寨主有谕，请镖主里面说话。”黄灿见本山寨主不摆队相迎，心中暗含着不悦。因为什么不悦呢？前文已经表过，保镖的走的是个面子，占山的寨主，比方这么说，他要到杭州逛逛去，再买些个山中应用的物件，他先与镖局子去一封信，就比方黄灿镖局子接着这封信啦，也与他写一封回信，命寨主扮作某处镖局子的保镖的，黄灿先把镖旗子挂在镖局子门口外，在外面宣言，某处保镖的镖师，于某日准到杭州，跟着镖主带着伙计们迎出三十里地之外，把他接到镖局子里居住，款待丰盛，还要请出本地镖行露头露脸儿的人物陪着他逛几天，听两天戏，然后将物件买齐，临走的时候，还要送点子礼物，仍然送出三十里地开外，平平安安，寨主回归自己的山寨。可有一件，若要镖主丢失镖银，拜山要镖，寨主也得摆队相迎，无非镖主到山谢罪，寨主也得设酒款待，都完了事，还得摆队以礼相送。说了归齐，这叫两下走的是面子。闲言少叙，今黄灿不见寨主人相迎，所以心中不悦，就是为这么一条道理，黄灿因自己的事情太繁，无奈何作为自己不晓得这个规矩，遂向刘成说道：“既然寨主有谕，请阁下头前带路。”刘成接着说道：“请您随我进山。”跟着调转船头，在头前够奔正南，顺着芦苇的水港子，出离芦苇的南边，白汪汪一片湖水，船只调头往西，这个太湖中山狮子寨，山口是坐北向南。黄灿在船上举目观看，往西不远，船支往北，就看见山口，山头不高，当中的山口，就在

山口的左右一面二十五间木板房，在木板房外站着约有十几名喽罗兵，站在那里嘻嘻笑笑，山口的前面坡岸，种着垂杨柳树，被湖水冲得东倒西歪。正在观看之际，小船已经靠岸，前面水手用船篙钩往岸上的柳树，口中说道："请寨主登岸。"水寨的寨主刘成，冲着黄灿抱拳说道："请。"黄灿徐源邵甫三人，由打船上跳至在坡岸之上，刘成也就跟着弃舟登岸。黄灿仍不见寨主摆队相迎，心中仍然是不悦，只得忍气，随着刘成进山口，顺着山坡向里面走不远，就见前面头道寨门，是寨门口两旁站立约有一百名喽罗兵，俱都是身长面大，皆都在三十多岁，蓝手巾包头，身上蓝布裤褂，外罩着号坎儿，前后心一面一个白月光，上面写着太湖中山，后面月光上写着狮子寨。喽罗兵，脚下白袜，大掖巴靸鞋，每人手中抱定双手带的大刀，亮如霜雪，光辉耀目，雁排翅排开，腰间掖定匕首尖刀，一个个虎视眈眈，似有争斗之色。黄灿无心观看，随着刘成进了头道寨门，往前走至不远，来到二道寨门，二道寨门门首，两旁站立约有五十名喽罗兵，各擎长枪，拧眉瞪目。

黄灿进了二道寨门，来到三道寨门，两旁站立约有二十五名喽罗兵，每人怀中各抱截头大砍刀，一进三道寨门，就看见当中聚义大厅，在大厅两旁边，排班站立，一边约在五十名喽罗兵，各抱鬼头刀一口，站立两边，一个个威风煞气。往大厅上观看，正当中一张桌子，形如帅案，后面一把金交椅，金交椅后，八扇围屏，在交椅上坐定一位寨主，两旁边一边两把交椅，每一把交椅坐定一位寨主，在大寨主身背后还站着两个寨主，俱都是威风凛凛。在两旁边站立伺候寨主的喽罗兵头目，约在四十余个，垂手待立。就见当中这位寨

主，站起来身材高大，年纪可不小，约在六十开外，虽然年迈，精神不老，身上穿米色绸绫长衫，看不见脚底下，因为有桌案挡着哪，往脸上观看，红中透润的脸，两道残眉，一双圆睛，鼻梁高耸，阔口板牙，颏下花白髯，头上花白剪子股小辫，相衬一双大耳，惟有在头顶上手掌大的一块黄癣，他的外号因此而起，故名金头狮子，此人姓孟名恩字少伯。在上垂首头一把交椅这位寨主，身量高大，细条身材，身上穿宝蓝绸子大褂，里面白串绸裤褂，脚下靸鞋白袜，往脸上看，年纪也在六十上下，稍微有一点罗楼头，两道细眉直插入鬓，深眼窝子，一双金睛，大鹰鼻子，阔口獠牙出于唇外，窄颧圆耳，不长掩口胡须，颏下一部花白髯有一尺余长，头上卸顶，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黄灿一看，这必是二寨主，姓彭名飞字万里。挨着必是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得亮，就见这位寨主，身体魁梧，相貌堂堂，肩宽背厚，黑紫的脸面，粗眉阔目，鼻直口阔，颏下黄髯，黄蓬蓬的发际，剪子股儿的小辫，身穿青绸子大褂，蓝绸子裤褂，脚下白袜靴鞋，坐在交椅上，威风凛凛。右边下垂首第一把交椅坐着一人，黄灿明知是四寨主，病獬豸何豹何耀山，形若病夫，身量不高，黄灿见他脸面发黄，身体枯瘦，身穿月色绸绫裤褂，白袜云鞋，未穿长大的衣服，看着像得黄病似的脸堂儿，短眉鲜眼，小鼻子头儿，阔口唇薄，掩口胡须，不大的小辫。就是末座的这位寨主，黄灿看着，明知是五寨主，骈肋大蟒韩大寿，看着他就长得狡猾，站起来约有中等身材，细腰扎背，白净净的脸面，两道细眉，一双三角二目，尖鼻子，薄片口，看他必是口齿能言，三绺墨髯，两耳无轮，漆黑的发辫，坐在那里拈髯微笑，身穿蓝绸子大褂，足下白袜，青缎子皂鞋，看

着身体，透着狡猾异常。惟有大寨主身背后站着两小寨主，俱都俊品人物，都在二十多岁，俱穿着白绸子裤褂，前后用绒绳勒就十字绊，背后背刀。书中代表，这就是二小寨主，镜里兰花崔美，井底金蟾郝乐天。黄灿虽然知道各位寨主的名姓，并且知道他们是云南狐儿山铁善寺的门人弟子，一来也没劫过黄灿的镖银，再者是许久闻名未能晤面。

黄灿虽则来至在聚义大厅，心中是含着纳闷，要按着镖行的规矩，我是前来拜山请镖，他们就是不迎接在太湖的湖面之上，他们也应当在山前迎接，他们就不在山前迎接，也当迎接在大厅之下，今竟昂然在大厅之上端坐，其中定有缘故。书中代表，黄灿到山刘成通禀，言其黄灿拜山请镖，依着大寨主的主意，就要按礼摆队相迎，只皆因五寨主细心，自由打枣林庄劫镖的那一日，五寨主韩大寿早就派人至杭州，暗中打探金龙镖局，如何前来要镖，好作预防，今天早晨可就见着喽罗的回报啦，知道杭州头次立擂，童林掌打法禅，镇东侠派遣黄灿带领徐源邵甫前来请镖。喽罗兵今天清晨回山，可就将此事密报五寨主，今天大寨主欲要摆队相迎黄灿进山，五寨主跟着站起身形，跟大寨主摆手说道："兄长且慢。"金头狮孟恩向韩大寿问道："劣兄意欲摆队相迎，贤弟因何阻拦？"五寨主说道："兄长您也不便问我，我问毕刘成，您也就明白啦。"遂回头看着刘成说道："我且问你，黄灿拜山请镖，带着多少人到此？"刘成闻听，赶紧回答："五寨主若问，只有镖主一人带着镖局子两名伙计。"五寨主冷笑道："你看准啦是镖局子伙计吗？"刘成答道："五寨主若问，我看着可不像镖局子伙计，这二人都是神光炯炯。"五寨主扭项向大寨主孟恩说道："嗳，您看怎么样。"又向刘成说道："大概他们

还携带着兵刃来的吧?”刘成遂说道:“五寨主，他们带兵刃不带兵刃，我可没看见，就见他们携带着包裹，里面透着沉重，大概也许暗中带着兵刃哪。”五寨主又向大寨主孟恩说道:“兄长您听见了没有，据小弟我想，金龙镖局，向例镖车由此经过，没有过扬旗喝号，喊着镖趟子过去，就皆因镇东侠来至杭州镇擂，才有张雄押镖不拜山而过，这个事不问可知，必是镇东侠来至杭州有话，是金龙镖局子的镖，无论行于何处，不准拜山，若不然凭张雄，他也没那么大胆子，喊着镖趟子由此经过。今你我将镖银留在山中，张雄回去报信，黄灿方有今日要镖，例应带领镖局子伙计两名，寸铁不带。适方才刘成说所带之人，不像镖局子伙计，所带包裹里面沉重，必是兵刃，大哥若将镖银与他们送下山去，成事皆休，若要不把镖银与他们送出太湖中山，他们必然打包袱，亮兵刃，与你我分输赢胜败，赌斗雌雄，所以小弟拦阻兄长，不必摆队相迎，就为得是内中之事，兄长您想小弟说的有理没理，愿听兄长的令下。”金头狮子孟恩，听五寨主韩大寿之言，甚是有理，口中说道:“五弟所言甚善，依你之见，应当如何?”骈肋大蟒韩大寿，闻听大寨主之言，跟着说道:“兄长，你老人家既问小弟，小弟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孟恩说道:“贤弟请讲，劣兄愿闻。”韩大寿说道:“兄长若要愿意小弟这个主意，兄长就传令，命黄灿报名而进，他若不肯进来相见，他是明明挟诈而来，他若肯进山相见，不必兄长为难，小弟自有言语对待，兄长，您的意见怎么样?”孟恩将话听完，说道:“贤弟言之有理。”遂叫道:“刘成，你到外面传老夫的山令，叫黄灿等报名而进。”刘成口中说道:“谨遵寨主令下。”转身出寨，乘船知会黄灿，刘成未敢直说教黄灿报

名而进，临见黄灿时，就说请黄灿镖主进寨内谈话，所以黄灿方才随同到寨以至几次不见寨主相迎，本来是心中不悦，奈因事多缠身，只得忍耐。

黄灿来在大厅，见各位寨主一个个虎视眈眈，并不起身相迎，公然为堂上之客，自己形同阶下之囚，虽然这么些个年，又是初次相见，现同着自己两位师兄，不由得脸上不挂，本当向前质问，又一转想，而今自己正在多事之秋，杭州擂台尚且未能完毕，何必因礼节得罪江湖的英雄。想至此处，遂迈步来至寨主桌案之前，口中说道："列位寨主，只因黄灿与飞龙镖局立擂，镖局之内，人不敷用，又应了淮安府镖局的生意，万般无奈，只得派小徒弟落地燕子张雄，押镖前往，临行之时，是我再三嘱咐，凡事小心，未想到行至太湖之前，他竟自扬旗喝号，不怨贵山将镖银留下，总算他年轻无知，并不拜山，反到失了镖行的规矩，张雄他失去镖银，百无计出，回去禀知于我，我将他痛痛的申斥了一番。今黄灿拜山来迟，望寨主不念今看往日，黄灿这些年并未失过礼节，望寨主将镖银赏下中山，黄灿日后带弟子登山谢罪，不知寨主尊意如何，黄灿惟命是听。"书中代言，黄灿进山，几次不见寨主迎接，心中就大大的不悦，今至大厅，反到报名相见，言语温和，这是怎么回事呢？阅者诸公有所不知，只因黄灿心中有他的思想，头一件杭州立擂，童林掌打法禅，明知八卦山群雄决不能善罢甘休，由此擂台之上，从此多事，很够老师分心为难，若再因为要镖，让老师跟着受累，那就太难以为情啦。黄灿到此刻忍耐，这就是平生的阅历，自己的经验，这就应了常言的一句话啦，语刚强为因经事少，言和顺曾受折磨多。黄灿竟抱着这个思想，方才与寨主虚心下气，孟恩自

已想着黄灿进山要镖，必有一番的暴动，以至见黄灿来到大厅，言词卑微，心中已然要将镖银与黄灿送下中山，扭项向着下首座位韩大寿说道："五弟，你来看，黄镖主将已说明又亲自谢罪，五弟，你我弟兄不如将镖银送至枣林庄，五弟以为如何？"五寨主骈肋大蟒韩大寿，站起身形，摆手说道："兄长休听他一面之词，待小弟与他接谈说话，"遂转身向黄灿说道："黄镖主，方才您所说的话，我是旁观者清，我全听明白啦，我也就不必再问啦，我请问阁下一件事，将比我们将阁下镖银留在山中，您也来到拜山请镖，要按着规矩说，怎么才算拜山请镖哪？"黄灿闻听，带笑开言说道："五寨主，若论请镖的规矩说，只有镖主一人，带着镖局子的两名伙计，寸铁不带，前来拜山请镖。"韩大寿听此言一阵冷笑，往后倒退了半步，用手向黄灿身背后一指，说道："您说的都对，这二位也是您镖局子的伙计吗？"黄灿遂即扭项回头一看，心中说要坏，黄灿不觉的吃了一惊非小，所因为的是什么哪？皆因扭项回头一看，二位师兄徐源邵甫，手中提着包里，怒目横眉，站立在身背后，黄灿这样的堂堂人物，又不能说二位师兄是镖局子的伙计，又明知二位师兄包里之内，携带着兵刃，自已暗中恨怨自己，心乱忘神，作事粗心，一时未加检点，大概二位师兄包里的兵刃，被他们看破，明知道事情要糟啊，反倒带笑开言说道："五寨主若问，只因镖局子伙计太少，又在用人之际，又兼着镖局子伙计均不得闲，因此我请我二位师兄，一名徐源，一名邵甫，跟随我前来请镖，五寨主何必多问哪？"五寨主韩大寿闻听，一阵冷笑，说道："黄镖主，方才您说的，欲要登山请镖，带镖局子两名伙计，寸铁不带，前来请镖，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您二位师兄也露了面儿啦，不

问可知，包袱之内，必然是兵刃啦。我告诉您呢，镖主，这个主意，不必跟我们弟兄用，若要是我们弟兄好好端端的把镖银与您送出去，什么说的可也就没有啦，如若不把镖银送出去，必然是老侠客有话啦，请您二位师兄打开包里，亮兵刃与我们弟兄动手，黄镖主，这也叫不准携带寸铁上山请镖吗？我告诉您黄镖主，别净显您聪明，这一套主意，我们弟兄也不能受，简直的说吧，你们这个镖，这么些个年也没出过规矩，就由您贵恩师到了杭州，这个镖才走的差啦样式啦。您打算今日请镖啊，镖银倒是在山上哪，您还是放心，镖银短您一分，赔您一两，丝毫都差不了您的。您打算您来要镖，此次可不行，您回去带个信，就提我们山主请镇东侠老侠客，到山一叙，我们虽然没见过，也听说过，您的贵恩师，掌中一口宝剑，名曰小听风一百单八招青龙剑，艺贯环球，名垂宇宙，我们弟兄五个人，不才也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小小的也有个名望，老侠客若能胜得了我们弟兄五个人，将镖银如数送到枣林庄，就是赢不了我们弟兄掌中的兵刃，镖银也是如数奉还，决不敢扣留在山。”黄灿一听五寨主一片言词，知道事中要变，将要以言语分析此事，就听身背一声怪叫如雷，未提防身后徐源邵甫二位英雄，早就听得不耐烦啦。徐源心中暗想，想当年我们师生，威镇山东一带，无论那路的英雄，前来拜会到巢父林侯家庄，我们的老师俱都是远接近迎，高抬高敬，临行之时，相赠路费，并没有难为过江湖的朋友。如今我师生将到南省，黄灿丢镖之事，与吾师生何干，他还必欲要求与吾恩师为难，黄灿他还虚心下气，要想哀求，似此岂不把老师的威名丧尽。想至此处，不由得五内冒火，恨不能七窍生烟，不由己的怪叫一声，用手一隔黄灿，黄灿往

旁边退出好几步，险些栽倒。徐源大声说道："黄灿，你还称得起是镇东侠的弟子，可惜老师的威名，被你丧尽。"又向韩大寿说道："山大王，你也不必在寨内发威，就你们几个小辈，也值得老侠客亲自到此？这么办吧，今日你们众人胜得了徐源邵甫，镖银我不要，送与你们买点心吃啦，可有一件，你们若胜不了徐源邵甫掌中的兵刃，你们几个小贼儿，都与我滚出去。正当中大厅我坐两天儿。"将话说完，带同邵甫，窜下聚义分赃厅。此时黄灿也跟着下了大厅，虽然心中着急，明知道二位师兄性暴惹祸，事已至此，又不能拦阻，莫若由着他们，看事如何，再作道理。

徐源邵甫各行打包袱，亮兵刃，徐源手持一对镔铁怀杖，邵甫擎着一对荷叶莲花铲，他们弟兄三人虽则在大厅之前收拾停妥。惟有五寨主被徐源这几句说的脸上颜色更变，扭项向着大寨主说道："大哥，您看怎么样，皆因小弟说破他们诡计，要镖不给，他们准得亮兵刃动手，我早就猜出黄灿他的心意来啦，到了儿还是这么当子事。"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见徐源邵甫各亮兵刃，又听五弟之言，口中说道："好大胆的黄灿，以要镖为名，竟敢搅闹我的狮子寨。"即速吩咐喽罗兵，鸣锣预备，孟恩一声山令下，跟着锣声震耳，各亮兵刃，两旁喽罗兵约有二百余名，擎着长枪短刀，站立两旁，一个个威风凛凛，似有争斗之色。大寨主手持虎尾三节棍，在北面当中一站，众弟兄站立在左右，后面喽罗兵与寨主捧着兵刃。南面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命邵甫黄灿与他观敌，自己手擎一对镔铁怀杖，在大厅当中一站，口中高声喊叫："今有你家少侠客在此，你们哪一个首先与我较量三合。"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见徐源发威，回头问道："列位贤弟，哪一位

捉拿这无知的小辈。”这句话未能说完，在旁有人答言说道：“小弟愿与徐源比较。”孟恩回头一看，原来三弟金毛海马袁得亮。三寨主因何预先动手哪？皆因劫抢镖银，是他战败落地燕子张雄，及至黄灿要镖，所以他才首先发言。孟恩向三弟说道：“小心留神。”袁得亮闻言说道：“兄长，请放宽心。”跟着向喽罗兵说道：“将我的大杆子搭来。”为什么用大杆子呢？皆因三寨主大杆子最有工夫。工夫不大，就见喽罗兵将大杆子抬来，往地上一放，真不亚如懒龙一般。三寨主下腰，由地下把大杆子拾起，双手往怀中一抱，用手一拧，向前一抖，扑啦啦的乱响，遂说道：“对面的徐源，你可知道你家三寨主的杆子的厉害，你可要留神。”话言未了，对着徐源的华盖穴，一抖杆便点，徐源往左一上步，双手抡起怀杖，照着杆子上面便砸，徐源打算用力把三寨主的杆子与他砸撒了手，他焉想的到袁得亮就是杆子上的工夫大，就听叭嗒的一声，怀杖虽然砸在杆子上，人家三寨主前手一搬，后把一作劲，这一招，名叫老渔翁倒搬罾，往外一撕杆儿，徐源这个乐儿可就大啦，连人带怀杖爬伏在地，打算要起来，那可不成，喽罗兵赶上前去，按之在地，拢二臂，用绳子捆好。三寨主吩咐将徐源推在大厅之下。

袁得亮手擎着杆子，又向邵甫说道：“你还敢过来交手吗？”邵甫一声吼叫，说道：“袁得亮，尔还有多大能为，竟敢口出大言。”手捧荷叶莲花铲，向前一窜。三寨主见邵甫来得势猛，他双手捧着杆子，用了个劈杆儿，盖着邵甫的头顶劈将下来。邵甫见杆子虽着头顶相近，向右边一闪身，双铲一压杆子，打算要用顺水推舟的招术，要取三寨主的前把，未提防三寨主将杆子往回一带，邵甫随着杆子仰面朝天，翻身

栽倒，邵甫打算要起来，势不能够，喽罗兵向前抢步，用手一拧邵甫的连脚骨，把他翻过来，跟着又跑过来一个喽罗兵，按住邵甫的脊背，把两支胳臂拢过来，倒剪着捆好把邵甫搀起来，推在大厅廊子下，并吩咐把他们的兵刃拿过去，放在台阶石上。

三寨主袁得亮向着黄灿说道："黄镖头，人要动手没兵刃，我们这山寨里有，借给你用，我要与你比试，你要不愿意比兵刃，要比拳脚我可以也能奉陪，黄镖主，皆因你没带着兵刃，我才与你说这个话，你打算怎么样？"黄灿将话听完，不由得一阵冷笑，遂叫道："三寨主，不劳你分心，若论起比试武艺，黄灿向例也没让过人，无奈这里有个情理，只皆因吾之弟子，落地燕子张雄，失礼在前，又有我两个师兄，失礼于后，就算黄灿以武艺把众位寨主战败，姓黄的算不了英雄好汉，不过我讲的是人情道理，不能用势力压人，不过众位寨主因黄灿两次失礼，心气不顺，黄灿情愿束手就绑，听寨主的发落，三寨主你何必这样的发威，来来来，三寨主，你派人把我捆绑，任凭各位寨主发落，三寨主，你何必在你们山寨里着这么大的急哪？"说着话，黄灿一阵冷笑，将两膀往后一背，说道："哪一个过来绑我？"三寨主闻听，气得颜色更变。因为什么三寨主生气哪？皆因黄灿的话里带着激刺。常言有句话，好马出在腿上，光棍出在嘴上，皆因适方才见二位师兄与袁得亮动手，并非是二位师兄无能啊，实在是没有人家能耐大，差的太多，二位师兄尚不是人家的敌手，何况自己呢？自己真要是与三寨主动手，准得甘败下风，可有一样，自己还是输不的，真要自己动手被获遭擒，往后要是提起来，是自己一辈子的污点，日后若要提将起来，黄灿于某

年某月某日某时，在太湖要镖，被何人战败，那么一来，买卖可也就别做啦，擂台也就别立啦，可算自己一世这个跟头栽到底。那么这个束手就绑呢，可不能算栽。这句话怎么讲呢？只要自己有命，到了日后提起太湖要镖，并非是自己无能被擒，我是讲的是理，不愿与他们动手，若要真比试武艺，他们还不定是敌手不是敌手。其实真是要跟人家较量啊，黄灿自己知道，还真不行，因此三寨主听黄灿所说的话，未免的生气，遂向喽罗兵一声吩咐，说道："与我将他绑起来。"喽罗兵上前，遂将黄灿绳缚二臂，三寨主吩咐推在廊檐下。

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见三个人俱都被擒，遂将三节棍抛于地下，遂说道："我打量镇东侠弟子有多大的能为，却原来都是无能之辈。列位贤弟，你我弟兄大厅谈话。"一面吩付喽罗兵将厅前打扫干净，众人一同进了大厅，大寨主在当中落坐，喽罗兵站立两旁。大寨主扭项向骈肋大蟒韩大寿说道："你来看，黄灿等三人被获遭擒，应当如何发落？"韩大寿抱拳含笑说道："兄长，这么一点事您也问我，您传山令，把他们推上来，他们若肯哀求，饶恕他们的性命，他们若是强硬，推出去一杀，不就完了吗？"大寨主闻听，说道："五弟，此计甚好。"遂吩咐喽罗兵，将被擒的三人，推上聚义厅。喽罗兵下去，工夫不大，将三人一齐推在大厅之上。金头狮子孟恩用目观看，徐源邵甫二人，横眉立目，凶猛异常。大寨主手扶桌案，用手往下一指，口中说道："黄灿，尔等被获遭擒，还不跪倒哀求，等待何时。"徐源在旁答言，口中说道："山寇，你满嘴的放屁，今你家三位爷台被获遭擒，杀刮存留，你就给爷台一个快当，你若以言语奚落我们弟兄，可别说姓徐的出口不逊，我可要骂你。"孟恩闻听，不由得气冲斗牛，口

中说道："五弟，怎当发落？"韩大寿用手往下一指，说道："兄长何必多问，推出去杀了不就完了吗？"大寨主孟恩，原来个粗人，听五寨主之言，他就口中说道："左右喽罗兵，将三个小辈，与我推出去，斩首号令。"喽罗兵尚未曾去推，这三个人转身形往厅下就走，真要是推出三道寨门一杀呀，杀可到容易，这位大寨主自己也不想一想，人家的老师镇东侠，岂能善罢甘休？大寨主他是一个点儿也不思索。

总算三位少侠客不当命尽，将才推下大厅，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外面跑进一名喽罗兵，喘吁吁的上了大厅，单膝点地，口中说道："报，启禀寨主得知，外面有镇东侠前来拜山，请寨主的令下。"寨主闻听，微然一愣，扭项看着韩大寿叫道："五弟，侯振远前来拜山。，应当如何？"韩大寿闻听，遂向大寨主说道："大哥，您看怎么样？这就是他们的计策。"孟恩向韩大寿说道："怎么见得是计策呢？"骈肋大蟒韩大寿，微然含笑说道："大哥，您是还没明白，只因镇东侠命张雄扬旗喝号的走镖，皆因镖银被咱们山上留下，镇东侠脸上不好看啊，这才打发黄灿带徐源邵甫，前来请镖。咱们若是把镖银送至枣林庄，万事皆休，倘若你我不把镖银送出，必是镇东侠有话，徐源邵甫两个人协手，如要战胜你我弟兄，镇东侠可就不露面儿啦，若要镖银要不出去，明为拜山，暗中就是他们三个人最后的接应。兄长您想是与不是？"孟恩听韩大寿之言，说得有理，遂说道："依贤弟之见，应当怎么样？"韩大寿说道："兄长不必为难，小弟倒有一计。"孟恩说道："贤弟有何妙计，当面请讲。"韩大寿说道："依小弟之见，暂且把他们三个人推回来，押在聚义厅的东面廊檐下，你我弟兄摆队相迎镇东侠，将他迎接进来，让他看见他的徒弟，被绑

廊檐下，他必问啊，他如一问，咱们冲着他的面子，释放他的弟子，然后再要求镇东侠比试武艺，倒要他看看铁善寺门人弟子，武艺如何，若将镇东侠战败，他从今后以后，再也不敢小看铁善寺的门人，若要你我不是他的敌手，小弟另有别计，将他们结果性命。兄长，您想此计如何？”金头狮子孟恩，遂说道：“贤弟之计甚好，待为兄传令。”

大寨主一声令下，将黄灿等推回来，押在东西廊檐下，一面传令外面预备舟船，摆队迎接侯振远。一声令下，喽罗兵早就把三位少侠客，押在大厅东面啦。一面鸣锣，寨主离座，率领合山寨主，一同起身，出离大寨，来在山坡外。在坡岸之下船支已经备妥，正当中虎头大船，一边二十支麻洋小船，俱都搭着跳板，大船桅杆上，旗子飘扬，白地儿，红火焰，红蜈蚣走穗，横着小字，写的是太湖中山狮子寨，正当中斗大一个孟字。大寨主率众弃岸登舟，喽罗兵站立麻洋小船之上，各捧刀枪，真是长枪手，短刀手，一层层，一排排，喽罗兵俱着军衣号褂，真称得起整齐严肃，威风煞气。寨主令下，锣声震耳，寨主入座，众喽罗兵一齐撤跳板，解缆，起锚，船篙点岸，一齐开船，船支摆开向东，临芦苇相近，调头向北，穿着水港子。大船正往前走，就见前面一叶扁舟，两名水手，见船头上站立一人，身穿米色绸子长衫，云鞋白袜，腰系绒绳，肋下悬剑，脸上看，鹤发童颜，须鬓斑白，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颏下银髯，若银线相彷，含笑抱拳。旁边有认识的指与大寨主，说道：“这船头上站立之人，就是镇东侠。后面还有二人，俱都在四十来岁，俱都是黄白镜子脸，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四字口，未有胡须，两耳无轮，漆黑的发辫，身穿白棉绸裤褂，宝蓝绸子大褂，脚底下白袜皂

鞋，手里提着长条儿的包裹，俱都是一样的穿戴打扮，这就是阮和阮壁，镇东侠两个徒弟。在这二人身背后站立一人，身等身材高着一拳，细腰扎背，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身穿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外罩蓝布大褂又肥又大，腰中系着一条绒绳，高筒儿白袜子，两只大靸鞋，小辫搭在脖子上头，紫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手中提着一个蓝包裹，非是别人，正是童林，童海川。在后头舱旁蹲着一个大汉，站起来身量高大，体态魁梧，真是胸宽背厚胳膊粗，身穿土黄布裤褂，钞包扎腰，两只高筒袜子，大掖搬尖靸鞋，身上背着一个皮搭子，上面露着八棱儿黄澄澄的疙瘩，大概是兵刃，面目生得凶猛，顶平项圆，墨中透亮的脸面，两道浓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神光饱满，狮鼻阔口，唇外露着两个獠牙，耳大堪可垂肩，剪子股的发辫，后面挽了个疙瘩阄儿，形相凶猛。书中代言，此人乃是童林的师弟，姓于名桓字元宝，师父赏给他的外号，叫作叱海金牛。

此次镇东侠到此，内中有个原因，前文已经表过，镇东侠遣黄灿带徐源邵甫至太湖前去要镖，在镖局子容他们走后，坐定了自己都要慎重慎重，自己猛然间想起徐源邵甫，临走之时，仿佛带着兵刃包裹，黄灿他们可虽然是走啦，镇东侠这才回头问阮和阮壁，说道："阮和阮壁，我且问你二人，徐源邵甫他二人临走之时，可曾带着兵刃包裹？"阮和说道："老师若问，弟子看见他二人带着兵刃包裹起身。"镇东侠闻听此言，将脚一跺，向童林说道："这都是贤弟你适方才言语打搅，为兄又将事作错。"童林说道："兄长，小弟也未曾打搅，兄长把什么事作错啦？"镇东侠说道："贤弟，你好不明白，贤弟你虽然能为高强，你不晓得镖行规矩，你原是一份

好意，为得是带徐源邵甫以防不测。要按着镖行的规矩要请镖，头一样儿，不准镖主多带人前往，只许带镖行的伙计二名，寸铁都不应当携带，那方是请镖的规矩。此次我命黄灿带人要镖，你在旁边答言，也是我一时未加细心检点，黄灿带徐源邵甫带着兵刃上山，岂不令寨主见疑，不但镖银要不出来，恐他三人还许有性命之忧。”童林听镇东侠之言，不觉的脸上发赤，因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黄灿他们既然已走，此事应当如何哪?”侯庭听童林一问，不由得长吁了一声，说道：“童贤弟，事已至此，非劣兄带阮和阮璧前往不可。”说着话站起身形，向侯杰说道：“二弟，你替我照料镖局，倘若飞龙镖局前来请擂，你就提我抱恙在身，定日开擂。”又向贝勒爷张鼎李源三个人抱拳说道：“侯庭此身前往太湖要镖，请三位协力辅助。”贝勒爷点头说道：“老侠客请放宽心，没有老侠客在此，我们决不开擂，若要镖局子有什么事，我等三人情愿负责。”镇东侠将要向童林说话，就见童林说道：“大哥，皆因小弟方才一时不明镖行的规矩，将事错误，今兄长带阮和阮璧前去要镖，是小弟放心不下，小弟情愿相从兄长前往，不知你老人家可肯携带?”侯振远见童要要随同前往，又不好意思的驳他，知道他秉性直爽，真要不带他去，又怕他心中难过，遂说道：“贤弟，你若随同前往也可，皆因你不知道镖行的规矩，贤弟，若到太湖有什么事，你千万不要暴躁，必须看为兄的眼色行事。”童林听镇东侠肯带自己前往，跟着说道：“小弟愿遵兄命。”镇东侠说道：“既然如是，你们大家带着兵刃包裹，随我就此起身。”童林说道：“兄长且慢。”镇东侠说道：“贤弟还有何事?”童林说道：“适方才您说太湖要镖，不能携带兵刃，今日前往，反倒携带兵刃包裹，所因

何故呢?”镇东侠闻听童林之言，说道:“贤弟，你好糊涂，前次黄灿要镖是礼，此次你我前往是兵。他们前往若要事情激烈，你我正是他们后援的接应，若不带兵刃，如何能行呢?”童林这才将话听明，于是大家将兵刃包裹收拾停妥，与贝勒爷大众告辞，为才带好盘费，随镇东侠一同起身，实指望追赶上黄灿他们三人，那焉得能够呢。头天走了一个半天，第二天又走了一个一天，第三天一清早才到苏州太和宝带街。镇东侠扭项观看，看着童林与阮和阮璧，老人家心中一动，若要由此至太湖要镖，一天不准将事办完，我用饭不用饭不要紧，知道童林他们不用饭不行啊，明情知道，是追不上黄灿，不若与他们商量在此打完了尖，再往太湖，也不至于甚晚。镇东侠想至此处，遂即止步，向童林说道:“童贤弟，我想由此至太湖要镖，咱们可就无处打尖，不如在此打完了尖，再去不迟，贤弟你想意下如何?”童林闻听，说道:“兄长，既要是那么着也好，你我就寻处打尖，然后再往。”

大家商议明白，正往前走，就听前面路北有人说道:“众位客人打尖吧，别往下走啦，这是太和宝带街望湖酒楼，吃什么也都方便，楼上有座，众位往里请吧，楼上凉爽。”镇东侠将话听完，睁目往北面瞧，就见路北里一座酒楼，当中一块匾，上面写着望湖酒楼，四个大字，旁边配着两块匾，上面写着“食德”“饭和”。楼窗儿开放着。看那样儿很凉爽的，就见门口儿站着一个伙计，用手往里面相让。侯庭向伙计说道:“伙计，楼上有座儿吗?”伙计说道:“四位您就往里请吧，楼上闲着好些个座位，随便您挑着坐。”镇东侠将话听完，迈步往里走，上台阶石，进门口，东面的万字柜，西边的楼梯，东面柜外坐一位掌柜的，欠身往楼上让，说道:“客人，楼上

坐吧，楼上清静。”镇东侠点头，顺着楼梯上楼，来在楼上，用目观看，就见楼上跑堂的，笑嘻嘻的迎将上来，说道：“客官，随便坐。”镇东侠一看，楼上清静，连一个吃饭的客也没有，就在迎着楼口北面一张八仙桌擦的很干净，镇东侠这才说道：“童贤弟请坐。”镇东侠在上首落坐，童林在下首相陪，桌当中座位到闲着，他们哥两个谁也不肯坐。阮和阮璧两个人，在旁边垂手侍立。这们个工夫，伙计过来用代手擦抹桌案，然后在旁边一站，说道：“客官，您是吃酒，您是用饭？”童林向阮和阮璧说道：“你们哥俩在西边那一张桌上坐，吃什么随便要，免得你二人与你师父坐在一起拘束。”又向伙计说道：“你与我要四碟菜，两壶酒。”说着话回头向西面观看阮和阮璧已然落了坐啦，又向伙计说道：“我们西边二位，要吃什么，你就随便给要。”伙计说道：“就是吧您哪？”伙计即速摆杯箸，小菜碟，跟着站在楼口，要酒要菜。工刻不大，就听下面当啷啷的声音，跑堂的拿着托盘，站在楼口，喊了一声来呀，腾腾下楼去了。工刻不见甚大，就见托盘内热气腾腾，端上楼来，放在桌案之上，童林执壶与镇东侠把盏，自己斟了一杯，擎杯相让。童林又看了看西面阮和阮璧，那边酒菜已然摆齐。

镇东侠和童林二人正在吃酒之际，猛见得楼梯腾腾腾的声音，由打下面上来一人。镇东侠举目观看，这个人好大的身材，身上土黄布裤褂，钞包扎腰，高筒白袜子，大掖搬尖靸鞋，黑中透亮的脸面，两道浓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神光饱满，直鼻阔口，唇外露出两个獠牙，大耳垂轮，小辫挽着一个疙疸鬏儿，肩头上抗着一个皮搭子，露着一个八棱儿黄澄澄的疙疸，看着好相兵刃。就见此人上得楼来，高声呐喊，声

若霹雳，口中说道："伙计，我在哪里吃饭哪？"跑堂的见这位问他，跟着说道："爷台，您看楼上有座，您随便坐。"大汉闻听，看着跑堂儿的点了点头，用目又看了看座位，直着眼睛向着镇东侠的桌子而来，这个大汉冲着镇东侠笑嘻嘻的一点头，镇东侠一看这个人很和气，也向着他一点头，大汉复又转身冲着童林一乐，童林一看，与镇东侠一点头，彼此对笑，童林只当是与镇东侠认识，只得也与他一欠身，大汉遂由镇东侠身背后转过来，恰巧童林他们这张桌子当中虚着一个座位，前文已经表过，皆因镇东侠与童林，谁与不肯在当中坐着，这个大汉看见这个座位，顺手把身上的绒绳解开，把皮搭子摘下来，噗咚的一声，放在旁边桌案之上，一扭身，在当中入座。跑堂儿的一见上来这个大汉，与二位客人含笑和气，又见二位客人也不拦阻他入座，只当是一同来的呢，皆因这位走到后头啦，赶着上楼，连话也不顾得说，我若要不给拿杯箸，二位客人挑了礼，自己担不了这个错处。跑堂儿的想至此处，遂取一份杯箸，放在大汉的面前。镇东侠见伙计与他放好了杯箸，见他穿着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又见与童林点头哈腰，穿的衣服又相同，必定是与贤弟有交情。镇东侠心中暗道，童贤弟这就不对，既与你相好，你也当给我们引见引见，我们彼此也好谈话。你这一个不介绍，我再不理他，显着我不懂得交朋友，莫若我与他斟一杯酒，难说童贤弟还不与我介绍吗？想至此处，遂拿起酒壶来，与当中坐的那个大汉，满满的斟了一杯，大汉冲着镇东侠稍微欠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童林看见镇东侠与大汉斟酒，错疑是镇东侠的朋友，心中有些个不悦，自己暗想，老哥哥偌大年岁，做事糊涂，既是您的朋友，与我见一见也无妨啊，

可是他身上褴褛，我也没穿什么好的，姓童的朋友，也不是嫌贫爱富的那一种人，无论怎么样，与您多么大的交情，与我也是多么大的交情，您与他斟酒，我要不与他布菜，显着我小看您的朋友，反倒显着我不对。自己想至此处，顺手用筷箸，捡了一箸菜，放在大汉菜碟之内，大汉见童林与他布菜，也就稍微一欠身。镇东侠一见童林与大汉布菜，心中更显着不悦，心中想，童贤弟，既是你的朋友，你又与他布菜，何妨与我介绍介绍呢？你与他敬菜。我要不与他敬菜，显着我不对。想至此处，遂顺手拿起筷箸，也与大汉敬了一箸菜。童林一见镇东侠也与他敬菜，莫若我也敬他一杯酒，看兄长如何，遂拿起酒壶，也与大汉满斟了一杯，大汉伸手拿起来，一饮而尽。镇东侠复又敬菜，这可倒好，一个敬酒，一个布菜，大汉是一语不发，这倒好，连吃带喝。镇东侠侯振远，还是年老沉重，连问也不问。到了儿还是童林年轻，忍不住说道："振远兄，这就是您的不对。"镇东侠闻听，冲着童林一愣，遂说道："劣兄怎么不对呢？"童林说道："兄长，这一位是您的朋友，小弟斟酒布菜，您如何不与小弟介绍相见哪？"镇东侠闻听，愣然向童林说道："这位我不认得呀，这是贤弟你的朋友，我还要问你呢。"童林闻听，也是一愣，遂说道："这位我也不认得呀。"镇东侠闻听童林之言。不由得自己到乐起来了，顺口说道："这倒好，闹了半天咱们俩个都不认识这位呀。"

镇东侠回头叫道："堂倌。"跑堂儿的闻听呼唤，赶紧过来说过："众位爷台，您还要什么酒菜请爷您分派。"镇东侠说道："我们没有什么分派的，这位大汉，我们都不认识他，你因何将他让在我们同桌呢？"堂倌闻听，笑嘻嘻的说道：

"爷台，这一件事您别怨我，这位上楼之时，与您二位也很和气，您没有什么分派，我只当是与您一同来的，我若不拿杯筷，岂不是我作堂官的错处吗?"镇东侠一听跑堂儿的说得也倒有理，遂向堂倌说道："这一件我倒不怪你呀，皆因适方才我们斟酒布菜，总算是我与我这个兄弟，彼此误会，实在是我们都不认得他，我叫你过来，不为别的事，你叫他往那一边桌上吃去。"跑堂的一听儿，这才明白赶情是都不认得，"遇见您们二位这样的厚道，又遇见这位拿起就吃就喝，一装这个濝憨头，这么一来倒让二位爷台避了屈啦。"跑堂的说着话，遂走至大汉的身边，遂说道："朋友，你不认识人家二位呀。"大汉闻听，翻着眼睛看了看堂倌，说道："我吃饭认得他们作什么哪?"跑堂儿的一听，心中说，这个人真不讲情理，遂说道："朋友，别在这一张桌子吃啦，这位老头儿说，叫你上那边桌子上吃去。"大汉闻听，冲着跑堂点了点头，口中说道："那里吃也是一个样。"跟着站起身回手把旁边桌子上皮搭子拿起来，够奔西边那张桌子旁边凳儿上落坐，将皮搭子放在桌案之上。跑堂儿的跟着过来，擦抹桌案，说道："爷台，要什么酒菜，我好给您预备。"大汉闻听，用手指着童林他们那张桌子说道："方才我在那张桌上，吃的都好，你再照样儿给我要一份儿。"但凡在饭馆子吃饭，酒吃的是过卖，常言有句话，卖饭的不怕大肚儿汉，你只要说得上来，他就给你要，遂即转身，站在楼口，与大汉要酒要菜，转身将杯箸与大汉放好。回身将要照料童林他们这个桌儿，就听灶上当当当的响亮，跑堂遂下楼，用托盘将酒菜摆在大汉的面前。这位大汉，连酒带菜，吸哩呼噜，工刻不大，将一桌饭菜均都用完。

跑堂赶紧过来问道："这位爷台，您的饭菜怎么样，够不

够?”大汉瞪着二目说道:“将就啦。”跑堂只得站在桌案之前算账，一算，共合吃了三吊二百四十文。跑堂说道:“您吃了三吊二百四十文。”大汉闻听，说道:“谁管多少钱呢，那边老头儿叫我这边吃，你与他要钱去。”童林这边听了个挺真，那边吃饭，这边要钱，我看老哥哥怎么样儿开发。童林正然思想，就听跑堂儿的跟大汉说道:“那么着爷台，我跟那老头儿要钱去，你老认得那位老者?”大汉说道:“我不认得能让你跟他要钱吗?”跑堂儿的心中一想，明明儿的这个大爷，不准有钱哪，莫若借着他这个台阶儿，跟这位老者要钱，真要是不这么办，这一笔饭账搁在我身上，我是真搁不住，遂笑嘻嘻的走至镇东侠的面前，说道:“这位老爷子，适方才您叫那客人到那边用饭，那位爷台饭是吃完啦，与我说，叫我与你老人家要钱。”镇东侠闻听，不觉的含笑，心中暗想，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只皆因我说了一句，这位大汉就叫我候他这个饭钱，这笔饭账我还得候，不然我堂堂的侠客，为一顿饭账与人打起来啦，我是断然不为。想至此处，遂向跑堂的说道:“堂倌，你只管放心，谁让我叫他那边吃饭呢，饭账当然是我给，我岂能让你作跑堂的垫给这一顿饭账呢。可有一样儿，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你把他叫过来，让他问问我们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同舟共济，皆是有缘，何况我们同桌而食呢，日后我们再见着，也好说话儿。”堂倌闻听，笑嘻嘻的说道:“爷台，您真是一个豁亮的人儿，若不是你老人家仗义疏财，我这个当堂倌的今天就得为难，我先谢谢你老人家。”说着话够奔大汉桌案之前，说道:“这位爷台，你老的饭账，那位老爷子候啦。”大汉瞪着眼睛说道:“他不候也得成啊。”跑堂闻的，不由得心中害

怕，恐怕那位老者听见，跑堂回头看了看，还算好，那位老头儿没听见。（其实镇东侠早听见啦，是装没听见）跑堂一听这个大汉说话不讲理，遂说道："人家既候你老的饭账，你老应当过去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大汉说道："我问他作什么？"跑堂一听，心里说莫若我冤他，要不然不好收场，跟着说道："你老问问那位老者姓什么，日后再要遇见，人家还候你老的饭账哪。"大汉一听，心中想道堂倌说得有理，倘若再遇见，人家还候我的饭账。大汉说道："好小子，你说的对，那们我就过去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说着话站起身来，冲着镇东侠笑嘻嘻地说道："老头儿，我看你就喜欢。"镇东侠心中说，这倒好，看着我倒不别扭，头句倒挺好，一听二句不像人话。又听他说道："老头儿你叫什么东西？"镇东侠看着他天真漫烂，遂不嗔怪他不会说话，说道："你要问我，姓侯名庭字振远。"不想大汉没听明白，大汉说道："原来你是猴儿跑的远哪。"镇东侠说道："不对，我名字叫侯庭，号叫振远。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大汉说道："你由头里问啊，后头问啊，当中间问啊？"镇东侠一听大汉说话，口甚愚讷，自可由头里问吧，遂说道："我由头里问你吧。"大汉闻听，说道："你要问我家住在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外号人称叱海金牛，小名儿叫牛儿小子。"镇东侠一听，此人心直口快，透着憨傻。跟着叫道："牛儿小子。"于恒闻听，说道："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儿哪？"镇东侠笑着说道："你刚才不是告诉我来着吗，若不然我怎么能知道吗？"于恒接着说道："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镇东侠看着他倒很有个意思，复又说道："你往这么来有什么事情吗？你可以说一说。"于恒说道："往这么找我师兄来的。"镇东侠说道：

“你师兄姓字名谁?”于恒闻听，哎哟了一声，说道:“我忘啦，你别忙，我慢慢的想一想。”镇东侠看着他很着急，就见他用手一摸兜囊，说道:“我想起来啦，我师兄在兜子里带着哪。”镇东侠闻的，笑着说道:“怎么你师兄会在兜子里带着哪?”就见于恒打兜内拿出隔扇上的半个铜荷叶,说道:“我想起来啦，我师兄姓童。”侯振远问道:“那么叫什么名字呢?”就见大汉着急说道:“楼上没有。”镇东侠一看，心说，这倒好，看不见物件，想不起名字来，因问道:“于恒，什么楼上没有哪?”于恒看了看镇东侠，说道:“树林子那个林，楼上没有。”跑堂见的在旁边一听，心说，这倒好，楼上要长了树林子那可就热闹啦。侯振远闻听，不觉的哈哈大笑，说道:“你寻找的莫非是姓童名林字海川?”于恒闻听，说道:“对啦，我找的就是他。”镇东侠遂向童林说道:“贤弟大喜，你师弟来了。”童林闻听，不觉的动容，心中暗想，想当初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学艺下山之时，恩师也曾言道，相机与我收个师弟，协助我兴一家武术，莫非就是此人?遂在旁边问道:“你的恩师是哪一位，你要当面说一说。”于恒一听，急的顺鬓角流汗，遂说道:“你别忙，我想一想。”他一着急，他把老师的名字两头儿忘啦，想起当中来啦，自己的舌头又不利便，遂说道:“你要问我的老师，我老师的名字叫没鸡子。”童林闻听说道:“莫非你的恩师名字叫尚道明，江湖人称无极子，道号谈笑清居?”于恒闻听，笑着说道:“对对，正是他老人家。”童林闻听，笑随言开，遂问道:“你如何拜师学艺，你要慢慢的对我说来。”于恒听童林这一问，用目上下打量童林，遂即将学艺对童林一说，童林更听不明白啦，皆因他口讷，话不成句。镇东侠在旁边答言叫道:“童贤弟，你不必问他，待我问过，皆

因贤弟你问的太急，非得一句一句的问他，他才能说得真切哪。”童林听镇东侠说得有理，说道：“兄长言之甚善，待小弟慢慢的问过。”童林这才一句一句的细问于恒，于恒方把当年拜师学艺，对童林说了一遍。童林这才明白，这于恒是怎么回事哪。

阅者诸公勿躁，在下慢慢的表一表于恒根源，只因淮安府乃是古时四绝 地。何为四绝呢？只因文出过甘罗，武出过韩信，孝出王祥，逆出杨耿。这个于恒住在漂母河于家庄，当初于恒于宝元的家中，是于家庄首户的财主，他父母死的早，他还在年幼，十几岁他又憨傻，所以偌大的家业，亲友邻居，大家与他分散啦，只落得他孓然一身，无依无靠，自己不能糊口，他是天然的水性大，他也并未习学过，他看着人有在漂母河摸鱼，他也随着人家摸鱼，日子一长了，他可能在水内开目视物，他能够顺着河底下走，他是天然带来的能力，名叫江猪浮。他是每日摸了鱼，卖在于家庄饭铺儿里，就倚赖摸鱼糊口。有一日赶上河里没鱼，皆因他没摸着鱼，心中一烦，他可就倒至在漂母河河沿，漂母祠山门之下。俗语有一句话，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他正在困睡之际，来了一位仙长，这位非是别人，正是童林的业师尚道明。前文已经表过，童林下山之时，二位仙长尚道明何道源，送童林下山之后，二位恐怕童林把道路走错，总得三条大道走中间，若要犯他们户之中的五戒，定然取童林项上的阳魁首，将首级带回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将首级悬于厅前万年古柏之上，以作永远纪念。二位仙长自由打童林下山，就跟下来。虽然暗地跟随童林，可是童林一点劣迹也没有，直跟童林至贝勒府充当教师，二位仙长方才放心。尚道明命师弟何

道源，仍然在京师暗地监视童林的行动，尚道明意欲到三江访友，仙长是误走在淮安府漂母祠前，见山门之下有一个虎形的大汉，在山门内沉睡如雷，仙长一看此人五官相貌，生就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祖德的根基甚厚。心中暗想，此人如何落到衣服褴褛，被困形相？尚道明又一转想，人不可以外貌论之，莫非他内五行不好，也未可知，仙长因动怜才惜士之心，又听了听他的内五行。那位说何为内五行呢？往常人看见有人生就的五官相貌甚好，他永远终身受贫，那是怎么回事呢？皆因他五脏六腑生就的不好，他才终身受贫，要不然古时韩信拉屎，拉出来的屎是扁的，能够盘在一处，如同盘肠折带，皆因他是锦绣华肠，要不然他怎么为一代的明将，位居三齐王，这就是他内五行生就的有福。这位仙长尚道明，医卜星相，无一不精，这才蹲在大汉的旁边，听了一听他的内五行如何。由何处可以听呢？就是由打呼吸的声音上听，就可以听的出来，人要睡觉的时候，睡着了，自己不觉，咬牙放屁吹，无一不有，这就是内五行不好，这决不能大富大贵。人要是睡着了，必当要吸呼平均，不拘多么劳累，临到睡觉的时候，不出毛病，虽然目下受贫，终归日后，应当有发迹。所以仙长蹲在于恒的身边，细细的听，虽然于恒鼻息如雷，无非主于终身奔忙，听他吸呼并无有别的毛病，他不至于饿殍于市。

尚道明心中一动，莫若将他唤醒，问问他的根底，倘若他的根底清白，收他作为门人弟子，好命他助童林兴一家武术。仙长因此才慢慢呼唤于他，无奈呼之不应，唤之不醒，甜睡如同小死。仙长无法，只得用佛尘柄在他肋下气眼上，少微的一捅，于恒可就受不住啦，哎哟的一声，一咕噜身形爬

将起来，冲着仙长说道："我正自睡觉，老道因何用铁通条捅我的肋下?"尚道明含笑说道："我非用通条捅你的肋下，皆因我见你在山门下睡觉，我怕你受了寒凉，因此我将你唤醒，你何必嗔怪于我呢，朋友，我且问你，你家住那里，姓字名谁，因何在此困睡，你要对我说明，贫道要有相当的扶助于你。"于恒听仙长一问，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道长若问，你是由头里问，后头问，当间儿问?"仙长闻听，就知道他说话口讷，遂说道："你由头至尾慢慢的与我说来。"于恒这才就把自己已往之事，一一说明，这才自己落得摸鱼餬口，皆因今天没摸着鱼，腹内无食，心中烦闷，又兼手内无钱，才闷睡不醒。前后的情由，对仙长细说了一遍。尚道明听他所说，情景可怜，说道："我意欲收你作门人弟子，传习你的武艺，你可愿意?"于恒闻听，遂说道："仙长若收我作徒弟也可，我有一件事问你。"仙长说道："什么事，你自管讲。"于恒说道："倒没有别的事，只要你管我的饭吃，我就拜你为师。"尚道明闻听，微然含笑说道："你既肯拜我为师，我就管你的饭吃。"于恒闻听，双膝跪倒，说道："老师在上，弟子于恒给老师叩头，我可就吃上你了。"仙长看着他倒挺喜欢，遂说道："于恒你跟我到漂母祠内，我有话与你言讲。"于恒说道："师父你老在头前走，弟子情愿相随。"师生进了漂母祠，这座庙原不大，当中的山门，两旁的配殿，当中的正殿后面原有殿宇，皆因年久失修，俱都坍塌，本正殿又没有住持的僧人。这座庙原是前汉时代韩信曾乞食漂母，后来身为元戎，欲报漂母之恩，因漂母过世，无可为报，因立祠祭之，到而今古迹犹存，后有好事人，作漂母吟以记其事（吟曰：一饭千金漂母功，二仙书剑逞英雄，三天际会君王宠，四海扬名汉

沛公，五方旌旗人马动，六韬三略破重瞳，七旬亚父逢尘避，八千子弟丧江东，九里山前排绝 阵，十大功劳一旦空）。至今行人过淮安，多有游览沉金濑、漂母祠的古迹，仍嗟叹韩信之功，实漂母而成之。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却说仙长将于恒带至在漂母殿内，说道："于恒，为师身负武术，欲传授于汝，汝可愿学?"于恒说道："恩师赐教，弟子愿学，奈腹中饥饿难堪，望老师预备饭食，弟子吃饱了再练。"仙长闻听，知道于恒腹中饥饿，说道："于恒，你既是腹中饥饿，待为师与你备办食品，你吃饱了再传授于你，你要在此等候，为师去去就来。"于恒点头说道："弟子在此等候了。"仙长将话说完，出庙去了，于恒在此等候，不多时见老师用包裹包着馒首，来至大殿，将包裹打开，乃半斤一个二十五个馒首。仙长叫道："于恒这里有咸菜一块。"由袍袖中取出，说道："你吃了饱了再练。"于恒接着说道："谨遵师命。"仙长在旁边观看他，于恒用手将馒首一掰，往口内一掷，真是狼餐虎咽，工夫不大，二十五个馒首，吃了个干净。仙长一看，于恒饭量甚大，要按着自己的主意，买二十五个馒首，指望一顿吃五个，要按分量，二斤半馒首，也算饭量不小，没想到了把馒首全吃啦，看那个样儿，就象没吃饱。因问道于恒："你吃饱了没有?"于恒说道："师父，弟子将就了。"仙长闻听，点了一点头，叫道："于恒你过来，为师传与你武术。"口中虽那们说，心中暗想，有心教给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之法。一看他身体粗笨，谅难习学，又一想，不若传习他达摩八式。仙长虽然想到此处，叫道："于恒，为师有意传授你小巧之法，怎奈你身体粗笨，不易习学，如今意欲将达摩老祖留下的八式拳传授与你，你

可要用心习学。不可懒惰。”于恒说道：“弟子怎样的习学呢？”仙长说道：“你这里来，站在这里，两脚站齐，双手下垂，目往前看，提顶吊裆，肩沉气按，此名为无极的架式，这就是由无极而起，至八卦而止，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头一手是韦驮捧杵式，将右臂高扬，左手由下面往上穿手，右手随着由头顶往下落，至胸前而止，右手掌横托左手掌下，竟仿佛是打稽首的一般，这个名儿就叫韦驮捧杵，八式拳由此而起。你先练这一招，将此式架练好，我再一一的指示于你。”仙长把话说完，自己先作出一个样式来让他看，怎奈于恒太笨，仙长用手扶着他的手，才把这个架式摆好，遂说道：“于恒，你要记着这个架式，你自己慢慢的去作，晚间为师要观看。”于恒点头说道：“弟子牢记了。”虽然于恒将话听明，怎奈他吃饱了发困，自己比试了一回，躺在大殿之内睡去，直至晚间醒来，一看老师在神前打坐。于恒走至前面，说道：“师父，弟子饥饿如何是好？”仙长闻听说道：“你在此少候，待为师给你买馒首去。”于恒说道：“师父，快着些，弟子饿的难过。”说话间，站起身形，出厅去了，工夫不大，复又买了来二十五个馒首，放在大殿之间。于恒一见馒首，伸手拿起就吃，霎时间将二十五个馒首吃完。仙长旁边一站，仙长叫道：“于恒，为师早晨传你的韦驮捧杵，你可记得？”于恒说道：“只因弟子一时睡觉，将所传授的拳术忘了。”仙长闻听，只得将早晨所传授的架式，又传授他一遍。于恒将架式记住，直至晚间，就在大殿里安歇，顶到次日清晨，于恒又恳请恩师买馒首，吃完再练，怎奈将馒首吃完，仍然将架式忘却。仙长只得耐性传授，无奈他吃完了就睡，睡醒了便忘，一连十日，连韦驮捧杵也没有练好。仙长看着于恒，心中难过，自己暗想，于

恒五官身体皆好就是忘性太大，他果然若无脑力，那就不愿他受穷，早晚应当饿死。仙长虽然是这么想，然而有师生之情，还是不忍抛弃，自己一想，这可怎么好，猛然想起一个主意来，皆因于恒吃完馒首，他便恳求我传授，我将他教会，他就倒头便睡，若要睡醒了，他是难，别说是人，就是飞禽走兽，若是把他饿透了，都能传习戏艺。有了，就是这个主意，倘若这个主意不成，那是师生无缘，只得各走西东。想到此处，也罢，就是这个主意。顶到晚晌，又将馒首二十五个买来，于恒过来伸手要夺，仙长忙将于恒的手拦住，说道："于恒，馒首在此，为师有一言与你相商，你可愿闻？"于恒说道："师父，有话请讲。"仙长说道："于恒，为师意欲将技艺传授于你，因你学会便忘，为师枉费心血，此必是你我师生无缘，你不能记住拳脚，就是我用尽心机，也是枉然。今馒首在此，你可要吃饱，我再传授你一遍，你可要牢记，明日清晨，你若练不上韦驮捧杵来，为师定然不要你这无脑力的弟子，你还是摸鱼去吧。"于恒闻听，说道："师父休要动怒，弟子用心习学就是了。"仙长闻听，命于恒将馒首用完，复又传授他一遍，未想到于恒听仙长之言，他恐怕师父不要他，由打练完，自己留心，自己就是睡觉的时候，都要将韦驮捧杵式熟练几遍，就是睡至半夜惊醒，都要想着将韦驮捧杵熟习熟习。次日清晨，仙长将馒首买来，放在大殿神橱之上，于恒看见老师将馒首放于神橱上面，于恒走至恩师的面前，将两脚站齐，左手一穿，右手稽手当胸，口中说道："恩师请看，这就是韦驮捧杵。"仙长观看，不由得心中暗喜，原来于恒他是一个不留心，错非如此，于恒岂能习学武术，看起来世界之上，什么都是怕饿呀。不怨石头记有云，人省得

吃饭，既然于恒怕饿，我就由此途入手。

第二天，这才传授他达摩八式。这八式，达摩老祖原按八卦盘子所定，有十六句歌词，两句歌词是一卦，两句歌词又是一招。头一招，打降龙，第二招，打伏虎，怎见得？有歌词为证：降龙罗汉力千斤，举顶托闸敌万人（乾），伏虎将军神威广，急提猛按莫因循（坤），前冲锤法谁能挡，倒推九牛勇无伦（坎），立掌斜劈开山斧，撩阴夺肚莫不真（离），熊精硬靠出蹿踪，立撞横冲少人侵（艮），鹤步涉滩推宜稳，指掌八面任曲抻（震），虎抱龙拿猛又狠，搬拦群扣似车轮（巽），登山探马迎风站，起落反随叱咤嗔（兑）。由这八手，一招分八招，名曰金刚六十四式，由六十四式，变三百八十四爻，就是三百八十四招，里面变化无穷。仙长传授于恒，日子一长，见于恒心中活泼。仙长心中暗喜，先见他心中鲁笨，如今见他心中活泼，当有这一分福田造化。仙长又一阵想，于恒不会窜高纵矮，小巧之艺，恐怕日后受阴人的暗害，不如传习他横练，周身可有善避刀枪，这一种善避刀枪，分为三种，所有小说不差什么都说金钟罩护体。所有阅者诸公，不明白金钟罩这个理由，金钟罩，铁布衫是一种，气功是一种，横练是一种，此为三种练法。金钟罩铁布衫，原是一种术学，设坛焚香，吞符念咒，拜北斗七星，拜贪狼星七七四十九日，吸天罡气，在夜静更阑，没有鸡鸣犬吠的惊动，此术便成。又名听箭法，刀砍上可以一个白道儿，枪扎上一个白点，此为术学。气工是吸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补助先天之不足，以人身上四脚八节，运动先天之真气，以后天合先天，人体为后天，五内为先天，日久工纯，先后天合一，人体与天体合，形若圆球，大丹若成，团团圆圆，如一粒明球，悬于

当空，万劫不磨，何惧刀枪，此为练气士。惟有一种横练，周身上下过操，初练时，先以手掌间，若浑身上下可以托得住掌力，再用杉木棒操练身体，日久若杉棒打不动周身，才能身上用铁器过操，若要过铁器之时，单有一种药方，将药打来，熬成药汤，周身刷洗，为得是舒筋活血，然后操练头顶，将头部操练完毕，最后再操裆，裆顶操齐，才能称得起浑身横练，无非是皮粗肉厚，可以善避刀枪，此为之横练之法。仙长见于恒可传此艺，日夜传授。欲要授于恒的兵刃，惟有于恒最爱韦驮捧的那个宝杵，仙长因投他的所好，遂将韦驮留下的八法神杵，传授于他，一到于恒用工夫的时候，仙长亲自指点，观看他工夫上有些个实验，这才与于恒喂招，何为喂招呢？这个拳术里头，比招是比招，说招是说招，打招是打招，喂招是喂招。说招，就是谈论，你用什么招术打我，我用什么招术接架，这是说话，此招，无非是比试招术的样式。打招，谁不认识谁，动起手来，谁有能耐谁打谁，谁不让着谁，这才叫打招。惟有这个喂招，可就看见练武术的难来了，你就是家中称多大的财主，请教师传你的武术，就是花多少银钱，教师也不准与你喂招啊，怎么就这么难哪。比如这么说，打这一拳，你就是把拳打了，这一拳的劲，你不知由何处而发，普通教把式的老师，教与你拳脚的趟子，他不教与你拳术的招术，教招术不教拳内之劲由何处而发，也是枉然。无论拳掌，劲发于丹田，行于腰际，由腰际发于脊骨，由脊骨行于两臂，由膀臂发于掌心，此为行劲之法。说到喂招，将招术练纯，当老师的，教作弟子的按招发力，老师以自己身体承受，若要打的拳劲不对，再打，几时打的劲对了，老师承受不住，这才算完全成功。所有的招术，皆叫如此喂成，这

才叫招不空发，若要是不换心师徒，就是花多少银钱，当教师的决不肯以身喂招，这就是喂招的难处，所有这文武两科之艺，皆都是一道，若要是文的念书，念一辈子不开讲，如同没念一样。练武术的，练一世不拆手喂招，如同没练一个样，所以练武术，最忌的是招术落空。就说仙长与于恒拆招的时候，命于恒两手搭在他的肚腹之上，不让显出韦驮捧杵的架式来，这却是为什么哪？怕的是敌人认识他的拳脚，他必要防备，不露出拳脚的式样呢，这就是招打两不知。仙长命于恒将两手搭在肚腹之上，这其中有个便宜，皆因他身体太笨，不让他先打人，让人家先打他，这个名儿叫作等招。仙长用拳打他的华盖穴，命于恒还招，如若仙长的拳未到于恒的华盖穴，他要还了招，应当一顿吃二十五个馒首。馒首放在那里，仙长可就不叫他吃啦，就是因为什么哪？皆因于恒的手落了空啦，皆因胳膊都是一般长，所以敌人打不着你，你也打不着敌人，此为落空。非得敌人的拳到自己华盖穴，要发力的时候，然后再还招，敌人是万无躲闪，自己的拳非打上他不可，这才叫眼要贼，步要随，心要稳，手要准，打上要狠。惟有仙长传授于恒，方把武术的秘诀，让他亲自领悟，若不然到后文，于恒与人动手之时，人要拿拳打他，只要他一还手，敌人必输，这就是仙长今日之栽培招不落空之法，于恒才能成名一世。

仙长日夜的教授，把于恒的一套拳脚，满都拆开，招术喂成。猛然想起童林，这才把于恒叫至面前，说道："于恒，为师将武术传授与你，我想起你有一个师兄，在北京作事，我甚不放心，我意欲叫你在漂母祠用功，我到北京去上一趟，多者一个月，少者二十天，我便回归，你若不用功，我是定当

重责于你。”于恒说道：“师父，你老人家一走，工夫弟子一定要练，可就是一样，何人与弟子买馒首吃呢?”仙长闻听，心中一想，有心要与于恒留下银钱用，又想怕他耗费，不如与他买馒首倒好，遂说道：“于恒，你自管放心，为师与你预备一个月的馒首，大概为师一月之内便归。”仙长将话说完，于恒不敢违背。仙长说着话，遂迈步够奔庙外，临走之时，叫于恒用功，我去去就来，于恒只得连连称是。仙长出去，工夫不大可就回来啦，于恒不知老师出去作什么去了，原来仙长在馒首铺，定了一千五百个馒首，按着于恒的饭量，一顿二十五个，一天五十个，十天五百个，一个月一千五百个，并买了十五斤咸菜，命明早送到漂母祠内，钱是已经先付过啦。仙长回来，命于恒将拳脚，从头至尾，熟习了一遍，这才命他安歇睡觉。次日清晨，于恒将工夫用完，外面送馒首咸菜的，将馒首等用车拉在厅门之前。仙长出去，叫把馒首全都拿至在大殿之内放好，容送馒首的走了，这才将于恒叫至面前，说道：“于恒，为师将馒首与你备齐，你可要好好地用功。”于恒说道：“谨遵师命。”

仙长将于恒安排已定，这才由淮安府起身，起奔北京，在路途之上，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北京地面，寻找他的师弟尚道明，临与何道源分手之时，与何道源商议明白，知道他在正阳门箭楼子之内居住，以至师兄弟见面，何道源就把童林带罪捕盗，前后的情由说了一遍。尚道明方才知晓童林下山东，聘请镇东侠，弟兄商量好了，一同起身，赶奔山东东昌府，临到巢父林，才知道火焚巢父林，镇东侠率童林杭州镇擂。尚道明打听明白，命师弟在杭州等候，又把收于恒的事对师弟细细说了一遍，尚道明这才奔淮安府，在路途非止

一日来到淮安府，行至漂母祠前，站在山门往里面观看，就见于恒在大殿台阶石上坐着，看着馒首为难。书中暗表，自由打仙长走后，除去吃馒首的工夫，日夜练习自己的拳术，直到今天，正正一个月，馒首还剩下五十个，自己今日看着馒首为难，有心自己把馒首吃了，又怕师父明天不回来，应当怎样，自己坐台阶石上，心中为难。不觉得自言自语，说道："师父馒首，馒首师父。"尚道明站在山门，看着于恒，又是气，又是乐。乐的是于恒天真漫烂，可气的教了会子徒弟，我是馒首师父，尚道明想着于恒说的话有气，不觉的可就走进山门，遂叫道："于恒，你说什么啦？"于恒猛然听有人说话，抬头一看，却是恩师，赶紧站起身形，向前抢步，跪倒行礼，口中说道："恩师，弟子正自看着馒首为难，今日恩师回归，弟子可要吃他了。"仙长闻言，不觉的好笑，叫道："于恒，你把馒首吃完，为师还有话问你。"于恒只得将二十五个馒首吃完，跟着站在师傅旁边，叫道："师傅，有何话请讲。"仙长闻听，说道："于恒，我正走了一个月，你的工夫如何？"于恒说道："师傅请看，待弟子演习。"说话间，跳至大殿之前，将拳术由头至尾，练了一遍。仙长观看，果然工夫见长，真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知道他并不懒惰。又命他将降魔金杵，演习了一遍，果然是一招也不差。

仙长遂将于恒叫至在面前，说道："于恒，你与为师在一处，无非是受苦练艺，我欲命你寻找你师兄，你可曾愿意？"于恒闻听，吓了一跳，口中说道："师傅，你老人家不要我啦？"尚道明听他说话，知道他心地实诚，因而说道，"非是为师不要你，只皆因你跟着我受苦，你若寻找你师兄，所有吃喝穿戴，俱比跟随我强，再者你可以协助你师兄兴一家武术，为

师也不能与你久在一处，我还有我的事故。”于恒听老师之言，遂说道：“弟子蒙师养育之恩，教训之劳，未能孝顺恩师一日，既蒙恩师差遣，弟子又不敢不遵，恩师叫弟子寻找我的师兄，望老师明白指教。”仙长闻听说道：“你师兄现在杭州，中天竺街，路南金龙镖局，你到那里访问，你师兄姓童名林，号叫海川，他是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你到那一问便知，必定有人告诉于你，你就提我命你前去，他定然收录于你，为师所说的言语，你可都记住了？”于恒将话听完，遂向恩师说道：“弟子一句也没记住。”仙长闻听于恒太笨，复又说道：“你既然将话未能记住，于恒，你可知道为师叫什么名了？”于恒闻听说道：“弟子知晓。”仙长闻听，不由得喜悦，心中说，别看他粗鲁他倒知道我的名姓，遂说道：“于恒，我叫什么哪？”于恒接着说道：“恩师名字叫老道。”仙长闻听，不由得心中又是气，又是可笑，遂说道：“于恒，你这个东西胡说，我不是老道是什么呢？我问你是我的名姓。”于恒接着说道：“弟子实在不知，望老师告诉弟子。”仙长闻听，用手指着他说道：“为师是出家人，娘家姓尚。”于恒接着说道：“那们你婆婆家姓什么呢？”仙长闻听，嗔目喝道：“你这个东西太糊涂，为师姓尚，双名道明，江湖人称无极子，别号人称谈笑清居，原籍江西人氏，你可曾记住了？”于恒说道：“师傅，你老人家千万别怪弟子，弟子生来的糊涂，我是一句也没记住，望师傅多教几遍，弟子可就记住了。”仙长闻听无可如何，复又从头至尾，告诉于他，他那里记的住呢？只得教与他半日，他才记住。仙长还不放心，仙长随手把隔扇上的铜荷叶，扯下一块与他，说道：“你要想不起你师兄的名字，他就姓这个铜，你师兄的名字，就是树木森林的个林，我这个样的告诉你，大

概你不至于记不住。”于恒闻听，说道：“师傅，弟子记住了。”仙长知道他将话记住，这才放心，仙长由包裹之内，拿出一身土黄布的裤褂，白袜靸鞋，钞包一条，连腿带子都有，让他当时更换，又把皮搭子与他拿出来，把宝杵与他装在里面，又与他纹银二两，散碎零星，让他拿着作为路费。于恒只得将银两带在腰间，仙长又嘱咐他一遍，让他由此起身，赶奔杭州。于恒只得与恩师叩头，口中说道：“师傅，弟子与恩师自此一别，不知何日方能见面。”仙长叹了一口气，叫道：“于恒，你我师生自此一别，日后自有相见之期，但愿你辅助你师兄兴一家武术，就算孝顺恩师了。”于恒站起身形，将皮搭子往身背后一背，这才告辞。仙长只得将他送出漂母祠的山门，复又指引他去的道路。于恒这才与恩师告辞起身，赶奔杭州，走下来了。

于恒沿路之上，不懂得将银子换了饭买吃食，顺着大道，到了用饭的时候，寻找卖馒首的铺子，铺子门前人家蒸得的馒首，在席子上放着，于恒走向前来，用手数二十五个馒首，由兜子里掏出一块银子，向着馒首铺掌柜的说道：“给你馒首钱。”卖馒首的掌柜的接过这块银子一看，约在一钱多重，掌柜的说道：“客人，你这块银子多，我换了钱找与你钱。”于恒说道：“不用找啦，将钱存在你这个铺子里吧。”说完话，转身就走，于恒一边走一面吃，这就算吃了早饭啦。顶到晚晌，仍然还找卖馒首的铺子，也是数二十五个馒首，由腰间取出一块银子渣儿，约有二分重，交与卖馒首掌柜的，说道：“给你馒首钱。”掌柜的接过一看，说银子太少，不够馒首钱。于恒顺口说道：“不是早晨钱多存着吗？”掌柜的闻听说道：“在那里存着呢？”于恒说道：“早晨我吃饭的时候，在那边那个

镇店也是你们卖馒首的铺子存着呢。”卖馒首的掌柜的一听，气的要乐，心里说，世界上像这样的浑人，他把天下卖馒首的铺子，看得全成了联号啦。掌柜的有心再跟他要钱，看于恒瞪着两个眼睛，就像要打架似的。卖馒首的掌柜的一想，莫若伤财别惹气，让他去他的。于恒气昂昂的转身，吃着馒首，向前赶路。就这个样儿，于恒的银子，也不够花的，没到苏州太湖，他就没有钱啦，头天一天没吃饭，第二天一早，行走在太和宝带街，望湖酒楼的门首，正值里面炒菜，味气芬香，于恒站在门首正闻香味呢。遇见不开眼的伙计，往里面让他，可是卖饭的不怕大肚子汉，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他有钱没有了。这个伙计，可算得起没睁开眼睛，看于恒在门前站看，往里面看，伙计以为是这位找饭铺儿，要吃饭呢，就像看着饭铺儿局面大，不敢进来的样子。伙计顺口往里面让，说道：“客人，吃饭吗您呢？里面楼上有座位，往里边请吧。”于恒皆因昨日一天没吃饭，正饿着呢，听伙计往里让他，他可就忘了自己没有钱啦。遂说道：“里面是吃饭吗？”伙计接着说道：“吃饭里面楼上凉爽，里面请您呢。”于恒点头，迈步往里走，一看是东边的柜，西边的楼梯，于恒这才顺着楼梯上楼，来在楼上，这才问伙计那里吃饭，饱堂儿的伙计，皆因早晨没有什么饭座儿，这才说道，你老随便坐。跑堂儿的说这一句话，为什么呢？皆因一清早，座位都闲着哩，你老愿意坐哪个座位都行，跑堂儿的哪里知晓于恒自幼摸鱼为生，没在大饭馆子吃过饭，无非在大货铺，小饭馆子，不过是斤饼斤面，都是同桌吃饭，各自会钱，于恒他是那饭吃惯啦，若不然怎么冲着侯庭童林透和气呢，他那个心思，想着他们二位来的早，咱们凑合着一个桌上吃，吃完了，自己给自己的

钱，他才在当中落坐。跑堂儿的一看，这二位客人没说话，他以为是一同来的呢，遂又拿了一双杯箸，放在于恒的面前，恰巧侯庭与童林发生误会，这才彼此与他斟酒，与他布菜。工夫一大了，童林这才问侯振远，镇东侠才说出不认得他，童林也说出不认得他，侯振远这才叫过跑堂儿的来，说明方才的误会，命跑堂儿的把于恒让至西边那张桌子上吃饭，吃完了，于恒手中又没有钱，叫侯振远候账，侯振远那么大的侠客，岂能因为一顿饭与人打起来呢，这才情愿认可候账，侯振远才要求于恒过来，问他的名姓，日后好见着说话，侯振远这个要求，这就是在外面闯荡英雄的辙道，别看我们候你的饭账，你只要一过来问我们的名姓，你就算栽，怎么也没想到他是童林的师弟，来访童林。

童林一细问他当初学习的原因，并他的来意，于恒这才细说一遍。侯振远在旁一听，口说道："童贤弟，果然是你的师弟前来找你，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既是师兄弟相见，可算是贤弟大喜。"童林说道："兄长，你老看着不喜欢吗？"侯振远又向于恒说道："他就是你师兄童林。"说着话用手一指，于恒用目上下打亮童林，说道："老头儿你可别冤我，他真是我师兄童林吗？"侯振远带笑说道："我还是冤你吗？他就是你师兄童林。"于恒闻听，说道："你既是我师兄，请上受小弟一拜。"童林伸手相搀，口中说道："师弟，方才你所说你拜师的情由，皆因你口讷，说不明白，你再细细的与我说一遍，可不要忙，要一句一句的说。"于恒这才又细细的说了一遍。童林这才将始末听明白了，自己心中暗喜，总算又得一条膀臂。正在发愣之时，镇东侠叫道："童贤弟，为兄与你道喜，师兄弟在此见面，真是可喜可贺。"童林遂说

道："兄长，您听着不喜吗？"镇不侠复又叫阮和阮璧，你二人过来，见过你师叔于恒于宝元。二人只得过来，与于恒见礼。其实阮和阮璧这两个人，比于恒年长，这可不能那么说，得按着辈数说，二人过来与于恒行礼，口中说道："师叔在上，师侄阮和阮璧，与师叔有礼。"于恒向例没受过人磕头，顺口说道："起来吧两个小子，不用行礼啦。"阮和阮璧心中说道，这可倒好，他倒是实受啦。二人站起身形，就这么工夫，跑堂的过来啦，说道："这位一上来，我就知道是与二位一块儿的，要不然我怎么拿杯箸呢，我这里也与二位爷台道喜。"镇东侠看着也倒乐啦，说道："你跟着捣什么乱呢。"心中又一想，无非他是为得多赏他几个酒钱，遂说道："你既然道喜，回头我们必当有赏，错非是你，我们还真不能与他相认。"又向童林说道："童贤弟，既然师兄弟相认，莫若你打发他在镖局子等候你我，贤弟你想怎么样？"童林一想，老哥哥说的也对，因向于恒说道："师弟，我们上太湖要镖，携带你去，多有不便，莫若师弟够奔杭州，中天竺街，金龙镖局，等候我们弟兄，你想如何？"于恒闻听，说道："好啊，我本来就不认得道路，好容易找着你啦，你叫我上镖局子，我是更找不着啦，今天你们上哪里去，我跟着哪里去，要叫我一个人走，我是不认得道路。"镇东侠一看于恒这一分憨傻，看着倒可笑，遂向童林说道："童贤弟，既然师弟不愿单走，你问问他学的是什么武术，若有些能耐，莫若你我带着他往太湖去。"童林向于恒问道："你所学的有什么能耐？"于恒答道："我一顿吃二十五个馒首。"童林说道："我没问你吃。"于恒接着说道："我倒没有什么毛病，就是睡着了叫不醒。"童林一听，知道师弟把话听错啦。童林复又说道："我没问你吃饱了睡觉，我

问的是你习学的武术。”于恒听师兄之言，方才明白，知道自己是听错啦，遂一面向童林说道：“我学的就是这个。”说着话比了一个韦驮捧的架式，又比了一个宝杵的招术，跟着口中说道：“噗咚。”这一句。童林倒没听明白，童林以为是打拳脚底下力大，噗咚的一声，其实不对，于恒说噗咚，说的是自己会水。童林又哪里想的到呢？童林听他说完，向镇东侠说道：“我师弟会打八式拳，使一条宝杵，可以带他前往太湖，看他这样的猛愣，也是你我一条膀臂，兄长，您想着怎么样？”侯振远说道：“既然如是，就命他随你我一同前往。”童林点头，遂叫堂倌算帐，工夫不大，跑堂的将三处账算在一起。

镇东侠开付了饭账，额外又赏了个酒钱，这才大家收拾包裹，一同起身，顺楼梯下楼，出了饭馆，顺着太和宝带街往东，行过太和宝带桥，就看见太湖，水势茫茫。行至在枣林庄对面湖沿，就见沿着太湖俱是打渔的小船。镇东侠用目观看，一行行，一排排，渔船如蚁。镇东侠遂向前看好一只渔船，向前说道：“这一只船，是哪一位撑家的？”就听船上有人说道：“这只船是我们的，你问作什么？”镇东侠见船上原来是两个水手，有一个与自己答话。镇东侠说道：“我问你这个船渡人不渡，要是渡人，把我们渡进太湖中山，我们是杭州金龙镖局，只因失去镖银，前来要镖，若要船只有失我们包赔，船价我们多给，你可愿意作我们这一号儿买卖？”船家闻听，笑嘻嘻的说道：“那个倒行，方才我们刘老三的那只船，也渡的是你们金龙镖局的人，进山要镖，进去工夫可不小啦，这有什么不愿意的呢？你们几位上船吧。”船家因为什么这们说呢？只因刚才刘三那只船，渡着金龙镖局的镖主进

山，明明的这号儿买卖多赚钱，又没有险，他怎么会不愿意去呢，这才往船上让他们几位。镇东侠回头叫道："于恒，你上船吧。"于恒听老哥哥命他上船，瞪着眼睛向船家说道："上船倒不要紧，我先说一说你这船漏不漏？"撑船的一听，从心里头不愿意，皆因他们避讳的，就怕说船漏，外带还怕说翻船，灾是船家最忌的言语。船家遂说道："你上船就完啦。何必多说呢。"于恒顺口说道："不是那么着，我怕你们不会驶船，回头划到当中间再翻了，我们跟着你受罪。"船家闻听，起心里不愿意，口中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你就快上来吧，我们这个船，决无舛错。"于恒只得顺着跳板上船，众人就相随弃岸登舟。撑船的拢绳解缆，启锚链，用船篙点岸，船只离开了湖沿，调头向南，船家这才荡桨摇橹，船往南行。此时于恒在船上站立不稳，他才蹲在舵桩旁边。镇东侠站在船头之上，阮和阮璧随在身背后，童林站立在船的当腰，用目往前观看，前面可就到了芦苇的水港子啦。水手向镇东侠说道："老爷子，一进水港子，可就快有巡船的啦，你老人家可预备着答话。"镇东侠说道："船家你只管万安，都有我一面担负。"船家闻听点头，驾船进水港子，里面的水路可就曲折啦。

船只正往前走，猛听得一棒铜锣的声音。镇东侠举目观看，就见前面一边十只小船，当中一只麻洋船，船中站立二人。书中代言，并非别人，正是刘成刘顺，水寨中的二小寨主，一个外号叫水上漂，一个叫一文钱不沉底。皆因适方才刘成把黄灿徐源邵甫引进大寨，他复又出来把守水中的要路，方才有喽罗禀报，又有船只放进水港子来啦，刘成这才传令鸣锣，命喽罗亮队，把船只摆开，挡住前面来的小船。刘成

站立船头，口中喊道：“呔，你们这个渔船也太没规矩啦，竟敢放进芦苇的交界。”镇东侠站在船头，抱拳说道：“众位弟兄辛苦。”刘成一听道辛苦，知道是合字，跟着说道：“前面船上，是哪路的英雄。”侯振远在船头上抱拳说道：“在下家住山东东昌府，姓侯名庭字振远，特来拜山。”镇东侠这一道出名姓不要紧，刘成暗含着吓了一跳，心里想里面寨主拿住镇东侠三个徒弟，侯振远带人前来拜山，我们寨主这个乱子可是不小。遂带笑抱拳说道：“我打量是哪一位，原来是老侠客到此，恕我等未能迎接，你老人家有什么话，请你老人家分派。”侯振远闻听，遂带笑开言说道：“有劳阁下劳为通禀，就提侯振远前来拜访你家寨主。”刘成说道：“老侠客在此少候，待小子通禀我家寨主，摆队相迎。”将话说完，跳上一只小船，进里面通禀去了。

侯振远在此等候，工夫不大，就听正南锣声震耳，就见前面当中一虎头大船，两旁无数的小船，两旁船上的喽罗兵，各擎刀枪，一个个威风凛凛。当中大船之上，五位寨主端坐在船头，身背后站着二小寨主，喽罗兵头目站在两旁边。大船离镇东侠小船相近，寨主也就看见镇东侠与身背后的众雄。前文已经表过，寨主得刘成的报告，与五寨主决议的计策，用先礼后兵之法，摆队相迎，把镇东侠迎进山寨，然后再以势力相难。今见镇东侠小船，吩咐喽罗兵，将船慢行，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站起身形，迈步来在船头之上，遂说道：“将船只暂且停住，待我与镇东侠答话。”将话说完，遂抱拳向镇东侠说道：“适方才喽罗报道，老侠客大驾光临，恕我等弟兄未能远迎，当面请罪。”镇东侠抱拳说道：“侯庭初到南省，早当前来拜山，恕我来的鲁猛，望寨主海涵。”孟恩

说道："湖心非是谈话的所在，请老侠客率领您的手下过舟，进山谈话。"镇东侠抱拳说道："使得，谨遵寨主之谕。"小船相隔大船约在两丈多远，镇东侠脚底下碾劲，用了个燕子三抄水，垫步拧腰，纵在大船之上。阮和阮璧随着也垫步拧腰，纵过大船。童林也随着窜过大船。于恒见他们一纵窜过大船，他也要纵，随着向前一纵，卟咚一声，没纵过去，掉在湖内。童林在船上扭项观看，心说不好，师弟要淹死，皆因童林不知道于恒会水，正在发愣。就见于恒由打水里冒上来，露着胸膛，于恒用的是踩水法，用手一擦抹脸上的水，这才瞪着眼睛看着大船说道："这个水真不浅。"一边说着，踩着水够奔大船，临至船帮相近，用手一搬船上挡水板，童林赶过去，一矮身，伸手拉住于恒的胳臂，往上用力一带，于恒借力使力爬上大船，口中喊道："我没纵过来，掉到里头啦。"说着话站起身来，用手由身上往下拧水，说道："衣裳也全湿啦。"童林一见师弟会水，心中暗喜。童林虽则看着喜欢呀，可把大寨主吓了一跳。大寨主因何看着害怕呢？皆因大寨主见于恒往大船上一窜，故意掉在水内，以为他会窜高纵矮，卖弄一手，告诉我们会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是真掉在湖里啦。镇东侠也就早看见啦。这才转身向大寨主抱拳拱手，口中说道："只在侯庭初到南省，未与众位寨主见过面，望寨主将名姓赏下，侯庭好与寨主接谈。"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先自己通了名姓，然后与四位寨主引见，二寨主姓名飞，字万里，外号人称坐山雕，三寨主姓袁名大亮，外号人称金毛海马，四寨主姓何名豹，字耀山，江湖人称病獬豸，五寨主姓韩，双名大寿，外号人称骈肋大蟒。还有二小寨主，一个叫镜里兰花崔美，一个叫井里金蟾郝乐天。通报名姓已毕，镇

东侠这才与童林，于恒，阮和，阮璧引见。引见已毕，大寨主传令喽罗兵摆坐船头，寨主请镇东侠大家上首落座，自己率领各寨主下首相陪，这才传令归山。

大船上锣声响亮，大船头作尾，尾作头，调转过来，向正南荡桨摇橹，麻洋小船随在大船之后。镇东侠他们原乘坐那只小船，也随在大船之后，向正南而来，由正南调转船头向西，在水内行走不远，就看见北面的山口。船只临至山口的坡岸，船上的水手，用船篙钩住波岸的柳树，船只靠岸，喽罗兵跳下船去，栽桩系缆，搭好了三道跳板，喽罗兵在岸上单膝点地，口中说道："禀知寨主，跳板搭好，请寨主登岸。"寨主跟着站起身形，向镇东侠抱拳拱手说道："老侠客，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进寨谈话。"镇东侠众人站起身形，抱拳说道："请啊。"侯振远一面与寨主说话，一面往岸上观看，就见方才麻洋船上的喽罗兵，现在均已登岸，由山口雁排翅分立两旁，一个个虎视眈眈，怀中捧着兵刃，耀武扬威。镇东侠明知进山如入虎穴，只得随寨主弃舟登岸。进了前面的山口，见山口之内，两旁俱是峨崖陡壁的山石，倒吊着葛藤，看着实在惊险。这座山口越往里走越高，远远的看见头道寨门，寨门以前列摆着喽罗兵约有五十名，一个个怀抱鬼头刀，俱都是明亮亮。所有的喽罗兵，俱是身长面大，身上俱穿蓝裤褂，靸鞋白袜，外罩军衣号褂，俱都鹄立在左右，威风凛凛。镇东侠并不细看，随着寨主进头道寨门，来到第二道寨门，也是两旁喽罗兵待立；各擎兵刃，进了二道寨门，来到三道寨门。三道寨门，喽罗兵不多，一边约在二十五名，各捧雁翎刀。镇东侠随寨主进了三道寨门，用目观看，就见徐源邵甫黄灿，被绑在大厅东面台阶之下。此时黄灿早就见众位寨主，

迎接老师进了三道寨门，要是别的徒弟见老师到此，早就呼唤老师救命，惟有徐源、邵甫、黄灿等三个人，见老师到此，惭愧无地，恨不能有地缝儿都要钻进去。徐源看见老师，想自己乃堂堂侠客之徒弟，今被获为阶下之囚，教老师看看，这不是现眼吗。三人遂一同转面向东，作为没看见老师。此时镇东侠早就看见他们三个人啦，见他们被绑阶下，面带惭愧。镇东侠是何等的人物，一见则识，早就猜透本山寨主的主意，名为寨主摆队相迎于我，故意把他们三个人绑在阶下，算计我必与他们三个人讲情，然后施放他们三个人，这就是明明的先给我一个不好看。也罢，莫若作为我没看见，量他们也不敢伤我三个弟子。镇东侠虽然是心里作主意，还是真猜对啦。这就是五寨主与孟恩相商如此的计策，不料想反被镇东侠猜了去了。此时镇东侠故意将身向西一转，冲着寨主抱拳说道："今侯庭已至贵寨，请寨主头前引路。"孟恩跟着说道："老侠客请。"镇东侠一面与寨主说着话，早就上了台阶，进了聚义大厅。孟恩抱拳说道："老侠客，今初次来到敝山，是我等弟兄未能远迎，千万别怪。"侯振远接着说道："寨主哪里话来，是侯庭由山东初到南省，例应早当拜山，今日拜山来迟，望寨主恕过。"孟恩说道："老侠客，太谦逊了，今老侠客到此，请当中落坐，我等弟兄愿领清音，请老侠客当面赐教。"镇东侠接着说道："寨主说的哪里话来，侯庭此来，专为拜山，岂敢上坐，还是便坐的是。"寨主闻听，心里暗含着佩服镇东侠。真要是镇东侠在正当中落坐，可就中了五寨主之计，若按占山的规矩，惟有正当中第一把交椅，无论是谁，也不敢坐，除大寨主之外，别人若要在正中落坐，便是夺山，当时就得动手。今镇东侠若要坐在第一把交椅，寨主早就预

备好了二百名刀斧手，寨主一声令下，把镇东侠一干众人，拉出去便杀，就是剁不了镇东侠，这一干人由此动手，总算镇东侠无理，失去绿林的规矩。侯振远在江湖绿林，闯荡了一辈子啦，焉能上寨主这个当呢，因此要求便坐。侯振远这么一要求便坐不要紧，不但不能与一干众人动手，还得让人甘心佩服。寨主听镇东侠之言，遂即传令，在大厅之上设摆座位。喽罗兵遵令把座位摆好，上首镇东侠童林于恒三座，下首五位寨主相陪。寨主传令，吩咐献茶，每一位座前，放一人茶几，将茶盏献上。

镇东侠与寨主饮茶已毕，大寨主孟恩向镇东侠抱拳说道："久闻阁下大名，早就有意与老侠客欢聚，奈因缘浅，今老侠客不在山东东昌府养静，来到敝山，有何事故，当面请讲。"镇东侠闻听，一阵的冷笑，心中大大的不悦，自己暗想，留下我们的镖银，阶下绑着我三个弟子，还问我因何到此，这明明是言语相欺。镇东侠想至此处，假作不理会的样子，遂抱拳说道："众位寨主有所不知，只因侯庭上了几岁年纪，气血已衰，不能在江湖绿林道上作事，这才退归巢父林侯家庄，实在望学一个农人，春种秋收，提篮撒种，粗粮餬口，以待天年，没想到杭州擂台事起，黄灿要求我镇擂，我并非袒护弟子，吾之本意初心，愿与潘黄两家从中解和，不料想法禅无理要求，因此杭州开擂，只因开擂这一日，吾之童贤弟失手，误伤法禅。就在其时，方才得镖行的报告，落地燕子张雄失去镖银，不怨贵山将镖银留下，只因张雄初次走镖，不明镖行的礼节，得罪贵寨，我本当亲自前来拜山请镖，奈因擂台之事未完，我这才遣黄灿带领徐源、邵甫前来请镖，也是我心绪如麻，未能检点，徐源邵甫携带兵刃上山，必为寨

主生疑，侯庭追悔不及，这才带领吾之盟弟童林，徒弟阮和阮璧，师弟于恒，特地前来拜山谢罪，望寨主就是不念今日之情，也念往日与黄灿之交，将镖赏下，送至枣林庄，侯庭日后，必当率弟了前来谢罪，不知众位寨主尊意如何，侯庭惟命是听。”大寨主孟恩见镇东侠说话，言语和蔼，跟着抱拳说道：“老侠客有所不知，就是张雄失礼，黄灿要镖，也无关紧要，惟有您这这两位贵高徒徐源邵甫，要求动手讲论雌雄，是我们弟兄容让再三，他勒令要求动手，被吾之三弟当场捕获，并未敢害，专等老侠客到此，听老侠客发落。”镇东侠向大寨主说道：“现在哪里。”孟恩用手一指，与镇东侠说道：“现在阶下。”镇东侠闻听寨主之言，假作发怒的模样，遂向孟恩说道：“他们竟敢无礼，将他们推上来，我自有发落。”大寨主遂说道：“将二位少侠客推上大厅来。”左右闻言，一齐动手，将徐源邵甫黄灿三人推在大厅之上。三个人一齐来到大厅，见老师在上面高坐，不由得羞惭满面，三个人一齐向老师跪倒行礼，徐源口中说道：“老师在上，弟子等参拜恩师。”侯庭一见三人跪倒，只气得胡须皆张，一声断喝，说道：“尔等好大胆，我命你等前来请镖，尔等竟敢在寨主面前无礼，竟敢得罪众位寨主，尔等实在无知，今被获遭擒，尔等还想求活。”说着话趁着徐源跑在面前，镇东侠一抬腿，照准徐源的肩头，一脚踹去，徐源被老师一脚踹得翻身栽倒，躺在大厅之上。镇东侠向大寨主说道：“此三人无礼于寨主，请寨主令下，将三人推出去，斩首号令。”大寨主见镇东侠责备三个弟子，还要推出斩首。大寨主焉能真个就把三人推出斩首吗？也明知镇东侠无非就是那么一说。孟恩遂即站起身形，口中说道：“虽然你老三位高徒一时失礼，不过老侠客教训教训，焉

能有斩首之理？今老侠客既然责备他们三个人，待本寨主亲解其绑。”说着话遂站起身来，将三个人绑绳一齐解开，遂又向喽罗兵说道：“尔等们将少侠客兵刃还回，喽罗兵听寨主的令下，遂由下面将徐源邵甫的兵刃取上来，交与二人，徐源邵甫接过兵刃，仍用绒绳背在背后，二次向老师面前跪倒，谢过老师不斩之恩。镇东侠说道：“哪一个不斩你三人，只因寨主饶恕尔等，还不过去谢不斩之恩。”徐源邵甫黄灿三人，本不愿意在大寨主面前讨饶，谢不斩之恩，今听恩师之言，又不敢不过去，只得走至寨主面前，口中说道：“谢谢你不杀我们三个人之恩。”他们三个人虽是气忿忿的言词，就是连黄灿也猜不透镇东侠的心意。镇东侠虽然是命黄灿他们三个人，谢过寨主不斩之恩，只因徒弟得罪了他们，所以不欠寨主的人情，回头再说要镖，就是镇东侠这个用意，别人岂能猜得透。这是书中暗表镇东侠的用意。再说大寨主孟恩，见徐源邵甫黄灿三个过来谢不斩之恩，赶紧站起身形，用手相搁，遂说道：“三位少侠客，适方才动手之际，是吾三弟多有得罪。”徐源是心直口快的人，气昂昂的说道：“你不要说那些费话，不是我们没打过他吗。”镇东侠嗔目说道：“你等还敢多说，快些后站。”他三人一齐低头不语，转身站在镇东侠身背后，余气未息。此时镇东侠复又向大寨主孟恩抱拳说道：“适方才多蒙寨主不咎弟子既往，侯庭是感情不尽，侯庭此来，一来是拜山，再者为请镖至此，望寨主与黄灿多年的来往，今日老朽之薄面，万望寨主将镖银赏下，送至枣林庄，日后侯庭率弟子登山拜谢。不知寨主意下如何？侯庭此恭候了。”大寨主孟恩，见侯振远说话言语和蔼，作事大方，心中一动，意欲将镖银送下中山狮子寨，遂转面向五寨主说道：“五弟，既然

老侠客到此，苦苦相求，不如你我弟兄将镖 送至枣林庄。”若按大寨主的心意，将镖银一献，镇东侠一道谢，此事也就算完啦。

不料五寨主从中隔别，遂向大寨主说道：“兄长且慢。”大寨主闻听，遂向五寨主韩大寿说道：“那么贤弟还有别的心意吗？”五寨主接着说道：“此事不然，若要是黄灿镖主带伙计前来要镖，是与不是皆可，只因多年的交情。今老侠客到此要镖，恐怕外间谈论，人要知道的，知你我与老侠客道义相投，将镖银送至枣林庄，若不知道的，恐怕被议，人家说老侠客武艺高强，劫扫太湖中山，你我弟兄败北，将镖银送下中山，与你我弟兄名誉不好听。”大寨主孟恩，向五寨主说道：“要依贤弟之见如何？”五寨主说道：“依小弟的愚见，久闻老侠客剑法精奇，你我弟兄也是铁善寺的门徒，不如与老侠客请教武术，老侠客若要胜了我弟兄五人掌中的兵刃，你我弟兄将镖银送至枣林庄，就是胜不了你我弟兄，也将镖银送至枣林庄，以免外间朋友谈论，兄长您想此事如何？”大寨主闻听五寨主之言，顺口说道：“着啊，”回头又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可曾听见我五弟之言？”镇东侠抬头看 了看五寨主，遂向韩大寿说道：“五寨主，若按阁下所说之言，可就反为不美，不若五寨主贵手高抬，休要与侯庭比试，侯庭幼年间，倒有些个名望，不过大家抬爱，才有这么个虚名，到如今因上了几岁年纪，工夫丢失已久，五位寨主正在壮年，侯庭岂能是五位寨主的敌手，只当侯庭甘败下风，望五位寨主体恤侯庭小小的名誉，倘若侯庭防范不到，岂不将名誉付与东流，五位寨主看着岂不可惜，望五位寨主原谅。”大寨主见侯振远说话，言语卑微，遂向五寨主说道：“五弟，你看老侠客如此的

恳求，不如将镖银送至枣林庄，五弟你想如何?”五寨主闻听，连连的摆手，说道：“兄长，你老有所不知，侯振远这一套言词，名为打一巴掌揉三揉，这个招儿我懂得。”大寨主说道：“五弟，何为叫打一巴掌揉三揉呢?”五寨主说道：“你老怎么还不知，向例金龙镖局的镖，由山下经过，没有过扬旗喝号，只因老侠客来在杭州，方有张雄失礼，扬旗喝号，不问可知，必然是老侠客有话，皆因小弟等将镖银留下，应当黄灿要镖，带镖局子伙计，他不带镖局子伙计，带徒弟徐源邵甫，若要镖银不给，奉老侠客之谕，亮兵刃动手，若要战胜你我弟兄，咱们一定要把镖银送下山去，如若他们要是战不胜你我弟兄哪，镇东侠老侠客率群雄相继接济他们后路，若不然怎么来得这么巧呢，这必是镇东侠预先定下的计划。今老侠客被你我弟兄迎接进来，看你我弟兄人多事大，这才用这么一个软手腕，你我兄弟若要把镖银给了便罢，如若不给，老侠客必亮剑以武力要求。这一手我懂得，这明明就是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招术。兄长，这话你老听明白了没有?”大寨主闻听点头，将要与五寨主接谈，就见五寨主转身向侯振远说道：“老侠客这个招儿，你老人家别施展，我先让你老放心，镖银在我们山上，我早就命人看守，决不能短少分毫，你要打算不与我们弟兄动手较量，拿吐沫把镖银粘出去，势比登天还难，你老就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浪子陆贾的游说，风流隋和的善辩，也算是枉然。你老打算不动手，镖银有，也不能给你老送出去，老侠客，要教我说，你老就不必往下再讲，请你老亮宝剑，我们弟兄们奉陪。”镇东侠闻听五寨主的一片言词，回头看了看童林，心中好生的难过。镇东侠心中暗想，我并非是不与他们动手，只因童贤弟兴一家武术，得罪八卦山，与

八卦山三次一掌为仇，此次要镖，乃是我分内之事，与童贤弟毫无相干，此事若要把他再牵连在内，让他得罪江湖的朋友，我作兄长的更对他不过了，我有心把此事和平解决，怎奈韩大寿言语激刺，大概不动手，要想把镖银要出去，势比登天。镇东侠想至此处，遂向韩大寿说道："五寨主，非是侯庭不愿动手比试，我恐怕兵刃无眼，倘若失手，两徒有伤，追悔何及，寨主你老再思再想。"韩大寿在旁边闻听，将二目一瞪，口中说道："老侠客，你这个秉性怎么这们疲慢哪，你这么想一想，今天要不比试武艺，行的了，行不了，你何必多说哪，亮兵刃我们请教请教，不就算完了吗？"镇东侠听五寨主之言，不由得心中暗怒，遂说道："五寨主，你这话是非得动手不可，侯庭勉强奉陪就是了。"五寨主闻听镇东侠之言，遂向大寨主说道："你老看怎么样，是亮剑动手不是？"大寨主闻听侯庭要亮剑比试，心中早就不愿意啦，又听五寨主之言，不由得气冲斗牛，遂说道："呔，喽罗兵，尔等们预备了。"下面喽罗兵预备鸣锣，各擎刀枪，大寨主离座，旁边早有喽罗兵头目，抬过一条虎尾三节棍，跟着各位寨主接兵刃，一齐下了大厅，站在西面，雁翅排开。二寨主鹏飞手使一对钻铁怀仗，三寨主袁大亮怀抱鬼头刀，四寨主何豹手捧一对护手双钩，五寨主韩大寿手擎一条花枪，镜里兰花崔美和井底金蟾郝乐天，每人怀抱一口雁翎刀，站在五寨主的身背后。

大寨主孟恩孟少伯，手捧虎尾三节棍，遂向左右说道："哪一位贤弟请教镇东侠？"这句话未曾说完，在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小弟愿往，首先领教。"大寨主一看，正是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大亮，跟着说道："三弟，小心留神。"接着答言说道："不劳兄长嘱咐。"此次袁大亮要与镇东侠动手，这里

有个情由，因见镇东侠带着众人由大厅出来，在东边对面一字摆开，上首童林，怀抱双钺，虎目眈眈，下首站的是于恒，于宝元，怀抱降魔金杵，瞪着双眼，凶神相似，当中站定镇东侠，倒未曾亮剑，阮和阮璧，徐源邵甫，各亮兵刃，站立在左右，黄灿赤手，站立在镇东侠身背后，是一语不发，皆因三寨主见徐源邵甫，看着他怒目横眉，三寨主早就想到，徐源邵甫二人，适方才是自己把他们二人拿获，如今镇东侠到此，必须我首先领教，若战败镇东侠，也教他们看看我的武艺如何，这才要首先请教，因此站在当中，高声喊道："老侠客，请你老亮剑，在下袁大亮奉陪。"说着话一摆刀，用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的架式，随着口中呼唤，请老侠客亮剑动手。其实镇东侠并不亮剑，拈着髯冲着含笑，口中说道："三寨主何必这样发威，只因你家大寨主一时不明，受五寨主的蛊惑，必欲要与侯庭动手，真若是武力相见，难免有伤，不如三寨主劝解你家大寨主，还是不动手的是。"论起来这是侯振远老成之见，常言有句话，得放手者须放手，得容人处且容人。若按着镇东侠当年出世之时也是性如烈火，不用人家说动手，自己早就先动手啦。到如今明知道动手容易，收场难，这就是闯荡江湖这些年，受尽激刺摧残，不愿意动手，知道动手并没有益处，这都是自己经验过的，因此愿求和平。没想到三寨主听镇东侠之言，他以为镇东侠年迈无能，不敢与自己动手，跟着高声说道："老侠客，在下今日既然跳在当中，就仿佛箭已离弦，难以挽回，必须请教老侠客宝剑的招术，方能退归本部。"镇东侠见三寨主勒令要动手，自己点了点头，回手摘剑，将宝剑带着剑匣向阮和面前一递，阮和回手背刀，双手握住剑匣，侯振远右手摆住剑把，一捏机簧，用力往外一

抽，宝剑出匣，呛啷啷的乱响，真不亚于龙吟虎啸。前文已经表过，镇东侠这口剑，乃是列国时代，楚国的三剑头一口，名叫龙渊，直传到清朝，方才更改了剑名，名叫小听锋，此剑锋利异常，能斩钉剁铁，喏大的石块，可以一剑挥为两半，切金断玉，迎风断草，吹发可过，虽然此剑锋芒，向例镇东侠不以宝刃欺人，就是不伤人家的兵刃。镇东侠宝剑在手，将要向前与三寨主比试，就在这个工夫，听后面答言，说道："兄长暂且息怒，待小弟前往比试。"镇东侠回头一看，却是童林。镇东侠笑嘻嘻的说道："贤弟，何必用你，我们镖行自有镖行的规矩，何必贤弟，请贤弟后站。"童要本打算过去动手，只因在镖局子未起身之时，镇东侠嘱咐过他，皆因他不懂镖行的规矩，今镇东侠一拦阻他，他恐怕又闹错了，只得退后，捧钺观瞧。就见镇东侠怀中捧剑，向前走了几步，面对三寨主，口中说道："三寨主勒令要比试，侯庭可要得罪了。"三寨主手中擎刀说道："请。"镇东侠跟着说道："哪里有侯庭先动手的道理，还是请三寨主先进招。"袁大亮听镇东侠之言，左手向侯振远一恍，右手刀跟着向侯庭脖项便剁。侯庭并不慌不忙，见刀离脖项相近，用右手剑一截袁大亮的右背，袁大亮将要往回撤刀，镇东侠顺着他的右背往上一推，用了个白鹤亮翅，宝剑的剑锋，可就离袁大亮的脖项不到半尺，袁大亮情知不好，自知躲闪不及，只得引颈待刃，其实镇东侠趁势将宝剑撤回，换式将剑交于左手，用右手一指袁大亮，口中说道："三寨主，你还要动手吗？"

三寨主险些丧命，他就应当知进知退，不应当再与侯振远动手，没想到他反倒挂了火啦，跟着说道："老侠客，你若一剑结果我的性命，总算我武艺不高，你不应当奚落于我，来

来来，我要请教一招。”话言未了，窜过来冲着镇东头顶一刀劈来。镇东侠见袁大亮手中的刀离头顶相近，老侠客并不管他的刀，右手将剑一横，随着向左一上步，身形一闪，袁大亮的刀可就落了空啦。镇东侠双手抱剑，向他肚腹一推，这一招名叫仙人解带，这一剑真要向里一推，正斩在袁大亮的肚腹之上，他就得肠肚皆崩，腰断两截。三寨主看宝剑相离肚腹不远，知道不能闪躲，遂高声喊叫：“老侠客，剑下留情。”镇东侠听袁大亮喊是留情，遂将剑往回一撤，跟着往回一撤步，右手将剑往起一举，剑尖冲下，左手向前一指，这个架式，名叫魁星戏斗，遂将左腿一抬，金鸡独立，口中说道：“三寨主，你还想再战吗？”三寨主本欲跳出圈外，就听东面有人狂笑的声音，举目观看，却原来是徐源、邵甫。袁大亮看见他二人这一狂笑，透着自己脸上有点不好看，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并非我不能赢阁下的宝剑，皆因我刀法上没有工夫，我要用大杆子领教领教。”镇东侠闻听此言，不由的好笑，遂向袁大亮说道：“阁下的杆子上有工夫吗？”袁大亮说道：“老侠客，你有所不知，我生平以来，大杆子闯荡江湖，天下并无敌手，真要是我用大杆子与老侠客较量，老侠客剑术虽精，恐怕你老一时难以取胜。”镇东侠闻听，带笑开言说道：“三寨主，既然如是，我倒要请教请教。”三寨主说道：“好。”跟着一转身，将刀交与喽罗兵，遂叫道：“尔等们，看大杆子伺候。”喽罗兵答应一声伺候了，工夫不大，两个喽罗兵抬着大杆子，就往三寨主的面前一掷，就听叭啦啦的乱响，真不亚如懒龙相仿。三寨主抢前一步，一下腰，双手将杆子捧起，双手一拧，呜呜的带风，遂说道：“老侠客，你可要留神。”话言未了，冲着老侠客一抖杆，噗隆的一声，直奔

老侠客胸前便点。镇东侠看袁大亮这个大杆子，还是真有工夫，杆子之内，带着杆子点的声音，离胸前相近，镇东侠遂向左一闪，用右手剑向杆子上一搭，三寨主双手一用力，往起一挑镇东侠的宝剑，这一招名叫老渔翁搬罾，不料想镇东侠的宝剑往底下一转，用了一个进步撩阴招术，这一剑相离三寨主的小腹相近。三寨主也就知道镇东侠此次决不能饶，口中说道："完啦。"镇东侠听他口中说完啦，知道他认了输啦，遂即把宝剑往回一撤，换与左手，跟着往回一撤步，用右手一指三寨主，镇东侠口中说道："三寨主，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倘再动手，我可就要得罪你了。"此时三寨主是心服口服，遂将大杆子往地下一掷，口中说道："老侠客，三次相让，我真格再要动手，可就太不知耻了。"转身说道："老侠客，手下留情，我是甘败无辞。"复又向大寨主说道："小弟实不是镇东侠的敌手，你老还是另派别人。"说着话，仍然站在大寨主的身背后。

孟恩转身将要派人，就听旁人高声喊道："老侠客，剑术高强，我情愿与老侠客比试拳脚。"镇东侠举目观看，说话者非是别人，正是二寨主坐山雕，鹏飞万里。镇东侠一回身，后面阮和将剑匣往前一递，镇东侠把宝剑插入匣内，复又转身向二寨主抱拳说道："阁下要比拳吗？"此时鹏飞正是要与镇东侠比试拳脚，皆因他有鹰爪力的工夫，他欺镇东侠年迈，遂说道："老侠客，不才我正要领教阁下的拳术。"镇东侠含笑说道："很好，老朽正想奉陪。"镇东侠将一抱拳，二寨主跟着说了一个请字，左手向镇东侠一恍，右手一掌，向侯振远面门便打。侯振远将身往左一斜，用右手向鹏飞的右手背上一搭，鹏飞趁式右手一反，打算用手捋住镇东侠的右手，焉

想到镇东侠这一手是虚招，遂将自己右臂顺着鹏飞的右手底下向右一转，身子一斜，遂即向前一迈右腿，右手掌反背立着向鹏飞面门上戳来。鹏飞见事不好，用左手掌往上一穿镇东侠的右臂，这一下子可上了镇东侠的当啦。镇东侠他原是反着手，趁势用右手往下一捋鹏飞的左臂往下一顺，可就把鹏飞的左手腕子揪住啦，跟着一上左步，左手拳眼跟着步就进去啦，左手拳正打在鹏飞的华盖穴，趁势一抖鹏飞的左胳膊，鹏飞这个乐儿可就大啦，被侯振远一拳打了个仰面朝天，叶咚的一声，翻身摔倒。侯振远趁势向前伸手相搁，口中说道："二寨主，是侯庭一时失手，误中阁下，多要原谅。"二寨主一咕噜身爬起来，说道："惭愧了。"转身够奔西面，向大寨主说道："小弟不是镇东侠的敌手，请兄长另派别人。"将话说完，撤身站在大寨主的旁边。

孟恩说道："贤弟，胜败常理，还有哪一位贤弟领教镇东侠？"大寨主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我二哥虽然落败，小弟愿领教镇东侠剑术。"大寨主扭项观看，正是四寨主病獬豸何豹何耀山，说话间向前迈步，手捧双钩站在当中，高声说道："老侠客，方才观看阁下剑法精熟，不才愿与阁下接招，请亮剑动手。"镇东侠闻听四寨主之言，接着说道："四寨主既然要求，老朽只得奉陪就是了。"说着话一回头，阮和双手捧着剑匣，剑把冲着镇东侠向前一递，侯振远舒右臂，用手擎住剑把，捏崩簧，就听当啷的一声，宝剑出匣，往怀中一捧，用了一个老子坐洞把门封的架式，口中说道："请。"四寨主两手将双钩向左右一分，左手钩的钩尖子向前一指，右手向怀中一抱，左腿向前一迈，身形往下一矮，这个架式名儿叫披钩现月。用左手钩向镇东侠面前一

恍，跟着左腿步向前一迈，右手钩的钩尖子向着镇东侠的胸前便刺。镇东侠向左一岔步，用剑一截钩剑（护手钩的月子底下，就叫钩剑）。何豹见镇东侠用剑一截，遂即往回一撤右步，右手钩往回一抽，左手钩跟着往下一落，冲着侯庭头顶劈将下来。侯振这见钩够奔头顶，并不管他这个钩，向左边一迈步，右手一搬腕子，宝剑横着够奔何豹的右肋便抹，此时说着迟，剑抹的快，并不与何豹留转身的工夫。何豹此时自知闪躲不及，镇东侠偏不用剑斩他，遂将宝剑往回一撤，底下给了他一腿，应当用右腿踢，偏不用右腿踢，身形往下一卧，将左腿背在右腿之后，横着脚冲着何豹的右腿的连脚骨上一蹬，身形卧的堪可及地，这一腿别说是何豹，就是再比他能耐大的，也逃不出去。这一腿的名字在十二堂阴截腿末一腿，名叫王祥卧鱼腿，腿上的工夫，惟有这一腿最难练，要练这一腿的时候，将沙板砖立在地下，卧下腰去，背着腿一蹬，要把这块砖上半截踹折，下半截仍然立着不动。要练到这个地步，没有几十年的工夫不成。何豹岂能受得住？这是镇东侠腿下留情，若不然稍微一用力，何豹腿非折不可，就是镇东侠稍微一蹬。何豹一遛歪斜，撒手掷钩，趴伏在于就地。镇东侠将何豹踹倒，遂即将腿往回一抽，左手掐着剑诀往上一扬，声身形向右斜，一坐腰，右臂伸直，擎着宝剑，剑尖向前一指，这个架式名叫仙人指路，口中说道："四寨主，你还比试吗？"四寨主何豹，哪里还能比试啦，站起身形，这一条右腿，就有一点不吃劲啦，对付着站起身形，由地下捡起双钩，一瘸一颠的败回西面，站在大寨主的身背后，他可一语也未发，脸上现出一种羞愧。

再说镇东侠左手背剑，抱拳向大寨主拱手说道："大寨主，

适方才各位寨主与侯庭当面较量，论起来侯庭可不是众位寨主的敌手，这就是众位寨主多有容让我年迈，保全我个虚名，望寨主将镖银赏与侯庭，日后定然登山拜谢。”孟恩孟少伯，见镇东侠侯振远谦恭和蔼，凡事让步，回头向五寨主说道：“五弟，你看镇东侠如此的和气，不如把镖银送下太湖中山，你看如何?”韩大寿闻听大寨主之言，不由的冷笑，说道：“大哥，你老人家怎么听镇东侠一片之辞，兄长，你老人家不必多管，待小弟与他答话。”说话之间，手中提着花枪，向镇东侠说道：“侯振远，你既然赢了我们弟兄，你何必这样的卖弄，你与旁人来这一手儿倒行，你何必与我们弟兄跟前以老卖老，侯振远，你打算要镖也行，你得胜的了我这条花枪，你胜不了我这条花枪，想要镖银，可就是费点事。”一面说着话，将花枪一抖，说道：“老朋友，你试一试我这条枪怎么样?”话到声音到，就听卟隆的一声，韩大寿一抖枪，向着镇东侠胸膛便挑。侯振远见韩大寿无理，不由得心中暗怒，想到此次要镖，要按着大寨主所为，镖银早就送至在枣林庄，此事皆都是韩大寿一人蛊惑，此人若留，打算要镖，势比登天还难，若再容让于他，也是枉然，此次百般的容让，我是恐怕将童贤弟牵连在内，按他这所行，倒不如将韩大寿结果性命，也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侯振远虽然是这么想，说时迟，那时快，此时韩大寿的枪尖，已离镇东侠的胸膛约在半尺，侯振远手中擎剑，向右边一迈步，遂着身形一闪，韩大寿的枪可就落了空啦，跟着用左手一拍韩大寿的枪头，韩大寿将要往回撤枪，侯振远的右手剑可就押住五寨主的枪杆，宝剑顺着枪杆往里一扫，用了个大鹏展翅，耳轮中只听，哧的一声，韩大寿前手已断，跟着剑锋正碰在韩大寿的脖子上，眼看着五

寨主的首级，随着剑尖一转，首级坠落尘埃，死尸尚且未倒，这可真称得起好糟的脖子，好快的剑，碰下的脑袋在地下转。镇东侠恐怕溅一身血，跟着一抬腿，将死尸踢倒，口中说道：“哎呀，是侯庭一时失手，误伤五寨主，这便如何是好？”说言未了，由后面来一人，举刀向侯振远脑后便剁，侯振远觉得后面金刃劈风的声音，侯庭并不观看，遂向右一转身，用剑往上一横，只听呛啷一声，后面来的刀，被镇东侠的宝剑挥为两断，遂一翻手，用了个拨草寻蛇的招术。这一招不要紧，后面来人的首级，被镇东侠一剑挥落。镇东侠细一看，原来是镜里兰花崔美，皆因他要与五寨主报仇，由后面暗算镇东侠，其实他是自找其祸，他焉能暗算的了镇东侠？反倒把性命丧在镇东侠之手。井底金蟾郝乐天，见崔美丧命，他也要与崔美报仇雪恨。趁镇东侠一转身，就在这个工夫，郝乐天由后面暗刺镇东侠的后心。他焉能想到镇东侠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镇东侠早就听见后面有人暗算，遂不慌不忙手中擎剑，将身跟着向后一转，宝剑正碰在郝乐天的刀上，只听呛啷一声，郝乐天的刀早就被镇东侠的宝剑削折，郝乐天意欲逃走，镇东侠岂肯相容，侯振远反臂一剑，将郝乐天劈为两断。

镇东侠说道：“哎呀，侯庭一时失手，误伤三位寨主，这便如何是好。”复又向孟恩说道：“大寨主，侯庭本不愿意动手，只因五寨主勒令要求，误伤三位寨主的性命，叫侯庭怎样对得起大寨主，还是万望大寨主早把镖银赏下，免得再有错误，不知寨主意下如何？”大寨主孟恩孟少伯，闻听侯振远之言，遂一抖手，当啷的一声，将虎尾三节棍抛于就地，口中说道：“适方才老侠客剑下留情，容让吾之三弟四弟，是某

感情不尽，此次不怨老侠客剑下无情，也是五寨主年轻无知，不知自爱，就是老侠客不斩，本寨主也是传令将他推出斩首，总是他故违我的山令，死不足惜，请老侠客至大厅之内，派人查点镖银的数目。”一面派喽罗兵将尸首搭在后面，打扫血迹。侯振远捧剑抱拳，口中说道：“大寨主如此心中透彻，侯庭感激不尽了。”顺口说道：“寨主请。”镇东侠一面跟大寨主说着话，暗地观看寨主的形色，见寨主脸上带着隐忍的气象，老侠客也明知大寨主此事不能算完哪。其实怎么样？大寨主这一手儿，叫作咬牙的虎儿不露齿，这就叫君子报仇，时来不晚。大寨主见三位师弟被杀，有意动手报仇，看见童海川于恒，带领徒弟，怀抱兵刃，一个个虎视眈眈，似有争斗之色。又一转想，二弟三弟四弟俱都败在镇东侠之手，只有我一人这一条三节棍，若要动起手来，只能敌镇东侠一人，岂能敌得了他们大众？就是自己被他们战败，也得把镖银与他们送下山去，莫若趁镇东侠请镖，就势把镖银送到枣林庄，还显着自己大仁大义。暂时镖银送至枣林庄，把他们打发走了，然后散山，回归铁善寺，请老师下山，寻找镇东侠、童海川，与我那三个师弟报仇雪恨，亦不为晚。这就是大寨主孟恩，咬牙虎不露齿。要不然到后文书，铁善寺九月设摆重阳会，约请镇东侠、童海川，前去赴会，就为得是报今日太湖仇，此是后话。其实镇东侠也明白大寨主这个用意，可是老侠客自己有自己的思想，准知大寨主日后必当报仇，此事不能算完。镇东侠这个用意，就为火燎眉毛顾眼前，头一件杭州擂事情未完，再者事情有童林，又怕把兄弟牵连里头，再说童林已然与八卦山三次一掌为仇，真格就让童林与铁善寺门人为仇作对吗？此时只要对付着寨主把镖银送至枣林庄，就是他日

后报仇，也就寻找侯振远，与童林无干，就说日后寻找侯庭报仇，侯振远也不能惧他们铁善寺的门人弟子。这就是侯振远的心中意想，别人哪里猜得透哪。

此时大寨主往大厅之内相让镇东侠，镇东侠只得道了一个请字，一面说着话，扭项向后面观看，早见阮和双手将剑匣递过来，侯振远将宝剑装入匣内，还于肋下，众人只得随着镇东侠来在大厅之内。大寨主执手请坐，仍然是上首三座，镇东侠童海川于恒，众人按次序落坐，四位寨主下垂首相陪。大寨主孟恩向着镇东侠抱拳说道："老侠客，镖银现在山内，请你老人家派人查点数目，本寨派人将镖银送至枣林庄。"镇东侠含笑道："既蒙寨主美意，侯庭领情了。"遂向后面说道："你们哪一个愿往查点镖银。"话言未了，阮和阮璧跟着说道："弟子等愿往。"大寨主传令，派两名喽罗兵，带阮和阮璧查点镖银，送至枣林庄。大寨主跟着命人献茶相陪等候。

就在这个工夫，外面喽罗兵跑上大厅口中说道："报。"大寨主问道："报到何事？"喽罗兵禀道："启禀寨主得知，外面有镇东侠老侠客手下的伙计，王三虎禀见，听寨主令下。"大寨主孟恩扭项向镇东侠说 道："老侠客，命他相见吗？"镇东侠说道："既是他老远的来至此处，那么着你就把他叫进来，我问问他。"喽罗兵说道："谨遵侠客之谕。"说着话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镇东侠就见喽罗兵将王三虎引进三道寨门，又见王三虎周身的尘垢，进来用目往四周了望，脸上带着着急的情形，至大厅之上，看见老侠客，遂向他行礼，口中说道："老侠客在上，小子王三虎参见。"镇东侠与王三虎说道："三虎，有什么紧要之事，你与我附耳讲来。"王三虎闻听老侠客之言，站起身形，走至镇东侠身旁。镇东侠向前一欠身，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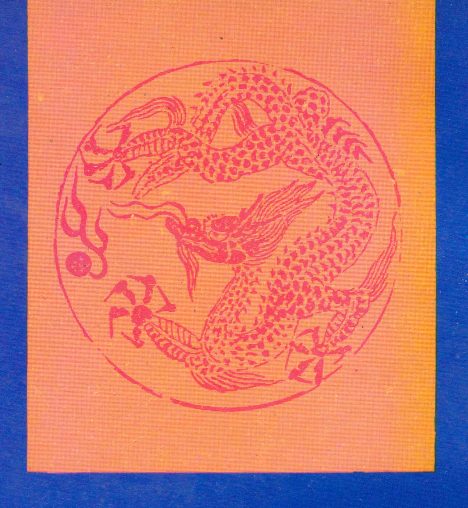
三虎爬至镇东侠的耳边，低言耳语，说道镖局子内，现在如此如此。镇东侠将话听完，不觉的大笑，遂说道："这一点小事，你也至于大惊小怪？汝还不退在我身后站立。"王三虎闻言，只得退在老侠客的身背后，站立伺候。此时童林挨着镇东侠坐着，正在思想方才老哥哥要镖，亮剑动手，可称得起先礼后兵，亮剑刺杀三寨主，还要求寨主将镖银送至枣林庄，看起来老哥哥作事，软硬的手腕，童林真是习学不到，看起来日后还得与老哥哥多学多练。这就应了俗语的话，语刚强为因经事少，言和顺会受折磨多。就看此一局事，老哥多大的经验。童林正在思想之际，王三虎到此报信，老人家命他低言耳语，又见老哥哥大笑，说道，这么点小事，何必这样的大惊小怪。镇东侠这一笑，闹得童林也摸不着头脑啦。

书中暗表，这个事是真不小，什么事呢？只皆因镇东侠率众去太湖要镖，把镖局子的事，托付张子美与贝勒爷协助侯杰办理，不料想北侠秋田，带着他自己五个徒弟，已至飞龙镖局，内中有三个得意的门人，就是那蓝家的蓝氏三矮，这弟兄三人虽然是身材矮小，外号儿可都大。大爷的外号叫双手托天，逍遥鬼，复姓蓝田，单字名宝。二爷别号人称低头看山，自在鬼，蓝田玉。三爷外号叫作迈步过岭，无形鬼，蓝田璧。这弟兄三人，跟随北侠客秋田多年，所学的武术，俱都是老侠客亲自相传，因此才带着他们三个人，还有两个新收的小徒弟，一个叫高清一个叫高悦，俱都没有外号，如今跟随老侠客来到杭州。老侠客一到，写书信要求金龙镖局，定日开擂。皆因镇东侠没在镖局子里头，二侠客不敢作主，遂与贝勒爸相商，贝勒爷出的主意，皆因镇东侠带领阮和阮璧，轻身进山要镖，恐怕受人家的暗算，这才贝勒爷跟大家商量

明白，因此才派王三虎连夜赶奔太湖，探听要镖之事。倘若镇东侠因要镖被寨主困在山内，叫王三虎赶紧回来报信，设法派人搭救。若要是平平安安将镖银要出来，赶紧请镇东侠回镖局子，应付北侠的书信。王三虎奉贝勒爷二侠客的差遣，连着夜赶奔苏州太湖，在路上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在苏州太湖，在太湖的湖沿，正赶上阮和阮璧押着船只在往外渡镖车，王三虎看见阮和阮璧，自己可就有几成放心，准知道镖银是请出来啦。王三虎站在湖沿，正在呼唤阮爷昆仲。阮和一眼可就看见王三虎啦，容船只到岸，阮和由打船上跳下来，向王三虎问道："三哥，您来到有什么事吗？"王三虎说道："有点事情不大。"阮和笑着说道："三哥，您又取笑，有什么事我可以听一听。"王三虎说道："那有什么事哪。"说着话，王三虎向四外看看无人，遂走至阮和的身边，低声耳语，就把镖局子的事情，对着阮和细说了一遍，复又问阮和要镖的事情，里面怎么样。阮和就把里面要镖动手，大概的情形，对王三虎也就说了一遍，复又与王三虎说道："那么着三哥，您还到里面见一见老人家吗？"王三虎说道："总是得见一见才好啊。"阮和说道："您既是要见一见，您就跟着我坐着这一条船就进去吧。"王三虎说道："那么也好。"二人说着话，遂一同上船，因此才来到里面山口，从船上下来，够奔里面。阮和命王三虎在三道寨门等候，又命喽罗兵进里面禀报，阮和仍旧押送镖银去了。里面镇东侠听喽罗兵禀报，才把王三虎叫进去，以至王三虎禀明了镇东侠，镇东侠故意说道，此乃小事，何必大惊小怪。镇东侠这个心意，在表面上作为是事情不要紧，其实这个事情真要紧。镇东侠怕寨主看出来事情要紧，倘若他一变脸，二次动手，岂不反费周折，莫若将话

这么说，让寨主摸不着是哪葫芦药，好让他没有变动。这就是镇东侠的用意。

镇东侠坐在大厅之上吃茶，这么个工夫，阮和由外面进来，来到镇东侠的面前，说道："启禀恩师，弟子奉命查点镖银，丝毫不短，已然把镖车盘在枣林庄，前者老师临行之时，不是告诉张雄，带同山西两位老客儿，与原班的伙计，现在已在店内等候，弟子命阮璧帮着他们收拾车辆，就此命张雄押着起镖。"镇东侠听阮和将话说完，遂说道："你既办完，好好，你我也就趁此与寨主告辞。"说话间站起身形，向大寨主抱拳说道："多蒙寨主将镖银赏下，改日侯庭再为拜谢。"大寨主站将起来，也就还礼说道："既然老侠客要走，本寨决不敢多留。"回头对喽罗兵说道，传令外面预备船只，待本寨摆队相送。喽罗兵下面答言说道："遵令。"下面锣声一响，摆队相送镇东侠出山，镇东侠回归杭州，方有二次杭州擂，南北昆仑会的节目，请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